

叢書集成續編

三八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三八冊目錄

哲學類



道家哲學——老子

老子解二卷	宋	葉夢得撰	卮	園	一
老子解一卷	清	吳 鼐著	昭	代	一七
非老一卷	清	吳 鼐著	昭	代	三九
老子別錄一卷	清	吳 鼐著	昭	代	四七
老子義殘一卷	民	羅振玉輯	吉	石	六
老子學辨一卷	民	胡懷琛著	樸	學	六
老子補註一卷	民	胡懷琛著	樸	學	七

道家哲學——莊子

南華真經十卷	周	莊 周撰	續	古	八
莊子翼八卷闕誤一卷附錄一卷	唐	陸德明音義	續	古	八
讀莊子法一卷	明	焦 竑撰	金	陵	二
莊子解一卷	清	林雲銘撰	昭	代	三
南華通七卷	清	吳 峻著	昭	代	五
莊子解十二卷	清	屈 復撰	青	照	五
南華真經田子方品殘一卷	清	吳世尚注評	貴	池	六
	民	羅振玉輯	吉	石	七

老子解

荷孫德輝敬題

宣統元年冬月葉氏觀古堂刊

輯石林老子解序

六世祖少保公老子解二卷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著錄其他藏書目則未之載蓋散佚久矣咸豐中家調笙先生吹網錄列公著書目中有此種云畢氏道德經考異引八十餘條實從宋彭耜道德經集注采出此誤記也畢氏考異並未引彭書而彭書自在道藏中可以搜採余以暇日從其中鈔出有注者七十七條經文與他本異者六十五條又從金趙秉文集解引得三條大約視原書已十得六七所失蓋無幾云宣統元年己酉冬仲望後裔孫德輝敘

序

跋

安樂山樵據隨園詩話稱為吾鄉云云則浙人也然其姓名終無可考後閱禮親王昭槤嘯亭雜錄足本卷八云自魏長生以秦腔首倡於京都其繼之者如雲有王湘雲者湖北沔陽人善秦腔貌疏秀為士大夫所賞識有宗臣某嘗折其園中樓閣為其償逋債湘雲性幽謫善繪墨蘭頗多風趣余太史集為之作燕蘭小譜以紀一時花月之盛以湘雲為魁選云後湘雲改業為商賈家頗富饒至今猶在云得此足補隨園詩話之闕吳振棫杭郡詩輯續十七卷云余集字蓉裳號秋室仁和人乾隆丙戌進士候選知縣特徵纂修四庫全書授編修歷官侍讀學士道光壬午

跋

重宴鹿鳴少習繪事而尤擅長者為士女圖都下有余美人之目小譜原刻為其手書則是自撰自書不知如何精妙惜不得原本一仿刻之先生手書刻行者有金元好問夷堅續志四卷元周密志雅堂雜鈔二卷孫承澤庚子消夏記八卷余皆有其書而小譜獨希見殆以犯綺語之戒當時不甚流布耶當時嚴冬有長明亦有秦雲擷英譜之作憾不得合刻之辛亥夏五德輝跋

老子解卷上

宋葉夢得撰

裔孫德輝輯刊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道無物不可得而名聖人無意於言即已苟欲言非名之則無以顯其道故存其不可道不可名者以為之常而設為可道之道可名之名以寄其非常此老氏之書所以作也

宋彭耜道德真經集註餘並同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昔者佛氏蓋嘗為色空之說自無適有謂之色色出於無則雖色而未嘗不空自有入無謂之空空反於有則

子解上

雖空而未嘗非色色與空雖黃帝神禹不能窺其間矣聖人亦何心焉即有以為有無物而非有故以有名為萬物之母天地亦由之而生即無以為無無物而非無故以無名為天地之始萬物亦由之而隱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

惟聖人為能超乎有無之外而遊乎有無之間我欲求之於無故觀之於空而妙者在焉莊周之所謂觀無者天地之友是也我欲求之於有故觀之於有而微者在焉莊周之所謂觀有者昔之君子是也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不有惡也夫孰為美不有不善也夫孰為善美生於惡則美亦惡矣善生於不善則善亦不善矣

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萬物作吾與之作而不辭生吾與之生而不有方其為時固不自恃適然功成吾何認而居焉此聖人所以由乎道而終無名也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民失其性不夸於名則溺於利尚賢名也貴貨利也孟

子解上

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故舉是二者以見吾不示之所欲得則烏有亂其心者哉

是以聖人之治也

彭耜釋文之治葉下各有也字

上善若水章第八

故幾於道矣

彭耜釋文故幾於道葉句下並有矣字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道欲其不盈為其盈而持之則必覆不若無所執而聽其虧之為愈也道欲挫其銳幸其銳而揣之則必折不若無所度而長保之為愈也盈不恃則無喪己之患銳

不揣則無敵物之憂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抱二能無離乎

人之生也以心藏神以腎藏精以肝藏魂以肺藏魄而後形體立精神之運形體不能拘而魂魄者所以守其形體者也魂出乎陽故升而上者散而無不之易謂之遊魂魄出乎陰故沈而下者滯而不能去老氏謂之營魄營者有方之言也善攝生者常使陽勝陰陰不能撓陽故魂每載魄而與之俱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寵辱者視寵猶辱也貴大患者以貴為大患也驚者猝然遇之而駭者也身者憂患之所從生而不欲有者也常物之情得其所欲則順而安非其所欲則逆而駭故世不驚於寵而驚於辱寵之過必辱辱之復必寵視寵猶辱而若驚者知寵之必有辱也貴者人之所尊也貴賤無常分有貴而賤者爭生滅無定形有身而偶者敵視貴為患而若身者知貴之必有賤也

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托天下

不貴其貴而貴其身雖得天下而不敢執視之猶逆旅茲非可以寄天下者乎不愛其寵而愛其身雖有天下而不敢任處之猶蘧廬茲非所以托天下者乎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是為惚恍彭摯釋文恍惚葉作惚恍

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容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
豫者先事而戒也古者謂大象為豫物大則見之者早而冬涉川亦理之所易見而戒者也故先事如之猶者後事而猶疑也猶亦獸名畏人而善登木畏人登木可矣無人登木者疑也四鄰吾所親狎可以無畏而猶畏故後事如之儼若容莊也渙若冰將釋舒也冰者時而後散不遽毀其堅者也將以臨民不可以不莊故容張

子解上

四

之也孔子享禮有容色退而燕居不可以不舒故渙孔子居不容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弛之也敦兮其若樸足於己者實也曠兮其若谷受於物者虛也雖然是皆其表吾終日暴而不知斂則物得以窺之矣故終之以渾兮其若濁潔而與眾異易濁而與眾異難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

知虛之為虛而致之未必能致於虛猶有實以為之對也知靜之為靜而守之未必能守於靜猶有動以為之別也故致虛必極守靜必篤守虛極則無虛是為真虛守靜篤則無靜是為真靜

沒身不殆彭紹釋文集無此四字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知有之

有君臣而後有上下知有之知其臨我者吾君而已民未見德則莫知何有於我也

猶兮其貴言功臣事遂百姓皆曰我自自然

號令教戒無非言也欲以是為信可乎上不以情示之下下亦不以情報之上上下下交相疑而不信其衰為已甚而人猶以其言為貴末流之弗悟也如此將以反之必使功臣事遂而百姓皆謂自然雖欲親譽之而不能則可以復乎太上之世矣頌堯之德曰蕩蕩乎無能名

子解上

五

巍巍乎其有成功而本之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夫天何為者哉穹然在上而物無所歸德則所謂蕩蕩乎民無能名者乃所以謂我自自然者也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利富之也孝慈教之也盜賊禁其為非也而不知天下由是而愈亂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

不學則道無所入見道則學無所用

荒兮其未央哉

此非言之所能窮故曰荒兮其未央哉

如春登臺彭紹釋文如登春臺葉作如春登臺

我欲獨若遺彭紹釋文我獨若遺葉我下有欲字

認之則有餘棄之則若遺

澹兮其若晦彭紹釋文澹兮其若晦葉海作晦

而貴求食於母彭紹釋文而貴求食于母于葉作於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德之為言得也道不可見而德有可得故道無容而德有容

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彭紹釋文惚兮恍兮中有象兮惚兮惚兮

子解上

六

中有物兮葉作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

恍惚非二境象物非二類也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彭紹釋文中有精今葉作其中有精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曲則全窪則盈少則得理也即其體而言之也枉則直弊則新多則惑勢也極其變而言之也曲則不忤故全窪則不滿故盈少則不夸故得此理之必至者也枉非以求直而枉之極必直弊非以求新而弊之反必新多非以求惑而多之罪必惑此勢之不得不然者也理勢

之相成或更為終始或迭為得失紛然其不可窮而聖人獨能濟之不與之俱變者抱一也前言魂魄之合而曰抱一者一之存乎己者也今言理勢之雜而曰抱一者一之總乎物者也一則萬法之所從出故以為天下式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是以天下莫能爭彭耜釋文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葉作是以天下莫能爭

見字當讀為見乃謂之象之見夫惟得一故雖晦其迹不自見而反明雖藏其用不自是而反彰不伐而有功不矜而能長亦由前之為曲全窪盈者天下之理同也是以復終之矣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以為萬

子解上

七

物之變非吾所能執及其既定物亦莫能與我競此不爭之效也雖萬物無不可為爭心苟存則雖一法無所容措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知此則循其本而反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吾誠先得其全而後歸於道則由枉而下為可知矣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二

希言自然

此章明言不足以得道欲得道者必即道以求之而道之不行世始有方術之士各以其一曲詭怪詭譎違理而叛道雖幸或見不旋踵而亡矣

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且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彭耜釋文天地尚不能久葉作天地且尚不能久夫言之不足尚如此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

非失之云能得道也因其失而正之亦可以得乎道也

歧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智之不明未必皆能惡也故曰物或惡之惟有道者不處豈必知道而後能辨也

子解上

八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則生兩儀者易也然不直言

易而設為太極於中者蓋言易之生物不可以正名故

假太極以見則易與太極固未之有分也謂太極為生

兩儀則有易居其上謂太極為生於易則未見太極之

有間故寄之曰有則易為無也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

生則天地生於混成而混成者亦自有所生也然不

顯言其生而虛生生者於上亦以生生者不可以正名

寥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

寂寥之中獨立而周行者彼亦不過動靜之兩間爾學

者多不能明寥之義與寂同爲靜非也古者謂大風之聲爲寂吹萬竅而怒號者寥能覆之則安得爲靜乎寂言靜也寥言動也惟寂故能獨立而不改惟寥故能周行而不殆此其所以能母天下者也

重爲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重輕在身必有所本故以根言之靜躁在心必有所制故以君言之木之生自拱把至合抱必有根焉然後枝葉有所賴不深其根而豐其末末勝則本必拔矣故身不可以不重心之物爲火炎上而善緣炎上則愈進善緣則莫知已非有以制之則必熾躁者動而不知守者

子解上

九

也故心不可不靜

奈何萬乘之主彭耜釋文如何萬乘之主葉如作奈

善行者第二十七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

襲明

常之爲言無時而不然也救之爲言迫而後應之不迫則不强施也

而無棄人而無棄物彭耜釋文故無棄人故無棄物葉故並作而

將欲章第二十九

凡物或行或隨或响或吹彭耜釋文故物葉故作凡或嘘葉虛作响不敢以强取焉彭耜釋文不敢以强取焉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

古之善用兵者毒天下而民從之亡國而不失人心蓋知禍之端不在我非以是爲强也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樂殺人者彭耜釋文樂殺人者葉上有夫字

故吉事尙左彭耜釋文吉事尙左葉上有故字凶事尙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眾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易以聰明叡智而不殺者謂之神武季康子問如殺無道以就有道孔子告之曰子爲政焉用殺夫雖無道而

子解上

十

亦不可殺戰勝而處以喪禮宜也

道常無名者第三十二

由川谷之於江海也彭耜釋文由川谷之與江海也葉與作於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自知者見性知人者未必能見性爲智而已智者有別乎外也故見性而後爲明明則無所不照也

勝人者力自勝者强彭耜釋文勝人者有力葉無有字

自勝者克己勝人者未必克己爲有力而已故克己而後爲强強則無所不敵也

知足者富

求富者終無已也苟以爲足則簞食瓢飲亦可以爲富矣

不失其所者久

所者人之所安也人之所安莫大於道易曰艮其止止其所也所猶有在道變通不窮則無所不在隨所在而安之孰不可爲久者所謂道乃久也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易之言道以陰陽而老氏之獨曰萬物負陰而抱陽則爲之陰陽者誰乎故於此持以左右見之左陽也右陰也大道汎兮其無所倚故自陰

子解上

而之陽則可以左自陽而之陰則可以右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

萬物由乎其間則恃之以生者吾固不得辭非我也陰陽也及其功成吾亦不得名之有矣名且不得而況於實乎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大象猶大物也恍惚之間有物有象其藏深矣不可名以大執而示物然後其大者見焉天下始得從之而往吾雖受之而未嘗見其有物則雜然共處各安其性命之情並行而不相悖固未有能害之者也是以不失其

居則安不違其分則不平不逆其情則泰

將欲歛之章第三十六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事物之變不可以盡窮疑若有居無事而推行之者故見其張者不知所欲歛見其強者不知所欲弱其於廢興與奪亦然雖微而可明此柔之所以能勝剛弱之所以能勝強聖人之於天下蓋亦有運之者焉而不可以示人謂之利器

以器金趙秉文集解二

聖人之於天下也蓋亦有運之者焉而不可以示人謂之利器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螻蟻得而制之脫淵之病也是故聖人藏其用而不盡古者謂是爲神故曰神

子解上

而化之使民宜之自伏羲至於文王因時之變立成器

以爲天下利使斯民由之而不知者皆是物也是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雖吾孔子亦云不知是而一二以暴之則民必有伺其間而奪之者此三代而下所以詐譎萌生而卒無以勝之者歟

道無常章第三十七

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吾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靜者盡性而至命者也夫然天下不期而自正矣莊周曰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其知靜哉

老子解卷上終

老子解卷下

宋葉夢得撰

裔孫德輝輯刊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

非彭邦釋文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

道無上下上亦道也下亦道也雖稊稗瓦礫之微而道

無不在是以上經言道論其常與非常而已德則有體

履之爲行施之爲政在得爲得在失爲失在吉爲吉在

凶爲凶故不得不辨其上下德雖道之降然去道未遠

猶有通乎道而不自爲德者故曰上焉者不德而有德

過是則認德而忘道有役其身以求之惟恐其不獲者

子解下

而德自是微矣故曰下焉者不失德而無德無爲者道

也德能體之而有無敢欲爲之心德猶在焉至於爲之

而有以爲則每下矣

昔之得一者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

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

也

前既離道爲德以迹觀之蓋析而有二矣恐天下遂認

其二而不知其一者未嘗亡也故於是復極言之一者

何也莊周曰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

形此道之將叛萬物總焉而不能外者也故曰道生一

一生二自是而往巧厯所不能算矣其在易自天一而

降積之爲天地之五十五衍之爲大衍四十九而所謂

一者終藏而不見豈非散於天地萬物之間無往而不

在人無得而窺之者歟是以自天而清至侯王之貞繁

而論焉未有不得而能立者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

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爲貞而貴

高將恐蹶

不幸而失之爲裂爲發以至爲蹶雖天地之大亦不能

自存也此雖未必然而理則有是故以將言之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子解下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此猶以論夫一也自其多者數之則一者其反而萬物

由之以運則道之動也自貴與高者觀之則一者其弱

而萬物資之以立則道之用也夫如是知天下之物生

於有則天地至於侯王者是已而有生於無則一固存

焉於其間也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夷道若類進道若退上德若谷大

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

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明而若昧夷而若類進而若退者中智之所疑也上德

者若谷不自有其德也大白者若辱能納汙也廣德者若不足所以能有進也建德者若偷不見其用力則疑於情也質真者若渝不知其有常則以為或變也大方者無隅不示人以形也大器者晚成不使見者速也大音者希聲不使得以聞也大象者無形不使得以見也道之隱於無名者每如此不可以一端求是以能推其餘以與人而萬物莫不資之以成也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此蓋明道分而為二雖裂而為陰陽而一陰一陽亦不離乎道之所一是故道生一而陰陽各得其一惟一乃

子解下

三

能為二故陰陽配而為一二具而一存乎其間則為三三散而為和氣以生萬物萬物亦得其三之一以抱負乎陰陽是終始未見一物之外乎一也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馳天下之至堅彭祖釋文馳騁天下之至堅葉無騁字

天下希及之彭祖釋文天下希及之矣葉無矣字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春秋傳曰正直為正正曲為直清靜之為天下正正其直者也

寒暑者天地之氣也有人於此躁猶可以勝寒靜猶可

以勝執苟知其所勝孰往而不可為則清勝濁靜勝動其效亦可已矣而況於缺之勝成冲之勝盈屈之勝直拙之勝巧訥之勝辯惟其不察此故必求其能勝之者苟求勝之終非其正也唯清靜為天下正金趙秉文集解三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雖山河不能為之礙況戶牖乎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有不能達則播糠眯目天地且為之易位

為學日益章第十八

無為而無不為彭祖釋文而無不為矣葉上有無為字末無矣字

子解下

四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之在天下樸樸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彭祖釋文渾心葉渾下有其字

聖人之在天下在而不治也金趙秉文集解三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民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

十有三四支九竅是也老氏蓋嘗以有身為大患矣而昧者不察累於有身之患皆無能外此十有三物之間使能知其非我有則超然乃立乎形骸之外豈出入之

所得名然而沈迷轉徙自壯至老化而至於死非特不

知生而且其動而趨焉者未嘗不之於死地也則亦以是十有三物而已

夫何故也以其無死地彭祖釋文夫何故以其無死地葉以上有也字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是謂襲裳彭祖釋文是謂襲裳葉常葉常作裳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

出而有立故謂之建入而有守故謂之抱出者有本故

不可拔入者有常故不可脫夫如是則立者雖遠而愈

長守者雖近而愈久譬之於已非特及其身而已垂之

子孫祭祀不輟其事我者無時而可亡也

子解下

五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老子既以嬰兒論道矣於此含德之厚復比之赤子嬰

兒其未孩者也所保者氣而已故道似之赤子則既孩

矣而未有知也故德似之

骨弱筋柔而握固彭祖釋文骨弱筋柔而握固葉握作握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是以已之亦貴乎早也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

物各有所當治國者必以正用兵者必以奇國以奇治

之則亂兵詭道用之以正亦未免於敗然聖人之奇豈若後世之詐哉敵至而為之所是以其變不窮

天下多忌諱彭祖釋文夫天下多忌諱葉無夫字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民之迷其日固久彭祖釋文民之迷也葉無也字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民日迷於其間而弗悟聖人固當有以救之是故方而

不割則有全者存廉而不剌則有質者存直而不肆則

有屈者存光而不耀則有晦者存是以閉而不盡用為

悶而不為察者也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子解下

六

莫若嗇彭祖釋文莫如嗇葉如作若

治大國章第六十

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

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彭祖釋文不傷民三句民字葉並作人夫兩不相

傷故德交歸焉

詩頌文王之聖至於思齊曰神罔時怨繼之曰神罔時

恫豈不以鬼無所怨於人則亦無恫於人降之嘉祥而

禍災不至其有傷之者乎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故大國以

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

或下而取

取之為言得其所欲之謂也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駟馬貴矣而先之以拱璧世必以是為寶非吾所謂寶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為

天下貴

夫婦之愚未有求道而不得一有聞焉雖向之嘗以為

罪者可以一洗皆空則道之為貴果在此不在彼也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

終以無難彭摺釋文故終無難矣葉作終以無難

子解下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民之從事彭摺釋文故民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始

則無事彭摺釋文則無敗事矣葉作則無事

世固未嘗有成敗以吾有為故成者必敗世固未嘗有

得失以吾有執故得者必失此民之所以從事而不得

不謹者也

古之善為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自道而降民日趨於偽不患其不明而患其不明之過

故聖人逆為之防而欲以道愚之也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

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

順

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然是足以為

楷式而非道也故謂之玄德積玄德而至深且遠則近

乎本而與物反夫然後各安其性命之情是以謂之大

順金趙秉文集解四

江海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是以處上而民重石彭摺釋文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葉無聖人字

故天下莫與之爭彭摺釋文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葉無能字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子解下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必以慈衛之彭摺釋文以慈衛之葉上有必字

雖然我自處已易物無所不濟難故即三者推愛以為

先而終復明之以為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是今之所急

也天若救斯民必使有為慈者出而衛之此老氏之所

怛然有期於天下者歟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是謂行無行攘無背仍無敵執無兵

大司馬之法曰伐者以鼓鐘聲其罪而告之止於境上

服其罪則已不必於進也故進以寸則常寡退以尺則

常多此雖行而若無行也雖攘而若無臂也不見可敵

若無仍也雖執之若無兵也金道秉文集解四

輕敵者幾喪吾寶彭邦釋文輕敵幾喪吾寶葉敵下有者字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而天下莫能知彭邦釋文天下莫能知葉上有而字

知我者希則我者貴彭邦釋文知我者希則我貴矣葉作則我者貴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彭邦釋文知不知尚矣葉尚作上無矣字

不知知病彭邦釋文不知知病矣葉無矣字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則大威至彭邦釋文則大威至矣葉無矣字

勇於敢則殺章第七十三

子解下

九

勇於敢則好殺勇於不敢則好活均於必行而不可屈

故同謂之勇

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可殺而殺則利非所當殺而殺則害可活而活則利非

所當活而活則害蓋可殺者必天之所惡天道難諶人

不可以知其故聖人猶難之

繩然而善謀彭邦釋文坦然而善謀葉作繩然而善謀

民常不畏章第七十四

吾得執而殺之彭邦釋文吾豈執而殺之豈葉作得

夫代司殺者殺彭邦釋文而代司殺者殺葉而作夫

代大匠斲彭邦釋文夫代大匠斲葉上無夫字

民之飢章第七十五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彭邦釋文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也葉饑作飢無也字

唯無以生為者是以賢於貴生夫彭邦釋文是賢於貴生也葉是下有以字也作夫

由是言之患民之難治而有為以治之豈若無為而使

之自治恐民之飢而多稅以食之豈若無稅而使之自

食也

民之生章第七十六

民之生也柔弱其死堅強彭邦釋文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葉人作民無也字

草木之生柔弱彭邦釋文草木之生柔脆葉脆作弱

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彭邦釋文死之徒也生之徒也葉無也字

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故堅強居下柔弱處上

此有道以佐人主者所以不欲以兵強天下也

十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

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

而奉有餘

張弓者挽之而後弛是亦斂之於已而施之於物者也

故天道亦如之此其高下抑揚有餘不足無不中其節

者其取之不在外也人反是求於外而不求於內是以

每損人之不足以奉己之有餘

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彭邦釋文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唯道

夫

夫

乎葉作孰能以有餘
奉天下唯有道者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其不欲見其賢耶彭耜釋文見賢

耶葉賢上有其字

惟有道者爲能爲天之所爲則亦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不自安乎外爾此聖人也而曰不欲見其賢夫賢且

不欲見而況其聖者乎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彭耜釋文天下莫柔弱於水葉作天下柔弱莫過於水

莫之能勝彭耜釋文莫之能勝先葉作莫之能勝

無以易之彭耜釋文其無以易之葉無其字

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王受國不祥是謂天下

字解下

王彭耜釋文受國之是爲天下王葉無之字是爲作是謂

不祥重於垢故所受彌多所得彌大

正言若反

此正言而人謂之反以其言觀之也

知大怨章第七十九

知大怨有餘怨彭耜釋文知大怨者必有餘怨葉無者字無必字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有求於我知持吾信以待之而已彼當償則無不知也

夫然後能當天下之求而未嘗勞茲不亦如天之無親

而惟善人之與乎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

國之不能治以大視之也民之不能安以眾視之也夫孰知有以大爲小以多爲少之道乎是故國大而能大

治之民眾而以眾爲之則有終身不能勝者聖人之道無他亦曰小國寡民而已普天之下不爲不廣率土之

濱不爲不多而吾未嘗知其廣且多也

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彭耜釋文而不葉無也字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彭耜釋文葉無此句

樂其俗彭耜釋文樂其業葉業作俗

不相往來彭耜釋文不相與往來葉作不相往來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字解下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今老氏之爲書使人得以受而味焉則近乎美窮萬物

之理而無不至則近乎辯察萬事之變而無不該則近

乎博然固有信而不美善而不辯知而不博者存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抑嘗觀世之論老氏者矣自漢蓋公得其術教曹參以

相齊而齊治竇太后好之施於文景而天下大安茲非

其利乎然以清虛而廢實務其流遂至於亡晉則不可

謂無害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古

今所傳以老爲老氏信斯言也孔子所不廢茲非其爲

乎然有病其搃提仁義絕滅禮學以爲有見於上而無

見於下羣起而非之則不可謂無爭此二言者老氏之前知也

子解

十三

老子解卷下終

老子解

11/17/2008

28

無錫吳 鼎大年著

上篇

道可道至衆妙之門

此言道之妙在無無者老氏之妙用名名此道者也有有此無者也常無則不可道矣故可道者非常道常無則不可名矣故可名者非常名常有者常有此無也微孔竅即所謂無也遠而無所至極曰元元無也元之又元無之至也無之至者寂妙

昭代叢書

王集 老子解 卷第四十二

世楷堂 藏板

所從出天地之始無之體也衆妙之門無之用也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至行不言之教

此言聖人不徇俗之美善斯惡斯不善言天下指其為惡與不善也天下賤同而貴異惡常而好奇豈知有無難易長短高下音聲前後隨其自然有不可以同異常奇論者是以聖人循物之自然而不以世之美善為美善

萬物作焉至是以不去 此言人不可爭先自滿爭先徑路機關最惡故任

萬物作之先而不為之始自古起兵動衆剝始者多不成功可鑒也然自我生之為之成之即自我有之恃之居之亦足以召禍而賈辱既戒爭先又戒自滿而名卒歸之可以深長思矣

不尚賢至則無不治

此言治民之本賢非真賢世人以是為賢耳楚王好細要宮中多餓死爭為賢則大不賢矣磨不磷涅不緇非大聖不能下此惟有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一法故聖人常使人盡其在我而迪之于無為

昭代叢書

王集 老子解 卷第四十二

世楷堂 藏板

無欲之途且可使有知有欲者反其本而不敢為非則能為無為而天下大治矣上好飾非欲民寡過上好刻酷欲民忠厚未之前聞

道沖而用之至象帝之先 此言道本虛而和不可以銳與紛汨之沖和也不言和和之貯于虛者也盈沖之反也淵乎似萬物之宗以其沖也一意爭先曰銳兩念分馳曰紛此老氏所惡挫之解之清者和其光濁者同其塵道之沖其在吾心者湛兮似若存兩言似論道

謙退不敢質言也吾不知誰之子言吾心之道不知其何從生帝天載也天載形于事物故原其始而以爲帝之先象像也如子孫之象其祖宗夫能象其祖宗則可以爲萬物之宗矣

天地不仁 至 以百姓爲芻狗

此言聖人天地之虛不仁猶言豈不仁結芻爲狗始祭用之拜跪以隆之時當尊也祭畢棄之踐踏以將之時當賤也天地聖人之于人物豈不仁哉因其時而已矣蓋言虛也

昭代叢書

壬集 老子解 卷第四十二

三

世楷堂藏板

天地之間 至 不如守中

此言善虛善動橐籥冶鑄致風之器橐爲外之積所以受籥籥爲內之管所以鼓橐籥在中似虛而屈有橐則虛而不屈橐在外可動而出有籥則動而愈出人之言其猶橐籥乎徒橐徒籥則窮冶鑄既畢則橐籥亦窮故多言不如守中

谷神不死 至 天長地久

此言谷神爲天地根欲人無傷其根谷神藏精之地地化言其藏元言其深谷神虛而善應深藏之德

也天言氣地言質氣質之根乃在于此人之生如戶樞之動谷神戶之樞也谷神竭則戶樞脫矣綿綿用之盡其天年則天長地久矣惜乎眾人好盡谷神雖欲不死得乎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 至 故能成其私

此申言天長地久之意耳不生聲故常聰目不生色故常明天地亦然不時不生不種不生人求長生私也君子不廢故云成其私然其私出于無私上善若水 至 故無尤

昭代叢書

壬集 老子解 卷第四十二

四

世楷堂藏板

此言有七善者不因物爲加損水之爲物物利之而不知人惡之而不覺有不加不損之妙焉故上善如之心田潔淨故善地心源澄澈故善淵與物皆春故善仁前後相符故善信寬嚴相濟故善治有而不居故善能動而不括故善時不爭名故無尤其近名不爭利故無尤其近利

持而盈之 至 天之道

此言盈與銳之咎中不能容曰盈恐其未盈持而盈之以益其盈人不可犯曰銳恐其未銳揣而銳

之以益其銳則雖金玉滿堂不能守矣盈者驕之質銳者驕之氣咎將至矣富貴可久戀乎古人功名成遂身斯退矣四時之運成功者退不退不足以爲道

營載魄 至 是謂元德

此言涵養元德之全功營魂也魂晝寓目魄夜舍肝魂神藏之魄精藏之得其藏之謂載魂魄之所從來一也抱一養其源也離者精神耗散能無離乎恐其離也專其氣則不紛致其柔則不盈不銳昭代叢書 王集 老子解 卷第四十二 五 世楷堂藏板 能如嬰兒乎恐其不如也爲紛爲盈爲銳須滌之使清除之使盡覽內觀也元覽內觀之至幽深元遠疵微病也能無疵乎恐其有疵也愛民而有爲雖曰愛之適以害之治民而有爲雖曰治之適以亂之能無爲乎恐其有爲也天門元牝之門天門有開闔故元牝之門即衆妙之門也雖者納而不出能爲雌乎恐其不能也明白四達而好用其知則明者暗白者黑達者塞能無知乎恐其用知也生而有之則物而不化爲而恃之則執而不通長

而宰之則私而不公聽其自生自畜自爲自長德之深遠者也

三十輻共一轂 至 無之以爲用

此言無之妙用輪有轂輻牙牙輞也轂者橫于輪心空中以受軸穴外以納輻輻上入轂下入牙無者轂空壺中有此空則利轉埏埴埴鑄金之模匣埴黏土也埏匡廓也埴以爲埏而鑄器其妙用在受金中空處戶半門也牖穿壁爲交窗也有戶牖斯有室之用有之以爲利有此無始爲利也無之以爲用無此無則無用也

昭代叢書 王集 老子解 卷第四十二 六 世楷堂藏板

五色令人目盲 至 故去彼取此

此言寡欲目寡視耳寡聽口寡味所以治吾所具省畋遊御貨賄所以治吾所接腹主受目主取受者有限取者無窮彼目也此腹也爽傷也

寵辱若驚 至 乃可託于天下

此言寵即辱貴即患當善其寄託寵畜于人者也受人之寵如受辱焉不得不驚心也貴畜人者畜人不善大患生焉若切身之災也世人以寵辱

相反今謂卽寵卽辱故以何謂發問而曰寵爲下也得之若驚與失之若驚同得貴得大患者也然徒以有此身耳故有位者當寄于天下而不自私有身者當託于天下而不自有

視之不見至是謂道紀

此言無之體所謂元之又元也惚者若無恍者若有迎之不悟隨之若迷入晝不明入夜不晦分之曰夷曰希曰微合之曰一反其本曰無

古之善爲士者至能敝復成

昭代叢書王集老子解卷第四十二七世楷堂藏板

此言旁人摹至人之元德與或作豫猶豫皆獸名豫善疑猶善懼擬其敬之容若客擬其悟之象若冰將釋質之厚若樸氣之虛若谷識之藏若濁非真濁也孰能濁乎靜之則徐清矣孰能安乎久之則徐生矣其要在乎不欲盈能敝復成者終則有始之意

致虛極至沒身不殆

此言復命在于虛靜虛以藏之靜以養之隨物並作而獨復者如花並放吾以觀其果如葉既茂吾

以觀其本果復也木根也歸根則靜復還天之所以命我者而恆久不已矣知其常而保守則明而吉不知其常而輟作焉則妄而凶恆久則所見廣故能容容則公而無私可以爲公公則大而非小可以爲王王則廣而無極可以爲天至于天而道始全沒身不殆欲人致虛守靜以終身也

太上不知有之至我自然

此言治貴自然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上也愛如父母歸如流水上之次也如火烈民望而畏之次也

昭代叢書王集老子解卷第四十二八世楷堂藏板

如水懦民狎而侮之又其次也至于侮之則上之倍于民之信于上均有不足焉忠信薄而人心疑人心疑而誓誥煩恐然懼民之不我從也夫爲政豈在多言哉功成事遂我苟自然民亦曰自然矣

大道廢至有忠臣

此言大道久廢仁育萬物義正萬民大道之世物無不育民無不正非無仁義也夫人而能爲仁義也大道既遠仁義見焉由不仁不義者多也私智

小慧偽之根大偽之府也六親父子兄弟夫婦

絕聖棄智至故令有所屬

此言去文存質聖智仁義何惡于人而與巧利同棄絕此老氏之蔽也彼以聖智仁義為文故以為不足而一切蕩然滌之俾有所屬屬于素屬于樸也夫老氏直以聖智仁義為私欲韓子曰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韓子其知道乎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此申言去文存質之義素者樸之色樸者素之質

昭代叢書壬集老子解卷第四十二

九世楷堂藏板

私者欲之成欲者私之動

絕學無憂至相去何若

此言唯阿善惡相同唯恭而阿慢一恭慢齊善惡則可以無學矣甚矣老氏之蔽也

人之所畏至荒兮其未央哉

此言畏衆人所樂我可以無樂衆人所畏我可以無畏乎但衆人所畏祇十之一二究而言之荒兮未央荒大也央止也

眾人熙熙至若嬰兒之未孩

此申言致虛守靜之意享太牢大禮也登春臺大觀也未孩未知孩笑也

乘乘兮若無所歸至我愚人之心也哉

此言惟至人能愚若無所歸如列子御風而行此身如木葉幹殼也我獨若遺如莊子嗒焉喪我此心如槁木死灰也必如是乃可為愚凡世之不思者乃老氏所謂大愚者也

沌沌兮俗人昭昭至而貴求食于母

此言不隨衆所為入皆昭昭察察而我獨否若壑

昭代叢書壬集老子解卷第四十二

十世楷堂藏板

之無底若風之無所止所謂沌沌也因此人皆以

我為頑我果頑乎哉且鄙我獨異于人而沌沌焉若嬰兒之求食母乳者人異我耳我果異于人乎哉

孔德之容至以此

此言道無方體而有主宰孔大也中有道則德容從之惚恍窈冥言道之無方體象物精真言道之有主宰甫妙也

曲則全至誠全而歸之

此言抱一之用以退爲進曲則全六句以反相取天道然也聖人則何心哉抱一而不二天下已式之矣世人自用其見自是其愚自誇其功自張其勢所以不一抱一故不然卒之明白而彰顯功積而長大所謂天下式也以曲得全天下歸之

希言自然至而况于人乎

此言人無以猝然之故壞其自然人罕言自然大惑也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自然之理也飄風驟雨豈自然哉故不終朝而息况人世之毀譽得

聊代叢書

王集

老子解 卷第四十二

十一

世楷堂 藏板

喪其能長久乎

故從事于道者至有不信

此言世之道德不足信人各道其道德其德得其得失其失彼不能信于吾吾亦烏能信之

跛者不立至故有道者不處也

此言求進反退立靜象也行動象也有無爲之妙焉軒踵爲跛闊步爲跨跛者立欲其高不惟不高并失其立跨者行欲其遠不惟不遠并廢其行人之好爲高遠而先喪其卑近者類此餘食食之餘

也行行列也贅行于身爲枝指于物爲蛇足

有物混成至道法自然

此言道生天地寂言其氣寥言其質剛柔之質其立者二而所以立之者不二陰陽之氣其行者二而所以行之者不二萬物萬理從此出焉是天下之母也曰道曰大有字有名而天地萬物縮乎其

昭代叢書

王集

老子解 卷第四十二

十一

世楷堂 藏板

中是也人附于地故法地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地依于天故法天動靜有常剛柔斷矣天生于道故法道道生于自然故法自然

重爲輕根至躁則失君

此言輕躁持重可以御輕安靜可以治躁韜者載衣物車靜重者人之所以爲生失其所以爲生則如終日行而離韜重立見其槁矣物來觀我曰觀榮觀者靜重發生之象不離韜重則榮觀備焉然雖有榮觀卻重不累墜靜不紛馳燕處之餘超然

物表此在布衣之士尚不可以輕躁賊其身况萬乘之主乎輕則不有其臣躁則自失其君矣
善行無轍迹至而不可解

此申言無之妙用善行善言以持身善計以治世善閉以自守善結以聯物皆運于無形者也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至是謂襲明

此言救人救物之善襲藏也明欲其藏不欲其露明太甚則見人之功一見人之過九故多棄人聖人若不見人之過者于物亦然

昭代叢書王集老子解卷第四十二
世借堂藏板

故善人至是謂要妙
此言善不善皆師資無往而非師資入世之要道妙用也失其師資雖自以為智終成大迷知其雄至復歸于樸

此言以退為進退一步正是進一步守其雌不敢先守其黑不敢明守其辱不敢校退之至也善受式善示谷善應所以進也得其守為德常其守為常德若僅知其雄則散其元氣僅知其白則涉于邊際僅知其榮則傷厥本根求進者必反退矣

黃帝之學日中必蕪操刀必割以進為法老氏以退為法

樸散則為器至故大制不割

只此言聖人全乎樸聖人器天下兵農禮樂分焉司分也制萬物者利用分然此僅可為官長各司其司耳聖人則稱朕不聲聞固萬化之總持也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至執者失之

此言治天下者當發天下不得已之心四大不得不正六親不得不和聖人抱一使四海之內各有

昭代叢書王集老子解卷第四十二
世借堂藏板

所不得已者焉則天下治矣出作入息耕食鑿飲其得已乎上與下各有其不得已蓋有神焉行乎其閒故謂天下為神器而不可以權勢法制為之為者改其新執者守其舊迹焉而已安能治天下故神者成迹者敗神者得迹者失

凡物或行或隨至去甚去奢去泰

此言治天下增一分不如減一分行欲先隨欲後响欲溫吹欲涼強欲動羸欲靜載欲行墮欲止物情萬變聖人抑其過甚減其奢侈刷其驕泰

以道佐人主者至必有凶年

此言好兵之禍我以兵施人以兵荅禍啟鄰封變生肘腋故曰好還敗固喪我勝亦殺人所過之地民為股栗故曰荆棘生焉奪我農時不獲耕耨戾氣所感旱潦頻仍故曰必有凶年

故善者果而已至不道早已

此言疆則必折果如花之果完其在我疆則取勝于人矜伐驕三者皆得已而巳疆之用也故申言勿疆以足之老壯之積也已死也

昭代叢書

主集

老子解

卷第四十二

世楷堂藏板

夫佳兵者至以喪禮處之

此言戒兵以止殺佳音追發語聲與惟通用不祥之器雖勝不美况不勝乎陽尚左陰尚右吉尚左凶尚右老氏于禮亦嚴矣胡又曰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乎不可解也

道常無名至萬物將自賓

此言道名以樸道之妙常在于無樸者不雕不琢不名之名也樸之名雖小實萬物之母天下不敢臣者奉道以為主也侯王守道萬國自來賓矣

天地相合至自均

此言無為而均天下天地以無為為德陰陽合而甘露降不用徵發同受澤焉

始制有名至所以不殆

此言人當知止始始物者也制制物者也始物而物隨之制物而物安之故有名名立宜知止所謂功成名遂身退也

譬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于江海

此言道止而善納由與猶通

昭代叢書

主集

老子解

卷第四十二

世楷堂藏板

知人者智至死而不亾者壽

此言道必求之已知人不自知勝人不自勝皆得其一失其一者也富日求富刻刻覺貧貧忘其貧乃不啻富故貴知足自安弱質志斯不立行有作輟志遂不堅故貴強行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所謂所也死者氣不亾者理後天地而生通天地之始先天地而沒貫天地之終是為死而不亾

大道汎兮至故能成其大
此言不自大故大求道之大若汎江海左之右之

無所不可故盡道于我萬物恃我以生我不能逃
物即不能逃道功成而不居其名衣被而不爲之
主養人之欲而自忘其欲猶其小焉者也萬物歸
焉而忘其所以歸不可名爲大乎聖人之大得于
自然求大則小矣自大更小矣

執大象至過客止

此言母爲天下餌無象之象是曰大象執大象于
此天下往而從之方衣被萬物何害之有平泰猶
太平安于太平與物無爭乃窺萬物之所樂而與

昭代叢書

壬集

老子解 卷第四十二

七

世楷堂 藏板

之以餌雖過客亦爲之止止者餌之而至也餌反
對大象言過客止反對天下往言止則有害反對
不害言色餌目適害目聲餌耳適害耳味餌口適
害口名餌身適害身利餌心適害心

道之出口至用之不可既

此言母以道爲淡承上文餌以甘鈞致言

將欲喻之至是謂微明

此言反以相取微明微妙之明也鷲鳥將擊卑飛
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欲合固閑欲廢固與天

之道物之理也不如此所往輒敗

柔勝剛至不可以示人

此言處世以柔弱爲本柔勝剛弱勝強出奇制勝
處魚不脫淵安身立命處利器不以示人慎密固
藏處三者柔弱爲之本

道常無爲至天下將自定

此言道爲以樸前言道常無名名之以樸此又言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則神矣化矣不欲而靜無名
也無爲也不必定天下天下自定矣

昭代叢書

壬集

老子解 卷第四十二

六

世楷堂 藏板

下篇

上德不德至而有以爲

此言上德無爲如舜居深山與野人同也下德有
爲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斤斤焉恐自失也
上仁爲之至而亂之首也

此言末俗之講道德仁義禮者仁義禮之爲德
耳目口之爲面而曰失面而有耳失耳而有目
目而有口可乎老子深于禮者今言失義而後
禮此乃不義之禮如沐猴之冠帶盜賊之揖讓

又言忠信之薄則是不忠不信乃可為禮而所謂
忠信者無與于衣冠言動無闕于君臣父子也又
言亂之首則是棄其尊卑上下等級隆殺之儀乃
可為治也宜其為後儒口實矣

前識者至故去彼取此

此言道不務華前識者以知識逆億于事先離根
務華似智實愚曷有紀極夫根厚也華薄也何去
何取必有能辨之者矣

昔之得一者至其致之一也

昭代叢書

壬集老子解
卷第四十二

九

世楷堂
藏板

此言得一之妙自天地至侯王其所得祇此一故
曰致之一也

天無以清至將恐墜

此言不一之弊雨暘極備陰陽分裂龍蛇起陸原
隲行舟神不運谷不積物不生由于氣化之雜干
不正由于人事之亂

故貴以賤為本至非乎

此申言一之為基本物之貴賤價之高下以多寡
分一則數之至寡者似賤實貴似下實高

故致數車至落落如石

此申言不可不一之意合而言之曰車分而極其
數則為輪為輿為輶輪有轂輻牙輿有軫式較輶
有軌衡五檠不可指其一而名之為車此言不得
一則分散四出而其道不全也玉石本一玉在中
石在外玉貴故瑑瑑然有情文石賤故落落然無
顧盼此言不得一則任人貴我賤我而無以自主
也

反者道之動至有生于無

昭代叢書

壬集老子解
卷第四十二

十

世楷堂
藏板

此言道之竅妙道之妙用有三反而相取欲喻先
張是也弱如處女不為主而為客是也無者竅妙
所在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是也

上士聞道至不足以為道

此言行道宜勤橐籥之竅妙非妙悟不知非深功
不熟故惟上士能之不笑不足以為道言母以人
之譏笑而較其勤

故建言有之至善貸且成

此言上德不德之實建立也古之立言者曾有是

說夷平易類疵類建德卓立也偷偷安質真不變也淪變也和其光故若昧同其塵故若類弱其志強其骨故若退虛其心實其腹故若谷知其白守其黑故若辱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故若不足我獨若遺我獨若昏故若偷生而不有為而不恃故若淪此以上蓋古語無隅胡稜角之峭厲晚成胡功名之躁急希聲胡繁會之亂耳大形胡糠粃之眯目無名胡浮游之滋口貸借也道大任人假借假借于外于我何與况望其成乎

昭代叢書 壬集 老子解 卷第四十一 世楷堂藏板

道生 三至 三生萬物

此言一之生生不窮抱一而萬得矣

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

此言和負載也陰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陽則肝

膽心肺脾腎腸胃冲氣至虛之氣所周流也至虛

之氣本無不和故萬物得之以為和

人之所惡 三至 我將以為教父

此言求益則損求損則益人以此示教我亦以此

得教彼強梁者可鑒也若嬰兒則求食母鑒強梁

則求教父

天下之至柔 三至 天下希及之

此言治貴無為兩堅相薄必至兩傷兩有相入彼

此不容故言愈多教愈亂為愈多事愈債

名與身孰親 三至 可以長久

此言貴身以身殉名不如無名以身殉貨不如無

貨故君子不與名利爭得失而與此身爭得失

大成若缺 三至 清靜為天下正

此言大忘其大月常虧海常下孰敝之而孰窮之

昭代叢書 壬集 老子解 卷第四十二 世楷堂藏板

故急于自伸者非大直急于獻技者非大巧急于

樂人者非大辨凡人躁急者多不畏寒靜謐者多

不畏熱而况至人之清靜乎

天下有道 三至 常足

此申言知足卻馬治田太平之象人情之亂欲為

之根欲動于中求足于外弗得則不止于是爭鬪

啟而戎馬生矣

不出戶 三至 不為而成

此言知不求多知愈多則見理愈少跛者登山眇

者索珠不待行而知無益隔壁別老幼之聲越籬
辨陰晴之色不待見而可定梅衝寒即放桃遇暖
方開不待爲而成可必

爲學日益至無爲而無不爲矣

此言求無爲者當日損老氏惡言學一蔽也

故取天下者至不足以取天下

此言臨大事者常以無事取天下若承螭然

聖人無常心至聖人皆孩之

此言視民如孩愛赤子者無常心以赤子之心爲

昭代叢書

王集老子解
卷第四十二

世楷堂
藏板

心善不善不深辨信不信不深責如是而成慈母

之善與信聖人百姓之母也孩之待百姓如嬰兒

也夫安有待嬰兒而束縛馳驟狹隘酷烈者

出生入死至以其生之之厚

此言出生入死之易以起下攝生生之之厚言求

生之心太重轉速其死也

蓋聞善攝生者至以其無死地

此言攝生攝收攝不遇不被善出險也無所投無

所措無所容善入險也出險不見險入險不知險

故能出死入生

道生之至而貴德

此言道尊德貴德得也得于己得于人之謂德故

曰德畜之不生則不畜不畜則不形不形則不成

而生畜爲要故人皆尊道貴德

道之尊至而常自然

此申言道之自然道之尊斯德之所以貴以其自

然非令之而然也

故道生之至是謂元德

昭代叢書

王集老子解
卷第四十二

世楷堂
藏板

此申言德之自然長育承上形之言成熟養覆承

上成之言

天下有始至沒身不殆

此言抱一如抱母一母也子萬也既得其一當知

其萬既得其萬當抱其一

塞其兌至終身不救

此言閉塞所欲塞其兌不出也閉其門不入也口

欲味耳欲聲目欲色欲者心之發竅處塞之則無

欲矣美味交口淫聲交耳鑿色交目交者物之出

入處閉之則不交矣當終身守之不勤于味聲色也

見小曰明至是謂襲常

此言用必歸體見微知著曰見小柔常勝剛曰守柔光者明之用明者光之體用歸于體此常道也當密而藏之

使我介然有知至惟施是畏

此言張大當戒介然有知倏然而悟也施者畜之大反行于大道易于張大故戒之

昭代叢書王集老子解卷第四十二 至世楷堂藏板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此言好徑當戒謂行險之徒也

朝甚除至非道哉

此言為治誇張之弊入其朝修除華飾行其野田在草閒視其倉蓄積空虛顧乃尚淫巧好武勇恣貪饗講散斂是乃盜之盜物而誇張于人立見其敗耳尚足為道哉

善建者不拔至以此

此言善建善抱為天下母母建子亦建母抱子亦

抱安有窮期脩即善建善抱也由真而有餘而能長以至于充滿發越淡肌膚骨髓德之漸積者然也家國天下皆吾一身之氣血骨節也隨往故之無非此德吾何以知其然哉以善建善抱之觀含德之厚至早已

此言聖人若赤子人心渾然德本至厚口善味耳善聲目善色戕其十之三而又有昏雜煩擾之氣以戕其靜好勝爭先之意以戕其動含者發發者散厚者薄薄者消則不返其赤子之時而體驗

昭代叢書王集老子解卷第四十二 至世楷堂藏板

之赤子無害毒蟲格猛獸拱攫鳥之心故亦不螫不據不搏蓋德厚則異類亦安之此其所接之厚也心腎未足元牝之門虛靜無為自然握固峻陰也牝牡未知有時峻作亦氣機之動而無所耗損雖號噓而聲不破此其所具之厚也知和而常葆其和知常而自藏其知聖人含德之厚所以比于赤子若後起者日益生外來者日益生精溢而和夷不祥孰甚焉心君也口耳目臣也欲動于心而役于味聲色謂之曰強夫物不可壯也壯于口淫

于味壯于耳淫于聲壯于目淫于色卽壯卽老何待老哉聖人則終身赤子而已矣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此言知者自然不言故善奕者不言奕

塞其兌至是謂元同

此申言元德之同乎物兌門身所自具之機緘銳紛眾所共避之機緘光塵世所同具之機緘知趨

知避則可以元德而同于天下萬世

不可得而親至故為天下貴

昭代叢書

壬集老子解卷第四十二

三

世楷堂藏板

此申言元同之妙不可得而親疏利害故為天下

親為天下利不言者省文也

以正治國至以此

此言奇正各有所當而無事則同以治之用之取之之心知之

夫天下多忌諱至而民自機

此言多事病民無事福民山林川澤有大禁焉水

旱盜賊則隱匿焉民安得不貧培克聚斂之人國

家以為利器用之而愈昏亂末作盛則本業衰法

者一定之法令者隨時之令朝更莫益條例煩多

避左觸右手足罔措非決其法以自恣卽竊其法

以自便故盜賊多有聖人則但責己而不責人

其政悶悶至其民缺缺

此言為政不可好察悶悶屯蒙貌醇醇和厚也察

見毫毛則民之有缺夫者十之九

禍兮福所倚至孰知其極

此言禍福倚伏之機薪者得鹿豈便為真塞翁失

馬安知非福否極則泰泰極必否孰能知其極乎

昭代叢書

壬集老子解卷第四十二

三

世楷堂藏板

蓋傷人之僅識目前也

其無正邪至其日固久矣

此言人迷于倚伏之理承上言禍福豈無正哉正

復化奇善復化妖民之迷此非一日矣

是以聖人至光而不耀

此言聖人之四德補綴長短以為方則割苦神勞

形以為廉則劇激切挺勁以為直則肆驚外悅人

以為光則耀刺傷也

治人事天莫如嗇至長生久視之道

此言嗇有而不用斂而不散之謂嗇塞其兌閉其門嗇斯復矣神耗方養精溢方收遲矣故嗇之功貴早也神本不耗而又養之又養精本不溢而又收之又收是重積德也由是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以我之精神通天下之精神孰知其極乎夫如是我復歸于嬰兒胥天下復歸于嬰兒故可以有國此皆嗇之功效也有國之母者所以子天下嗇則母不嗇則不母嗇則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不嗇則戕根賊蒂傷生害視

昭代叢書 壬集 老子解 卷第四十二 三 藏板 世楷堂

治大國若烹小鮮

此言治國有術不學和羹不能鹽梅用水狹隘用火酷烈急之則焦攪之則爛大亂之道也

以道泄天下 至 故德交歸焉

此言道可以治鬼神神不傷人指大道之世

大國者下流 至 故大者宜為下

此言下人之效崇高易倨傲大國居下流乃所以爭上流也交者為客不為主牝者為受不為施壯有勝敗牝無勝敗故牝操常勝之勢以其靜也靜

者下也湯事葛下小取小也太王事獯鬻下大取大也下以取下之也下而取在下也大之畜人小之事人伊古以來未有不各得其所欲者而人多夢夢宜其喪國區家踵相迹也

道者萬物之奧 至 故為天下貴

此言道之奧不以三公易善人賴之以自用用世不善人亦飲食衣被于其中而得保其身家夫不善人喋喋利口人悅其佞可以市矣高倨其貌驚愚動眾可加人矣彼竊道之似以欺世若反而用

昭代叢書 壬集 老子解 卷第四十二 三 藏板 世楷堂

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駟馬式廬來聘不如進此道之為貴也求以得善人之寶有罪以免不善人之所保

為無為 至 故終無難

此言慎始無為之為貫百為無事之事統萬事無味之味舍眾味江海之大不擇細流何有于大小多寡蜀犬吠日日仍照之何別于恩怨敵讐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 終為江河故圖難于易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層之臺起于累土故爲大
于細聖人不爲大者言雖大小多少聖人一視之
也多易必多難者言雖圖難于易聖人終無易之
之心也

其安易持至始于足下

此申言慎始時當太平持之尙易危當未兆謀之
尙易脆則已兆其質微則已兆其氣易持易謀爲
之于未有也易破易散治之于未甚亂也此豈陰
謀詭計之爲哉本生毫末天道則然矣臺起累土
昭代叢書壬集老子解卷第四十二
世楷堂藏板

地道則然矣行始足下人道則然矣

爲者敗之至則無敗事

此言人當慎終如始事之將成忽改其新變態多
端仍泥其舊無爲無執所以慎之也

是以聖人欲不欲至而不敢爲

此言欲不欲學不學老氏言無欲非無欲也欲其
所不欲者而已言絕學非絕學也學其所不學者
而已眾人妄有所爲往往過之而失其自然夫萬
物本自然聖人特輔之而已何容心焉

古之善爲道者至乃至于大順

此言私智足以賊國愚之使民返樸還醇也若上
自私用智則民更甚夫智者收斂之物發散豈得
已哉今之治國者往往自私用智使其君不能抱
一是賊其君也使其民不能復歸于嬰兒是賊其
民也反者反于萬物之本源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至莫能與之爭

此言善下善後上之壓服下民也重則下之戴上
也無力聖人善下故民若忘乎其爲君也

昭代叢書壬集老子解卷第四十二
世楷堂藏板

天下皆謂我道大至其細也夫

此言道大樸散則成器道分則有物分之則小合
之則大肖之則物不肖則物物

我有三寶至死矣

此言三寶百姓皆孩之慈也塞其兌閉其門不見
可欲不貴難得之貨儉也爲腹不爲目爲容不爲
主不敢先也慈則物莫傷我故勇儉則自處裕如
故廣不敢先待萬物之自器自長故能成器長
夫慈至以慈衛之

此言三寶以慈爲本爲仇餉征葛爲義帝發喪慈也當肝腦塗地時天必生一慈者以護衛萬民故好殺者乃以天下與人者也

善爲士者不武至古之極

此申言慈之以戰則勝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情歸此治氣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也武則不能治心氣矣善戰者未戰而廟算已勝得算多也怒則爲忿兵而無算矣善勝敵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求勝必爭爭則必敗矣此三者不爭之德也善下人則人樂爲之用此用人之力也如是則配天之春溫秋肅矣古之極傷今之不能也

用兵有言至哀者勝矣

此申言慈之以守則固有言古用兵者之言爲客者不攻人而自守以應敵故無陳可布無臂可攘無敵可因無兵可執此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輕敵則已不能守人不受攻必喪吾寶矣戰勝以喪禮處之所謂哀也

吾言甚易知至被褐懷玉

此言欲人知希慈儉不敢先匹夫匹婦所易知易行而竟莫能知莫能行宗者無言之言君者無事之事天下當宗之君之以其不我知故莫之宗莫之君也知希則藏之密而我貴矣是猶被褐懷玉也

知不知上至是以不病

此言人當知病知若不知爲上不知若知爲病知其病而病之不敢以不知爲知并不敢以知爲知則其知深遠矣聖人所以無此病者以其知其病而病之耳彼以危爲安以亂爲治者何也民不畏威至故去彼取此

此言人當畏威威者耗精賊身之事大威死也所居飲食男女之類狎者溺而不出所生身之所由生謂精氣神也厭惡其精氣神而戕賊之死矣夫惟不饜飫于飲食男女是以不厭惡其精氣神由其自知明而自愛厚也明故不見飲食男女之欲厚故不貴飲事男女之事彼謂飲食男女此謂精

昭代叢書

王集老子解

卷第四十二

三

世楷堂藏板

昭代叢書

王集老子解

卷第四十二

三

世楷堂藏板

氣神

勇于敢則殺至疏而不失

此言天人感應勇于敢知進而不知退勇于不敢以退為進也天惡勇敢故聖人亦勇于不敢天不與人爭是非而自然有以勝人故天無言而其應捷人莫召而其來無迹當利者謀利之當害者謀害之絲毫不爽則漏網者少矣

民不畏死至希有不傷手矣

此言殺民不足以治民刀鋸者非治天下之具也

昭代叢書

王集

老子解

卷第四十二

至

世楷堂藏板

飢寒亦死盜賊亦死生路絕矣生路絕則民不畏死若民果畏死吾執奇衰者而殺之孰敢復為非乃朝殺十盜莫益百盜則懼之無益矣司殺者天也當殺而殺之即同天殺之此蓋言亂世以死脅民而不當其罪則愈殺而民愈不懼耳

民之飢至是賢于貴生

此言上之治民民之自治皆以無為用培克務聚斂則民飢作聰明變舊章則民亂溺社席恣貪饕餮則輕死任其自生不作為以害之賢于貴生者矣

人之生也柔弱至柔弱處上

此言好柔者生好強者死好柔者豈雜權詐占便宜哉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則知之矣百戰百勝一蹶莫支千枝萬條匠者不顧人亦為其柔弱而已天之道至其不欲見賢邪

此言聖人損有餘以補不足凡弓弛之而俯其體弓把在上弓梢在下張之而仰其體弓把向下弓梢向上仰高舉下損有餘補不足所謂反者道之用也不欲見賢不欲表見己之賢

昭代叢書

王集

老子解

卷第四十二

至

世楷堂藏板

天下柔弱莫過于水至正言若反此申言柔弱之妙用水能負大舟轉大石物莫之勝以其始終柔弱也萬方有罪在子一人受國之垢也徒釋利民受國之不祥也

和大怨至常與善人

此申言上德不德同于天道不去怨之根而第調和之則餘怨不淨此聖人指明通之人執左契合右契民何怨焉雖然大信不約有德司契下德不失德也無德司徹上德不德也徹通也契有物徹

無物司其有物者小司其無物者大天道無親是

司徹也執左契且不必況和大怨乎

小國寡民 至 不相往來

此言小試無為之治什伯人之器難得之貨也言

願得小國寡民而治以無為使民不貴難得之貨

各務生計則重死不慕腥羶則不遠徙結繩為記

雖有左契不必執也由是甘食美服安居樂俗我

國無惡于人鄰國無爭于我故相望訟獄息于朝

詎許絕于野孳畜繁息物類咸若故雞狗之聲相

昭代叢書

王集

老子解 卷第四十二

三

世楷堂藏板

聞朝作莫息飢食渴飲故老死不相往來

信言不美

至 為而不爭

此總言上下兩篇之意信實也美粉飾祇求其善

則不必辨以辨為事則不求善矣知一自知萬知

萬則昧一矣聖人抱一無所積也人亦已也離人

之已非已合人之已乃已故為人而已愈有與人

而已愈多天道之利不言之利也聖人之為無為

之為也亂世之事皆起于爭故以不爭終焉

老子解跋

世人以釋老竝稱此謬論也釋氏之宗旨曰無老氏

之宗主亦曰無但釋氏之所謂無者真無也絕滅也

絕滅則空諸所有矣老氏之所謂無者非真無也清

靜也清靜則貞下起元剝而又復包諸所有矣天地

自無而有者也萬物自無而有者也此身自無而有

者也當其有不能為無日月出矣江湖流矣禮樂刑

政之紛紛矣當其無即可以有草木必始于根芽矣

肢體必始于胚胎矣由有天地而極之于未有天地

昭代叢書

王集

老子解跋 卷第四十二

三

世楷堂藏板

由有萬物而溯之于未有萬物由有此身而反之于

未有此身此老氏之所謂無也故曰三十輻共一轂

當其無有車之用無者轂中空壺處所以容軸若無

空壺則無以容軸而車不能行蓋車之用正以無而

有也然則堯舜之治天下何以不言無曰堯舜之世

水上初平百為方作正自無而有之時安得言無若

老氏生于春秋之季法令滋多文網益密民不聊生

兵無虛日老氏憫之故抗想無為之治而欲于小國

寡民一試之其道主于以退為進以柔為剛曰不害

曰不爭此皆救時之論寓有于無而不同于釋氏之
以空爲無也獨惜其持論過高直欲舉斯民之心日
而愚之未免所見太偏至謂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
仁失仁而後義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此又過激
之論是將率天下之人而出于不仁不義不忠不信
也而不知惟禮可以已亂此皆以無爲宗旨之弊也
然其救時之心卒不可沒向使老氏而生于堯舜之
世當亦不言無而言有乎辛丑小春吳江沈林惠識

昭代叢書

壬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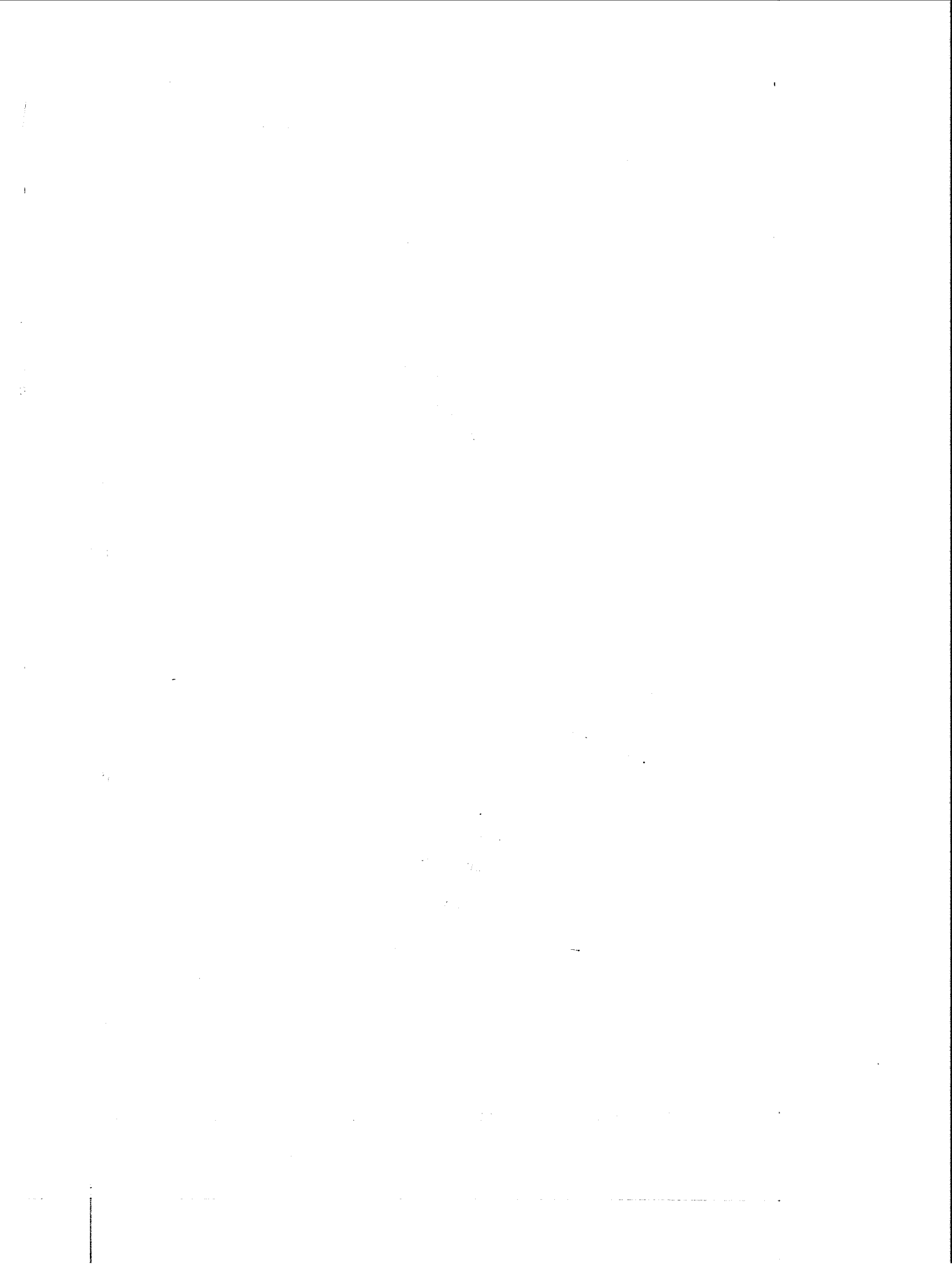
老子解跋
卷第四十二

竟

世楷堂
藏板

非

老



非老

萃編卷第四十二

梁谿吳 甯拙菴著

孔子喜剛老子喜柔孔老所尚不同

易尚陽老尚陰易老所尚不同

孔門以是非為一定老子以為無定而畏言是非

孔門之教好善惡惡老子之教善惡平等

老子不以是非為善惡而以好惡為善惡是非無兩

途好惡有萬端

老子言善猶佛氏云善哉善哉之善如云善為道者

昭代叢書

癸集

非老

卷第四十二

一

世楷堂藏板

善為士者善戰者善勝敵者善用人者又如善行善

言善計善閉善結善救善利善地善淵善仁善信善

治善能善時善下之類皆是也惟不以物之本善為

善而以吾心善之為善故其言曰善復為妖又曰善

之與惡相去何若又曰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

矣又曰善者善之不善者亦善之得善又曰善者不

辯辯者不善凡所言善俱在是非得失之外與孔子

止于至善孟子道性善之善不同

麋鹿食薦以薦為善螂蛆甘帶以帶為善鴟鴞嗜鼠

以鼠為善老氏言善自是此意故齊善于惡

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

鹿見之決驟人之所美物之所惡老子言惡自是此

意故齊惡于善

齊善于惡齊惡于善是所謂無善無惡也而卒津津

于善者是所謂無善無惡謂之至善也

老子不言性若言性我知其必曰無善無惡也于何

知之以大道汎兮其可左右知之以善之與惡相去

何若知之

昭代叢書

癸集

非老

卷第四十二

二

世楷堂藏板

無善無惡謂之至善可以釋老不可以釋孔

齊善惡者終不能無善惡老子曰善者吾善之不善

者吾亦善之得善此非渾善惡于無乃并善惡于善

也但其所謂善之所謂得善此吾心善之之善也其

所謂善者不善者此則在物本來之善本來之不善

也夫在物本來之善本來之不善老子亦明明自言

之此亦是非之心之不可昧者也顧乃曰善者善之

不善者亦善之一之而先見分同之而適見異故曰

齊善惡者終不能無善惡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是善固善惡亦善也
善惡既齊同然則老子所言惡固惡所言善亦惡也
善者不善者此在物之理善者善之不善者不善之
此處物之義老子不然故棄義

有善惡則有是非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有是非則害
老氏之所為善故棄智

聖通明也善惡太明非老氏之意故絕聖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仁者心本善故見善即
善之心本無不善故見不善即不善之此所謂無私

昭代叢書癸集非老卷第四十二 三 世楷堂藏板

心也天理本善循天理者即善之天理本無不善拂
天理者即不善之此所謂合天理也老子不然故絕
仁至于絕仁而刑名法術肆其毒矣

孔門言學如視思明聽思聰學乃復還其本然老子
則曰汝耳自聰目自明學則增多其本然矣故曰絕
學又曰為學日益為道日損

為學日益益者猶諺云增許多骨董
學者學其所不學者也故曰學不學夫不能學其所
當學而但云學其所不學則無以入于至善之域

聖而不自以為聖故絕聖智而不自以為智故棄智
仁而不自以為仁故絕仁義而不自以為義故棄義
學而不自以為學故絕學其意本無惡于天下而立
言過高弊乃百出

政問莊生言聖人生而大盜起聖人不死大盜不止
故絕聖棄智大盜乃止其所以發明老子絕聖之說
可謂深切著明今子乃謂聖而不自以為聖故絕聖
亦異乎莊子之所云矣曰老子一書上篇言聖人者
六下篇言聖人者十有六蓋亦津津乎聖人之道聖

昭代叢書癸集非老卷第四十二 四 世楷堂藏板

人之治矣非若莊生訟言聖人之罪聖人之過必聖
人死而天下治也夫既津津乎聖人之道聖人之治
而乃曰絕聖棄智是以知其聖而不自以為聖為絕
聖智而不自以為智為棄智也雖然其父殺人報讐
其子必且行劫老子報讐者也莊子行劫者也充老
子之說必至如莊子而後已也

老子言道德其意專重在道故域中有四大而道處
一焉德則有上德下德之分而下德不以德許之故
云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其所謂失道而後德者蓋

言渾淪之道充足乎天地人物者而我據之以爲德
德成則道分道分則道失也其所謂失德而後仁者
蓋言德猶渾全于吾心而我分之爲仁爲義爲禮名
目愈分而渾全者愈失故失德而後仁也仁主愛而
義主斷斷者割愛者也故曰失仁而後義向不義之
人而拜之跪之臣之僕之禮則得矣義則失矣故曰
失義而後禮田成子弑其君而盜其國而向之爲齊
臣者仍嚴肅而行君臣之禮故曰禮者忠信之薄而
亂之首也老子之意蓋分道德仁義禮爲五物又老
昭代叢書 癸集 非老 卷第四十二 五 世楷堂 藏板
子云以智治國國之賊又云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
亦信之得信則是連智信爲七物夫旣以道德仁義
禮智信爲七物何怪其言之紛糾舛錯哉善乎韓子
之言也其原性曰性者與生俱生也其所以爲性者
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其原道曰博愛之謂仁
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
乎外之謂德又曰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
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子子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
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

非吾所謂德也又曰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
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
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黃震選老

保身章第一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至 功名成遂身退天之道

保國章第二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至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

東發曰老子之書隱士嫉亂世而思無事者爲之今

昭代叢書 癸集 非老 卷第四十二 六 世楷堂 藏板

錄其有補于世者因其舊分二章

六

世楷堂 藏板

竊案東發先生于程門高第龜山上蔡鞏斥其爲

禪排擊不遺餘力其于象山以下蔑如也持論執
而所見甚窄信如其說孔門四科德行罵言語

語罵政事政事罵文學文學又罵德行同室操戈
無已時矣乃其持論若此過嚴而于老氏仍錄其

有補于世者二篇然則世之服膺龜山上蔡象山
而蔑視老子者其不免爲東發所笑也與

朱子解老

谷神不死是爲元牡

朱子曰谷之虛也聲達則響應之乃神化之自然也此是有所受而能生物者也至妙之理有生生之意焉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朱子曰無是轂中空處猶織柄上木管子中空可受織柄而開闔上下車之轂亦猶是也莊子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亦此意也

通于一萬事畢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四十二

七

世楷堂藏板

朱子曰老子說通于一萬事畢其他都不說少閒又和那一都要無了方好

陳顯微曰或疑可道爲口道之道朱子荅之曰如云空可空非真空使其可空卽是有物窒而不空之處豈真空乎

朱子荅程泰之曰舊讀儼若容止作容字而蘇黃門亦解爲修容不惰之意嘗疑此或非老子意後見一相書引此乃以容字爲容字于是釋然知老子此七句三協韻以容韻釋磨若符契又此凡言若某者皆

有事物之實所謂容者亦不敢爲主而無與于事故

其容儼然耳近見溫公注本亦作容字竊意古本必更有可攷者雖非大義所係然亦可備討論之萬一

又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恐此道字卽易之太極

一乃陽數之奇二乃陰數之偶三乃奇偶之積其曰二生三者猶言二與一爲三也若直以一爲太極則不容復言道詳其文勢與列子易變而爲一之語正同所謂一者皆形變之始不得謂非數之一也

朱子荅程可久曰有是理卽有是氣氣則無不兩者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四十二

八

世楷堂藏板

故易曰太極生兩儀老子乃言道先生一而後一乃生二則其察理亦不精矣老莊之言之失大抵類此竊案考亭夫子爲理學大儒而于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學之老子猶必取其言而解釋之蓋聖賢無所不學而老子能見道之一偏故語錄中時及之至其于儼若容止句旣證以蘇黃門之解復參以司馬溫公之本而斷以相書引作容字爲正可見古人讀書雖一字一句亦必求其至當夫豈齒莽滅裂以爲之哉子旣著非老一卷而又存黃東

發朱晦菴之說于右

昭代叢書

癸集

非老
卷第四十二

九

世楷堂
藏板

非老跋

老子所言者道德也盈天地間皆道得于我心為德
道與德並重老子乃尊道而卑德則失之矣道德者
仁義禮智信之總名也仁義禮智信者道德之條目
也老子乃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
失義而後禮又言以智治國國之賊又言不信者吾
亦信之則益支離謬誤矣甚而至于絕聖棄智絕仁
棄義絕學不更駭人聽聞乎然則讀老子者方將屏
之斥之豈特非之而已哉拙菴老人既為之注解而
又出其餘論為非老一卷就其言而剖析之孰是孰
非一言以蔽之曰立論過高此雖老子亦當首肯也
夫豈王充之刺孟柳京元之非國語所可比方者哉
壬寅秋日吳江沈楫惠識

昭代叢書

癸集

非老
卷第四十二

十

世楷堂
藏板

老子別錄

老子別錄

萃編卷第四十一

無錫吳 彌大年著

魏書釋老志釋迦于四月八日夜從母右脅生當周莊王十年春秋魯莊公七年夏四月恒星不見夜明是也南齊書顧歡傳歡曰道經云老子八關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淨妙老子因其晝寢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右脅而生墜地即行七步于是佛道興焉今案孔子年三十見老子蓋周景王之二十三年也上距莊王十年凡一百六十六

昭代叢書 癸集 老子別錄 卷第四十一 一 世譜堂 藏板

歲則是孔子見老聃問禮時老聃之死已一百六十六年矣其為荒誕可勝道哉余既注老子訖復即傳記子史之言凡係老子之生卒出處及師弟知交之緒言與夫傳授次第著述疏解諸家撮其要而集之為老子別錄其荒誕如魏書南齊所載者亦未嘗不雜出乎其間古人妄記之余妄集之後之覽者亦妄聽之可也

緒言

說苑常縱有疾老子往問焉常縱張其口而示老子

曰吾舌存乎曰然吾齒存乎曰亡常縱曰子知之乎曰夫舌之存也非以其柔邪齒之亡也非以其剛邪常縱曰嘻是已

案常縱老子師或曰即容成公也

列子楊朱南之沛老聃西游于秦邀于郊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楊朱不答至舍進澣漱巾櫛脫屣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聞是以不敢今夫子聞矣

昭代叢書 癸集 老子別錄 卷第四十一 二 世譜堂 藏板

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楊朱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案莊子載此段作楊子居故或以楊子名朱字子居也觀老子責之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而楊朱伺間請罪膝行而前其為師弟無疑楊朱雖師老子而其學獨闢戶牖孟子所謂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列子載楊朱之弟子孟

孫陽曰一毛微于肌膚肌膚微于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柰傳輕之乎楊朱之宗旨如此老子所謂唯唯吁吁蓋隱責其爲我之意雖然治人事天莫如嗇老子言之矣則謂楊子之學得老子之一鱗一爪也可而唯唯一十九字括道德五千言

莊子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于此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斁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于聖人昭代叢書

癸集

老子別錄卷第四十一

三

世楷堂藏板

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獵狙之便執簾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蹴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貨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于無有者也案嚮疾趨事捷若影響好居人上彊若棟梁察見淵魚物之求徹疏剔刻削私智小明是之謂嚮疾彊梁物徹疏明胥徒更作之人則勞形技巧係累之人則怵心言嚮疾彊梁物徹疏明之人去聖人

遠也螻狸也田獵也藉繩也係也嚮疾則不能後彊梁則不能柔物徹疏明則不能知白守黑胥易則不能無事技係則不能無心來田來藉則不能用人而用于人其用于人亦勞形怵心者所自取也有莫舉名者使民不能舉其一以名我也所以然者立乎不測而遊于無有故也嚮疾彊梁云云楊子蓋譏世之爲學者老子之言兼鍼砭楊子好名之膏肓待其復問而告以學當不名一家也

昭代叢書

癸集老子別錄卷第四十一

四

世楷堂藏板

莊子相矩學于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于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人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用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一物有失其形退而自責今則不然重爲任而罰不勝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于誰責而可乎

莊子崔瞿問于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撓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下四殺廉劇雕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倂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于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不相非誕信相譏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撓人心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楛之間噫甚矣哉

莊子士成綺見老子而問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老子曰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

昭代叢書

癸集 老子別錄 卷第四十一

五

世楷堂 藏板

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士成綺雁行避影遂進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日衝然而頽頽然而口剛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于泰凡以為不信邊竟有人焉其名曰竊

莊子庚桑楚得老聃之道北居畏壘之山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胡不相與尸

而祝之社而稷之

案庚桑楚列子作亢倉子史記作亢桑子

莊子南榮越南見老子老子曰與物委蛇而同其波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

案南榮越先事庚桑楚後師老聃

列子老成子孝幻于尹文先生尹文先生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子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

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

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

昭代叢書

癸集 老子別錄 卷第四十一

六

世楷堂 藏板

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功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言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

莊子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語老聃曰學子以詭詭幻

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極楛老聃曰胡不直

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不可為一貫解其楛楛

莊子老聃死秦失曰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

案自楊朱至此九人皆老氏弟子

史記南宮敬叔言于魯君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

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舜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毋以有己

案爲人子者數語卓然名教之言先儒議其遺棄三綱五常與釋氏同殆非也

莊子孔子治詩書禮樂易春秋老子曰夫六經先王

昭代叢書

癸集 老子別錄 卷第四十一

七 世楷堂藏板

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孔子曰烏鵲孺魚傳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得之矣

莊子孔子問至道老聃曰汝齊戒疏淪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

莊子孔子見老聃老聃曰夫子欲使天下無失其牧

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己至矣又何偈偈乎若擊鼓而求亡子焉

案後儒論學動云女耳自聰女目自明其源蓋出于此

莊子孔子見老聃老聃親沐方將被髮而乾慙然似非人少焉見日向者先生形體似遺物離人而立于獨老聃曰吾遊心于物之初

案列子之木葉幹殼莊子之槁木死灰其源蓋出

昭代叢書

癸集 老子別錄 卷第四十一

八 世楷堂藏板

于此

莊子夫子問于老聃老聃曰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入于天

莊子孔子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由中出者不受于外由外入者無主于中

莊子孔子見老聃老聃曰草食之獸不疾易斃水生之蟲不疾易水少變而不失其大常

案自南宮敬至此皆孔子老子荅問語若小戴記所載孔子曰吾聞之老聃四條則問禮之餘緒也

老子深于禮而乃云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譬若子雲長于賦而曰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爲
之意蓋彼自寶其向上一著而不知仁義禮智非
由外鑠我也殆夫子所謂智者過之也

又案總而論之常擬者老子之師也孔子與莊子
所稱關尹老子之友也楊朱柏矩崔瞿士成綺庚
桑楚南榮越尹文子叔山無趾秦失老子之弟子
也列子莊子皆私淑老子列得其靜莊得其放申
韓竊老氏之術專用于刑名慘刻少恩流弊甚大
昭代叢書 癸集 老子別錄 卷第四十一 九 世楷堂 藏板

皆培擊仁義有以致之耳
又案南宮敬叔隨孔子見老聃能取老氏之長禹
稷躬稼所謂天道無親三復白圭所謂知者不言
免于刑戮所謂不傷其手

莊子以本爲根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淡然獨與
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于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
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
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寶關尹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
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未嘗先人而常隨人

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
天下谷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
實已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
常寬容于物不削于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
博大真人哉

家語季康子問于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
實請問何謂五帝孔子曰昔丘也聞諸老聃曰天有
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
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
昭代叢書 癸集 老子別錄 卷第四十一 十 世楷堂 藏板

相生亦象其義故其生爲明王者而死配五行是以
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配水
案此絕不似老子之言蓋王肅卽據舊說託諸老
聃以敷衍成文耳
出處
史記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
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
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
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

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繪至于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遂去之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于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昭代叢書

癸集 老子別錄 卷第四十一

十一

世楷堂藏板

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莊周申不害韓非其歸本于黃老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于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酷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案猶龍一語孔子之贊老子者至矣夫龍者立于不測遊于無窮升天入地恍惚變幻不可端倪猶龍一語言外有過高之意

昭代叢書

癸集 老子別錄 卷第四十一

三

世楷堂藏板

列仙傳李耳一名重耳生于殷為周柱下史又曰元妙玉女夢流星入口八十一載逍遙李樹下乃割左腋而生老子子身長八尺八寸黃色美眉長耳大目廣額疏齒方口原唇額有三五達理日角月縣鼻有雙柱耳有三門

案元妙之號蓋後世以老子語追名之非其本稱流星入口即履武吞卵之謂也魏書釋老志釋迦于周莊王九年夏四月八日夜從母右脅而生夫老從母左脅生釋從母右脅生皆後世神奇其說

耳果有此事已不及聖人之生不圻不副矣無災無害矣

說文聃耳漫也故名耳字聃

案古人字與名相應則說文之言為是史記以為

諡聃非諡法所有

史記正義老子耳漫無輪

續博物志老君母有娠七十二歲而生于陳國過水

李樹下

案列仙傳以為八十一續博物志以為七十二蓋

昭代叢書

癸集 老子別錄 卷第四十一

三

世楷堂藏板

一欲合九九之數一欲合七十二候之數耳皆非

實錄特採之以著生老子之地

開封府志鹿邑東皋縣有九龍井老子誕生處

晉太康地記苦縣城東有瀨鄉祠老子所生地

括地志苦縣在亳州谷陽縣界有老子宅及廟廟中

有九井尚存在今亳州真源縣

水經注陰溝水東南至沛為過水澗水又北逕老子

廟東廟前有二碑在南門外漢桓帝遣宦官管霸祠

老子命相邊韶撰碑老子廟東有九井又北過水之

側有李老君母廟廟在老子廟北廟前有李母冢

東有碑永興元年譙令長沙王阜所立碑云老子生

于曲澗澗邊韶老子碑又云老子楚相縣人也相縣

虛荒今屬苦故城猶存在賴游鄉之東過水處其陽

庚子山集至老子廟應詔詩云三門臨苦縣九井對

靈溪

幽明錄襄邑縣南瀨鄉老子廟中有九井

水經注渭水東北逕黃山宮南就水注之就水出南

山就谷北逕大陵西世謂之老子陵昔李耳為周柱

昭代叢書

癸集 老子別錄 卷第四十一

四

世楷堂藏板

下史以世衰入戎于此有家事非經證然莊周著書

云老聃死秦失弔之是非不死之言人稟五行之精

氣陰陽有終變亦無不化之理故存其說

水經注伯陽谷水出刑馬山之伯陽谷北流歷谷引

控羣流北注渭水又屈而東逕伯陽城南謂之伯陽

川蓋李耳西入往逕所由故山原賦谷往往播其名

焉

水經注渭水東入散關抱林子曰老子西出關關令

尹喜候氣知真人將有西遊者遇老子彊令之著書

耳不得已為著道德二經謂之老子書也關有老子

廟于寶搜神記云老子將西入關關令尹喜好道之

士觀真人當西乃要之途也皇甫士安高士傳云老

子為周柱下史及周衰乃以官隱為周守藏室史積

八十餘年而世莫知其真人也至周景王十年孔子

適周見老聃然幽王失其道平王東遷關以捍移人

以職徙尹喜侯氣非此明矣而往逕所由茲焉或可

史記正義抱朴子云老子西遊遇關令尹喜于散關

或又以為函谷關括地志云散關在岐州陳倉縣東

昭代叢書老子別錄 卷第四十一 五 世楷堂 藏板

南五十二里函谷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

案陳倉即今寶雞縣屬陝西鳳翔府桃林即今靈

寶縣屬河南陝州

陝西省志鳳翔府城南有授經臺尹喜受老子五千

言處

史記索隱李龍函谷關銘尹喜要老子留作二篇而

崔浩以尹喜又為散關令

列仙傳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隱德行仁時人莫知

老子西遊望氣知真人當過侯物色而迹之果得老

子老子為著書俱之流沙之西莫知其所終

案莊子有老聃死之言則非不知所終者

史記高帝遇趙問樂毅有後世乎曰有樂叔高帝封

之樂鄉號曰華成君華成君樂毅之孫也而樂氏之

族有樂瑕公樂臣公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

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

生教毛翁公毛翁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

臣公教蓋公蓋公教于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

史記高帝封長子為齊王以曹參為齊相國參聞膠

昭代叢書老子別錄 卷第四十一 天 世楷堂 藏板

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

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于

是避正堂舍蓋公為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

齊國安集大稱賢相

案樂毅傳曹參世家兩條可以補本傳之闕

河南省志漢陳國苦縣晉改為谷陽隋改為仙源唐

改為真源屬亳州譙郡宋省真源入鹿邑置衛真元

初復省衛真入鹿邑則李耳乃歸德之鹿邑人也

案縣名雖易其地猶是非如散關與函谷關相去

縣絕

注解

老子鄰氏經傳四篇

老子傅氏經說三十七篇

老子徐氏經說六篇

本注字少季臨淮人

右見漢書藝文志

漢文帝時河上公注老子道德經二卷

本注梁有戰國時河上丈人注老子經二卷漢長

昭代叢書

癸集

老子別錄

卷第四十一

七

世楷堂

陵三老母邱望之注老子二卷漢徵士嚴遵注老

子二卷虞翻注老子二卷七

王弼注老子道德經二卷

本注梁有老子道德經二卷張嗣注老子道德經

二卷蜀才注七

鍾會注老子道德經二卷

本注梁有老子道德經二卷晉太傅羊祜解釋老

子經二卷東晉江州刺史王尚述注老子二卷晉

郎中程韶集解老子二卷邯鄲氏注老子二卷帝

氏傳老子二卷孟氏注老子二卷盈氏注七

晉尚書郎孫登注老子道德經二卷音一卷

劉仲融注老子道德經二卷

本注梁有老子道德經二卷巨生解老子道德經

二卷西晉中郎將袁真注老子道德經二卷張憑

注老子道德經二卷釋惠琳注老子道德經二卷

釋惠嚴注老子道德經二卷王元載注七

盧景裕撰老子道德經二卷

李軌撰老子音一卷

昭代叢書

癸集

老子別錄

卷第四十一

六

世楷堂

本注梁有老子音一卷晉散騎常侍戴逵撰七

梁曠撰老子四卷

嚴遵注老子指歸十一卷

母邱望之撰老子指趣三卷

顧歡撰老子義綱一卷

本注梁有老子道德論二卷何晏撰老子序訣一

卷葛仙公撰老子雜論一卷何王等注老子私記

十卷梁簡文帝撰老子元宗一卷韓莊撰老子元

譜一卷晉柴桑令劉遺民撰老子元機二卷宗塞

撰老子爾易五卷又老子注一卷山琮撰七

顧歡撰老子義疏一卷

本注梁有老子義疏一卷釋惠觀撰七

孟智周私記老子義疏五卷

韋處元撰老子義疏四卷

梁武帝撰老子講疏六卷

戴詵撰老子義疏九卷

老子節解二卷

老子章門一卷

昭代叢書 癸集 老子別錄 卷第四十一

右見隋書經籍志

王弼撰老子例略二卷

蜀才注老子二卷

羊祐注二卷又解釋四卷

王尙注二卷

袁真注二卷

張憑注二卷

陶宏景注四卷

樹鍾山注二卷

李允愿注二卷

陳嗣古注二卷

僧惠琳注二卷

惠嚴注二卷

鳩摩羅什注二卷

義盈注二卷

程韶集注二卷

任真子集解二卷

張道相集注四卷

昭代叢書 癸集 老子別錄 卷第四十一

王肅元言新記二卷

梁曠道德經品四卷

何晏講疏四卷又義疏治綱一卷

葛洪老子序訣二卷

韓莊元旨八卷

劉遺民元譜一卷節解二卷章門一卷

李軌老子音一卷

楊上善注二卷老子指略論二卷

避閻仁譜注老子二卷

賈大隱老子述義十卷

元宗注道德經二卷又疏八卷

盧藏用注老子二卷

那南和注老子

馮朝隱注老子

白履忠注老子

李播注老子

尹知章注老子

傅奕老子音義

昭代叢書

癸集 老子別錄
卷第四十一

本注卷竝亡

陸德明老子疏十五卷

陳庭玉老子疏

本注卷亡

陸希聲道德經傳四卷

吳善經注二卷

楊上善道德經三略論三卷

成元英注二卷

尹喜高士老君內傳三卷

世楷堂
藏板

元景先生老子道德簡要義五卷

梁簡文帝老子私記十卷

戴詵老子西升經義一卷

韋處元集解老子西升經二卷

老子黃庭經一卷

右見唐書藝文志

昭代叢書

癸集 老子別錄
卷第四十一

世楷堂
藏板

老子別錄跋

道德經二篇老子所自撰其他微言緒論散見于諸子百家者俱係他人所敘述而以清靜虛無為宗旨則一也吳大年先生既為老子注復集羣書中所述老氏之言與其生卒出處以及後之詮解注釋者為別錄一書其解嚮疾彊梁物微疏明最為精確亦最為明快獨惜其採摭幾備而列子周穆王篇所載秦人逢氏一條獨未之及豈偶焉忘之邪壬寅秋日吳

江沈林惠識

昭代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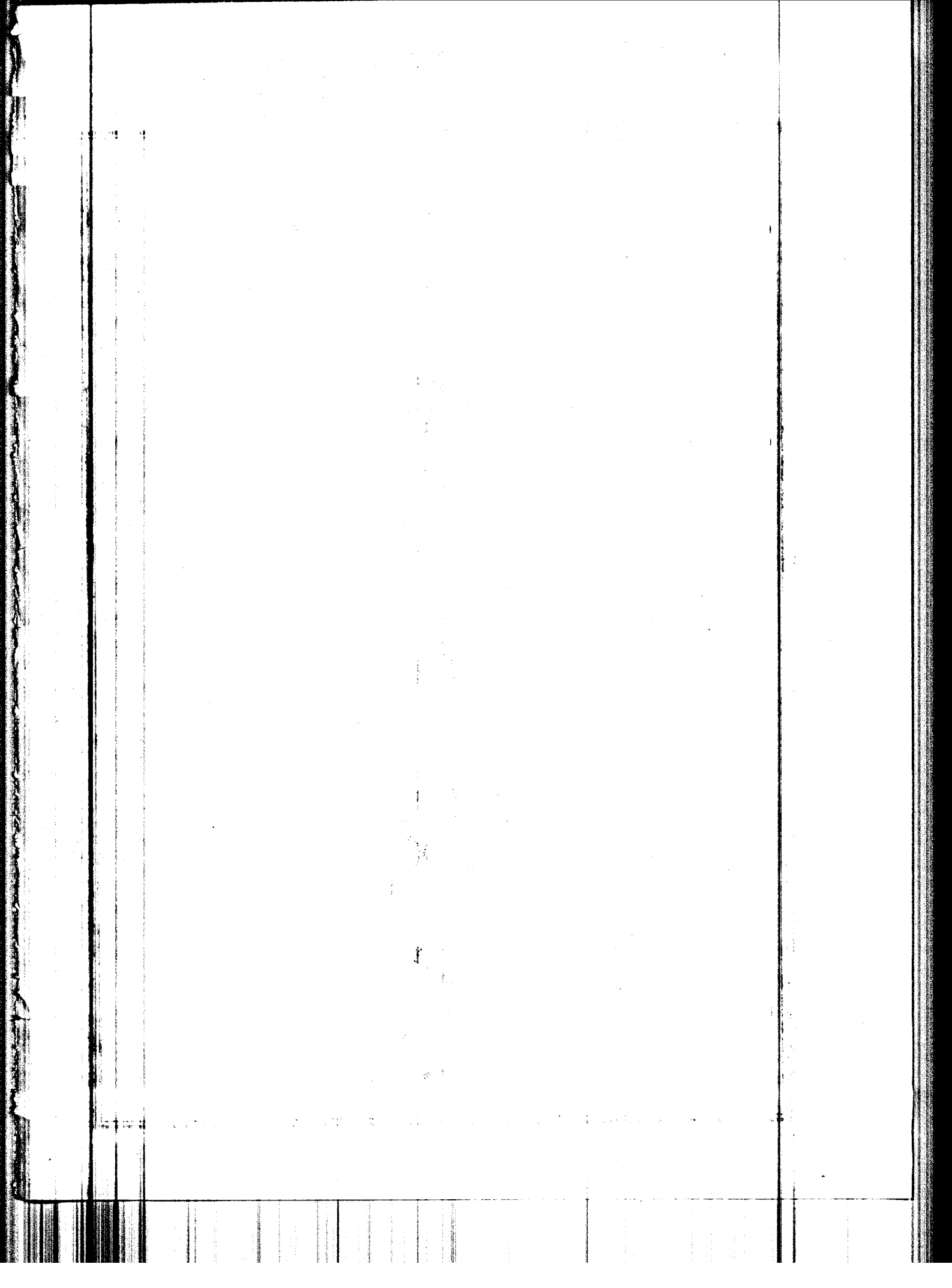
癸集

老子別錄跋
卷第四十一

三

世楷堂
藏板

老子義疏卷



夫能厚以虛德則其德自足
 復故道自強也
 得道自無方合虛而道自原
 君貴德而
 為其是
 今其非也故攷數與無與
 洛
 天下莫不由我
 夫能厚以虛德則其德自足
 復故道自強也
 得道自無方合虛而道自原
 君貴德而

一也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
 有有生於無
 一陰一陽之謂道剛柔相易之謂又夫乳
 粹精之象也故動又直而剛健夫坤作成物
 之形也故道反靜而柔順有天地然後有
 物萬物生而有形於無天地中無少生於有
 人難哉弱而爭強道反以柔而變異故思

下者及泰元升天德者反表由以言之功

其

上之開道動而行之中士開道者行若下

出開道大味之不味之不足以為道是

有之曰明道者昧進道者退又

上德者廣德者廣德者

形成大音希聲大變無形

善始且成

物無其道誠無以善其身專之亦何以成

成之又不易故善益者附於

重德者水者非不然而龍亢陽則有悔

出也

重德故以十三道之全也故建言而論之

而使上中下事備之也有之者言生之德凡

有此十三而已一日以昧養明二日以退

三日以積致平四日以得廣

貴曰日以狹守廣七曰以極善德

備真九曰以無偶受其方十日以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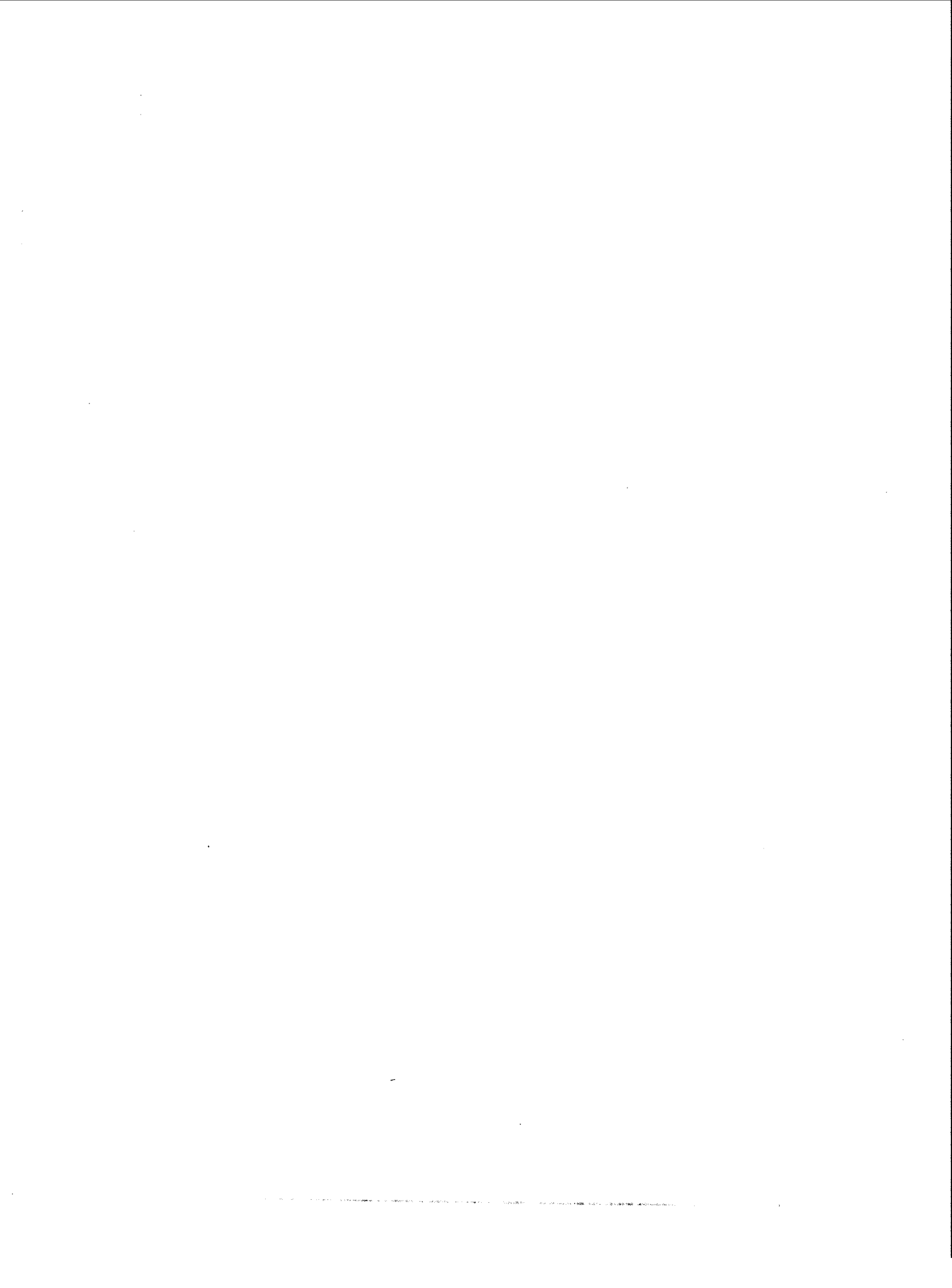
大十一曰以希辨真音十二月以

其象十三曰以無名其道大

三而成人當春合閏十三而成

風十三而成用散十三而成

老子義殘卷前後無書題存德經告之得一章反
者道之動章上士聞道章及上德不德章義解四
則觀其文體是義而非注每經一章之後即接書
義解與經文並列並不低行以示別於經文此例
亦為他書所未見訓解至精深當出隋唐以前人
手隋志載顧歡老子義疏一卷梁有祥慧觀老子
義疏一卷梁武帝老子講義六卷其他尚有義疏
數家此不知為何人作段即梁武講義其經與義
並列殆以御製故而尊崇之耶書體至隋出李唐
初紀三年前予曾從友人借觀是卷令兒子福葆
寫影今乃得之市估手初以後半二十八行乞售
至購得之復求前半乃復得之決句以復然未行
尚有新刻裝之迹知尚有存者今不知在何許安
得其日更為延津之合耶爰書以俟之壬戌九月
上虞羅振玉記



老子學辨

顧頡剛著



老子學辨

樸學齋叢書

老子學辨

第一集

老子學辨

涇縣胡懷琛寄塵著

緒言

老子之學說即漢志所謂人君南面術是也吾人欲研究其學說當先解決下列各問題一老子是否有人二老聃老萊子太史儋是一人是二人是三人三今所傳五千言是春秋時書抑戰國時書此種問題今人多討論及之已極紛糾吾當另為文說明今但就後世所傳五千言以下皆指五千言而言以述其學說吾此文約分為數節如下一老子學說之來歷二其學說之內容純為人君南面術三其學說在漢以前本為政治學而非哲學至晉以後始變化而與政治脫離關係四五千言中之所謂道與玄

老子學說之來歷

今所傳之五千言無論其為老聃所作非老聃所作為春秋時人作為戰國時人作而其學說皆古代以相傳之舊說非作者所自創作者乃掇拾舊說且演繹之成為此書耳吾為此說吾有六證如下

老子學辨

一 核學辨叢書 第一集

一五千言多有言明是舊說者如云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語哉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古之達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為社稷主受國不祥是為天下王

古之所謂古之所以貴此道者古之善為道者古之善為士者聖人云凡此諸語是皆可證明其為舊說而此種舊說由來甚遠蓋在作者以前久已稱為舊說矣

二五千言大都是古代相傳之成語作者掇述之演繹之而成書也何以知之蓋五千言大都為韻語而又瑣碎重複不成系統絕似掇述古語使為作者自發表其學說或不用韻語或用韻語將全書組成系統此意極明顯不

必多言今五千言則不然吾故知其為掇拾古語非作者自著書也

三五千言中語有與其他古書相同者如金人銘太公金匱今有誤本等皆有與五千言相同之語或有大同小異者吾人一說到此問題當先辨明此等古書之真偽然吾今以為不必多辨總之皆秦以前書也非必五千言之作者抄錄古書乃古代成語流傳人口彼此各掇拾不謀而同耳

四五千言中語有與古人行事相同者如云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按孟子謂湯事葛文土事昆夷即所謂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也又謂太王事葷粥句踐事吳即所謂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也夫古人已有實行之者是可知此種學說由來久矣

五周以前及周初人書如伊尹太公鬻子等漢志皆列入道家可知古代所有之學術皆此一家言而五千言非作者所自創之新說此理甚明不必多辨

老子學辨

二 核學辨叢書 第一集

六全書均非作者口吻蓋作者究為何人今雖未有確切之證明然苟謂為戰國時人作則作者非隱士即策士苟謂為老聃所作老聃亦不過一史官耳今觀其書中所言皆為人君治天下閱歷有得之言非人君或佐人君之大臣不能道故知非作者口吻也此語每有下文又史官所職或記事或記言是記古人之事之言而非本人自立言也五千言苟為老聃作則亦記古人之言而非本人自立言也

老子學說之內容為人君南面術

五千言之內容若甚玄妙難識實則亦甚尋常即人君南面術而已其書非以道為出發點乃以術為出發點謂為由術以悟道可也謂為由道以為術不可也其術分為五步次序分明可尋今舉其大綱如下

一用兵 二取天下 三治天下 四功成名遂身退 五養生
欲為人君必先取天下欲取天下必用兵此南面術之題前文章也既得天

下乃思所以治之此南面術之本文也然欲爲人君者苟不善以自處非但不能保其君位抑且不能保其生命故須功成名遂身退否則未有不敗者也既退之後養生保性以期延年此南面術題後之文章也吾以爲五千言之系統乃如是也今再舉五千言中文以證明吾說如下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強 夫唯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惓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衆以哀悲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

老子學辨

三

慎學齋叢書 第一集

善勝敵者不與善用人者爲之下是爲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摸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右用兵或曰五千言中多非戰之語如云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如云夫唯兵者不祥之器如云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皆非戰之言也何得謂其主張用兵曰不然彼非絕對不用兵特慎用之耳故曰不得已而用之非絕對不欲勝特非好功耳故云勝而不美故云戰勝以喪禮處之是根本仍欲用兵仍欲勝所以慎用之所以不好功者乃欲立於不敗之地而操必勝之權也故又曰以奇用兵又曰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又曰哀者勝矣曰慈曰哀乃取勝之策略至於奇其爲兵法則更不用言矣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 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

以取天下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右取天下曰不得已而後取曰以無事取天下曰以大事小以小事大曰歛歛固張欲弱固強云云皆取天下之方略也

不尙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朴少私寡欲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 清靜爲天下

老子學辨

四

慎學齋叢書 第一集

正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在天下怵怵爲天下渾其心聖人皆孩之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 故以身親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

味 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
 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古之善爲道者非
 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
 國之福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
 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
 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民
 不畏威則大威至矣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
 之若使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執敢常有司殺者夫代司殺者
 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
 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
 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

老子學辨

五 撰學齋叢書 第一集

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用之雖有甲兵無所陳
 之使人復結繩而治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
 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右治天下其治天下之術總言之曰無爲析言之曰民欲其愚而不欲其智
 政欲其悶而不欲其察絕仁義非法令棄刑罰輕賦稅使民不識不知安居
 樂俗老死不相往來而君與民兩不相傷天下自定此人君使行南面術得
 意之筆也此種政治學與人民雖若有利然與民主政體根本不相容蓋其
 出發點仍爲利君而非爲利民也五千言雖亦有相當之價值然不能認爲
 是一種完美之政治學說
 是以聖人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
 而驕自遺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傳與本作功成 生而不有爲而不
 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是以聖人爲

而不恃功成而不處

右功名遂身退按此節爲五千言學說最有價值處亦爲最難學處堯舜
 禪讓其事之有無不可知若後世人君能做到此節者絕對無有人臣佐人
 君能做到此節者於春秋時則有范蠡於漢初則有張良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縣縣若存用之不勤 天地
 長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
 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專氣致柔能嬰兒乎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致虛極守靜
 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復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
 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乃道
 道乃久沒身不殆 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強梁者不得其死

老子學辨

六 撰學齋叢書 第一集

吾將以爲教父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
 死地亦十有三夫何以故以其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
 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以故
 以其無死地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蛇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
 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駿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嗔和之至也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日強物壯則老謂之不老不道早
 已
 右養生按此節所言有以神仙之說解之者有以佛學解之者佛文會於出
 道經釋之 衆說紛紜終難得確當之解釋竊以爲不必於字句間一一
 求其訓詁只知其大意爲養生法而已
 右人君南面術分五步總言之可謂政治家分言之則第一步爲兵法爲孫
 吳兵法書所自出第二步爲交鄰國之道略如今日之外交行變而爲蘇張

之縱橫第三步為政治學漢文帝用之而致治第四步為明哲保身之道為處世哲學高尚其志不事王侯之隱士是深得身退二字之旨者於功成名遂猶未也第五步為醫學為神仙方術即韓終盧生李少君等人之所依託也故五千言之學說所包甚廣學之者各得其一節遂各成一家皆出於五千言而皆非五千言之全體也古今學南面術而得其全體者於人君可云無有於人臣則有張良范蠡似猶未備焉蓋圯上老人所以授張良者或即五千言一類之書故張良深得此旨運籌帷幄佐高帝用兵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擺脫富貴辟穀求仙於吾所謂南面術之五步無不學到雖治天下一步在高帝時未嘗實現然漢初重黃老至文景而達到無為自化之境亦未始非張良有以啓之也

五千言由政治學變為哲學

上文所言南面術本有一貫之系統可尋但被學者割裂之而成為各家耳

老子學辨

七

漢學叢書
第一集

自其割裂者言之不能謂為哲學在漢代五千言之學說通稱為黃老是為黃老時期至晉王弼註易註老同時盛行其時莊周之說亦為世所重於是黃老變而為易老及老莊是由南面術之第三步及第四步衍變而成是由易老及老莊時期至此已脫離政治關係而獨立成為哲學矣自蘇轍慧山和尚等以佛解老於是又將老佛並稱是為老佛時期故吾人研究五千言之學說者首當知南面術之一貫與割裂次當知黃老易老老莊老佛之衍變也

五千言中之所謂道與玄

五千言之第一字曰道五千言之第一句曰道可道非常道自來註五千言者於註釋一道字不止費去五萬言然試問道為何物讀者猶瞠目不能對也吾今欲將道字下一確切之界說應遠不如原書所有之界說然試看原

有之界說果何如乎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徹其下不味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此一界說也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狀哉以此此又一界說也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名之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天大大地大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此又一界說也其他為道字下註解處尚多然不及此三則為詳盡今就此三則觀之道為何物可以知乎由上述三則歸納之得一界說曰道之為物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搏之不可得不知其所始不知其所終而獨立不改周行不息窈冥恍惚寂寥取法自然與天地王同大

老子學辨

八

漢學叢書
第一集

由此界說可知道為何物乎仍不能也蓋此種界說非真界說不過形容道之深廣大不可測度耳未嘗言明道是何物也原書又云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足以為道是可知道之深廣大不易測度必須聖人方能領悟而行尋常人則若解若不解天資愚鈍者且聞而大笑矣由此言之則道之為物空空洞洞毫無邊際無怪古今讀五千言者解一道字連篇累牘而終莫能說出為何物也然吾竊以為所謂道者即南面術也蓋言其方法則謂之術言其原理則謂之道南面術之玄理甚不易言即道不易言只有聖人哲士能領會於言語之外故原書云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註家解玄字亦多空泛吾竊以為玄黑色引申之陰也幽也深也遠也而尤有秘密之意蓋南面術之原理不特不易言亦不便宣言者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也

南面術之價值如何

上面述南面術之系統及道與玄既畢試再評論南面術在今日尚有若何價值曰整個的南面術根本與民主政治不相容不能仍認其有價值割裂的南面術當將各個分別而論大抵第四步最好然須與他種學說融化彼此互相補助方能稱為最完善之學說也或曰整個的南面術亦極可取蓋所謂古之聖人原非先有意欲為人君乃目見天下大亂人民流離困頓心有所不忍於是思起而救之故曰不得已而用兵不得已而取天下及其天下既已得矣既已治矣人民已出於水火之中而登諸衽席之上為人君者功成名遂乃引身自退由是言之南面術之出發點不在於欲為人君乃在拯救人民之流離困頓也故曰極可取也則答之曰此亦一說由此言則南面術之價值當然為之增高惟非以明民將以愚之等語觀之不欲啟發民智使之能自治但欲其無知無欲居於被治之地位終與民主政治根本不相容或者在上古時人民能力薄弱去自治尚遠不得不如此則亦可承認

老子學辨

九

核學齋叢書 第一集

- 用兵
- 一 取天下
 - 二 治天下
 - 三 功成名遂身退
 - 四 養生
 - 五 養生
- 術 方法
- 道 原理

割裂的南面術

- 一 用兵 兵法 兵家
- 二 取天下 外交 縱橫家
- 三 治天下 政治學 政治家 法家
- 四 功成名遂身退 處世哲學 隱士
- 五 養生 醫藥生理衛生神仙 方士

術

- 以退為進 以敗為勝 以愚為智
- 以弱為強 以後為先 以下為高
- 以辱為榮 以缺為成 以沖為盈
- 以屈為直 以拙為巧 以訥為辨
- 以少為多 以損為益 以柔為剛
- 以歛為張 以廢為興 以與為奪
- 以無為為有為

老子學辨

十

核學齋叢書 第一集

道

體

- 視之不可見 聽之不可聞 搏之不可得
- 不知其所始 大逝遠反
- 不知其所終 獨立而不改 用行而不息

相

- 窈兮冥兮 恍兮惚兮 寂兮寥兮 玄

用

- 法自然 與天地王同大 用之不既

老子學說的變遷

- 一 黃老 自周至漢
- 二 易老 晉以後
- 三 老莊 晉以後
- 四 老佛 宋以後

老子學辨

李耳辨附錄

今人考老子者大抵根據史記謂老子姓李名耳諡曰聃云云然其言不可信且周秦諸子於聃字亦有異文今先列舉其姓名字諡等如下然後辨其是非焉

- 李 姓 見史記
- 耳 名 同上
- 伯陽 字 同上
- 聃 諡 同上
- 儋 名 同上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
- 老聃 名 見莊子又見禮記曾子問篇
- 老耽 名 見呂氏春秋審分覽不二篇老耽貴柔孔子貴仁畢沅曰老耽困學紀聞十引仍作老聃又見審應覽重言篇

十一

漢學齋叢書 第一集

老子 名 見史記

以上所列之姓名字諡有不足信者辨之如下

李非姓 按李非姓也老子以前及其同時未有姓李者此一說也老子得姓之由據司馬貞索隱云按葛玄云李氏女所生因母姓也又云生而指李樹以為姓今按葛玄謂其母姓李毫無根據此二說也李耳二字不見於周秦諸子至史記始言之似不可信此三說也然則李耳二字果何自來乎余別有說詳見下文

耳非名 耳字與聃字有關詳見下文耳非名也

伯陽非字 伯陽非字也司馬貞索隱云今作字伯陽非正也今按段注

說文聃字亦謂史記老子名耳字伯陽諡曰聃為淺人妄改段字說文

解字十二上聃字注史記老子列傳曰姓李氏名耳字聃史記索隱老

子音義後漢書桓帝紀注文選遊天台賦注所引皆如此今本史記作

老子學辨

十二

漢學齋叢書 第一集

名耳字伯陽諡曰聃淺人妄改者也字伯陽見唐固國語注今按高誘

呂覽重言篇訓解老聃學於無為而貴道德周史伯陽也抱朴子釋滯

篇云伯陽為杜史又雜應篇云老君真形者思之名聃字伯陽文選江

文通雜體詩注引李充玄宗賦云慕玄風之遐裔余皇祖曰伯陽李少

卿答蘇武詩注引杜摯笈賦序曰笈者李伯陽入西戎所作也應休璉

與蒲公琰書夫漳渠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野之望李善注伯陽即老

子也文心雕龍諸子篇云伯陽識禮而仲尼訪問爰序道德以冠百氏

以此證國語唐固注亦非孤說也又淮南子修務篇解老聃老子字伯

陽楚苦縣厲鄉曲里人則史記之被改其在漢令之前耶周伯陽伯交

周伯陽伯交陽楚苦縣厲鄉曲里人則史記之被改其在漢令之前耶周伯陽伯交

聃非諡 聃非諡也蓋老子為隱士且不知其所終不知誰為之諡此一

說也諡必舉其美德於聃何與此一說也

於是再考其何以稱為老約有數說分舉如下

老為字聃為名 胡適之說以為老聃二字連稱係以字加於名上此例

在春秋時常有之見中國哲學史大綱四九頁

老為姓李為氏 亦胡適之說以為後人不明氏族制度故不解此說見

中國哲學史大綱四九頁

因壽考故稱老禮記曾子問篇鄭注老古之壽考者故稱為老清畢沅

近人江瓌顧實諸人均主張此說余亦以為然

其次再考其何以稱為聃

因耳漫故稱聃司馬貞索隱云許慎云聃耳漫也故名耳字聃張守節正

義云疑老子耳漫無輪故世號曰聃索隱及正義之言果可信乎曰可信

吾當于下文言之

其次再考聃聃儋三字之異同

老子學辨

十三

校學齋叢書 第一集

聃 說文耳曼也段注曼者引也曼耳者耳如引之而大也

聃 說文耳大垂也淮南子墜形篇夸父耽耳在其北高訓耽耳耳垂在

肩上

澹 見下文所引說文段注

瞻 說文垂耳也南方有瞻耳國段注古只作耽一變為瞻耳再變則為

儋耳矣

由此觀之則聃聃儋三字同聃聃儋為一義聃聃儋即一人汪中舊學著疑

亦有此說汪中舊學著疑卷五十五聃聃儋老萊下各係一人孔子所謂聃也

亦此說汪中舊學著疑卷五十五聃聃儋老萊下各係一人孔子所謂聃也

然則太史儋或以為即老子或曰非

也其問題似可以解決曰太史儋即老子史記所言年代不符是史記之誤

也余於是再得一說焉曰李耳二字即從聃字得來非姓李名耳也欲說明

此事當分別說明李耳離耳儋耳聃各事茲為說明如下

李耳 李與離同音李耳即離耳離耳見下文

離耳 南方種族名山海經海內南經云伯慮國離耳國離耳國北胸國

皆在鬱水南伯慮國北胸國郭璞注皆云未詳離耳國郭注鑠離其耳

分令下垂以為飾即儋耳也在珠崖海渚中離題國郭注點涅其面畫

體為鱗按山海經之言雖未可盡信然點涅其面畫體為鱗之俗至今

有之即昔人所謂文身也郭氏所云鑠離其耳分令下垂以為飾者乃

變而為後世女子之穿耳蓋始則鑠離其耳分令下垂繼則穿孔而以

珠玉懸之其風至今未盡改而閩廣鄉間女子所飾耳環 其徑數寸

者日今男子亦有穿耳者當猶是其遺俗是可證山海經所言之不誣

也

儋耳即離耳 見上文

老子學辨

十四

校學齋叢書 第一集

聃據說文段注耳引之而大也按耳引之而大非鑠耳下垂而何是聃即

儋耳也

余於是更得一說焉曰老子為南方人亦從離耳國之俗鑠其耳而令下垂

故曰聃又曰離耳復訛為李耳是聃非諡亦非名乃以形體稱或以種族稱

耳余為此言有數說如下

聃字之義為耳如引之而大可指為老子是鑠耳者之一證

史記索隱亦引說文釋聃字之言以為稱聃之證

史記正義亦云疑老子耳漫無輪故世號曰聃今按所謂輪者耳框也耳

框因被鑠而下垂不復為精輪形故云無輪索隱正義之言雖不詳所本

然於理可通故可信也

神仙傳云老子耳有三門神仙傳之言雖不可盡信然此言與諸說相合

不可不信所謂耳有三門在彼等以為是天生之異相實則非是乃人工

所鍊成耳本以形體之稱而被後人誤爲姓名者古多有之如孫臆臆足刑也本以形體稱而後人因以爲名矣李耳亦猶是也
吾鄉有無耳朵神仙之謠此種諺語由來甚古無耳朵與神仙何以能發生關係初不可解如謂老子爲無耳框之人則此諺可以通矣吾固不敢單持此說以證明老子爲無耳框之人然即有上文種種證據則更列此說於其後以爲證明之一助未嘗不可也

老子學辨

十五

樓學齋叢書
第一集

老子學辨

跋

中國學術有三大派一儒家二道家三墨家墨家影響於社會儒家道家影響於政治漢以前是儒家之政治漢以後是儒道兩家混合之政治寄塵言老子之學說爲人君南面術分爲用兵取天下治天下功成名遂身退養生五項是本漢書藝文志之說而能加以分晰者也惟其謂道即南面術似乎尙不能得道之本體道者天地自然之生氣人人所同具而各自足者自後世造作失其自然其未失自然者謂之德德者得也言得自然之道者故曰失道而後德個人之德又失以相愛維持社會之生存仁者愛也故曰失德而後仁相愛之仁又失以應當如是召人義者宜也宜即應當如是之謂故曰失仁而後義應當如是之義又失以實踐之倫理教人禮者履也履即實踐之謂故曰義失而後禮則禮失即爲刑矣老子不更言刑第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始由此言之老子之南面術本於道非謂道即南面術也然寄塵此書確能理出老子政治學之統系使後之讀老者能得老子整個之思想也民國二十九年五月樓安記

老子學辨

跋

樓學齋叢書
第一集

老子補注

朱香晚署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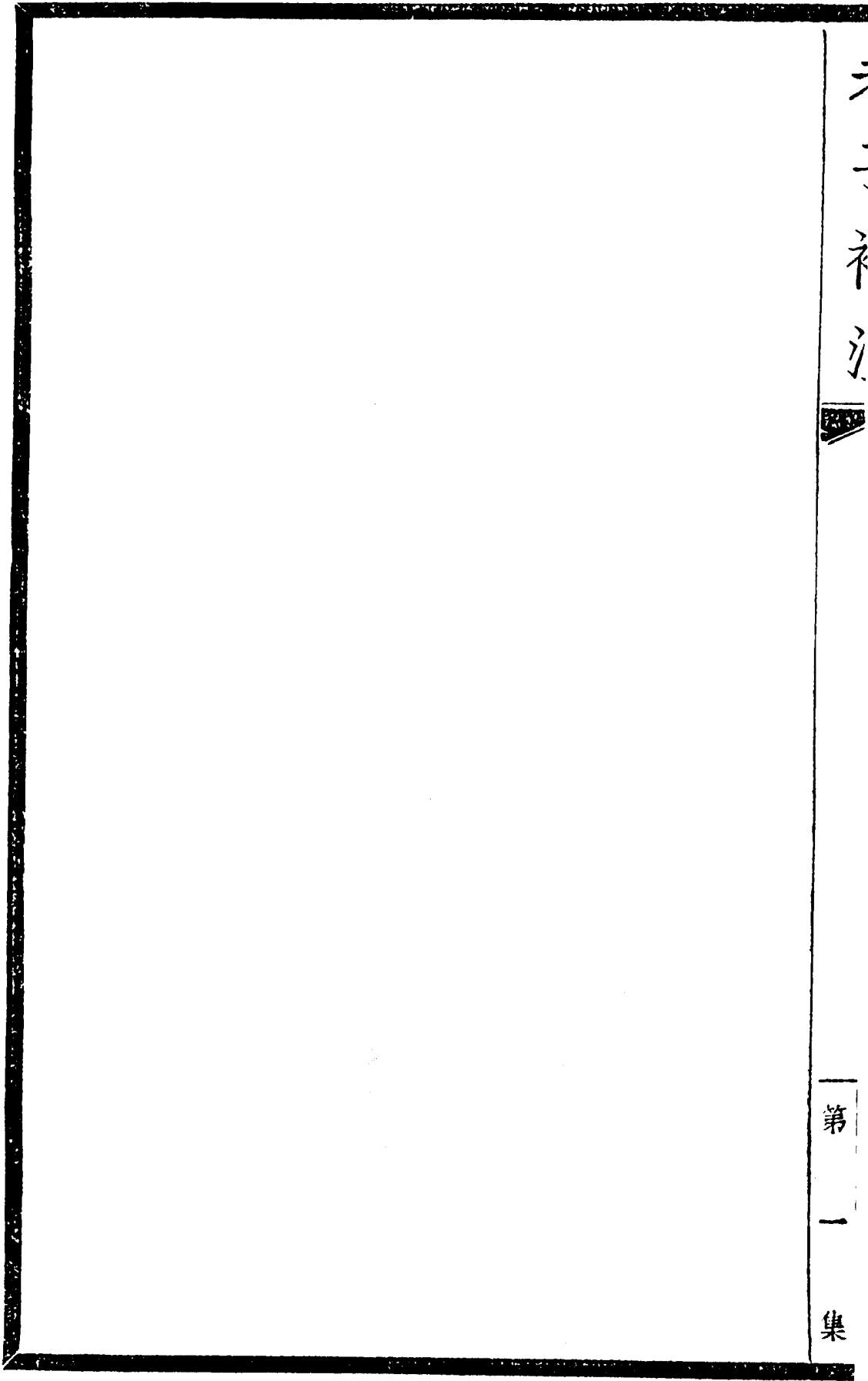
老子補注

樸學齋叢書

三二 祢 子



第一集



子 氏

老子補註

涇縣胡懷琛寄塵著

自來註老子者不下數百家然多偏於空言惟清代王念孫讀書雜誌俞樾諸子平義孫詒讓札迳於訓詁有所發明於脫誤多所校正余夙好讀五千言暇日偶有札記可補諸衆註解之缺因彙輯而存之以備觀覽吾所據書則王弼本也

囊籥

天地之間其猶囊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舊說皆以囊爲一物籥爲一物按囊無底囊也雖可云虛不可云不屈囊籥二字是指一物而非二物謂無底之籥猶後世所謂洞簫也囊字是狀詞非名詞

邪

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河上公直云以其無私按邪字應在成其私下

老子補註

校學齋叢書 第一集

作非以其無私故能成其私邪邪字與句首非字相應如謂邪字爲衍文則非字將何謂然此亦非寫刻之誤乃其句法變化如此耳

揣而稅之

揣而稅之不可長保河上公本稅作銳按揣爲挫之異文上下文兩同樣之句皆作挫其銳然作稅亦可所挫者爲金則從金所挫者爲木則從木

載盈魄

載盈魄抱一能無離乎載營魄三字舊說多不明瞭或甚附會按載通哉始也營爲盈之借字魄謂月虧處書所謂旁死魄哉生魄是也載盈魄者謂月方居全虧之時也方居全虧之時能抱一自守而不復求盈即不復再有虧矣離亦虧意乎字表感嘆非表疑問全句大意謂無得則無失無成則無敗無有則無無也

衆甫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按甫爲父之借字衆父衆物之父也王註亦謂衆甫物之始也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七句

此節應作大成若缺其用不詘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辦若訥說見孫詒讓札迳正誤

塞其兌

兌口也說見孫詒讓札迳正誤

修之於國

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按國應作邦鄉長爲韻邦豐爲韻今作國爲漢避高帝諱所改失其韻矣此說前人早已言之竊以爲猶有未盡者邦字本應作鄴文王之所都也故即稱其國曰鄴後省作邦今人於豐字猶省作丰是其證也是可知稱國爲邦爲周語稱

老子補註

校學齋叢書 第一集

國爲國非周語二字非同一系也論語中猶邦國雜用戰國時已通用國而不用邦矣是可證老子此語爲春秋時語非戰國時語今人或謂老子爲戰國時人作得此可爲否認之一證

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

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精之至也河上公本全作蛟舊說赤子陰也按本草綱目人部人精條李時珍曰謂精爲蛟精非血不化也據此蛟即今人所謂精液也時珍雖未詳所本然其言必有來歷當是古醫書中有此字就字而言從血發聲確謂人之精液比解作赤子陰爲佳王弼改爲全更非或謂上言赤子赤子何有精液曰此非善讀老子者也上文骨弱筋柔而握固既曰柔弱又何以言固老子全書中多此類語不必以常情論從發之字古讀如全故王弼徑改爲全或謂下文何以又云精之至也曰此精字爲狀詞非名詞也

其脆易泮

其脆易泮其微易散按冰解曰泮其脆易泮是舉薄冰易泮為喻也

老子書不言山

老子全書屢言水言江言海言川言河言谿而始終未嘗言山其云陸行不遇兕虎以常理言之應云入山林不遇兕虎今不言山而言陸尤為可怪此可知老子一書乃產生於無山而近海之地即老子之根本思想主柔主下皆受地理之影響也後世道教所祀三官為天官地官水官本老子意

老子書不應分章節

老子書多零星語全書無系統無組織前後重複者尤多不應分章節今分八十一章若有先後次序者非也

老子補註

三

漢學叢書
第一集

老子補註終

跋

寄塵好沈默之思不肯依傍故籍獨抒己見往往多新奇可怪之說雖背於舊訓不問也中年以後留意於名物訓詁喜讀王念孫俞樾孫詒讓之書所有讀雜誌正誤札逢正誤等皆四十歲以後所著也寄塵著有老子學辨闡明老子所謂之道為南面術是關於老子學說者也老子補註與其正誤等同一性質係補註五千言之名物訓詁非闡明老子之學說讀中國古書必先有文字聲韻訓詁文法之工具然後可以為舊學說之整理然後可以有新字說之發明清乾嘉時代學者皆是致力於工具不能用工具以成他種器物此派學說至章太炎已成絕詣寄塵初由思而進於學若能再由學而進於思學與思循環不已將來或有成就惜於八一三之役受驚過甚不半歲而歿悲哉民國二十九年六月樸安記

老子補註

跋

一

漢學叢書
第一集

宋刊南華真經

續古逸叢書之二

南華真經卷一至六南宋本卷七
至十北宋本珠聯璧合首尾完善
上海涵芬樓印行遠近翻刻必究

南華真經序

河南郭象子玄撰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雖无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無用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間矣斯可謂知無心者也夫心無為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為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曾設對獨違而游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為百家之冠也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

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為已當經崐崙涉太虛而游惚恍之庭矣雖復貪婪之人進躁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彷彿其音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况探其遠情而玩永年者乎遂綿邈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

南華真經篇目

第一卷

內篇

逍遙遊

齊物論

第二卷

養生主

人間世

第三卷

德充符

應帝王

第四卷

外篇

駢拇

馬蹄

胠篋

在宥

第五卷

天地

天道

天運

第六卷

刻意

繕性

秋水

至樂

第七卷

達生

山木

田子方

知北遊

第八卷

雜篇

庚桑楚

徐无鬼

則陽

第九卷

外物

寓言

讓王

盜跖

第十卷

說劍

漁父

列御寇

天下

南華真經篇目終

南華真經卷第一

郭象 子玄 註 陸德明 音義

莊子內篇逍遙遊第一 夫大小雖殊而放於自得之

當其分適通一也豈容勝負於其間哉音義曰內篇內者對

外立名說文云篇書也字從竹從攴者草名目非也通音解亦

作油通如字亦作揚遊如字亦作游遊遊遊者篇名義或問放不

拘治適自得夫音符揚直良反稱尺證反當一浪反分符陽反

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

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實吾所未詳也夫莊子之

故極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適達觀之士宜要其會歸而遺其

所寄不足事曲與生說自不害其弘旨皆可略之北冥本

亦作溟無經反北海也密康云取其冥冥無涯也梁簡文帝云

洪波百文鯢徐音昆李侯溫反大魚名也崔譔云鯢當為鯢簡

文同幾居豈反下同鵬振登反徐音朋郭南登反崔音鳳云鵬

即古鳳字非來儀之鳳也說文云朋及鵬皆古文鳳字也朋鳥

象形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鵬為朋黨字字林云鵬朋黨也

符問反下音同觀古亂反要一遙反鵬之背不知其幾

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

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非冥海不足以運其

負其翼止豈好奇哉直以大物必自生於大處大處亦必自生

此大物理固自然不患其失又何措心於其間哉垂天之雲

司馬彪云若雲垂天旁崔云垂猶邊也其大如天一面雲也海

運司馬云運轉也向秀云非海不行故曰海運簡文云運徙也

好呼報反下音同颺昌慮反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

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

上者九萬里夫翼大則難舉故搏扶搖而後能上九萬里

而下哉此皆不得不然非樂然也齊諧戶皆反司馬及崔並

云人姓名簡文云書志怪志記也怪異也水擊崔云將飛舉翼

逍遙遊

擊水踉蹌也跟音亮踉音七亮反搏扶搖反司馬云搏飛而上

也一音搏崔云附翼徘徊而上也扶搖徐音遙風名也同上云

上行風謂之扶搖爾雅云扶搖謂之騰歌璞云暴風從下也

上時掌反註同騰音升下同決音缺反下同數色主反下同樂

音嶽反去以六月息者也夫大鳥一去半歲至天地而息

五孝反去以六月息者也小鳥一飛半朝掩榆枋而止此

比所能則有間矣其於適性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

息相吹也此皆鵬之所憑以飛者且野馬者遊氣也野馬同

也吹音哀崔云天地間氣翁鬱似塵埃揚天之蒼蒼其正

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

已矣今觀天之蒼蒼竟不知便是天之正色邪天之為遠而

而逝邪也差反助白不定之辭後放此且夫水之積

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

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鵬之

以高飛者翼大故耳夫質小者所負不特大則質大者所用不

得小矣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極各足稱事其濟一也若乃失乎

忘生之主而營生於至當之外事不任力動不稱情則雖垂天

之翼不能無窮決起之飛不能無困矣夫音符覆芳服反枋

崔本作孟坳於交反又鳥了反李又伊九反崔云堂道謂之枋

司馬云陰地令平文通云謂有坳埳形也亦吉過反徐古過反

一音古陰反李云小草也膠徐李古孝反一音如字崔云膠若

地也李云黏也稱尺證反後同濟子細反本又作齊如字之生

本亦作主字當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

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

青天而莫之夭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夫所以乃

者非其好高而慕遠也風不積則天闕不通故耳此大鵬之

遙也培音裴重也徐扶枋反又父率反一音扶此反本或作

陪風絕句背負青天一讀以背字屬上句天於表反司

馬云折也關徐於葛反一音謁司馬云止也李云塞也 蜩與

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荀足於其性則雖大

鷓鴣以自責於小鳥元羨於天地而榮顯有餘矣胡小又作鷓鴣音同本或作鷓鴣音同音韻學如字一音於角反本馬云鷓鴣小鳥也李云鷓鴣也毛詩草木疏云鷓鴣班鳩也簡文云月令云鷓鴣拂其羽是也伏向徐喜缺反李呼穴反李顯云跌貌槍七良反司馬李云猶隼也崔云若也支道云槍突也

蒼蒼者三浪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所適遠則聚糧多故其翼彌大反蒼七蕩反或如字司馬云莽蒼近郊之色也李云近野也支道云家間也崔云草野之色浪七丹反果徐如字又若火反東容反糧音良之二蟲又何知二蟲謂鵬也對大也夫

以異豈知異而異哉皆不知所以然而自然耳自然耳不為也此道遠之大意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物各有性性各有極皆始年知豈敢尚之所各信其一方未有足以相傾者也然後統以無待之人遺彼忘我冥此羣異異方同得而我無功名是故統小大者無小無大者亦有乎小大則雖大鵬之與斥鴳官之與御風同為累物耳齊死生者無死無生者苟有乎死生則雖大椿之與蟪蛄彭祖之與朝菌均於短折耳故遊於無小無大者無窮者也冥乎不死不生者無極者也若夫逍遙而繫於有方則雖放之使遊而有所窮矣未能無待也知立音智本亦作智下大知并註同下年知放此跋立跋反後同累劣為反下皆同

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不亦悲

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不亦悲

乎夫年知不相及若此之懸也此於眾人之所悲亦可悲矣不可相毀天下又何所悲乎哉夫物未嘗以大欲小而以小絕矣夫悲生於累累絕則悲去悲去而性命不安者夫之有也朝菌徐其隕反司馬云大芝也天陰生冀上見日則死一名日及故不知月之終始也崔云冀上芝朝生暮死晦者不及朔朔者不及晦支道云一名舜英朝生暮死猶星云木樨也簡文音姑司馬云惠姑寒蟬也一名蟬鳴者不及秋蟻雅云蟬站

音姑也或曰山蟬秋鳴者不及春春鳴者不及秋蟻雅云蟬站

至商年七百歲故以久壽見問世本云姓錢名懸在商為守藏史在周為柱下史年八百歲錢音窮一云即老子也崔云堯巨

孫特聞如字崔本特聞懸湯之問棘也是已湯之問棘亦云音玄分符問反又方云反

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為鯨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

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

又亦各安其天性不悲所以異故再出之。髮李云髮猶毛也。司馬云北極之下无毛之地也。崔云北方无毛地也。案毛草也。地理書云山以草木為髮。廣古曠反。數色主反。下同。羊角司馬云。屋曲上行若羊角上時掌反。下同。如字。舊子餘反。下同。司馬云。字亦作鷄。司馬云。鷄。鷄。雀也。隴由若反。翻五刀反。高好刀反。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亦猶鳥之自得於一方也。知

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辯乎榮辱之竟。已。而辱人。之。斯已矣。亦不能復過此。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足於身故聞於世也。數數音朔下同。徐所祿反。一謂計數間音。雖然猶有未樹也。唯能自是耳。未樹司馬云。樹立也。未。夫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冷然輕妙之貌。列子李云。鄭人名御。冠得風仙乘風而行。與鄭穆公同時。冷音零。旬有五日而後反。則雖御風而行不能以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耳。非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非風則不得行。斯不乘者。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天地者萬物之總名也。天地以萬物為體。而萬物以自然為正。自然者不為而自者也。故大鵬之能高。斥鴳之能下。椿木之能長。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能。非為之所能也。不為而自能。所以為正也。故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順萬物之性也。御六氣之辯者。即是遊變化之塗也。如斯以往。則何往而有窮哉。所遇斯

乘又將惡乎待哉。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者。之。道遠也。奇有特焉。則雖列子之輕妙。猶不能以无風而行。故必得其待。然後道遠耳。而況大鵬乎。夫唯與物冥而循大變者。為能无待。而常通豈自通而已哉。又順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故有無待。吾所不能。猶也。夫无待。猶不足。以殊有待。况有特者之巨細乎。六氣。司馬云。陰陽風雨晦明也。李云。平旦為朝。黃昏為日。正陽。日入為飛。泉夜半為沉。隆。天玄地黃。為六王。逸註。楚辭云。陵陽子明。經言。春食朝霞。朝霞者。日欲出時。黃氣也。秋食淪陰。淪陰者。日沒後。赤黃氣也。冬食沆瀣。沆瀣者。北方夜半氣也。夏食正陽。正陽者。南方日中氣也。并天地黃之氣。是為六氣。沆瀣音戶。黨反。瀣音下。界反。支云。天地四時之氣。辯如字。變也。崔本。故曰至人無己。无己。故順物。順物。而王矣。作和惡音鳥。註同。故曰至人無己。无己。故順物。順物。而王矣。反本亦。神人無功。夫物未嘗有謝生於自然者。而必欣賴於理。為一故无功。針。聖人無名。聖人者。物得性之名。巨。之。鳩反。或之。林反。未足以名其所以得也。堯

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故堯以不治治之。非治堯故有子治之言。宜忘言以尋其所。況則无所代之而治。實由堯也。不治而堯得治者。許由也。斯失之遠矣。夫治之而治。不治為之。出乎无為也。取於堯而足。豈借之許由哉。若謂拱默乎山林之中。而後得稱无為者。此莊老之談。所以見弃於當塗。當塗者。自必於有為之域。而不反者。斯之由也。堯害帝也。許由隱人。也。隱於箕山。司馬云。潁川陽城人。簡文云。陽城。魏里人。李云。字仲武。潁本亦作堯。音。堯。斯祖。繼反。司馬云。然也。向云。入所然。火也。一云。燧。火。謂。水。火。也。字。林。云。燧。炬。火。也。子。召。反。雉。所以然。持。火。者。子。約。反。侵。子。燧。反。燧。古。亂。反。天下。治。直。吏。反。下。已。治。註。天下。治。而。治。者。也。既。治。而。治。實。而。治。者。得。以。治。音。同。令。力。呈。反。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實。也。

下。同。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實。也。

乘又將惡乎待哉。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者。之。道遠也。奇有特焉。則雖列子之輕妙。猶不能以无風而行。故必得其待。然後道遠耳。而況大鵬乎。夫唯與物冥而循大變者。為能无待。而常通豈自通而已哉。又順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故有無待。吾所不能。猶也。夫无待。猶不足。以殊有待。况有特者之巨細乎。六氣。司馬云。陰陽風雨晦明也。李云。平旦為朝。黃昏為日。正陽。日入為飛。泉夜半為沉。隆。天玄地黃。為六王。逸註。楚辭云。陵陽子明。經言。春食朝霞。朝霞者。日欲出時。黃氣也。秋食淪陰。淪陰者。日沒後。赤黃氣也。冬食沆瀣。沆瀣者。北方夜半氣也。夏食正陽。正陽者。南方日中氣也。并天地黃之氣。是為六氣。沆瀣音戶。黨反。瀣音下。界反。支云。天地四時之氣。辯如字。變也。崔本。故曰至人無己。无己。故順物。順物。而王矣。作和惡音鳥。註同。故曰至人無己。无己。故順物。順物。而王矣。反本亦。神人無功。夫物未嘗有謝生於自然者。而必欣賴於理。為一故无功。針。聖人無名。聖人者。物得性之名。巨。之。鳩反。或之。林反。未足以名其所以得也。堯

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故堯以不治治之。非治堯故有子治之言。宜忘言以尋其所。況則无所代之而治。實由堯也。不治而堯得治者。許由也。斯失之遠矣。夫治之而治。不治為之。出乎无為也。取於堯而足。豈借之許由哉。若謂拱默乎山林之中。而後得稱无為者。此莊老之談。所以見弃於當塗。當塗者。自必於有為之域。而不反者。斯之由也。堯害帝也。許由隱人。也。隱於箕山。司馬云。潁川陽城人。簡文云。陽城。魏里人。李云。字仲武。潁本亦作堯。音。堯。斯祖。繼反。司馬云。然也。向云。入所然。火也。一云。燧。火。謂。水。火。也。字。林。云。燧。炬。火。也。子。召。反。雉。所以然。持。火。者。子。約。反。侵。子。燧。反。燧。古。亂。反。天下。治。直。吏。反。下。已。治。註。天下。治。而。治。者。也。既。治。而。治。實。而。治。者。得。以。治。音。同。令。力。呈。反。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實。也。

下。同。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實。也。

下。同。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實。也。

吾將為質乎

夫自任者對物而順物者與物無對故堯无

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性各有極香

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為

均之无用而堯獨有之

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庖人雖不治庖

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

大有逕庭不近人

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

曰藐姑射之山有神

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

此皆奇言耳夫

聖人也夫聖人雖在廟堂之上

然其心无異於山林之中

識之哉徒見其戴黃屋

王璽使謂足以鑿辨其心矣

山川同民事便謂足以

推明世所无由識故乃託之於絕根

之外而推之於視聽之表

耳馭子者不以外傷內

賢人也司馬云神名連叔

李云德道人也接輿本又作與同音

餘接輿妻人也姓陸名通

皇甫諡云接輿耕楚王遣使以黃金百鎰車二駟聘之不應

當丁浪反司馬云言語宏大

无隱當

道遠遊

各靜其所遇此乃天下之至實也

各得其實又何所為乎哉自

得而已矣故堯許之地雖異

其於道遠一也庖餉交反徐扶

交反掌厨人也周禮有庖人

職祝之六反傳鬼

神辭曰祝禱子存反本亦作

尊俎徐側呂反

肩吾問於

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

無當往而不反吾

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

大有逕庭不近人

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

曰藐姑射之山有神

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

處子此皆奇言耳夫聖人也

夫聖人雖在廟堂之上然其

心无異於山林之中世豈

識之哉徒見其戴黃屋王璽

使謂足以鑿辨其心矣見其

極極兩儀之至會窮萬物之

妙數故能體化合變无往不

可旁不應世哉然則體玄而

也而普布反廣雅云濯也

大有音泰徐務先反逕徐右

定反司

馬本作亞庭勳反李云逕庭

謂微過也近附近之近鏡

音選又妙紹反簡文云遠也射

徐音夜又食亦反李實夜反

山名在北海中即居其反倅

郭昌密反又術學反字林文

卓反蘇林漢書昔火也約如字李云倅

約柔弱貌司匡云好貌子

在室女也黃屋車蓋以黃為裏一

云冕裏黃也儻音徒鑲字或

作嬰故方物反字或作緋惟

在暹反洋在醉反至至者本

亦作至足者王德于况反本

亦作至根音銀又五根反本

又作至不

食五穀吸風飲露

俱食五穀而寫為神人明神

人者非

詳及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

四海之外其神凝使

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

狂而不信也

夫謂神窮理極妙者雖靜默開堂

之裏而玄同四海之表故乘

兩儀而六氣同人羣而駢萬

物苟无物而不順則得雲乘

矣无形而不載則飛龍斯御

矣遺身而自得雖嘗然而不

待坐忘行忘志而為之故行

若曳枯木止若聚死反是以

云其神凝也其神凝則不凝

者自得矣世皆齊其所見而

斷之豈嘗信此哉

魚并反疵在斯反病也司馬

云毀也一音子爾反癘音厲

李音

賴惡病也本或作厲狂求臣

反李云癡也李又九况反

連叔

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

之觀聾者無以與乎

鍾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

盲哉夫知亦有之

知

至言之極妙而以爲狂而不

信此知之聾盲也

聾音古盲者无目如鼓皮也與

徐音豫下同癘古亂反聾鹿

工反不聞也之聾者不自爲

假文樓夫知音智註知同

是其言也

猶時女也

謂此接輿之所言者自然爲

物所求但知之聾

未嘗求人而爲人所求也

苦思以事為事然後能乎。旁薄剛反李輔剛反字又作磅同
薄薄李反李音各反司馬云旁薄剛反字又作磅同
也弊弊李反世反徐扶計反簡文云弊弊徐音祈李云求
營鏡司馬本作蔽蔽應應對之應思息嗣反之人也物莫
之傷不能傷而物亦不傷之也。大浸稽天而不溺

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無生而無不安則所在皆
熱之間哉故至人之不嬰乎禍難非健之也推理直前而自然
與吉會。浸子鳩反稽音難徐李音啓司馬云至也溺效歷反
或奴學反難乃。是其塵垢執練將猶陶鑄堯舜者

也孰肯以物為事。堯舜者世事之名耳為名者非名也故
之實焉今所稱堯舜者徒名其塵垢執練耳。若古口反塵垢
備染汚批本又作批徐甫焯反又悲矣反練字亦作凍音凍批
種猶煩碎陶使刀反李移昭。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
反本亦作鑄音同鑄之樹反。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

之政往見四子競姑射之山汾水之陽宵然喪
其天下焉。夫堯之無用天下為亦猶越人之無所用章甫耳
嘗有天下也故管然喪之而常遊心於絕冥之境雖寄坐萬物
之上而未始不逍遙也。四子者蓋寄言以明堯之不一於堯耳
夫堯實矣矣其迹則堯也自迹觀竟外內異域未足怪也出徒
因謂與物同彼者失其所以逍遙也然未知至遠之所順者更
近而至焉之所會者反下也若乃厲然以獨高為至而不夷乎
俗者斯山谷之士非無待者也奚足以語至極而遊之無窮哉。

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
音境本亦作竟。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

道遙遊

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鳴然大也
吾為其無用而培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
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泝統為事

其藥能令手不皸故常漂絮於水中也。惠子司馬云姓惠
名施為梁相魏王司馬云梁惠王也案魏自何東遷大梁故謂
之魏或謂之梁也貽徐音怡郭與志反遺也瓠徐音護種章勇
反實五石司馬云實中容五石盛音成剖音口反瓠此通反徐
扶堯反則瓠戶郭反司馬音護下同落簡文云瓠落猶瓠落也
同馬云瓠布護也落零落也言其形平而淺受水則零落而容
也。嗚本亦作號徐許橋反李云云然虛大鏡崖作詔簡文同吾
為于偽反培徐方培反司馬云擊破也龜手愧悲反徐舉論反
李居危反向云拘圻也司馬云文圻如龜文也又云如龜掌縮
地併徐扶經反泝泝歷反徐數歷反郭李洛歷反泝泝統音譜
小爾雅云紫細者謂之統李云泝泝統者漂絮於水上統絮也
令力呈反不拘紀于反依字直作拘紀于求于二反周書云天
寒足跣是也并勃白反漂四抄反章梁云以水擊。客聞之請

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泝泝統不
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
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
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
不免於泝泝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
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
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章言物各有宜苟
得其宜安往而不適也。百金李云金方寸重一斤為一金
百金百斤也數色主反鬻音育司馬云賣也按本或作伎瓠被
反說始統反又始字難乃且反將子匠反敗必邁反大樽本亦
作尊司馬云樽如酒器縛之於身泝泝於江湖可以自渡應猶結
纒也案所謂泝泝用蓬向云。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

道遙遊

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教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斲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遥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夫小大之物苟失其極則利害之理均用得其所以則物皆適也。擣勳魚反木名雍腫章勇反李云雍腫德盛中丁仲反下同卷本又作拳同音權徐紀既反李立圓反去如字李羌呂反理

力之反往徐音姓郭音生又音星司馬云袖也袖音由故反教徐李五到反文云伺彼急傲謂申夫開殆也本又作傲同司馬音邀謂伺邀翔之物而食之雞鼠之屬也此音條辟音避今李多作避下放此機辟毗赤反司馬云罔也罔音徐音古斲牛郭呂之反徐李音來又音離司馬云斲牛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謂寂絕無用之地也簡文云莫大地也彷彿剛反又音房隍音皇彷彿猶翱翔也崔本作方羊簡

莊子內篇齊物論第二 夫自是而非彼美己而惡人物我均也。論力頌反 莫不皆然然故是非雖異而彼李如字惡鳥路反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 同天人均依我故外元與為鬱而嗒焉解體若失其配匹。南郭子綦音其司馬云居南郭因為號隱於新反馮也机音紀李本作几噓音虛吐氣為嗒向云息也嗒李又作嗒同吐音反又都納反註同解體貌貌息浪反下同標本又作馮五口反匹也對也司馬云耦身也身與神為耦 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

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死灰槁木。取其家莫。無情耳夫任自然而忘是非者其體中獨任天真而已又何所有哉故止若立枯木動若運槁枝坐若死灰行若游塵動止之容吾所不能一也其於无心而自得吾所不能二也顏成子游李云子綦弟子也姓顏名偃諡成字子游何居如字又音姬司馬云子綦故也槁枯也反註同字音我李亦作寂莫本亦作漠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游常見隱几者。而未見若子綦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吾喪我我自忘矣我自忘矣故忘忘外內然後超然俱得。則優劣无所錯其間矣況之風物異音同是而成自取焉則天地之類見矣。女音汝下皆同本亦作汝籟力帶反夫音扶參初林反差初室反錯。七故反見賢遍反。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

大塊噫氣其名為風 大塊者無物也夫噫氣者豈有物不塊然而自生則塊然之體大矣故遂以大塊為名。塊音怪反李苦對反說文同云俗由字也徐口回反徐李又胡栗反郭又若懷反司馬云大朴之貌象家或作大塊班固同淮南子作大味解者或以為無或以為元氣或以為混成或以為天謬也噫乙戒反註。是唯无作作則萬竅怒呼。言風唯无作則萬竅皆怒動而為聲也。竅苦平反嗎。胡刀反徐又許口反又胡到反。而獨不聞之琴琴乎。風之聲也琴良反及又六收反長風。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唯反郭祖罪反李諸鬼反李韻云畏佳山阜貌。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拊似圈似臼似注者似汚者。此路與竅之所似。竅程本作竅似鼻似口司馬云言其穴也。竅音動也或似鼻或似人口音音聲又音肩字林云柱上乃木也簡文云樞樞也似置起權反郭音權杯圈也徐其沉反言如羊豕之鬪圈也曰其九反似注鳥攜反李於花反

齊物論

又鳥卑反郭鳥蛙反司馬云若激者譎者叱者吸者叫者譎者突者咬者此略舉衆竅之聲殊。數經歷反知也。李又驅甲反譎音孝李虛交反簡文云若前去之聲司馬云若譎譎聲叱昌實反徐音七同馬云若叱咄聲吸許及反司馬云若譎吸聲也。古弔反郭古幼反李居囉反司馬云若叫呼聲也。譎音豪郭又戶報反司馬云若譎突聲徐於亮反一音香又於弔反司馬云深者也。若深突矣然於前者唱于交反或音狡同馬云聲哀切咬咬然又許拜反。

而隨者唱嗎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夫聲之宮商徵羽變萬化唱和大小莫不稱其所受而各當其分。唱于如字嗎五恭反徐又音愚又五斗反李于嗎聲之相和也。冷風音泰李云冷冷小風也和胡卧反下及註皆同飄風鼻遙反又符通反李敷通反司馬云疾風也。爾雅云回風為飄稱尺證反分符同反下不厲風濟則衆竅為虛。濟止也。烈風作則衆竅實出者同厲風濟則衆竅為虛。濟止也。烈風作則衆竅實異其於各得則同。厲風司馬云大。而獨不見之調調之風向郭云烈風濟子細反向云止也。

刀刀乎調調刀刀動搖貌也。言物聲既異而形之動搖亦又獨非乎。調音條。刀徐都竟反向云調。子游曰地籟則衆調刀刀皆動搖貌。搖如字又羊照反。

竅是已入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基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此天籟也。夫天籟者豈復別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天耳無既矣。則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為生。然則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亦不能生。我則我自然矣。自已而然則謂之天然。天然耳非為也。故以天言之。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也。豈蒼蒼之謂哉。而或者謂天籟役物使從已也。夫天且不能自有。況能有物哉。故天也者。萬物之總名也。莫適為天。誰主役物乎。故各自生而無所出焉。此天道也。此也。志反又及。疾反。李扶必反。豈同。復扶又反。適丁歷反。

自取怒者其誰邪物皆自得之。誰主怒之。使然。大知閑閑。小知閒閒。此蓋知之不同。知音智。下及註同。閑閑。李云无所容貌。簡文云廣博之貌。閑閑。古齊物論。

齊物論

大言炎炎小言詹詹此蓋言語之異。炎炎。李作淡。徒溫反。李顯云同。是非也。詹文云美。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也。此蓋暗寐之異。魂交司馬云精神交錯也。與接為構。日以心闢。縵者密者。此蓋交掩之異。馬云人道交掩。構結纏愛也。縵夫旦反。簡文云寬心也。管古孝反。司馬云深也。李云穴也。察穴地。載穀曰管。簡文云深也。

小恐惴惴大恐縵縵此蓋恐憚之異。恐曲勇反。下及云懼也。縵縵李云齊。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此蓋動止之異。機括詛測。據反。盟音明。徐武耕反。郭武病反。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殺日消有如此者。殺色界反。徐徐色例反。註同。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

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洩也其溺而遂往有如此者。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洩也。其厭沒於欲老而愈注有如此者。厭於兼反。徐於丹反。又於感反。緘徐古咸反。注亦作益。同音。徐徐。緘反。又已質反。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其病患輕禍陰結。遂志有陽陽謂也。喜怒哀樂慮嘆變熱姚佚啓態。此蓋性情也。徐音各。熱之步反。司馬云不動貌。姚音進。徐音徐。甲反。佚音逸。態徐代反。李又收。載反。樂出虛蒸成。此蓋事變之異也。自以上略舉天籟之无方自此以下明。无方之自然也。物各自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則形雖彌異。其然彌同也。蒸之聲反。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日夜相代。代故以并也。夫天地萬物變化日新。與已乎。時俱在何。而前之我自然。而後之我。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彼自然也。自然生我。自然生彼。自然生我。自然生彼。

齊物論

齊物論

之自然豈而不知其所為使凡物云云皆自爾耳非相使之哉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萬物萬情反下未為同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萬物萬情若有真宰使之然也起索真宰之朕迹而亦終不得則明物皆自然無使物然也特推云特辭也朕李除忍反非也趨告上喻反字或作取音捨或可行己信今夫行者信而不見音放下皆故此索所百反其形不見所以有情而無形情當其物故形不別見也當丁浪反下皆同見賢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付之自然而冥不見賢浪反素心肺脾腎謂之五藏大小腸旁批三焦謂之六腑身別有九藏氣天地人天以候頭角之氣人候耳目之氣地候口齒之氣三部各有天地人三三而九神藏五形藏四故九今此云六藏未見所出賅徐古來反司馬云備也小爾雅同簡文云兼也吾誰與為親存耳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兼之則是有私也存耳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兼之則是有私也存耳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是皆有為臣妾乎若皆私之則志過其分上下相冒而內乃天理自然豈直人之所為哉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夫臣妾但各當其分耳未為不足以相治也相治也者更音其遞相為君臣乎夫時之所賢者為君才不應世者更音君存焉則非偽也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凡得真性用其自為者雖復卑謙猶不願受譽而自下冒上物喪其真入忘其本則毀譽之間俯仰一受其成失錯也復扶又反下同譽音聲譽息浪反形不亡以待盡言物各有分故知者守知以待然而愚與者拘愚以至死豈有能中易其性者也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

乎此也衆人之所進者亦可悲矣而衆人未嘗以此為悲者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夫物情無鮮故得此不止復逐於彼皆疲役終身未厭其志死而後已故其成功者無時可見也芥然疲役鮮息淺反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凡物各以所好役其形徹至於歸趨云何也芥然乃結反徐李乃協反崔音人謂之不檢云云貌簡又云疲病困之狀好呼報反下同死奚益言其實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言其心形並馳而不知比於凡人所哀則此哀之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凡此上事皆不知所以然而然故曰芒也今夫知者皆物雖異至於生不知所以生而自生矣萬芒也芒莫測反又音亡芒芒也簡又云芒同也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夫心之足以制一身自師其成心則入各自有師矣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愚者亦師其成心未肯用其所謂短而舍其所謂長者也與音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今日適越昨日何由至哉未成乎心是豫舍音捨字亦作捨下同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理無也言者有言字又叱瑞反崔云吹猶籟也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我以爲是而彼以爲非彼之所是我又非果有言

邪以為有言邪狀其未嘗有言邪以為無言邪則其未足以有所定

以為異於穀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夫言與穀音其致一也辯無辯誠未可定也天下之情不必同而所言不能異故是非紛紜莫知所定。穀音且反李音穀音馬云鳥子欲出者也

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道焉言何隱哉而有真偽是非之名紛然而起。惡音焉不在下皆同真偽一本作真說崔本作真然焉於度反

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夫小成榮華自隱於道而道不可隱則真偽是言隱於榮華夫小成榮華自隱於道而道不可隱則真偽以意求不復重出見賢遍反

故有儒墨之是非是以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儒墨更相是非而天下皆儒墨也故百家並起各私所見而未始出其方也

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更音庚

夫有是有非者儒墨之所是也無是非者儒墨之所非也今欲是儒墨之所非而非儒墨之所是者乃欲明無是非也欲明無是非則莫若還以儒墨反覆相明反覆相明則所是者非是而所非者非非矣非非則無非是則無非是。覆音芳服反

同物無非彼物無非是物皆自是故無非是物皆相彼故無非彼無非彼無非彼則天下無是非矣無非是則天下無彼矣無彼無是所以玄同也夫物之偏也皆不見彼之所見而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夫物之偏也皆不見彼之所見而彼出於是是亦因彼。獨自知其所知自知其所知則自以為是亦因彼彼是相因而生者也

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生方死不可方不

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夫死生之變猶春秋夫死生之變猶春秋。冬夏四時行耳故死

生之狀雖異其於各安所遇一也今生者方自謂生為生而死生者方自謂生為生而死。冬夏四時行耳故死

謂死為生則無死矣無生無死無可無不可故儒墨之非吾所不能同也至於各冥其分吾所不能異也是以聖

齊物論

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夫懷豁者因天下之故不由是非之塗而是非無患不是亦彼也彼亦為彼亦

是也彼亦自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此亦自是而是而非此此與彼各有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

是乎哉彼所欲彼故彼是有無未果定也彼復扶又反下同

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樞對也彼是相對而聖人兩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夫是非反覆相尋無窮故

亦一無窮也行無窮唯涉空得中者曠然無懷乘之以遊

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

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

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夫

是而非彼彼我之常情也故以我指喻彼指則彼指於我指獨

為非指矣此以指喻指之非指也若覆以彼指還喻我指則我

指於彼指復為非指矣此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將明無是無

非莫若反覆相喻反覆相喻則彼之與我既同於自是又均於

相非均於相非則天下無是非同於自是則天下無非何以明其

然邪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果非亦不得

復有是之者也今是非主紛然觀亂明此區區者各信其偏

見而同一致耳仰觀俯察莫不皆然是以至人知天地一指也

萬物一馬也故浩然大寧而天地萬物各當其分同於自得而

無是非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崔云指百體之一體

馬萬物之一可乎可謂之不可乎不可謂之不可乎不可謂之

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無不惡乎然

齊物論

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各依其所然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

是舉廷與楹厲與西施恢悅悽悽怪道通為一夫

橫而楹縱厲醜而西施好所謂齊者豈必齊形狀同規矩哉故

舉縱橫好醜恢悅悽怪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則形雖萬殊

而性同得故曰道通為一也○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惟李此下

更有可於可而不可於不可於不可於不可於不可於不可於

下焉是皆同廷徐音庭李音庭司馬云屋梁也楹音盈司馬云

屋柱也厲如字惡也李音賴司馬云病賴西施司馬云夏姬也

案勾踐所獻吳王美女也恢徐若回反大也郭若健反簡文李

作平流九季反徐九波反李云矣也悽怪音決李云悽乖也怪

異也縱本亦作其分也成也彼以為成○分如字其成也

毀也彼或謂之毀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夫

成與毀猶無是與非也○復扶又反唯達者知通為一為

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夫達者無帶於一方故忽然自忘而寄適得而

幾矣幾音幾也至理盡於自得也因是已達者因而不作已而

不知其然謂之道夫達者之因是豈知因為善而因之也○謂之道向郭絕句惟讀謂

之道勞云因自然具道之功也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

三升莫四升也好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

鈞鈞美之德任故竹之自均而止也是之謂兩行任天下

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

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此忘天地遺萬物外不察乎

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非無所不應也

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雖未都忘也

其次以為有是非也能忘其彼此其所以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

哉非有之與無斯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

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夫管不可勝舉也故吹管

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子者皆欲辯

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非已所明以明之故知盡惠

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而顯○故策司馬云故知盡惠

其好之也欲以明之明示眾人欲使

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味終是猶對牛鼓

也又云公孫龍有涇劍之法謂之堅白謂堅石白馬之辨

之說為堅辯白馬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
 昭文之子又乃終文之緒亦卒不成。綸音倫崔云琴瑟也。若是以可謂成乎雖我
 亦成也。此三子雖求明於彼彼竟不明所以終身無成。若是以
 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物皆自明而不明彼
 則萬物皆相與無成矣故聖人不顯此以耀彼不捨己而逐物
 從而任之各冥其所能故曲成而不遺也。今三子欲以己之所
 好明示於彼是故滑稽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為是
 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夫聖人無我者也故滑
 稽滑稽則通而一之使羣與合安其所安衆人不失其所是則
 已不用於物而萬物之用矣。物皆自用則孰是孰非哉。故雖
 殊歷然自明。滑古沒反司馬云亂也。屈求物反。今且有
 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
 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今以言無是非則
 類乎不類乎欲謂之類則我以無為是而彼以無為非斯不類
 矣。然此雖是非不同亦固未免於有是非也。則與彼類矣。故曰
 類與不類又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也。然則將大不類矣。若
 無心既遣是非又遣其遣遣之又遣之以至於無遣然後無遣
 不自去矣。雖然請嘗言之。至理無言言則與有始
 也者有始則有未始有始也者。謂無終始有未始
 有夫未始有始也者。夫一之者未若不一而一。有有也
 者。有有則美惡。有無也者。自齊斯又忘其一也。有有也
 者。是非具也。有無也者。惡猶未離懷。好惡並如字離
 力智。有未始有無也者。猶無無矣。而無未始有夫
 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始有無之
 果孰有孰無也。此都忘其知也。爾乃俄然始了。无耳了
 无則天地萬物皆我。是非豁然。齊斯也。

俄徐音我確斯若角反。今我則已有謂矣。謂无是非
 斯又作漸音賜李思利反。謂无是非。謂无是非。謂无是非
 謂乎。又不知謂之有無爾。乃蕩然无纖。天下莫大於秋
 豪之末而大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
 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夫以形相對
 秋豪也。若各據其性分物莫其極。則形大未為有餘。形小不為
 不足。苟各足於其性。則秋豪不獨小。其小而大山不獨大。其大
 矣。若以性足為大。則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豪也。若性足者非
 大。則雖大山亦可稱小矣。故曰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大山
 為小。大山為小。則天下无大矣。秋豪為大。則天下无小矣。无小
 无大。无壽无夭。是以螻蛄不美。大椿而放。然自得斤鴉不貴。天
 池而榮。願以足苟足於天然。而安其性命。故雖天地未足為壽
 而與我並生。萬物未足為異。而與我同得。則天地之生又何不
 也。萬物之得又何不一哉。秋豪如字。依字應作毫。司馬云兔
 毫。在秋而成。王逸註楚辭云。銳毛也。案毛至秋而更細。故以喻
 小也。大山音泰。殤子短命者。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
 也。或云年十九以下為殤。萬物萬形。同於自得。其得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
 一也。已自一矣。理无所言。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
 夫名謂生於不明者也。物或不能自明。其一而一。與言為
 此逐彼改。謂一以正之。既謂之一。即是有一言矣。一與言為
 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
 凡乎。夫以言言一。而非言也。則一與言為二矣。一既一矣
 乃成三。況尋其支流。凡物殊稱。雖有善數。莫之能紀也。故一之
 者。與彼未殊。而忘一者。无言而自一。稱尺證反。數色主反。
 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夫一
 也。而有言則三。况無適焉。因是已。能乃最。是也。夫道
 尋其末。數其可窮乎。無適焉。因是已。能乃最。是也。夫道
 未始有封。齊物七章。此連上章。而班固說在外篇。言未
 始有常。彼此言之。故為是而有矜也。道无封。故萬
 物得恣其分。

域。為子為反吟徐之忍反請言其眇有左有右各異
郭李音真謂封或珍陌也

有倫有義倫有義惟本有論有義
有在右也便婢面反有倫有義倫有義惟本有論有義

有分有辯此之謂八德略而判之六合之外聖
對辯曰爭爭此之謂八德略而判之六合之外聖

人存而不論夫六合之外謂萬物性分之表耳夫物之性
聖人也故聖人未嘗論之若論之則是引萬物使

聖人論而不議陳其性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
人議而不辯順其成迹而擬乎至當之極

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夫物物自分事自別而
彼之自別也。分曰何也聖人懷之不以分別之者不見

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
己所知夫大道不稱付之自辯無所稱謂大辯不言

大仁不仁無愛而大廉不嗾夫至足者物之去來
別也。大勇不伎無往而不順故能無險而不往

道昭而不道失矣。昭音照言辯而不
反健也。李道昭而不道失矣。昭音照言辯而不

及其不自及仁常而不成物無常愛而廉清而不信
激然廉清貪名者目非真廉也勇伎而不成技逆之勇天下共疾

者園而幾何方矣此五者皆以有為傷當者也
求之譬猶以圓學方以魚慕鳥耳雖希冀鳳凰擬規日月此愈

方本亦作響音同下皆放此近附近之近遠于萬反故知

止其所不知至矣所不知者皆性分之外也孰知不
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浩然都

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至入之心若鏡應而不藏故
之喻而不知其所由來自理之來此之謂葆光其

欲伐宗膾胥救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於安
道未弘故聽朝而不怡也將寄明齊一之理於大聖故發自怪

存乎蓬艾之間夫物之所安無陋也則蓬艾乃若不
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夫重明登天

有蓬艾而不光被也。而况德之進乎日者乎夫日
重直龍反披皮奇反不及德則無不得也而今欲奪蓬艾之願而

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是所同未必
獨非而彼我莫能相止故无所用其知。齧五結反缺丘悅云

若自知其所不知即為有知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
有知則不能任羣才之自當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

知之然不知乃曠雖然嘗試言之以其不知故未敢庸
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謂之知然自鳥觀之則

乃以蘇合為貴故所同之知未可正據。庸詎徐本作巨其庶

齊物論

反郭音鉅李云庸用也詎何也猶言何用也服虔云詎猶庸詎未也復扶又反姑丘一反疑丘良反爾雅云姑疑疑娘也

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所謂不知者直見不知且吾

嘗試問乎女已不知其正故試問女民淫寢則腰

疾偏死鱗然乎哉木處則惴惴懼後猴然乎

哉三者孰知正處此略舉三者以明萬物之異便。偏死

麋鹿食薦蚶且甘帶鴟鴞者鼠四者孰知正味

此略舉四者以明美惡之无主。芻物俱反小爾雅云稱謂之芻

芻以所食得名也廉音留薦音薦廉練反司馬云羊曰芻犬豕曰

李云蚶且蟲名也廣雅云蜈蚣也爾雅云疾螻蚶郭璞註云

似蝗大腹長角能食蛇腦蔞音疾蔞音蔞帶如字崔云蚶也司

馬云小蛇也蚶蚶好食其眼蝸尺夷反蝸本亦作蝸於加

反崔云鳥也書市志反字或作嗜崔本作甘惡鳥路反 援

編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鱗與魚游毛嫱麗姬人

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

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此略舉四者以明天

同者而非之則无以知所同之必是。編篇面反徐數面反又

數畏反駟李音編狙七餘反司馬云狙一名獨狎以狎而狗頭

意與雌交也崔云編狙一名獨狎其雄意與後雌為牝牡向

云編狙以狎為雌也獨音獨雌音妻一音如字毛嫱徐在良反

司馬云毛嫱古美人一云越王西施也麗姬力知反下同麗姬

晉獻公之嬖以為夫人崔本作西施也麗姬力知反下同麗姬

疾走不顧為決徐古惠反郭音古穴 自我觀之仁義之

端是非之塗樊然殺亂吾惡能知其辯夫利於彼者或

害於此而天下之彼我无窮則是非之竟无常故唯莫之辯而

任其自是然後蕩然俱得。樊音煩殺徐戶交反郭作散悉曰

齊物論

反之竟音境今本 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

知利害乎未能妙其不知故猶嫌至人當王倪曰至

人神矣无心而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溢而不

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大神全形具而

涉至變而未始非我故蕩然无累介於會中也。泓戶故反徐

又戶各反李戶格反向云凍也崔云泓猶涸也董勣邁反又音

多介古邁 若然者乘雲氣寄物而行騎日月有晝夜

而遊乎四海之外夫唯无其知而在天下之死生无

變於己與變為體故而況利害之端乎況利害於死

從事於務務自來而理自應耳非從而事之也。瞿其俱

簡文云長梧封人也 不就利不違害任而直前不喜

求直取不怒不緣道獨至无謂有謂有謂无謂凡

有謂而有此无謂也。編尺正反下故此 而遊乎塵垢

之外凡非真性皆塵垢也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

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

黃帝之所聽發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

大早計見知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鷄炙夫物有自

極值而直往則冥然自合非所言也故言之者孟浪而聞之者

聽矣雖復黃帝猶不能使萬物无懷而聽榮至竟故聖人付當

於塵垢之外而女合乎視聽之表照之以天而不通計放之自

爾而不推明也今瞿瞿子方聞孟浪之言而便以為妙道之行

斯亦无異見知而責司晨之功見彈而求鷄炙之實也夫不能

安時順順而探榮求化當生而慮死孰是以辯非皆違計之徒

齊物論

也。五如字徐武黨反或武蕤反浪如字徐力葛反向云五孟浪音漫闢无所趣舍之謂李云猶較略也崔云不精要之貌行如字又丁孟反皇帝本又作黃帝聽勅定反發音聲若之聲本亦作瑩於迥反向司馬云聽發聲惑也李云不光明貌崔云本明不大了也向崔本作辯榮發音下同大音太徐李勅佐反註同時交崔云時交司夜謂難也彈徒旦反鴉于驕反同馬云小鳩可多毛詩草木疏云大如班鳩綠色其子嘗為女妄言之則孟浪也故試之妄言之為于為反

旁日月挾宇宙 以死生為晝夜旁日月之喻也。以薄葉反徐扶蕤反司馬云依也崔本作蕤欲戶維反崔本作宇宙治反尸子云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說文云舟覆曰宙為其膾合置其滑滑以隸相尊故尊卑生焉而滑滑紛亂莫之能正各自是於一方矣故為昭然自合之道莫若置之勿言委之自爾也昭然無波際之謂也。膾本或作膾郭音浪徐武軫反李誠粉反无波際之貌司馬云合也向音膾云若兩脣之相合也滑徐古沒反亂也向本作汨音同崔

衆人役役 馳騖於戶八反云括口木也潘徐音昏向云汨昏未定之謂崔本作緇武中反云緇也

聖人愚也 本然无知而直往之貌。也。花徐徒奔反耶治也。云東也李

參萬歲而成純 純者不雜者也夫參萬歲而成純也李

參萬歲而成純 純者不雜者也夫參萬歲而成純也李

物盡然而以是相蘊 蘊積也積是於萬歲則萬歲盡然也故不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彼我勝負之所如也。予惡。蘊本亦作縕徐於積反郭於李反李於問反積也

予惡 惡乎皆同說音

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 歸者邪 少而失其故居名為弱喪夫弱喪者遂安於所在而不知歸者邪不知歸於故鄉也焉知生之非夫弱喪焉知死之非

夫還歸而惡之哉。惡死鳥路反註同喪。麗之姬艾封人息浪反註同少詩昭反焉於處反下同

王所與王同 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一生情變若此當此之日則不知彼況夫死生之變惡能相知哉。至於王所崔云六國時諸侯僭稱王因此謂獻公為王也筐本亦作匡徐起狂反牀徐音味司馬云筐

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 蘄求也。夢飲酒者且而哭泣夢哭泣者且而田獵。此寤寐之事變也事奇變情各得所願一也則何係哉。樂音洛下同

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 由此觀之當死之時亦不。夢之中又占其夢焉。夫夢者乃復夢中占其。覺而後知其夢也。遇無不足也何為方生而憂死。且有夫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夫大覺者聖人也夫大覺者乃。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子牧乎固哉。夫愚者大夢而自以為君上而所惡為牧固欣然信一家之偏見可謂固陋矣。竊竊司馬云猶察察也牧乎崔本作牧乎云跟跛強羊貌好呼報反註同惡

丘也與女皆夢也 夫能忘言而神解故非。予謂女夢亦夢也。即復夢中之占夢也夫自以為夢也其名為弔詭。夫非常之談故非常人之所知故謂之弔也詭九委

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 是日暮遇之也。言能然无係而玄同死生者至希也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

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
邪若而皆 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
 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黠闇
 吾誰使正之
不知而後推不見而後辯辯之而不足自
信以其與物對也辯對終日黠闇至竟莫能
正之故當付之自正耳 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
闇貪闇反李云黠闇不明貌 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
 惡能正之
同故是之未足信也 使異乎我與若者正
 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
異故相非耳 使同
 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
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信共則亦無緣復
有是之者也今是其所同而非其所異異同既具而是非無主
 故夫是非者生於好辯而休乎
 天均付之兩行而息乎自正也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
 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各自正耳待彼不足以此則
天下莫能相正也故付之自正
 而至 何謂和之以天倪
天倪者自然之分也 和如字崔
矣 胡則反天倪李音崔徐音諸郭音
五底反李云分也崔云或作
覽音同際也班固曰天研 曰是是然不然若果
 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
 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
是非然否彼我更對故
倪安其自然之分而 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
已不待彼以正此 辨為化
聲夫化聲之相待俱不足
以相正故若不相待也 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
 所以窮年也
知之以自然之分任其元極之化尋斯以往
徐音萬郭武半反衍徐以 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
戰反司馬云曼衍無極也

齊物論

諸無竟
夫忘年故玄同死生忘義故彌貫是非非死生蕩
窮也 而為一斯至理也至理暢於無極故寄之者不得有
 之忍反竟如字極也崔作境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
 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
罔兩景外之微
云景之景也崔本作罔兩云有無之狀景映亦反又如字本或作影
俗也曩徐乃蕩反李云曩者無特本或作持崔云特辭也向云无
持者行止无 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
言天機自爾坐起無
常也與者餘 吾有待而然者邪
待无待而獨得者孰
知其故而貴 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
若責其所
其所由哉 吾待蛇蚺蜩翼邪
若待蛇蚺
無待而獨化之理明矣 吾待蛇蚺蜩翼邪
蜩翼則无
特深之所由未為難識也今所以不識正由不待斯類而獨化
故耳 蛇蚺音附徐又音敷司馬云謂蛇腹下翹翹可以行者
也翹音士女反翹 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
或謂
音魚女反翹音條 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
或謂
造物哉有也則不足以物眾形故明乎眾形之自物而後始可
 與言造物耳是以涉有物之域雖復罔兩未有不獨化於玄冥
 者也故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此天
 地之正也故彼我相因形景俱生雖復玄合而非待也明斯理
 也將使萬物各反所宗於體中而不待乎外外无所謝而內无
 所矜是以誘然皆生而不知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
 也今罔兩之因景猶云俱生而非待也則萬物雖聚而共成乎
 天而皆歷然莫不獨見矣故罔兩非景之所制而景非形之所
 使形非无之所化也則化與不化然與不然從人之與由已莫
 不自爾吾安識其所以哉故任而不助則本末內外暢然俱得
 泯然无迹若乃責此近因而忘其自爾宗物於外喪主於內而
 存乎胸中何爽之得有哉 喪息浪反 昔者莊周夢為胡
 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
自快得意悅豫而行
馬崔云缺蝶也栩栩徐况下同崔云與哉 不知周也
胡蝶徐徒協反司
翮喻李云翮快也與音餘下同崔云與哉 不知周也
其
夢為胡蝶而不知周則與死無異也然所在无不適志則當
生而徐生者必當死而變死矣由此觀之知夫在生而哀死者
也 俄然覺則遽遽然周也
自周而言故稱覺耳未必
非夢也 覺古孝反遽遽

齊物論

徐音渠又其慮反李云有形貌
 推作據據引大宗師云據然覺
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
 胡蝶之夢為周與今之不知胡蝶無異於夢之不知周
之不夢為周矣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 **周與胡蝶則必**
則無以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者也
有分矣
夫覺夢之分無異於死生之辨也今所 **此之謂物**
夫時不暫停而今不遂存故昨日之夢於今化矣死生之變
化豈異於此而勞心於其間哉方為此則不知彼夢為胡蝶是
也取之於人則一生之中今不知後麗姬是也而愚者竊竊然
自以為知生之可樂死之可苦未聞物化之謂也。樂音洛

南華真經卷第二

郭象 子玄 註 陸 德明 音義

莊子內篇養生主第二 夫生以養存則養生者理之極也若乃養過其極以養傷生非養生之主也音義

曰養生以此為主也

吾生也有涯 所稟之分各有極也。而知也無涯 夫重擔輕而神氣自若此力之所限也而尚名好勝者雖復絕營

無涯殆已 以有限之性尋無極之知安得而 已而為知 以有涯隨

者殆而已矣 已困於知而不知止又為知以 為善無近

名為惡無近刑 忘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為則然與至

附近之近下同 緣督以為經 督以為經李云緣順也督中

可以盡年 苟得中而冥度則事無不可也夫庖

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

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

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 解盡理之甚既適牛理

又合音節。庖丁崔本作庖同白交反庖人丁其名也管子有

屠牛也倚徐於綺反向腰波反徐又於行反李音於綺徐居彼

反向徐彼反李云刺也若然向呼鳴反徐許鵬反崔音書又古

鳴反李又呼歷反司馬云皮骨相離聲鶴然許文反郭許亮反

本或无然字奏如字崔云聞也騞呼獲反徐許鵬反向他亦反

又音麥崔云音近獲聲大於善也中丁仲反下皆同桑林司馬

云桑林名崔云宋舞樂名案即左傳舜詩題以陸夏是也經首

向司馬云或也樂章也崔云樂章名 文惠君曰謹善哉

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

進乎技矣 李云數聲也技具綺反下同好呼報反註同

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无非牛者 其理謂三年之

後未嘗見全牛也 理謂也 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

不以目視 謂與理會謂之神遇也 官知止而神欲行 司察之官察心而順理也官知如字崔云官知謂有所掌在

養生主

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交錯聚然為戒視為止不復傷目於他物也。為行爲遲徐其動刀甚微譟然已解徐又許百反解音聲下皆同如土委地理解而无刀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逸足容讓自得之謂。提徐也。善刀善櫛也。徒稽反。躊直留反。踏直於反。善刀而藏之。而破也。按音式發他刀反。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以刀可養故知生亦可養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介偏則之名。公文軒司馬云姓公也。簡文云官名惡音烏介音成。音兀司馬云刑也。向郭云偏則也。崔本作兀又作說云斷足也。則音月又五剖反。天與其人與知之所无奈何天也。犯其所知人也。天與其人。與並音餘又皆如字。司馬云為天命為人事也。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偏則曰獨。夫師一家足則足知。无所奈何。若以右師之知而求兩全則心神內困而形骸外弊矣。豈直偏則而已哉。獨同馬云一足曰獨。知音智下之。人之貌有與也兩足共行曰有與。有與之貌未有疑其非命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以有與者命也。故知獨者亦非我也。是以情者不務命之所无奈何。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何也。全其自然而已。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齋乎樊中斲求也。樊所以籠雉也。夫俯仰乎天地之間。於入籠而服養哉。啄陟角反。斲音祈求也。樊中音煩。李云。齋也。所以籠雉也。向郭。向以爲園中也。處昌意反。神雖王不善也夫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志適也。雖心神長王為善也。王于況反。註。同長丁亮反。又直良反。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

人弔亦弔人。弔亦弔。老聃死。莊子弔。曰。弟子曰。失本又作佚。各依字讀。亦皆音逸。號戶。無反。註同。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三號也。倚於繩。反。曰。然則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耳。故若斯可也。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理上住。故致此甚愛也。少詩昭。反。先悉薦。反。又知字上住。一本往作住。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性反。又作遁。倍音裝。加也。又布對反。本又作背。古者謂之遁天之刑。感物太深。不止於當。遁天者。也將馳騁於憂樂。深音泰。樂音音。適來夫子時也。時自適去夫子順也。當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夫哀樂生於失得也。時而不安。無順而不。冥冥然。與造化為一。則无往而非我矣。將何得何失。孰死孰生。哉。故任其所受。而哀樂无所措其間矣。錯七。古者謂是帝之縣解。解也。縣解而性命之情得矣。此養生之要也。縣音玄。能音。拍窮於為薪火傳也。窮盡也。為薪。猶前薪也。前薪以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心得納養之中。故命續而不絕。明夫養生乃生之所以生也。指窮於為薪。知字絕句。為。前也。傳。直。事。反。註同。人。其盡也。夫時不再來。今不一停。故人之生也。一息一得。耳。句傳。火。傳。而。命。續。由。夫。養。得。其。極。也。世。豈。知。其。盡。而。更。生。哉。

莊子內篇人間世第四。與人羣者。不得離人。然人間不自用者。為能隨變所適。而不荷其累也。音義曰。此人。間見事。世。所。常。行。者。也。離。力。智。反。荷。胡。我。反。又。音。河。累。力。為。反。

人間世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
 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不與民同欲也。顏回
 子淵魯人也衛君司馬公廟蹟也案左傳衛莊公回字
 哀十五年冬始入國時顏回已死不得為莊公蓋是出公輒也
 行下孟反獨崔云自輕用其國則伏尸流血一喜則軒冕
 塞路故君人者之輕用其國則伏尸流血一喜則軒冕
 用國不可輕也則伏尸流血一喜則軒冕
 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蕉國而輸之死地不可稱數視
 反蕉以遠反徐在幸反向云章芥也崔云芥
 刈也其澤如見在夷言野无青草數所主反民其无如矣
 依歸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
 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
 尼曰善若殆往而刑耳其道不三以故仿患。治直吏
 云則法也感及由反李云夫道不欲雜宜正得雜則多
 愈也語音熙又於其反夫道不欲雜宜正得雜則多
 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若夫不得其人則雖百醫
 愈也語音熙又於其反夫道不欲雜宜正得雜則多
 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有其具然後
 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以應物
 而役思以犯難故知其所存於己者未定也夫唯外其知以養
 真寄妙當於羣才功各歸物而慮慮遠身然後可以至於暴人
 之所行也。思息
 嗣反遠于萬反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
 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德之所以流蕩者矜
 出者爭善故也雖復狹跡其所矜惜无非名善也知之所以橫
 及註同為于偽反爭善此及下爭名二字依字讀復扶又反下
 皆同禁路之石反禁
 夏王也路盜路也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
 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夫名知者世之所用也
 而名起則相軋知用則

人間世

爭與故遺名知而後行可盡也。札徐於八反又側列反
 李云折也崔云天也亦作軋崔又云或作禮相質禮也
 厚信而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
 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
 美也夫披人夜光鮮不索劍者未達故也今回之德信與其
 回欲毀人以自成也是故至人不役志以經世而虛心以應物
 誠信著於天地不爭錫於萬物然後萬物歸懷天地不逆故德
 音發而天下響會景行彰而六合俱應而後始可以經寒暑涉
 治亂而不與逆鱗逆也。在徐若江反崔音控簡文云慈實貌
 彊其兩反註同惡有鳥路反下惡不肖及註音崖
 本有作育云賣也鮮息後反治直吏反音誤 命之曰苗
 人苗人者人必反苗之適不信受則謂與己爭名而若
 殆為人苗夫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
 有以異苟能悅賢惡愚聞義而服便為明君也苟為明君則
 不苦元賢臣汝往亦不足復苛如其不爾往必受害
 效以有心而往无往而可无心而應其應自來則无往
 而不可也。夫音符肖音笑徐蘇叫反似也惡用音烏 若唯
 无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闕其捷汝唯有疾欲不言耳
 君人之勢而角其捷辯以詎諫諱非也。唯郭如字一音唯
 反詔絕句詔告也言也崔本作詔音韻云逆擊曰詔王公必將
 乘人絕句而闕其捷在接反崔讀音韻云逆擊曰詔王公必將
 絕句必將乘人而闕其捷在接反崔讀音韻云逆擊曰詔王公必將
 之其言辯捷使人眼眩。熒戶高 而色將平之不能後自
 口將營之自救解容將形之心且成之乃從從也
 謂擊也。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
 適不能救乃更順始无窮尋常守故若殆以不信厚
 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未信而諫且昔者桀殺關
 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偃拊人

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居乎而上之夏比干非其事也。關龍逢夏桀之賢臣王子謂憐愛之也。崔云猶。楊。曰。謂養也。佛。符。弗。反。崔。云。違。也。又。芳。弗。反。也。攝。徐。子。計。反。又。子。禮。反。司。馬。云。毒。也。一。云。隨。也。方。言。云。滅。也。簡。文。云。排。也。好。呼。報。反。令。力。呈。反。昔者堯

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无已

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夫。暴。君。非。徒。求。志。其。欲。乃。復。求。名。但。所。求。者。非。平。郡。察。即。今。京。兆。郭。縣。也。董。才。公。反。毫。音。戶。司。馬。云。國。名。在。始。盛。李。云。居。宅。无。人。曰。虛。死。而。无。後。為。厲。名。實。者。聖。人。之。空。手。而。往。化。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之。以。道。哉。

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借。名。貪。欲。之。君。雖。復。堯。禹。不。能。空。手。而。往。化。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之。以。道。哉。

曰端而虛正。其。形。而。虛。其。心。也。勉而一言。遂。而。不。二。也。則可

乎曰惡惡可惡。皆。音。烏。下。同。夫以陽為充孔揚君。元。陽。之。性。充。張。於。內。而。甚。揚。於。外。疆。德。之。至。也。采色不定喜。怒。無。常。常人之所

不違莫。之。敢。逆。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夫。頑。疆。以。快。事。感。已。已。陵。藉。而。乃。抑。挫。之。以。求。從。容。自。放。而。遂。其。俊。心。也。挫。子。則。反。從。七。容。反。名之曰日漸

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言。乃。以。多。元。回。降。之。勝。也。將執而不化

故守其本意也勉。一。耳。言。此。未。足。以。化。之。譬。向。徐。音。紫。崔。云。毀。也。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

上比顏。回。更。說。此。三。條。也。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

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

人間世

斷乎而人善之斷乎而人不善之邪物。无。貴。賤。得。斷。不。善。什。之。公。當。耳。无。一。斷。於。人。也。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

謂與天為徒依。乎。夫。理。推。已。性。命。若。嬰。兒。之。直。往。也。外曲者與人之為

徒也擊蹠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外。形。委。曲。適。人。事。之。所。當。為。也。擊。徐。其。驚。反。成。而

為徒此。徐。其。音。反。說。文。云。長。踴。也。擊。音。權。才。許。反。上比者與古為徒此。於。古。也。其言雖教謫之實也

雖直不為病寄。直。於。古。故。无。以。病。我。也。是之謂與古為徒若

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三。條。以。政。之。與。事。不。異。也。太多政法而不謀官。理。无。二。而。張。

無罪雖。未。弘。大。亦。不。見。於。責。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罪。則。无。矣。猶師心者也被。三。術。以。通。彼。非。元。心。而。化。則。未。也。猶師心者也被。三。術。以。通。彼。非。元。心。而。化。則。未。也。

曰吾无以進矣亦。作。齊。同。則。皆。反。下。同。易。以。政。反。後。皆。同。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

有而為之其易邪亦。作。齊。同。則。皆。反。下。同。易。以。政。反。後。皆。同。向。崔。云。易。也。易之者嗥天不宜徐。胡。老。反。向。云。嗥。天。自。然。也。

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

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

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去。異。端。而。任。獨。也。

人間世

人間世

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
 虛而待物者也謂其心則至唯道集虛
 虛者心齋也道集於懷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
 實自回也未使心齋故有其身未始得使之也未
 始有回也既得心齋之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
 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无感其名當於實而止
 入則鳴不入則止譬之宮商應而無心故曰鳴也夫无
 反无門无毒也毒治之毒如字治也摧本作每云貪也
 一宅而寓於不得已不得已者理之必然者也體至一
 則幾矣於斯絕迹易无行地難行而不踐地
 不可能也无為則易欲為而不傷性不可為人使易以偽
 為天使難以偽報知故難偽也則失真少者不全亦少失
 者矣未聞以无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
 聞以无知知者也言必有其具乃能其事今无至虛之宅
 如字下 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夫視有若无虛室者也至虛
 反司馬云室也虛室生白而純白獨生矣關徐苦况
 也司馬云室比喻心心能空虛則純白獨生也
 夫吉祥之所集也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若夫不止於當
 者至虛至靜也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不處於極此為
 以唯坐之日而馳騫不息也故外夫徇耳目內通而外
 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夫使耳目閉而自然

人間世

故將任性直通无往不真固无幽昧之責而况人間之
 累乎。狗辭後反徐辭倫及李云使也知音智註同。是萬
 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
 而况散焉者乎言物无貴賤未有不由心知耳目以自通
 謂見者豈為見而見哉若夫知見可以欲為而得者則欲賢可
 以得賢為聖可以得聖乎固不可矣而世不知知之自因欲
 為知以知之不見見之自見因欲為見以見之不知生之自生
 又將為生以生之故見目而求離朱之明見耳而責師曠之聰
 故心神奔馳於內耳目竭於外顯身不適則與物不冥矣不
 冥矣而能合乎人間之變應乎世之節者未之有也。紐徐
 女酒反推云系而行之曰紐簡文云紐本也。數本又作義亦作
 儀同許宜反即大暉三皇之始也几蘧其居反向云古之帝王
 也李云上古帝王散悉旦一反李云放也推云
 德不及聖王為散聰一本作聽喪息浪反。葉公子高將
 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其重重其使欲
 齊之待使有求也
 者蓋將其敬而不急不肯急應其求也匹夫猶未
 可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
 曰凡事若小若太寡不道以權成夫事无大小少有
 道之患夫以成爲權者不成則怒事若不成則必有人
 陽之患人患雖去然善懼戰於胃中固已若成若不成
 而後无患者唯有德者能之成敗若任之於彼而莫
 乎 吾食也執粗而不臧臧舉无欲清之人對火而不
 所饒儉薄也。執衆家本並然簡文作執粗音羈又才古反臧
 作郎反善也絕句一音才郎反句至臧字舉七亂反清七性反
 字宜從以從以者假借也清涼也之人言舉火為
 食而不思清涼明火微而食宜儉薄饌士戀反。今吾朝

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所撰儉薄而內熱飲水之為。力熱與音餘下慎與。者誠憂事之難非美食同向云貪美食者必內熱。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

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事未成則唯恐不成耳。若果不成則則恐懼。結於內而刑網羅於外也。恐立勇反。為人臣者不足

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

心自然結固不可解也。任而林反一音而鴉反。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千八限不以一人為主不君無賢不可以無君此。若君可逃而親可天人之道必至之宜。是之謂大戒若君可逃而親可解則不足戒也。是

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

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知不可奈何者命也而安之則無哀無樂何易施然與至當為一而無休戚於其中雖事凡人猶無往而不通而况君親乎。樂音洛註下同施如字推以政反云移也。為

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事有必至理固常通故任之則事濟事濟而身不在者未之有也又何用心於有身故。何暇至於悅

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理無不通故當任所遇而直前耳若乃信者不篤而悅惡存懷不能與至當俱往而謀生慮死未見能成其事者也。惡鳥路反下皆同。立請復以所聞

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近者得接故以其信驗親相靡也。復扶又反下註同。遠

則必忠之以言遠以言信言也。傳文專反下又并註同。言必或傳之夫

人間世

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喜怒之言若宜使兩不失中故未易也。怒如字註同。夫兩喜必多溢本又作怨下同易以政反下文註皆同。夫兩喜必多溢

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溢過也喜怒之言常過其當也。凡溢之類妄嫌非彼言似。傳者妄作。妄則其信之也莫莫疑之莫則

傳言者殃就傳過言以於誕妄受者有疑則傳言者橫以輕重為罪也。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雖聞臨時之過稱其常情而要其誠致則近於全也。要一謹反近附近之近。且以巧闢力者始乎陽

常卒乎陰欲勝情至。借與善彼。泰至則多奇巧不恒呼報反。大至音泰本亦作泰徐。有別致副有次。治。直吏反別彼列反。以禮飲酒者始乎治早

泰至則多奇樂淫荒縱橫。无所不至。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夫頃生於簡必至之。事起於微此。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言者風波也故行浪反註。則實不喪矣夫事下同。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遺風波而弗行得其實則危可故忿設无由巧言偏辭。夫忿怒之作无他安而傷可定也。故忿設无由巧言偏辭。由也帶中。巧言過實偏辭失當。偏音。獸死不擇音氣息棄然於是並

生心厲譬之野獸。獸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而氣息向本作諒器云諒馬氏音息器氣也。推本作諒器云氣息器不調也。又作諒字。諒徐符弗反。取數未反。李音佛。推音勃。厲如字。李音輒。諒子六反。疑。諒反。又音諒。本又作死音。尤疵。主音反。又音計。反上若作。此則才知反。剋核太至

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夫寬以容物物必歸

人間世

人間世

焉剋核太精則鄙吝心生而不自覺也故大人高然放物於自得之場不若人之能不竭人之歡故四海之交可全也核幸格
 反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苟不自覺安能知
 又才計反故法言曰无遷令實彼无勸成自任其過
 度益也任實遷令勸成殆事危殆美成在久
 美成者任其時化譬之種殖不可一朝成惡成不及改彼之所惡而勸遷成之
 反彊其丈反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寄物以託
 不得已以養中至矣符全矣斯接物之至也何作為
 報也當任齊所報之實何為齊作意於莫若為致命
 此其難者直為致命最易而以顏闔將傳衛靈公大
 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
 為无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之性引
 之軌制則增己縱其无度則亂邦顏闔胡臘反向崔本作盧
 魯之賢人隱者衛靈公左傳云名元太子音泰司馬云剛積也
 謹其居反伯玉名瓊衛大夫天殺如字謂
 如天殺物也徐所列反无方李云方道也其知適足以知
 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不知民過之由己故罪責於
 若然者吾柰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
 之正女身哉反覆與會俱所以為正身形莫若就心
 莫若和形不乖迕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若
 形順入者和不欲出和者義濟出形就而入且為顛
 遂與同若自願代形就而入且為顛
 為滅為崩為蹶若遂與同則是顛危而不扶持與彼俱亡
 其月反郭音厥李其和而心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
 舉備反摸莫胡反

人間世

自願和之且有舍垢之聲齊彼之名彼將其勝己安生妖孽
 故當然若晦玄同光塵然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可
 得而利不可得而害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
 亦與之為无町畦亦與之為无町畦彼且為无崖
 亦與之為无崖達之入於无疵不立圭角以世其
 无意也崔云喻驕遊也町徒頂反畦戶圭反李云町畦畔也
 无畔无威儀也崔云喻守節崖司馬云不顧法也无疵似移
 反病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
 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夫螳螂之怒臂非不美
 今知之所无奈何而欲彊當其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
 以犯之幾矣積汝之才伐汝之美汝不知夫養虎者
 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殺心而遂
 怒也為于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
 傷反下同方使虎自鬪分之則因時其飢飽達其怒心怒而順之
 用力而怒矣分如字時其飢飽達其怒心怒而順之
 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
 也順理則異類生愛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蠶盛溺
 也逆節則至親交兵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蠶盛溺
 矢溺至賤而以筐器盛之愛馬之至也盛矢立音成
 下及註同矢或作保同帳帳巾帳反始類類洗平反適有蚤
 蚤僕緣僕僕僕僕僕僕僕僕僕僕僕僕僕僕僕僕僕僕僕僕
 貌崔音如字云而拊之不時李音撫又音付一音附崔本作
 拊音則缺銜毀首碎骨驚而至此意有所至而愛
 有所亡可不慎邪以愛矣故當出接物逆順之際不可不
 慎也率疎律反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樂社樹其
 本或作卒七忽反

人間世

大蔽牛繁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
 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
 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
 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
 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則
 沈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
 則液滿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
 故能若是之壽不在可用之數故曰散木。曲轅音表司
 云木名一云采也蔽牛必世反李云牛往其旁而不見繁向徐
 戶結反徐又虎結反約束也百圍李云徑尺為圍蓋十丈也十
 仞小爾雅云四尺曰仞案七尺曰仞崔本作千仞或云八尺曰
 仞旁十數所具反崔云旁旁枝也觀古與反又音官匠伯伯匠

石也崔本亦作石輟丁勞反厥於飽反又於瞻反散悉但反
 徐悉旦反下同速如字向崔本作數向所祿反下同腐扶甫反
 液也滿謂脂出滿橫然也崔云黑液出也蠹丁故反匠石
 歸櫟社見夢曰女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
 文木邪凡可用之木為文木。見胡
 焉反女音伏惡音鳥下同夫相梨橘柚果旅
 之屬實孰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泚此以其能
 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培擊
 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物皆以自用傷。祖側如
 以故反孤徐力與反曲徐思列反崔云泚泚
 同苦如字崔本作枯枯音口反徐方垢反且予求无所
 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數有聯呢已者唯今匠石明
 數音胡聯普係為予大用積无用乃為
 濟生之大用使予也而有

人間世

用且得有此大也邪若有用
 久見伐且也若譽子也皆物
 也柰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
 木以戲近石。而幾死之絕句向
 木同一讀連下散人為句崔同匠石覺而診其夢弟
 子曰趣取无用則為社何邪猶嫌其以為社自榮不
 趣取於无用而已。覺
 古孝反診徐直信反曰密若无言彼亦直寄焉社自
 司馬向云診占變也耳非此木求以為不知己者諾厲也言此木乃以社
 之為社也不為社者且幾有
 譽乎本自以无用為用則雖不為社亦終不近於翦伐之言
 音祐厲如字司馬云諾辱也厲病也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彼以有保為保而
 近下譽之不亦遠乎利人長物禁民為非社之義也夫无用者
 伯然不為而舉才自用者各得其叙而

不與焉此无用之所以全也彼以社譽之无緣近
 也。譽音餘註同長丁兩反泊步各反與音豫 南伯子
 綦遊乎商之立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
 范其所賴其枝所陰可以隱庇千乘。南伯李云即南郭
 也伯長也商之立司馬云今梁國睢陽縣是也
 乘繩證反隱崔云傷於熱也范本亦作庇徐甫至反又悲位反
 崔本作純云此也賴音賴崔本作類向云隱也可以隱庇千乘
 也李同陰 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
 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
 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啞其葉則口
 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子綦
 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
 人以此不材天王不材於百官故百官衛其事而明者為
 之視聰者為之聽知者為之謀勇者為之扞

夫何為哉玄默而已而舉材不失其當則不材乃材之所至賴也故天下樂推而不厭乘萬物而無害也夫音符軸而向崖本依從而本亦作卷音權軸而無害也夫音符軸之直解也也音食然反與推音權許敬及狂音音呈李云狂如醒也病酒曰醒為之于偽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反下為之皆同

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天於斧斤此材之患也

宜楸柏桑崔云荆氏之地宜此三木李云三木文木也拱為勇反把百雅反徐有雅反司馬云兩手曰拱一手曰把上時掌反粗七餘反猴音猴狀以職反又羊植反歌且羊反司馬依机音八李云欲以極戲狙猴也崔本作按音按云物也三圍崔云圍環八尺為一圍麗如字又音禮司馬云小船也又屋穩也禪本亦作檀音禪傍薄剛反崔云禪傍故解之以牛之瘡也同焉云瘡之全一變者謂之禪傍

白穎者與豚之元鼻者與人痔病者不可以適河

元鼻徐舌葬反司馬云高也頰折故鼻高崔云仰也痔徐直也里反司馬隱劉也適河司馬云謂枕人於何奈也聲協營反此皆巫祝以知之矣

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夫全生者天下之所謂祥也巫不以祥全生乃大祥也神人者无心而順支離疏者願隱物者也故天下之所謂大祥神人不逆

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挫鍼治繅足以糊口鼓篋播精足以食十人上

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持其不用故不自竄匿

支離不全貌疏其名也願以之反頂如字本作頤亦如字司馬云言脊曲頭縮也淮南曰脊管高於頂也會古外反徐古活反

向音沽擗于外反向余于括反崔云會撮頤也指天司馬云香熾華之三者皆在頂中脊曲頭低故舉指天也向云兩音球而上會撮狀也管崔本作管在上李云管膺也五藏之輸皆在也解本又作管音管除又甫姓反崔云樓人腹在髀裏在膺許劫反又司馬音音曲聲除故與管並也崔徐子時反郭租未反崔云案也織執金反司馬云控織織衣也織崔賈反司馬云浣衣也向同崔作綽音綽徐音胡李云食也崔云字或從行互或作結鼓築物華反徐又音類司馬云鼓數也小箕曰箕崔云鼓築樂著譜龜也描精如字一音所全則當作數精司馬云筒米曰精崔云描精卜卦占兆也鼓築描精言賈一食音嗣樂如反臂於其間如字司馬云臂裏也崔本

離必有常疾不受功

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

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

神人無用於物而物各得自用歸功名於羣才與物冥而無迹故凡人間之害處常美之實此支離其德也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

往世不可追也

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

方今之時僅免刑焉

福輕乎羽莫之知載

敗亂自求生故忘生而不死

為子偽反治直吏反下同

人間世

知音智惡 禍重乎地莫之知避

舉其性內則雖負萬鈞而不覺其重也外物寄之雖重不盈錙銖有不勝任者矣為內福也故福至輕為外禍也故禍至重禍至重而莫之知避此世之大迷也。知避舊本作宜云置

趨夫畫地而使人循之其迹不可掩矣有其已而臨物與物不

而付人之自得故能彌貴萬物而玄同彼我。迷陽迷陽元

傷吾行 迷陽猶王陽也。王陽任獨不為外則吾行全矣。天

言迷陽伏陽 迷陽猶王陽也。王陽任獨不為外則吾行全矣。天

言迷陽伏陽 迷陽猶王陽也。王陽任獨不為外則吾行全矣。天

言迷陽伏陽 迷陽猶王陽也。王陽任獨不為外則吾行全矣。天

言迷陽伏陽 迷陽猶王陽也。王陽任獨不為外則吾行全矣。天

言迷陽伏陽 迷陽猶王陽也。王陽任獨不為外則吾行全矣。天

言迷陽伏陽 迷陽猶王陽也。王陽任獨不為外則吾行全矣。天

言迷陽伏陽 迷陽猶王陽也。王陽任獨不為外則吾行全矣。天

言迷陽伏陽 迷陽猶王陽也。王陽任獨不為外則吾行全矣。天

言迷陽伏陽 迷陽猶王陽也。王陽任獨不為外則吾行全矣。天

言迷陽伏陽 迷陽猶王陽也。王陽任獨不為外則吾行全矣。天

言迷陽伏陽 迷陽猶王陽也。王陽任獨不為外則吾行全矣。天

言迷陽伏陽 迷陽猶王陽也。王陽任獨不為外則吾行全矣。天

言迷陽伏陽 迷陽猶王陽也。王陽任獨不為外則吾行全矣。天

言迷陽伏陽 迷陽猶王陽也。王陽任獨不為外則吾行全矣。天

言迷陽伏陽 迷陽猶王陽也。王陽任獨不為外則吾行全矣。天

言迷陽伏陽 迷陽猶王陽也。王陽任獨不為外則吾行全矣。天

言迷陽伏陽 迷陽猶王陽也。王陽任獨不為外則吾行全矣。天

言迷陽伏陽 迷陽猶王陽也。王陽任獨不為外則吾行全矣。天

言迷陽伏陽 迷陽猶王陽也。王陽任獨不為外則吾行全矣。天

言迷陽伏陽 迷陽猶王陽也。王陽任獨不為外則吾行全矣。天

言迷陽伏陽 迷陽猶王陽也。王陽任獨不為外則吾行全矣。天

住而天下莫能離 是荷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立

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丘者

乎奚假魯國立將引天下而與從之 夫神全其具則

曰彼元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

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 變於死

之變 彼與變俱故生 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

不與物遷 命物之化 審季无假 明生命

守其宗也 離至道之極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

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 情背之性殊則美惡之

路反下皆 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雖所美不同而

其所美則萬物一美也各異其所是則天下是一也夫因其所

異而異之則天下莫不異而浩然大觀者官天地府萬物知異

之不足異故因其所無而同之則天下莫不皆同又知同之不

非效美已而惡人自中知以下至于昆蟲莫不皆然此明乎

我而不明乎彼者爾若夫玄通混合之士因天下以明天下天

下无口我非也即明天下之无非无曰彼是也即明天下之无

是是无非混而為一故能乘變化任化在物而不留。中知音

智聞之 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 宜生於不美无

故云其宜也 而遊心乎德之和 都忘宜故无不任也

之有也无不得而不和者亦未聞也故放心 物視其所一

於天地之間焉然无不當而曠然无不適也 物視其所一

於天地之間焉然无不當而曠然无不適也 物視其所一

於天地之間焉然无不當而曠然无不適也 物視其所一

於天地之間焉然无不當而曠然无不適也 物視其所一

於天地之間焉然无不當而曠然无不適也 物視其所一

於天地之間焉然无不當而曠然无不適也 物視其所一

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體夫極數之妙心故能無

物而不同無物而不同則死生變化元往而非我矣故生為我時死為我順時為我聚順為我散聚散雖異而我皆我之則生

既觀其一則說然無死亦我始有死夫死生之變猶以爲一於云生如脫屣斷足如遺土吾未見足以變其形也喪也

復反下及註同說始銳反又首悅脫履九具反本亦作疑所買

管反常季曰彼為己以其知自存為于偽反得

其心以其心嫌未能遺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哉

夫得其常心平往者也嫌其不能平往而與物過常故使物就之。最相會反采會反下註同司馬云聚也仲尼

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夫止水之致鑑者非

動而為之則不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

夫松柏特稟自然之鍾氣故能為受命於天唯舜獨也

正言時受自然之正氣者至希也下首則唯松柏上首則唯

松柏人各自正則無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幸自能正耳

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

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非能遺名而元不

云徵成也終始可保成也九軍惟季云天子六軍諸侯三軍通

為九軍也簡文云丘書以攻九天收九地故謂之九軍要一選

反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所知而心未

嘗死者乎知與變化俱則元往而不冥此知之一者也心

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以不失會為擇日斯人

德充符

動者也故假借之人由此而最之耳。且如字徐子余彼且

何肯以物為事乎其恬憺申徒嘉兀者也而與

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

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蓋與別者並行。申徒

人雜篇作晉人則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

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

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質而問之欲且子見

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齊執政便謂足以明其不

申徒嘉曰先王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論

德之顯非計位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笑其

在位欲與物先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

也又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

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事明師而鄙吝之心

產曰子既若是矣若形殘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

不足自反邪言不自顧首而鈔輕蔑在位與有德者並

如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多自陳其

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無德者能之遊於

羿之彀中中央者中也然而不中者命也羿

之善射者弓矢所及為彀中夫利害相攻則天下皆羿也自不

德充符

之處惟未免於中地則中與不中惟在命耳而區區者各有其所遇而不知命之自爾故免乎弓矢之害者自以為巧故然多已及至不免則自恨其謬而志傷神辱斯未能達命之情者也夫我之生也非我之所生也則一性之內百年之中其起行止動靜趨舍性情知能凡所有者凡所為者凡所遇者皆非我也理自爾耳而橫生休戚乎其中斯又逆自然而失者也。知如字又音智。胡係反。善射人唐夏有之。乃云有窮之君其妻者中。泰音遺。張弓也。中如守決於良反。又於倉反。中地丁作反。下不中註。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眾矣。而有所笑。我佛然而怒。見其不知命而怒。斯反。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廢見至人之知命。遺形故。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不如此先生洗我以善道。故遺累。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志形故也。吾介。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形骸外矣其德內也。今形交而索我外好豈不。子產蹇然改容更貌曰子无乃稱。已悟則厭其多言也。蹇子。魯有兀者叔山无趾踵見仲尼。踵踵也。叔山无趾音止。李云叔山字无趾。見賢。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无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人之生也理自生矣直莫之為而任其自生斯重其身而不知務也。故五藏相攻於中而手足殘傷。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月一足未足以虧其德。吾是以務全之也。去其於謹任其自生斯。夫天无不覆地无不載。

天不為覆故能常覆地不為載故能常載使天地而為覆載則有時而息矣使舟能沉而為人得則有時而沒矣故物為焉則未足以終其生也。為子。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責其不謹不。孔子曰立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无趾出。聞所聞而出。全其无為也。孔子曰弟子勉之夫无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全德者生便忘。行下孟反。无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實實以學子為。怪其方復學於老聃。語魚據反。實實司馬云恭貌。彼且斬以詭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己。夫无心者人學亦學然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己。夫无心者人學亦學然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己。桎梏邪。人其弊也。遂至乎為人之所為矣。夫師人以自得者。率其常然者也。舍己效人。一物逐物於外者。求乎非常之名者也。夫法常之名乃常之所生也。故學者非為幻怪也。幻怪之生必由於學。桎梏者非為華薄也。而華薄之與必由於桎梏。斯必於之理。委反。李云。詭詭奇異也。如。桎梏反。亦作。句。在之實反。郭真一反。木在尺也。桎古毒反。亦在。手也。為己。子為反。下者為。人同。音。拾。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不可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欲以直理。其。无趾曰天刑之安可解。今仲尼非不真也。顧自然之理。名迹斯立。而順物者非為名也。非為名則至矣。而然不免乎名。則孰能。之。故。名者。影。也。影。者。形。聲。之。桎。梏。也。明。理。也。則。性。命。可。全。矣。嚮。許。文。反。本。又。作。向。下。同。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惡醜也。惡人。李。三。京。說。駘。它。其。名。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

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為人妻寧為夫子
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
人而已矣无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明物不由
和戶計无聚祿以望人之腹明非求又以惡駭
天下明不以形美故往和而不唱非招而知不出
乎四域不復思於分且而雌雄合乎前夫才全者與
獸不亂羣人鳥不亂行而為萬物之是必有異乎人
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
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未經月已
處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无宰寡人傳國

焉委之以國政。期以悶然而後應龍不足以為其神。
云有頃之間也。汜而若辭人辭亦辭。已。寡人醜乎卒
授之國无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
亡也若无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
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純子食於其死母者食乳也
爾不得類焉爾夫生者以才德為類死而才德去矣故生
子而不足以固其志矣。論本亦作賦音所愛其母者非

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使形者戰而死者其人
之葬也不以翼資翼資者武所資也戰而死者无武也翼
造安均云武節也李資送也則者之屨无為愛之受
御不爪翦不穿耳形也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
使恐傷其形。不得復使使入云不復入直也。形全猶足以為
爾揀擇擇御及許爾許皆不以形好為意者也故形之而况
全德之人乎德全之而物今哀駘它未言而信无功
而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
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

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
變命之行也生之所有非妄有也天地雖大萬物雖多然
吾之所遇適在於是則雖天地神明國家聖賢絕力至知而弗
能違也故凡所不遇弗能遇也其所遇弗能不遇也凡所不為
非能為也其所為弗能不為也日夜相代乎前夫命行事
故付之而不留矣。與音音餘而不知不能規乎其始者
也夫始非知之所規而故非情之所留是以知命之及行事之
者之往吾故不足以滑和達于變命之固當則雖死生窮
在身故矣。四音音不可入於靈府靈府者精神之宅也夫至
外而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无卻間豫則雖涉乎至變
不失其允然也。允徒使日夜无卻去逆反李云開也而

德充符

德充符

與物為春所賴也是接而生時乎心者也順四時

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天下之平莫其可以

為法也無情至平故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內保其明

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無事不成無物不和此

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

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

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无其實輕用吾身

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德

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負蹇蹇大

瘦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

形有所忘其德長於逆物則物忘其好人不忘其所忘而

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生則愛之死則弃之故德者世

也故夫忘形者非忘也不忘德者乃誠忘也故聖人有所遊遊於自得之場

德充

者才德全也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此四者自

膠无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自然已具故聖人无所

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言自然

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既稟之自然其理

有人之形視其形无人之情掘若槁木之枝反有人

不得於身无情故付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貌

警乎大哉獨成其天无情故浩然无不任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无情乎莊子曰

然惠子曰人而无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

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人之生也非情之所

之所知哉故有情於為離曠而弗能也然離曠以无情而聰明

矣有情於為賢聖而弗能也然賢聖以无情而賢聖也豈直賢

聖絕遠而離曠難慕哉雖下愚蠢蠢及雞鳴狗吠豈有情於為

得也是以關之萬物反取諸身耳目不能以易任成功手足不

能以代司致業故嬰兒之始生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向明不

以足操物不以手求行豈百骸无定司形貌无素主而專由情

以制之哉惡音鳥下惡得同吠扶廢反分如字操七刀反

德充

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无情未解形貌之非情也。解語蟹。莊子

曰是非吾所謂情也以是非為情則无是非无好无

寄吾所謂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任當而直前者非情也。

益生何以有其身未明生之自生理之自足莊子曰道與之貌

天與之形生理已自足於形貌之中但任之則身存无以好惡內傷其身

夫好惡之情非所以益生祇足以傷身以其生之有分也。好惡呼報反下烏路反註同祇音支。今子外乎

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夫不休於性分之內則外矣精不止於自生之極則勞矣故行則倚樹而吟坐則據梧而睡言有情者之自困也。倚於綺反槁若老反梧音吾瞑音眠崔云據琴而睡也。睡垂臂反。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凡

子所為外神勞精倚樹據梧且吟且睡此出之所謂情也而云天選明夫情者非情之所生而況他哉故雖萬物萬形云為趣舍皆在无情中來又何用情於其間哉。選宣轉反舊恩綴反。

其間哉。選宣轉反舊恩綴反。

南華真經卷第二

南華真經卷第二

郭象 子玄 註 陸德明 音義

莊子內篇大宗師第六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富其所宗而歸者无心也。音義曰惟云

大宗師法也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人之所為則知玄同任之而無不至也 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

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

不中道天者是知之盛也人之生也形雖七尺而五常

待而後當夫知者夫能無可無不可故必有待 其所以待者

特未定也有特則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 所謂人之非天乎

謂人之非天乎我非有崖天也必欲盛之人也然此人之所謂耳物無非天也天也者自然也人皆

大宗師

自然則治亂成敗禍與不遇非人為也 且有真人而後有

真知有真人而後天下之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

逆寡凡真皆不逆不推成不特其說不暮士而羣士自

執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言夫知之登至於道

其覺無憂當其覺而安也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

深具人之息以踵乃在根本中來。深深李云內自之貌

眾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監言若哇氣不平暢

反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或化為體。說其

出而訢其入不距泰然而任之。訢音欣又音新距本又

脩然而往脩然而來而已矣寄之至理故往來而

其所始不求其所終終始變化皆忘之矣當直忘其

受而喜之不問所受者何物忘而復之復之不由

大宗師

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欲無節則天理滅矣真人知用心則背道助天則傷生故不為也。捐徐以全反躬作捐一入反。若然者其心志

其容寂 雖行而無傷於靜○容

其類類 類類大朴之貌○

然似秋 殺物非為死也

怒通四時 天體通四時變者與寒暑同其溫嚴而未嘗有心

物有宜而莫知其極 無心於物故不奪物宜

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 利澤施乎萬世不

為愛人 天六合俱昭非愛人而照之也故聖人之在天下

焉若陽春之自和 故蒙澤者不謝復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彫

樂通物非聖人也 夫聖人無樂也直有親非仁也

無親任理 天時非賢也

非君子也 不能一是非之塗而就利

行名失己非士也

若狐不借務光伯夷叔齊箕

不自適其適者也

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

不自適其適者也

黃帝時人耳長七寸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箕子胥餘司馬

厲被髮佯狂或云尸子曰比干也胥餘其名他徒何反申

徒狄發時人資石自沈於河崔本作同徒狄舍音捨下同

大宗師

真人其狀義而不朋

與物同宜若不足而不承

而不可與

乎其虛而不華也

嗇乎其似嗇乎

嗇乎其似嗇乎

嗇乎其似嗇乎

嗇乎其似嗇乎

嗇乎其似嗇乎

嗇乎其似嗇乎

嗇乎其似嗇乎

嗇乎其似嗇乎

嗇乎其似嗇乎

嗇乎其似嗇乎

嗇乎其似嗇乎

嗇乎其似嗇乎

嗇乎其似嗇乎

嗇乎其似嗇乎

嗇乎其似嗇乎

嗇乎其似嗇乎

嗇乎其似嗇乎

大宗師

者也。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常无心而順彼。問音開。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故好與不好。善所愛與。彼无二也。其一也。其一不一也。一其不一也。夫徒也。夫其人。同天人均彼我不。其一與天為徒。无有而不。其一不一與。以其一異乎不一。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人為徒。彼彼而我。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夫真人同天。人亦萬致萬致不相。夫天不相。夫死生命也。勝故曠然无不一。冥然无不在。而玄同彼我也。故知死。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其有晝夜之常天之道也。故知死。奚所係哉。曰如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夫。字崖本作。觀言。世。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夫。乎人之有所不得與。憂在。懷皆物情。非理也。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卓者。獨化之謂也。獨化之至也。故人之所因者天也。天之所生者獨化也。人皆以。天為父。故晝夜之變。寒暑之節。猶不敢。亞。隨。天。安。之。況乎。卓。爾。

善也。故若以吾生為。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明之必變。之符。將任化而無係也。壑火各反。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夫無力之力。莫大。揚天地以趨新。負山嶽以含故。故不暫停。忽已涉新。則天地萬。物无時而不移也。世皆新矣。而自以為故。舟日易矣。而視之若。舊山日更矣。而視之若前。今交一臂而失之。皆在冥中去矣。故。向者之我。非復今我。我與今俱在。豈常守哉。而世莫之覺。橫謂今之所遇。可係而在。豈。藏小大有宜。猶有所。不。不。時哉。揭其列其。謂二反。藏小大有宜。猶有所。不。不。以禁其日變也。故夫藏而。有之者。不能止其。也。无。藏而任。化。能變也。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是。恒。物。之大情也。无外无内。无死无生。體天地。而合變化。索所。而。不。得。矣。此。乃。常。存。之。大。情。非。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一。曲。之。小。意。也。索。所。百。反。

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人形。力是。萬化之一。之中。所。遇。者。皆。若。人。耳。豈。特。人。形。可。喜。遇。耳。未。獨。喜。也。无。極。而。除。物。无。樂。邪。樂。音。洛。下。及。註。同。其。為。樂。可。勝。計。邪。本。非。入。而。化。為。人。化。為。人。夫。於。故。矣。失。故。而。喜。喜。所。遇。也。故。變。化。无。窮。何。所。不。遇。所。遇。而。樂。樂。豈。有。極。乎。勝。音。升。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遊而皆存。夫聖人遊於。於。日。新。之。流。萬。物。萬。化。亦。與。之。萬。化。化。者。无。極。亦。與。之。无。極。誰。得。遇。之。哉。夫。於。生。為。亡。而。於。死。為。存。於。死。為。存。則。何。時。而。非。存。哉。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此。自。均。於。百。年。否。老。未。能。體。變。化。齊。死。生。也。然。其。平。粹。猶。足。以。師。人。也。善。妖。權。本。作。校。同。古。卯。反。本。又。作。天。於。表。反。簡。文。於。焉。反。云。異。也。少。詩。照。反。否。音。翻。本。亦。作。翻。雖。遂。反。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此。之。同。萬。物。而。與。化。為。體。故。其。夫。道。有。情。有。信。无。為。无。形。有。常。无。之。信。故。无。形。也。可。傳。而。不。可。受。古。今。傳。而。宅。之。莫。能。

受而有之。傳感得自容而自本自根

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明无不待神鬼神帝生天

生地神不生天地而天地自生斯乃不生之生也故夫神

之果不足以神而不神則神在大極之先而不為高在

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

上古而不為老言道之无所不在也故在高為无高在深為

不可謂老也。大音素之先一本作之先未

以擊天地伏戲得之以龍象氣母維斗得之終古杳

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壞得之以龍象崑崙馮夷

得之以遊大川肖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

登靈天顛頊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立乎北極

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

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

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道無能也此言得

其自得耳自得耳道不能使之得也我之未得又不能為得也然

則凡得之者必不資於道內不由於己攝然自得而獨化也夫生

之難也猶獨化而自得之矣既得其生又何患於生之不得而為

之哉故夫為生果不足以全生以其生又不由於己為也而為之

則傷其真生也。稀韋氏許豈反郭緒伊反李音系司馬云上

古帝王名望徐若結反郭若徐反司馬云要也得天地要也崔

元氣之母也崔云取元氣之本維斗李云北斗所以為天下綱

維終古崔云終古也謝云註周禮云終古猶言常也忒亡得

反差也崔本作代堪以徐扶眉反斯字反崔作司馬云堪

大宗師

坏神名。人面獸形淮南作欽負崑崙崑崙或作崑崙同音昆下力門

反崑崙山名馬彥司馬云清冷傳曰馮夷華陰潼關隄首人也

云渡河溺死大川河也崔本作泰川肖吾司馬云山神不死至

孔子時大川音泰又如字黃帝崔云得道而上天也嶺音其頭

許玉反玄宮音泰又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

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

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

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

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

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

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

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

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

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

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

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

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

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

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

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

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

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

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音嶺

大宗師

而後能外生也遺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遺生則

不惡死故所遇即安豁然無見機而作斯朝徹也。朝如字

李除通反下同徹如字郭同馬云朝巨也徹達妙之道字云夫

能洞照不崇朝而速徹不朝徹而後能見獨當所遇而

見獨者也。見獨而後能無古今與獨無古今而

後能入於不死不生夫係生故有死惡死故有生是殺

生者不死生者不生其為物无不將也任其自

不將。殺生者不死李云殺猶上地土生者不死崔云除其營

生為殺生生者不生李云殺猶上地土生者不死崔云除其營

也。任其自成任其自迎无不毀也任其自毀无不成

也。故无不成任其自成其名為櫻寧夫與物冥者物榮亦榮而未始

有所繫著也。櫻寧也者櫻而後成者也物榮而獨

矣故繁而任之則莫不曲成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

副墨之子副墨之子問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

聞之於謠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

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者所以名无而非无也

聞之參寥夫皆名以至无者以得无於名表故雖玄冥猶

聞之參寥夫皆名以至无者以得无於名表故雖玄冥猶

而後疑无是始也。疑始李云又疑无是始則始非无名也粗

大宗師

七胡反重直。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

孰能以无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知死生

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

逆於心遂相與為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

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子為此拘拘也曲僂

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

陰陽之氣有冷診痰亂也子祀崔云淮南子承行手

禮兮反流吉羔反偉章鬼反向云美也崔云自此至鑿于井皆

子祀自說病狀也拘拘郭音駒司馬云體拘攣也王云不中

贅徐之從反指天李云句贅項推也其形以贅言其上向也

其心間而无事不以爲患問音開

以子為此拘拘也夫任自然之機各有无唯也與物同

子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子因以求

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子因以求鷄

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子因而

乘之豈更駕哉浸漸也夫體化合變則无往而不因无因

且夫得者時也當所遇之時失者順也時不暫

謂之失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

大宗師

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一不能自解則衆

解則无所不解則无所而解也。樂音洛縣。物共結之矣故能

音玄解音蟹下及註同向云縣解无所係也。且夫物不勝

天久矣吾又何惡焉天不能無書夜我安俄而子來

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犁往問之

曰叱避无怛化夫死生猶寤寐耳於理當寐不願人驚之

尺歎反崔本作喘喘環如字徐音患李云結也叱昌失反但丁

是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

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子

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

不翅於父母自古或有能違父母之命者未有能違陰陽

之變而距晝夜之節者也。尚於綺反鼠肝

向云委弃土壤而已王云取微蔑至

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死生猶晝夜耳未足為遠也時

心適足得通於理以速其死其死之速由於我悍非死之罪也

彼謂死者在生故以死為彼。彼近如字悍本亦作悍胡旦反

又音早說文。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

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俱也

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鑊鉞大冶必

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

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人耳人耳唯願為人

金之不祥而不能任其自化夫變化之道靡所不遇今一遇人

字徐子餘反鑊鉞音莫

形皆故為哉生非故為時自生耳於而有之不亦妄乎。且如

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人皆知金之有係為不祥故明

解可解則无不可也。鑪力。成然寐遽然覺寐寤自若不

如反惡音烏解如字下同。成然寐遽然覺寐寤自若不

當作滅本又作賊呼括反視高貌本亦作俄然遽然李音渠催

本依據又其據反遽然有貌之貌與右孝反向崔本此下更有

發然汗出一句云无條則津液通也崔云榮衛和通不以化為

懼也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

相與於无相與相為於无相為夫體天地冥變化者

管未嘗相與而百節同和斯相與於无相與也夫與相為而表

裏俱濟相為於无相為也若乃投其心志以於手足運其股

肱以營五藏則相營愈篤而外內愈困矣故以天下為一體者

或一音子為反。孰能登天游霧撓挑无極无所不在

變為子為反。孰能登天游霧撓挑无極无所不在

孰能登天游霧撓挑无極无所不在

撓挑猶宛轉也宛轉玄曠之中簡文云循環之名相忘以生

无所終窮忘其生則无不忘矣故三人相視而笑莫

逆於心遂相與友若然者豈友哉蓋寄明至莫然有間

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

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

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倚人與亦哭俗內之

樂臨尸能歌方外之至也。莫然如字崔云定也有間如字崔

李云頃也本亦作為問編曲必連反字林布千反郭父珍反史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人者邪脩行无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
不變无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
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夫理有至極外內相冥
冥於內者也未嘗有能冥於內而不遊於外者也故聖人常遊外
以弘內无心以順有故雖終日揮形而神氣无變俯仰萬機而
依然自若夫見形而不及神者天下之常累也是故觀其與羣
物並行則莫能謂之遺物而離人矣觀其體化而應務則莫能
謂之坐忘而自得矣豈直謂聖人不然哉乃又謂至理之无此
是故莊子將明係統之所宗以釋天下之可悟若直就稱仲丘
之曰此或謂之遊方見以之遊方也
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立則陋矣夫
但反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

遊乎天地之一氣皆冥之彼以生為附贅懸疣若
之自懸贅之自附此氣之時聚非
所樂也。縣音玄註同疣音九以死為決疣潰癰若
之自決癰之自潰此氣之自散非所惜
也。決徐古亢反疣胡亂反潰胡對反夫若然者又惡知
死生先後之所在死生代謝未始有極與之俱往則
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假因也。今死生聚散變化无方皆異物
也。无異而不假於所假雖異而共成一
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任之於理
也。五藏猶忘何物足識哉未始有識故能放身於變化之
端倪五藏猶忘何物足識哉未始有識故能放身於變化之
反倪本或作倪芒荻彷彿乎塵垢之外逍遙乎无為
之業所謂无為之業非拱默而已所謂塵垢之外非伏於山
壘垢如字崔本作塚均云塚音
同音崖徐音詣芒荻彷彿乎塵垢之外逍遙乎无為
之業所謂无為之業非拱默而已所謂塵垢之外非伏於山
壘垢如字崔本作塚均云塚音
同音崖徐音詣彼又惡能憤憤然為世

大宗師

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其所以觀示於衆人者
真物也。饋工內反說文舊韻篇
並云亂也。饋古亂反示也註同子貢曰然則夫子何
方之依子貢不聞性與天道故見其所依而不見其
所以依也。夫所以依者不依也。世豈覺之哉曰丘
天之戮民也以方內為桎梏明所責在方外也夫遊外者
依內離人者合俗故有天下者无以天下為
也。是以遺物而後能入羣坐忘而後能應務愈遺之愈得之苟
居斯極則雖欲釋之而理固自來斯乃天人之所不救者也
雖欲善與汝共之雖為世所桎梏但為與汝
共之耳明已自注外也子貢曰
敢問其方明所以遊外
而共內之意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
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
无事而生定所造雖異其於由无事以得事自方外以共
知耳故成无為也。造七聲反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
相忘乎道術各自足而相忘者天下莫不然也。至
人常足故常忘也。忘音亡下同子貢
曰敢問疇人問向之所謂方外而不耦於俗者又安在也
疇人音宜反司馬云不耦也。不耦於人謂
宜反云奇異也曰疇人者疇於人而侔於天夫與內
於外也。獨能遊外以冥內任萬物之自然使天性各足而帝王
道成斯乃疇於人而侔於天也。侔音謀司馬云等也。亦從也
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
也以自然言之則人无不小大以人理
也言之則侔於天者可謂君子矣顏回問仲尼曰孟
孫才其母死哭泣无涕中心不感居喪不哀无
是三者以善喪業魯國固有无其實而得其名
者乎回壹怪之魯國觀其禮而顏回察其心。孟孫才
本至云三拍笑才其名也。崔云才或作牛
仲仲
居曰夫子盍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盡死生之理應
內外之宜者動

大宗師

而以天行其知之匹。唯簡之而不得。簡擇死生而不得其也。應應對之應。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已簡而不得。故无不安。无不安。故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而安。若化為物。不違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死生宛轉與化為一。猶乃忘其所知。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已化而生焉。知未死焉。知已死之後。故无所避。就而與化。吾特與汝其夢。俱往也。惡音焉。下同。焉於處。反下皆同。未始覺者邪。夫死生猶覺夢耳。今夢自以為覺。則无以明生之非死。死矣。生覺夢未始知所在。當其所遇。无不自得。何為在此而憂彼哉。覺古孝反。註下皆同。且彼有駭形而无損心。其心。駭形如字。摧作咳。云有嬰兒之形。

有且宅而无情死。以形骸之變為且宅之日。新耳其情不宅。是神居也。李本作但宅。上丹未反下。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其所所以乃。夫常覺者无往而有適也。故人

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夫死生變化。吾皆吾之。既皆是。無所不吾。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麻所不吾。外內。隨賈古今。與化日新。豈知吾。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不自得也。不識今之言者。其

覺者乎。其夢者乎。夢之時。自以為覺。則焉知今者之非。生而不可則死。生之。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造適

變无時而足惜也。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造適。樂存懷。則不能與適。推終矣。今之孟孫常適。故哭而不哀。與必

莊三十五

反李王皆云。唯自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得復復矣。又反下同。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不取復未涉中道也。且願遊其藩。而巳。許由曰。不

然。夫盲者无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无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无莊之失其

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捶之間耳。言天下之物。未必皆自成也。自然之理。亦有須治。鑪而

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剝使我乘成。以隨

任也。造七報反。註同。獻笑。笑向云。獻善也。王云。章也。安排而

去化乃入於寥天一。寂寥而與天為一也。自此以上。至

由曰。堯何以資汝。資者。給濟之謂也。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

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其

將以形。教自虧。發而不能復。遊夫自得之場。无係之塗也。載

之。是反。郭之。忍反。推云。軼辭也。李云。是也。點其京反。剝。魚器反。

李云。毀道。德以為仁義。不以點乎。破玄同。以為是非。非不以鼻乎。遙蕩。王云。縱散也。恣七。咨反。又如守。唯。李云。許維反。徐。許鼻

反李王皆云。唯自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得復復矣。又反下同。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不取復未涉中道也。且願遊其藩。而巳。許由曰。不

然。夫盲者无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无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无莊之失其

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捶之間耳。言天下之物。未必皆自成也。自然之理。亦有須治。鑪而

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剝使我乘成。以隨

任也。造七報反。註同。獻笑。笑向云。獻善也。王云。章也。安排而

去化乃入於寥天一。寂寥而與天為一也。自此以上。至

由曰。堯何以資汝。資者。給濟之謂也。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

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其

將以形。教自虧。發而不能復。遊夫自得之場。无係之塗也。載

之。是反。郭之。忍反。推云。軼辭也。李云。是也。點其京反。剝。魚器反。

李云。毀道。德以為仁義。不以點乎。破玄同。以為是非。非不以鼻乎。遙蕩。王云。縱散也。恣七。咨反。又如守。唯。李云。許維反。徐。許鼻

莊三十六

反李王皆云。唯自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得復復矣。又反下同。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不取復未涉中道也。且願遊其藩。而巳。許由曰。不

然。夫盲者无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无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无莊之失其

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捶之間耳。言天下之物。未必皆自成也。自然之理。亦有須治。鑪而

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剝使我乘成。以隨

任也。造七報反。註同。獻笑。笑向云。獻善也。王云。章也。安排而

去化乃入於寥天一。寂寥而與天為一也。自此以上。至

由曰。堯何以資汝。資者。給濟之謂也。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

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其

先生邪夫率性直往者自然也任而傷性性傷而能改者亦之道以隨夫子邪而欲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

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皆自爾目亦無愛為於其間也安澤及萬世而不為仁所寄其仁義。意。徐。皆。醫。李。云。數

而不為老長丁文反。覆載天地刻彫眾形而不為巧非自然故。師於不為而矣為益也。仲丘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

猶未也仁者兼愛之迹義者成物之功愛之非仁仁迹行焉無心故忘之可也但忘功迹故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

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禮者形體樂生之具忘其具未若忘其所以具也。它日復見

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丘蹙然曰於大通此謂坐忘夫坐忘者奚所不忘哉既忘其迹又忘

天地然後曠然與變化為體而無不通也。然於子六一反推云

坐而仲丘曰同則无好也无物不同則未嘗不適未嘗不

也請從而後也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

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此二人相為於

裹飯而相食者乃任之天理而自爾非相為二而後住也。霖雨

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

子之歌詩何故若是辨其有清所以趨出處理。有。不

非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載

至此極者命也夫言物皆自然莊子內篇應帝王第七王也。音義曰崔云行不言之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

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

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夫以所好為是人所

徐徐其覺于子一以己為馬一以己為牛夫如是

大宗師 應帝王

人非人之有哉斯可謂出於非人之域。徐徐如字崔本作祛。祛覺古孝反于如字司馬云徐徐安穩貌于于无所知貌簡文云徐徐于其知情信任其自知其德甚真任其自得于寐之狀也。

而未始入於非人。不入乎是非之域。所肩吾見狂接輿任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接輿曰是欺德也。

輿曰是欺德也。以己制物則物失其真。日人實反中音崔本无曰字云中始賢人也。語魚據反女音汝後皆同出經絕句同馬云出行也經常也崔云出典法也式義度人絕句式法也崔云式用也用仁義以法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畜負山也。

夫寄當於萬物則無事而自成。以一身鑿河无成也。畜音丈本亦作區同勝音升。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全其性分正而後行。各正性命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

李云堅貌崔本作麤音託。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矰鼠深穴乎神兵之下以避重鑿之患。禽獸有以自存故常王任之而不為則自成也。而曾二蟲之無知言汝曾不如此二蟲天根遊於般陽至蓼水之上適遭无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无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

問為天下則非起於天根崔云人姓名也遊於般陽李云般山名陽山之陽崔云般陽地名司馬云般泉也言向南遊也或作般湯裴音了李云水名也不豫司馬云嫌不慚豫大倉卒也簡文云豫悅也大音泰。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任人之厭則又棄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

應帝王

遊无何有之鄉以處墮壞之野。莽眇羣碎之謂耳。乘輿常通而无快帶之地。也崔云猛音符莽莫傷反崔本作猛眇妙小反莽眇輕虛之狀也崔云猛音符莽莫傷反崔本作猛眇妙小若廣反根徐力董反李音浪墮壞无帶為名也崔云猶墮壞也坎戶來反。汝又何歸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

言比放之自得之場則不治而自治也。昂世反崔本作為治。又復問无名人曰汝遊心於淡性而无所飾焉則淡矣。復合氣於漠。漠然靜於性而順扶又反淡徒暫反徐大政反。合氣於漠。漠然靜於性而順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欲益之私也。谷私果不足以生。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晉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

此言功夫容身不得不足以比聖王。陽子居李云居名也子男子通稱嚮許其反李許兩反疾強梁崔云所在疾強梁之人也李云敏疾如嚮也簡文云如嚮應聲之疾故是強梁之貌物徹疏明同馬云物事也徹通也事能通而開明也崔云无物不達无物不明其善反音如字司馬云疏也簡文云相也易音亦崔以政反相輕易也簡文同技徐其統反簡文云藝也係如字崔本作繫或云作繫簡反。且也虎豹之文來田後狙之便文云音繫林初律反。

此皆以其文章非涉虛以御乎无方也。來田李云虎豹以皮有文章見獵也田獵也援音袁狙七綏反便毗肩反舊扶面反驟音來李音狸崔云狙牛也藉司馬云藉繩也。陽子居楚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

天下若元明王則莫能自得今之自得實明王之功也然功已在不為而還任天下天下自得自任故非明王之功也。然子六反改容之化代真萬物而民弗恃。夫明王皆就足物貌治直更反下同。

應帝王

有莫舉名使物自喜雖有蓋天下之功而不舉

立乎不測居變化之塗而遊於无有

者冥物則遊物不暇何暇遊哉鄭有神巫曰季

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

若神鄭人見之皆弃而走不喜自聞死日也○神巫曰

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

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謂至哉之

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眾雌而无雄而又奚

郊焉言列子之未標道也○既其文李云既盡也與音餘眾

若衆雌无雄則无郊也而以道與世元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

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

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

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

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木震不正

萌然不動亦不自正與枯木同其不華濕灰均於寂魄此乃至

人無感之時也夫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止

也淵默淵默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於不為而自爾一也

今季咸見其尸居而坐忘自謂之將死觀其神動而天隨因謂

之有生誠確不以心而理自玄符與變化升降而以世為量然

後足為物主而順時無極故非相者所測耳此應帝王之大意

也○示之本亦作視崔云視示之也導徐音與郭許意反數所

主反鄉許亮反本作鄉亦作向同崔本作康云向也地文與土

是殆見吾謂也崔云大猶理也不震不正並如字堂本作

杜德機也德機不發曰杜○杜德嘗又與來明日又與

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

也有瘳矣全然而生矣吾見其杜權矣權機也今

吾示之以天壤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比之也又不

實不入任自然而覆載則天壤之空也○見賢為反

是殆見吾善善者機也彼彼乃見之嘗又與來明日

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

吾无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

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居太冲之極浩然

吾衡氣機也無往不乎混然一之以管關天者

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

名此處三焉淵者靜默之謂耳夫水常无心委順外物故

始失其靜默也夫至人用之則行捨之則止行止雖異而玄默

一焉故略舉三異以明之雖及流九變台亂紛如居其極者常

淡然自得泊乎忘為也○鯢五兮反桓司馬云鯢桓二魚名也

又云拒或作桓審郭如字簡文云處也司馬云審當為審蟠聚

也崔本作審云回流所鍾之域也淵有九名淮南子云有九英

之淵許慎註云至深也治直更反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

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

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

鼻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雖變化无常而常深根寧極

知其誰何此其無因而以為弟靡因以為波流故

逃也變化類葬世事波流无往而不因也夫至人一目妙境

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二年不出為其妻爨

食豕如食人忘貴賤也為其于為反於事无與親

彫琢復朴去華取實。琢竹塊然獨以其形立

紛而封哉雖動而不真不散也。紛芳云反在

也一以是終使物各无為名尸因物則物各无為謀

府使物各无為事任付物使无為知主无心則物各

亦虛而已不虛則不至人之用心若鏡鑒物而不

不迎應而不藏來即應去即止。藏如故能勝物而

不傷物來即鑒鑒不以心故雖南海之帝為儵北海

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

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

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无有嘗

應帝王

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為者敗之。儵音

南華真經卷第三

二十四

南華真經卷第四

郭象 子玄 註 陸 德明 音義

莊子外篇駢拇第八

駢拇者指出乎性哉而修於德附贅懸疣出乎形

哉而修於性 夫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此則駢贅

足而此獨駢枝則於眾以為多故曰修且而惑者或云非性因

欲割而棄之是道有所不存德有所不載而人有棄財物有棄

用也豈長至治之意哉夫物有小大能有多少所大即駢所多

即贅駢贅之分物皆有之若莫之任異若棄萬物之性也。駢

步田反黃雅云並也李云併也拇音母足大指也司馬云駢拇

謂足拇連第二指也崔云諸指連大指也枝指如字三蒼云

枝指手有六指也崔云音岐謂指有岐也修昌是反徐勣反駢

云多貌司馬云益也崔云過也德崔云德猶容也贅章歛反黃雅

云疣也釋名云橫生肉屬者體也一云瘤結也駢音玄並音尤而修

於性同馬云性人之本體也駢枝指指贅駢枝此四者各出

於形性而非形性之正於眾人為修耳於形為修於性為多故

在手為莫用之肉於足為無施之指也王云性者受生之質德

者全生之本駢枝受生而有不可多於德贅疣形後而生不可

多於性此四者以倪才智德行夫音符發向之端故此治直吏

反分扶問反後可以 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

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 夫與物異者無多也故多方於

之正耳未能與物无方而各正性命故曰非道德之正夫方之

以相攻故各守其方則少多无不自得而或者聞多之不足以

崔云駢枝贅疣雖非性之正亦出於形不可去也五藏之情雖

非道德之正亦列於在不可治也今設仁義之教以治五藏之

情猶駢枝贅疣也既傷自然之理更益其病也 而多方於

聰明之用也 聰明之用各有所本分多方不為有餘少方

多也見夫可貴而矯以尚之則自多於本用而因其自然之

性若乃去其所貴而保其素分則與性无多而異方俱全矣是

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

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

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 夫有耳

算以鼻聾盲自困也折困在於希離離曠則離曠雖性聰明

乃亂亂耳目之主也。精音音再下音非謂禮云白與黑謂之

黼里與青謂之黻煌煌音皇廣雅云光也向崔本作黼向云

禹氏音望毛詩傳云望望煌煌也煌又音晃非乎向云非乎

言晃也薛氏司馬云音望音人百枝耳。案之末一云見千里

針鋒孟子作樂婁是已向云離是也五聲本亦作五音師曠同

馬云音賢大夫也善音律能致鬼神 枝於仁者擢德塞性

以收名聲使天下簞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

曾史是已 夫曾史性長於仁耳而性不長者曠復慕之慕則

曾史之簞鼓天下使失其真性甚於桀跖也。擢音擢司馬云

擢也簞鼓音黃謂笙簧也鼓動也曾史曾參史錯也曾參行仁

史錯行義 駢於辯者繫兔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

同異之間而敝跬譽无用之言非乎而揚墨是已

夫駢其奇難致其危駢者未曾容則於擣柶之口而必競辯於

程也思息謂反構 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

至正也 此數子皆師其天性直自多駢旁枝各自是一家之

情已下觀之至正可見矣 故合者不為駢 謂合為駢

而枝者不為跋 知反棍本作枝音同或渠支反 長者不

為有餘 謂長有餘 短者不為不足 謂短不足 是

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 自

有正不可以此正彼而損益之 鳧音符脛形定反釋名云世

也直而長如物莖也本又作經鶴戶各反斷丁管反下及註同

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无所去憂也 知其性

去也 去起呂反註去憂去甚同 意仁義其非人情乎

夫仁義自是入之情性但當任 彼仁人何其多憂也 忍仁

人情而憂之者 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

斲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

憂一也 此雖憂品萬殊无傷憂之地矣唯各安其天性不使

駢而斲枝則世成而无傷又何憂哉 斲李音統恨發 今世

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 兼愛之迹可尚則天下之目

而逐憂之此為陷人於難而後拯之也然今世正謂此為仁也

同難乃旦反 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鬻貴富

富所以可鬻由有富之者也若乃无可尚之迹則入安其分

量力受任宜有決已效彼以鬻鬻非望哉 鬻吐刀反杜預註

財曰鬻 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

駢拇

天下何其賢器也 夫仁義自是入情也而三代以下橫其

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其侵其德也

屈折禮樂响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

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鈎直者

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

漆約束不以縲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

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 夫坊有常然

然然自得而不自覺也 屈崔本作曲折之熱反謂屈折支體

為禮樂也响况於反李况付反本又作響於馮反音更李音

喻本又作响音謂謂响喻顏色為仁義之 故古今不二不

可虧也 同物改與物 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縲

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 任道而得則抱持獨住連連

義遊道德間也 使天下惑也 真。紙音支變自復反下已喪

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 尚義失其常然以之死地乃

也 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

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 夫與物无傷者非為仁也而仁

也而義功見焉故當而無傷者非仁義之招也然而天下奔馳

奔我均披以失其常然故氣心不由於禮 而陷在彘彘世不

出於惡而相由仁義然仁義者境天下之具也 絕通小

反窮可竟反又許燕反廣論云乳也又故或見賢通又非

以仁義易其性與 辭真氏无易之德而天下之性固以易

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

駢拇

其性矣自三代之上實有無為之德無為之德亦有為者之德或與夷之事易垂拱之性而況修德者哉三代夏殷周也上時掌反懷英並如字謂創傷也依字應作瘳瘳小人

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夫鵠居而食鳥行而無章者何惜而不殉哉故與世常異唯變所適其適則殉世之德也所遇者或時有榮夷亮之變其適則殉性之德也然而雖揮斤入極而神氣無變手足繫夷而居耳者不獲則美殉哉無殉也故乃不殉其所殉而適與世同殉也

聖人則以身殉天下夫鵠居而食鳥行而無章者何惜而不殉哉故與世常異唯變所適其適則殉世之德也所遇者或時有榮夷亮之變其適則殉性之德也然而雖揮斤入極而神氣無變手足繫夷而居耳者不獲則美殉哉無殉也故乃不殉其所殉而適與世同殉也

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也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

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云羊

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

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之所惜者生也今殉之大甚俱殘其生則

所殉其非不足復論。制作即反推云好書曰臧方云齊之此鄙燕之北郊九民勇而婦悍謂之臧女而婦以謂之張張指云婦婦之子謂之張婦收之子謂之張張如字爾雅云善也崔本作穀云孺子曰穀收收養之故挾音協策字又作策初華反李云竹簡也古以寫書長二尺四寸博策悉代反塞博之類也漢書云吾立壽王以善格五待詔謂博塞也首陽山名在何東浦坂縣死謂餓而死東陵李云謂泰山也一云陵名今名與平陵屬濟南郡

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

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

辨

小人於其間哉天下皆以不殘為善今均於殘生則雖所

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

所謂臧也率性通味乃善。雖通如楊墨一本元此句俞

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

離朱非吾所謂明也不付之於我而屬之於彼則雖通

德而已矣善於自得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

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謂仁義為善則損身以殉之

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

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絕離羣自任聞

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

其適者也此合已放人者也雖效之若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

辨

苟以失性為淫僻則雖所失之愈異其於失之一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愧道德之不無亦故絕操行志各利從容吹累遺我忘欲若斯而已矣。愧

莊子外篇馬蹄第九音義曰舉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齧各適於身而足。馬蹄各若也。蹄音提司馬云馬反也。雲魚呂反黃雅云敵也。崔本作

雖有義臺路寢无所用馬之真性非辭牽而要乘但无美於榮華。義許宜反反如

刻之維之連之以羈馬編之以早棧馬之死者正也大也崔云路

十二三矣音義曰

之整之齊之前有櫛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樂天星名主神于馬孫陽善駢故以為名別較壓反字林云

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夫善御者將以盡其能也盡其

之整之齊之前有櫛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之能之用故有不逞而多死焉若乃任驕驥之力適遲疾之分

則則足迹接手八乘之表而哀馬之性全矣而或者問任馬之

乃謂放而不乘實无為之風遂云行不如卧何其生而不返哉斯失乎莊生之旨遠矣。諫士故反釋向徐其月反司馬云

曰我善治垣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此辭必然反彼初筆反杜註左傳云馬橋也橋音竹瓜反

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垣木之性豈欲中陶匠善治垣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

然乃善治也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巧者為不善於治也操此為直馬驚習能為規矩以矯其

德夫民之德小異而大同故性之不可去者衣食也事之不可

故至德之世其行堪其視顛顛所求及之貌。實與徐音田又使復反質重貌崔云重是也

當是時也山无蹊隧澤无舟梁云詳徐貌崔南作莫莫顛顛丁曰反崔云傳一也淮南作張膜

成羣草木遂長音兮李云徑也

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無害故物馴也。繫本又作振音班反接音泰

夫至德之

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

哉同乎无知其德不離音鳥離力皆反註皆同同乎

无欲是謂素樸欲則離也素樸而民性得矣

為仁踈跂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為樂摘僻

為禮而天下始分矣夫聖德既彰則仁義不真而禮樂

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

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崇末於其天素有殘廢

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

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踈馬知已此矣其自陸則萬

夫加之以衡扼齊之

夫加之以衡扼齊之

夫加之以衡扼齊之

夫加之以衡扼齊之

夫加之以衡扼齊之

夫加之以衡扼齊之

夫加之以衡扼齊之

夫加之以衡扼齊之

夫加之以衡扼齊之

夫加之以衡扼齊之

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闈扼鷲曼詭銜竊響故馬

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用故有力竭而能

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

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

以此矣此民之真性也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

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踈跂好知

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其過會由

莊子外篇胠篋第十音義曰舉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

滕固局鑄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

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滕局鑄之不固也

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知之不

如此此亦聖人之過也

如此此亦聖人之過也

如此此亦聖人之過也

如此此亦聖人之過也

如此此亦聖人之過也

如此此亦聖人之過也

如此此亦聖人之過也

李云茂也恐立用反鄉本又作向亦作同許亮故嘗試論
 反為子為反下及下註而為同積如字李于賜反故嘗試論
 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
 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
 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
 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竟之內所以立宗廟
 社稷治邑屋刑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
 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法聖人者法其迹
 耳夫迹者已去之
 物非應變之具也柔尺尚而荒之哉或迹以御乎无方无方
 至而迹滯矣所以守國而為人守之也○罔罟音古罔之通名
 耒力對反徐力根反郭呂價反李云犁也一云耨柄也耨乃巨
 反李云耨也或云以木為耨柄刺徐七管反闔戶臘反竟音境
 下之竟同治直吏反屋涓熅夫三為屋州五黨為州二千五百
 家也閭五比為閭二十五家也鄉五州為鄉萬二千五百家也
 田成子齊大夫陳桓也一日宋元嘉中本作一日殺音試齊君
 簡公也春秋哀公十四年陳桓殺之于舒州盜其國司馬云謂
 割安邑以東至琅邪自為封邑也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
 之法而盜之其國也○知音智下同故田成子有乎
 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
 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
 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言聖法唯人所
 具○十二世有齊國自敬仲至莊子九世知齊政自太公
 和至威王三世為齊侯故云十二世也守如字舊音狩嘗
 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下為大盜積者
 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
 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脍子胥靡故四

咄嗟

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言暴亂之君亦得據君人之威
 法之由也向无聖法則徒紂焉得守斯位而放其毒使天下
 目眩○比干剖背口反謂割心也崔本作節云支解也萇直良反
 弘脍本又作脍徐勣紙反郭詩氏反崔云讀若施或作菹字
 裂也惟南子曰萇弘鉞裂而死司馬云脍也萇弘官靈王賢
 臣也案左傳是周景王敬王之大夫魯哀公三年六月周人殺
 萇弘一云劉賜曰脍子胥靡密也反司馬如字云脍也崔云脍
 之於他中也案子胥伍員也諫夫差夫差
 不從賜之屬讓以死投之仁也焉於度反故跖之徒問於
 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无有道邪夫妄
 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
 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
 未之有也五者所以禁盜而反為盜資也○跖之石反藏
 才浪反又如字知可如字本或作知可否分符
 問反又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
 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
 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信哉斯言
 而猶不可亡聖者猶天下之知未能都云故須聖道以鎮之也
 舉知不亡而獨亡聖知則天下之害又多於有聖矣然則有聖
 之害雖多德愈於亡聖之无治也雖愈於亡聖故未若都亡之
 无害也甚矣天下莫不求利而不能一亡其知何其迷而失致
 哉○治直吏反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
 聖人生而大盜起夫竭脣非以寒齒而齒寒者脣薄非以
 而大盜起此自然相生必至之勢也夫聖人雖不立尚於物而
 亦不能使物不尚也故人无貴賤事无真偽苟效聖法則天下
 吞聲而聞服之斯乃桀跖之所至穎而以戒其大盜者也○邯
 音寒鄲音丹邯鄲趙國都也圍楚宣王朝諸侯魯恭公後至而
 酒薄宣王怒飲辱之恭公不受命乃曰我周公之胤長於諸侯
 行天子禮樂飲在周室我送酒已失禮方責其薄乃大甚遂
 不辭而還宣王怒乃發兵與齊攻魯魯惠王常欲擊魯而畏楚
 故楚以魯為事故梁得圍邯鄲言事相由也亦是感應宣王名

咄嗟

能長夫悼王之... 趙王曾德薄而趙酒厚焚之主酒吏求酒於... 趙越之與王以趙酒厚焚趙也... 趙越之與王以趙酒厚焚趙也... 趙越之與王以趙酒厚焚趙也...

賊而天下始治矣... 夫聖人者天下之... 若乃治其所... 此所以措擊聖人而裁素自全... 故曰聖人者天下之... 若乃治其所...

立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 夫聖人者天下之... 若乃治其所... 故曰聖人者天下之... 若乃治其所...

无故矣... 聖人者天下之... 若乃治其所... 故曰聖人者天下之... 若乃治其所...

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 夫聖人者天下之... 若乃治其所... 故曰聖人者天下之... 若乃治其所...

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 夫聖人者天下之... 若乃治其所... 故曰聖人者天下之... 若乃治其所...

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 夫聖人者天下之... 若乃治其所... 故曰聖人者天下之... 若乃治其所...

肚箇

鐵賞罰之重者也... 夫聖人者天下之... 若乃治其所... 故曰聖人者天下之... 若乃治其所...

以示人... 夫聖人者天下之... 若乃治其所... 故曰聖人者天下之... 若乃治其所...

以明天下也... 夫聖人者天下之... 若乃治其所... 故曰聖人者天下之... 若乃治其所...

始人含其聰矣... 夫聖人者天下之... 若乃治其所... 故曰聖人者天下之... 若乃治其所...

天下始人含其明矣... 夫聖人者天下之... 若乃治其所... 故曰聖人者天下之... 若乃治其所...

倭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 夫聖人者天下之... 若乃治其所... 故曰聖人者天下之... 若乃治其所...

夫以端端姑... 夫聖人者天下之... 若乃治其所... 故曰聖人者天下之... 若乃治其所...

肚箇

夫用其自能則規矩可弃而妙匠之指可罷也。○罷郭呂孫反又力結反徐所縮反李云折也佳云謝之也佳音垂亮時巧者誅姑起一反蛻音羌

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據

弃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去其亂羣之率則天

下不饒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

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

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煇

亂天下者也此數人者所稟多方故使天下謹而效之效

亦反論徐音樂三蒼云火光銷也司馬崔云散也數所主反

法之所无用也若夫法之所用者視不過於所見故眾目

不過於所能故眾技无不巧知不過於所知故羣性无不適德

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

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

也民結繩而用之足以紀要而已。容成氏司馬云此十

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

老死而不相往來无求之至。樂音洛而不相往來一本

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

頸舉踵曰其所有賢者羸糧而趣之則內弃其

肚

肚

肚

肚

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

結乎千里之外至治之迹猶致斯弊。治直吏反註同頭

負也糧音良趣七子反徐七音反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謂好知之君知

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

於上矣鉤餌網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

削格羅落置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攻之愈密

則雖禽獸猶不可置之以行而況人哉故治天下者唯不任知

牙曰機知音智下及註并下知詐皆同語如志反音音曾笱鉤

斜反果本又作孚音浮爾雅云鳥罟謂之羅兔罟謂之置罟謂

之學學覆車也郭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

變多則俗惑於辯矣上之所多者下不能安其少也性

漸漬之毒不覺深也崔云漸毒猶浮害頭戶結反滑于八反頡

滑謂難料理也崔云纏屈也李音骨滑稽也一云頡滑不正之

語也解苦解反垢苦豆反司馬崔故天下每每大亂罪

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

其所已知者不求所知而求所不知此乃舍己效人而不

其所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其

同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其

所善爭尚之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

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喘粟之蟲肖翹之物莫

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夫吉凶悔吝

肚

肚

肚

肚

知之所動誠能搖蕩天地運街羣生故君子者胡可以不忘其
知哉。李馬云郭云必內反又音何司馬云薄食也樂失約反崔
云消也司馬云崩竭也崔何本音作樂同徐音華墮許規反毀也
施始政反端本亦作端又作端川充反向音揣栗耳轉反崔云
螺端動也一云端栗謂无足蟲肖翅音消下
音不繞反崔云肖翅植物也李云翻飛之屬也

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伎釋
夫恬淡无為而悅夫嗶嗶之意嗶嗶已亂天下

矣嗶嗶以已誨人也。種種向章勇反李云謹設貌一云淳厚
也說音悅下同役役李云鬼黠貌一云有為人也恬從謙反
嗶俠暫反徐大敢反嗶嗶李之聞反又之純反郭音博下同司
馬云以智貌徐許彭反又許剛反向本作嗶音博崔本上句作
嗶嗶以知五芒也一

莊子外篇在宥第十音義曰以義名補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有使自在則治治之則亂也人之性也直莫之

湯則性命不過欲強不獲在上者不能无為上之所為而民皆
赴之故有誘慕好欲而民性淫矣故所責聖王者非責其能治
也責其无為而任物之自為也。宥音又寬也在之也者
則治直使反下治亂同惡鳥路反好呼報反

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
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

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
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堯

夫不恬不愉非
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无之恬愉自得乃可長久

夫不恬不愉非
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无之恬愉自得乃可長久

夫不恬不愉非
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无之恬愉自得乃可長久

夫不恬不愉非
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无之恬愉自得乃可長久

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
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
失位居處无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此皆

乎天下始喬詰卓鷲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故
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

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

匆匆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

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
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

知邪是相於疵也當理无悅悅之則致淫淫之患矣相助

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存亡无所在任

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嚮卷

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嚮卷

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嚮卷

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嚮卷

儉囊而亂天下也必有此八者則不能縱任自然故為窮

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不能遺之已為

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儻之吾君是何哉非直由

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

安其性命之情性安矣不得已者非迫於威刑也直抱

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若

無擢其聰明解擢則傷也尸居而龍見淵默而

雷聲出厥默語常无其心而付之自然也神動而天

隨神順物而行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若遊塵之自

治天下哉然任其自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

臧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撓人心撓之則傷其自善也

而進上排之則下進之則上言其易搖蕩也人心排下

囚殺字無所排進乃安全耳囚殺如淖約柔乎剛彊

淖約則剛淖者柔矣廉劇彫琢其孰焦火其寒凝

冰夫焦火之熱凝冰之寒皆喜怒非積之所生若乃不窮不

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靜之可使如淵動之

心乎人心之變靡所不為順而故之則靜而自通治而徐之

於其乎股无肢脛无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

也堯於是放讎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峽流共

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

大駭矣夫堯舜帝王之名皆其迹耳我奇斯迹而迹非我也

也險目遊者宜常改其足故聖人一也而有堯舜湯武之異明

下侯反崇山南南也堯六十年放讎兜於崇山投三苗於

子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

天下衰矣莫能齊於自得。大德不同而性命爛

漫矣立小異而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知無涯而

於其乎於其乎新錮制焉繩墨殺焉推鑿決

馬謂加肉刑也繩墨殺焉並如字崔云謂彈正殺之推直追反

故賢者伏處大山嶼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

乎廟堂之上若夫任官於廟堂則憂慄之情而貴踐履

性以眩惑衆人直觀正善徒相引是以任官者不其據而崇

相踐藉也本亦作有者廣雅云者亂也大山音泰亦如字

今世殊死者音語語感反眩玄通反惡鳥路反音煩

相枕也相枕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

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甚矣哉其无愧

而不知恥也甚矣一而方復攘臂用逆以治迹可謂无

愧而不知恥之甚也一而方復攘臂用逆以治迹可謂无

一云誅也字林云死也說文同又云漢令曰蠻夷長有罪當誅

陽摧云城夾頭及脛者皆曰桎楊離力氏反又力智反故立氏

如字又音醫隄崔本作隄音輔復扶又反吾未知聖

知之不為折楊接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也

也折楊以接楊為管而桎梏以鑿桎為用聖知仁義者遠於罪

也之迹也迹遠罪則民斯尚之尚之則矯詐生焉矯詐生而禦

茲接反摺郭李音習徐從慶反同焉云接摺城望音息郭反崔

本作牖云讀為牖或作諸字極極極桎梏也准南曰大者為柱

在宥

梁小者為接摺也鑿在洛反又在報反捕人統反向本內音

同三蒼云柱頭也也鑿頭刺木如柱頭也于萬反下同樂魚

曰反十又作衛音同焉知曾史之不為桎跲噉矢也噉矢矢之

史為桎跲之利用也焉於度反噉矢許交反本才作噉向云

或作桎跲桎也崔本此下更有有無之相生也則甚善故曰

絕聖弃知而天下大治直更反去起呂反黃帝立

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

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

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

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為之柰何廣成子曰

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謂至道之精可謂質也廣成

當此斗下山也爾雅云北戴斗極為空同而所欲官者

物之殘也不任其自爾而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

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之光益以荒矣而

倭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

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間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

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

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柰何而可

以長又廣成子蹙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人皆自修

下則天下治矣故善之也雲氣不待族而雨司馬云族聚也

未聚而雨言澤少草木不待黃而落日言殺氣多也爾雅

云善辭也一曰按說字云淺短穉或云狹小之貌指悅全反問

在宥

音開下註復扶之反也。音要也。音來。吾語女至。

道至道之精。窈窕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冥冥

而物自生。耳自生。耳非為性也。又有為於已生子。語魚據

反。下同。女音汝。後。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視

女精乃可以長生。靜而天也。目无所見。耳无所

聞。心无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此皆率性而

慎。女內。真也。閉。女外。分也。多知為敗。知無產。我為女

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女入於

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夫極陰陽之原。乃遂

冥之門也。為。天地有官。陰陽有職。慎守女身

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

百歲矣。吾形未常衰。取於盡性命之極。極長生之致。耳身

謂天矣。天无。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无窮。而

人皆以為終。彼其物无測。而人皆以為極。一變也。

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皇王之稱。隨世之上下

應。无第一也。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失无窮之

於一變。而不得均同。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

故余將去女。而獨往也。百昌司馬云。適百物也。入无

在者。

窮之門以遊。无極之野。與化。吾與日月參光。吾

與天地為常。都任。當我緝乎。遠我昏乎。物之去來

我獨存乎。以死生為一體。人其盡死。而

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脾。雀躍而遊。雲將見

之。倘然止。贊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為。此。鴻蒙

拊脾。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

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

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令我願合六氣之

精。以育羣生。為之。柰何。鴻蒙拊脾。雀躍。掉頭曰

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

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

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

曰。浮遊。不知所求。而自得所求也。雲將子。既反。下同。李

扶搖。神木也。生東海。一云風也。鴻蒙如字。司馬云。自然元氣也

一云海上。氣也。拊。字。甫。反。一音。用。脾。本。又。依。脾。音。性。陰。南。脾。反

又。再。拜。稽。首。本。又。作。辭。同。將。略。反。躍。司。馬。云。雀。躍。若。雀。浴。也。一

云。如。雀。之。跳。躍。也。倘。只。掌。反。一音。吐。郎。反。李。吐。黨。反。司。馬。云。欲

止。貌。李。云。自。失。貌。費。之。二。反。又。豬。立。反。又。魚。列。反。李。云。不。動。貌

變。本。又。作。倏。素。口。反。取。疏。滿。反。司。馬。云。長。者。稱。輾。丁。劣。反。李。云

結。掉。徒。卑。反。未。如。字。國。名。也。本。作。宗。者。非。猖。狂。不。知。所

往。而。自。得。遊。者。鞅。掌。以。觀。无。妄。夫。內。足。者。羣。自。皆。自。正

此。言。自。得。而。正。也。朕。又。何。知。已。也。雲。將。曰。朕。也。自

以為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夫秉物非為亦而亦自彰猖狂非招民而民反效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

天弗成若夫順物性而不洽則情不逆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離其所以靜也災及草木禍及止蟲皆坐而受害也

意治人之過也夫有治之迹亂之所由生皆坐才則反雲將曰吾意毒母哉言治人之過深

僂僂乎歸矣僂僂坐起之貌不能噴然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夫心以用傷則養

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

倫與物忘理與物皆不以存懷而謂付自然大同乎溟

魂與物無際。溟戶頂反又音幸溟。亡頂反司馬云溟冥自化氣也。解心釋神莫然无

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

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

同乎已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眾為心也心欲出乎眾為眾推也。惡鳥為路反。

夫以出乎眾為心者曷常出乎眾哉眾皆以出眾為眾人也若我亦欲出乎眾則與眾無異而不能相出矣夫眾皆以相出為心而我獨无往而不乃大殊於眾而為眾主也

因眾以寧所聞不如眾技眾矣吾一人之所聞則寧也若不因眾則眾之千萬皆我敵也。因眾以寧所聞則寧之所聞見委而任之則自寧安不如眾技其絢反眾矣若役我於我矣安得而不自困哉而欲為人之國者此攬乎二

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夫欲為人之國者不因眾之利豈為之哉因天下之自為而任耳。攬音覽本亦作覽此

以人之國僂倖也幾何僂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

不成而萬有餘喪矣已與天下相因而成者也今以一己而專制天下則天下塞矣已豈

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不能物用物而物則不足以有大物矣。而不物故能物物。夫用物者不為物用斯不物矣。不物故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

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用天下

獨往獨來是謂獨有斯乃獨往獨來者也。獨有不窮。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夫與眾玄同非求貴

大人之教若形之於

夫以出乎眾為心者曷常出乎眾哉眾皆以出眾為眾人也若我亦欲出乎眾則與眾無異而不能相出矣夫眾皆以相出為心而我獨无往而不乃大殊於眾而為眾主也

影聲之於嚮於百姓之心形聲也大人之教影嚮也大人之
 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使物各得自盡也
 天下配問者為主應乎無嚮待物行乎无方
 挈汝適復之撓撓撓撓自動也出入无旁女同與日
 无始故无始也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其形與
 而无己能大則不无己惡乎得有有天地无異
 地之友觀无則任觀有者昔之君子能美其觀无者天
 可不因者民也因其性而任之則
 是任賤者貴因卑者尊此大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事
 不為但當因任耳匿女力反鹿麕而不可不陳者法
 也法者妙事之迹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當乃
 所以遠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親則若隔故節而不可
 不積者禮也夫禮節者思於條一故中而不可不高
 者德也事之下者中者德也中而不可不一而不可不
 易者道也事之難者雖一非道况不神而不可不為
 若天也執意不為雖神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順
 而已非天况不神哉出於道而不謀不謀
 為易會於仁而不恃恃則薄於義而不積
 任有

也應於禮而不諱自然應禮接於事而不辭事以
 民而不輕不輕用也因於物而不去因而就任之
 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夫為者宜以足為故為哉自
 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无為而尊
 者天道也在上而任萬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以有為
 主者天道也同乎天之任物臣者人道也為累者
 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君任无為而委百官
 與焉二者俱以不為而自得則君道逸臣道勞勞
 也不察則君不可不察
 南華真經卷第四

南華真經卷第五

郭象 子玄 註 陸 德明 音義

莊子外篇天地第十二

音義曰以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 均於不為而自化也。天地釋名云天顯也高顯在上也又坦也坦

萬物雖多其治一也 一反以自得為治。治直吏人卒

雖衆其主君也 天下異心无心者 君原於德而成於

天 以德為原无物不得得者自得故 故曰玄古之君天

下无為也天德而已矣 任自然 以道觀言而天下

之君正 无為者自然為君非邪也 以道觀分而君臣

之義明 各當其分則无為 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

官各當其所 位上有為位下也 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

故通於天地者德也 萬物莫不皆 行於萬物

者道也 道不塞其所由則 上治人者事也 使人人自能

有所藝者技也 技者萬物之末用也 技兼於事事兼

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 夫本末之相

相包故一身和則百節皆 兼猶手臂之

適天道順則本末俱暢 故曰古之畜天下者无欲

而天下足无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

通於一而萬事畢无心得而鬼神服 无為而舉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

書名也云 理都舉。記

老子所作

天地

哉君子不可以不刻心焉 有心則累其然故當刻而

反洋洋音羊又音詳刻口吳反又口侯反崔本作軒云寬悅之

貌去起 吕反 无為為之謂天 不為此為而此 无為言之

之謂德 不為此言而此 愛人利物之謂仁 此仁其性

同同之謂大 萬物萬形各止其分不 行不崖異之

謂寬 云同彼我則萬 有萬不同之謂富 我无不同故

故執德之謂紀 德者入 德成之謂立 非德而成者 循

於道之謂備 夫道非備物也 不以物挫志之謂完

也 挫作卧 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心之大

也 韜吐刀反廣雅云韜也 沛乎其為萬物逝也 沛任萬

物之自往也 沛普具反字林云流 若然者藏金於山

藏珠於淵 不貴難 不利貨財 乃能忘我 不近貴富

不榮通不醜窮 忘壽天於胸中 不拘一世之利以

為己私分 皆委之 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 勿然不覺

下王德並同 顯則明 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然

始銳反又音悅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 濇乎其

清也 金石有聲不考不鳴 萬物孰能定

金石有聲不考不鳴 因以喻體道者 萬物孰能定

夫王德之人素逝而耻通於事 耳非好通

之應感 无方

夫王德之人素逝而耻通於事

夫王德之人素逝而耻通於事

天地

好呼報反。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之立而知不立故其

德廣任素通神其心之出有物採之。物採之而後出耳

故形非道不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

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

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忽動皆无心而應之物動出无

存形窮生立德明。道而成王德也視乎冥冥聽乎无聲冥冥之中獨

見曉焉无聲之中獨聞和焉。若夫視聽而不寄之於

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後能物物神之又神而能

精焉。後能極至順而故其與萬物接也至无而供其求

我確斯而都任彼則彼求自供。供音時騁而要其宿大

泰本亦作恭確苦摩反斯音賜又如字。

小長短脩遠。皆恣而任之會黃帝遊乎赤水之北

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此寄明得

還音旋玄珠司馬云道真也。真之所由使知索之而不得

同索所白反下同。足以待真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

之而不得也。總明喫詬失真愈遠。喫口離反乃使象

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明得直者非用心。此象罔然即真也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

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

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謂為天子。倪徐吾藉王倪

以要之。欲因其師以要之而使許由曰始哉圾乎天下

之。要一遠反註同

天地

規危也。規本又作岌五急齧缺之為人也聰明叡知

反又五合反鄭季云危也。聰敏過人則使人跋之而乃

給數以敏其性過人。屢傷於人也。數音朔而乃

以人受天。用知以求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

由生。夫過生於昧知而又後知以禁之其過彌甚矣故曰與

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无天。若与之天下彼且逐方

且本身而異形。夫以萬物為本則羣變可一而異形可同

且者言方將有所為也。且如字凡言方方且尊知而火馳

於後奔競。且如字凡言方方且為物絃。絃音

而火馳也。絃音方且為物絃。絃音

將遂使後世指麾以動物。方且應眾宜

宜方且與物化。將遂使後世與物相而未始有恒

也。盡當時之宜也然今日受其德而夫何足以配天乎雖

然有族有祖。其事類可以為眾父而不可以為

眾父。眾父父者治亂之率也。言非但治主乃為亂率

也。類反註同北面之禍也。夫桀紂非能殺賢巨乃南面之賊

也。田恒非能殺君乃貪仁義以賊堯觀乎華華封人曰

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

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

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

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

天地

天地

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女為聖人邪今然
 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
 則何懼之有物皆得所而志定也。華胡化反又胡花反。音熙視之又反又州。六反女音汝後同。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寄。天下故。夫聖人鷦居無意而期安也。鷦音鴉居鷦居謂。無事也。夫聖人鷦居無意而期安也。鷦音鴉居鷦居謂。而穀食仰物而足。穀口且反食爾雅云。鳥行而无彰。非率性而動。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獨狂云行而。非常迹也。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自蹈大方也。天下。无道則脩德就間。雖湯武之事苟順天應人未為不間也。問註。千歲厭世去而上僊。夫至人極壽命之長任窮理。化故云厭世而上。僊之變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僊也。僊音仙。乘彼白雲至于帝鄉。無不之。三患莫。

至身常无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
 請問封人曰退已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
 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
 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
 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子而吾
 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
 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
 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
 始矣夫子闔行邪无落吾事也俛乎耕而不顧
夫禹時三聖相承治成德備功美漸去故史籍无所載仲尼不。能問是以雖有天下而不與焉斯乃有而无之也故考其時而。

天地

萬為最優計其人則雖三聖故一堯耳時无聖人故天下之心
 俄然歸格夫至公而居當者付天下於百姓取與之非已故失
 之不來得之不離忽然而往爾然而來是以受非毀於堯
 士而名列於三王未足怪也莊子因斯以明堯之弊弊起於堯
 而釀成於禹况後世之无聖乎帝遠近於子高使棄而不治將
 以絕聖而反一遺知而寧極耳其實則未聞也夫莊子之言不
 可以一塗詰或以黃帝之迹无堯舜之脛豈獨貴堯而賤禹哉
 故當遺其所寄而歸其絕聖棄知之意焉。伯成子高適變經
 云老子從此天地開闢以來吾身一千二百變後世得道伯成
 子高是也闔本亦作音謂職反落猶廢也。伯成徐於執反徐直立
 反李云耕兒一云耕人行貌又音秩又於十反字林云。泰初
 勇壯貌治直吏反間開闢之間與音預洞音洞又音同。泰初
 有有无有无名无易說云氣之始也。泰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一者有之初至妙者也。至妙故未有物理之形耳。夫。稱无於初者何哉。初者未生而得生得生之難而猶上。不資於。无下不待於知突然而自得此生矣。又何營生於已生以失其。自生。物得以生謂之德。乃所以明物性之自得任其自。哉。

物得生謂之德乃所以明物性之自得任其自
 謂德也。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間謂之命留動而生
 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
 性也。分符問反問如字留或作流。性脩反德德至同
 於初。恒以不為。乃虛虛乃大。不同於初而中道有為
 有物而容養。合喙鳴。无心於言而自言者合於喙鳴。喙鳴
 之德小矣。合喙鳴。喙丁丑反又充丙喜微。一。反。喙鳴
 而自合耳非照察以。天地亦无。合與天地為合。心而自動。其合縉縉若愚若昏。忘
 合之。縉武中反。是謂玄德同乎大順。順者大矣。夫
 子問于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
 然若相放效強以不可為不可不決為然斯橋其性情也。夫
 然子仲尼也相放甫往反註同本亦作方如字又甫往反。夫
 其兩。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懸寓。言其高顯易見
反。懸音玄寓音。

字司馬云辯明白若縣
室在人前也易以跋反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
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留之狗成思援
狙之便自山林來言此皆未其常然也。技其絳反執留
如字本又作留音同一本作理亦如字
司馬云狙竹鼠也一云執留之狗謂有能故被留係成思思也
後音表狙七徐反便婢面反徐扶面反司馬云言便捷見捕

立予告若而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
有趾无心无耳者衆首趾猶始然也无
心无耳言其自化有形者與
无形无狀而皆存者盡无言有形者善變不能與无形
无狀者並存也故善治道者
不以故自持也將
順日新之化而已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發起也此
又非其所以也此言動止死生盛衰廢興未始有恒皆自
然而然非其所用而然故放之而自得也

有治在人不在乎
主自用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為忘已
天物皆忘非獨忘己復
何所有哉。復扶又反。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所不能忘者己也己猶忘之又矣。將問勉見季徹曰魯
識哉斯乃不識不知而冥於自然。

君謂勉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
中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技出公
忠之屬而无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
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
當車軼則必不勝任矣必服恭儉非忘儉而儉也技出
公忠非忘忠而忠也故雖无阿
私而不足以勝矯詐之任也。將一本作將問力於反勉字亦
作堯音免又音曉郭音問將問勉人姓名也一云姓將問名堯
或云姓將名問勉也季徹人姓名也蓋季氏之族魯君或云定
公中丁仲反輶音集爾雅云和也又側立反郭思魚反局局其
王反一云大笑之貌螳螂音
堂郎軼音輶勝音升註同且若是則其自為遽危其

天地

觀臺此皆自處高顯若臺觀之可觀也。多物將往將
物不止於本性之分。投迹者衆。元足投迹不
而矯趾自多以附之。將問勉勉
翹然驚曰勉也。江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
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
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
獨志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夫志各有
效也故因其言搖而淫之則雖搖而亦益也。因其言易而高之
則雖高而非動也故其賊心自滅。雖去自進教成俗易。然无
迹履性自為而不知所主。寄云我自然矣。舉言也。題許達反
又生責反或云驚懼之貌。江本或作芒武剛反。郭武傷反。謂音
門。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滓然弟之哉。幸
其貴之謂也。不肯多謝堯舜之推之為己
也。兄元堯本字。溟滓反。滓戶頂反。欲同乎德而心

居矣居者不逐於外也
不居則德不同也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
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
而出澆濯澹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
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
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之曰柰何曰鑿木為機
後重則輕挈水若抽數如沃湯其名為槩為圃
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
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胃中則
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
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夫用時之
所用者乃

且若是則其自為遽危其

天地

純備也。斯人欲脩純備而抱一守古失其旨也。○圍布戶反又音布圍也。李云菜蔬曰圃。畦戶圭反。李云埽中曰畦。說文云五十畝曰畦。音遂。李云道也。雞鳥送反。字亦作雞。音骨反。徐李云器械也。浸子鳩反。司馬云灌也。印音仰。本又作仰。擊口節反。抽救留反。李云引也。司馬崔本作流。數所角反。徐所錄反。洪揚音逸。本或作溢。李云疾速如湯沸溢也。司馬本作使。傷云言其往來數疾如使。傷使傷。唐快也。韓本又作橋。或作阜。同音羔。徐居橋反。司馬李云拈。韓也。吾師謂老子也。

為圃者曰子奚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子以蓋眾。獨弦哀歌以賣名譽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不亡不墮則無庶幾之道。○購武版反。又一音門。又亡干反。司馬本作無音武。崔本作無於于並如字。本或作嗒。呼音同。司馬云夸。誕貌。一云行仁恩之貌。蓋司馬本作莊五。

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无之吾事子。真甲。厥失色。項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謂孔子也。○之。廢也。厥。疾反。徐。側留反。項本又作旭。旭。許玉反。李云。甲。取。愧。懼。貌。一云。顏色。不自得也。項向許。是。反。本。又。作。鄉。音。同。後。做。此。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聖人之道。即用百姓之心耳。○今徒不然。執復扶又反。夫音符。下夫人同。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汙乎。

天地

三十八 94 版

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此乃聖王之道。非假脩之說而暇之。未知純白者之。夫人也。子貢聞其同乎世也。○汪莫剛反。心或作道。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警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无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

之民。此宋榮子之徒。未足以為全德。子貢之迷。復於此人。即馬本作警。黨本亦作黨。司馬本作僕。同。勳。黨。反。郭。吐。更。反。○譽音餘。下同。警。五。孟。反。司馬。本。作。僕。同。勳。黨。反。郭。吐。更。反。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以其背今。向古。差為。世。事。故。反。此。徒。本。徒。識。脩。古。抱。灌。之。朴。而。不。知。反。背。音。厥。識。其。一。不。知。其。二。因。持。任。物。之。易。也。○易。以。致。反。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真。淳。也。不。治。也。豈。以。外。內。為。異。而。偏。有。所。治。故。夫明

白入素。无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此。真。渾。沌。也。故。與。世。同。彼。而。不。自。失。則。雖。遊。於。世。俗。而。混。然。无。迹。豈。必。使。汝。驚。哉。且渾沌氏之術。子與汝何足以識之哉。在。彼。為。彼。在。玄。同。孰。識。之。哉。所。謂。將。東。之。天。壑。適。遇。苑。風。於。東。識。者。常。識。其。真。耳。將東之天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无意于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諄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皆因而

諄諄之。無反又。沈。滿。反。若。本。或。作。江。武。剛。反。李。云。望。之。諄。諄。察。之。芒。芒。故。曰。諄。至。一。二。云。姓。名。也。或。云。霧。霧。氣。也。壑。火。各。反。李。云。大。壑。也。

天地

天地

東海也苑風本亦作苑徐於阮反李云小貌謂遊世俗也云
 苑風人姓名一云扶搖大風也音實動一本作取橫目之民
 李云傑舉之屬欲令其治也聞本或馬云施政布教各得其
 直吏反下皆同地始支反又始智反司馬云施政布教各得其
 宜行言自為而天下化則不化也則不化也手撓顧指四方
 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言其指麾顧盼而民各
 指如字向云顧指者言指麾顧盼而治也或音願本亦作願以
 願指麾也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无思行无慮率
 然不藏是非美惡无是非於胸中而任四海之內共
 利之之謂悅共給之為安无自私自昭乎若嬰兒
 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
 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
 謂德人之容德者神人迹也故曰容。招音超字林云張
 容羊凶反或云願聞神人願聞所以曰上神乘光與形滅
 云乘光者此謂照曠无我而任物空虛无致命盡情
 天地樂而萬事銷云情盡命至天地樂矣事不妨樂斯
 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情復而混冥无迹門无鬼與
 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
 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无鬼曰天下均治而有
 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言二聖俱以亂故治
 直是時異耳未有勝負於其間也。門无鬼司馬本作无鬼云
 門姓无鬼字也滿本或作滿稽古奚兮李云門赤張氏也无鬼
 滿稽名也治直吏反下及注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
 均治並同與音餘本又作邪

天地

為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為均台則願各足矣復何為
 君哉許无鬼之章註同有虞氏之藥場也天下皆患創
 之藥。傷音羊李云頭創也言創以藥也亂故求虞氏
 求虞氏藥治之司馬云死傷也創初良反而施髮病而
 求賢孝子操藥以脩慈父其色燦然聖人羞之
 明治天下者非以為榮。秃吐木反髮大細反司馬云髮也
 又吐帝反斯音毛李云髮髮也操七刀反推將通反又音推
 德之世不尚賢賢當其位不使能能者自為上如標
 校出物上而不自高也。標方小反徐方遙反又方妙反民如
 野鹿效而自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
 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然非由是故
 也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蠢動動而不謝
 行而無迹王能任其自事而無傳各正其分故不傳教
 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
 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
 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
 知此其必然邪此直違俗而從君親故俗謂不肖耳未知
 不謂之道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
 君邪言俗不為尊嚴於君親而從俗俗不謂之諛明尊嚴不足
 於世必與時消息故在皇為皇在王為王豈以聖人未嘗獨異
 有背俗而用我哉。之道音導下同背音佩謂己道人則
 勃然作色謂己諛人則怫然作色世俗遂以多同為

作色不受。勃汝忽反謂己。人本多作眾人。而終身道
 下。同司馬云。眾人凡人也。佛符非反。則數謂反。而終身道
 人也。終身說人也。亦不問道理。合譬飾辭。聚眾也。
 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夫合譬飾辭。應受道說之罪。而世
 者。恒不見罪坐也。
 而不自謂道。說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
 謂眾人愚之至也。世皆至愚。乃更不。知其愚者非大
 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
 愚者終身不靈。夫聖人。道同而帝王。殊迹者。誠世俗之惑
 不靈。本又作無靈。不可解。故隨而任之。解音能。又佳。買反。
 司馬云。靈曉也。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
 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
 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新嚮。不可得也。不亦悲
 乎。天下。都惑。雖我有求嚮。至道之情。而終不可得。故竟。大聲
 不入於里耳。非委巷之所尚也。大聲。折揚皇琴
 則嗑然而笑。俗人得實。曲則同。聲動笑也。折之列。反。皇
 作里。蓋許甲反。李云。折揚。皇華。皆古歌曲也。蓋。樂聲。
 也。本又作。蓋。鳥。遊。反。司馬。本。作。極。噴。仕。責。反。本。又。作。蓋。
 高言。不上於眾人之心。存懷。至言。不出俗言。勝
 也。比。天下。所以。未。曾。用。聖。而。常。自。用。也。以。二。缶。鍾。缶。應。作。垂。鍾。應。作。鍾。言。垂。鍾。空
 信。據。故。不。知。所。之。以。二。缶。鍾。缶。應。作。垂。鍾。應。作。鍾。言。垂。鍾。空
 中。必。不。得。有。之。過。也。司。馬。本。作。二。垂。鍾。云。鍾。注。意。也。過。司。馬。云
 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新嚮。其庸可得邪
 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

而不推。其反。下同。不推。誰其比。憂。趨。令。得。當。時。之
 綱。也。則。相。與。無。憂。於。一。世。矣。比。毗。至。反。司。馬。厲。之。人。夜。半
 馬。本。作。鼻。云。始。也。令。力。呈。反。下。同。解。音。盤。厲。之。人。夜。半
 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以。己。也。
 厲。惡。人。也。言。天。下。皆。不。願。為。惡。及其。為。惡。或。迫。於。苛。役。或。迷。而
 失。性。耳。然。迷。者。自。思。復。而。厲。者。自。思。善。故。我。无。為。而。天。下。自。化。
 或。作。護。音。同。汲。音。急。苛。音。何。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
 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
 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既。與。曾。史。行。義。有
 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
 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
 五。臭。薰。鼻。困。懷。中。顛。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
 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
 而。揚。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
 得。者。困。可。以。為。得。乎。則。鳩。鷄。之。在。於。籠。也。亦。可
 以。為。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鷓。冠
 摺。笏。紳。脩。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纏。繳
 皖。皖。然。在。纏。繳。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
 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犧。音
 河。反。斷。徒。亂。反。下。同。本。或。作。故。困。如。字。本。或。作。柵。音。同。懷。子。公
 反。郭。音。俊。又。素。奏。反。李。云。困。懷。猶。刻。賊。不。通。也。中。丁。仲。反。賴。桑
 傷。反。獨。本。又。作。嚼。音。同。滑。李。音。骨。本。亦。作。嚼。離。力。智。反。跋。血。跋
 反。鷓。尹。必。反。徐。音。述。本。又。作。鷓。音。同。鳥。名。也。一。名。翠。似。燕。紺。色
 出。鬱。林。取。其。羽。毛。以。飾。冠。笏。音。忽。紳。音。申。帶。也。柵。楚。格。反。郭。音
 策。重。直。龍。反。纏。音。墨。纏。音。灼。郭。古。平。反。皖。皖。環。版。反。又。戶。鞞。反

李云窮現貌一云眠目貌交臂歷指司馬
云交臂反縛也歷指猶歷樓貌檻戶覽反
莊子外篇天道第十三查義曰以義名篇

天道運而无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无所積
故天下歸聖道運而无所積故海內服此三者皆性而无所牽滯也。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无不靜者矣。雖六通四辟而無傷於靜也。六通謂六氣陰陽風雨晦明四辟或赤反謂四方開也昧音昧。聖人之靜也非
曰靜也善故靜也善之乃靜則有特而動也。萬物无足以鏡心
者故靜也斯乃自得也。鏡乃孝反。又女交反一音而小反。水靜則明燭鬚
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

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有其具為故所照无不洞明。中丁仲反大匠或云天子也。夫虛靜恬淡寂寞无為者
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凡不平不至者生於有為。淡徒暫反。故帝王
聖人休焉未嘗動也。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倫理也。虛
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不失其所以動靜則无為无為也。
則任事者責矣夫元為也則事才萬品各任其事而自當與焉此之謂也。其責矣故曰觀觀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
年壽長矣俞俞然從谷自得之貌。俞俞羊朱反。俞雅云壽也又音俞從七谷反。夫虛靜
恬淡寂寞无為者萬物之本也尋其本皆在不為中來。明此
以南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

天道

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
王之道也此皆无為之至也。有其道為天下所歸而无其爵者所謂素王自貴也。然許堯反李亦作嚮王往況反。以此退居而間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
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此又其次也。故退則樂許之流進則望之倫也。夫无為之體大矣天下何所不為故故王上
不為寡幸之任則伊呂靜而司尹矣寡幸不為百官之所執則
百官靜而御事矣百官不為萬民之所務則萬民靜而安其業
矣萬民不易彼我之所能則天下之彼我靜而自得矣故自天
子以下至于庶人下及昆蟲魚能為為而時行則行
時止則止无為也而尊自然為物所尊也。樸素而天下莫能
與之爭美夫美觀天者存樸素也。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
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天地以无為為德文明其所宗本則與天和也。

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夫順天所以順人也。故天和人至而人和盡也。與人
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天樂適則人樂足矣。樂音洛。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
整萬物而不為戾變而相雜故曰整自整耳。吾師之暴戾。整子兮反。力計反暴也。澤及萬世而不為
仁仁者兼愛之名耳。无愛故无所稱仁。長於上古而不為壽壽者期之遠所稱壽也。長丁反。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巧。巧者為
皆自耳故此之謂天樂。忘樂而樂足。樂音洛。章內同。故曰知天樂
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
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无天怨无人非无物
累无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動靜雖殊一也。

天道

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其魂不疲常无心故王天下而不疲病。王往况反註及下王天同。崇雖遂反徐息類反李云禍也。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

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我心常靜則萬物之心通矣通則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聖人之心所以畜天下者奚為哉天樂而已。畜許六反註同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

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餘者謂物用也欲為物用故可得而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

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

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夫工人無為於刻木而有為於用谷王上無為於親事而有為於用臣臣能親事主能用臣各能刻木而工能用谷各當其能則天理自然非有為也若乃主代臣事則非至矣臣秉主用則非臣矣故各司其任則上下咸得而無為之理至矣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

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無為之言不可不察也夫用天下者亦有有用之為自然自得此為率性而動故謂之無為也今之為天下用者亦自得耳但居下者親事故雖舜禹為臣猶稱有為故對上下則君靜而臣動比古今則堯舜無為而湯武有事然各用其性而天機玄發則古今上下無為誰有為也故古之

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夫在上者患於不

之所司使各辭不得行其明斷後援不得死其播殖則羣才失其任而主上困於役矣故冕旒垂目而付之天下天下皆得其自為斯乃無為而無不為者也故上下皆無為矣但上之無為則用下下之無為則自用也。知音督下愚知同說音悅各音

天道

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謂所帝王無為而天下功功自彼成故曰莫神於天莫

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乎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

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

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

也夫精神心術者五末之本也任自然運動則五事之末不振也而自舉也。本在於上末在於下李云才天道末人道也辟

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所以先者本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

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言此先後雖是人事然皆在至理中天尊

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

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明夫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言非但人倫所尚語道而

天道

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取道為有也自然也自欲既明則物得其道也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

義已明而分守次之理通而不失其分也分守已明而形名次

之得分而物物之名各當其形也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無所因任

已明而原省次之物各自任則罪責除也原省已明

而是非次之各以得性為原省所景上反原除自發也原省已明

賞罰者失得之報也夫至治之道本在於天而未極於斯

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復位其才也仁賢不肖襲情各自行其所能之情必分

其能無相易業必由其名名當其實故由名而實不濫也以此事上

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

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

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

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自先明天以下至形名而五至賞罰而九此自然先後之序也

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

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

安能治人治人者必順序也驟而語形名賞罰

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治道先明天不為奔賞罰也但當不失其先後之序

耳可用於天下不足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

人也夫用天下者必大通順序之道禮法數度刑名比詳古人有之

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寄此事於畜下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

吾不教无告也无告者所謂頑民也不廢窮民恒加苦

死者嘉馮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

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

而出寧與天合德則雖出而靜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

有經雲行而雨施矣此皆不為而自然也堯曰膠膠

擾擾乎自嫌有事也堯曰膠膠反司馬云柔也案如註意膠膠擾擾動亂之貌子

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

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

為哉天地而已矣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

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

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

聃不許於是繇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

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

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

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

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无私此

仁義之情也此常人之所謂仁義者也故寄孔老以正之

藏才依反司馬云微藏藏名也一云微典也史藏其所著書也微吐甘反或云老聃是孔子時老子號也免而歸言老子見周之

天道

末不獲可匡所以辭去也。繡敷表反徐又音盤又音煩司馬頌克也。十二經說者云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又加大緯合為十二經也。一說云易上下經并十翼為十二又云春秋十二公經也。說如字又始錄反絕向中丁仲反其說如字絕句大音泰徐敷佐反。謾未旦反郭武諫反物本亦。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作勿愷開待反司馬云樂也。愛不亦迂乎。夫至仁者無愛而直前也。意於其反司馬。長也復言長。无私焉乃私也。夫愛人者欲人之愛己此乃。甚私非忘。公而公也。夫子若欲使天下无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皆已自足。牧。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不待於兼愛也。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无由得之。偈偈居謂反。

又巨謂反或云用力之。貌揭其謂反又音傑。意夫子亂人之性也。事至而愛。斯忘仁義者也。常。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念之則亂真矣。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言其。物也。士成綺如字又魚紙反士成綺人姓名也見賢通反下。同百合司馬云百日止宿也重直龍反跂古顯反司馬云抵也。抵音陟其反許慎云足指約中斷傷為跂餘蔬所居反又音所。司馬云疏讀曰糈糈粒也鼠壤內有遺餘之粒穢惡過甚也。云如鼠之推糈。而弃妹不仁也。一本作妹之者不仁釋。餘益疏外也。生熟不盡於前。至足故恒。名云妹末也謂末學之徒須慈。誘之乃見弃薄不仁之甚也。孰司馬云生贈也。而積斂无崖。萬物歸懷來者受之不。云生熟謂好惡也。小立界畔也。積子亦。反李于賜反斂力。老子漠然不應。不以其言槩意。士成綺明日。

天道

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自怪刺讎之心所以棄也。復扶又。老子曰夫巧知神。也。反刺于賜反卻去逆反或云息也。巧若教反又如。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脫音過去也。巧若教反又如。音。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音。隨物。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有實故不以毀譽。所名。再受其缺。實復累斯所以再受其缺也。吾服也恒服。服者容行之謂也。不以毀譽自。吾非以服有服。有為為之。疾故能不變其容。行如字。士成綺馬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脩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進趨不。而目衝然。衝出。而顙頰然。顙頰。高露發美之貌。顙頰上息黨反下。而口闕然。闕豁之貌。去軌反本又作頭如字司馬本作題。闕取許覽反。

又火斬反又火暫反。而狀義然。踉蹌自持之貌。踉。蹌。火交反豁火括反。而狀義然。直氏反跋去氏反。似繫。馬而止也。志在。奔馳動而持。不能自。發也。機。機。察而審。明是。知巧而觀於泰。泰者多於本性之謂也。凡以為不。信。凡此十事以為不信性命而。邊竟有人焉其名為竊。亦如汝所行非正人也。邊竟音境有人焉其名為竊邊垂之。人不知知禮樂之正縱有言語偶會墳典皆是竊盜所得其道。何足語哉司馬云。老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言遠方皆有是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无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用世故不。天。下奮棟而不與之偕。靜而順之。棟音柄司馬云。審。威權也李丑倫反一本作棟。

乎无假而不與利遷任真而直性也極物之具能守其
 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
 道合乎德退仁義進道也實禮樂以情性為至也至入之心
 有所定矣定於无為也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
 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
 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
 之哉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其貴恒在意為于偽反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
 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
 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得彼情唯忘言

貴書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此絕者耳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
 尚之意也。如如字下同或並音智去起呂反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
 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
 為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
 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无
 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
 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
 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
 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

年七十而老斲輪此言物各有性教學之无益也。桓公
 斲反司馬云斲輪人也各扁斲角反推直追反上時掌反糟音
 糟李云酒滓也醜音各反司馬云爛食曰醜一云糟爛為醜本又
 作拍音同許慎云粗已漉醜醜也或音白反謂醜醜也夫音符
 絕向或如字甘如字又音醜司馬云甘者緩也苦者急也數李云
 數術反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
 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當古之事已感於古矣雖或
 至焉。人與如字又一音餘傳直車反註同

莊子外篇天運第十四音義曰以義名篇
 天其運乎不運而自行也。運爾雅云運也。地其處乎不處而
 月其爭於所乎不爭所而自代謝也。孰王張是孰維網是自
 孰居无事推而行是然則无事而推行是者誰乎哉

各自行耳。推如字。意者其有機絨而不得已邪
 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自爾故不可知也。絨
 本亦或。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二者俱不能相為各
 云引也。孰隆施是孰居无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
 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嘘吸是孰居无事而披
 拂是敢問何故設問所以自爾之故。施音弛式氏反樂
 言誰无所作主送天往來運轉无已也上時掌反彷彿皇反俾
 音皇司馬本作旁皇云旁皇颺風也嘘音虛吸許急反披芳皮
 反披芳非反郭扶非反巫咸詔曰來吾語女天有六
 極五常夫物事之近或知其故然尋其原以至乎極則无故
 咸詔赤造反郭音條又音紹李云巫咸殺相也詔寄名
 也語魚據反女音故後皆同六極司馬云四方上下也 帝王

順之則治逆之則凶夫假學可變而天性不可逆也九洛之事治

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順其自商

大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

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至仁莊

子曰至仁無親無親者非薄惡之謂也夫人之一體非有

毛在外內上下尊卑貴賤於其體中各任其極而未有親愛

於其間也然至仁足矣故五親六族賢愚遠近不失分於天下

同宰蕩司馬云焉宋也大宰官也蕩字也藏才浪反大宰曰

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

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

之必言之於忘仁忘孝之地然後至矣此非過孝之言

也不及孝之言也凡名生於不及者故過仁孝之夫南

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

遠也冥山在乎北極而南行以觀之至仁在乎無親而仁愛

也郢以井反又以政反楚都也在江故曰以敬孝易以

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

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

下兼忘我難夫至仁者百節皆通則終日不自識也聖人

其為則衆務自適羣生自足天下安得不各自忘我哉各

自忘矣王其安在乎斯所謂兼忘也。易以政反下皆同。夫

德遺堯舜而不為也。遺堯舜然後堯舜之德全耳。利

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常適。豈直太息而言

天運

仁孝乎哉夫於江湖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

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

并者併之謂也夫貴在於身身猶忘之况

國爵乎斯貴之至也。并必領反并除也。至富國財并焉

故昨天下之財也。至願名譽并焉。而仁孝之名都去矣

以道不渝去華取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地之

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

感蕩蕩默然乃不自得不自得坐忘之謂也。北門成人

作響音兒縛反案說。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微

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由此觀之知夫至樂

先順乎天應乎人得於心而適於性然後發之以管奏之以曲耳故

咸地之樂必待黃帝之化而後成焉。微如字古本多作微大音泰

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

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

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

流光其聲自然律呂以備天地之間但當順而不牽蟄蟲始

作吾驚之以雷霆因其自作而用其所以動也。蟄沈執反

電也。其卒无尾其始无首運轉一死一生一債一起所

常无窮也。備方問反司馬云仆也。而一不可待女故

懼也。初聞无窮之變不能待。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

燭之以日月之明所謂用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

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齊一於變化在谷滿谷在

天運

阮蒲阮至樂之道无天不居也。阮者庚反爾雅云虛也。塗卻守神塞其允也。卻去聲反。以物為量大制不割。量音昔。其聲揮綽謂其聲離力智反。日月星辰行其紀不失其度。吾止之於有窮常在極上住也。流之於无止隨變而住也。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故聞然於儼然立於四虛之道。弘敬无備之謂。儼音壹反。音改。无所復為。倚於槁梧而吟也。倚於槁反。音改。

及已夫言物之知力各有所齊。限。知音音齊。才細反。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夫形充空虛无身也。无身故能委蛇。委蛇任性而悚懼之情息也。委於危反。徐如字。蛇。女委蛇故急委於危反。徐如字。蛇。

以支反又作范音音。范音音。吾又奏之以无急之聲意既息矣乃復无息此其至也。調之以自然之命命之所有者非自然也。皆自然耳。故若混逐叢生。混逐音音。生音音。

布揮而不曳自布耳。揮音音。音音。音音。幽昏而无聲所謂寧極。或謂之於无方。方而後動也。居於窈冥。窈冥音音。窈音音。冥音音。

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祭行流散徒不明聖入應非出唱。也。稽古之反。聖主常聲變也。世疑之稽於聖人。故有情有命。天機不張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故有情有命。天機不張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故有情有命。天機不張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

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三樂而樂足。非張而後備。无言而心說心說在適不在言。說音悅。註同。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

天運

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无接焉。而故惑也。此乃无樂之樂。樂之至也。必以遠反。本亦作。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懼然。竦聽。故具崇本或作包。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耳未大和也。崇雖遠。

吾又次之以急急故道迹緒也。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愚乃至也。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

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齊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

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昧焉發音音。行下孟反。芻音音。狗音音。結音音。狗音音。祝音音。用之盛音音。成下同。篋音音。衍音音。巾音音。以音音。文音音。繡音音。尸音音。祝音音。齊音音。戒音音。以音音。將音音。之音音。其音音。已音音。陳音音。也音音。行音音。者音音。踐音音。其音音。首音音。脊音音。蘇音音。者音音。取音音。而音音。爨音音。之音音。已音音。將音音。復音音。取音音。而音音。盛音音。以音音。篋音音。衍音音。巾音音。以音音。文音音。

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昧邪。此音絕。聖音音。所稍嫌也。夫先王典禮所以適時用也。時過而不弃。即爲民妖。所以與橋效之崇也。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

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

天運

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
 非舟車與今斷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
 而无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无方之傳應物而
 不窮者也時核出異體亦宜變故因物而无所係焉斯不
 餘下同音祈求也无方之傳且子獨不見夫枯槁者
 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
 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
 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期於合時宜應治體而已
 枯音結槁音苦治直吏反註
 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
 而變者也被以為美而此或以為惡故當應時而
 變然後皆適也。相制加反由故反今取
 後嫌觀古人之異猶後祖之異乎周公也故西
 施病心而曠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
 捧心而曠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
 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曠而不
 知曠之所以美况夫禮義當其時而用之則西施也時過
 於既反音統挽音晚去起呂反嫌苦熈反李云足也本亦作
 兼音同曠徐扶真反又扶人反通俗文云慶頌曰曠其里終句
 捧數勇反郭音惜乎而夫子其窮哉孔子行年五
 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

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
 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
 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
 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此皆寄孔老
 義也。師音貝司馬云老子陳國相人
 相今屬苦縣與師相近惡音烏下同老子曰然使道而
 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
 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
 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
 孫然而不可者无他也中无主而无止中无受
 雖聞道而
 過去也外无正而不行己者也故未嘗通也由中
 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中出者聖人之道也
 外有能受之者乃出耳由外
 入者无主於中聖人不隱由外入者假學以成性者也
 雖性可學成然要當內有其
 質若无主於中則名公器也器釋名云名鳴也公平也器用
 也尹文子云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圓是也二曰毀譽之
 名差惡是也三曰况謂之名愛憎是也今此是毀譽之名也
 不可多取矯飾過實多取者也
 多取而天下乱也仁義先王之蘧廬也蘧廬舍也。蘧音集司
 馬郭云遠蘧猶傳舍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處觀
 而多責夫仁義者人之性也人性有變古今不同也故遊寄
 生而責多矣。觀
 古且反見也遇也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時
 而變无
 常迹也以遊逍遙之虛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
 之圃逍遙无為也有為則非仁義。虛音墟本亦作墟音
 簡王云苟且也簡略也可馬本簡作間

云分別也貨數代反司
馬云施與也園音補
苟簡易養也。且從其簡故易養也。易以或反註同。

不貸無出也。不貸者不損己以為。古者謂是采真之

遊。遊而任之斯真采也。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顯

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天下未有

累者而各沒命於所是所是而以。操之則慄舍之則悲

舍之悲者操之不能不慄也。操七刀反舍音捨註同。而一无所鑒以闕其所不

休者是天之戮民也。言其知進而不知止則性命

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无

所湮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

然者天門弗開矣。塞也亦帶也。郭音煙又烏節反司馬

本作戰疑也簡文作甄云隔也。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

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

嚙膚則通昔不寐矣。播南佐反又彼我反。康音康字亦

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尚之以加其性故亂。憤七感

子使天下无失其朴。質全而。吾子亦放風而動

摠德而立矣。風自動而依之德自立而秉之。斯易持易行

邪。言夫揭仁義以趨道德之鄉其猶擊鼓而求逃者无由得

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自然各已足。鵠

天運

反黔巨掩反徐其
金反司馬云黑也。黑白之朴不足以為辯。俱自然耳。名

譽之觀不足以為廣。夫至足者忘名譽云云名譽乃廣

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吻以濕相濡以沫。言仁義之

不足。涸胡洛反响况付反又况。不若相忘於江湖。斯

于反濡如主反又如偷反沫音末。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

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

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謂老聃能變化。

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言其因御无。予口張而不

能噲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

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

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

堂而應微曰子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

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

一也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

子以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

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

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

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

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若非之則強哭。噲

堯之

天運

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而民不

非也殺降也言親疏有降殺。為于為舜之治天下使

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教

也。孕不至乎孩而始誰誰者別人之意也。未孩已

也。別彼列反下同。則人始有夭矣不能同彼我則心競

也。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此

年。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言此

也。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言此

而天下耳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別斯人自為種也。承百

而天下耳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別斯人自為種也。承百

而天下耳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別斯人自為種也。承百

而天下耳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別斯人自為種也。承百

而天下耳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別斯人自為種也。承百

而天下耳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別斯人自為種也。承百

而天下耳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別斯人自為種也。承百

而天下耳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別斯人自為種也。承百

而天下耳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別斯人自為種也。承百

而天下耳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別斯人自為種也。承百

而天下耳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別斯人自為種也。承百

而天下耳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別斯人自為種也。承百

而天下耳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別斯人自為種也。承百

而天下耳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別斯人自為種也。承百

而天下耳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別斯人自為種也。承百

而天下耳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別斯人自為種也。承百

而天下耳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別斯人自為種也。承百

而天下耳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別斯人自為種也。承百

而天下耳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別斯人自為種也。承百

而天下耳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別斯人自為種也。承百

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

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鉤用其矣夫人

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

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

迹哉所以迹者真性也夫任物之真性者其迹則六經也。

使反奸音千三蒼云犯也鉤取也矣夫音符篇未同說始銳

豈履哉況今之人事則以自夫白鴉之相視眸子不

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化鴉

眸子相視蟲以鳴聲相應俱不待合而便生子故曰風化。鴉

五歷反三蒼云鴉也司馬云鳥子也相視眸子候反子不運

而風化司馬云相視風氣而化生也又云相視而成陰陽雄

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化一本作而風化司馬云雄者龜類

雌者龜類雌者龜類類自為雌雄故風化夫同類之雌雄各自有以相

其類其化不難故乃有遙感而風化也。類自為雌雄故風化

或說云方之物類猶如草土異種而同類也。山海經云萱爰之

山有獸焉其狀如狸而有髮其名曰師類帶山有鳥性不可

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故至人皆順而

苟得於道无自而不可而皆可也失焉者无

自而可所在皆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

烏鵲鴉魚傳沫細要者化言物之自然各有性也。

字烏鵲鴉如喻反李云字乳而生也傳音附又音付本亦作傳

直專反沫音末司馬云傳沫者以沫相育也。一云傳口中沫相

與而生子也細要一遙反者化蜂之屬也司馬云取

桑蟲視使似已也案即詩所謂螟蛉有子果蠃負之有弟而

而兄啼言人之性舍長而視幼故久矣夫丘不與化為

而兄啼言人之性舍長而視幼故久矣夫丘不與化為

而兄啼言人之性舍長而視幼故久矣夫丘不與化為

而兄啼言人之性舍長而視幼故久矣夫丘不與化為

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

夫與化為人者任其自化者也若繙六經以說則疏也

老子曰可立得之矣

南華真經卷第五

二十五

南華真經卷第六

郭象 子玄 註 陸 德明 音義

莊子外篇刻意第十五 音義曰以義名篇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悲誅為兀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彊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數澤趣閒曠釣魚閒麴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間暇者之所好也吹啣呼吸吐故納新能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 此數子者所好不同恣其所好各之其能靡所不樹哉若夫使萬物各得其分而不自失者故當付之無所執為也○刻意司馬云刻削也峻其意也案謂削音令峻也廣雅云意志也行下孟反離力智反論力困反怨謂削音令峻徐音非李云非世无道怨已不遇也元若浪反李云窮焉曰元稿音老反赴淵司馬云枯槁若鮑焦直推赴淵若申徒狄呼報反下及注皆同治直反反下同朝音遙反數素口反間音閑下同約本或作約同彫叫反响况于反字亦作响吸許及反吐故納新李云吐故氣納新氣也熊經如守李古定反司馬云若熊之攀樹而引氣也鳥申如字郭音信司馬云若鳥之頻呻也道引音導下同李云導氣令和引體令柔數所主反僅其斬反焉於 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 所謂自然 無不忘也無不

刻意

有也 忘故能有若有之則不能故其忘矣澹然無極而

衆美從之 若厲己以為之則不能無極而衆惡生此天

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不為萬物而萬物自生者天地也

故曰夫恬惔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 行下孟反下同

之平而道德之質也 非夫寂寞無為也則危其平而德

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 休乎恬惔

則恬惔矣 患難生於有為有為生於

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 患難生於有為有為生於

而神不虧 夫不平不淡者豈唯傷其

天行 任自然 其死也物化 統然无所係○說靜而與

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 動靜無心而始銳反

為禍始感而後應 無所 迫而後動 會 不得已

而後起 不得已也 去知與故循天之理 知故無為

無物累 累生於 無人非

無鬼責 同於自得 其生若浮其死若休

信矣而不期 用天下之自 其寢不夢其覺無憂

其神純粹 一无所欲○覺古 其魂不罷 有欲乃疲 虛

無恬惔乃合天德 乃與天地合 故曰悲樂者德之

無恬惔乃合天德 恬惔之德也

刻意

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
 德之至也云王德常適故情无所繫。一而不變靜之至也。
 也靜而一者不可變也。无所於性虛之至也其心豁然確盡乃无纖介之違。性五故反介音界。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物自來目至淡。无所有於逆粹之至也。則有所不順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物皆有當不可失也。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象天德者无動而不變。常狂當。故曰純粹而不雜无非至當。靜一而不變常狂當。淡而无為與會俱。動而以天行若夫逐欲而動人行也。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千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况敢輕用其神乎。千越出善劍也李云千越越山出名劍案吳有幹名千越越有山名若耶並出善鐵鑄為名劍也押戶甲反。精神四達並流无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夫體天地之物之數以為精神者故若是矣若是而有若天地之功者任天行耳非輕用也。音盤報音煩。化育萬物不可為象所育其名為同帝。同天帝之不為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常以純素字乎至我。一之精通合于天倫精者物之真也。野語有之曰眾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與神為一非守非貴精也然其迹則貴守之迹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苟以不虧為純則雖百行同舉萬變參備乃至純也苟以不雜為素。

刻意

則雖龍章鳳姿情乎有非常之觀乃至素也若不能保其自然
 反觀古與反能體純素謂之真人音義曰以
 莊子外篇繕性第十六音義曰以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已治性於俗矣而欲以復其初也。或云善也。性性本也。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已亂其心於欲而方復思以求明思之愈精失之愈遠。滑滑音滑也。惟云治也。思李息更反注。復同。復扶又反。復同。謂之蔽蒙之民若夫發蒙者必離俗去欲而後幾
 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恬靜也。後注。不為知。不為而
 以音求之。生而无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夫知周萬物而恬然自得也。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知而非為則无害於恬恬而自為則无傷於知斯可夫
 德和也道理也知故无不得。德无不容。仁也。无不容
 仁也而仁道无不理義也无不理者非為義。義明而
 物親忠也若夫義明而不忠則物愈疎。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
 仁義發中而還任本懷則志得矣志得矣其迹則樂也。樂音洛注同。
 文禮也信行容體而順乎自然之節文者其迹則禮也。禮
 樂偏行則天下亂矣天下則一體之所履一志之所樂行之
 遍彼正而蒙己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各正性命而自蒙己德則不以此冒彼也若以此
 也冒彼安得不失其性哉。冒莫報反。惟云覆也。古之人
 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

繕性

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
天人雖有知无所用之任其自然而已。混胡本反。此

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
及燧人伏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世已失

下是故安而不順安之於其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
為天下興治化之流渙溥散朴聖人无心任世之自

離道以善善者過於適之稱故有善險德以行

行者違性而行之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

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文博者心質之飾也

然後民始惑亂无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初謂

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

喪也夫道以不貴故能存世然世存則貴之貴之道斯喪矣

道哉若不貴乃道无以興乎世世无以興乎道雖

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今所以不隱由其有

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
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莫知反一以

也以求一命得亦愈失一斯大謬矣雖復起身以明之聞言以出

深根寧極而待雖有事之世而聖人未始不澹漠也故深

此存身之道也世不與者而古之存身者不以

辯飾知知其真不以知窮天下此淡泊之情也。不

何為哉危然如字郭云獨正貌司馬本作

固道固不小行遊於坦塗。德固不小識。塊然大通

全之謂得志自得其志獨美其心而无哀樂之情古之

而已矣全其內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

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僮來寄也寄之其來不

可圍其去不可止在外物耳得失之非我也。僮吐黨反

趨俗曠然自得不其樂彼與此同故无憂

而已矣亦无欣歡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

未嘗不荒也夫詩去則不樂者詩來則荒矣則荒矣斯以外易內也故曰喪己於物

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營外屬內其置倒也

莊子外篇秋水第十七音義曰借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

不辯牛馬言其廣也秋水李云水生於春壯於秋白虎

崔本作涇云直度曰涇又云字或作涇涇音侯涇也涇司馬云

水可居曰涇釋名云涇也體高而能避水使從旁回也崖字

又作涯亦作崖並同辨別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

天下之美為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

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

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己

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

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

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知其小而不自大則理分有素故尚之情无為乎其間

伯姓焉名夷一名水夷一名已見大澤焉溟師帶一云姓曰名

公子馮夷是公子之妻蓋澤亦反地海李云東海之比是也曰

望手仰視貌向若向徐音響許亮反司馬云若海神聞道百李

云萬分之一也今我睹舊音觀察論文瞻今字觀古字瞻見也崔本

馬云方道也分扶問反後同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

秋水

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東於教也夫物之所

極各有極。語如下同虛音墟本亦作墟風俗通云墟虛也

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

語大理矣以其知分故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

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

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

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

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

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

多窮百川之量而懸於河河懸於海海懸於天地則各有量

也此發辭氣者有以乎觀大可以明小尋其意則不然夫

世之所患者不夷也故體大者快然謂小者為一餘質小者塊

然謂大者為至是以上下夸政俯仰自失此乃生民之所感

也感者求正正之者莫若先極其差而因其所謂所謂大者至

足也故秋濶無以累乎天地矣所謂小者無餘也故天地无以

過乎秋濶矣然後感者有由而反各知其極物安其分逍遙者

用其本坂而遊乎自得之場矣此莊子之所以發德音也若如

感者小視少而自以為多將奔馳於勝負之竟而助天民之矜夸

豈達乎莊生之言哉。尾閭崔云海東川名司馬云泄海水出

於亮反又於。良反音音境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乏

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

秋水

同崔音壘李力對反空音孔壘孔小穴也李云小卦也一云城
 家也韓休空反司馬云梯米小米也李云梯草也蔡邕註爾雅
 梯似梯音蒲賣反大倉音泰平專
 忽反司馬云衆也崔子恤反云盡也 五帝之所連三王
 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不出乎
 五帝之所連司馬云謂連續仁義也崔云連續也本
 亦作五帝爭劍耕反任士之所勞李云任能也勞服也 伯夷辭
 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
 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物有定域雖至知不能出焉故起
 也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
 若曰否夫物量無窮 物量各 時无止 死與生
 常得與失 終始無故也 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
 小而不寡 各自 大而不多 亦無 知量無窮 攬而觀
 之知遠
 近大小之 證彘今故 彘明也今故備古今。彘許亮反故
 物各有量 遙而不悶 遙長 掇而不跂 掇猶擡也。擡專步反故
 時无止 也 蓋明古今知變化之不止於死生 察乎盈虛故
 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无常也 察其一盈一
 不常於得也故 明乎坦塗 死生者日新之正 故生而不
 能忘其憂喜 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 明終始之日新也
 而留矣是以涉日新而不憚舍故而不可死 計人之所知
 生時各 不若其所不知 所知各 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
 有年也 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
 不能自得也 莫若安於所 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

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
 窮至大之域 矣若豪末不求天地之功則周身之終皆爲
 奔物天地不見大於豪末則雖其形象最自足耳將何以知
 細之定細大之定大也。觀五佳反徐音謂五米反下同 河
 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无形至大不可圍是
 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
 細者不明 目之所見有常極不能無窮也故於大則有所
 無形不可圍者故 夫精小之微也埤大之殷也
 故異便也 郭芳七又至至而粟穀衆也便理一面反徐注謂
 皆 此勢之有也 无此便之勢也 夫精粗者期於
 有形者也 有形者數之不 无形者數之所不
 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
 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
 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在元而已
 有哉夫言者何也其所言所意者无也故求之於言意之表
 而入乎无言无意之域而後至焉。分如字能論本或作論
 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 害人者无善而任天行也
 塗說 不多仁恩 自多其德 動不爲利 無害而動而利
 不賤門隸 賤之故者之尊也。指七故反 貨財弗爭 各
 分 不多辭讓 意已 事焉不借人 自任 不多食乎力
 足而 不賤貪汙 理自 行殊乎俗 與心殊。行下孟反下
 行同 不多辟異 生謂。自。不 爲在從衆 衆之

賤佞諂言法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取不足以為辱外事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同也聞曰道人任物而物性自通則不聞功名歸物矣故不聞至德不得無失其德名去也大人无己二物而已約分之至也約之以至其分故真也夫道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无貴賤各言其是也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豪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觀矣所大者足也所小者无餘也故因其性足以名大則豪末之山不得異其名因其无餘以稱小則天地稊米无差相類不可勝察也循尺證反勝音升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則萬物莫不无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則功分定矣天下莫不相與為我而我皆欲為之者皆相與而相无則齒寒故彼之自為濟我之功弘矣新相反而不可以相无者故因其自為而无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无矣因其自為之功而思夫相為之惠惠之愈勤而為薄滋甚天下失業而情性闊漫矣故其功分无時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

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物皆自然故无不然物皆相非故无不非非其者堯也自然有非者桀也然此二君各受天素不能相為故因堯桀以觀天下之趣操其不能相為也可見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夫順天應人而受天下者其迹則爭讓之迹也尋其爭而滅迹者失其所以逆矣故絕滅也王白公反又古會反之者無相子之也會燕王名也司馬云燕王會於燕用蘇代之說數堯舜讓位與子之三年而國亂而王往况公作亂而死事見左傳哀公十六年由此觀之爭議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騊駼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鷓鴣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就其殊而任之則萬物莫不當也梁麗司馬李音禮一音如字司馬云梁麗小松也崔云至棟也空珍悉反爾雅云室也崔李同說文都節反騏音其騏音冀騊戶花反騊音留李云騏驎騏驎皆駿馬也捕音步本又作搏徐音什狸力之反狌音姓向同又音生崔本作鼯由又反攷其結反鷓鴣反崔云鷓鴣同與委禽同撮七括反崔本作撮音同蚤音早說文說蚤蝨入者也淮南子鷓鴣夜聚蚤察分豪末許慎云鷓鴣夜聚食蚤蝨不失也司馬本作鷓鴣夜聚人爪於巢中也韻尺夷反向故曰蓋師是而无非師治而无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夫天地之理萬物之情以得我為是失我為適殊性異便是非无主若以我之所是則彼不得非知我而不見彼者目故以道觀者於是非无當也付之天均恣之兩行則殊方異操同焉皆得也師是或云師順也治直吏反註皆同是猶師天而无地師陰

而无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
誣也天地陰陽對生也其非治亂互有也將奚去哉帝王殊禪三代殊

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
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

小大之家俗之所貴有時而賤物之所大世或小之故順
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

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貴賤之反復後復後矣無拘而志與道大蹇自拘執

其无私德公當而已嚴乎若國之有君
无所矜域汎汎乎其所其若四方之无窮其

物其孰承翼掩御羣生反之分內而平是謂无方无

有死生變耳非終始也不恃其成成无一虛一滿

不位乎其形不以形為位年不可舉能令力呈反

時不可止致止之使消息盈虛終則有始變化日新

謝施隨其分故所施无常无一而行

與道參差不能隨變則不齊於道嚴乎若國之有君

其无私德公當而已嚴乎若國之有君

无所矜域汎汎乎其所其若四方之无窮其

是所以語太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
若驟若馳但當就无動而不變无時而不移

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若有為不為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

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

者不以物害己知道者知其无能也无能也則何能生我

能害禽獸弗能賊夫心之所安則危不能危非謂其

薄之也薄如字崔云謂以體著之言察乎安危不可

寧於禍福安于命謹於去就審云就莫之能

害也故莫之能害故曰天在內人在外然在內而天

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此天人之知自行而不出于

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人之生也可不服牛乘

滅天公孫龍之可也若乃交作過无以故滅命不因其自

秋水

之者命其 無以得殉名 謹守而勿失是 謂反其真

安在乎 所得有命分 殉名則過也 謹守而勿失是 謂反其真 真在性 內夔憐蛇蛇憐風風憐 目目憐心夔謂蛇曰吾以一足跨蹕而行子无 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柰何蛇曰不然子不見 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 不可勝數也今子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 故謂蛇曰吾以眾足行而不及子之无足何也 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物 生也非知生而生也則生之行也豈知行而行哉故足不知所 以行目不知所以見心不知所以知倏然而自得矣遲速之節 聰明之鑿或能或否皆非我也而或者因欲有其身而矜其能 所以逆其天機而傷其神壽也至人知天機之不可易也故捐

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 蓬然入於南海而似无有何也風曰然子蓬蓬 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 鱗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 也故以眾小不勝為大勝也為大勝者唯聖人

聰明并智 然其為而任其自動故萬物無動而不道也 也○變求龜反一足獸也李云黃帝在位諸侯於東海流山得 奇獸其狀如牛蒼色无角一足能走出入水即風雨日光如日 月其音如雷名曰夔黃帝殺之取皮以冒鼓聲聞五百里憐音 道 夔音又音云馬云馬也廣雅云蝮馬馬蛇也憐音 蛇也風風憐曰曰憐心司馬云夔一足蛇多足蛇无足風无形 目形經於此明源於彼心則實為神遊外物甚反郭亮減 反一音物源反音亦作卓同物角反字云跨蹕行貌垂吐并 反音音思反又音奔反又音問反霧 音務部之實音勝音升傷三不反

秋水

能之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 歌不悞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 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 不得時也

宋人圍之數色三反四子合云司馬云宋富作 傷匡齊邑之蠻人誤置孔子以為陽虎虎堂暴於匡人又孔子 答難與虎相也也匡人共圍之數本又 答難與虎相也也匡人共圍之數本又 作誤同丁分云其賢為以語魯據反

當堯舜而天下无 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无 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无 窮人非知得也

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 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 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 情各有安○ 反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 聖人之勇也安○難乃且反 由處矣吾命有所制 矣 命非已制故无所用其心也夫安於命者无往而非道 也 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 也請辭而退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 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 不可不可因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吾自以為至 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汙焉異之不知論之不

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 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 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

情各有安○ 反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 聖人之勇也安○難乃且反 由處矣吾命有所制 矣 命非已制故无所用其心也夫安於命者无往而非道 也 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 也請辭而退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 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 不可不可因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吾自以為至 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汙焉異之不知論之不

秋水

秋水

及與知之弗若與入吾无所開吾喙敢問其方
 公子牟隱机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培
 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鼃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
 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掖持頤蹶
 泥則没足滅跗還軒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
 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埴井之樂此亦至矣夫
 子奚不時來入觀乎

莊六
 此猶小鳥之自足於巢也。幾是
 也。反音。如。子。牟。隱。机。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培。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鼃。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掖。持。頤。蹶。泥。則。没。足。滅。跗。還。軒。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埴。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

也。夫。司。馬。云。猶。早。晚。也。適。適。始。亦。反。又。丈。華。反。驅。楚。欲。反。規。現。
 也。字。又。虛。假。反。李。徐。紀。睡。反。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
 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畜。負。山。商。蚶。馳。河。
 也。必。不。勝。任。矣。物。各。有。分。不。可。強。相。希。效。竟。音。境。後。同。
 名。比。燕。謂。之。馬。蛟。一。本。作。蛟。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
 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埴。井。之。鼃。與。且。彼。方。
 趾。黃。泉。而。登。太。皇。无。南。无。北。奠。然。四。解。淪。於。不。
 測。无。東。无。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此。音。是。氣。時。氣。反。
 又。劇。買。反。廣。雅。云。躍。也。也。後。也。司。馬。子。乃。規。規。然。而。求。
 云。則。也。大。皇。音。泰。與。音。釋。解。戶。買。反。是。直。用。管。關。
 之。以。察。索。之。以。辯。夫。是。无。窮。者。非。氣。也。是。直。用。管。關。
 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去。之。可。也。且。子。
 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
 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以此。效。彼。兩。失。之。
 云。音。家。也。名。未。隱。丁。夫。身。餘。子。音。察。鄂。音。卅。耶。今。子。不。去。
 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吐。而。不。合。舌。
 舉。而。不。下。乃。逸。而。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
 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
 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
 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
 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

莊六
 夫。是。无。窮。者。非。氣。也。是。直。用。管。關。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吐。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

秋水

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唯中庸之德為然○博七旬反

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故音子又送允反音首句又音

成誠有善无有哉故音復今俗之所為與其

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

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誣誣然如將不得已樂舉

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樂舉果有

樂无有哉吾以无為誠樂矣夫无為之樂又俗之

所大苦也故曰至樂无樂至樂无譽俗以聲錡為

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无為可樂美善善為譽

以定是非我元為而任天下之是非至樂活身唯无為

幾存百姓則若自所請嘗試言之天无為以之

清地无為以之寧皆自清寧耳故两无為相合萬

物皆化不為而自合故皆化若有芒乎坊乎而无從

出乎皆自出耳未有為而坊乎芒乎而

无有象乎无有為萬物職職皆從无為殖皆自殖

而无不為也若有為則人也孰能得无為哉得无為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

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

至樂

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

也我獨何能无槩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

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氣雜乎芒

坊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

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多夏四時行也人

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

為不通乎命故止也夫明而靜已達而止斯所以為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

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蹇蹇然態

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子何惡生

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為晝夜

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斯皆先示

空髑髏髑髏然有形擻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

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

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

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

至樂

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接觸骸枕而卧
 夜半觸骸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
 皆生人之累也死則无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
 莊子曰然觸骸曰死无君於上无臣於下亦无
 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
 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
 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
 觸骸深瞋蹙頰曰吾安能弃南面王樂而復為
 人間之勞乎舊說云莊子樂死惡生斯說謬矣若然何謂
 齊乎所謂齊者生時安生時安死時安死時安死之
 情既齊則无為當生而憂之耳此莊子之言也。觸音獨體音
 樓體若堯反徐又許堯反李呼交反司馬李云白質貌有枯形

莊六
 也傲若甲反又古的反說文作擊云旁擊也捶也鬼反又之睡
 反馬杖也遺唯季反凍丁貢反餓奴罪反援音表枕針鳩反見
 賢遍反從七容反從容也李徐子用反縱逸也復音服又扶又
 反觸音類慶本又作顛又作蹠同子六反類於高反李云顛類
 者愁貌復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
 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
 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
 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
 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
故當任之而已。褚豬許反綆格
 猛反汲索也汲居及反適或休通吾恐回與齊侯言堯
 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
 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內求不得將求於
 外舍內求外非惑

至樂

如何。皇帝謂三百五帝也司 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
 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朝奏九韶以為
 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非不敢食一鬩
 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
 鳥養養鳥也夫以為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
 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鱖鰕隨行列而止委蛇
 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矣以夫饒饒為乎咸池
 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
 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
 魚與水而生人與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

莊六
 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各隨其清。
 海鳥司馬云國語曰爰居也止魯東門之外三日藏文仲使國
 人祭之不云會候也爰居一名雅縣舉頭高八尺樂光註爾雅
 云形似鳳皇皇衛音許鶴音為于朝司馬云飲之于朝中也九韶
 帝造反餘樂名眩玄通反司馬本作音眩視始字徐而反
 常通反餘樂名眩玄通反司馬本作音眩視始字徐而反
 又如字讀乃交反咸也堯樂名樂如字卒十忽反
 司馬音子忽反云衆也還音患又旋面反好呼報反名止於
 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性常得故福持
 性常得故福持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觸骸攬蓬而指之曰
 唯子與女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各以所遇為樂。
 道從如字司馬云
 從道旁也本或作徒僕居量反徐紀懷反又起
 度反司馬云或也或音陽蓬步東反徐扶公反若果養乎
 子果歡乎歡養之實未有定在。若果一本作汝果元嘉
 本作汝汝過養同馬本作喜云死也子果元康本

至樂

作子過獸字司馬本種有幾變化種數不可勝計。種草得

水則為蠶得水土之際則為蠶蟻之衣生於陵

屯則為陵鳥得蠶棲則為鳥足鳥足之根

為蠶蟻其葉為胡蝶胡蝶脊也化而為蟲生於

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鵠撥鵠撥千曰為鳥其名

為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願輅

生乎食醯黃輅生乎九猷脊內生乎腐蠶羊奚

比乎不尊父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

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此言

一云而萬形有變化而無死生也。得亦謂為蠶也。古絕字徐
音絕今讀音蠶司馬本作蠶云萬物雖有死勝得水土氣乃相
繼而生也。本或作蠶又作蠶斷得水土之際則為蠶戶蠶反續
步田反徐扶賢反躬父因反又音賓李焯乾反之衣司馬云言
物根在水上際布在水中就水上視不見抄之可得如張鷟在
水中楚人謂之蠶蟻之衣生於陵屯司馬音徒門反云阜也
音決則為陵鳥音昔司馬云言物因水成而陸產生於陵屯化
作重則改名陵鳥也一名澤鳥隨燥燥變也然不知其祖言物
化无常形也人之死也亦或化為草木草木之精或化為人也
陵鳥得蠶則為鳥足司馬云蠶極名鳥足草名生水邊也
言蠶極在陵鳥之中則化為鳥足也李云蠶極蠶也言陵鳥
在蠶化為鳥足也鳥足之根為蠶音齊增音曹司馬本作增蟻
云蠶也其葉為胡蝶音胡蝶音胡蝶也草化為蠶蟲化
為草未始有極胡蝶音也一名背也化而為蟲生於蠶下司馬
云得熱氣而生也其狀若脫它括反司馬音悅云新出皮悅好
也蠶其根反撥丁活反駢音干味音未李云口中汁也斯彌李
云蠶也食如字司馬本作蠶聽許今反李音海司馬云蝨聽若
酒上蠶蟻也蠶音眠結反蠶音元孔反願以之反輅音路一音
徐黃輅音泥徐李味往反司馬云願輅黃輅皆蠶名九猷音由
李云九宜為父父老也猷蠶名也替莫巨反又莫在反又正角
反丙如欲反徐如後反音音音權郭音歡司馬云亦蠶名
也爾雅云一名守瓜一名蠶鼠也羊奚此賦志反蠶息尹反司

馬云羊奚草名根似蕪善與父竹比合而為物皆生於其類也
青寧司馬云蟲名青寧生程李云未聞程生馬馬生入俗本多
錄之

南華真經卷第六

南華真經卷第七

莊子外篇達生第十九

郭象注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无以為生之所无以為者分外物也

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无奈何知之所无奈何者命表事也

養生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

知止其分物稱其生也有生必先无離形形不離而

生亡者有之矣守形太甚生之來不能却其去

不能止非我所制則无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

以存生故彌養之而養形界不足以存生養之彌厚則死

地彌至則世奚足為哉莫若放雖不足為不可

不為者其為不免矣性分各自為者皆至理中來

而任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无累无

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更

者日新之謂也付之日新則性命盡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

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所以遺棄之夫形全精復

與天為一俱不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无所偏為故

合則成體散則成始所在皆成形精不虧是謂

能移與化精而又精反以相天還輔其子列子

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其心虛故蹈火不熱

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至通故无可請問何以

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

之列居子語汝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

何以相遠唯无心者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

同是形色之物耳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无所化

未足以相先也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夫至極者

彼將處乎不淫之度止於所而藏乎无端之紀冥

與變化遊乎萬物之所終始終始者壹其性飾則

日新養其氣不以心合其德不以物以通乎物之所造

萬物皆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无卻物奚

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

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

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中是故運物

而不懼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醉故失其所知耳而

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

不閱性分之復讎者不折鎖干夫干將鐵鉞雖與讎為

外故曰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飄落之瓦雖復中

无是以天下平均凡不平者故无攻戰之亂无殺

戮之刑者由此道也无情之不開人之天而開

天之天不慮而知開天也知而後感開人也然開天者德

生則忘餘斯德生也開人者賊生知用者從感而求勸

不厭其天不忽於人任其天性而動則人理亦自全矣民幾乎以其

見狗俚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

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

失者錙銖累三丸於竿頭見用手之停審也故錙銖三而

不墜則失者十一愈少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

槁木之枝不動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

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

何為而不得遺彼故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

不分乃凝於神其病僂丈人之謂乎顏淵問

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律人操舟若神

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

之也沒入謂能驚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

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習而後能耳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

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

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視淵若陵故視舟之覆於覆

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覆却雖多而猶不

也惡往而不暇所遇皆以瓦注者巧以鈞注者憚

以黃金注者殫所要愈重則其心愈矜也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

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夫欲養生全內者其唯無所矜重也田開之見

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賢學學生學生者務中適吾子與

祝賢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篳篥以

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

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

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

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

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

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

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

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

者皆不鞭其後者也夫守一方之事至於過理者不及

也仲尼曰无入而藏藏既內矣而又无出而陽陽既

名必極實當也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

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

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閒而不知為

之戒者過也十殺一耳便大畏之至於色欲之害動祝宗

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

月據汝十日戒三日齊藉白茅加汝肩尻乎
彫俎之上則汝為之乎為彘謀曰不如食以
糠糟而錯之牢筮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
冕之尊死得於豚楯之上聚僂之中則為之
為彘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
也欲瞻則身亡理常也俱耳不問人獸也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
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无所見
公反談詒為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
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滯之氣散
而不反則為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
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
為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窺有
髻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
阿鮭龍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泐陽處之水
有罔象丘有萃山有蔓野有彷徨澤有委蛇
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
如轂其長如轆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
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而朝桓
公蹶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
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此章言憂來而

累生者不明也患去而性得者達理也紀消子為王養鬪雞十日而問
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白
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
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
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
反走矣此章言養之以至於全者猶無敵於外况自全乎孔子觀於吕梁懸
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龍鼉魚鼈之所不能
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
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
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
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无道吾
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
磨沙而旋入者齊也回伏而涌出者汨也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任水而此不任已
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
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
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此章言人能得其所能而任之則天下无難矣用夫无難以涉乎生生之道何往而不通也梓慶削木為鐻
鐻成見者譙猶鬼神不似人所作也魯侯見而問焉
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
然有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

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技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視公朝若無則其巧專而外滑消性外之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鑿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必取材則以天合天自然也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盡因物之妙故乃疑是鬼神所作耳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斯明至當之不可過也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雖工倕之巧猶在規矩此言因物之易也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百體皆通則都忘其身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生於不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所遇而安故無所變從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識適者猶未適也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脩臨雖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遂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

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聞付自甚然也然彷徨乎塵垢之外凡非其性皆塵垢也逍遙乎無事之業凡自為者皆無事之業也是謂為而不恃率性自為耳非恃而為之長而不宰任其自長耳非宰而長之今汝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汗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元中道天於龍首跋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為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譙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悅之為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淨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各有所便也今休款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評之若載鼙以車馬樂鷄以鍾鼓也彼又惡能無譙乎哉此章言善養生者各任性分之適而至矣

莊子外篇山木第二十

郭象注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茂盛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无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不材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設將處此可以此未免於累竟不處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无譽无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无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故莊子亦處焉若夫萬物之情入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為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不可必故待之

不可以一方也唯與時俱化者為能涉變而常通耳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

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无須更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愈深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跡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剝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无人之野欲今无其身志其國而任其自化也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寄之南越取其去魯之遠也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各恣其本步而人人自矜其方則萬方得矣不亦大乎其生可樂其死可葬言可終始處之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去國捐俗謂蕩除其習中也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无舟車奈何真謂欲使市南子曰君无形倨形倨謂守之謂以為君車形與物夷心與物化君曰彼其道幽遠而无人吾誰與為鄰吾无糧我无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无糧而乃足所謂知足則无所不足也君其涉於江而浮

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

絕情欲之遠也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欲絕則民各反守其分君自此

遠矣超然獨立於萬物之上也故有人者累有人者有之見有於

人者憂見有於人者為人所役用也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

人也雖有天下皆寄之百官委之萬物而不與焉斯非有人也吾願

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

國欲令其蕩然无國有國之懷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舩來觸舟

雖有偏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

歛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

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

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世雖變其於虛己以免害一也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斂以為鐘

為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

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

无敢設也怕然抱一耳非敢假設以益事也奢聞之既彫既琢復

歸於朴還用其本性也侗乎其无識任其純朴而已儻乎其

急疑无所趣也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无所欣悅來

者勿禁往者勿止任彼從其疆梁順乎隨其

曲傅無所係也因其自窮用其不故朝夕賦斂而豪

毛不挫當故而況有大塗者乎泰然无執用天下之自為斯大通之塗也

故曰經之營之不日成之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

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

然自同於好惡耳任曰子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

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為鳥也紛紛然似

无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既弘大舒緩又心无常條進不敢

為前退不敢為後常從容食不敢先嘗必取其

緒其於隨物而已是故其行列不斥與擊俱也而外人卒不

得害是以免於患患害生於後知以奔競直木先伐甘井

先竭才之害也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

汗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夫察焉小異則與衆

為廷矣混然大同則无獨異於世矣故夫昭昭者乃冥冥之迹也將寄言以遺迹故因陳蔡以託患昔吾聞之

大成之人曰自伐者无功功成者墮名成者

虧特功名以為己功自衆成故遠之道流而不明昧然而自行耳居得行而不名處

迹捐勢不為功名功自彼成故勢不在我而名迹皆去是故无責於人

人亦无責焉恣情任彼故彼各自當其責也至人不聞子何喜哉

寂泊无懷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

於大澤衣裘褐食杼粟取於棄人入獸不亂羣

入鳥不亂行若草木之无心故為鳥獸所不畏鳥獸不惡而况人乎

蓋非言以極推至誠之信任乎物而无受害之地也

孔子問子桑雝曰吾再逐於

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

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

子桑雝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

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

布寡矣布謂匹帛也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

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

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

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

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

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无利故淡小人甘以絕

飾利故甘利不可常故有時而絕也彼无故以合者則无故以離夫无故而自合

者天屬也合不由故則故不足以離之也然則有故而合必有故而離矣孔子曰散聞命矣徐

行翔伴而歸絕學捐書弟子无挹於前其愛

益加進去飾任素故也異日桑雝又曰舜之將死具泠

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因形率情不矯之以

則不求文以待形任朴而直前也不求文以待形固不

待物朴素而足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縻係履而

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儻邪莊子曰貧也

非儻也士有道德不能行儻也衣弊履復穿貧

也非儻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

猿乎其得柎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

間雖弄蓬蒙不能睥睨也遭時得地則甲其長枝故雖古之善射莫之能害

及其得柎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

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

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无

儻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勢不便而強為

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焱氏之風有其具而无

其數有其聲而无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

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

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曰回无受

天損易唯安之故易无受人益難物之儻來不可禁衛无始而非

卒也於今為始者於昨為卒則所謂始者即是卒矣言變化之无窮人與天一也皆自夫

今之歌者其誰乎任其自爾則歌者非我也曰曰敢問无受天

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

也運物之泄也不可言與之偕逝之謂也所謂不識

也謂之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

况乎所以待天乎所在皆安不以損為損斯待天而不受其損也何謂无受

人益難仲丘曰始用四達感應旁通爵祿並至

而不窮旁通故可以物之所利乃非己也非己求吾

命有在外者也人之生必外有接物之命君子不為

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盜竊者私取之謂

也受之而已致爵祿非私取故曰鳥莫知於鷦鷯目之所不宜

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避禍其畏人

也而龍襲諸人間未有自疏外於人而人存之者也畏社

稷存焉爾況之至人則立同天下故天下樂推而不厭何

謂无始而非卒仲丘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

禪之者其變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

待之而已耳日夜相代未始有極故何謂人與天一

邪仲丘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凡所謂天皆明

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言自然則自然矣人安能故聖人

晏然體逝而終矣晏然无矜而莊周遊乎雕陵

之樊觀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

運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

哉翼躬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躩步執彈而留

之觀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酸翁而

搏之見得而忘其形執木葉以自蔽於蟬而異鵲從

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目能觀翼能逝此鳥之莊周

怵然曰噫物固相索恒相為累二類相召也夫有欲

入三月不庭蘭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為頃閒

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夫身在人間

推夷易之形於此世而不度此世之所宜斯守形而忘身者也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

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

其俗不違其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

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其栗栗林虞人以吾為

戮吾所以不庭也以見問為戮夫莊子推平於天下故每

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

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

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

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

不愛哉言自賢之道

莊子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 郭象注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

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无擇之里人也稱

道數當故无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无師邪

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

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
為人也真也無假人貌而天雖貌與人同而獨任自然 虛緣而葆真
虛而順物清而容物夫清者惠於大絜今故真不失清而容物與天同也 物无道正容
 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曠然清虛正已而已而物邪自消 无擇何足
 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
 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
 之言仁義之行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
 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其近自覺 吾所學者
 真土梗耳非真物也 夫魏真為我累耳知至貴者以人爵為累也 温
 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温伯
 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
 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
 是人也又請見温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
 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
 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
 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
 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
 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繫辭其步遠蛇其迹 禮義之辨是
 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禮義之辨是 是以
 歎也仲丘見之而不言已知其心矣 子路曰吾子欲見

温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丘曰若
 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往意已達无所容其德音也 顏淵問於仲丘曰夫子步亦步夫子
 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
 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
 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
 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
 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
 不比而周无器而民陷乎前而不知所以然
 而已矣仲丘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
 死而人死亦次之夫心以死為死乃更速其死其死之速由哀以自喪也无哀則已有哀則心死者乃大也 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
 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目成見功足也 是出
 則存是入則亡直以不見為亡耳竟不亡 萬物亦然有待也而
 死有待也而生待隱謂之死待顯謂之生竟无死生也 吾一受其成形
 而不化以待盡夫有不得變而為无故一受成形則化盡无期也 效物而動自
 也日夜无隙恒化新也 而不知其所終不以死為死也 薰然其
 成形薰然自成又奚為哉 知命不能規乎其前立以是日
 徂不徂於前與變俱往故曰徂 吾終身與汝交一辭而失之可
 不哀與夫變化不可執而留也故雖執辭相守而不能令停若哀死者則此亦可哀也今人未嘗以此為哀矣獨哀

死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汝求

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唐肆非停馬處也言

得也人之生若馬之過肆耳恒无駐須更新故之相續不舍晝

夜也著見也言汝殆見吾所以見者耳吾所以見者曰新也故

已盡矣汝安得有之吾服汝也甚忘服者思存之謂也甚忘謂過

欲不汝服吾也亦甚忘俱爾耳不問賢之雖然汝奚

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不忘者存謂

也雖忘故吾而新吾已至未始非吾吾何孔子見老聃老

聃新沫方將被髮而乾熱然似非人寂泊孔子

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

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

獨也无其身而後外物去也老聃曰吾遊於物之初初未有而款

不為而自有也初然後明有物之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

知口辟焉而不能言欲令仲尼必求之嘗為汝議

乎其將試議陰陽以擬向之至陰肅肅至陽赫赫

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言其兩者交通成

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莫見為絕之

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形明其自爾

守而莫見其功自爾故生有所乎萌萌於未死

有所乎歸歸於始終相反乎无端而莫知乎

其所窮所謂迎之不見其非是也且孰為之宗孔

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

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至美无美至孔子

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

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死生亦

喜怒哀樂不入於胷次知其小變而夫天下也者

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

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

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愈不棄隸者

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知身之貴於隸故棄之

變所在皆我則若遺士耳苟知死生之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所貴者我

變俱故无失也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

已為道者解乎此所謂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

而猶假至言以脩心古之君子孰能脫焉老

聃曰不然夫水之於約也无為而才自然矣

至人之於德也不脩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

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焉不脩

而自得也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

醯雞與醯雞者蠅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

知天地之大全也比吾全於老聃猶莊子見魯哀公

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莊子曰魯

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園冠者知天時履句履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无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无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德充於內者不脩飾於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內自得者外事全也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儻儻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言駭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內足者神也間而意定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聊以辛歲非持其釣有釣者也音无常釣也不以得其於假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无天也於是且而屬之夫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

而頰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稔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无它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无更偏令无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黷斛不敢入於四境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所謂和其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與家務異也黷斛不敢入於四境則諸侯无二心也天下相信故能同律度量衡也文王於是焉以為大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无闻為功者非已故功成而身不得不退事遂而名不得不去名去身退乃可以及天下也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為乎仲尼曰默汝无言夫文王盡之也任諸大夫而不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斯須者百姓之情當悟未悟之須故文王循而發之以合其大情也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謂溢也措杯水其肘上左手如扼右手如附技右手放發也方矢復寓箭方去未至的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汝登高山履危

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

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

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

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天下潛黃泉揮斤

八極神氣不變揮斤猶縱放也夫德充於內則神滿於外

得也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不能明至分故有懼有懼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

為今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无憂色吾始也

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

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

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

而无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

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

亡乎彼曠然无係立同彼我則在方將躊躇方將四

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躊躇四顧謂仲尼聞

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入不得濫盜

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伏戲黃帝者功號耳

功號於所以功相去遠矣死生亦大矣而无變乎己

况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无介入

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備充滿天地既

以與人己愈有割肌膚以為天下者彼我俱失也使人自

天地故所在皆可所在皆可故不楚王與凡君坐少焉

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言有三凡君曰凡之亡也

不足以喪吾存遺凡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

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夫遺之者不以亡為亡則存亦

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存亡更

之所指耳夫下音无存亡

莊子外篇知北遊第二十二 郭象注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斧之丘而適遭无

為謂焉知謂无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

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

得道三問而无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

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闕之上而

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矣

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

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无思

无慮始知道无處无服始安道无從无道始

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

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无為謂真是也狂屈

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

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任其自行斯道不可致道在自然

非可言也致者德不可至稱德而不至也仁可為也義可虧

也禮相偽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

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

首也禮有常則故矯故曰為道者日損損華損之又

損之以至於无為无為而无不為也則雖為而非

為也今已為物也物失其所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

易也其唯大人乎其歸根之易者唯大人耳生也死

之徒知變化之道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更相為始則

生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俱是

俱是也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患生故萬物一也是

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

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

氣耳各以所美為神奇所惡為臭腐耳然彼之所美我之所

死生彼我豈殊哉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曰吾問无為謂

无為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

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

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

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

之也以其忘之也子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

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明月自然者非言

乎无言之地是以先舉不言之標而後寄明於黃帝則夫自然之宜物繁乎可得而見也天地有大美

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

不說此孔子之所以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

物之理是故至人无為任其自大聖不作任也觀

於天地之謂也觀其形容象其物今彼神明至精

與彼百化百化自化而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

也夫死者已自死生者已自生圓者已自扁然而萬物

自古以固存豈待為之六合為巨未離其內六

合在无極之中則陋矣秋豪為小待之成體秋豪雖小非无

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日新陰陽四時運行

各得其序不待惛然若亡而存昭然若存油然

不形而神擊然有形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

根畜之而不得其本性之可以觀於天矣與天齧缺

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

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

道將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无求其

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

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具其實知不以故自

持與變媒媒晦晦无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

哉獨化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

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夫身者非汝所能有也塊然

哉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

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

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若身是汝有者則美惡死

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也明其委結而自成耳非汝有也孫子非汝有是天

地之委蛻也氣自委結而蟬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

持食不知所味皆在自爾中來故不知也天地之彊陽氣也又

胡可得而有邪彊陽猶運動耳明斯道也庶可以遺身而忘生也孔子問於

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

䟽滯而心澡雪而精神恬擊而知夫道窅然

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

有倫生於无形精神生於道皆所以明其獨生而無所資借形本

生於精皆由精以至粗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

生八竅者卵生言萬物雖以形相生亦皆自然耳故胎卵不能易種而生明神氣之不可為也其

來无迹其往无崖无門无房四達之皇皇也

夫率自然之性遊无迹之塗者放形骸於天地之間寄精神於八方之表是以无門无房四達皇皇道運六合與化偕行也

邀於此者四枝彊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

心不勞其應物无方人生而過此道則天性全而精神定天不得不高

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

此其道與言此皆不得不然而自且夫博之不必知辯

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斷棄知慧而付之自然也若夫益之

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各使

保其正分而已故淵淵乎其若海容恣无量魏魏乎其終

則復始也與化俱者乃積无窮之紀可謂魏魏運量萬物而不匱用物

役已故不匱也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各取於身而足萬物皆往

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還用物故我不匱此明道之贍

曰此其道與言至道之无功无功乃足稱道也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無所

於天地之間直且為人教然自放所遇而安了无功名將反於宗不

未自本觀之生者啻醜物也直聚氣也雖有壽夭

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為堯桀之是

非死生猶未足殊况壽夭之間哉果蘇有理物无不理但當順之人倫雖難所

以相齒人倫有知慧之變故難也然其但當從而任之聖人遭之而不

違順所過也過之而不守恒過調而應之德也偶而

應之道也調偶和合之謂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如斯人而已

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卻忽然而已乃不注

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溲然莫不入焉出入者謂耳言天下未有不變也已化而生又化而死俱是化也生物哀之死物

人類悲之死類不悲解其天攷墮其天裘獨脫紛乎

宛乎變化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心於其

也問不形之形形之不形不形形乃成若形是人之所同

知也雖知之然不能任其自非將至之所務也務則不至此衆

人之所同論也雖論之然故不能彼至則不論悅然不至

論則不至明見无值間至辯不若默道不可

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默而塞之則无東郭子

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无所不

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欲令莊子莊子曰在螻

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

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

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舉其標質言

復怪此斯正獲之問於監市履豨也每下愈況

不及質也豨豨豨也夫監市之履豨以知其肥瘦者愈履其難肥之處愈

知豨肥之要今問道之所在而每况之於下賤則明道之不通

於物也汝唯莫必无乎逃物若必謂无之逃物則道不

必矣逃物周徧咸三者異

道至道若是大言亦然明道不周徧咸三者異

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无何有之官

同合而論无所終窮乎若遊有則不能周徧咸也故

不在知道之无不在然後能嘗相與无爲乎澹而靜

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此皆无寥已吾志寥然

无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志苟寥然則无所往矣无往

焉則理未動去而來不知其所止斯順吾已往來

而志已驚矣

焉而不知其所終但往來不由於知耳不爲不往來也仿

徨乎馮闕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馮闕者虛廓之

寥廓念變化之物物者與物无際明物物者无物而物自

所如故不知也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物有際故每相與不能

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不際者雖有物物之名直明物

在乎謂盈虛衰殺彼爲盈虛非盈虛彼爲衰

殺非衰殺彼爲本末非本末彼爲積散非積

散也既明物物者无物又明物之不能自物姤荷甘與神

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八闔戶晝暝姤

荷甘日中麥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八

擁杖而起曝然放杖而笑起而悟夫死之不足曰天知

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无所發予

之狂言而死矣夫自肩吾已下皆以至言爲狂而不信弁埶

弔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言體道

宗今於道秋豪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秋豪之端細

萬分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况夫體道者乎夫

至道非言之所得視之无形聽之无声於人之論者謂之

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冥冥而猶復非道於是泰清

問乎无窮曰子知道乎无窮曰吾不知又問乎无

爲无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日

其數若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无始曰若是則无窮之弗知與无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无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凡得之不由於知乃冥也无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故默成乎不聞不見之域而後至焉知形形之不形乎形自形形者道不當名有道名而言无物故名之不能當也无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

不知故問問之而應則非道也不應則非問者所得故雖問之亦終不聞也道无問問无應絕去致而歸於自然之意也无問問之是問窮也所謂无應應之是无內也實无而假有以應者外矣以无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大初是以不過乎崐崙不遊乎大虛若夫斐落天地遊虛涉遠以入乎冥冥者不應而已矣光曜問乎无有曰夫子有乎其无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无矣而未能力无也及為无有矣何從至此哉此皆絕學之意也於道絕之則夫學者乃在根本中來矣故學之善者其

唯不學乎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世之差也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无視也非鉤无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况乎无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都无懷則物來皆應毋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言天地常存乃无未時之毋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自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虛心以待命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

邪思求更无古无今无始无終非唯无不得化而為有也有子孫可乎言世世无極毋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夫死者獨化而死耳不以死死生生者亦獨化而生耳皆有所一體死與生各自成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无已誰得先物者乎哉吾以陰陽為先物而陰陽者即所謂物耳耳誰又先陰陽者乎吾以自然為先之而自然即物之自爾耳吾以至道為先之矣而至道者乃至无也既以无矣又奚為先然則先物者誰乎哉而猶有物无已明物之自然非有使然也聖人之愛人也終无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取於自爾故恩流百代而不發也顏淵問于仲

屈曰回嘗聞諸夫子曰无有所將无有所迎

回敢問其遊仲屈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

順形而形自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使形與物化者一不

化者也常无心故一不化一不化安不化彼耳斯无心也安與

之相靡耳非將迎而靡順之必與之莫多則足而止稀

韋氏之圃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

言夫无心而任化乃羣聖之所遊處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

相整也而況今之人乎整和也夫儒墨之師天下之難和者而无心者猶故和之而況

其凡聖人處物不傷物至順不傷物者物亦不

能傷也在我而已唯无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

无心故至順至順故能无山林與阜壤與使我欣欣

然而樂與山林阜壤未善於我而我樂未畢也哀

又繼之夫无故而樂亦无故而哀也則凡哀樂之來吾

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

耳不能坐忘自得而為哀樂所寄也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之所遇者

即不遇者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所不能者不能強能

知能與不能制不由我也當付之自然耳无知无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受生各

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

至為去為皆自得也齊知之所知則淺矣夫由知而後得者假學者耳故淺也

南華真經卷第七

南華真經卷第八

莊子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郭象注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

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

挈然仁者遠之畫然飾知挈然矜仁擁腫之與居擁腫朴也鞅

掌之為使鞅掌自得居三年畏壘大壤畏壘之民

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異其業知而任愚今

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夫與四時俱者无近功庶

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

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

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

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无得而然

哉天道已行矣夫春秋生成皆得自然之道故不為也吾聞至人尸居

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直自往耳非由知也今

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于賢人

之間我其杓之人邪不欲為物標杓吾是以不釋於老聃

之言聃云功成事遂而百姓皆謂我之自爾今畏壘反此故不釋然弟子曰不然夫尋

常之溝巨魚无所還其體而鯢鱣為之制步

仞之丘陵巨獸无所隱其軀而夔狐為之祥

弟子謂大人必有豐祿也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

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

曰小子來夫雨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

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瑒而失水則蟻能苦之

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去利遠害乃全夫全其

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若嬰身於利祿則粗

而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二子謂堯舜是其於

辯也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也將今後世妄行穿鑿而殖穢亂也簡

髮而擲數米而炊理錘刀之末也竊竊乎又何足以濟

世哉混然一之无所治為乃濟舉賢則民相軋將戾拂其性以待其所尚任知

則民相盜真不足而以知繼之則偽矣偽以求生非盜如何之數物者不足

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

正晝為盜日中穴阮无所復顧吾語汝大亂之本必

生于堯舜之間其未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

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堯舜遺其迹飾偽播其後以致斯弊南

榮越楚然正坐曰若越之年者已長矣將惡

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守其分也抱

汝生无攬乎其生之外也无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

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越曰目之與形吾不

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

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

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其目與耳與心與心形之與形亦辟矣其形相似而所能不同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兩形雖開而不能今謂越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越勉聞道達耳矣早開形隔故難化也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蠶蠋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越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越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借來之衆也披三言而來故南榮越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越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越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吾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越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

而无由入可憐哉南榮越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洒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獲者不可繫而捉將內捷內獲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捷捷關捷也耳目外也心術內也其耳目若乃聲色獲於外則心術塞於內欲惡獲於內則耳目喪於外固必无得天失而後為通也外內獲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偏獲由不俱獲乎將耳目眩惑於外而心術流蕩於內雖繫乎以執之綱繆以持之弗能止也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越之聞大道辭猶飲藥以加病也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不難其性能勿失乎還自能无上筮而知能止乎止於分也能已乎无追故逆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全我而不效彼能脩然乎无停迹也能侗然乎无節礙也能兒子乎能無子終日嗥而嗑不嘔和之至也任聲之自出不由於喜怒終日視而目不瞋偏不在外也任目之自非獨得也終日視而目不瞋偏不在外也任目之自非獨得也居不知所為縱體而與物色行不知所之行无所趨委蛇斯順之也而同其波亦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越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若能自改而用此言便欲自謂至人之德曰非

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能乎明夫至人者相

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自無其心不以人物利

害相櫻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

事備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

然則是至乎謂已便可得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

見子乎非以此言為不至也但能聞而學者非自至耳苟不自

至者不至則雖聞至言適可以為經胡可得至哉故學者不至

之技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

來禍福无有惡有人災也禍福生於失得人災由於愛

受惡失得惡今禍木死灰无情之至則宇泰定者發乎天光夫德宇泰然而定則其

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天光自發則人見其人物見其物

也物各自見而不見彼所以泰然而人有脩者乃今有恒人而備人則自

之天助之常泰故能反居我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

之所助謂之天子出則天子處則天民此二者俱以學

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

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凡所能者雖行非為知止乎

其所不能知至矣所不能知不可強若有不即是

者天鈞敗之意雖欲為為者備物以將形因其自備而

藏不虞以生心必敗理終非虛而敬中以達彼理自

耳非慢中心自生耳非虛而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天理自

而敬外有窮通而非

人也有為而致惡不足以滑成安之若命故不可內於

靈臺靈臺者心也清暢靈臺者有持有持者謂不動

持而不知其所持若知其所而不可持者也持則不

見其誠已而發此妄每發而不當發而不由己

入而不舍事不居每更為失乃為得也為不善乎

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間之

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

獨行幽顯无愧於心券內者行乎无名券分也夫遊於

券外者志乎期費有益无益期欲行乎无名者

唯庸有光本有斯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雖

所无備借彼其人人見其跂猶之魁然夫期費者人已見其

物窮者物入焉窮謂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

焉能容人且謂券外而致者跂者不立焉能自容不能容

人者无親无親者盡人身且不能容則雖已非己兵

莫憐于志夫志之所嚮鏖鏖為下夫志之所嚮鏖鏖為下寇莫

大於陰陽无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

心則使之也心使氣則陰陽微結於五藏道通其分也

其成也毀也成毀无常分所惡乎分者其分也

以備不守其分而求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

備也本分不備而有以備所以惡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反

備也若其本分素備豈惡之哉

守其分內則出而得是謂得死不出而無滅而有實

鬼之一也已滅其性矣雖有以有形者象无形者而

定矣雖有斯形若能曠然无出无本效然自生入无竅然

自死非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无乎本則有所

出而无竅者有實言出者自有實耳其有實而无

乎處者字也字者有四方上下而有長而无本則有所

宙也宙者有古今之長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

乎入入出而无見其形无所由故无所見其形是謂

天門天門者萬物之都名也謂天門者无有也萬物

出乎无有死生出入皆效然自爾未有為之者也然有聚散

在乎故以无為門以有不能以有為有夫有之末生以

无為門則无門也何為生乎故必

自有所耳豈有必出乎无有此所以明有之不能為有而自

然有無而有一无有一有則遂无矣无者聖人藏乎

是任其自生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

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

次以為有物矣將以生為喪也喪其散而以死為

反也還也是以分已然已分矣其次曰始无有既而

有生生俄而死以无有為首以生為體以死

為尻孰知有无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為友

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或有而无之或有而一之或分而

不盡然俱能无是非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

非一也此四者雖公族然已非一有生賦也直聚披然曰

移是既披然而有分則各是其當言移是非所言也

所是之移也不言其移則其移雖然不可知者也不可知故試言也臘者

之有腴胾可散而不可散也物各觀室者周於

寢廟又適其偃焉偃謂為是舉移是寢廟則移

言移是是以生為本物之變化无時非生以知為師

各師其知所知雖異而因以乘是非乘是非者果有名實物之

自有因以已為質質主也物各謂已使人以為己節

人皆謂已是故其通因以死償節當其所守若然者以用為知

以不用為愚以微為名以窮為辱不能隨所移是

今之人也立古之人无是是蜩與鸞鳩同於同也同

是其所同蹶市人之足則辭以放稱已脫誤兄則以

媿言媿謂之大親則已矣明恕故曰至禮有不人

者視人若已視人若己則至義不物各得其宜則至知不謀

不相辭謝斯乃禮之至也物皆我也至信辟金金王者

非自然知質耳至信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

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

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

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芻

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

无不為也也盪動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

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為此乃真為非有為也

為之偽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

不知猶睨也夫目之能視非知視而視也不知視而視不知

以不得已之謂德強動者耳故失也動無非我之謂

治動而效名相反而實相順也有彼我之名故反拜工

乎中微而拙乎使人无已譽善中則善取聖人工

乎天而拙乎人任其自然天也夫工乎天而俚乎人

者唯全人能之工於天即俚於人矣謂唯蟲能蟲唯

蟲能天能還守蟲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况吾

天乎人乎都不知而任之一雀適拜拜必得之威也

威以取物以天下為之籠則雀无所逃天下之物各有

則逃將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

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

得者无有也介者侈畫外非譽也畫所以飾容貌

以虧殘則不復以好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

醜在懷故技而棄之夫復謂不餽而忘人之所惜忘人因以為

天人矣无人之情則故苟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

者唯同乎天和者為然彼形殘胥靡而猶同乎出怒

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无為則為出於

无為矣此故是无不能生有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

心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

人之道平氣則靜理足傾心則神功至緣於不得已則所為

莊子雜篇徐无鬼第二十四 郭象注

徐无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

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无

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

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擊

好惡則耳目病矣嗜欲好惡我將勞君君有何

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不悅少焉徐无鬼曰嘗

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

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

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鈎

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

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若

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悅而笑夫真

言何遜哉唯物所好之可也徐无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

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

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弦奉事而大有功者

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啓齒是直樂鐘鼓耳故愁今先

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悅若此乎徐无鬼曰

吾直生足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

不聞夫越之涿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

喜各思其本性之所好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

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

思人滋深乎各得其所好則无思无思則忘其所以喜也夫逃虚空者藜

藿柱乎黽黼之逕跟位其空聞人足音蹙然

而喜矣有况乎昆弟親戚之聲歎其側者乎

得所至樂則大悅也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聲歎吾君之

側乎所以未嘗啓齒也夫真人之言所以得吾君性也始得之而喜又得之則忘徐无鬼見武

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厭葱韭以賓

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

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无鬼曰无鬼生於

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

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

何謂邪徐无鬼曰天地之養也不以為君而志之无極登

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君獨為萬

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如此速天地之

夫神者不自許也物與夫神者好和而惡茲與

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

其可乎徐无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愛民之迹

為民所尚尚之為愛愛已偽也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彰則競與競與

則喪其真矣父子君臣懷情相欺雖欲偃兵其可得乎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無從

乃成耳凡成美惡器也美成於前則偽生於後君雖為

仁義幾且偽哉民將以偽繼之形固造形仁義有形固偽形必

成固有伐顯成則變固外戰失其君亦必无盛

鶴列於麗譙之間鶴列陳兵也麗譙高樓也无徒驥於鑄壇

之宮步兵曰徒但不當為義愛民耳亦无為盛兵走馬无藏逆於得得中有逆則失耳

无以巧勝人守其朴而朴各有所能則平无以謀勝人率其真知而知各有所長則均

无以戰勝人以道應物物服而无勝名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

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

惡乎在不知以何為善則雖剋非已勝君若勿已矣脩曾中之誠

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撻若未能已則莫若脩已之誠夫民死已脫

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甲兵无所陳非偃也黃帝將見

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駟乘張若

謂朋前馬昆閻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

聖聖者名也名生而物迷矣通遇牧

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

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

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

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

事焉名自若則無事矣無事乃可以為天下也子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

子適有瘡病有長者教子曰若乘日之車而

遊於襄城之野日出而遊日入而息今子病少瘡子又且復

遊於六合之外夫為天下亦若此而已子又奚

事焉夫為天下莫過自放任自放任矣物亦奚攖焉故我無為而民自化黃帝曰夫為天

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事由民作雖然請問為天

下今民自得必有道也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

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

而已矣馬以過分為害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夫師

天然而去其過分則大隗至也知士无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无

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无凌誅之事則不樂

皆囿於物者也不能自得於內而樂物於外故可囿也故各以所樂囿之則萬物不召而自來非強之也

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

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

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教之士劬容仁義之

士貴際士之不同若此故當之者不可易其方農夫无草萊之事則

不比商賈无市井之事則不比能同則事同所以比庶人

有且暮之業則勸業得其志故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

壯事非其巧則惰錢財不積則貪者憂物得所者而樂也權勢

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權勢生於事變遭時

有所用不能无為也凡此諸士用各有時時用則不能

可得乎故貴賤无常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士之所其極若四時之不可易耳故當其時物順其倫次則各有用矣是以順歲則時序易性則不物物而不物非毀如何馳其

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不守一家之能而利故有齟齬而歸者所以悲也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

射天下皆羿也可乎不期而中謂之中者也非善射也若謂中為善射是則天下皆可

謂之羿可乎言不可也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

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若謂中者羿亦可謂堯矣莊子以此明矣中者非羿而自是者非堯也則私自是者

墨楊秉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若皆堯也則五子何為復相非

乎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

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

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

吾道於是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

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俱亦以陽召陽而橫自以為是夫或

改調一弦於五音无當也隨調而改鼓之二十五弦皆

動一疏而二十五弦皆改其以急緩為調也未始異於聲

而音之君已魯遽以此夸其弟子然亦以且若是者邪

五子各私所見而是其所是然亦无異惠子曰今夫儒墨

揚乘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

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未始吾非者各自是也莊子

曰齊人躄子於宋者其命聞也不以完投之異

者守之出便與手不保其全此齊人其求鈇鍾也以束縛

乃反以受鍾器為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

類矣唐失也失亡其子而不能遠索遺其氣夫楚人寄

而躄闇者俱寄止而不能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

舟人鬪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岑岸也

上人船未離岸已共人鬪言齊楚二人所行若莊子送葬

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

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

之瞑目盡墜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

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

豈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

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非夫不動之質

至言妙斲而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

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

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

為入絜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

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鈞乎君

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

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

忘而下畔高而不亢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

故无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

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

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

已則隰朋可若皆聞見則事鍾於已而羣下无所措吳王

浮于江登乎狙之山眾狙見之恂然棄而走

逃於深莽有一狙焉委蛇攫揅見巧乎王王

射之敏給敏疾也給搏捷矢捷速也矢往雖王命相

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

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

之哉嗟乎无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

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稱其志巧遺色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

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

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口矣

當是時也田禾一觀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

以得見子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

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

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

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

後而日遠矣子恭知夫為之不足以救彼而適足以傷我故以

不悲悲之則其悲稍去而泊然无心枯槁其形所

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

古之言者必於會同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

其所謂言者百姓之言耳故曰不言之言苟以

於此乎言之言為不言則雖言出於口故為未之嘗言

於此言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

甘寢秉羽而野人投兵此二子息訟以默

喙三尺者所言非已則雖終身言故為未嘗言耳是

謂不道之道彼謂此之謂不言之辯此謂

總乎道之所一道之所容者雖元方然總其

知之所不知至矣言止其分道之所一者德不能

同也各自得百非相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

也非其分故名若儒墨而凶矣夫儒墨欲同所不能

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明受之元所聖人并包

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況然是故生

無爵有而死無盜盜所以名功不在實不聚各知足

名不立功非已為故此之謂大人若為而有狗不以

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賢出於性而況為

大乎夫大愈不夫為大不足以為大而況為德

乎唯自然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

備矣天地大備知大備者无求无失无棄不以物

易已也知其自備者不舍已而求反已而不窮反守我理

循古而不摩順常性而自大人之誠不為而自子綦

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歟曰為我相吾子孰

為祥九方歟曰相也為祥子綦瞿然喜曰奚

若曰相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

然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極也九方歟

曰大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父母乎今夫

子聞之而泣是樂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

子綦曰歟汝何足以識之而相祥邪盡於酒

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

嘗為牧而祥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鶉生於突

若勿怪何邪夫所以怪出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

天地不有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

隨所遇於天吾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之

地耳吾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之

為怪怪異也循常任性脫然自爾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

與之相攪斯不為也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為事

所宜無擇也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夫有功於物不為功而償之何也

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今元怪行而有怪微故知其天命也吾是以泣

也夫為而然者勿為則已矣不為而自至則不可奈何也故位之無幾何而使相之於

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則之則

易全恐其逃故不於是乎則而鬻之於齊適當

集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齧缺遇許由曰子

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

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

仁者爭尚之原故也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

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

仁義者寡利仁義者眾夫仁義之行唯且无

誠仁義既行將且假夫禽貪者器仁義可見則夫貪者將假斯器以獲

其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若夫仁義各出其情一則其斷正不制乎一人評

之猶一規也規割也萬物萬形而以夫堯知賢人之利

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

知之矣外賢則賢不偽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

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

而私自悅也自以為足矣而未始有物

也意盡形教豈知我之獨化於玄冥之境哉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

豕蠶是也擇疏鬣自以為為廣宮大囿奎蹄曲

隈乳閒股脚自以為為安室利處不知暑者之

一旦鼓辭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

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非夫通之才而偷安乎一時

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

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

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

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

謂卷婁者也聖人之形不異凡人故耳目之用衰也至於精神之聖會不

崇朝可乎是以神人惡眾至衆自至耳非好而致之眾至則不

比不比則不利也明舜之所以有天下蓋於故无所甚

親无所甚踈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具人

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於民則蒙澤於舜則形勞以

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此三者未能元其耳目心意也若然者

其平也繩未能去繩而自平其變也循未能絕迹而玄會古之真人

以天待之居无事以待不以人入天以有事求元古之真

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

得失各隨其所居耳於生為得
於死或復為夫未始有常也

藥也其實董也枯梗也

雞壘也豕零也是時為帝者也何可勝言

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

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

身之所以愁故曰鷓目有所適鶴脰有所節

解之也悲各適一時之用不能靡所不可則有時而失有時而失故有時而悲矣解去也故曰風之

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有形者自

未始其攪也實已損矣恃源而往者也所以不覺非

也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

也審無意則止於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

心之於殉也殆崖有則元凡能其於府也殆殆

之成也不給改所以貴其天然禍之長也茲萃聚

待久欲速則而人以為己實不亦悲乎已實謂有

故有亡國戮民无已皆有其不知問是也不知問

躐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

知而後知天夫忘天地遺萬物然後翊翼可

知大夫忘天地遺萬物然後翊翼可知大均知大方知

其心哉

其心哉

其心哉

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道大陰解之用

大方體之方俱得所以為大方也大信稽之命之

循有照循之則明冥有樞至理有極但當冥始

有彼若我迷而不作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夫解

則彼自解解之

無功故似不解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用彼不知而後

知之我不知則彼知自用彼知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

而無方各以韻滑有實萬物雖韻滑

實也各自有古今不代各自有而不可以虧宜各盡則

可不謂有大揚摧乎摧而揚之闔不亦問是已

奚惑然為若問其大摧則物有至分故志已任物以不惑

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夫惑不可解故尚大

聖人從而任之所以皇

王殊迹隨世為名也

莊子雜篇則陽第二十五

郭象注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

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

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邪

曰冬則擗鼈于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

者曰此子宅也言此者以抑夫夷節已不能而

况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為人無

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

貴之地言已不若夷節之好富貴能交結意盡形名任知以干上也非相助以德相

助消也苟進故德薄而名消夫凍者假衣於春暘者反冬

乎冷風言已順四時之施不能赴彭陽之意夫楚王之為人也形尊而

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

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淡然元欲樂足

於所遇不以侈靡為貴而以道德為樂故其家人不識貧之可苦其達也使王公忘爵

祿而化卑輕爵祿而重道德超然坐忘不覺榮其於物也

與之為娛矣物不自苦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

己焉通波而不喪我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和矣豈待言哉

與人並立而使人化望其風而靡之父子之宜彼其乎歸

居使彼父子各歸其所而一聞其所施其所施同天地之德故閒靜而不二其於人

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欲其釋楚王而從閱休將以靜

秦之風鎮其動心也聖人達網繆所謂周盡一體矣無外內

而不知其然性也然者習性如何復命搖作而以

天為師搖者自搖陸者自後莫不復命而師其天然也人則從而命之也此非

而高其迹師性而動其迹憂乎知而所行恒元幾時

其有止也若之何任知其行則生而美者人與之

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鑑鏡也鑑物无私故人美之今夫鑑者豈知鑑

而鑑邪生而可鑑則人謂之鑑耳若人不相若知之若不知

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无已夫鑑之

其无情不問知與不知聞與不聞來即鑑之故終无已若鑑由聞知則有時而發也人之好之亦无

已性也若性所不好豈能久照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

則不知其愛人也聖人無愛若鏡耳然而事濟於物故人與之名若人不相告則莫知其愛人也

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

也終无已其然以百姓為芻狗而道合於愛人故能人之安

之亦无已性也性之所安故能久舊國舊都望之暢然舊

猶之暢然猶暢然况見聞聞者也見所嘗見聞於嘗聞而猶暢然况體其體用其

性以十仞之臺懸眾聞者也眾之所習雖危猶舟相

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舟相氏古之聖王也與物无終无

始无幾无時忽然與之俱往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日與

故常无我常无我故常不化也闔嘗舍之言夫為者何不試舍其所為乎夫師天而不得

師天唯无所師與物皆殉其以為事也若之何雖

天猶未免於殉矣足事哉天猶不足稱事况又下斯邪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

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

行之備而不洩其合之也若之何無无乃湯得

其司御門尹登恒為之傳之委之百官從師而不

圍任其自聚非圍之也得其隨成為之司其名司御史

縱其自散非解之也

隨物之自成也而湯得之所之名贏法得其兩見名法者已過之
以名寄於物而功不在已
迹耳非適足也故曰贏然无心者
寄治於羣司則其名迹並見於彼
仲丘之盡慮為之傅
之仲丘曰天下何思慮慮已盡矣若有繼介之慮豈得寂然不動應感無窮以輸萬物之自然也容成氏曰
除日无歲今所以有歲而存日者為有死生无內外故也若无死无生則歲日之計除也
无內外也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
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為萬乘
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為
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執發
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扶其背折
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
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
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
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
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
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
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
者君知之乎曰然蝸至微而有兩角有國於蝸之左角者
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
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試
所爭者若此之細地則天下无爭矣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為君

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无窮
曰知遊心於无窮而反在通達之國人迹所及為通達謂
今四海若存若亡乎君曰然今自以四海為大然計在曰
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
與蠻氏有辯乎君曰无辯王與蠻氏俱有限之物耳與无窮者計也雖復天地共在无穷之中皆幾如也况魏中之梁梁中之王而足爭哉客出而君恟
然若有亡也自悼所爭者細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
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
嗚也吹劍首者噤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
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辭猶一呷也曾不孔子
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
者子路曰是稷稷何為者邪仲丘曰是聖人僕
也是自埋於民與民同自藏於畔進不榮華退不枯槁其聲
銷摘其名也其志无窮規是生也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
皆世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世與是陸
沈者也人中隱者辭无木而沈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
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著明知
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
且以丘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
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不如舍之以從

其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果也長梧封人問子

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鹵莽

莽而報予其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不盡其分

子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獲之功盡其分其禾

繁以滋子終年厭殮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

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

性滅其情亡其神以眾為夫道離滅亡以眾為之所

也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為性萑葦害黍稷欲

惡傷正性兼葭始萌以扶吾形形扶疎則尋擢

吾性以欲惡引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

內熱溲膏是也此鹵莽之報也故治性栢矩學於老

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

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

幸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慕之號天而哭

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苗子獨先離之曰

莫為盜莫為殺人殺人大苗謂自此以下事大苗

辱立然後覩所病辱立然後覩所病各自得則無榮辱得失紛紜故榮

辱立然後覩所病辱立然後覩所病各自得則無榮辱得失紛紜故榮

其所謂榮矣奔馳乎其所謂榮矣奔馳乎化負財聚然後覩所爭若以知足

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

使无休時欲无至此得乎上有好則下古之君

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君莫之失則以正

為在民以枉為在己則民自正故一形有失其形

者退而自責夫物之形性何為而失哉皆由今則不然

匿為物而愚不識反其性匿也用其性顯大為難而

罪不敢為物所易重為任而罰不勝則皆勝遠

其塗而誅不至適其足力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

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

之行於誰責而可乎當責蘧伯玉行年六十

而六十化亦能順世而不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誅

之以非也順物而暢物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

九非也物情之變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

乎出而莫見其門无根无門忽爾自然故莫見也唯无

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

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我所不知物有知之者

而自尊其知則物不告我非大疑如何矣故用物之知則无所

所逃不能無彼則此所謂然與然乎自謂然者天仲

丘問於太史大破伯常蹇豨韋曰夫衛靈公

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

侯之際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大攷曰是因

是也靈即是元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

而浴男女同浴史鮪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

以翰為賢而奉御之勞故搏幣而扶翼之使其

不得終禮此其所以為肅賢也幣者奉御之物其慢若彼之

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

也欲以肅賢補其私慢靈有二稀韋曰夫靈公也死

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

仞得石擲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

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子謂刪

不馮其子靈公將奪故處也夫物皆先有其命故來事可知也

是以凡所為者不得為凡所不為者不可得為而愚者以為

之在己不徒識已然之見事耳未少知

問於太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太公調曰丘里

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合異以為同

散同以為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

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

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人合并而

為公无私於天下則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

中出者有正而不距自外入者大人之化也由中出者

心化必至公故至无所執所以能合四時殊氣天不賜故

丘里而并天下萬物而夷羣異也殊氣自有故能常有若本元五官殊職君不私

歲成之而由天賜則有時而廢

故國治殊職自有其才故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

而能則有時而闕矣豈唯文武凡性皆然萬物殊理道

不私故无名无名故无為无為而无不為名止

故无為實各自為故无不為時有終始世有變化故无心禍福淳

淳淳行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於此為反於自殉

殊面各自信其所有所正者有所差正於此者比于

大澤百材皆度持也觀乎大山木石同壇合異

也此之謂丘里之言言於丘里則少知曰然則謂之

道足乎太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

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

夫有數之物猶不止於萬況無數之數謂道而足邪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

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物得以通通物

道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所謂道已有之矣

乃將得比哉名已有矣故乃將則若以斯辯辭猶

狗馬其不及遠矣今名之辨无不及遠矣故謂道猶未

生惡起問此者或謂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

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言此皆其自欲惡去就於

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凡此事故云為趣舍

相代也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

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過此已往至於自然自然之故誰知所以也

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

物之所有皆物之所有自然而然耳非無能有之也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

極物而已言知不過極物也觀道之人不隨其所發

不原其所起發起皆自爾此議之所止極於自爾少

知曰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

正於其情孰徧於其理季真曰道莫為也接子曰道或使或使者有使物之功也

太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

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

為物有自然非為之所能也斯而析之精至於无倫

大至於不可圍皆不為而自爾或之使莫之為未免

於物而終以為過物有相使亦皆自爾故莫之為者未為非物也凡物云云皆由莫為而過

或使則實實自去莫為則虛无使有名有實是

物之居指多實之所在无名无實在物之虛物之所在可言

可意言而愈疏故求之於言意之表而後至焉未生不可忌突然自生

制不由我我不能禁已死不可阻忽然自死死生非遠也理不

可觀近在身中猶莫見其自爾而欲憂之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

此二者也所至疑也吾觀之本其往无窮吾求之末其來

无止无窮无止言之无也與物同理物理无窮故其言无窮然

後與物同理也恒不為而自使然也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

道不可有有不可无道故不能使有而道之為名

所假而行物所由而行故假名之曰道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

胡為於大方舉一隅便可知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

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夫道物之極常莫為而非

言非默議有所極極於自爾非言默而議也

南華真經卷第八

莊子八

三十二

南華真經卷第九

莊子雜篇外物第二十六 郭象注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善惡之所致俱不可必也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

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江荑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精誠之至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

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是以至人無心而應物唯變所通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

陽錯行則天地大絪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

有火乃焚大槐所謂錯行有甚憂兩陷而无所逃

苟不能忘形則隨形所遭而陷於憂樂左右无宜也陳疇不得成矜之愈重則所

守故不非清夷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所希政者高而闕也慰啓沈屯

乎有債然而道盡唯債然无矜遺形自得道乃盡也莊周家貧

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

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

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

曰諾我且南游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

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无所

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

早索我於枯魚之肆此言當理无小苟其不當雖大何益任公子為

大鈎巨緇五十犗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

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

鈎鎔沒而下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

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

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已北莫不厭若魚者已

而後世輕才諷說之徒皆齷齪而相告也夫揭竿

累趨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

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

耳却近後視若營四海視之儼然似營他人事者不知其誰氏之子老

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

與汝容知斯為君子矣謂仲尼能遺形去仲尼揖而

退受其言也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設問之今

不可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

進一世為之則其迹萬世為患故不可輕也抑固窶邪亡其略弗及邪直任之

然惠不可長故中民之行進焉耳言其易進則相引

以名相結以隱隱括進之謂也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

兩忘而閉其所譽閉者塞也反无非傷也動无非

邪也順之則全靜之則正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事不遠本

故其功每成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矜不可載故遺而弗有也宋元

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曰子自宰路之

淵子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子元

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

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今余且會朝明日余且

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

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

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下吉乃剝龜七十二

鑽而无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

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无遺筴不

能避剗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

也神知之不足恃也如是夫唯靜然居其所能而不營於外者為全雖有至知萬人謀

之不用其知而用眾謀魚不畏網而畏鵜鶘網无情故得魚去小知而

大知明小知自私大知任物去善而自善矣去善則善无所慕善

而自善也嬰兒生无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然

非无習而自能者惠子謂莊子曰子言无用莊子曰

知无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

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廁足而墊之致黃泉人

尚有有用乎惠子曰无用莊子曰然則无用之

為用也亦明矣聖應其內當事而發已言其外以暢事情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

得遊乎性之所能不得不為也性所不能不得強為故夫流

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

非至厚則莫能任其志行而信其殊能也覆墜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人之

不避是非死生以之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无以相

賤所以為大齊同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唯所遇而因之故能與化俱夫尊

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古无所尊今无所卑而學且

以狝辜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隨時因物乃平浪也

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當時應務所在為正順人而不

失已本无我我彼教不學教因彼性承意不彼彼意自

而用之則夫萬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顛口徹然故承

為甘心徹為知知徹為德凡道不欲壅壅則

哽哽而不止則跣當通而塞則理有跣則眾害生生起

物之有知者恃息凡根生者无其不躬非天之罪

勝當也夫息不由知由知然後失當失當而後不通故知恃天之

穿之曰夜无降常運人則顧塞其實无性任天胞

有重閨閨空心有天遊遊不室无空虚則婦姑

勃也心无天遊則六鑿相攘攘大林丘山

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自然之理有德溢乎

名夫名高則利深故名溢乎暴夫禁暴則謀稽乎

詘詘急也急而知出乎爭平往則柴生乎守柴塞官

事果乎眾宜一故官事立也春雨日時草木怒生

銚鏞於是乎始脩夫事物之草木之到植者過

半而不知其然夫事由理靜然可以補病非不皆

媿媿也可以休老非不寧可以止遽非不雖然若是

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是若

猶有勞故佚聖人之所以駭天下神人未嘗過而

問焉言其外神言其內聖賢人之所以駭世聖人未嘗

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駭國賢人未嘗過而問

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趨步各有分

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

者半慕賞而孝去真遠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

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踰於

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蹈河其波蕩傷

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

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至於兩聖无意

莊子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郭象注

寓言十九寄人他人則十重言十七世之所重則十卮言

日出和以天倪夫危滿則傾空則仰非持故也况之於言因

日新則盡其自然之分物隨變唯彼之從故曰日出謂日新也

寓言十九言出於已藉外論之言出於已

不若非其父者也父之譽子誠多不信然時有信非吾

罪也人之罪也已雖信而懷常疑者猶不受寄之與已同則

應不與已同則反非也同於已為是之異於已

為非之三異同處而二異其所以非借外如何重言十

七所以已言也是為者艾以其者艾故俗共重之

七年先矣而无經緯本末以期年老者是非

先也年在物先耳其餘本末无以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

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謂陳人直是陳父之人耳而俗便共信之此俗之所以為安故而

也習常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夫自然有分而是非无主則曼衍矣誰能定之哉故曠然无懷因而任之所以各然其天年不言則齊

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言則彼此是非居然齊之則我與萬物復不齊耳故曰无言言而後所言故雖有言无

言終身言未嘗不言皆彼言耳終身不言未嘗不言

言據出我口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

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

不然惡乎可於可惡乎不可於不可於不可於

物不然无物不可統而言之則无不可不非卮言日出和

以天倪孰得其久夫唯言隨物制而任其萬物皆種

也以不同形相禪雖變化相代始卒若環於今為始

復為卒也莫得其倫故莫得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

也夫均齊者豈妄哉皆天然之分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

而六十化與時俱也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時變則俗情亦變

異哉俗哉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是者不可常

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謂孔子勤志服膺而後知

子不及聖人謝變化之自爾非知力之所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

為故隨時任物而不造言也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

靈以生若役其才知而不復鳴而當律言而當法鳴者

律之所生言者法之所出而法律者眾之所為聖人就用之耳故无不當而未之嘗言未之嘗為也利義陳乎

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服我也我无言也

之口耳好惡是非利義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豔立定

天下之定口所以宣心既用衆人之口則衆人之心用矣我順

定之乎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故无不及曾

子再仕而心再化日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

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與及弟子問于仲尼曰

若參者可謂无所縣其罪乎縣係也謂參仕以

也曰既已縣矣夫无所縣者可以有哀

乎夫養親以適不問其具若能无係則不以彼視三釜三千

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彼謂无係也夫无係者視

而過去耳豈有哀樂於其間哉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

子之言一年而野外權二年而從不自三年而通

通彼我也四年而物與物五年而來自得六年而鬼入形外

也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所遇皆

九年而大妙妙善也善惡同故无往而不真此言久聞道知

耳盡生有為死也生而有為勸公以其死也有自

也自由也自由有為故死由其生故有而果然而惡乎其所適惡

為而忽然而獨爾非由有也夫生之陽遂以其絕迹无

為而忽然而獨爾非由有也夫生之陽遂以其絕迹无

為而忽然而獨爾非由有也夫生之陽遂以其絕迹无

為而忽然而獨爾非由有也夫生之陽遂以其絕迹无

為而忽然而獨爾非由有也夫生之陽遂以其絕迹无

乎其所不適然而果然故无適无不適天有歷數地
有人據吾惡乎求之皆已莫知其終若之何
其无命也理必自終不由莫知其始若之何其
有命也不知其所以然而謂之命似若有意也故有以
相應也若之何其无鬼邪神靈以應若有无以相
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理自相應相應不由於故衆
罔兩問於影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
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
何也影曰叟叟也奚稍問也動運自爾子有而
不知其所以知所以子蜩甲也蛇蛻也似之
而非也影似形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
彼吾所以有待邪而況乎以有待者乎推而
則今之所謂有待者率至於无待而獨化之理彰矣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
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
又何以有問乎直自強陽運動相隨往陽子居南
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
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
不可也陽子居不荅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屣
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
行不閒是以不敢今閒矣請問其過老子曰

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睢盱盱盱之貌大白若
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楚然變容曰聞命矣
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
者避席煬者避竈尊形自異故其反也舍者與
之爭席矣去其夸
莊子雜篇讓王第二十八 郭象注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
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
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
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无以
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
支伯子州支伯曰子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
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
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
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
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
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
閒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
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
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

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
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
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
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
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
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
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
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
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
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
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
國无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
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玉輿王子搜援綏
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
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
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
欲得爲君也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
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

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
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
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
甚善自是觀之兩辭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
兩辭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
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
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
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魯君問顏闔
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間其
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
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
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
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
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
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
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
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
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
之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
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

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子
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容有言是於鄭子陽者
曰列御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
无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
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
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
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
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
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
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
殺子陽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
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
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
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
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
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
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
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
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
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

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
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
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
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貧
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
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原憲居魯環堵
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
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
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
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
原憲應之曰憲聞之无財謂之貧學而不能
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
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
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隱與馬之飾憲不忍
爲也曾子居衞緼袍无表顏色腫膾手足胼
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
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縱而歌高頌聲滿
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
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

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
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
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
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
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脩
於內者无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
後見之是丘之得也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
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
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
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无惡
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
之人无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
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
其意矣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
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
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吾遊於魯削迹於
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
无罪藉夫子者无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
君子之无耻也若此乎顏回无以應入告孔子
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

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許窮
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
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
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
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
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
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子貢曰
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
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
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
共伯得乎丘首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无擇
北人无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
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
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孔子曰士志於仁者有
殺身以成仁无求生以
害仁夫志尚清遠高風邈世與夫
貪利及命者故有天地之降也湯將伐桀因下隨
而謀下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
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
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
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剋之以
讓下隨下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

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也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无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湯又讓務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務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无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

舊說曰如卡隨務光者其視天下也若六合外人所不能察也水斯則誤矣夫輕天下者不得有所重也苟无所重則无死地矣以天下為六合之外故當付之堯舜湯武耳縱然无條故以然從眾得失无桀亦讓何自投之為哉若二子者可以為殉名

慕高矣未可謂外天下也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勤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无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遠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

性而盟以為信揚行以悅眾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契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論語曰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死首陽之下不言其死也而此云死焉亦欲明其守餓以終未必餓死也此篇大意以起高讓遠退之風故被其風者雖貪冒之人棄天備入紫庭猶時慨然中路而歎况其凡乎故夷許之徒足以當稷契對伊呂矣夫居山谷而弘天下者雖不俱為聖佐不捨高於家埃塵者平其事雖難為然其風少弊故可遺也曰夷許之弊安在曰許由之弊使人飾讓以求進遂至子之曾也伯夷之風使暴虐之

若得肆其毒而莫之敢元也伊呂之弊使天下貪冒之雄敢行篡逆唯聖人无迹故无弊也若以伊呂為聖人之迹則伯夷叔齊亦聖人之迹也若以伯夷叔齊非聖人之迹則伊呂之事亦非聖矣夫聖人之因物之自行故无迹然則所謂聖者我本无迹故物得其迹迹得而強名聖則聖者乃无迹之名也

莊子雜篇盜跖第二十九 郭象注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

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无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距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无往孔子不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舖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帶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悌而傲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舖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

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无雙少長貴賤見而皆悅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悅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眾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

長父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无置錫之地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陵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賈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立而乃謂我為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蒞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

逐於魯削跡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蒞此患上无以為身下无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姜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子者无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自上觀之至子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

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悅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侈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具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此篇寄明因衆之所欲亡而亡之雖王糾可去也不因衆而獨用已雖盜跖不可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无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具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

則夫士之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滿苟得曰无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具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丘墨翟窮為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丘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子張曰子不為行即將疏戚无倫貴賤无義長幼无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為别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為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偽辭墨者兼愛

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為名我正為利
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
於无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
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為而殉
其所不為則一也故曰无為小人反殉而天无
為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
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
與道徘徊无轉而行无成而義將失而所為
无赴而富无殉而成將棄而天比于剖心子
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
患也鮑子立乾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
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
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
服其袂離其患也此章言尚行則行獨貴士則士獨
貴耳无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名就
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
子獨无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
邪故推正不忌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
己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益為夫絕俗過世

之士焉是專无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
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為其所
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
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
恐欣懽之喜不監於心知為為而不知所以
為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
无足曰夫富之於人无所不利窮美究勢至
人之所不得逮賢人之所不能及使人之勇
力而以為威強乘人之知謀以為明察因人
之德以為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
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
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
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為
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无以
為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
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廉貪
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為天子而不
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
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
名譽也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

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
不以事害己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
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无足曰
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
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為福有餘為害
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鍾
鼓管籥之聲口啜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
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佞溺於馮氣若負
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
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為
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
舍可謂辱矣財積而无用服膺而不舍滿心
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
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
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
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
之无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
利則不得緣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此章言知

足者常足

南華真經卷第九

南華真經卷第十

莊子雜篇說劍第三十 郭象注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容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惺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惺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悅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

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悅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拔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比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

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鏑晉魏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鈇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无前舉之无上案之无下運之无旁上决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正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鏑以賢良士為脊以忠聖士為鐔以豪桀

士為缺此劍直之亦无前舉之亦无上案之亦无下運之亦无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知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内无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鬚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元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无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

莊子

三

莊子

四

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莊子雜篇漁父第三十一

郭象注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

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无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无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无序

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
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
也廷无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
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
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
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
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无君侯
有司之勢而下无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
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
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
之揔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導言謂之
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
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
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顏適偷拔其所欲謂
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
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
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
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已則
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
去八疵无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

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
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誘者何
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
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
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
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
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
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
而幾於不免矣謹脩而身慎守其具還以物
與人則无所累矣今不脩之身而求之人不
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
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
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
不和具悲无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
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
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
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
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
適為主功成之美无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
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

无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早湛於人偽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无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敖之容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言拜而應得无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

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此言无江海而間者能下江海之士也夫孔子之所放任豈直漁父而已哉將周游六虛旁通无外變動之類咸得盡其所懷而窮理致命固所以為至人之道也莊子雜篇列御寇第三十二 郭象注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使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漿賣漿之家而五漿先饋言其已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外自形謀成光舉動便辟而以外鎮人心言內實不使人輕乎若鎮物由乎內實則而救非其所患言以美形動也夫漿人特為食羹之化負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權輕利薄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焉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不荷遺形則所在見保保者聚守之謂也无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

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感之乎頤立有
 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屣跣而
 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
 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
 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无保汝也任平而化則无感
 无求无感无求乃
 保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先物施惠惠不因
 彼豫出則異也必
 且有感搖而本性又无謂也必將有感則
 與本性動也與汝
 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細巧入
 人為小
 言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巧者勞而知者憂
 无能者无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
 虛而遨遊者也夫无其能者唯聖人耳過此以下至於
 昆蟲未有自忘其能而任眾人者也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呻吟吟吟
 詠之謂祇三年而緩
 為儒祇通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
 墨相與辯其父助翟翟緩
 弟名十年而緩自殺其
 父夢之曰使而子為墨者子也闔胡嘗視其
 良既為秋栢之實矣緩怨其父之助弟故感激自殺
 死而見夢謂已既能自化為儒
 又化弟今墨弟由已化而不能順已已以
 良師而便怨死精誠之至故為秋栢之實夫造物者之
 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自此已下莊子
 辭也夫積習之
 功為報報其性不報其為也然則
 彼故使彼彼有彼性
 故使習彼
 夫人以己為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言緩自美
 其儒謂已

能者積學之功不知其性之自然也夫有功以賤物
 者不避其親也無其身以平往者貴賤不失其倫也齊人之井
 飲者相持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夫穿井所以通泉
 吟詠所以通性也
 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觀緩之謬以
 為學父故能
 任其自爾而知故仍自然之能
 以
 五為乎其間也仍自然之能
 以
 別戮及之仍自然之能
 以
 安无不安順仍自然之能
 以
 百姓之心也仍自然之能
 以
 異故所以仍自然之能
 以
 為衆人也仍自然之能
 以
 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
 人知雖落天地未嘗開言以
 引物也應其至分而已朱泚漫學屠龍於支離
 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在
 於通无貴
 於遠功聖人以必不必故无兵理雖必然猶不必
 之斯至順矣兵其
 有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理雖未必抑而必之各
 必其所見則乖逆生
 順於兵故行有求物各順性則
 足是則无求兵恃之則亡不
 得
 已而用之以恬淡已而用之以恬淡
 為上者未之云也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苞苴
 竿牘以問遺問
 之具小知所殉敝精神乎蹇淺昏於小務
 所得者淺而欲
 兼濟導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
 形累不知太初小夫之知而欲兼濟導物經虛涉遠
 志大神敝形為之累則迷惑而失致
 也彼至人者歸精神乎无始而甘瞑乎无何
 有之鄉水流乎无形發泄乎大清泊然无為而
 任其天行也

悲哉乎汝為知在豪毛為知所細而不知大寧性

而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

車數乘王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

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

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

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痊者

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

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夫事下然後功高功高然後祿重故高遠恬淡者遺榮也魯哀公問乎顏闔曰吾

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坂乎仲

尼坂危也夫至人以民靜為安今一為貞幹則遺高迹於萬世

安今飾競於仁義而彫畫其毛彩百姓既危至人亦無以為

也方且飾羽而畫凡言方且皆謂後世從事華辭

以支為言將今後世之從事者忍性以視民而不

知不信後世人君將慕仲尼之選軌而遂忍性受乎心

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今以上民則後世百姓非直

而用之不能復彼宜汝與自有相宜相效則失真此即今

之見子頤與以養己也誤而可矣正不今使民離

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

之明不謂難治也治之則偽故施於人而不忘非

天布也布而識之非商賈不齒況士君雖以事

齒之神者弗齒要能施惠故於事不得不齒以其不為外

刑者金與木也金謂刀銀斧鐵為內刑者動與過

也靜而當則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訶之不由明坦

之宵內外無刑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動而過分則性氣傷夫

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於內金木訶於外也夫

問大小耳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

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

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慄而

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鈇言人情貌之故其就義

若渴者其去義若熱但為難知耳故君子遠使

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

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

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

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

九徵至不肖人得矣君子易觀不肖難明然視其所

知也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

循牆而走孰敢不軌言人不敢以不如而夫者一

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儻三命而名諸父

孰協唐許而夫謂凡夫也唐謂堯也許謂許由也賊

莫大乎德有心者忽然自得而不知所以德也而心

有眼幸心為德猶之可耳役心及其有眼也而內視內

視而敗矣乃欲探射幽隱以行焉凶德有五中德為

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吐其

所不為者也凶首也若中元自好之情則志萬物之所是

美鬚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

窮窮於所短而恒以所長自困緣循偃俠困畏不

若人三者俱通達緣循杖物而行者也偃俠不能俯

不以事見任乃將接佐之故必達也知慧外通通外則以元勇動多怨

情者傀傀然大恬達於知者肖肖釋達大命者

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稱莊子莊子曰河上

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二

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

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

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

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

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

王而寤子為故非粉夫夫取富貴必順乎民望也若扶

時說乘天機以嬰之庄之心者

夫取富貴必順乎民望也若扶

時說乘天機以嬰之庄之心者

明君之所不受也故如有所譽必有所試於斯民不違命

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

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

欲為孤犢其可得乎樂生者畏犧而辭聘觸體聞生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

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

齋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

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

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

平其平也不平以一家之平平萬物未以不徵徵其

微也不徵徵應也不因萬物之自應而欲明者唯為之

使夫執其所見受使神者徵之唯任神然後能至夫明

之不勝神也久矣順則無遠近幽深皆各自得而愚者

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夫至順則

而功藏於物若恃其所見執

其自是雖欲入人其功外也

莊子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郭象注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

為以其有為則真為也為其古之所謂道術者果

惡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

神明由事感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使物

其根抱一而已死飾於外斯重王所以生成也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

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

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凡此四名一人耳所言

異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

薰然慈仁謂之君子此四名之粗迹而賢人所服膺也以法為

分以名為表以操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

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

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

民之理也民理既然故聖賢不逆古之人其備乎古之人即向之四名也配

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

本數係於未度本數明故末不離六通四關小大精粗

其運无乎不在所以為備其明而在數度者舊

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本數度而可明者雖多有之已疏外也其在

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

明之能明其迹耳豈所以迹哉詩以導志書以導事禮以導

行樂以導和易以導陰陽春秋以導名分

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

時或稱而道之皆道古人之陳迹耳尚復不能常稱天下大亂用其

無統故也賢聖不明能明其迹又朱易也道德不一穿鑿天下多

得各信其偏見而不能都舉察焉以自好夫聖人統百姓之大情而因為之制故百姓

情於所統而自忘其好惡故與一世而得瘡痍焉亂則反之人恣其近好家用典法故國異政家殊俗辱如耳目

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

有所長時有所用所長不同不得常用雖然不該不徧一

曲之士也故未足備任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各用

析判曲故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

之容既一曲者乎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

而不發全人難遇故也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

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

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大體各歸

根抱一則天地之統也道術將為天下裂裂分離也道術流弊遂各奮其方或以主物則

物離性以從其上而性命喪矣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

數度勤儉則瘁故不暉也以繩墨自矯矯厲而備世之急

勤而儉則財有餘故急有備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

滑釐聞其風而悅之為之太過己之大循不復

度衆所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无服

墨子記愛兼利而非鬪夫物不足則以鬪為是今墨子令百姓皆勤儉各有

餘故以關為非也其道不怒但自刻也又好學而博不異自

以為是則欲令萬物皆同乎已也不與先王同先王則恣其羣異然後

以得毀古之禮樂後嫌其黃帝有咸池堯有大

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

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

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

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

三寸而无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

以此自行固不愛已物皆以任力稱情為愛今以勤儉

非所以為愛也未敗墨子道但非道德雖然歌而非歌哭而

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雖獨成墨而不其

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齷齷無使人憂

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

道夫聖人之道悅以使民得性之所樂則悅悅則天下无難矣反天下之心天下不

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

去王也遠矣王者必合天下之權心而與物俱往也墨子稱道曰昔

者禹之湮洪水波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

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

九雜天下之川腓无胈脰无毛沐甚雨櫛疾風

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墨子徒見

耳未觀其性之適也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表褐為衣以

跣躄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謂自苦為

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非其時而

以為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

墨也

若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

相謂別墨必其各守所見則所在无通故於墨之中又相與別也以堅白同異之

辯相訾以舛偶不作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

巨子最能稱其所是以成其行皆願為之尸其得為其後世

至今不決為欲係巨子之業也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意在不修

靡而備世之急其行則非也為之太過故也將使後世之墨

者必自苦以腓无胈脰无毛相進而已矣亂之

上也亂莫大於逆物而傷性也治之下也任眾適性為上今墨反之故為下雖然墨

子真天下之好也為其真好重聖賢不逆也但不可教人將求之不得

也無雖枯槁不舍也所以為其好也才士也夫非有一不累

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伎於眾伎逆願天

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不敢望

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

其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華山上接萬

物以別宥為始不欲令相犯錯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

聊合驩以調海內強以其道聊令合調令請欲置之以為主

二子請得若此者見侮不辱民為急也救民之闕禁攻

寢兵救世之戰所謂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

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所謂故曰上下

見厭而強見也所謂雖然其為人太多其自為

不辱

太少不因其自化而強以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

斯明自為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新宋

尹文稱天下為先生自稱為弟子也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謂民亦當

傲乎救世之士哉揮斥高曰君子不為苛察務寬

不以身假物必自出以為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

如已也所以為故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

為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未能經

而不黨易而无私決然无主各自趣物而不

兩物得所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无擇與

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

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為首曰天能

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

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

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都用教則不至任其性

道則无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已而緣不

得已泠汰於物以為道理冷汰猶曰知不知將薄

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謂知力淺不知任其自譏蹀无

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不肯當其任而任夫眾人

也縱脫无行而非天下之大聖使物不殉推拍鞍

斷與物宛轉法家雖妙適有舍是與非苟可以

推拍故未混舍

免不師知慮不知前不能知是之與非前之與後魏然

而已矣獨立推而後行行曳而後往所謂緣放若飄

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无非動靜

无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无知之物无建已

之患无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

无譽患生於譽譽故曰至於若无知之物而已

无用賢聖唯聖人然後能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愚知

不知道也夫塊不失欲令去知如土塊也亦為凡物

豪桀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

至死人之理夫去知任性然後神明洞照所以為賢聖也

笑所以適得怪焉未合至道田駢亦然學於彭蒙

得不教焉得自任彭蒙之師曰古之道入至於

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所謂齊萬其風窳然惡

可而言逆風所常反人不聚觀不順而不免於

旣斷雖立法而旣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肆

不免於非是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道无

在而云土塊乃不知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不

也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寄之

餘也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

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无

有夫无有何所能建建之以常主之以太一自天地以及羣

已不兼他飾斯非以懦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

萬物為實開尹曰在已无居物來則應應而不

形物自著不自是而委萬物其動若水其靜若

鏡其應若響常元情也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

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

其辱為天下谷夫物各自守其分則靜默而已无雄白也

豈非逐知過分以殆其生邪故古人不隨无崖之知守其分內

而已故其性全其性全然沒能及天下能及天下然後歸之

如籥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樂推而不厭故後其身

曰受天下之垢雌辱後下之類人皆取實唯知有之

以爲用已獨取虛守冲泊以无藏也故有餘甘萬物

守故不惠其少歸然而有餘獨立自其行身也徐而不

費因民所利而行之隨四時而成无為也而笑巧巧者

以傷神器之自成故无為者因其自生任其自成萬物各得

自為蜘蛛猶能結網則人人自有所能矣无貴於工拙也

人皆求福已獨曲全委順至理則常全故曰苟免

於咎隨物故物以深為根埋根於太初之極以約為

紀去甚曰堅則毀矣夫至順則雖金石无堅也迂逆則

毀斯正銳則挫矣進躁无常寬容於物各守其分

餘不削於人性也可謂至極開尹老聃乎古之

博大真人哉寂寞无形變化无常隨物死與生

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任化芒乎何之忽乎何

適无意萬物畢羅莫足以歸任置古之道術

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

說某唐之言无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僮不

以觴見之也不意欲使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

語累於形名以非語為以危言為曼衍以重言為

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

敖倪於萬物其言通至理正不譴是非已无是非

行以與世俗處形羣其書雖環瑋而連犴无

傷也還與物合其辭雖參差而詭詭可觀唯

務故參差彼其充實不可以已多所上與造物

者遊而下與外死生无終始者為友其於本

也弘大而闢深閑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

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

不竭其來不蛻其乎昧乎未之盡者莊子通

說已與說他人无異也案其辭明為惠施多方其書五

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歷物之意曰至大

无外謂之大一至小无内謂之小一无厚不可

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

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
 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无
 窮而有窮今日通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
 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記愛萬物
 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
 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卯有毛雞三足郢
 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卯丁子有尾火
 不熱山出口輪不蹶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
 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圍
 柎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
 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三白狗黑孤駒
 未嘗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
 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无窮桓園公孫
 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
 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困也惠施日以其知
 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抵也
 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日天地其壯乎
 施存雄而无術南方有倚人焉日黃繚問
 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
 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

而无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為實而
 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通也弱於德強
 於物其塗隩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
 猶一壺一壺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
 一尚可日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
 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惠
 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
 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昔吾未覽莊子嘗聞
論者爭夫尺捶連環
之意而皆云莊生之言遂以莊生為辯者之流案此篇較
評諸子至於此章則日其道冲駁其言不中乃知道聽塗
說之傷實也吾意亦謂无經國體政真所謂无用之談也
然高梁之子均之世之陳或倦於典能辯名析理以宣

其氣以係其思此使
 賢於博奕者乎必也而不論以貽好事也
 南華真經卷第十

莊子翼

甲寅泉月將氏

真脩書屋校印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莊子翼八卷莊子闕誤一卷附錄一卷安微通編 探遺本

明焦竑撰是編成於萬曆戊子體例與老子翼同前列所載書目自郭象註以下凡二十家旁引他說互相發明者自支遁以下凡十六家又章句音義自郭象以下凡十家今核其所引惟郭象呂惠卿褚伯秀羅勉學陸西星五家之說為多其餘特間出數條畧備家數而已又稱稽氏義海引王雱註內篇劉概註外篇道藏更有雱新傳十四卷豈其先後所註不同故並列之歟今探其合者著於編仍以新傳別之云云今考書中所引自雱新傳以外別無所謂雱註而養生主註引劉概一條則概註亦有內篇

甲五 莊提要

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其說殆不可解蓋明人著書好誇博與一核其實多屬子虛萬麻以後風氣類然固不足深詰也至於支遁註莊前史未載其逍遙遊義本載劉孝標世說新語註中乃沒其所出竟標支道林註亦明人改頭換面之伎倆不足為憑然明代自楊慎以後博洽者無過於竑其所引據究多古書固較流俗註本為有根柢矣未附莊子闕誤一卷乃全錄宋陳景元南華經解之文亦足以資考證又附刻一卷列史記莊子列傳阮籍王安石莊子論蘇軾莊子祠堂記潘佑贈別王雱雜說李士表莊子九論考南唐潘佑以直諫見殺而此列蘇軾王雱之間未審即其人否李士表自陳振孫書錄解題已不知為何許人宋史藝文志載其莊

子十論一卷此惟存其九亦未喻何故又此九論書中已探其解牛壺子濠梁三篇而仍全錄之於未亦為例不純殆隨手編纂未及刪併之故歟

甲五 莊提要

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莊子翼敍

老子在晚周著書上下篇明道德之意而關尹子楊朱列御寇充倉楚莊周皆其徒也諸子唯楊朱無書列子在晉末書始行疑後人取莊子之文足成之者故太史公作列傳不及列子充倉子唐王士源所著關尹子書甚高顧嬰兒蕊女呪誦上偶之類聘時尚無之亦後世知道之士所託為非其真也莊子舊傳五十三篇今存三十三篇外雜篇間有疑其偽者乃內篇斷斷乎非蒙莊不能作也然則老氏門人之書傳於世者獨莊子耳余既輯老子翼若干卷復取莊子義疏讀之采其合者為此編亦名之曰莊子翼夫老之有莊猶孔之有孟也老子與孔子同時莊子又與孟子同時孔孟未嘗攻

甲五 莊翼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老莊也世之學者顧諸語然沸不少置豈以孔孟之言詳於有而老莊詳於無疑其有不同者歟嗟乎孔孟非不言無也無卽寓於有而孔孟也者姑因世之所明者引之所謂下學而上達者也彼老莊生其時見夫為孔孟之學者局於有而達焉者之寡也以爲必通乎無而後可以用有於焉取其所略者而詳之以庶幾乎助孔孟之所不及若夫仁義禮樂云云者孔孟既丁寧之矣吾復贅而言之則何爲乎此蓋老莊之雅意而非其創爲高也不然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此孔孟之言也今第易道器爲有無轉上下爲微妙其詞異耳以其詞之異而害其意之同是攻之者之自病也曾足以病老莊乎孔孟老莊閎學者之離其性也而爲之書

以覺之不知反其性而曉曉然異同之辨非余之所知也書
萬麻戊子人日焦竑弱侯書

甲五 莊翼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莊子翼敘

余嘗博遊鄆郢吳越諸名勝遇方外士輒譚黃老之事且性嗜讀莊子莊子數萬言無非明老氏之虛無道德之自然也然初讀之猶塊然無得久之乃深味其旨引博縱恣奇詭變化而玄通微妙語若不經而深有得於道者吾憶蒙莊胸次則誠陋羣品而遊獨化外死生無終始所謂與天地並神明往豈虛語哉故至今讀其書輒形神飛動襟度灑然而有忘形塵垢之外者是以魏晉間諸名流雅尚清言恣情曠達咸自此出而仙家者流語道業必宗之即古今以儒術鳴者往往探其旨趣未嘗以爲異也豈非有資於世教者哉故子輿氏力排異端爲事當時未嘗一言非之夫子輿之右漆園猶大成之尊柱下其不與吾道異也奚疑嗟夫後之解莊子者無慮數十家率曼衍支離多不得要本茲又寓言之寓言哉余每撫卷惜之乃今焦弱侯徧取往疏誦述錄其與莊合者爲莊子翼庶幾後之讀者其有所折衷乎余故並刻而爲之敘萬曆戊子清明日王元貞孟起父書

日五 莊翼

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莊子翼目錄

采摭書目

讀莊子七則

內篇七篇

外篇十五篇

雜篇十一篇

莊子闕誤一卷

史記莊子列傳

阮嗣宗莊論

王介甫莊子論二首

蘇子瞻莊子祠堂記

甲五 目錄

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潘舍人贈別

王元澤雜說二十九則

李元卓莊子九論

莊子翼采披書目

郭子玄註

呂吉甫註

林疑獨註

陳詳道註

陳碧虛註

王元澤註

劉槩註

吳儔註

趙以夫註

林希逸口義

李士表論

王旦莊子發題

范無隱講語

褚氏管見

南華新傳

莊子循本

劉須溪點校莊子

荆川釋略

南華副墨

莊子通義

張學士補註

莊義要刪

支道林註

肇論

向秀註

崔譔註

李頤註

張洪註

梁簡文帝講疏

張機講疏

司馬彪註

梁曠論

成玄英疏

蘇子瞻廣成解

容齋隨筆

江通註

丹鉛錄

焦氏筆乘

郭象音三卷

李軌音一卷

徐邈音三卷

四州人編
附方已揚
以意思善
學上使方
二抗子及
家子係全
刪書緒編
氏削義類
海次成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甲五書目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賈善翊直音一卷

司馬彪音一卷

周弘正文句義一卷

陸德明文句義二十卷

碧虛子章句七卷

莊子餘事一卷

莊子闕誤一卷

吳幼清訂正一本一卷並以上章句十一家義

甲五書目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讀莊子七則見筆乘

莊子一書以明道也儒之語道不離仁義禮樂莊子絕而棄之疑於不類夫瓦礫糠粃無非道妙獨仁義禮樂為其所不載明乎非蒙莊之意矣何者仁義禮樂道也而世儒之所謂仁義禮樂者迹也執其迹不知其所以迹道何由明故不得已擴而弄焉使人知道也者立象先超繫表而吾所挾者之無以為也庶幾能進而求之也乎有如求之而契也然後知象無非真繫無非理而仁義禮樂亦不必絕而棄之也已莊子之自言有之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學者知其一說不知其又有一說幾何而不河漢其言也

甲五莊翼

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老莊盛言虛無之理非其廢世教也虛無者世教所以立也彼知有物者不可以物物而觀無者斯足以經有是故建之以常無有不然聖人之業將以成變化行鬼神而欲責之膠擾擾之衷其將能乎老子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夫曰今之有則古之為無可知已而御有者必取諸無然則謂虛無廢世教不可也是故舜之無為而治非不治也以無為治也禹之行其所無事非不行也以無事行也而昧者遂至清談廢事如晉宋人之為斯失之遠矣莊子曰水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夫以廢事為無為是鬱而閉之而幾水之清者也

史遷言莊子詆訾孔子世儒率隨羣和之獨蘇子瞻謂其實

予而文不予尊孔子者無如莊子噫子瞻之論蓋得其謫矣然世儒往往牽於文而莫遺其實亦惡知子瞻之所謂乎何者世儒之所執者孔子之迹也其精魄也而莊子之所論者其精也譬之扁鵲見垣五藏而製爲方有學之者二人焉一不能見五藏病也而第執其方一如扁鵲之見垣五藏也而以意爲方不必盡出於師也則爲扁鵲者將善其守吾方者歟抑善夫以意自爲方者歟釋氏之論酬恩者必謂佛置祖之人夫以詞佛置祖爲酬恩則飯依讚歎者爲倍德矣又孰知夫詞與言者爲飯依讚歎之至也不然秦佚之弔管非老聃矣栗林之遊又嘗自非矣而亦謂詆訾聃周也可乎史記言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今其書所載魏榮即梁

甲五 莊翼

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惠王也又言莊子與魯哀公論儒則莊子又與孔子同時矣孫叔敖相楚莊王孔子未生而宜僚亦未嘗仕楚乃言仲尼之楚楚人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其前後外錯往往有之學者嘗疑於此然周固自言之矣寓言十九重言十七所謂寓言者借彼之人信此之意云耳夫惟信己之意而已則豈必其事之真哉史遷謂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大氏子虛烏有之流也而規規以時月疑之不幾於癡人說夢者乎雖然周微獨信己之意而已藉令學者因知名之非名而是非之非是非亦蒙莊之所以教也子瞻辯莊子能尊孔子獨疑盜跖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覆觀之得其真言之終日

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御寇之篇曰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味者勦之以入其言耳故其祭徐君猷文云爭席滿前無復十漿而五餽用爲一事今以寓言列御寇二篇合而讀之真可渙然冰釋也今案列子第二篇首載御寇饋漿事而即綴以楊朱爭席正與子瞻之言合豈子瞻作記亦因此而有瘡邪大氏莊書之奇自非後世所能亂其文詞格制之不同故可望而知之也郭子玄云一曲之才妄竄奇說如關奕意修之首危言游龜子晉之篇凡

甲五 莊翼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諸巧雜十分有三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三篇即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注者以意去取獨內篇眾家竝同參以此說子瞻所謂味者其然乎關奕游龜諸篇今不存莊子崔譔本語多不同逍遙遊替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譬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下有眇者無以與乎眉目之好夫刑者不自爲假文履夫齊物無物不然無物不可下有可於可而不可於不可不可於不可而可於可大宗師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下有其生無父母死登遐三年而形遞此言神之無能名者也成然寐遽然覺下有發然汗出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作造敵不及笑

獸笑不及齷安排而造化不及眇眇不及雄漂淪不及簞箠
章箠乃入於溲天一在宥焉知曾史之不爲桀跖嚙矢也下
有有無之相生也則甚曾史與桀跖皆有無也又惡得無相
殺也其不同者往往有之相傳外雜篇多郭象所刪修豈此
類耶抑他好事者爲點竄如此耶

嚴君平作老子指歸其稱引莊子者多矣曰任車未虧僮子
行之及其傾覆也顛高墮谷千人不能安卵之未剖也一指
摩之及其爲飛鴻也奮翼凌雲晉繳不能達也胎之能乳也
一繩制之及其爲牡也羅網不能禁也虎也執羣獸食牛馬
劍戟不能難也故漣滴之流久久而成江海小蛇不死化爲
神龍積微之善以至吉祥小惡不止乃至滅亡又曰我之所

甲五 莊翼

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以爲我者豈我也哉我猶爲身者非身身之所以爲身者以
我存也而我之所以爲我者以有神也神之所以留我者道
使然也又曰道之所生天之所興始始於不始生生於不生
存存於不存亡於不亡又曰夫起福生利成功遂事備物
致用使人富天下奢借財貨不足民人愈醜福滿山澤金
玉成積國愈不安民益少利飾智相愚以詐相要防隄邪淫
姦宄之路密分別同異是非之變厭則國家昏而政事衰作
方遂伎彫琢文彩奇變異怪以褒有德以別尊卑巧故滋起
俊出愈奇令速賞深罰峻刑嚴斲肌膚斷四支疏遠不隱親
近不和罪至夷滅賞至封侯天地振慄盜賊愈多又曰夫飢
而倍食渴而大飲熱而投水寒而入火所苦雖除其身必死

胸中有痕不可擊喉中有疾不可剝也蠹蚤著面不可射也
蟻蝨著身不可斫也又曰夫日月之出入也同明人之死生
也同形春秋之分也同利玄聖之與野人也同容通者之與
閉塞也同事道士之與赤子也同功凡此數者其中異而外
同非有聖人莫之能明又曰夫陰而不陽萬物不生陽而不
陰萬物不成天地之道始必有終終必有始又曰夫嬰兒未
知而忠信於仇讐及其壯大有識欺給兄嫂三軍得意則下
亡虜窮谿之獸不避兕虎其爭非易事理然也以上諸語皆
今書所不載案漢藝文志莊子五十三篇郭象去其巧雜定
爲三十三篇則今之所存特十之四耳嚴書出象前其所引
皆其逸篇可知也子瞻謂讓王說劍盜跖漁父四篇爲僞撰

甲五 莊翼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羅勉道者又疑刻意繕性亦復淺膚定爲二十六篇大氏語
意精穢居然別矣若君平所引其爲象所刪無足疑者噫象
誠僞識者哉

莊子翼卷一 金陵叢書甲集之五

江甯焦 竑

內篇

逍遙遊第一 性事稱夫其小能各當其分道遊一得之場則物任其

本情者如舟行而水搖離動也陽不動而水消離耗也

能也道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

甲五 莊翼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冥海也濶廣云取其冥無非也東方朔十洲記云冥水黑色謂之冥垂天之雲垂猶邊也其大如天

風一而雲也奔謂司馬扶搖謂之風人野馬天地間氣如野馬

郭註鯤鯢之實吾所未詳也夫莊子之大意在乎逍遙遊放

無爲而自得故極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適達觀之士宜

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也鯢之化鵬非冥海不足以運其

身非九萬里不足以負其翼此豈好奇哉直以大物必生

於大處大處必生此大物理固然者翼大則難舉故搏扶

搖而後能上九萬里一去半歲至天池而息也野馬者遊

氣也野馬塵埃皆鵬之所憑以飛者夫天之蒼蒼竟未知

便是天之正色邪天之爲遠而無極邪鵬之自上以視地亦猶人之自地觀天則止而圖南矣言鵬不知道里之遠近趣足以自勝而逝也

呂註野馬塵埃皆生物之以息相吹息者氣之所爲充塞天地而無間人於其間自下觀天見其蒼蒼果正色邪遠而無所至極邪不可知也唯不可知故未嘗以所居爲下則鵬之自上視下亦豈知所以爲高哉

口義鯢鵬變化之論只是形容胸中廣大之樂蓋謂世人見小故有紛紛之爭若知天地有如許世界則自視其身不啻太倉一粒耳鯢鵬亦寓言鳥之飛也必以氣下一怒字便自奇特海運者海動也今海濶俚歌猶有六月海動之

曰五 莊翼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語海動必有大風其水湧沸自海底而起聲聞數里言必有此大風而後可以南徙也齊諧所志述皆怪異非常之事如今山海經之類三千九萬只形容其高遠去以六月息者一舉必半年乃歇也野馬三句本要形容下旬却先安頓於此謂人之仰視乎天見其蒼蒼然豈其正色特吾目力既窮其上無所極止故但見濛濛然爾鵬之飛也既至於天上則其下視人間不知相去幾千萬里其野馬塵埃相吹之息亦必如此濛濛然猶人之在下視天上也此數句只是形容鵬飛之高如此

管見當化者不得不化當飛者不得不飛皆天機所運受化者不自知也怒而飛者不得已而後動之義爲氣所使勇

動疾舉有若怒然非憤激不平之謂也凡物之潛久者必
奮屈久者必伸豈厭常樂變而為此哉蓋固形大化中則
隨二氣而運盈虛消長理不可逃齊物論萬竅怒鳴外物
篇草木怒生亦此意道德經所謂萬物並作是也於此以
觀其復則六月息之義可知世人見其怒而不見其息知
其作而不知其復故背夫逍遙之鄉日趨有爲之域以至
事物膠葛患累糾纏然疲役不知所歸可不哀邪關尹
子云天地雖大能役有形而不能役無形夫欲免於二氣
所役者請於冥魚未形以前求之

甲五 莊翼一

三

金樓叢書
蕭氏校印

方發鵬因之徙而南也生物即造物但換得字新生物以
息相吹即老子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意諸注以六月爲
半年以息爲止息只爲不曾理會下文耳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於交切
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
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
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焉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
與鷓鴣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
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泂而反腹猶果然
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
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

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
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
彭祖乃今以久特聞厭人匹之不亦悲乎
形也膠著地也投網也司馬云蟬也小鳩也決疾朝菌大芝
榆枋皆木名也控也投網也司馬云蟬也小鳩也決疾朝菌大芝
中天陰生雲上見日則死結縵家用蟬也春朝生夏死反作生
中名南曰雲上見日則死結縵家用蟬也春朝生夏死反作生
彭祖姓龜名彭七封於

甲五 莊翼一

四

金樓叢書
蕭氏校印

郭註鵬之所以高飛者翼大故耳夫質小者所資不待大則
質大者所用不得小矣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極各足稱事
其濟一也若乃失乎忘生之主而營生於至當之外事不
任力動不稱情則雖垂天之翼不能無窮決起之飛不能
無困矣夫所以乃今將圖南者非其好高而慕遠也風不
積則天闕不通故耳三泂三句所適彌遠則聚糧彌多故
其翼彌大則積氣彌厚也二蟲謂鵬蜩也對大於小所以
均異趣也夫趣之所以異豈知異而異哉皆不知所以然
而自然耳此逍遙之大意夫年知不相及若此之懸也比
之厭人之所悲亦可悲矣而厭人未嘗悲此者以其性各
有極也苟知其極則毫分不可相歧天下又何所悲乎哉
夫物未嘗以大欲小而必以小羨大故舉小大之殊各有
定分非羨欲所及則羨欲之累可以絕矣夫悲生於累累
絕則悲去悲去而性命不安者未之有也自此已下至於
列子歷舉年知之大小各信其一方未有足以相傾者然
後統以無待之人遺彼忘我冥此羣異異方同得而我無

功名是故統小大者無小無大者也苟有乎小大則雖大
鵬之與斥鷃宰官之與御風同爲累物耳齊死生者無死
無生者也苟有乎死生則雖大椿之與蟪蛄彭祖之與朝
菌均於短折耳故遊於無小無大者無窮者也冥乎不死
不生者無極者也若夫逍遙而繫於有方則雖放之使遊
而有所窮矣未能無行也

新傳天下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故朝菌不如蟪蛄
冥靈不如大椿殤子不如彭祖然由其無小無大不死不
生之理而觀之則均爲有形之累焉有不及不如於其間
乎

循本朝蟬類形黑而五月鳴者爲朝形斑而七月以後鳴者

甲五 莊翼一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爲蟬形青者爲蜩蟪 音都科或蜩蟪或水蟲或蟻所化
爲山鵲也以鳩形類之故名爲鳩郭璞註月令云鳴鳩似
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今江東呼爲鴝鵒 音骨丹月
令仲春鷹化爲鳩王制仲秋鳩化爲鷹左傳爽鳩氏杜註
鷹也以二物相化故鳩可名鷹二蟲能化而小故以與鷗
鷗相形菌地蕈也大曰中槲小曰菌菌生以朝計故曰朝
菌蟪蛄亦蟪類通志畧云寒蠶正名蟪蛄九十月其鳴悽
急小山云蟪蛄鳴兮啾啾歲暮兮不自聊是也莊子所謂
蟪蛄不知春秋者則是四五月小紫青色者耳冥即南冥
靈靈龜也麟鳳龜龍謂之四靈冥靈者冥海之靈龜也朝
菌與大椿蟪蛄與冥靈是舉一植一動對說則冥靈非植

物明矣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者史記龜千歲尺二寸

二箇五百總千歲之數也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者折

椿字爲二箇八百乘之以十則二箇八千之數也滑稽杜

撰偶然出此殆亦亥字二首六身之類但讀者未之悟耳

湯之間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

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爲鯨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太

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

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

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

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故夫知去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

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

甲五 莊翼一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
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
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
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
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游無窮者彼且惡焉乎待哉
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鵬湯問夏革人革棘子作
然笑貌一無毛地也羊角風曲上猶行設若設也列子鄭人名鵬
郭註湯之間棘亦云物各有極任之則條暢故莊子以所問
爲是也向言二蟲殊翼故所至不同或翱翔天池或畢志
榆枋直各稱體而足不知所以然也今言小大之辨各有

自然之素既非跋扈之所及亦各安其天性不悲所以異故再出之其自視亦若此者亦猶鳥之自得於一方也宋榮子猶然笑之者未能齊故有笑也舉世毀譽之而不加勸沮者審自得也定乎內外之分者內我而外物辨乎榮辱之境者榮已而辱人斯已矣者亦不能復過此也於世未數數者足於身故問於世也猶未樹者言唯能自是耳未能無所不可也冷然輕妙之貌旬有五日而反言有待者雖御風而行不能以一時而周也然其行亦自然耳非數數然求之也非風則不得行斯必有待也唯無所不乘者無待耳天地者萬物之總名也天地以萬物爲體而萬物必以自然爲正故大鵬之能高斥鴳之能下大椿之能

甲五 莊翼一

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長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能非爲之所能也不爲而自能所以爲正也故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順萬物之性也御六氣之辨者即是遊變化之塗也如斯以往則何往而有窮哉所遇斯乘又將惡乎待哉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者之逍遙也苟有待焉則雖列子之輕妙猶不能以無風而行故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况大鵬乎夫唯與物冥而循大變者爲能無待而常通豈自通而已哉又順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故有待無待吾所不能齊也至於各安其性天機自張受而不知則吾所不能殊也夫無待猶不足以殊有待况有待者之巨細乎無已故順物順物而至矣理至則迹滅矣今順而

不助與至理爲一故無功聖人者物得性之名耳未足以名其所以得也

支道林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莊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鷦鷯以營生之路曠放失適於體外鷦以在近而笑遠有矜伐於心內至人乘天正而高興遊無窮於放浪物物而不物於物則遙然不我得玄感不爲不疾而速則逍然靡不適此所以爲逍遙也若夫有欲當其所足足於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猶饑者一飽渴者一盈豈忘烝嘗於糗糧絕觴爵於醪醴哉苟非至足豈所以逍遙乎

須溪寓言之意託之齊諧而不足又託之湯謂如不信試更質之某人者也宋榮子則是矣然未得爲逍遙也雖列子

甲五 莊翼一

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御風至矣猶未得爲逍遙也直至都無所待而後謂之遊是前之語培風者亦未得爲逍遙也鵬者遊之始也萬里出門初見天色及其至此鵬又不足言矣未樹者猶有所倚也猶未離乎是非者也冷然者在人世是非之外矣以形御氣則猶未離乎氣也乘天地之正者立乎萬物之初一氣之上無陰無陽無風無雨無晦明雖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惟我獨立矣而非以有形託於彼也至人無己已且無矣何功與名之有

新傳鷦鷯之圖南斥鷃之騰躍小大不同故曰此小大之辨也夫鷦鷯斥鷃各有其體所以不逍遙耳然逍遙者豈復離乎本體哉但各冥其極均爲逍遙累乎其體均爲困苦

故逍遙之與困苦特在其了與不了之間耳
筆乘至人知道內冥諸心而泯絕無寄故曰無己神人盡道
成遂萬物而妙用深藏故曰無功聖人忘道神化蕩蕩而
了不可測故曰無名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
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
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
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
吾將爲賓乎鷓鴣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
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
樽俎而代之矣許由字武仲隱於箕山一曰鷓鴣小鳥也偃鼠也說文鷓鴣一曰鷓鴣

印五莊覽一

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郭註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故堯以不治治之非治
之而治者也今許由方明既治則無所代之而治實由堯
故有子治之言夫治之由於不治爲之出乎無爲也取於
堯而足豈借之許由哉若謂拱默山林之中而後得稱無
爲者此老莊之談所以見棄於當塗當塗者自必於有爲
之域而不反也夫自任者對物而順物者與物無對故堯
無對於天下而許由與稷契爲匹矣何以言其然耶夫與
物冥者羣物之所不能離也是以無心玄應唯感之從汎
乎若不繫之舟東西之非已也故無行而不與百姓共者
亦無往而不爲天下君矣以此爲君若天之高實君之德

也若獨兀然立乎高山之頂守一家之偏尙此故俗中之
一物而爲堯之外臣耳若以外臣代乎內主斯有爲君之
名而無任君之實也鷓鴣一枝偃鼠滿腹言性各有極苟
足其極則餘天下之財也歸休二句均之無用而堯獨有
之明夫懷豁者無方故天下樂推而不厭也庖人尸祝各
安其所司鳥獸萬物各足於所受帝堯許由各靜其所遇
此乃天下之至實也各得其實又何所爲乎哉自得而已
矣故堯許天地雖異其於逍遙一也

呂註自堯言之由雖無爲而未嘗不可以有爲故請致天下
而不疑自由言之堯雖有爲而未嘗不出於無爲故以天
下既治而不肯受夫以無事取天下而天下治此無爲之

印五莊覽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實也天下既治而吾猶代之則是取天下而爲之將見其
不得也是取其無爲之名而已名者實之賓吾肯爲之乎
是故方其有爲也四海九州樂推而不爲有餘及其無爲
也一枝滿腹歸休而不爲不足此所以無用天下爲而堯
許之所以逍遙也

且論天出於無爲人出於有爲無爲者以有爲爲累有爲
者以無爲爲宗方其有爲也堯爲天子富有天下不爲有
餘及其無爲也由爲匹夫隱於箕山不爲不足以由喻天
之所爲日月時雨是也以堯喻人之所爲燭火浸灌是也
夫堯以自能治天下而不敢尸由以堯能治天下而不敢
代堯則天下將誰治之曰治於堯則有爲而無爲者也治

於山則無爲而有爲者也蓋道之在聖人出則堯也隱則由也庸何擇乎

管見堯以燭灌比功其謙虛至矣豈以黃屋爲心哉山以鶴鼠喻量其素分足矣豈僥倖富貴者哉有神堯在位斯有許由在野氣類感召理有由然蓋聖人不出處分重輕而以義理爲去就此有係乎道之卷舒時之當否耳夫使由幡然受禪不失乎端拱嚴廊之尊使堯條然得謝則可以豁光太古之上乃曰名者實之賓也卽語而推非惟醒邯鄲之夢息觸蠻之爭抑使後人想像箕山潁水之趣而風樹一瓢猶以爲累也終以尺祝不越俎而代庖言各安所安各足其足而天下無事矣見其逍遙一也

甲五 莊 卷一

十一

金陵 卷一 蔣氏校印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返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徑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同下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弊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磅礴萬物以爲一世斷乎亂執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舜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

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苴然喪其天下焉通與地人姓陸名

女華乘云時是也女即汝字謂智有聖言即汝之狂而不信者是也郭注謂如處女之爲人所求其聖弊弊之狂而不信李並云王倪謂缺被衣許由

郭註此皆寄言耳神人即聖人也夫聖人雖在廟堂之上然其心無異於山林之中世豈識之哉徒見其戴黃屋佩玉墮便謂足以纓紉其心矣見其歷山川同民事便謂足以憔悴其神矣豈知至至者之不虧哉今言主德之人而寄之此山將明世無由識故乃託之於絕垠之外而推之於視聽之表耳處子者不以外傷內也不食五穀吸風飲露者明神人非五穀所爲而特稟自然之妙氣也夫體神居

甲五 莊 卷一

十一

金陵 卷一 蔣氏校印

虛而窮理極妙者雖靜默閉堂之裏而玄同四海之表故乘兩儀而御六氣同人羣而驅萬物苟無物而不順則浮雲斯乘矣無形而不載則飛龍斯御矣遺身而自得故行若曳枯木止若聚死灰是以云其神凝也其神凝則不凝者自得矣世皆齊其所見而斷之豈嘗信此哉不知至言之極妙而以爲狂而不信此智之弊言也是其言猶時女者謂此接輿之所言者自然爲物所求但智之弊言者謂無此理也夫聖人之心極兩儀之至會窮萬物之妙數故能體化合變無往不可旁礴萬物無物不然世以亂故求我我無心也我苟無心亦何爲不應世哉其所以會通萬物之性而陶鑄天下以成堯舜之治者常以不爲爲之耳

孰弊弊焉勞神苦思以事爲事然後能乎物莫之傷者言
安於所傷則傷不能傷傷不能傷而物亦不傷之也無往
而不安則所在皆適死生無變於己况溺熱之間哉故至
人之不嬰乎禍難非避之也推理直前而自然與古會也
堯舜者世事之名耳爲名者非名也故夫堯舜者豈直堯
舜而已哉必有神人之實焉今所稱堯舜者徒名其塵垢
批穢耳夫堯之無用天下爲亦猶越人之無所用章市也
然遺天下者固天下之所宗天下雖宗堯而堯未嘗有天
下也故皆然喪之而常遊心於絕冥之境雖寄坐萬物之
上而未始不逍遙也四子者蓋寄言以明堯之不一於堯
耳夫堯實冥矣其迹則堯也世徒見堯之爲堯豈識其冥

甲五 莊翼一

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哉故將求四子於海外而據堯於所見因謂與物同波者
失其所以逍遙也然未知至遠之所順者更近而至高之
所會者反下也若乃厲然以獨高爲至而不夷乎俗者斯
山谷之士非無待者也奚足以語至極而遊無窮哉
范無隱山以喻身藐射言其幽眇神人仰身中之至靈者人
能求諸幽眇之中而得其至靈者則不食五穀吸風飲露
乘雲御龍遊於四海非過論也或者求之於外不亦遠乎
管見肌膚若冰雪體抱純素塵莫能汙也綽約若處子守柔
自全害莫能及也不食五穀吸風飲露則絕除世味納天
地之清冷乘雲御龍遊乎四海則凌厲太空同元氣之冥
漠所謂不行而至與造物遊者也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

年穀熟則養神之極者非唯自全而已又足以贊天地之
化育輔萬物之自然此言推己以及物之效所以合神不
測契道無方也或者爲名相所移求是山於絕垠之外則
所謂神人者益遠矣又塵垢批穢陶鑄堯舜之語若輕堯
舜然及考經旨所歸實尊之至也謂世人所稱堯舜推尊
之爲聖人者徒名其塵垢批穢耳堯舜之實惡可得而名
言邪

循本大有徑庭徑門前路也庭堂外地也徑與庭相距本不
遠今接輿之言比之尋常言語大異如徑庭之大遠不比
尋常逕庭也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

甲五 莊翼一

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瓠則瓠落無所容
非不鳴也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培割之莊子曰夫子固拙
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屏泝
統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泝
泝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稅
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
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統則所用之異
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
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惠子謂莊子曰吾有
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
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

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生星乎卑身而伏以候敖遊者東
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剛死於綱罟今夫犛牛其大
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忠其無
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
遙乎寢臥其下不天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郭註其藥能令手不拘垢故常漂絮於水中蓬非直達者也
蓋言小大之物若失其極則利害之理均用得其所則物
皆逍遙也

呂註道之為言一也不善用之不足以周四體則世世泝泝

統不過數金之謂也善用之非特周吾身而已雖天下淪
溺猶將拯之則用之水戰裂地而封之謂也夫注焉不滿
酌焉不竭此亦人之江湖也今子有大器不能浮之於大
處而思其無所容則謂之有蓬之心也宜矣物以有用為
用用之小以無用為用用之大狸狌跳絮死於綱罟不能
無為而以知巧殺身之譬也犛牛至大不能執鼠逍遙無
為全其形生之譬也聖人之於道體之以深根固蒂則其
為樹也大矣欲樹之者莫若反求吾心心之為物莫知其
鄉得其莫知之處而安之是樹之於無何有之鄉也充之
而彌廣六虛靜之而萬物莫撓逍遙其側寢臥其下未始
須臾離也則所謂大而無用者安所困苦而子思之乎

陳詳道物有所宜事有所適患在不善用耳不龜手之藥一
也宋人用之其利小吳人用之其利大弱七國之術一也
晁錯用之則禍興主父偃用之則亂息大瓠之用豈異此
哉瓠中虛而善容外圓而善浮真之於地則失浮之性而
其堅不能自舉剖以為瓢則毀圓之體而瓠落無所容若
慮以為樽浮之江湖則不勞而自舉無往而不宜矣凡物
小者為用易大者為用難而人情用小者常工用大者或
拙于其難而處之以工非因性任理去蓬心之累者孰與
於此狸狌小而有用不免於禍犛牛大而無用物莫之害
是有用之用不如無用之用也大樗無用矣又樹之無用
之地則樹之者得以傍徨逍遙而為樹者得免斧斤之患

與轉徙於利害之塗而擗擊於世俗者豈可同日語哉

循本此篇以逍遙遊名而終篇貫串只一化字第一段言鵬
鵬鴟鳩斥鴳之化大小不同故其飛有高下第二段言天
之化亦有大小不同故其為逍遙遊有優劣第三段言人
能因無用而化為有用則亦可以逍遙遊夫天之所賦各
有定分豈可強同鴟鳩斥鴳於鵬鴟而人則無智愚賢
不肖皆可以階大道然亦有自視若鴟鳩斥鴳者焉故於
篇終曉之曰人雖如喙然難舉之瓠擁腫卷曲之樗苟能
因其質用之隨事而化豈失其為逍遙遊哉
筆乘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曰則所用之異也蓋人性本一
用之不同用之巧則消搖矣用之拙則拘繫矣孔子所言

甲五 莊一

十五

金陵 蔣氏校印

甲五 莊一

十六

金陵 蔣氏校印

匹也。槁木死灰言其寂寞無情耳。夫任自然而忘是非者，其中獨任天真而已。又何所有哉？故止若枯木行若遊塵，動止之容吾所不能一也。其於無心自得，吾所不能二也。吾喪我，我自忘矣。我自忘矣，天下何物足識哉？故都忘外，內然後超然俱得也。籟籟也，簫管參差宮商異律，故有短長高下萬殊之聲，而所稟之度一也。然則優劣無所錯其間矣。况之風物異音同是，而咸自取焉。天地之籟見矣。塊者無物也，噫氣者豈有物哉？氣塊然而自噫耳。物之生也，莫不塊然而自生，則塊然之體大矣。故遂以大塊爲名。參寥長風之聲，畏佳大風之所扇動也。鼻口以下，畧舉眾竅之所似，激諠以下，畧舉眾竅之殊聲於喁云者，言聲之宮商雖千變萬化，唱和大小莫不稱其所受而各當其分也。濟止也，烈風作則眾竅實及其止，則眾竅虛虛實雖異，其於各得則同也。調調刁刁動搖貌，言物聲既異形之動搖亦又不同，動雖不同其得齊一耳。豈調調獨是而刁刁獨非乎？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此天籟也。天籟者豈復別有一物哉？卽眾竅比竹之屬，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天耳。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生之未生，又不能爲生。然則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則我自然耳。自己而然，則謂之天然。豈蒼蒼之謂哉？而或者謂天籟役物使從己也，夫天且不能自有况能有物哉？故天也者，萬物之總名也，莫適爲天，誰主役物。

甲五莊冥一

一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2206

乎。故物各自生而無所出焉。此天道也。成其自取，怒者其誰言物各自得，誰主怒之使然，蓋重明天籟也。呂註人之所以有其形心者，以其有我而已。苟爲無我，則如死灰槁木不足異也。子游不知我之所自起，爲形心所役而不得息，不知何居而可使至此也。然於嗒然之間，知今昔隱几之不同，則其觀之亦察矣。蓋昔之隱几，應物時也。今之隱几，遺物時也。苟知我之所自起，則存與喪未始不在我也。比竹之爲物，人皆聞之，知其空虛無有也。我之所以爲我者，亦然萬竅怒號，何異有我而役其心形之時邪？眾竅爲虛，何異喪我而若槁木死灰之時邪？曰而獨不聞獨不見者，言地籟之作止，汝之所嘗聞見而心之起滅，汝之所未嘗聞見也。以其所嘗聞見而究其所未嘗聞見，則天籟可知矣。疑獨風出空虛，尋求無迹，起於靜而復於靜，生於無而歸於無。惟竅之所受不同，在人之所聞亦異。比於萬物稟受亦然，眾竅爲風所鳴，萬形爲化所役，風不能鳴，則萬竅虛化不能役，則萬物息。若夫無聲無竅者，亦風所能入，列子所謂疑獨是也。新傳耦匹也，物莫不有匹，惟道神妙而無匹，無匹則歸於一。致而忘彼我物論自齊矣。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梵志所謂吾猶昔人，非昔人者是也。天籟地籟，人籟眾竅，所以不同也。眾竅不同而同受風，以成聲，萬物雖異而同委。

甲五莊冥一

二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251

氣以成體體爲風之所鳴而物爲化之所役所遇雖殊同歸一致此物我不得不齊也然風不能鳴無窾而化不能役無物能脫形骸之累而冥妄想之情了然明達而吾非我有則入於神妙而造化不能拘之矣

循本齊物論風之形似從筆端寫出非化工之手不能鼻口耳三者似人之形枅則相累積有空缺圈則圓而中空白則中窻三者似器之形水聚牛跡曰洼水流窻下之所曰汗二者似地之形此言其形也以下言其聲激如水激聲謫如箭去聲謫如號哭聲突室東南隅如深室中聲咬如鳥咬咬聲唱于于竿通韓非曰竿爲五聲之長故曰唱于唱者眾窾如魚口之噉唱也冷風清冷之風飄風飄忽之

目五 莊子 卷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風調調刁刁樹尾風調調然而刁刁然微也今俗呼風小爲調調也而采茶者以嫩條爲刁撥言其刁刁然可撥耳

須溪喪耦我固在也併我而喪之物論從何處起便是相競無對頭了莊子欲形容物論之無情却從天地間得其尤無根者曰風知風之所從起與其所從受則不齊者齊矣許大天地是塊許大風是噫此達者之言畏從山曰嶼佳從山曰崔山林之隈僻角尖處風所不到也濟如亂涉之謂厲風又大於飄風所過則眾窾並作如嘘虛噓通若謂濟爲止則厲風何所屬邪說了許多窾穴更著調調刁刁則林梢之披靡皆無遺矣世間無日無是非小是小底風

大是大底風然終必寂然而止所謂齊也識其所從生則不待止而齊矣怒者其誰邪莫之爲而爲者天也

副墨喪我者忘我也忘我則天矣遊以天者知而未始有知言而未始有言故舉三窾言之而歸極於天窾窾簫管也其聲有高下正暗喻物論之不齊者比人之所爲故曰人窾地窾則木之眾窾天窾則無聲而能聲天下之聲所謂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者也木之窾穴有兩孔而似鼻者有一孔而似口者有孔斜入而似耳者有孔方而似枅者有孔圓深而似圈者有淺而似白者有曲而似洼者有廣而似汚者數句描畫窾穴如見又言窾穴之聲激者夏而聲止謫者去而聲疾叱者出而聲粗吸者入而聲細叶

甲五 莊子 卷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者高而聲揚謫者下而聲濁突者深而聲留咬者吠而聲續于輕唱也唱重和也前後風之前後陣也冷風小風也飄風疾風也厲風猛風也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已成其自取作一句讀言聲萬有不同而使其自己出者皆取諸己而不由於天則眾窾中之怒而號者誰邪分明是有真宰主張之者而特不得其朕是以謂之天窾大知閒閒小知閒閒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構日以心鬪縵者窾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滄也近死之心莫使復

陽也喜怒哀樂慮歎變熱姚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菌日夜
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且暮得此其所由以生
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莫知其所爲使若有
眞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
骸九竅六藏賅該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說悅之乎其有
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
君臣乎其有眞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眞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
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藹然疲役而
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
然可不謂大哀乎開廣博說問有別也炎炎去聲貌小
廣小編貌說問有別也炎炎去聲貌小

甲五 莊第一

二二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動也 貌朕 兆也 死生 貌也 熱不
郭註開開問問知之不同也炎炎詹詹言語之異也魂交形
開寤寐之異也縵窻密交接之異也惴惴縵縵恐悸之異
也司是非守勝動止之異也日消衰殺也不可復復溺而
遂往也厭緘厭沒於欲老流老而愈流也近死利患輕禍
也莫使復陽陰結遂志也喜怒以下性情之異也樂出虛
蒸成菌事變之異也自此以上畧舉天籟之無方以下明
無方之自然也物各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則形雖彌異
自然彌同也日夜相代代故以新也天地萬物變化日新
與時俱往何物萌之哉自然而然而耳所由以生言其自生
也彼自然也自然生我我自然生故自然者即我之自然

豈遠之哉不知所爲使者凡物云云皆自爾耳非相爲使
也故任之而理自至矣萬物萬情趣舍不同若有眞宰使
之然也起索眞宰之朕迹而亦終不得則明物皆自然無
使物然也行者信已可行情當其物形不別見則百骸九
竅付之自然而莫不賅存悅之則有所私有私則不能賅
而存志過其分上下相冒而莫爲臣妾矣夫君臣之分若
天高地卑措於自當眞君則任其自爾而非僞也凡得眞
性用其自爲者知與不知皆自若也然知者守知以待終
愚者抱愚以至死逆順相交各信其偏見而恣其所行莫
能自反此比眾人所悲者亦可悲矣而未嘗以此爲悲性
然故也物各性然又何足悲哉然則終身役役藹然疲困
雖生而實與死同此又哀之大而人未嘗以爲哀則凡所
哀者不足哀也

甲五 莊第一

二二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呂註開開問問明量小大之不同也寐覺接構有縵窻密之
不同也好惡藏於中而物觸之則其發若機栝名節臨於
外而物引之則其留如詛盟是其趣之向背不同也殺如
秋冬至莫使復陽則欲之淺深不同也喜怒哀樂至姚佚
敢態則其情狀發見之不同也凡此皆吹萬不同而使其
自己也如樂之出虛蒸之成菌日夜相代莫知所萌乃天
籟無爲之爲也夫器之小大趣欲向背之不同不乃似畏
佳竅穴之異形乎開開縵惴喜怒哀樂情狀之不同不乃
似怒號于喁之異聲乎樂之出虛蒸之成菌求其所萌而

不可得不乃似風濟竅虛調調刁刁而不知所歸乎出此
觀之則我之爲我者安在形安有不如槁木心安有不如
死灰者乎夫天籟之難知真君之難見唯嗒然喪我以心
契之斯可得且暮得此所由以生是知其莫知所萌而以
心契之者也不得其朕不見其形則不得其所爲使而遍
索於形骸之內知其未嘗有在也於形骸之內求其所爲
使者不可得則有真君存焉可知矣人莫不有真君不爲
求得其情而加益不得其情而加損何則彼非無心之所
得近非有心之所得遠故也

新傳大知小知大言小言大恐小恐其寐其覺皆有形之累
也夫有形則爲化之所役役於化則有動止之異此所以

甲五

莊翼一

二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未免於累也孰若無形而使化不能役乎非神不能與於
此

須溪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三之字皆虛字言其向
者溺意之所爲之不可使復爲之也漁乍滿乍涸也但言
涸則無先來易滿意尋常說喜怒哀樂他又從哀怒狀出
虛歎變熱熱中也從喜樂狀出姚佚啓態啓精神發越
也喜樂如樂之應於空中無限暢達其鬱然者如陰氣之
結爲菌草爾爾皆自然也

循本喜怒哀樂虛歎變熱姚佚啓態此以七情又翻十二般
愁從執從心言其心拘執也姚冶也佚放佚也啓開啓聰
明也態度也荀子云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

句法與此同

管見慮則預度未來歎則咨嗟既往變則輕躁而有所爲
則畏懼而不敢動姚則悅美以自肥佚則縱樂而忘返
則情開而受物態則驕矜而長傲言人之狗物忘己者一
體之中有此異狀計得慮失焦火凝冰是以形化心俱日
消而近死也

副墨此下摹寫人心變態與上風木形聲同旨大知閉閉即
孟子知者行其所無事也若問問者立町畦分人我則但
小人之知耳炎炎精光上燭也詹詹整齊前後也縵者縵
緩無斷柔人也窳者潛機不露險人也密者錙銖必較細
人也惴惴心事不甯縵縵散緩自失餒人也司是非者主

甲五

莊翼一

二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訟之輩意在中人尋其肯綮發若機括刁人也守勝者固
執已見如留詛盟誓不敢動拘人也小知之人心鬪如此
天真日消消之又消以至心死而不覺故曰其殺如秋冬
以言其日消也載胥及溺不可挽回故曰其溺之所爲之
不可使復之也其溺與其殺相對此等機心愈老愈深故
曰老漁厭如大學厭然之厭緘即閉藏也夫人心不死則
尚有生意可以回春今此近死之心可使復陽乎言必不
能也此已備言小知之心事以下又以十二字模寫其接
物之情狀然其人雖如此實不自由如樂之出虛乍作乍
止如蒸之成菌倏生倏死日夜相代乎前而不知其所萌
卽所謂吹萬不同怒者其誰也已乎已乎且暮得此其所

由以生乎已字此字即怒者其誰之誰下文非彼無我又
把此字換作彼字言我不是彼則我不能自成非我去取
他則彼亦不能以自見如風離於窻終不成響如此論造
化似亦近矣其如不得其朕何故曰不如其所爲使若有
真宰而特不得其朕作一句讀必欲求得其朕除是真宰
有形今真宰使人人便行之說以與人人亦信之故曰可
行已信只爲不見其形故無朕可得也然真宰雖有情而
無形須於有形上體認故舉百骸九竅六藏言之其有私
焉其有真君存焉二焉字與三乎字皆問詞反覆徵問要
人深思而自得之求得其情卽有情無形之情無益損乎
其真卽真君真宰之真此真於人本無益損但迷之則凡

印五 莊賢一

二十七

金陵叢書
將氏校印

悟之則聖耳

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隨
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
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
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
嘗有言邪其以爲異於馭却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
隱而有真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
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
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

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生方
可方不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因是因非因非因非是以聖人不
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
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
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
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同也 代也 不用也 他代也 與也 然也 師也

郭註今夫知者皆不知所以知而自知矣生者皆不知所以

生而自生矣萬物雖異至於生不由知未有不同者也故
天下莫不芒也心之足以制一身之用者謂之成心人自
師其成心則人各自有師矣人各自有師故付之而自當

印五 莊賢一

二十八

金陵叢書
將氏校印

也夫以成代不成非知也心自得耳故愚者亦師其成心
未肯用其所謂短而舍其所謂長者也今日適越昔何由
至未成乎心是非何由生明夫是非者羣品之所不能無
故至人兩順之理無是非而惑者以爲有此以無有爲有
也惑心已成雖聖人不能解故付之自若而不強知也言
者各有所說故異於吹我以爲是而彼以爲非彼之所是
而我又非之故未定也未定也者由彼我之情偏耳以爲
有言邪然未足有所定以爲無言邪則據此已有言言與
齷齪其致一也有辯無辯誠未可定天下之情不必同而
所言不能異故是非紛紜莫知所定也夫道焉不在言何
隱蔽而有真僞是非之名紛然而起小成榮華自隱於道

而道不可隱則眞偽是非者行於榮華而止於適當見於小成而滅於大全也儒墨更相是非各私所見夫有是有非者儒墨之所是也無是非者儒墨之所非也今欲是儒墨之所非而非儒墨之所是者乃欲明無是非也欲明無是非則不若還以儒墨反覆相明反覆相明則知其所是者非是而所非者非矣物皆自是故無非是物皆相彼故無非彼無非則天下無是矣無非是則天下無彼矣無彼無是所以玄同也物皆不見彼之所見而獨自知其所知自知其所知則自以爲是矣自以爲是則以彼爲非矣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相因而生者也夫死生之變猶春秋冬夏四時行耳故死生之狀雖異其於各安所遇一也今生者方自謂生爲生而死者方自謂生爲死則無生矣生者方自謂死爲死而死者方自謂死爲生則無死矣無生無死無可無不可故儒墨之辯吾所不能同也至於各冥其分吾所不能異也是以聖人因天下之是非而自無是非也故不由是非之塗而是非無不當者直明其天然而無所奪故也是亦彼也我亦爲彼所彼彼亦是也彼亦自以爲是彼是有無未果定也偶對也彼是相對而聖人兩順之故無心者與物冥而未嘗有對於天下也樞要也此居其樞要會其玄極以應夫無方也是非相尋反覆無窮故謂之環環中空矣今以是非爲環而得其中者無是非也無是非故能應乎是非是非

無窮故應亦無窮天下莫不自是莫不相非故一是一非兩形無窮唯涉空得中者曠然無懷乘之以遊也呂註道無不在則言莫非道道惡乎隱而有眞偽物無非道則言亦道也言惡乎隱而有是非知道無不在則何往而不存知言莫非道則何存而不可然有不存不可者以道隱於小成而不知大全言隱於榮華而不知本實由是有儒墨之是非矣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明者復命知常之謂今儒墨之是非不離乎智識而未嘗以明故不足爲是非之正若釋智回光以明觀之則物所謂彼是者果無定體無定體則無非彼無非是矣無定體而世以爲有彼是猶方生者以生爲生而方死者以死爲生是以無有爲有也自道觀之物之方生也生自何來其方死也死自何去知死生之一體則方生乃所以爲方死方死乃所以爲方生不可也亦然此皆吾心之所造盡心窮神復乎無我則其體未嘗有異也因是非因非因是更相爲用而已循本言非吹也言人言非如天籟之吹萬物一以無心也言出於人未能無心故言特未定不可爲準言既未定人之視之亦如無有故曰果有言邪未嘗有言邪鼓鳥初出卵者人聞禽言如鵲則報喜鴉則報凶鶴鳴知雨布穀催耕可聽之爲準穀音未定則不可爲準矣人言之未定猶是也

須溪言非吹也言非如風之無情也其必有謂矣而所謂特未定也我以爲是彼以爲非物論方自此始然自達者觀之此其在天地間何異鼓善之在耳而足存乎

荆川吹出於自然言者則有意矣故曰言非吹也明者大智慧也明照則通乎彼我無是非矣物則有彼有此故曰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因也因有彼則蔽而無見因智慧則能知之彼是作彼此二字看自明彼是涉於有矣而未嘗有也照之以天照即明與知字天者無是非之謂明乎無是非而後是非可泯矣

管見范無隱云未成心則真性渾融太虛同量成心則已離乎性有善有惡矣人處世間應酬之際有不免乎成心即

甲五 莊翼一

三十一

金陵嚴氏校印

當師而求之於未成之前則善惡不萌是非無朕何所不齊哉夫人之止念非難不續爲難能自初成心即師而求之於未成心之前則念不續而性可復矣是故對物則心生忘物則性現心離火也火不能自形必有所麗心同太虛則無所麗矣且心麗物而爲善猶不若無心無爲况麗物而爲惡乎關尹子云來于我者如石火頃以性對之物浮浮然此遺物離人攝情歸性之要也知代而心自取者正指師心之人以知代用自取於道以爲成心者也筆乘彼不自生因此則有彼此不自生因彼則有此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此皆從無生有所謂方生之說也雖然生即與死對死即與生對方可即有不可方不可即有可

一是一非相爲匹偶此人也非天也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超然立乎是非之表而獨與造物者遊豈世之意見橫生者倫哉雖聖人於是非亦不廢者乃世之所是因而是之世之所非因而非之不過如是而已因之一字老莊之要旨故下文累言以應之知此則此即彼彼即此彼之是非即此之是非果且有分別乎果且無分別乎彼此匹偶之相求之了不可得而道樞在此矣凡物奇圓而偶方環則終始無端中虛無物得道樞者似之故曰得其環中以應無窮蓋行乎是非無窮之塗而其無是非者自若非照之以天者不能所謂莫若以明也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於然惡乎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恠與穉怪道通爲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己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芋序曰朝三而暮四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狙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

甲五 莊翼一

三十一

金陵嚴氏校印

是是非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

莊翼一
癩病也
恢大也
穉穉也
怪異

也
郭註夫自是而非彼天下之常情也故以我指喻彼指則彼

郭註夫自是而非彼天下之常情也故以我指喻彼指則彼指於我指為非指矣此以指喻指之非指也若覆以彼指還喻我指則我指於彼指復為非指矣此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將明無是非莫若反覆相喻反覆相喻則彼與我既同於自是又均於相非均於相非則天下無是同於自是則天下無非何者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果非則天下亦不得復有是之者也今是非無主紛然殺亂明此區區者各信其偏見而同於二致耳仰觀俯察莫不皆然是以至人知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故浩然大宙各當其分同於自得而無是非也可於己者即謂之不可於己者即謂之不可道無不成物無不然而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夫廷橫而楹縱厲醜而西施好所謂齊者豈必齊形狀同規矩故舉縱橫好醜恢愜惱怪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則形雖萬殊而性同得故曰道通為一也夫物或此以為散而彼以為成我之所謂成而彼或謂之毀者皆生於自見而不見彼也唯達者無滯於一方故忽然自忘而寄當於自用自用者莫不條暢而自得也幾盡也至理盡於自得也達者因而不作故曰因是然豈知因為善而因之也不知所以因而自因耳故謂之道也道即一也達者之於一豈勞神哉若勞神明於為一不足賴也與彼不一者無以異矣亦同取狙因所好

甲五 莊 三十三 金陵 蔣氏校印

而自是也是以聖人莫之偏任故付之自均而止兩行者任天下之是非也

呂註以指喻指之非指雖有名食小大之辨不出於同體曷足為非指乎以馬喻馬之非馬雖有毛色駭良之辨不離於同類曷足為非馬乎唯能不由是非而照之於天則出乎同體離乎同類然後足以定天下之真是非故天地雖大無異一指以其與我竝生而同體也萬物雖眾無異一馬以其與我為一而同類也則物之不可其孰自哉道行之而成非無為而成也物謂之而然非本有而然也其所然所可乃不然不可之所自起而求其為之者卒不可得則知其本無有矣此物之所以齊也胡為趨舍於其間哉小大美惡固常相反今以道通而一之則其分也乃所以成其成也乃所以毀而萬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唯達者知通為一故我則不用寄萬物之自用寄物則通通則無入而不自得矣若不知其然勞神明而為之乃所以為不一也

趙註知指之外別有運動之者則知指之非指知馬之外別有馳驅之者則知馬之非馬指馬有形者也非指非馬無形者也以有形喻形之非形不若以無形喻形之非形也則知天地之運萬物之生皆別有主宰之者求之於天地萬物之外可也不可不然縱橫美惡恢愜惱怪是非成毀復通為一則無是非雖是亦不用也庸常也常者

甲五 莊 三十四 金陵 蔣氏校印

無用之用所以爲通通則得則近於道矣至是不特非者息是者亦息是非皆息而猶不知其然而徒欲以離形去智爲坐忘非勞而何

士彰公孫龍子有白馬指物二篇且謂白馬非馬莊子蓋據此立論解者至以馬爲博塞之籌何其謬也

筆乘天地之大不異一指萬物之多不異一馬况人爲天地萬物中之一物乎知此則真體廓然是非盡泯而其天全矣然聖人無是非而未嘗廢是非所謂因也人所以可因而可之人所不可因而不可之道可行因而成之物有謂因而然之是我無然於物之所然耳我無不然不然於物之所不然耳若此者以物自有所然自有可蓋無物

甲五 莊一

三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不如此者又何必加是非於其間哉與極反厲與西施反分與成反成與毀反極之恍惚怪皆通而一之非洞然曉徹冥乎至理者不能此莊生之所謂達也不用不自用也寓諸庸因乎人也庸即人之所常用故曰庸也者用也凡物不用則滯用則通故曰用也者通也道至於通則得矣故曰通也者得也至於得則幾矣而總之只是因之一字盡之也又恐不明因之爲義但觀狙公賦芋不自增減而因眾狙之喜怒爲增減非因而何是以聖人外則因人而和之以是非內則體乎無是非之天鈞不以跡之有是非而礙其心之無是非所以謂之兩行也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

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矣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味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涇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也昭文古善琴者枝以樂節梧琴也載之末年謂之於今也堅白堅石白馬之謂也綸琴瑟也滑涇也

甲五 莊一

三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郭註知夫未始有物者此忘天地遺萬物外不察乎宇宙內不覺其一身故曠然無累與物俱往而無所不應也未始有封者雖未都忘猶能忘其彼此也未始有是非者雖未能忘彼此猶能忘彼此之是非也是非彰而道虧無是非乃全也道虧則情有所偏而愛有所成未能忘愛釋私立同彼我也夫聲不可勝舉也故吹管操絃雖有繁手遺聲多矣而執籥鳴絃者欲以彰聲也彰聲而聲遺不彰聲而聲全故欲成而虧之者昭文之鼓琴也不成而無虧者昭文之不鼓琴也幾盡也夫三子者皆欲辯非已所明而明之故知盡虛窮形勞神倦或枝策假寐或據梧而瞑然賴其盛故能久不爾早困也三子惟獨好其所明自以殊於

眾人欲使眾人同我之所好是猶對牛鼓簧耳彼竟不明故己之道術終於昧然也文之子又終文之緒亦卒不成此三子雖求明於彼彼竟不明所以終身無成若三子而可謂成則我之不成亦可謂成也物皆自明而不明彼若彼不明即謂不成則萬物皆相與無成矣故聖人不顯此以耀彼不捨己而逐物從而任之各冥其所能故曲成而不遺也今三子欲以己之所好明示於彼不亦妄乎夫聖人無我者也故滑疑之耀則圖而域之恢愜悖怪則通而一之使羣異各安其所安眾人不失其所是則已不用於物而萬物之用用矣物皆自用則孰是孰非哉故雖放蕩之變偏奇之異曲而從之寄之自用則用雖萬殊歷然自

甲五 莊

三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明

呂註道無不在則物無非道物無非道則道外無物此古之人所以爲未_有有物能即物而爲道者也知止於此則至矣其次以爲有物而未_有有封域未能即物爲道而能以道通物其次以爲有封而未_有有是非未能以道通物而能遺物以合道二者所知雖未盡善於道猶未虧也至於是非之彰道所以虧道虧而情生愛之所以成也然自達者觀之未始有物果且有無成虧乎哉昭氏之鼓琴師曠之枝策惠子之據梧明有無成虧之意亦幾矣若是而可謂成則無成者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則物與我卒無成也奈何役心於有無成虧之間而欲以爲成哉

趙註昭文之琴非師曠不知其音惠子之辯非莊子不知其旨三子各造於妙而不鼓之鼓不聽之聽不辯之辯蓋未之知也故莊子後之莊子自謂所以異惠子者我之所明異於彼彼於不足明而明之雖肆堅自同異之辯終於昏昧不明若昭文之子不知無絃之玄終於無成而已如此而謂之成亦可謂之不成亦可皆不係乎其真是故滑亂疑惑之中而明出焉聖人之所尚也

口義此一段固是自天地之初說來然會此理者眼前便是且如一念未起是未始有物此念既起便是有物因此念而有物有我便是有封因物我而有好惡喜怒便是非未能回思一念未起之時但見胸次膠擾便是道虧而愛

甲五 莊

三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成及此念一過依然無事便見得何嘗有成有虧若能如此體認皆是切身受用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始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始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大_矣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天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麻不能得

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况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毫毛至秋而類細以喻小也

郭註今言無是非不知其與言有者類乎不類乎謂之類則我以無爲是彼以無爲非斯不類矣然此雖是非不同亦未免於有是非也則與彼類矣故曰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也然則將大不類莫若無心既遣是非又遣其遣遣之又遣之以至於無遣然後無遣無不遣而是非自去矣請嘗言之者至理無言言則與類故試寄言之也有始言必有終也未始有始謂無終始而一死生也未始有夫未始有始言一之者未若不一而自齊斯又忘其一也有則美惡是非具也有無則未知無無是非好惡

甲五 莊子一

三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猶未離懷也未始有無知無無矣而猶未能無知也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俄而有無未知有無之孰有孰無此都忘其知也爾乃俄然始了無耳了無則天地萬物彼我是非豁然確斯也我已有謂者謂無是非即復有謂也未知吾謂之果有果無爾乃蕩然無纖芥於胸中也夫以形相對則太山大於秋毫也若各據性分物冥其極則形大未爲有餘形小不爲不足苟各足於其性則秋毫不獨小其小太山不獨大其大矣若以性足爲大則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毫也若性足者非大則雖太山亦可稱小矣太山爲小則天下無大矣秋毫爲大則天下無小矣無小無大無壽無天是以蟪蛄不羨大椿而欣然自得斥鴳不貴天池

而榮願已足苟足於天然而安其性分故雖天地未足爲壽而與我竝生萬物未足爲異而與我同得也萬物萬形自得則一己自一矣理無所言物或不能自明其一而以此逐彼故謂一以正之既謂之一即是有言矣夫以言言一而非言也則一與言爲二矣一既一矣言又二之一有二得不謂之三乎夫以一言言一猶乃成三况尋其枝流凡物殊稱何可勝紀故一之者與彼未殊而忘一者無言而自一也因是者各止於所能乃最是也

呂註夫人所以不能遺彼我忘是非以至於未始有物者以不知彼我是非之心所自始也欲達此理必於其始觀之故曰有始也者始本無自有此始則有自矣又曰未始有

四十五 莊子一

四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始也者所以遺其所自也遺之而所遺者不去亦不免爲有所自而已又曰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所以遺其所遺也既無所自又無所遺則我心之所起豁然得之知今之所有者舉出於無也唯能知此則存亡在我我欲無之不起而已夫求其所始者不可得又求其所無者亦不可得則其悟在俯仰之間昭然自合故曰俄而有無矣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使學者忘言而以心契之雖然吾今所言亦未始有物也則有謂無謂吾安得而知之又使學者知夫言之未嘗有言也夫唯知吾心之所自起則毫末太山殤子彭祖以至天地萬物莫不起於此也則小大久近豈有常體哉有我則有天地故天地與我竝生無我

則無萬物故萬物與我爲一也

筆乘無適焉因是已言自無適有者識風鼓浪展轉不窮爲是爲非竟無了歇無適者自有適無者也適無則無是非而因人之是非以爲是非故曰因是已此句篇中凡數見而解者俱失之以不知是已爲語詞而連因字讀之故也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吟也請言其吟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眾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廉大勇不忤道

甲五

四十一

蔣氏校印

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伎而不成五者固圓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不欲伐宗脗胥放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竝出萬物皆照而况德之進乎日者乎有倫有義有禮有智有信有仁有三國名宗一一也郭註道夫始有封冥然無不在也言未始有常彼此是非無定主也爲是而有吟者道無封故萬物得恣其分域也左右者各異便也倫義者物物有理事事有宜也分辯者羣

分而類別也竝逐曰競對辯曰爭略而判之有此八德六

合之外謂萬物性分之表耳夫物之性表雖有理存焉而非性分之內則未嘗以感聖人也故未嘗論之若論則引物使學其所不能矣故不論其外而八畛同於自得也論而不議陳其性而安之也議而不辯者順其成迹擬乎至當之極不執其所是以非眾人也分不分辯不辯者物物自分事事自別而欲由己以分別之者不見彼之自別也懷之者以不辨爲懷耳聖人無懷也辯有不見者不見彼之自辯故辯已所知以示之也不稱者付之自稱無所稱謂也不言者已自別也不仁者無愛而自存也不謙者至足者物之去來非我也故無所容其謙盈不忤者無往而

四十一

四十一

蔣氏校印

不順故能無險而不往也道昭而不道者以此明彼彼此俱失者言辯而不及者不能及其自分也仁常不成者物無常愛常愛則不周也廉清不信者激然廉清貪名者耳非真廉也勇伎不成者伎逆之勇天下共疾之無敢舉足之地也此五者皆以有爲傷常者也不能止乎本性而求外無已夫外不可求而求之猶以圓學方以魚羨鳥耳此愈近彼愈遠學彌得而性彌失故齊物而偏尚之累去矣所不知者皆性分之外故止於所知之內而至也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者浩然都任之也不滿不竭者至人之心若鏡應而不藏故曠然無盈虛之變也不知所由來者至理之來自然無迹也葆光者任其自明故其光不蔽也欲伐

三國而不釋然者於安任之道未引故聽朝而不怡也將
寄明齊一之理於大聖故發自怪之間以起對也夫物之
所安無陋也則蓬艾乃三子之妙處若不釋然何哉夫重
明登天六合俱照無有蓬艾而不光被也夫日月雖無私
於照猶有所不及德則無不得也而今欲奪蓬艾之顯而
伐使從己於至道豈引哉故不釋然神解耳若乃物暢其
性各安其所安遠近幽深付之自若皆得其極則彼無不
當而我無不怡也

趙註知止其所不知則無能名焉道之至也若人能知此則
其中虛故曰天府言物之所自出也注不滿酌不竭言無
所底止也不知其所由來則併其知而去之矣葆光言自

晦其明也

循本大廉不嗾嗾音慊口銜物也爲心有所銜之義有銜其
快與足者有銜其恨與少者此言不嗾大廉者不以廉自
足也

益註莊子所謂物論蓋指百家眾技而言百家眾技各有所
見而不能相通是非彼此殊塗百慮不可究詰譬則山林
之遇風而聲則殊肢腋之具體而用各異所謂吹萬不同
使其自己而非物論之能自爲異同也任其自然不與分
辨則物論齊矣至於天地間自有一種正經道理議論不
可少者又不可與百家眾技同論故又著此二段自六合
之外至葆光以明神聖之教與諸家不同此是其胸中大

甲五 莊翼一

四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有分曉但不明說破耳

筆乘道無封言無常聖人何惡於封與常哉爲其立於是非
之眡也左右倫義分辯競爭此八德皆謂之眡聖人存而
不論論而不辯辯而不議則超然是非之表而何至於有
眡哉然聖人非但不論不辯不議爲無眡也卽其有時而
論而辯亦不得謂之眡也聖人心無分別分卽謂之不分
辯卽謂之不辯所以者聖人以不見爲辯厭人以相示爲
辯此其所以異耳不稱不言不仁不嗾不忤厭引古語以
證之五者至德渾成名相不立此所謂園也若道昭言辯
仁常廉清勇伎則圭角太露而近於方矣方卽眡也噫世
知不知之爲至不知知而不知爲尤至所謂不言之辯不

道之道是也此則有卽無色卽空豈非注而不滿酌而不

竭不知其所由來之天府乎葆光卽知而不知之謂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
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
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
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女汝民濕寢則腰疾偏
死齧秋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懼懼援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
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藪蚶且其甘帶鳴鴉者鼠四者孰知正
味猿獼狐狸以爲雌麋與鹿交鱸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
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
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殺亂吾

甲五 莊翼一

四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惡能知其辯，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况利害之端乎？

猿狗也，其雄與雌，狗也，其雄與雌，狗也。

且一詳似

郭註所同未必是所異，不獨非而彼我莫能相正，故無所用。其知若自知其所不知，即爲有知；有知則不能任羣才之自當也。都不知乃曠然無不任矣。嘗試言之者以其不知，故未敢正言。試言之耳。魚游於水，水物所同，咸謂之知。然自鳥觀之，則向所謂知者復爲不知矣。故舉民、齧猿三者以明萬物之異，便次舉民、鹿、蛆、鴉四者以明美惡之無主。

甲五 莊翼一

四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又舉猿、獼、麋、鹿、鱸、魚、毛、麗以明天下所好之不同，也不同者而非之，則無以知所同之必是矣。仁義是非，樊然殺亂，言利於彼或害於此，天下之彼我無窮，則是非之竟無常。故唯莫之辯而任其自是，然後蕩然俱得也。詔缺未能妙，其不知故猶疑，至人當知之斯懸之未解也。至人神矣，無心而無不順也，不熱不寒不驚者，神全形具體與物冥，雖涉至變而未始非我，故蕩然無滲介於胸中也。乘雲氣者，寄物而行，非我動也。騎日月者，有晝夜而無死生也。游四海之外者，無其知而任天下之自爲，故馳萬物而不窮也。呂註道不可知，知之所以不知，所以知之，則道之爲體可見矣。今夫民以體知安佚爲正處，口知芻豢爲正味，目

知好色爲正色，正如鱸、猿之所安，蛆、鴉之所甘，魚、麋、鹿之相與爲偶者，如彼是各以其知爲知之，正則民與萬物之所知豈有正處？正味、正色、誠不得正處，正味、正色而知之，則其所知者非正可知矣。故自我觀之，仁義是非，樊然殺亂，吾安能知其辯？所以四問而四不知也。至人神矣，神則妙萬物而爲言萬物，莫非我而我則無矣，孰能寒熱而驚懼之哉？

疑獨天下之正處無處是也，天下之正味無味是也，天下之正色無色是也，雖然以無爲是者見無而已，故但言有處有味，有色之殊而不言無之爲正，自我觀之，是非仁義，樊然殺亂，孰從而正之，故不知其辯，乃所以辯也。

甲五 莊翼一

四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管見物之所同是諸解未明，竊意人物之所同者性，所異者情，性流爲情，物各自是，彼此偏見，指馬相非，論殊而嫌隙生，辯極而忿爭起，以至肝膽楚越，父子路人者有之，其忠實始於知之一字，妄生分別，故王倪三答吾惡乎知之欲，詔缺反求其所不知，得其同然之性而冥夫大道之理，則近矣。又恐未能心會，繼以人鳥獸之異宜，處味色之非正，然則所謂知者豈真知所謂不知者豈真不知哉？

循本麋鹿食薦，薦稠草也。漢景帝詔或池饒廣薦草莽，趙充國奏今虜去其美地薦草。

瞿鵠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

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予嘗為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奚旁去聲日月挾宇宙為其膾合置其滑出音昏以隸相尊眾人役役聖人愚菴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予惡乎知說悅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竝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且而哭泣夢哭泣者且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教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

甲五 莊 四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下同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弔的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醒者是旦暮遇之也封人名丘孟浪向音漫瀾無所趣舍大如班鳩綠色肉其美滑明不大了也時夜可夜雞也鴨合之謂曉焚疑惑也崔云小也謂未定之謂也一弔至詭異也安牀也郭註不從事於務者務自來理自應耳非從而事之也不就利違害者任而直前無所避就也不喜求者求之不喜直取不怒也不緣道獨至者也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者凡有稱謂皆非吾所謂也彼各自謂耳故無彼有謂而有此無謂也凡非真性皆塵垢也夫物有自然理有至極循而直往則冥然自合非所言也故言之者孟浪而聞之者聽熒

雖復黃帝猶不能萬物無懷而聽熒至竟故聖人付當於塵垢之外而玄合乎視聽之表照之以天而不逆計放之自爾而不推明也今瞿鳩方聞孟浪之言而便以為妙道之行斯無異見卵而責司晨之功見彈而求鴉炙之實也夫不能安時處順而探變求化當生而慮死執是以辯非皆逆計之徒也言之則孟浪故試妄言之若正聽妄言復為大早計故亦妄聽之以死生為晝夜旁日月之譬也以萬物為一體挾宇宙之譬也以有所賤故尊卑生焉而滑昏紛亂莫之能正各自是於一方矣故為臆然自合之道莫若置之勿言委之自爾也臆然無波際之謂役馳騖於是非之境也愚菴菴然無知而直往之貌純者不雜者

曰五 莊 四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也夫舉萬世而參其變眾人謂之雜矣故役役然勞形怵心而去彼就此唯大聖無執故茫然直往而與變化為一變化而常遊於獨者也故雖參殊億載千殊萬異道行之而成則古今一成也物謂之而然則萬物一然也無物不然無時不成斯可謂純也蘊積也積是於萬歲則萬歲一是也積然於萬物則萬物盡然也故不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彼我勝居之所如也死生一也而獨說生欲與變化相背安知其非惑也少而失其故居名為弱喪弱喪者遂安於所在而不知歸於故鄉也焉知先生之非夫弱喪焉知死之非夫還歸而惡之哉觀於麗姬先泣後悔一生之內情變若此當此之日則不知彼况夫死生之變惡能相知

哉故寤寐之間事苟變情亦異則死生之願不得同矣故
生時樂生則死時樂死矣死生雖異其於各得所願一也
則何係哉方夢不知其夢則當死之時亦不知其死而自
適其志也夫夢者夢中復占其夢則無以異於寤者也當
所起無不足也何爲方生而憂死哉大覺者聖人也大覺
者乃知夫忠慮在懷者皆未寤也愚者大夢而自以爲寤
故竊竊然以所好爲君上而所惡爲牧圉欣然信一家之
偏見可謂固陋矣非常之談非常人之所知故謂之平常
卓詭而不識其懸解且暮遇之者言能蛻然無係而玄同
生死者至希也

呂註聖人不知利害故無就違無不足故不喜求無非道故

甲五 莊一

四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不緣道有謂乃所以無謂無謂乃所以有謂唯無心者足
以與此瞿鵠子嘗聞夫子言之以爲孟浪而已則以爲妙
道然二子皆非夫道非言默所載故時夜生於卵而卵非
時夜鵠炙得於彈而彈非鵠炙妙道因所於聞而所聞非
妙道也今之間道者自以爲寤而不知日損以至於無爲
皆瞿鵠之徒也道不可以言傳耳聽子言之而汝聽之皆
妄而已欲其忘言而以心契之也知日月之所以爲日月
而與之合其明則可旁矣知宇宙之所以爲宇宙而其機
在乎手則可挾矣爲其脗合此所以爲妙道之行非特聞
之而已滑潛而以隸相尊者固置而不取矣眾人役役不
見成功聖人則愚而無知茫而不散雖萬世之久參而一

之則成純矣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我體備萬物萬物即
吾體之謂也參萬歲而一成純則殤子可以壽於彭祖矣
萬物盡然以是相蘊則秋豪可以大於太山矣以麗姬觀
之則安知死者不悔其向之斬生又何生之可悅死之可
惡乎

碧虛參萬歲而一成純者通古今如且暮合萬變爲混成也
至人以生死爲大夢超生死爲大覺眾人以魂交爲夢形
開爲覺顛倒詭異惑於生死是故達人發此覺夢之至言
以弔趣死之詭異夫死生之係雖無繩約而不可解若乃
經歷萬世一遇大聖釋此死生之縛者是猶且暮之遇也
新傳旁日月者一晝夜也挾宇宙者齊遠近也服人有我物

甲五 莊一

五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於物而爲物所役故曰役役聖人無我不物物而與物爲
一故曰愚茫
須溪隸至下者也
和光同塵而先其至下是以隸爲尊也隸
尊則無下無下則無辱老子云寵爲下即此意君乎牧乎
卽夢爲人君夢爲人僕者謂舉世盡夢方竊竊然有擇於
此陋矣哉到此漸說入夢境既入夢境更問甚是
筆乘奚何不也屬下句讀弱喪禮記二十曰弱喪亡失也且
暮遇之言有知之者雖萬世之遠猶如且夕甚言其難得
也古云千里而一聖猶比肩也語意亦如此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
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

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黜嘆聞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萬衍去聲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曼衍無極也倪倪分也際也固曰天研

郭註不知而後推不見而後辯辯之而不足以自信以其與

印五 莊真一 五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物對也辯對終日黯闇至竟莫能正之故當付之自正耳同故是之異故非之皆未足信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信非則亦無緣復有是之者也今是其所同而非其所異異同既具而是非無主故夫是非者生乎好辯而休乎天均付之兩行而息乎自正也待彼不足以正此則天下莫能相正也故付之自正而至矣天倪者自然之分也是非然否彼我更對故無辯無辯故和之以天倪安其自然之分而已不待彼以正此是非之辯爲化聲化聲之相待俱不足以相正故若不相待也和以自然之分任其無極之化尋斯以往則是非之境自泯而性命之致自窮也忘年故玄同死生忘義故彌貫是非是非死

生蕩而爲一斯至理也至理暢於無極故寄之者不得有窮也

呂註天下之所謂是非者不過我是若非若是我非或是或非俱是非非四者皆出於我與若而我與若俱不能相知則所謂是非者卒不明矣人固受其黜聞誰與正之必正於人也而人者非同乎已則同乎若非異乎已則異乎若非同乎我與若則異乎我與若亦不過四者而皆不能正之則是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其待彼也邪言不相待也唯聖人知其然故雖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則彼是莫得其耦而休乎天均矣何則言之是非非有實也聲之出於化而已我之與人相待與不相待又出於識心之

印五 莊真一 五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妄計也我則和之以天倪而不爲之分辯因之以曼衍觸類而長之則萬物不累乎心矣窮年則參萬歲而一成純之謂也是不是然不然之無辯者知其同體而物物皆然也窮年則忘年無是非則忘義始起於無竟故終亦寓於無竟也化聲之相待至所以窮年也合在何謂和之以天倪之上簡編脫誤在此觀文意可知疑獨凡言是未必是言然未必然故其異同亦皆無辯然之與是復自相對又均於變也有化者有化化者有聲者有聲聲者化者之化非聲則不顯聲者之聲非化則不彰此化聲之相待也然而聲出乎化非化之所能知化統乎聲非聲之所能識此又若其不相待也夫相待生於兩物若

合萬化爲一則相待之迹無由而生夫聲者常聲不待物而後聲聞者自因物而生聽耳化者常化不待聲而後化見者自因聲而生識耳此其所以相待而若不相待也管見死生覺夢之分出於化者也彼我是非之辯出於聲者也覺夢依乎形是非生乎情有若相待也然而化者自化不知其所以化聲者自聲不知其所以聲又若不相待也要夫物理之至極莫逃造化之自然此萬化之所出入萬物之所以齊也

詳道天倪者性命之端曼衍者無窮之變和以天倪因以曼衍則物我不蔽於是而非而各盡其性命之分此其所以窮年也忘年則死生爲一條忘義則不可爲一貫死生可

甲五 莊翼一

五十三

金陵叢書 蘇氏校印

不可固無竟矣而知忘之者豈以爲有物邪特寓之而已副墨上既言必待萬世之後遇大聖乃其解因此又作一重議論言我也若也人也三者俱不相知也而何須待彼也邪彼即大聖人大聖却是不知之知不言之辯和之以天倪者也天倪則是與不是然與不然泯然無迹雖其聲或寄之是非亦化聲耳此其相待與不相待同也相待即上待彼之待振收也言其終於無盡而已禪者曾問畢竟何如答曰此中亦無畢竟此即無竟之說也

罔兩問景影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

對 蝮 蝮 翼 邪 惡 識 所 以 然 惡 識 所 以 不 然 昔 者 莊 周 夢 爲

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遽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罔兩景之景也惟本作罔兩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罔兩景之景也惟本作罔兩

可以行者栩栩然覺也

郭註罔兩景外之微陰也吾有待而然者邪言天機自爾坐起無待無待而獨得者孰知其故而責其所以哉若責其所待而尋其所由則尋責無極卒至於無待而獨化之理明矣若待蛇蚺蝮翼則無特操之所由未爲難識也今所以不識正由不待斯類而獨化故耳或謂罔兩待景景待形形待造物者請問夫造物者有邪無邪無也則胡能造物哉有也則不足以物眾形故明乎眾形之目物自造而

甲五 莊翼一

五十四

金陵叢書 蘇氏校印

無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故彼我相因形景相生雖復玄合而非待也今罔兩之因景猶云俱生而非待故罔兩非景之所制而景非形之所使形非無之所化也則化與不化然與不然從人之與由己莫不自爾吾惡識其所以哉故任而不助則本末內外泯然無迹若乃責此近因忘其自爾宗物於外喪主於內而愛尙生矣何夷之得有哉自喻適志自快得意悅豫而行也方其夢爲胡蝶而不知周則與殊死不異也俄然覺則遽然周自周而言故稱覺耳未必非夢也今之不知胡蝶無異於夢之不知周也而各適一時之志則無以明胡蝶之不夢爲周矣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以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者也覺

夢之分無異於死生之辯今所以自喻適志由其分定非由無分也夫時不暫掉而今不遂存故昨日之夢於今化矣死生之變豈異於此而勞心於其間哉方爲此則不知彼夢爲胡蝶是也取之於人則一生之中今不知後麗姬是也而愚者竊竊然自以爲知生之可樂死之可苦未聞物化之謂也

呂註罔兩之於景同類也而不知景之無待於形猶我與若與人亦同類也而不知其無待於彼蓋景之行止坐起唯形是隨則無特操者也然本無情豈知有待若謂景待於形形又何待而然邪景之待形非若蛇之待蝟而行蝟之待翼而飛也惡識所以然不然哉人能通乎物之無知則

甲五 莊翼一

五十五

金陵叢書
蘇氏校印

蛇蝟蝟翼亦無待而已故方其爲蝶也栩栩然不知有周及其爲周也遽遽然不知其有蝶一身之變猶不自知則物之化而異形其能相知乎物物不相知則各歸其根物物不相待則莫得其偶其有不齊者邪

口義在莊周則以夜來之爲胡蝶夢也恐胡蝶在彼又以我今者之覺爲夢故曰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這箇夢覺須有箇分別處故曰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一句似結不結却不說破正要人於此參究

須溪夢覺齊人物齊小大齊是非齊生死齊盡矣他人於此必在齊上收煞却冷轉一語翻盡從前話柄曰周與胡蝶必有分矣不知者以爲尙生分別知者以爲人牛俱失之

機也正言若反

副墨此又從前相待二字生議論罔兩待景景待形形待造化今我又待彼彼又待天如此則不消待彼只和以天倪而所待之天取之我而自足矣以夢覺分彼我我是夢中之胡蝶彼爲覺後之莊周以一人分夢覺曩爲夢中之胡蝶今爲覺後之莊周故曰必有分矣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若果是兩箇須索待彼原是一箇則不消有待矣物化言古今夢覺混融爲一也物化而後能不物於物

管見總論首設二子問答詳論人籟地籟之不齊明天籟之自然非惟理不待齊亦非齊之所及故於其間旁證側引而不指言天籟欲人心契而自得之夫生物糾紛榮謝萬

甲五 莊翼一

五十六

金陵叢書
蘇氏校印

變自形自色自消自息卒歸天籟而止天籟者無形無聲而形聲之所自出精化之所發見也儻能究夫人籟地籟之所由作則天籟可知故郭註云豈復別有物哉即取窾比竹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天耳至論知言覺夢成心言吹可否是非方生方死無異乎萬窾怒號及乎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則虛以待物物亦無礙此忘而彼自化風濟窾虛之謂也天地一指萬物一馬則以不齊齊之恢愜橘怪道通爲一有不待齊而自齊矣若夫狙公賦芋喜怒所由生昭文鼓瑟成虧所以著言有心有爲不足以化物何望於齊哉至於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可以言齊矣又虛或者以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此又散而不

齊之兆也唯造乎未始有物注酌無窮以大覺而知大夢
參萬歲而一成純所以槩天下之物而齊之道也罔兩
問景不知即異而同南華夢蝶孰究非同非異蓋極論物
我生死覺夢之不齊而終歸於物化南華之所謂化即大
易所謂神潛於恍惚見於日用而不可以知知識識由是
悟萬物一形也萬形一化也萬化一神也神而明之變而
通之孰爲物孰爲我夫是之謂大齊

筆乘齊物篇始之以無彼我同是非合成毀一多少均小大
而已及其言之至則次之以參古今一生死同夢覺千變
萬化而歸於一致所謂明達而無礙者也然而物我齊之
則可也至於夢覺則何以同之歟夫畫之所爲與夜之所

莊子

五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夢一也然畫以覺夜以寐小有不同也積久而通則畫所
爲夜所夢茫然無所分別矣江適有言覺能知夢夢不知
覺則覺固真於夢覺之所爲止存於思慮之中夢之先知
乃出於思慮之外則夢又靈於覺且且之覺其云爲常有
倫昔昔之夢其見聞常不續夢覺須臾之說耳其差殊乃
至此况死生爲去來之大變苟非其人欲無輪溺於造化
得乎哉雖然苟能早悟於夢覺則死生之去來亦不足道
也

養生主第三

郭註夫生以養存則養生者理之主也若
乃養過其極以養傷生非養生之主也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而已而爲知者
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

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殆已向云疲困之謂緣中脈也

爲醫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
得見禮記深衣註經常也

郭註生也有涯所稟之分各有極也夫舉重携輕而神氣自
若此力之有限也而尚名好勝者雖復絕脣猶未足以謙
其願此知之無涯也故知之爲名生於失當而滅於冥極
冥極者任其自而無毫銖之加是故雖負萬鈞苟當其
所能忽然不知重之在身雖應萬機泯然不覺事之在已
此養生之主也若以有限之性尋無極之知安得而不困
哉已困於知而不知止又爲知以救之斯養而傷之者真
大殆也必也忘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爲悶然與至當
爲一故刑名遠已而全理在身也緣督以爲經者順中以

甲五

五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爲常也苟得中而冥度則保身全生養親盡年事事無不
可者夫養生非求過分蓋全理盡年而已矣
呂註生隨形而有盡知逐物而無窮以生隨知則有殆而已
已而繼之以知卒於殆而已夫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
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善惡皆生於知其相去何若
唯上不爲仁義之操以近名下不爲淫僻之行以近刑善
惡兩遺而緣於不得已以爲常是乃剝心去知而止乎不
知之道也保身全生養親盡年何以加此
疑獨夫真性裂而有善惡善惡立而有名刑唯順性命之情
而不損不加於萬物混同而無弊無毀則名刑之所不能
及也天下所以有善名因不及者立所以有惡名因過之

者生或輕生趨義以要一時之名或貪生逐利以陷中道
之天皆所謂近名近刑之善惡非順性命之情而去其已
甚者也

管見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或引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
不積不足以滅身為證則是為而近名刑也或引上不致
為仁義之操下不敢為淫僻之行則是不為而不近名刑
也此其義與經異蓋世所謂善惡特見其迹者耳聖賢所
謂善惡公而無咎為於無為豈常情所能識哉夫為善惡
而近名刑不為善惡而無名刑皆理之當然今則為之而
不近名刑者世人視之以為善惡而聖賢之心常順乎中
道合天理之自然而已故利害不能及而道之所歸也督

甲五 莊翼一

五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字訓中乃喜怒哀樂之未發非善惡兩間之中也苟於七
情未發之時循之以為常道則虛徹靈通有無莫係吾與
太極同一混成又惡知身之可保生之可全親之可養年
之可盡哉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
踣起者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
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請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
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
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
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
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况大輒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

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
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
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
甚微謀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
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李然皮骨相離聲然聲大於骨也經首成池樂也輒印
李云間也窾司馬云空也骨也骨肉也窾猶結處也輒印
年言其久也十九年以十年為率而用之九

郭註自手之所觸至經首之會言其因便施巧無不閑解盡
理之甚既適牛理又合音節也進乎技者言直寄道理於
技耳所好者非技也所見無非牛未能見其理間也未嘗

甲五 莊翼一

六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見全牛但見其理間也以神遇不以目視間與理會也官
知止神欲行司察之官廢縱心而順理也依天理者不橫
截也批大郤者有際之處因而批之令離也導大窾者節
解窾空就導令殊也因其固然刀不妄加也遊刃於空未
嘗經槩於微礙技之妙也交錯聚結為族視為止者不復
屬目於他物也行為遲徐其手也動刀甚微謀然已解得
其宜則用力少也如土委地理解而無刀迹若聚土也善
刀而藏之拭刀而殺之也以刀可養故知生亦可養

呂註物以有而礙道以虛而通人未聞道則所見無非物既
聞道則所見無非道神遇不目視喻聞道者以心契而不
以知知識識也目官知止神欲自行依乎天理至大輒乎

是乃未嘗見全牛也天下無物非道而無適不通亦若是而已矣所見無非牛更刀傷生之臂十九年而刃若新發礪不以傷其生之臂也其爲形也未始有物不乃似其節之有間乎其爲生也未始有生不乃似其刃之無厚乎其於游刃恆有餘地不乃似其體道而游萬物之間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則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恍然爲戒視止行遲以至善刀而藏則慎終如始無敗事矣

李士表論物本無物其體自離道無不通安所用解莊子所謂解牛者離物冥心而未嘗見牛乘虛順理而未嘗經刃是亦解於無解耳且以十九年則歷陰陽之數不爲不久所解數千牛則應世故之變不爲不多而刃若新發礪者

甲五 莊翼一

六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蓋執迹則瞬息已遷操本則亘古不去一身已幻執爲可奏之刀萬物皆妄孰爲可解之牛哉物我既忘能所斯泯故未嘗批而大卻自離未嘗導至大窾自釋奏刀騁然而無應物之勞釋刀而對而無留物之累其終也善刀而藏之復歸於無用矣以道觀之在解無解非礙則解亦不知在礙無礙非解則礙亦不立以庖丁視族庖解者解其礙也以族庖視庖丁礙者礙其解也解礙俱遺虛而已矣以是道而游乎萬物之表彼且惡乎礙哉

楊用修奏刀騁然莫不中音言鼓刀之音節合拍也乃知天地之間無非樂也賈人之鐸諸黃鍾之律庖丁之刀中桑林之舞至於牧童之吹葉閨婦之鳴砧無不比於音者樂

何曾亡哉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神雖王去聲不善也軒宋人也

郭註介偏別之名知之所無奈何天也犯其所知人也偏別曰獨夫師一家之知而不能兩存其足則是知其所無奈何若以右師之知而必求兩全則心神內困形骸外弊矣豈直偏別而已哉兩足共行曰有與有與之貌未有疑其非命也以有與命也故知獨者亦非我也以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命之所無奈何

甲五 莊翼一

六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也全其自然而已斲求也樊所以籠雉也夫俯仰乎天地之間逍遙乎自得之場固養生之妙處也又何求於入籠而服養哉夫始乎適而卒未嘗適者忘適也心神長王志氣盈豫而自放於清曠之地忽然不覺善之爲善也
呂註右師蓋人貌而天者也介然獨立故公文軒見而疑其非人天之生是使獨也言所得於性命之理本如此若夫與物接而其貌有與者則人而已矣澤雉飲啄自如心與天遊而適其性命之譬也不斲畜樊神王不善制乎人間而不得逍遙之譬也樊中之養雖至於神王非其所善不若澤中飲啄之希而自得也

筆乘介獨也卽見獨疑獨之獨有與則非獨矣右師知識俱

忘而澹然遊心於獨公文軒已望而知之故驚問其天耶人耶言何以致此也夫天之生人自有知見而人不得以偶之此天之使也苟不知知之自知見之自見又爲知見以益之則有與而屬之人矣即老子所謂子何與人借來之取也澤雉飲啄雖難必以樊中爲苦要思以善其神耳彼知見者亦人之樊也非至人則惡能縣解之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暢言而言不暢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

甲五 莊翼一

六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爲

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秦失佚

郭註秦失人弔亦弔人號亦號弟子怪其不倚戶觀化乃至三號不知至人無情與歟號耳故若斯可也老者如哭子少者如哭母嫌其先物施惠不在理上住故致此甚愛也夫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感物太深不止於當遯天者也將馳鶩於憂樂之境雖楚戮未加而性情已困庸非刑哉適來時自生也適去理當死也夫哀樂生於失得也今玄通合變之士無時而不安無順而不處冥然與造化爲一則無往而非我矣將何得何失孰死孰生哉故任其所受而哀樂無所錯其間矣以有係者爲縣則

2294

2293

無係者縣解也縣解而性命之情得矣此養生之要也窮盡也爲薪猶前薪也前薪以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心得納養之中故命續而不絕明夫養生乃生之所以生也夫時不再來今不一停故人之生也一息一得耳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爲薪而火傳火傳而命續由夫養得其極也世豈知其盡而更生哉

呂註弔之爲禮哭死而弔生三號則哭死爲不良無言而出則弔生爲不足此弟子所以疑其爲非友也始吾以爲其人意從老聃者皆得聘之道今見其老者少者愛慕而哭泣之不能安時處順所以知其非人也蓋必有不暢言而言不暢哭而哭者內外相成此所以會之也人之所受於

甲五 莊翼一

六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天其性命之情未始有物而爲之哀樂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無適非天而欲遁之不免於刑而已矣知其適來而安之適去而順之古者謂是帝之縣解以其未嘗有死也火之所託者薪而火非薪其爲薪也雖窮於指而火傳不知其盡何則火之在此薪猶彼薪也其傳豈有盡哉火以喻生薪以喻形達此則知生之所以爲生者未嘗有始也何哀樂之能入哉

口義縣者心有繫著也帝者天也知天理之自然則天亦不能以死生係著我矣故曰帝之懸解

劉概註薪火之論以譬神舍於形而屢移者也古之至人所以載營魄而視形骸爲逆旅者以此况肯勿形而喪其尊

形者乎

筆乘案佛典有解此者曰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後薪則指窮之術妙前形非後形則悟情數之感深惑者見形朽於一生便謂神情共喪猶睹火窮於一木便謂終期都盡可乎此其說亦甚精矣然舍生趨生則猶未了之談也竊意以指計薪薪多而指有窮及火相傳燒不知其即時盡矣蓋躍金不出乎鑪浮漚必還之海以見其無死生一也前言生之當養此言死生如一豈故相反哉知死生之一者乃為善養生者耳

管見總論達養形之理者勿傷得養神之道者無為形者生

甲五

莊翼一

六十五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之所託神則為生之主虛無之道是所以養其神者也世人徒知養生而不知養其生之主養愈至而形愈失故真入誨以無以有匪隨無匪庶乎養生之旨矣夫以道存懷者無心於善惡以虛待物者何有乎刑名順中而不失其常保身盡年之理有在於是解牛喻應物刀以喻生十九年而刀若新發剛則剝繁治劇不知其幾而吾之精明者愈久而不弊是為生之主入當善養者唯善於平日所以得濟於斯時以不用而成大用也至於善刀而藏則應物餘暇斂知韜光物遂其適事盡其理而吾之利用未嘗或虧古之大隱居鄙接物而常應常靜得此道故也是以學道之要虛靜為先非虛無以全神非靜無以復命性全命

復養生之能事畢矣如鏡當臺有鑒無迹事物於我何加焉凡人逐物喪真攪事拂理得失交患生能無損乎所以

澤雉不願畜樊見於後喻老聘大聖南華所師猶云死者示人安時處順守常得終而避形飛化之妙非世所測聖人之死曰神是已秦失弔之而三號已為方外剩法然弟子猶不能無疑遂告以去來適然安之勿拒是謂帝之懸解造物不得以係之矣盡為薪之理者火傳無窮盡養形之理者神全不喪有形終於有盡在我不得不養是以卒貴乎全而歸之形得全歸則神無謬適出有入無何往而非正伏羲得之而襲氣母黃帝得之而登雲天傅說得之騎箕尾而比列星太上云死而不亡者壽

甲五

莊翼一

六十六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江甯焦 竑

人問世第四

郭註與入聲者不自用者為能隨變而不荷其世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燕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謔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難難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之人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

甲五 莊翼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紅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為人菑夫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鬪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偪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脩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

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升也而况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為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况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替其庸詎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已言斬乎而人善之斬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攀踞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誨之實也古之有也

甲五 莊翼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謀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如草管也者以屈國名在今京兆縣以澤為量也若燕死而郭註行獨不與民同欲也輕用其國者人君動必乘人一怒則伏尸流血一喜則軒冕塞路故君人者之用國不可輕也不見其過莫敢諫也輕用民死輕用之於死也死者以國量乎澤若燕舉國而輸之死地不可稱數視之如草芥也民其無如矣無所依歸也道不欲雜言宜正得其人若夫不得其人則雖百醫守病適足致疑而不能一愈也古

之至人有其具然後可以接物彼不虛心以應物而役思以犯難故知其所存於己者未定也夫唯外其知以養真寄妙當於羣才功名歸物而思慮遠身然後可以至於暴人之所行也且德之所以流蕩者矜名故也知之所以橫出者爭善故也雖復桀跖其所矜惜無非名善也名知者世之所用也而名起則相軋知用則爭與故遺名知而後行可盡也夫投人夜光鮮不按劍者未達故耳回之德信與其不爭之名彼所未達也而強以仁義準繩於彼彼將謂回欲毀人以自成也是故至人不役志以經世而虛心以應物誠信著於天地不爭暢於萬物然後萬物歸懷天地不逆故德音發而天下響會景行彰而六合俱應始可

甲五 莊 第二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以經寒暑涉治亂而不與逆鱗逆也當人者人必反當之適不信受則謂與己爭名而反害之也苟能悅賢惡愚聞義而服便爲明君君明則不苦無賢臣汝往亦不足復奇如其不爾往必受害故以有心而往無往而可無心而應其應自來則無往而不可也汝唯有寂然不言耳言則王公必乘人以君人之勢而角其捷辨以距諫飾非而目將獎之使人眼眩也色將平之不能復自異於彼也口將營之自教解不暇也容形心成乃且釋己以從彼也名之曰益多適不能教乃更足以成彼之盛也順始無窮尋常守故未肯變也不信厚言未信而諫雖厚爲害也龍逢比干居下而任上之憂非其事也故其君擠之不欲令臣有勝

君之名也夫暴君若叢枝膏敖有扈非徒恣欲乃復求名但所求者非其道耳惜名貪欲之君雖復堯禹不能勝化也故與取攻之而汝乃欲空手而往化之以道哉端而虛正其形而虛其心也勉而一言遜而不二也惡惡可者言未可也衛君亢陽之性充張於內而甚揚於外強禦之至也采色不定喜怒無常也夫頑強之甚人以快事感己已陵藉而乃抑挫之以求從容自放而遂其侈心雖小德且不能成將故守其本意執而不化卽汝之端虛勉一外合而內不營此未足以化之也顏回更說三條內直者與天爲徒言物無貴賤得生一也故善與不善付之公當耳一無所求於人若然者依乎天理推己性命若嬰兒之直往

甲五 莊 第二

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也外曲者與人爲徒言外形委曲隨人事之所當爲也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言成於今而比於古雖是當教有諷責之旨然寄直於古故無以病我也仲尼猶以爲未可意謂當理無二而張三條以政之與事不冥耳雖未弘大亦且不見咎責然於化則未以其挾三術以適彼非經心而付之天下也

呂註顏回欲屈已伸道夫子不許惡雜多之爲擾而不救也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則無適不可今回存諸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德蕩知出爭之器也且德厚信砥足以達人氣而使不至於鄙倍名分不爭足以達人心而使不至於忌疑而後可與有言也今回未及此而強以仁

義繩墨之言開導於暴人之前者有其美而人惡之也彼
好名而已軋之以名彼好知而已出之以知使之山乎凶
器是蓄之也觀其所出知其所反則回之往殆爲蓄耳苟
人君悅賢惡不肖則與汝同矣汝惡用求異哉汝與之言
徒唯諾而無詔告彼必乘人而鬪其捷辨氣色拂厲而目
熒心成求解免順從之不暇是猶以水救火以火救火則
順始無窮矣彼不以信厚期我而與之言必死於暴人之
前矣昔龍逢比干脩身捐民疑於紂恩故其君擠之亦好
名而已堯禹之於蕃國猶不能化必至於滅之是名實者
聖人不能勝而况若乎端而虛非至虛也勉而一非至一
也驕滿於中發見於外抑人所感求快於心小德猶不成

甲五 莊翼二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况大德乎以之格其君不過外合內不訾而已又何足以
化彼夫以己之言而斬人之善不善以己賤而人貴故也
自道觀之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何分別於其間與天
與人與古爲徒回謂以三者趨變庶乎其可然以此應物
非得一而無心此所以爲太多也外則寓直於古則是政
人以法不以人而易其所知是不謀也謀者甯視人意而
得之則固矣雖亦無罪惡可以及化以其師心而未能無
心
新傳聖人無名所以無爲無智所以無得無爲則物莫不歸
無得則物莫與競常人好名用智所以有爲有得也有爲
則物不相服有得則物必與競故曰名也者相軋也智也

者爭之器也

須溪而目將焚之色將平之兩語極一時流通之狀此時方
恍然失其爲我方遷就求退之不能况暇與之辨口將營
之欲出口而不能但經營吻間正是苦處容將形之雖未
言而依違俯仰固已屈矣心且成之若且放過爲後圖也
皆人情展轉所必至者舊解多失之

筆乘若唯無詔王公句絕詔告也汝唯無告王公則已言則
必且乘人而鬪其捷云云皆指顏子也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爲
之其易與邪易之者暉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
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

甲五 莊翼二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
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
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
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
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惑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
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爲人使易
以僞爲天使難以僞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
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閔者虛室生白
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狗耳目內通而外於心
知鬼神將來舍而况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
戲幾几遽之所行終而况散焉者乎

德向云
不及聖王
爲然也
散符云

性而言揚雄答實戲懷修所志守關天符正言性與天於合也外虛

郭註夫有其心而爲之者誠未易也以有爲爲易未見其宜也若一志者謂去異端而任獨也遺耳目去心意而符氣性之自得此虛以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其心則至道集於懷也未使實自回者未使心齋故有其身也得使未始有回者既得心齋之使則無其身也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者放心自得之場當於實而止也譬之宮商應而無心故曰鳴也夫無心而應者任彼耳不强應也使物自若無門者也付天下之自安無毒者也毒治也不得已者理之必然者也體至一之宅而會乎必然之符也則幾矣理盡

甲五 莊翼二

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於斯也不行則易欲行而不踐地不可能也無爲則易欲爲而不傷性不可得也視聽之所得者粗故易欺也至於自然之報細故難僞也則失真少者不全亦少失真多者不全亦多失得之報未有不當其分者也而欲違天爲僞不亦難乎有翼有知之喻言必有其具乃能其事今無至虛之宅無由有化物之實也夫視有若無虛室者也室虛而純白獨生矣吉祥之所集者至虛至靜也若夫不止於當不會於極此爲以應坐之日而馳驚不息也故外敵未至而內已困矣豈能化物哉夫使耳目閉而自然得者心知之用外矣故將任性直通無往不冥向無幽昧之責而况人間之累乎物無貴賤未有不由心知耳目以自通者

也故世之所謂知者豈欲知而知哉所謂見者豈爲見而見哉若夫知見可以欲爲而得者則欲賢可以得賢爲聖可以得聖乎固不可矣而世不知知之自知因欲爲知以知之不見見之自見因欲爲見以見之不知生之自生又將爲生以生之故見目而求離婁之明見耳而責師曠之聰故心神奔馳於內耳目竭喪於外身處不適則與物不冥矣不冥矣而能合乎人間之變應乎世世之節者未之有也

甲五 莊翼二

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詳道有而爲者古人嘗難之有思必齋有爲必戒故欲神明其德者必齋心焉此仲尼所以告顏子也文子曰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聽止於耳則極於耳之所聞心止於符則極於心之所合而已聽之以氣則無乎不在廣大流通所以用形而非用於形所以待物而非待於物虛而無礙應而不藏故一志所以全氣全氣所以致虛致虛所以集道此心齋之義也
須溪樊者外也不必深也名者無實也雖王公之不聽皆無實也無門無實物皆有毒勿視其毒視其毒未有一門無毒者言人間無深無淺皆可畏也一入其中如過客寓於窮途之逆旅悶然而應無安排也
荆川耳目內通與首楞嚴耳根圓通同意
筆乘爲天使爲人使與未始得使及得使之使相應顏子聞虛爲心齋也而霍然有悟故曰回之不能運動如意者有

我也能運動如意者無我也夫子歎其盡善而又告之曰
女能遊其樊而無動於名意合則言不合則止廣大而無
門澹泊而無毒一處之以不得已焉則幾矣幾者幾於無
我也絕迹以下重發此義不行而絕迹則易行而不踐地
則難爲人使則有我故易僞爲天使則無我故難僞夫知
不以知如人之行不以步鳥之飛不以翼者天使之也此
所謂虛也室虛則白生心虛則道集蓋非有吉祥也而吉
祥莫大焉人之安身栖志釋此無歸矣而猶然不止非坐
馳而何坐馳如言陸沈之類蓋人心自止而橫執以爲不
止是猶之馬伏槽櫪而意騫千里仰拱默山林砥滋其擾
耳夫耳目內通則無聞見外於心知則無思爲如此則可

甲五 莊翼二

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以言虛而鬼神來舍矣况於人乎此所以命萬物之化而
不化於物古聖人所爲服行終身者也

乘涉 公子高將使於齊問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
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怠匹夫猶未可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
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備成事若
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
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膩羹無欲
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水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
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
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
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

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
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
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
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
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
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
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
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
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
乎全

甲五 莊翼二

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郭註王使諸梁甚重者重其使欲有所求也甚敬而不怠者
恐直空報其敬而不肯急應其求也事無小大少有不言
以成爲懼者此仲尼之所曾告諸梁也事不成則有人道
之患者以成爲懼者不成則怒矣此楚王之所不能免也
事成則有陰陽之患者言人患雖去然喜懼戰於胸中固
已結冰炭於五藏矣成敗若任之於彼而莫足以忠心者
唯有德者能之羹無欲清之人者對火而不思涼明其所
饜儉薄也所饜儉薄而內熱飲水者誠憂事之難非美食
之爲也事未成則唯恐不成耳若果不成則恐懼結於內
而刑網羅於外故曰是兩也不可解於心者自然固結不
可解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千人聚不以一人爲主不
亂則散故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此天人之

道必至之宜也若君可逃而親可解則不足戒也故曰是之謂大戒知不可奈何者命也而安之則無哀無樂何易施之有哉故冥然以所遇爲命而不施心於其間泯然與至常爲一而無休戚於其中雖事凡人猶無往而不適而况君親乎事有必至理固常通爲人臣子者任之則事濟事濟而身不存者未之有也又何用心於有身哉若乃信道不篤而悅惡存懷不能與至當俱往而謀生慮死未見能成其事者也交近則必相靡以信者近者得接故以其信驗親相靡服也遠則必忠之以言者遙以言傳意也夫喜怒之言若過其實傳之者宜使兩不失中故未易也凡溢之類也妄言嫌非彼言以傳者妄作也莫者莫然疑之

甲五 莊 卷二 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也傳言者殃言就傳過言似於誕妄受者有疑則傳言者橫以輕重爲罪也引法言以證之言雖聞臨時之過言而勿傳也必稱其常情而要其誠致則近於全也須溪寡不道以權成未有不依於道而能使美滿成就無後悔者也食也執粗糲無欲清自謂服勞攻苦非有求於世雖家人亦然何至內熱飲冰若貪利釐外者與則憂思之爲也說得甚苦切

筆乘葉公之憂在利害然害之極不過死亡而已故夫子以生死決之忠孝人猶能言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則未易言也蓋事心則身忘身忘而哀樂無所錯矣惡能施乎其前哉故卒之曰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

生而惡死悅生惡死卽所謂哀樂者也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須溪云只此一語慷慨明達談笑有餘夫不可奈何非衰颯之謂也其自決如此

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僻獸死不擇音 氣息弗然於是並生心厲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爲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

甲五 莊 卷二 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郭註以巧鬪力者本共好戲欲勝情至潛與害彼則不復循理也以禮飲酒者尊卑有別旅酬有次淇酒淫液則淫流縱橫無所不至也夫煩生於簡事起於微此必至之勢也言者風波也故行之則實喪矣遺風波而不行則實不喪矣事得其實則危可安而蕩可定也夫忿怒之作無他由也常由巧言過實偏僻辭失當譬之野獸蹴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而氣息不理弗然暴怒但生癩疵以對之也夫寬以容物物必歸焉尅核大精則鄙吝心生而不自覺也苟不自覺安能知禍福之所齊詎邪故大人蕩然放物於自得之場不苦人之能不竭人之歡故四海之交可

全也無遷令者傳彼實也無勸成者任其自成也過度益也益則非任實矣美成者任其時化譬之種植不可一朝成也若彼之所惡而勸彊成之則悔敗尋至故曰惡成不及改也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言寄物以爲意任理之必然者中庸之符全矣斯接物之至也當任齊所報之實何爲爲齊作意於其間哉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言直爲致命最易而以喜怒施心故難也

新傳無言者物不能擾而有言者物所以應則不靜矣故曰言者風波也無行則迹所以藏有行則迹所以顯迹顯於外則真亡於內矣故曰行者實喪也夫不靜則至於動真亡則難以安故曰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

甲五 莊第二

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筆乘夫傳兩喜兩怒之言而不敢益者凡以善終之難不得不謹其始耳觀鬪力者始陽卒陰飲酒者始治卒亂則知人之相與始於信卒乎鄙事之在人始於細卒乎大者其必至也夫一言之發激怒於人非風波乎人既激矣將行其怒非實喪乎故忿之設也無自由由巧言偏詞每每過實不擇正理如獸之畏死不擇好音氣息菲然而出則聽者並生厲心而忿從此設矣尅者責人太切核者認真太甚本以望人之美也而人或以不肖之心應之於是而知止焉可也而不知其然則積忿成患將不知其所終矣終即前所謂卒乎鄙卒乎巨者也君命之將率意遷改事之未成勉強以勸此即益美益惡之言故曰過度益也益則傳

者殃能無殆乎美成在久者成人之美必優游深交久乃可入也惡成不及改者一言僨事竝生心厲悔將無及也夫人喜爲溢言者意必存懷而不能虛焉故耳乘物遊心則忘已託不得已則忘物斯則因其命而致之我無心也何必有所作爲以還報哉夫子告葉公或以爲次於顏子而實亦不能外於虛也

顏閭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智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者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爲顯爲滅爲

甲五 莊第二

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崩爲蹶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達之入於無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六愛馬者以筐盛成矢以振盛溺切乃適有蚤虫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也也

邪言天殺須溪云如言天生刻薄人也則惡云殺如降殺之殺也也

也也 邪言天殺須溪云如言天生刻薄人也則惡云殺如降殺之殺也也 邪言天殺須溪云如言天生刻薄人也則惡云殺如降殺之殺也也

郭註夫小人之性引之軌制則憎已縱其無度則亂邦不知民過之由己故罪責於民而不自改也正女身者反覆與會俱所以爲正身也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形不乖迂和而不同也就不欲入就者形順入者還與同也和不欲出和者義濟出者自顯伐也若遂與同則是顛危而不扶持與彼俱亡矣故當模格天地但不立小異耳自顯和之且有含垢之聲濟彼之名彼將惡其勝已安生妖孽故當悶然若晦玄同光塵然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也彼且爲嬰兒七句言不小立圭角以逆其鱗也夫螳螂之怒臂非不美也以當車轍顧非敵耳今知之所無奈何而欲強當其任即螳螂之怒臂也積伐汝

甲五 莊翼二

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之才美以犯人此危殆之道故戒之爲其殺之之怒者恐其因有殺心而遂怒也爲其決之之怒者方使虎自認分之則因用力而怒矣時其饑飽達其怒心知其所以怒而順之也順理則異類生愛逆節則至親交兵此虎之所以媚於養己也矢溺至賤而以寶器盛之愛馬之至也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言雖救其忠而掩馬之不意故驚而至此也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言意至除患率然拊之以至毀碎失其所以愛矣故當世接物逆順之際不可不慎也

呂註就之失在入入則與之同和之失在出出則與之異故爲顛滅崩蹶爲聲名妖孽者以其與之同而不知所以扶

持與之異而不知所以將順故也與之爲嬰兒以至達之入於無疵則雖與之無方不至於危國雖與之有方不至於危身蓋因其性之所有而通之此因機點化之妙如宣王好勇好貨而孟子導以王道是也

評莊彼且爲嬰兒六句應形就而不欲入達之入於無疵應心和而不欲出愛馬者數語此即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之意

補註彼且爲嬰兒一段即法華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即現比丘身而爲說法應以女人身得度者即現女人身而爲說法意拊之不時是言愛馬之甚見有畜畜卒爲搏之出馬不意故致驚怒也虎至暴而順之則馴馬易馴而驚之則

甲五 莊翼二

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暴故與惡人處不可不慎也若不審幾不量力徒欲以有方救其無方則螳螂之怒臂當轍耳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石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漏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粗梨橘柚果蔬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

其天年而中道夭自培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爲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散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爲社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己者詬厲也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而以義舉余之不亦遠乎司馬云液津液也構謂暗出

郭註不在可用之數曰散木可用之木爲文木物莫不若是者物皆以用自傷也幾死乃今得之言數有睥睨己者唯今匠石明之耳爲予大用言積無用乃爲濟生之大用若有用久見伐矣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以戲匠石也弟

甲五 莊翼二

十七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子猶嫌其以爲社自榮不趣取於無用而已匠石謂社自來寄耳非此木求之爲社也以爲不知己者詬厲言此木乃以社爲不知己而見辱病也豈榮之哉本自以無用爲用雖不爲社亦終不近於翦伐之害也所保與眾異者彼以無保爲保而眾以有保爲保也利人長物禁民爲非社之義也夫無用者泊然不爲而羣才自適用者各得其叙而不與焉此無用之所以全也汝以社舉之無緣近也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庇其所藉賴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暗矣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醒呈三

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善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類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爲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不祥也酒曰解謂木枝旋散也病之全一邊者謂之禪傍獨高名即高明大家也適河馬司馬云謂沈人於河祭也如西門豹之解罪羅勉道云古者天子春有解祠見漢郊祀志言解罪羅勉道云古

郭註隱將芘其所藉賴者其枝所蔭可以隱芘千乘也天王不材於百官故百官御其事而明者爲之視聽者爲之聽知

甲五 莊翼二

十八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者爲之謀勇者爲之捍夫何爲哉玄默而已而羣材不失其當則不材乃材之所至賴也故天下樂推而不厭乘萬物而無害也白類亢鼻痔病巫祝解除棄此三者必妙選辭具然後敢用巫祝於此亦知不材者全也夫全生者天下之所謂祥也巫祝以不材爲不祥而弗用也彼乃以不祥全生乃大祥也神人者無心而順物者也故天下之所謂大祥神人不逆呂註前論大木以不材終天年次論荆氏楸柏天於斧斤以材爲之患是以聖人神人之於用致之爲尤深藏之爲尤密故無用而用以之通不材而材爲之使則遊人世間而吉凶與民同患者尤不可不知此

支離疏者願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會撮切子括指天五管在上
兩脾脾為脇挫鍼治解解足以餬口鼓箠播精足以食食十
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
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
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

郭註徵武士則攘臂於其間者恃其無用故不自竄匿也有
大役則不受功者不任作役故也役則不與賜則受之支
離其形者猶能自全如此神人無用於物而物各得自用
歸功名於羣才與物冥而無迹故免人間之害處常美之
實此支離其德也

循本齊與臍臍曰偏者不見其願隱於臍間也肩高於頂頭低

甲五

莊二

十九

金陵叢書
蘇氏校印

而肩高於頂也食撮指天撮徐括切臺笠緇撮之撮會合
其髮而撮撮髻古者髻近項脊曲而頭低故髻指天也管
脰也言五五之脰皆在上也兩脾為脇脊在脾裏故以兩
脾為脇也脾鍼縫衣也治解浣衣也鼓箠播精以箕簸米
也

孔子適楚楚楚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
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
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
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
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水自寇也膏火自煎也
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

用之用也郭郭註如字引退也

郭註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言當順時直前盡乎會通之
宜世之衰盛菴然不足覺故曰何如來不可待往不可追
趣當盡臨時之宜耳有道成焉無道生焉言付之自爾而
理自生成生成非我也豈為治亂易節哉治自求成故遺
成而不敗亂自求生故忘生而不死也方今之時僅免刑
焉言不贖前顧後而盡當今之會冥然與時世為一而後
妙當可全刑名可免也福輕乎羽莫之知載者足能行而
放之手能執而任之聽耳之所聞視目之所見知止其所
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其自用為其自為恣其性內而無
纖芥於分外此無為之至易也無為而性命不全者未之

甲五

莊二

二十

金陵叢書
蘇氏校印

有也性命全而非福者理未聞也故夫福者即向之所謂
全耳非假物也豈有寄鴻毛之重哉率性而動動不過分
天下之至易也舉其自舉載其自載天下之至輕也然知
以無涯傷性心以欲惡蕩真故乃釋此無為之至易而知
彼有為之至難棄夫自舉之至輕而取夫載彼之至重此
世之常患也禍重乎地莫之知避者舉其性內則雖負萬
鈞而不覺其重也外物寄之雖重不盈錙銖有不勝任者
矣為內福也故福至輕為外禍也故禍至重禍重而莫之
知避此世之大迷也夫畫地而使人循之其卒不可掩矣
有其已而臨物與物不冥矣故大人不明我以耀彼而任
彼之自明不德我以臨人而付人之自得故能彌貫萬物

而玄同彼我泯然與天下爲一而內外同福也迷陽猶亡陽也亡陽任獨不蕩於外則吾行全矣天下皆全其吾則凡稱吾者莫不皆全也吾行卻曲無傷吾足者曲成其行各自足矣有用則與彼爲功無用則自全其生夫割肌膚以爲天下者天下之所知也使百姓不失其自全而彼我俱適者俛然不覺妙之在身也

口義天下有道則聖人可以成功天下無道則聖人全生而已方今之時亂世也但以苟免於刑爲幸又何敢他求乎處亂而僅免刑以全生特一羽之福而不知載而有之亂世之禍常至殺身是重於地也而亦不知避之臨人以德取禍之道不若己之畫地而趨言其拘束自苦誠危殆也

甲四 莊翼二

二十一

金陵叢書
顧氏校印

水火桂漆之見伐皆不能自隱求名於世以招禍患者之警

疑獨臨人以德則未能冥乎道畫地而趨則未能滅其跡迷陽言自晦其明無傷吾生全之行卻曲言退身曲全無傷吾可行之足

筆乘吾行卻曲當從碧虛作卻曲卻曲無傷吾足庶與上文相協蓋由傳寫者誤疊吾行二字耳迷陽勉道曰厥也厥生蒙密能迷陽明之路故曰迷陽託興言之也其說甚異存之以廣異聞

管見總論夫處人間世者君臣之分爲大不可不盡然當度可否之宜謹出處之節視古今而無愧超悔吝而獨全斯

爲善矣是以顏子將之衛而夫子備言事君之多患名知之相軋心氣未達譽終毀至弓旌在前刀鋸在後者有之况懷意必之心欲化年壯行獨之君焉保其無悔所以力救止之使衛君知賢者不苟進益堅尊道之心固將自化矣必輕性以資驕志攫暴行邪顏子又陳端虛勉一內直外曲或可自全夫子謂僅免患耳胡可及化化者不言而信使人意消豈在政法繁多以啓物敵乎顏子至此無以進請問其方則是所念既空而天真虛受之時也夫子乘其開悟之機告之以齋使虛心受教無聽以耳而以心無聽以心而以氣遂於言下悟其未始有回心虛而形亦忘則化物也無難矣子高將使齊誨以行事情而忘其身察

甲五 莊翼二

二十一

金陵叢書
顧氏校印

風波而戒實喪顏閔將傳衛誨以就不入而和不出達虎怒而通馬情皆所以明世患之多端外物之難必在高識之士洞燭幾微進退以義可也至於曲轅櫟社以無保爲保商丘異材見不神而神又申言材之爲累而世人弗悟往往恃材求用而不揆分度宜名顯而妒害生利鍾而禍患至雖欲臃腫自全不可得矣故是篇大意在乎外應世而內全真道不離而物自化古之聖賢不得已而有世俗之憤罔不密由斯道遂寓孔顏問答以發明之篇末又引接輿之歌以佐聖賢經世有爲之迹以杜眾人逐物無厭之心結以山木膏火桂漆之忠警世尤切唯其知涉世之難可以處世而無難矣太上云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補註此篇首以孔顏問答繼以子高顏閔之喻其論守身行
義應物審機以處人間世之道備矣而復繼以櫟杜商丘
支離之說者見當世禍亂畢竟不可措手縱使做得好不
如不做爲高耳故末又以接輿之歌結之

筆乘士彰云養生主是出世法人間世是住世法余謂出世
而後能住世老子所謂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也

德充符第五而郭註德充於內應物於外內合信符命
而道其形骸也補註符者外內合信符命
爲外非形所能爲損益非可知矣

魯有兀者王貽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
貽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
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

甲五 莊翼二

二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夫子聖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爲師而况不若丘
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
王貽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
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
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謂
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
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
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爲
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仲尼曰
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取止受命於地唯松
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

眾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
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况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
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
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九軍通爲九軍也登假呂氏音退
言得此道者去留無礙而升於玄遠之
域也列子檢王篇登假字誤同退可證

郭註虛往實歸各自得而足也無形而心成者怪其形殘而
心乃充足也夫心之全也遺身形忘五藏忽然獨往而天
下莫能離也奚假魯國將引天下與從之言神全心具則
體與物冥與物冥者天下之所不能遠矣但一國而已哉
死生之變變之大也彼與變俱故生死不變於彼雖天地
覆墜斯順之也審乎無假者明性命之固當也不與物遷

甲五 莊翼二

二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者任物之自遷也命物之化者以化爲命而無乖迂也守
其宗者不離至當之極也異而肝膽楚越者恬苦之性殊
則美惡之情背也同而萬物皆一者雖所美不同而同有
所美各美其所美則萬物一美也各是其所是則天下一
是也夫因其所異而異之則天下莫不異而浩然大觀者
官天地府萬物知異之不足異故因其所同而同之則天
下莫不皆同又知同之不足有故因其所無而無之則是
非美惡莫不皆無矣夫是我而非彼美己而惡人自中知
以下至於昆蟲莫不皆然此明乎我而不明乎彼者爾
若夫玄通混合之上因天下以明天下天下無曰莫非也
卽明天下之無非無曰彼是也卽明天下之無是無是無

非混而爲一故能乘變任化逆物而不惜也不知耳目之
所宜而游心乎德之和者宜生於不宜者也無美無惡則
無不宜故亡其宜也都亡宜故無不任都任之而不得者
未之有也無不得而不和者亦未聞也故放心於天地之
間蕩然無不當而擴然無不適也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
所喪言體夫極數之妙心故能無物而不同無物而不同
則生死變化無往而非我矣故生爲我時死爲我順時爲
我聚順爲我散聚散雖異而我皆我之則生故我耳未始
有得死亦我也未始有喪夫死生之變猶以爲一既觀其
一則說然無係玄同彼我以生死爲寤寐以形骸爲逆旅
去生如脫屣斷足如遺土吾未見足以纓弗其心也彼爲

甲五 莊翼二

二二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已以其知者嫌王駘未能忘知而自存也得其心以其心
者嫌未能遺心而自得也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者夫得
其常心平往者也嫌其不能平往而與物過常故使物就
之也夫止水之致鑑者非爲止以求鑑也故王駘之聚歛
歛自歸之豈引物使從已哉唯止能止歛止者動而爲之
則不能居歛物之止也唯舜獨也正言特受自然之正氣
者至希也下首則唯爲松柏上首則唯有聖人故凡不正
者皆來求正耳若物皆有青全則無貴於松柏人各自正
則無美於大聖而趣之也幸能正生以正歛生者幸自能
正耳非爲正以正之也將求名而能自要者非能遺名而
無不任也官天地府萬物者冥然無不體也直寓六骸者

所謂逆旅也象耳目者人能耳目亦用耳目非須耳目也
知與變化俱則無往而不冥此知之一者也心與死生順
則無時而非生此心之未嘗死也擇日而登假者以不失
會爲擇耳斯人無擇也任其天行而時動者也故假借之
人由此而最之耳其恬漠故全也故曰彼且何肯以物爲
事

呂註學道者學其所不能學行其所不能行故寓言於王駘
也從仲尼遊者知從其所能行而不知從其所不能行則
雖全魯歸之與王駘猶中分也從其能行者則立其教坐
有議其教不得無言其成不得無形也從其不能行者則
立不教坐不議至而往實而歸仲尼王駘相爲表裏而已

甲五 莊翼二

二二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不以其所能而當君師之任則無用之用與庸亦遠矣孰
爲死生而與之變孰爲覆墜而與之遺乎審乎無假知其
所得者真不與物遷則死生覆墜而不變命化物而已不
化守其宗本不離也人唯不能自其同者視之則耳目不
內通能自其同者視之則耳目不知其所宜故物視其所
同不見其所喪也常季謂駘懷內聖之道則爲己而已以
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而推爲君師
邪唯止能止歛止此人所以從之求鑑也夫木莫不受命
於地唯松柏獨全人莫不受命於天唯舜也獨正則舜豈
不以正生爲幸而正歛生哉今夫士之以勇自名者猶能
雄入九軍而况官天地府萬物死生不得與之變者非求

名自要之比也彼日擇日而登假其去來容與如此人安得不從而最之

須溪遺外也雖天地覆墜亦且與之相爲子立無假無所待也坐視萬物之變獨與先天地者俱所謂宗也生天地者也

疑獨以無形司有形曰官天地以無物藏萬物曰府萬物寓六骸者寄而無畜象耳目者存而不用一知而不爲物貳心存而不與形偕制命在內而不在外所以能擇日而登假也

通義彼爲己言其學非爲人而人乃尊之何也以其知得其心言其反觀而得見其天君也以其心得其常心者言其

甲五 莊翼二

二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初以天德良知得見此心時如游子歸家既到家乃知是固有之業也此只言其爲己何與於人而人乃尊之如此於此亦見常季之所造矣

副墨正如各正性命之正正生卽正性也正性卽守宗也守宗卽保始也夫保始之徵如人養勇一以無懼爲主而不動心故以一士而雄入於九軍况守宗正性之人能保其未始有始之始者其徵也將不能一生死而命物化乎哉官天地府萬物寓六骸象耳目言我與天地萬物同一根宗散則爲萬聚則爲一直寄寓此於六骸之中而以耳目爲象耳人唯執象失心安起知識故心生於物而死於物今一其知之所知則心固未嘗死也而死生何足以懼之

昔劉歆學道有神人謂之曰君心力精猛必破死生學者知死生事大猛著精采奮然勦破如勇夫有不懼之實便可雄人死生縱橫無礙此出離生死學問莊生等閒於此發出當時西竺之經未至而佛法已在中國孰謂佛者夷狄之一法哉

筆乘受命於地至唯舜獨也正文句不齊似有脫畧張君房校本作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正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堯舜獨也正在萬物之首補亡七字因郭註有下首唯松柏上首唯聖人故也今以松柏獨也在舜獨也正爲句亦自文順而義全矣

甲五 莊翼二

二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見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歟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眾矣我佛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

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賦切子六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稱中言

之所謂乃必中之地也故曰中地子無乃稱言我已知子不必更言也

郭註我出子止羞與別者並行也其明日又質而問之欲使必不竝已也子齊執政者常以執政自多故直云子齊執政便謂足以明其不遜也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言此論德之處非計位也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笑其矜說在位欲處物先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言其事明師而鄙吝之心猶未去乃真過也若是形殘也言不自顧省而欲輕蔑在位與有德者竝計子之德故不足以補形殘

甲五 莊翼二

二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之過多自陳其過狀以己爲不當亡者歎也默然知過自以爲應死者少也羿古之善射者弓矢所及爲轂中夫利害相攻則天下皆羿也自不遺身忘知與物同波者皆游於羿之轂中耳雖張毅之出單豹之處猶未免於中地則中與不中唯在命耳而區區者各有其所遇而不知命之自爾故免乎弓矢之害者自以爲巧欣然多已及至不免則自恨其謬而志傷神辱斯未能達命之情者也夫我之生也非我之所生也則一生之內百年之中其坐起行止動靜趣舍性情知能與凡所有者凡所無者凡所爲者凡所遇者皆非我也理自爾耳而橫生休戚乎其中斯又逆自然而失者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皆不知命而

有斯笑也怫然而怒者見其不知命而怒斯又未知命也廢然而反者見至人之知命遺形故廢向者之怒而復常也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者言不知先生洗我以善道故耶我爲能自反耶斯自忘形而遺累也十九年而未嘗知吾兀者忘形故也形骸外矣其德內也今子與我德游耳非與我相交而索我外好豈不過哉子無乃稱者已悟則厭其多言也

管見申徒安命而忘兀德充於內者無戚於外也子產矜位而鄙兀心狗乎外者不明乎內也不當亡者歎不當存者寡此蓋申徒論足之存亡言人之處兀知已過而安之者少然有幸不幸一歸之於命耳則知申徒之兀出於非罪

甲五 莊翼二

三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者也遊羿轂中莫非中地設有不中幸免耳人處世間莫非憂患苟得免患亦幸耳而人因其幸笑吾之不幸我猶有怒未忘已也廢然而反己亦妄矣不知先生洗我以善邪吾之自悟邪則彼已俱忘物我交化何喜怒哀之可動形骸之可索哉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

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實賓以學子爲彼且斲以詎尺叔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己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郭註踵頰也人之生也理自生矣直莫之爲而任其自生斯重其身而知務者也若乃忘其自生謹而矜之斯輕用其身而不知務也故五藏相攻於內而手足殘傷於外也猶有尊足者存言則一足未足以虧其德明夫形骸者逆旅也去其矜謹任其自生斯務全也夫天不爲覆故能常覆地不爲載故能常載使天地而爲覆載則有時而息矣使舟能沈而爲人浮則有時而沒矣故物爲焉則未足以終

曰五

莊第二

三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其生也安知夫子之猶若是者責其不謹不及天地也無趾出聞所聞而出全其無爲也彼何實賓以學子爲者怪其方復學於老聃也夫無心者人學亦學然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其弊也遂至乎爲人之所爲矣夫師人以自得者率其常然者也舍己效人而逐物於外者求乎非常之名者也夫非常之名乃常之所生也故學者非爲幻怪也幻怪之生必由於學禮者非爲華薄也而華薄之與必由於禮斯必然之理至人之所無奈何故以爲己之桎梏也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欲以直理冥之冀其無迹也天刑之安可解者仲尼非不冥也顧自然之理行則影從言則嚮隨夫順物

則名迹斯立而順物者非爲名也非爲名則至矣而終不免乎名則孰能解之哉故名者影嚮也影嚮者形聲之桎梏也明斯理也則名迹可遺而性命可全矣

副墨叔山無趾知有尊足者存故求以全之尊足者全則視乘其足猶乘土耳夫子却說他務學以補前行之惡不知此一等人全不在善惡上起念顧非束於教者所易知也故無趾與老聃私議之曰夫子於至人其未耶何實賓恭敬以學於子爲也彼且汲汲焉求以善名聞於世而不知至人方以是爲己以桎梏蓋至人無己聖人無名如手足本無桎梏其有桎梏者自爲異見以縛之耳欲解其桎梏必反其異見而還之於一以死生爲一條以不可爲一

甲五

莊第二

三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貫然後可耳以死生爲一條者未始有生孰名爲死以不可爲一貫者本來無是何者爲非如是則善惡皆爲幻法分別悉是詭名爲人解粘去縛莫要於此但天刑之人懸而不解者耳天刑如言天罰之使然甚絕之之詞也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宅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爲妻甯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駘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駘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

宰而寡人傳國焉閔門然而後應汜注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恤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狔子食則於其死毋者少焉胸拜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襲切色治資刑者之履無為愛之皆無其本矣為天子之諸御不瓜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為爾而况全德之人乎今哀駘生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已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余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

甲五 莊翼二

三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音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卻厥而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李云其良醜

郭註惡醜也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者明物不由權勢而往也無聚祿望人之腹者明非求食而往也又以惡駭天下者明不以形美故往也和而不唱者非招而致之也

知不出乎四域者不役思於分外地雖雄合乎前者才全者與物無害故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而為萬物之靈也閔然而後應者寵辱不足以驚其神也汜而若辭者人辭亦辭也狔子食於其死母者食乳也夫生者以才德為類死而才德去矣故生者以失類而走也故含德之厚比於赤子無往而不為之赤子也則天下莫之害斯得類而明已故也情苟類焉則雖形不與同而物無害心類苟亡則雖形同母子而不足以固其志矣使其形者才德是也襲者武所資也戰死則無武襲將安施所愛履者為足故耳刑者之履何為愛之無其本者襲履以足武為本也不翦不穿全其形也不得復使恐傷其形也探擇嬪御及

甲五 莊翼二

三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燕爾新婚本以形好為意者也故形之全也無以降至尊之情回貞女之操也德全而物愛之宜矣死生存亡以至飢渴寒暑其理故當不可逃也故人之生也非誤生也生之所有非妄有也天地雖大萬物雖多然吾之所遇適在於是則雖天地神明國家聖賢絕力至知而非能違也故凡所不遇弗能遇也其所遇弗能不遇也其所弗為弗能為也其所為弗能不為也付之而自當矣命行事變不舍晝夜推之不去留之不停故才全者隨所遇而任之也夫始非知之所規而故非情之所留是以知命之必行事之必變者豈於終規始在新戀故說雖有至知而非能規也逝者之往吾奈之何說苟知性命之固當則雖死生窮達

千變萬化淡然自若而和理在身矣故曰不足滑和靈府者精神之宅也至足者不以憂患驚神故曰不可入於靈府和性不滑靈府問豫則雖涉乎至變不失其兌然也故曰和豫通而不失於兌日夜無卻者泯然常任之也與物爲春者羣生之所賴也接而生時於心者順四時而俱化也天下之平莫盛於停水無情至平故天下取正焉故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者內保其明外無情爲玄鑒洞照與物無私故能全其平而行其法也事得以成物得以和謂之德也無事不成無物不和此德之不形也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甲五 莊翼二

三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循本禮記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故曰娶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日夜無卻言死生貧富雖日夜相代乎前吾使之無罅隙可人視之如一而混然與物爲春如年有四時不見其夏秋冬但見其爲春耳此見日與物接而生時於吾心者也因春字故下生時字言時不生於陰陽之氣而生於吾心也

管見雌雄之義或以爲禽獸者本於列子雌雄在前孽尾成章之說竊考經意丈夫與之處思而不能去與婦人願爲妾之語則雌雄合乎前言丈夫婦人歸之者眾也戰而死

者不以矜范無隱從髮絕句髮者飾武之具形似方扇以木爲之衣以白布畫以雲氣夾車兩邊所以自衛也考禮記檀弓篇周人置髮明堂位云周之璧髮鄭氏註天子八髮皆戴璧垂羽諸侯六髮皆戴圭大夫四髮士二髮皆戴綏據此則古者喪禮通用髮非特爲飾武設竊原南華本意謂先聖制禮使人養生送死而無憾周以棺衾飾以柳髮貴賤隆殺各當其宜所以慎終也若戰而死則非正命故其葬也不以髮形且不得全歸何望儀物之備哉亦猶別者之不愛其屨也此章從上文狔子食於死母起喻至此又疊喻以結之不過形容德充於內者無假於外德餒於中者外飾無益也

甲五 莊翼二

三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筆乘望如月望之望圓足飽滿之義和而不倡不見其能首事也知不出乎四域不見其有遠畧也祿位才貌舉皆無之而致雌雄交歸焉非使物保而物自保之也是何人也

疑其所以動人者何在狔子之喻言形不足愛而使其形者可愛也母愛以使其形者爲本戰以武爲本行以足爲本哀駘宅所以存而見任去而見思者有本故耳才即孟子降才之才才未全者率喜於自衒才全則德內足矣奚形之有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雖其變若彼然求其所以爲之者而不得故謂之命也苟知其始所以爲之者則獨何能無槩然今其變離日夜遞遷了無停息而其所始即智者莫能求之所謂未始有始者也知其未始有始而又何至滑吾之太和於吾之靈府也耶兌如老子塞其兌之兌和豫通而不失於兌與物爲春而日夜無隙即所謂不形者也如此雖日接萬變皆動而

不失其時矣水停而平則萬物準之平則內能自保停則外不搖蕩水之平猶德之和也是和也修之己而成故曰成和之修物不能離又解不形之意卽一而不分死生無變之謂也

闕肢支離無脈說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豆肩肩大大癩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故聖人有所遊而知智為華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斷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

甲五 莊二

三十七

金陵書畫社印

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警教乎大哉獨成其天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形形不全之貌而無城城門也支支離也也更醜也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者其德長於順物忘其醜

長於逆物忘其好也生則愛之死則棄之故德者世之所不忘也形者理之所不存也故夫忘形者非忘也不忘形而忘德者乃誠忘也聖人遊於自得之場放之而無不至者才德全也知為華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此四者自然相生其理已具故聖人無所用其已也天鬻也者天食也言自然而稟之也既稟之自然其理已足則雖沈思以免難或明戒以避禍物無妄然皆天地之會至理之趣必自思之非我思也必自不思非我不思也或思而免之或思而不免或不思而免之或不思而不免凡此皆非我也又奚為哉任之而自至也

甲五 莊二

三十八

金陵書畫社印

人之情者掘若槁木之枝也羣於人者類聚羣分自然之道也是非不得於身者無情故浩然無不任無不任者有情之所未能也故形貌若人而獨成其天也道與之貌天與之形者言人之生也非情之所生也生之所知豈情之所知哉故有情於為離曠而非能也然離曠以無情而聰明矣有情於為賢聖而非能也然賢聖以無情而賢聖矣豈直賢聖絕遠而離曠難慕哉雖下愚聾聵及鷄鳴犬吠苟有情於為之亦終不能也不問遠之與近雖去已一分孔顏之際終莫之得也是以觀之萬物反取諸身耳目不能以易任成功手足不能以代司致業故嬰兒之始生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向明不以足操物不以手求行豈百骸無定司形貌無素主而專由情以制之哉既謂之人惡

得無情者未解形貌之非情也是非吾所謂情者以是非
爲情則無是非無好無惡者雖無形貌直是人耳情將
安寄無情者之人不以好惡傷其身言任常而直前者非
情也常因自然而不益生者止於當也不益生何以有其
身者未明生之自生理之自足也莊子又謂生理已自足
於形貌之中但任之則身存好惡之情非所以益生祇足
以傷身以其生之有分也夫神不休於性分之內則外矣
精不止於自生之極則勞矣故行則倚樹而吟坐則據梧
而眠言有情者之自困也天選子形以堅白鳴言凡子所
爲外神勞精倚樹據梧且吟且睡此世之所謂情也而云
天選明夫情者非情之所生而况他哉故雖萬物萬形云

甲五 莊翼二

三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爲趣舍皆在無情中來又何用情於其間哉

呂註無厭大癩以德長而見美於二君形有所忘也人不知
存其神是所忘役於視聽思慮是所不忘不忘其所忘而
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非特形有所忘而已誠忘則聖人
之所遊物不得遯而皆存者也若然者以知爲孽孽非本
幹也以約爲膠所以約散也以德爲接所以續異體以工
爲商非所以爲器也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斷惡用膠無喪
惡用得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選也故無待於外有人之形
無入之情以其所遊在誠忘故也羣於人則遊乎世俗是
非不得於身則體乎天均得其小者屬於人大者屬於天
也貌則動作威儀無非道形則六骸九竅天而生所以爲

人者足矣奚爲疑其不可以無情乎惠子直謂無情若木
石不可以爲人莊子謂吾所謂情是非不得於身也吾所
謂無情不以好惡內傷其身也若是則足以有其身何必
益生哉惠子不知即動而靜乃據梧以求靜唯不知此即
是不得其所爲使形爲天之所選而以堅白鳴也

碧虛聖人遊於忘形忘德之外雖日用德而不自矜故膠孽
等事無由萌兆不謀利害何用知不斷情性何用膠無喪
於物何用德不殖貨財何用商已上四事皆天然而養者
也蛄蟻轉丸蜘蛛結網不謀之知也雲龍風虎松柏女蘿
不斷之膠也禽獸林藪魚鼈江湖無喪之德也物物自利
各各營生不貨之商也此乃天之所養故曰天食有形無

甲五 莊翼二

四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情望之似木雞矣一尺之而容貌不同者道與之也六尺
之體空窳無殊者天與之也皆非情之所有天任子之形
者豈有情哉嗜醜而自生耳今子有人之形與眾無別而
強以堅白同異之辯鳴噪於眾人之前面自謂賢者矜躍
治之金何得不怪哉

循木其脰肩脰項也肩肩細長之貌言悅無厭而視全人
反覺其項細長醜不足觀也周禮梓人云數目頰脰註長
脰貌蓋肩與頰同槁梧即今所謂枯槁也槁類不一惟枯
槁中琴瑟故名琴瑟爲槁梧

副墨三子醜惡能使齊衛之君悅之而視全人之不如蓋愛
其德自忘其形也用是知形有所短德有所長所短者能

使人忘之而在己若忘則必有惡駭之嫌所長者能使人
不忘而在己若不忘則必有矜伐之病能不忘其所忘而
忘其所不忘是誠忘也因就忘之一字翻出自己學問而
以聖人證之聖人者誠忘其所不忘者也其心有所遊也
以知識爲孽子而不親以誓約爲膠固而不用以德惠爲
應接而不貴以技能爲行貨而不居何也聖人何思何慮
惡用知未離未斷惡用膠本無所失也惡有於得深藏不
售也惡用夫商蓋有用人也無所用則游以天矣故謂之
天譴天譴則聖人食於天矣而惡用人爲故具人之形其
形雖小而無是非之情其天則大也道與之貌天與之形
者形色象貌自未始有始中來皆道與之道與之即天與

甲五 莊子二

四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之也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是欲其如槁木死灰而
後爲無情也故莊子曰非吾所謂無情也謂不以好惡內
傷其身常因其生之自然而不益之之謂也老子曰益生
曰祥莊文本此惠子猶不寤而曰不益生何以有身不知
生不必益也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生理本足於木足中不
能因其自然橫起好惡逐妄迷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今
子之精神非道與之天與之乎乃外其精勞其神倚樹據
梧而唵而眠是天選子形本無不足却乃不能因之徒以
其白之說曉曉然立是非同異於天下祇爲情之所累而
已觀惠子與莊子所論於簡事全未分曉不知莊子何以
與之爲友

管見總論物得以生之謂德乃天賦粹矣所以成形尊生由
是而充之性與天道可得而聞也夫德本乎天而充之在
人可不自愛重乎物之符契特應感小節以印德充之驗
其成功大業則有相天地贊化育者焉故王駘足以起敬
於夫子將欲引天下而從之則其修爲必有大過人者且
不教不議而學者虛往實歸自非以心契心而死者無變
命物守宗而化由已出其能至是乎視所一遺所喪以見
得道者忘形唯止能止厭止明夫以虛而來鑑凡此皆所
以充之道也德充而爲物所歸猶松柏之於眾木堯舜
之於百姓豈特以正生爲幸幸在能正眾生而一己之死
生禍福非所芥蒂故擇日登假去留在我何肯以物爲事

甲五 莊子二

四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哉申徒無取兀之過而招兀視兀猶全也子產以執政之
貴而傲兀雖貴猶賤也無趾而尊足所存有重於足者天
刑之不可解則一安之命而與全人無異矣哀駘宅之雖
雄合乎前使哀公忘其惡而願授國此非愛其形愛使其
形者也故泰和內運疵厲外消德與日新道通神化事成
而不以功自處無往而不爲物所歸矣哀公以仲尼爲德
友德尊而位可忘也靈公視無脈爲全人德尊而形可忘
也聖人所游與物無際譬乎大哉獨成其天是能忘人之
所不忘而粹美所歸有不得而辭者惠子厚於才而薄於
德遂問好惡之情答以性命之情所以深救其失使道貌
天形不傷於好惡有形無情常因乎自然至是則德充物

符彼已兩盡是非好惡化於忘言何在乎外神勞精而以
堅白鳴哉取殘兀厲惡之人以標論本蓋所以爲尙形骸
外德性者之戒云

大宗師第六 富其師所宗而師者無心也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
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
年而不中道天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忠夫知有所待而後
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
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
寡不雄成不藝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
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格於道也若

甲五 莊翼二

四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此

郭註知天人之所爲者皆自然也則內放其身而外冥於物
與眾玄同仁之而無不至也天者自然之謂也夫爲爲者
不能爲而爲自爲耳爲知者不能知而知自知耳自知耳
不知也不知也則知出於不知矣自爲耳不爲也不爲也
則爲出於不爲矣爲出於不爲故以不爲爲主知出於不
知故以不知爲宗是故真人遺知而知不爲而爲自然而
生坐忘而得故知稱絕而爲名去也人之生也形雖七尺
而五常必具故雖區區之身乃舉天地以奉之故天地萬
物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無也一物不具則生者無由
得生一理不至則天年無緣得終然身之所有者如或不

知也理之所存者爲或不爲也故知之所知者寡而身之

所有者眾爲之所爲者少而理之所存者博在上者莫能
器之而求其備焉人之所知不必同而所爲不敢異異則
僞成而眞喪矣或好知不倦以困其百體所好不過一技
而舉根俱弊斯以其所知而害其所不知也若夫知之盛
者知人之所爲有分放任而不強也知人之所知有極故
用而不蕩也故所知不以無涯自困則一體之中知與不
知開相與會而俱全矣斯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也有患
者言知雖盛未若遺知任天之無患也夫知者未能無可
無不可故必有待也若乃任天而生則遇物而當矣所待
未定言有待則無定也吾生有涯天也必欲益之人也然

甲五 莊翼二

四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此人之所謂耳物無非天也天也者自然也人皆自然則
治亂成敗遇與不遇非人爲也皆自然耳有真人而後天
下之知皆得其真而不可亂也不逆寡則所順者眾不雄
成則不恃其成而處物先不藝士則縱心直前而羣士自
合非謀藝以致之直自全當而無過耳非以得失經心也
若然者理固自全非畏死也故真人陸行而非避濡也遠
火而非逃熱也無過而非措當也故雖不以熱爲熱而未
嘗赴火不以濡爲濡未嘗蹈水不以死爲死未嘗喪生故
夫生者豈生之而生哉成者豈成之而成哉故任之而無
不至者真人也豈有槩意於所遇哉言夫知之登至於道
者若此之遠也

呂註知天之所為則知吾之所自生者天也莫之為而人無與焉知之所不能知也知之所能知者人之所為則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言以知養生非以生隨知所以能盡年而不中天也世所謂知之盛者無過於此然不免有患蓋所謂知天知人必待知而後當知非道之真而待以為當所待固未定也則安知吾向之所謂天者非人乎所謂人者非天乎唯真人有真知則以不知知之而無所待也天下是非不一則從眾而已從眾則不免於逆寡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剛則不免於雄成也詢謀僉同則不免於甚士也此皆聖人應世之迹而非其真真人者體純素而無我則雖過也不得不過何悔之有雖當也不得不當何自

甲五 莊翼二

四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得之有若然則登高我所為也將誰慄水火亦我所為也將誰濡且熟知固非道而真人真知能登假於道也若此新傳天人皆道而盡道者能知天人之所為知天人之所為者以不知知之也以不知知天則達於無為之妙理以不知知人則盡於有為之極致此即老子無欲觀妙有欲觀微之說也至此不可謂非知之盛矣而猶有患者知天人之二不知其一也達觀者知天人大同渾然無別則所謂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矣故曰庸詎知天之非人乎人之非天乎有真人而後有真知真知者不知也乃能持其順以待少守其雌而若缺不謀不致而士自來合故曰不逆寡不雄成不羣士真人如此安有於過歟一或有過則不

以得失介於心不介於心則無心於物也無心於物則與物不迂而物亦不傷之矣此非真人之有異乎人蓋由以真知而入道故也故曰知之登假於道也若此
管見寡謂貧約之時成謂盛大之時處約當以順逆則害生處盛當以謙雄則禍至暮士以事釋之義長即云不思慮不豫謀是也若然者應酬接物之間過於事情蓋適然耳何悔之有當於事情亦適然耳何自得之有譬夫飄瓦虛舟無心迕物故物亦不忌之以是而登高何者為慄以是而入水火何者為濡與熱哉因知而升至於道猶若此况忘知而頓悟者乎

甲四 莊翼二

四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眾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嗑也言若哇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脩然而往脩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郭註寢不夢無意想也覺無憂遇即安也食不甘理當食耳真人之息以踵乃在根本中來噓言若哇氣不平暢也深根密極然後反一無欲故嗜欲深者天機淺也不知悅生惡死者與化為體不訢不距者泰然而任之也脩然往來者寄之至理故往來而不難也終始變化皆忘之矣豈直逆忘其生而猶復探求死意邪受而喜者不問所受者何

物遇之而無不適也忘而復者復之不由於識乃至也夫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之感人無窮
人之逐物無節則天理滅矣真人知用心則背道助天則
傷生故不爲也

呂註無思慮則寢不夢無嗜欲則食不甘然後其息深深而
以踵矣踵者氣之元息之所自起身以足爲踵息以所自
起爲踵皆以其至下言之深之又深則至於無息矣取人
失守而屈服者其噤言若哇哇求息以踵可得乎其天機淺
物觸則發也其息以踵則去物遠矣知生而悅死而惡出
而訴入而距以棄其所謂憊然者則是以心捐道愛生而
求其生之所始畏死而求其死之所終不能喜而受之忘

甲五 莊翼二

四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而復之味於自然而益生於是以人助天也

疑獨心無思者魂閑而不遊乎物其寢所以無夢形無爲者
神閑而不役於物其覺所以無憂味無味者味味而不味
於味其食所以不甘

循本息之深者如藏於足息之淺者如出於喉其實氣海爲
息之根蒂天機者天然之氣機卽息也嗜欲深則息淺矣
如屈服者嗜欲深也噤言若哇者天機淺也

筆乘出世爲出卽生也來也始與受也返造化爲入卽死也
往也終與復也知其始之未始有始也則不忘其所始矣
知其終之未始有終也則不求其所終矣如此則可以出
入造化遊戲死生而奚悅與惡之有心捐道者心一有所

雙卽捐道矣道無生死而人有二心非棄道而何人助天
者卽老子挾其所居厭其所生求益於有生之外者也而
真人不然則知怖死生求出離猶爲第二義也

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顙反去軌凄然似秋煖喧然似春
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
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故樂各通物非聖人
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已
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借務光伯夷叔齊箕子
胥餘紀他茫中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
者也循本孤不借古賢比干務光黃帝時人每子載其負石沈
河

甲五 莊翼二

四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郭註所居而安爲志寂者雖行而無傷於靜也頽大朴之貌
似秋殺物非爲威也似春生物非爲仁也喜怒通四時言
體道合變者與寒暑同其溫嚴而未嘗有心也然有溫嚴
之貌生殺之節故寄名於喜怒耳與物宜者言無心於物
故不奪物宜無物不宜故莫知其極也其用兵也因人心
之所欲亡而亡之故不失人心也夫白日登天六合俱照
非愛人而照之也故聖人之在天下煖然若陽春之自和
故蒙澤者不謝凄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凋落者不怨夫聖
人無樂也直莫之塞而物自通耳無親也任理而物自存
耳天時者未若忘時而自合之賢也不能一是非之塗而
就利違害則傷德累當矣善爲士者遺名而自得故名當

其實而福應其身自失其性而矯以從物受役多矣安能
役人若狐不借務光之徒斯皆舍己徇人殉彼傷我者也
呂註其心志者志於道也容寂則神凝不動顛類則反朴無
態凄然似秋非有所惡煖然似春非有所愛喜怒哀通四時
則同乎天和所以與物宜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吾無心於
惡之也澤萬世不爲愛吾無心於愛之也其於物也因其
自通其於仁也天下兼忘其於時也行藏在我困而不失
其所守者君子所守異乎凡民者士也忘高深遺死生者
役人也故自聖人仁賢以至役人雖尊卑貴賤之不同要
皆有所謂真然後足以充其名若狐不借務光之徒皆役
人之役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唯無所爲而爲之乃所以自

甲五 莊 卷二

四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適其適也

筆乘志字趙氏正爲忘字與容寂義協其論似當吉甫解役
人蓋本胥靡登高不懼遺死生也意則妙矣然以下文役
人之役語觀之尤覺子玄爲覈

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
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
濔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警乎其未
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悅乎其忘其言也以刑爲體以禮
爲翼以知爲時以德爲循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爲
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爲循
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

郭註義而不朋與物同宜而非朋黨也冲虛無餘若不足也
下之而無不上若不足而不承也觚而不堅常遊於獨而
非固守也虛而不華曠然無懷乃至於實也邴邴似喜至
人無喜暢然和適故似喜也崔乎不得已者動靜行止常
居必然之極也濔乎進者不以物傷己也與乎止者無所
趨也厲乎其似世者至人無厲與世同行故若厲也警乎未
可制者高放而自得也連乎其似好閉者綿邈深遠莫見其
門也悅乎忘言者不識不知而天機自發也刑者治之體
而非我爲禮者世之自行而非我制知者時之動而非我
唱德者彼所循而非我作以刑爲體者任治之自毅雖毅
而寬也以禮爲翼者順時之所行故無不行也夫高下相

甲五 莊 卷二

五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受不可逆之流也小大相羣不得已之勢也曠然無情羣
知之府也承百流之會居師人之極者奚爲哉任時世之
知委必然之事付之天下而已丘者所以本也以性言之
則性之本也夫物各有足足於本也付羣德之自循斯與
有足者至於本也本至而理盡矣凡此皆自彼而成成之
不在己則雖處萬機之極而常閒暇自適忽然不覺事之
經身恍然不識言之在口而人之大迷真謂至人之爲勤
行者也

詳道其狀義而不朋不可得而親疏若不足而不承不可得
而貴賤觚而不堅行雖不圓而非固守虛而不華文雖弗
實而非滅質邴乎其似喜暢然自適也崔乎不得已迫而

後應也。滯乎進我色，齋精於內，發神於外也。與乎止我德，利用於外，不蕩於內也。厲乎警乎，連乎三者，至爲去爲也。俛乎其言，至言去言也。眞人之道，至於去爲去言者，以刑禮知德爲本而已矣。經中多以山喻道，丘喻德，貌姑射之山，隱存之丘，與具茨之山，崑崙之丘，是也。眞人之道，用之不勤，而人眞以爲勤行者，是觀萬物之取而疑天地雕斲之勞也。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一也一，其一也一，其一也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眞人，死生命也。其有夜且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况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

甲五 莊第二

五十一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况其眞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向吁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余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郭註：常無心而順彼，故好與不好，所善所惡，與彼無二也。其一也，天徒也，其不一也，人徒也。夫眞人同天，人均彼我，不以其一異乎？不一無有不一者，天也。彼彼而我我者，人也。眞人同天，人齊萬致，萬致不相非，天人不相勝，故曠然無不一。冥然無不任，而玄同彼我也。其有夜且之常，天之道也。故知死生者，命之極，非妄然也。若夜且耳奚所係哉？眞人在晝得晝，在夜得夜，以死生爲晝夜，豈有所不得乎？人之有所不得而憂慮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卓者獨化之

謂也。夫相因之功，莫若獨化之至也。人之所因者，天也。天之所生者，獨化也。人皆以天爲父，故晝夜寒暑，猶安之而不敢惡。况卓爾獨化，至於玄冥之竟，又安得而不任之哉？眞者不假於物而自然也。夫自然之不可違，豈直君命而已哉？故證以涸魚之喻，與其不足而相愛，豈若有餘而相忘？夫非譽皆生於不足，至足者忘善惡，遺死生與變化，爲一曠然，無不適矣。又安知堯桀之所在邪？

呂註：夫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異，故其好之者美，與善也。而美善出於此不好之者惡，與不善而惡與不善亦出於此。則好與不好一也，猶水之湛然者，其不一猶水之波流亦水而已。知此則非獨止而後止也。然有一有不一者

甲五 莊第二

五十一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其一與天爲徒，退藏於密也。其不一與人爲徒，吉凶與民同患也。莫之致而致者，命莫之爲而爲者，天則人之有所不得與此物之情也。吾何爲哀樂於其間哉？以天爲吾之所自生，身猶愛之，况生之所自生，其爲父也。卓矣，獨不愛之乎？苟惟知其卓者而愛之，則生無足忻明矣。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身猶死之，而况其眞乎？苟知其眞者而聽之，則死無足距明矣。性命之源，涸處乎人，僞之陸而向濡以仁義之濕沫，不若相忘於道術之江湖，而不知死生聚散也。蓋悅生惡死者，情無死無生者，道譽堯非桀亦情而已。知兩忘非譽而化其道，則所以忘死生者，未始不同也。新傳：眞人無心，其好惡所以一也。眞人抱二不一，所以同也。

無心而一則任自然故曰與天爲徒也抱一而同則或使然故曰與人爲徒也毀譽者世情之變聖人雖爲之應而心實無有若夫遺世情而特以兼忘爲是則何以與人爲徒哉此莊子之所非而世之愚儒反以非莊子也

副墨到此方發出所以不悅生惡死之故好卽悅也不好卽惡也所以不悅不惡者知其一故也一卽天也知其一則不以人助天不以心捐道所謂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者知此而已情實也死生有命如天有夜旦之常非人力可得而與此物之實理所謂卓與真者也人之不能離此道猶魚之不能離水苟離於此則一者不一而是非毀譽勞然以生矣孰若兩忘而化於道者之爲得乎此便是其一

甲五 莊翼二

五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者一其不一者一不惟是非毀譽當付之兩忘至於死生大變亦兩忘之而毫不以人力與焉蓋死生雖不一而其一者未嘗不一也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遜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遜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遜而皆存善夭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况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郭註夫形生老死皆我也故形爲我載生爲我勞老爲我佚

死爲我息四者雖變未始非我我奚惜哉死與生皆命也無善則已有善則生不獨善也故若以吾生爲善乎則吾死亦善也方言生死變化之不可逃故先舉無逃之極然後明之以必變之符將任化而無係也夫無力之力莫大於變化者也故乃揭天地以趨新負山嶽以舍故故不暫停忽已涉新則天地萬物無時而不移也世皆新矣而自以爲故舟山日易而視之若前今交一臂而失之在冥中去矣故向者之我非復今我也我與今俱往豈常守故哉而世莫之覺謂今之所遇可係而在豈不昧哉不知與化爲體而思藏之使不化則雖至深至固各得其所宜而無以禁其日變也故夫藏而有之者不能止其遜也無藏而

甲五 莊翼二

五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任化者變不能變也無所藏而都任之則與物無不冥與化無不一故無內外無死生體天地合變化索所遜而不得矣此乃常物之大情非一曲之小意也人形乃是萬化之一遇耳無極之中所遇者皆若人也豈特人形可喜而餘物無樂邪本非人而化爲人化爲人失於故矣失故而喜喜所遇也變化無窮何所不遇所遇而樂樂豈有極乎夫聖人遊於變化之途放於日新之流萬物萬化亦與之萬化化者無極亦與之無極誰得遜之哉夫於生爲亡而於死爲存於死爲存則何時而非存哉夫自均於百年之內不善少而否老未能體變化齊死生也然其平粹猶足以師人也况玄同萬物而與化爲體其爲天下之所宗也

不亦宜乎

呂註大塊之於我固無情也苟爲善吾生則善吾死必矣吾何悅惡哉物無大小心存則存心亡則亡苟爲非道未有存而不去者故藏舟藏山於壑澤可謂固矣吾心一遺則忽然失之夜半玄極之時有物於此從而藏之玄極之處非有力者能若是乎夫藏小大得宜而猶有所避以有涯之生藏無窮之宇宙而欲其無遞豈常物之情哉天下者萬物之所一得所一而藏於所一則彼有力者雖欲負之而走將安之哉非真知不足以與此

肇論莊生之所以藏舟神尼之所以逝川斯皆感往者之難留也何者人則謂少壯同體百齡一質徒知年往不覺形

甲五 莊 卷二

五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隨是以梵志出家曰首而歸鄰人見之曰昔人尙存乎梵志曰吾猶昔人非昔人也鄰人皆愕然非其言也所謂有力者負之而趨昧者不覺其斯之謂歟

江適物與化爲體隨化而遷百年之中大化有四復於其間時變歲遷日改月化雖一息之頃喏吟前後新故不同譬彼風之擊水前波非後波燈之在缸後燄非前燄俛仰之間已形萬變味者潛移於造化但觀已形之陳跡不知造化之默運於物之成而樂其成不知虧之理已伏矣於物之虧而歎其虧不知成之之理已進矣揚子太玄言月闕其東不知開明於西蓋言大化之密移虧成之迭進也求之於身百年之役顏色智慮皮膚爪髮無日不異亦

已明其奈何其不自悟邪此莊生論藏舟孔子歎逝川之義也

管見藏舟藏山喻人處造化中欲逃造化之遷變不可得也凡天下之物有藏必有遞遞則不存矣唯其無所藏故物不得遞而皆存物不得遞而皆存之處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是也得是而遊焉任其無心之遇曠然達觀無往不存此藏天下於天下之道也雖出機入機生化萬變見其日新耳物安所逃哉世人執於私見往往認物以爲己有謂舟山爲不遞之物壑澤爲可藏之地形質有不化之方不悟夫冥樞潛運寸晷不停物與地者與形俱化而不自知也然則欲超遞化將有道乎曰無藏無執心與天遊欲

甲五 莊 卷二

五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求見在猶不可得又惡知所謂遞化哉

大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地生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猶 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 義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 坏 不 得之以襲崑崙 馮 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郭註有無情之情故無爲也有常無之信故無形也古今傳而宅之莫能受而有之咸得自容而莫見其狀未有天地自古固存明無不待有而無也無也豈能生神哉不神鬼帝而鬼帝自神斯乃不神之神也不生天地而天地自生斯乃不生之生也故夫人之果不足以神而不神則神矣功何足有事何足恃哉夫道在高爲無高在深爲無深在久爲無久在老爲無老無所不在而所在皆無也且上下無不格者不得以高卑稱也內外無不至者不得以表裏名也與化俱移者不得言久也終始常無者不得謂老也自稀韋氏得之至比列星言得之於道乃所以明其自得耳道不能使之得也我之未得又不能爲得也然則凡得

甲五 莊翼二

五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之者外不資於道內不由於己掘然自得而獨化也夫生之難也猶獨化而自得之矣既得其生又何患於生之不得而爲之哉故爲生果不足以全生以其生之不由於己爲也而爲之則傷其真生矣
呂註耳目得之而視聽手足得之而運動豈不有情乎寒暑得之而往來萬物得之而生育豈不有信乎然求其爲之者不可得是無形也或不言而喻或目擊而存是可傳也而莫得而有之不可受也以心契之臆然而合是可傳也而莫得其朕不可見也萬物之生未嘗無根本而此則自本自根萬物因天地而後有此則未有天地自古固存鬼帝得我以神我則不神雖鬼帝猶無靈響也天地得我

生我則不生雖今日猶爲太極也高深言其形久老言其時我則無形無時所以道隱無名也古之聖人隱顯不同未有不得道而爲聖者非特稀韋氏至於傳說而已道爲天下母自天而下未有不得道而立者非特維斗日月而已此其所以爲大宗師歟

筆乘大宗師者道也至此方明說出道無形無爲也而曰有情有信者自有以觀其微者言之也情靜之動信者動之符卽老子其中有信之信也太易者未見氣太初者氣之始未見氣爲父則氣者母也北斗天之綱維故曰維斗堪坏神名人面獸形馮夷清冷傳曰華陰潼鄉隄首人服八石得水仙是爲河伯一云以八月庚子浴於河而溺死

甲五 莊翼二

五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吾山神不死至孔子時黃帝得道登天即鼎湖上升之事玄宮北方之宮月令曰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是也禹強海神山海經曰北海之渚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赤蛇名禺強西王母山海經曰狀如人狗尾蓬頭載勝喜嘯居洵水之涯漢武帝內傳西王母與上元夫人降帝美容貌神仙人也少廣山名一云西方空界之名傳說一星在尾上言其乘東維騎箕尾之間也箕斗爲天漢津之東維南伯子葵問乎女偶西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

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者不生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櫻甯櫻甯也者櫻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鳥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殺生李云忘生從云常營其生也故不死郭註聞道則任其自生故氣色全也外猶遺也物者朝夕所

甲五 莊翼二

五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須切已難忘外生則都遺之也遺生則不惡死不惡死故所遇卽安豁然無滯見幾而作斯朝徹也當所遇而安之忘先後之所接斯見獨者也無古今與獨俱往也係生故有死惡死故有生無係無惡則無死無生矣任其自將故無不將任其自迎故無不迎任其自毀故無不毀任其自成故無不成夫與物冥者物榮亦榮而未始不甯也物榮而獨不榮則敗矣故榮而任之則莫不曲成也玄冥者所以名無而非無也夫階名以至無者必得無於名表故雖玄冥猶未極而又推寄於參寥玄之又玄也自然之理有積習而成者蓋階近以至遠研粗以至精故乃七重而後無之名九重而後疑無是始也

呂註人聞道則憂患不能入所以年長而色穉有聖人之道者得其大本大宗有聖人之才者以是道推之天下國家也卜梁倚有其才而無其道故守而告之山粗以至精魁已外天下而後外物外物而後外生外生而後朝徹言沈冥於有身自省至是徹而爲且也見獨者彼是各得其偶無古無今參萬歲而一成純也不死不生則死者我殺之而我未嘗死生者我生之而我未嘗生將迎成毀雖皆櫻之而我未嘗殆故名曰櫻甯櫻甯者櫻而後成者也道以禮之爲正則文墨所論者乃其副也洛誦謂綿洛貫穿而誦之子孫者言道之所生在乎此也瞻明見理之明聶許蹈而行之也需役需物而使之於謳詠歌以樂之也自副

甲五 莊翼二

六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墨至瞻明學而有所見自聶許至於謳行而至於樂然皆未足以爲道之體玄冥則無見無知參寥則無亦不立疑其爲始而莫知其爲始乃其所以始也循本朝徹者一朝而透徹不俟七日與九日也槁形死心所以殺生也而不死縱情肆欲所以生也而不生將送也櫻觸也副墨洛誦假文墨之名瞻明聶許假耳目之名需役於謳假役夫歌謠之名參寥者參合寥曠迷茫之始則玄之又玄矣副墨上既言得道此則言道不易聞不易傳也外天下與外物異天下遠而物近天下疏而物親故外天下易外物難外物易外生難外生者忘我也忘我而後能朝徹朝徹而

後能見獨獨者與物無匹也見獨則無古今無去來而可以言道矣既又自解何以入於不生不死蓋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殺生者心死而神活也生生者心活而神死也天下將迎成毀與接為構世人心遊其間一心方將一心迎之一心畏毀一心成之生滅憧憧無有了歇其有惡此者又欲撥而去之不知除生滅之心亦生滅也惡能入於不生不死之鄉哉今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因其自至而我無容心此則名為櫻甯櫻甯者櫻而後成者也謂於世勢擾擾之中而成大定此則不壞世相而成實相豈與斷滅種性以求成者同乎哉副墨書也洛誦言也瞻明視也聶許聽也需役行也於謳歌也玄冥

甲五 莊第二

六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深沈參寥空廓疑始疑其始而未始有始也言道得之言語文字而領之以心會之以神則己之朝徹而獨見者也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存以死為尻反若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曲僂樓發背上有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珍麗其心間而而無事跂反步田田躡反悉田田而鑒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子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子因以求鴟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

馬子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言節也項維竹二十

四節拘斃其形如贅者恐自此辨更甚不能行

郭註診陵亂也夫任自然之變者無嗟也與物嗟耳浸漸也體化合變則無往而不因無因而不可當所遇之時世謂之得時不暫停順往而去世謂之失安時處順謂之懸解一不能自解則眾物共結之矣能解則無所不解則無所而解也天不能無晝夜我安能無死生而惡之哉

呂註曲僂發背至句贅指天言病之拘攣而可惡此特陰陽之氣有珍耳其心閑而無事是以雖跂躡而不害於鑿井

甲五 莊第二

六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鑿井者反照於性之譬浸假而化者凡三而予之所體者則一此所謂萬化而未始有極也以無為首以生為存以死為尻神則轉之者也故以尻為輪以神為馬子因而乘之豈更駕哉生之來不能知則得者時也其去不能禦則失者順也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則無所懸此所以為解也若非時而求當順而逆則是物有結之而不能自解者也來不能卻去不可禦則知物不勝天矣吾何惡之哉通義首脊尻只是首尾始終凡物始於無終於無其生其死一念之起滅一氣之往來耳苟入於不死不生其所存豈在七尺之軀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一作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犁往問

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
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
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
而我不聽我則悍一作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
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
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鏃鏃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
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
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
寐遽然覺

郭註死生猶寤寐耳於理當寐不願人驚之將化而叱無爲
怛之也自古或有能違父母之命者未有能違陰陽之變

甲五 莊翼二

六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而距晝夜之節者也死生猶晝夜未足爲遠也時當死亦
非所禁而橫有不聽之心適足悍逆於理以速其死耳其
死之速由於我悍非死之罪也彼謂死耳在生故以死爲
彼善吾生善吾死理常俱也人耳人耳唯願爲人也亦猶
金之踊躍世皆知金之不祥而不能任其自化夫變化之
道靡所不遇今一遇人形豈故爲哉生非故爲時自生耳
矜而有之不亦妄乎人皆知金之有係爲不祥故明己之
無異於金則所係之情可解可解則無不可也成然寐遽
然覺寤寐自若不以死生累心也
呂註鼠蟲人之所甚賤而氣形之散爲肝與臂又其所惡者
也於斯時也問所賤所惡蓋以考子來之所安知陰陽之

於人不翅父母而聽之知大塊之息我以死而善之則安
用問其奚以汝爲奚以汝適邪夫躍冶之金人必以爲不
祥人之願爲人也亦然今一以天地造化爲鑪冶則鼠肝
蟲臂無往而不可成然寐遽然覺言死生之際若寤寐之
從容不爲之變也

管見人處世間萬物之一而所謂人者不知其幾億萬計則
何以汝爲此釋其滯念而開其曠懷也鑄金之喻蓋慮常
情畏死而不得免則預爲他生之計毫釐係念萬劫縈纏
如躍冶之金亦祇以異而鏃鏃不可必得矣是以至人以
天地爲爐造化爲冶萬化無極吾與之無極何必曰人耳
人耳而憂其不得耶觀古人之所以自處者若此則豈生

甲五 莊翼二

六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死所能拘蓋以生爲寐死爲覺故也以死爲覺則何時而
非覺哉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謂相與於無相與
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反挑無極相忘以生
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問而
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
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
爲人矜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
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
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
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

且使女往弔之且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決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憤憤然爲世俗之禮以觀眾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猶挑弄也

甲五 莊翼二

六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郭註夫體天地冥變化者雖手足異任五藏殊管未嘗相與而百節同和斯相與於無相與也未嘗相爲而表裏俱濟斯相爲於無相爲也若乃役其心志以恤手足運其股肱以營五藏則相營愈篤而外內愈困矣故以天下爲一體者無愛爲於其間也撓挑無極無所不任也忘其生則無不忘矣故能隨變化無所窮竟相視而笑莫逆於心者寄明至親而無愛念之近情也人哭亦哭俗內之迹也齊死生忘哀樂臨尸能歌方外之志也夫知禮義者必遊外以經內守母以存子稱情而直往也若乃矜乎名聲牽乎形制則孝不任誠慈不任實父子兄弟懷情相欺豈禮之大意哉夫禮有至極內外相冥未有極遊外之致而不冥

於內者也未嘗有能冥於內而不遊於外者也故聖人常遊外以引內無心以順有故雖終日揮形而神氣無變俯仰萬機而淡然自若夫見形而不及神者天下之常累也是故觀其與羣物並行則莫能謂之造物而離人矣觀其體化而應物則莫能謂之坐忘而自得矣豈直謂聖人不然哉乃必謂至理之無此是故莊子將明流統之所宗以釋天下之可悟若直就稱仲尼之如此或者將據所見以排之故超聖人之內迹而寄方外於數子宜忘其所寄以尋述作之大意則夫遊外引內之道坦然自明而莊子之書故是超俗蓋世之談矣夫弔者方內之近事也施之方外則陋遊乎天地之一氣者皆冥之故無二也以生爲附贅

甲五 莊翼二

六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縣疣此氣之時聚非所樂也以死爲決疣潰癰此氣之自散非所惜也死生代謝未始有極與之俱往則無往不可故不知勝負之所在假因也死生聚散變化無方皆異物也無異而不假所假雖異共成一體故忘肝膽遺耳目任理而冥往五藏猶忘何物足識哉未始有識故能放身於變化之途支同於反覆之波而不知終始之所及也所謂無爲之業非拱默也所謂塵垢之外非伏於山林也其所觀示於眾人者皆其塵垢耳非方外之冥物也子貢不聞性與天道故見其所依而不見其所以依也夫所以依者不依也世豈覺之哉戮民者以方內爲桎梏明所貴在方外也夫遊外者依內離人者合俗故有天下者無以天下

爲也是以遺物而後能入羣坐忘而後能應務愈遺之愈得之苟居斯極則雖欲釋之而理固自來斯乃天人之所不救者也吾與汝共之言雖爲世桎梏但爲與汝共之耳明已恒自在外也人之與魚所造雖異其於由無事以得事自方外以共內然後養給而生定莫不皆然各自足而相忘也能遊外以冥內任萬物之自然使天性各足而帝王道成斯乃畸於人而侔於天也以自然言之則人無小大以人理言之則侔於天者可謂君子矣

呂註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歸根復命之處也登天則遂於大明之上遊霧則入於杳冥之門故撓挑無窮無所終窮彼以反眞爲樂則臨尸而歌乃其宜也先王制禮

甲五 莊第二

六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使人平好惡而復人道之正則以反眞爲樂者豈非禮意哉遊方之外則與天爲徒故以死爲樂而不足哀遊方之內則與人爲徒故以死爲哀而無敢樂若三人者與之爲徒而樂其死則倍死忘生者眾矣無三人者則綢繆於死生之間而不能解亦至人之所哀也內外之志不同此所以不相及孔子使子貢往弔欲其知禮意不出乎性命之情而天下之妙理有不在禮法之間也遊乎天地之一氣則非陰非陽以生爲附贅縣疣則以生爲喪而侈之以死爲決疣潰癰則以死爲反而樂之也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則非以爲實肝膽耳目忘而遺之則反復終始不知端倪又安能爲世俗之禮哉孔子以爲已則遊方之內而盛稱

方外之高子貢疑其雖遊方內而所依或不在此蓋所遊者迹所依者心也天之戮民言天刑之不可解若孔子則體性抱神以遊世俗安有所依足以累其心哉是以遊方內而不必出安天刑而不必解也又引魚以喻人穿池而養給不必大水也無事而生定不必方外也相忘江湖則非特穿池而已相忘道術則非特無事而已畸人侔天所以外而不內也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則謹於禮法而不知性命之情者是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

甲五 莊第二

六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且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汲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且謂書一作神乃且郭解作宜字從本或可作惡子一作神人所見猶古本校世本郭註魯國觀其禮顏回察其心盡死生之理應內外之宜者動而以天行非知之匹也故曰進於知簡擇死生而不得

其異若春秋多夏四時行耳已簡而不得故無不安無不安故不以死生概意而付之自化也死生宛轉與化爲一猶乃忘其所知於當今豈待所未知而預憂哉已化而生焉知未生之時方化而死焉知已死之後故無所避就而與化俱生也夫死生猶覺夢耳今夢自以爲覺則無以明覺之非夢也苟無以明覺之非夢則亦無以明生之非死矣死生覺夢未知所在當其所遇無不自得何爲在此而憂彼哉有駭形無損心者以變化爲形之駭動耳故不以死生損累其心也有且宅無情死者以形骸之變爲且宅之日新耳其情不以爲死也夫常覺者無往而有逆故人哭亦哭自是其所宜也死生變化吾皆吾之既皆自吾吾

莊子

六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何失哉未始失吾吾何憂哉無逆故人哭亦哭無憂故哭而不哀靡所不吾也故立同外內彌貫古今與化日新豈知吾之所在也夢爲鳥夢爲魚言無往而不自得也覺夢之化無往而不可則死生之變亦無時而足惜也所造皆適則忘適矣故不及笑排者推移之謂禮哭必哀獻笑必樂哀樂存懷則不能與適推移矣今孟孫常適故哭而不哀與化俱往也安於推移而與化俱去故乃入於寂寥而與天爲一也自此以上至於子祀其致一也所執之喪異故歌哭不同
呂註夫唯知其未始有物則不見有內外死生之異奚必遊方之外以死爲樂至於臨尸而歌耶是以居喪哭泣與人

同而不爲哀戚所累則與人異故寓之孟孫氏以明至至者不離乎世俗之同生猶是死猶是哭泣猶是雖欲簡之而不得彼三子者雖不知死生存亡之所在而以生爲喪以死爲反則未爲不知所以生所以死也以反真爲樂爲人所歎則未爲不就先不就後也孟孫氏不知所以生所以死則生無所喪死無所反也不就先不就後則死無足樂生無足歎也非特如是而若化爲物者固待其所不知之化而彼亦不知也蓋方將化惡知不化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則吾今與汝其夢未始覺者耶彼有人之形故有駭形而心不動故無損心死生猶夜旦故有且宅無人之情故無情死此孟孫氏所以特覺也夫唯知此故人哭亦哭

莊子

七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無涕不哀是自其所以乃而不足怪也且汝方夢爲鳥爲魚亦不知其夢則今之所言爲覺爲夢殊未可知以明孟孫氏則忘吾而特覺者也適所以笑適而造之非自適也故不及笑笑所以排笑而獻之非樂笑也故不及排排者排遣憂愁而去之則孟孫之忘死生亦不可造而獻也安排則非有爲而排之去化則知其不可禦而順之寥則不礙天則不人一則不二道盡於此矣
循本進於知言勝於知喪禮者也簡損也學道者唯欲損其情而不能得孟孫氏已有所損矣上化爲物指已化之人下化已指未化之人所不知之化已者所不自知其化到已身者而言若以爲先死者化而爲物以等待所不知後

化之已乎則彼死者方將化安知不化者哉未死之已方將不化又安知已化者哉乃爾汝之稱與下吾字相對父母是吾親傍人則可呼之爲爾汝孟孫但覺傍人哭亦哭是哭不由中而由其所相爾汝者言視其親如傍人之親也因此乃字遂生下吾字設爲孔子云且吾與顏回不如孟孫之視其親猶傍人相與吾之矣又安知吾所謂吾之者果然乎因即夢覺以明之只尋常夢爲魚鳥未足異夢爲鳥而直戾天夢爲魚而直潛淵分明吾身是魚鳥矣今却在此言語知得見今是覺耶莫猶是夢耶如此看來吾所謂吾之者正不可知也前言吾特與汝未始覺此言覺亦恐是夢又深一步造詣也適適意也喜者必笑忽詣適

曰五 莊子 七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意之境者中有真樂不及待笑而後適獻笑者忽自獻其笑也排布置也自獻其笑者出於不覺不及布置使之笑以喻自然天真不待拘守禮法也安排而去化綴上排字人生富貴貧賤各有定分如造物布置然但當安之而已死去則化無復更有寥者曠遠之意一者太極未判之初入於寥天一者復歸其初也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爲軼 夫堯既已瞭汝以仁義而劍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

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跡而補我劍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畧吾師乎吾師乎蓋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彫厥形而不爲巧此所遊已

郭註資者給濟之謂跡以仁義劍以是非言其以形教自虧殘而不能復遊夫自得之場無係之塗也游其藩言不敢求涉中道也且願遊其藩傍而已天下之物未必皆自成也自然之理亦有須冶煨而爲器者故無莊據梁黃帝皆聞道而後亡其所務也此皆寄言以遺云爲之累夫率性

甲五 莊子 七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直往者自然也往而傷性性傷而能改者亦自然也庸詎知我之自然當不息跡補劍而乘可成之道以隨夫子邪而欲乘而勿告恐非造物之至也整澤萬物皆自爾耳亦無愛爲於其間也安所寄其仁義不爲老日新也不爲巧自然也此所遊已言遊於不爲而師於無師也

呂註道之太通遙蕩恣睢轉徙之塗是也無莊自美而累於美據梁恃力而累於力黃帝嘗齋心服形以復乎無知則其始不能無用知也鑪所以鑄鑄錘所以煨煉言三人之亡其累非天性無之亦在於鑄鑄煨煉之間則安知造物者之不息跡補劍使我乘其成心以隨先生之無爲邪夫整澤萬物長於上古刻彫厥形此吾之所遊而以爲師者

也子欲息黥而補劓亦以是爲師而已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宅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宅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_體黜_{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巨也請從而後也

郭註回益矣以損之爲益也仁者兼愛之迹義者成物之功愛之非仁仁迹行焉成之非義義功見焉存夫仁義不足以知愛利之由無心故忘之可也但忘功迹猶未立達禮者形體之用樂者樂生之具忘其具未若忘其所以具也

甲五 莊二

七三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夫坐忘者奚所不忘哉既忘其迹又忘其所以迹者內不覺其一身外不知有天地然後曠然與變化爲體而無不通也無物不同則未嘗不適未嘗不適何好何惡哉同於化者唯化所適故無常也

詳道枝海以爲百川則見川不見海合百川以歸海則見海不見川道海也仁義禮樂百川也回得道而忘仁義禮樂是觀海而忘百川然猶未忘道也至於離形而忘物去知而忘心宴然無所係累則道果何在哉與我兼忘而已此回之所以賢也義近禮仁近樂故忘義而後忘禮忘仁而後忘樂蓋回之忘有所不忘而其益有所謂損不忘其所忘以歸於誠忘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損非造坐忘之妙

何足以與此

呂註人之爲人也久矣其悟道雖在一言之頃而復於無物非一日之積也回聞心齋而未始有回則悟道於一言其於仁義禮樂以至於坐忘則非一日之積也同則物視其所一故無好化則未始有極也以無常同於大通則同於化而已矣

子與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與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_從舉其詩焉子與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

甲五 莊二

七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然而至此極命也夫

郭註此二人相爲於無相爲者也今裹飯而往食者亦任之天理而自爾非相爲而後往也何故若是者嫌其有情所以趨出遠理也命也夫言物皆自然無爲之者也

呂註莊子論大宗而卒之以孟孫才顏回以爲如孔子體性抱神以遊世俗而後爲至也然恐學者以子桑之徒爲不及孟孫氏子與之徒爲不及子桑於是復合而論之其言則皆至於命而安之之辭諸子之迹雖不同以道爲大宗師而至於命則一也

管見總論宗師學者所主而尊之之稱冠之以大猶云眾父父也首論知天知人明義命以立其本繼以真人真知寔

不夢而覺無愛夫人之愛其父忠其君而身猶死之况其卓然至真者乎真之可貴有尊於君父之命而世俗固知徒從事乎响濡濕沫不若相忘江湖之爲愈也大塊載形佚老息死此造物之善吾形也而人多貪生畏死故設藏舟藏山之喻以破其惑凡有形有生理無不遷雖壑澤深固猶不免乎變遷以有限之軀藏無窮之宇宙惡保其不遷哉唯能藏天下於天下斯無遷矣是乃聖人所遊一化所待生天生地萬化而未始有極者何特遇人之形而竊喜之乎長上古而不爲老登雲天而處玄宮皆真人之妙用大宗師體之以爲本民物學徒倚之以爲命者也女偶之無古無今則死生不得係之矣祀來之莫逆相友則物我不得間之矣故左雞右彈神馬尻輪聽造物之化隨所遇而安古之所謂懸解也曾何蟲臂鼠肝之足較而妄啓躍冶之疑邪子反琴張弦歌而弔桑戶以涉世爲勞反眞爲幸此遊方之外異乎世俗者方且與造物爲人則壽夭窮通不足盡其變天地寒暑不得拘其體矣孟孫氏有駭形而無損心猶夢爲魚鳥而厲天沒淵安於一時之化豈以形間而異情哉顏子墮體黜聰坐忘造極傳心理窟繼統聖門實爲師者善化之力也至於子桑鼓琴若歌若哭求其爲之者不得卒歸之於命眞人已得道則超乎命世累不得係之所謂眞知則究極天人暢達性命而無疑者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以處己而言命物之化而守其

甲五 莊子二

七十五

金陵叢書
游氏校印

宗則以宰物而言處己之命子桑是也宰物之命其唯大宗師乎

應帝王第七 郭註夫無心而任乎自化者應爲帝王者也節本此篇所以應爲帝王而悟此反乎太古之世

矣故內篇止此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

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

猶藏仁以要 平 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臥徐

徐其覺 敷 于于一以己爲馬一以己爲牛其知情信其德甚

眞而未始入於非人 康仁懷仁心以結人也一作城善也徐安仁穩觀于于無知也簡一文云皆寐之

也狀

郭註夫有虞之與泰氏皆世事之迹耳非所以迹也所以迹

甲五 莊子二

七十六

金陵叢書
游氏校印

者無迹也世孰名之哉未之嘗名何勝負之有故乘羣變

履萬世世有夷險迹有不及也夫以所好爲是人所惡爲

非人者以是非爲域者也能出於非人之域者必入於無

非人之境矣故無得無失無可無不可豈直藏仁而要人

邪爲馬爲牛則奚是人非人之有任其自知故情信任其

自得故無爲不入乎是非之域所以絕於有虞之世也

呂註四問即子知物之所同是耶子知子之所不知耶然則

物無知耶所謂知之非不知不知之非知耶四問而王倪

一答以不知夫物之所同是者止於所不知王倪之不知

乃眞不知而體之者也有虞亦訓憂虞泰氏亦泰定之義

謂有知而有虞不若無知而泰定有虞氏之迹猶臧仁以

要人而人從之固得人矣然以仁爲威而是之不免以不仁爲否而非之是未始出於非人有人有非人樊然殺亂矣秦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以己爲馬牛莫之惡也故其知信而不疑其德真而不僞惡知其不仁之爲否而入於非人乎自王倪觀之則有虞氏不及秦氏可知矣不及者言其迹秦氏則有虞氏之所以迹也欲得其所以迹者解心釋神深造乎王倪之所不知而已

循本有虞氏懷藏仁道以要結人心固亦得人矣然猶出於人爲不若非人則相與於無相與故曰未始出於非人若上古秦氏寢處自然無所作爲或一以己爲馬或一以己爲牛初無定名蓋緣秦氏其知實信其德甚真不如有虞氏懷仁以要人故也然本非有意如此故曰未始入於非人因未始出字却生出未始入字

印五 莊子二

七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荆川言舜猶有意尙是出於人道而非出於天道也未始入於非人秦氏之於天道不期而合也

管見真知無知是以能無不知帝王之道尤宜忘知以任物使聰者爲之聰明者爲之視知者爲之謀勇者爲之捍吾則端拱而致無爲之治豈不偉歟道合乎天而人歸之此應帝王之第一義也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黎河而使蜚負山也夫聖人之

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烝黎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郭註欺德者以己制物則物失其真也夫寄當於萬物則無事而自成以一身制天下則功莫就而任不勝也故聖人之治也全其分內各正性命而已不爲其所不能也且禽獸猶各有以自存故帝王任之而不爲則自成也汝曾不如此二蟲之各存而不待教乎

筆乘日中始人姓名經之式義之度皆所以正人也而離性已遠故謂之欺德涉海必溺黎河難成蜚負山則不勝任以欺德而治天下亦猶此耳聖人之治也治因其自治而毋以正人爲也故曰外乎正而後行斷斷然盡其性命之能事而已矣性命之能事我無爲而民自正之謂也夫鳥鼠避患曾不待教况民之有知豈不如二蟲而必作爲經式義度以拂亂其常性哉

印五 莊子二

七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了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曠垠之野汝又何昂昂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非辨也輕虛也從本也郭註問爲天下則非超於太初止於玄冥也與造化者爲人

則任人之自爲莽渺羣碎之謂耳乘羣碎馳萬物故能出處常通放乎自得之場不治而自治也遊心於淡任其性而無所飾也合氣於漠漠然靜於性而止也順物無私而天下治言任性自生公也心欲益之私也容私果不足以生而順公乃全也

呂註無名人則體道者也體道者無所欣厭此云忻厭與人同也忻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乘莽渺之鳥出六極之外何則彼其爲人存亡在已出入無迹孰肯以天下爲事汝又何昂以治天下感其心爲遊心於淡至無容私焉是乃無事而取天下之道也

筆乘豫即凡事豫則立之豫言有先於爲天下者也無以先

甲五 莊子二

七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之而求爲天下於天下則後矣與造物者爲人與化俱運任而不助也乘莽渺出六極凌虛履妙超陰陽也遊何有處曠垠造道之域居空同也此即豫之道也而猶不寤故又明言以示之遊心者汎然自得而復於至靜也故曰遊心於淡合氣者其息深深而歸於至虛也故曰合氣於漠此皆順物自然而不以己與之故天下治蓋無意於爲天下而爲天下之道莫妙於此矣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猿狙之便執籜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蹴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

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新編也繁也

嚮疾如嚮也田獵也

郭註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言此功夫容身不得不足以比聖王也虎豹猿狙皆以文章技能係累其身非涉虛以御乎無方也天下若無明王則莫能自得令之自得實明王之功也然功在無爲而還任天下天下皆得自任故似非明王之功夫明王皆就足物性故人人皆云我自爾而莫知特賴於明王雖有蓋天下之功而不舉以爲己名故物皆自以爲得而喜也立乎不測者居變化之塗日新而無方也遊於無有者與萬物爲體則所遊者虛也不能冥物則

甲五 莊子二

八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逆物不暇何暇遊虛哉

呂註嚮疾者趨事之速強梁則非以柔勝物而徹之非能無知疏之而明非明所自出學道不倦則未能日損以爲道者也能有所技則勞其形思有所係則怵其心猶百工以短長有無胥易非聖人所以用天下也虎豹猿狗之來田藉皆有以取之則夫勞形怵心而爲天下用者亦強梁疏明之所自取也藉猶借言巧力爲人所借也有力弗居化貸弗恃則凡有者不得舉而名我使物自喜而已所以然者立於不測遊於無有故也

循木胥刑徒易率更也技係以技巧而係累也胥徒更作之人則勞形技巧係累之人則怵心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眾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非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

甲五

八十一

蔣氏校印

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是殆見吾衝氣機也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爲弟願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彫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

乘雌無雄則無卵也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

作也審也也第從人從帛音類作茅非

郭註棄而走不喜自聞死日也無雄奚卵言列子之未懷道也未懷道則有心有心而亢其一方以必信於世故可得而相之萌然不動亦不自正與枯木同其不華濕灰均於寂魄此乃至人無感之時也夫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止也淵默淵默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於不爲而自爾一也今季咸見其尸居而坐忘即謂之將死見其神動而天隨即謂之有生誠能應不以心而理自玄符與化升降而以世爲量而後足爲物主而順時無極故非相者所測耳此應帝王之大意也德機不發曰杜權亦機也令乃自覺昨日之所見見其杜權故謂之將死

甲五

八十一

蔣氏校印

也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比之地文不猶外乎此應感之容也任自然而覆載則天機玄應而利名之飾皆爲棄物機發於踵常在極上起也發而善於彼彼乃見之居太冲之極浩然泊心而玄同萬方故勝負莫得措其間也無往不平混然一之以管窺天者莫見其涯故似不齊也淵者靜默之謂耳夫水常無心委順外物雖流之與止鯢桓之與龍躍常淵然自若未始失其靜默也至人用舍雖異玄默一焉故畧舉三異以明之雖波流九變治亂紛如居其極者常淡然自得泊乎忘爲也未始出吾宗者雖變化無常深根南極也委蛇者無心而隨物化也不知誰何汎然無所係也變化頽靡世事波流無往而不因也夫至人

一耳然應世變而時動故相者無所措其目自失而走此明應帝王者無方也食豕如食人忘貴賤也於事無與親唯所遇也雕琢復朴去華取實也塊然形立外飾去也紛而封哉雖動而真不散也一以是終使物各自終也

呂註既其文未既其實實者不識不知之處是也夫道未始有物虛空無相莫之與匹猶鳳雌無雄吾非應物居然有藏於胸中猶無雄而卵是以道與世元而必信者故使人得而相也地與陰同德則莫得而見示以地文使得而見也不震則不動不正即不止機者動之微也初見濕灰以爲死不知其杜也及其有生然後知向之所見爲杜權而非正也天則與陽同波莫得而見示以天壤使得而見也

甲五 莊子二

八二二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名實不入則無爲機發於踵所以示之也壤者物所自生踵者息所自起是以知其有生而爲善者機也地文則陰勝陽天壤則陽勝陰太沖則莫之勝而不一是以疑其不齊莫勝則平故謂衡氣機也三淵之義以喻心善淵雖流止之與鯢桓蓋未嘗不淵也太沖莫勝亦若是而已矣及乎未始出吾宗則藏於天而示以無所示彼莫得而見故自失而走蓋季咸以其心相人之心我無心則彼所以相者亦不能獨立是以失滅而不可復得也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則無心無爲其止也因以爲弔靡則莫知其爲靡也其動也因以爲波流則莫知其爲流也求我於動止之間皆不可得此其所以逃也食豕如食人則忘我之至於

事無與親致虛之極也雕琢復朴塊然獨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雖萬物擾擾而吾之封自若終莫之變也

循本無雄矣卵者如參同契云牝雞不獨卵蓋言狗其一偏之術則不能成道喻列子之未盡其實地文者山川草木也草木萌芽恬然安靜不見動搖各正性命不待人力但覺大地寂然而已度人經所謂神風靜默山海藏雲天無浮翳四氣朗清一國地土山川林木緬平一等無復高下正是此意即所謂杜德機杜閉藏不可見也杜權者閉藏之中却有權變覺與昨日所見畧不同也杜權正與杜德相對天壤者天之十二辰猶言天之壤地也天壤字又與地文相對地主靜天主動謂之天便有動意示以天壤者

甲五 莊子二

八十四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外則名實不能入其心內則機發於至深季咸見吾善端發露之機耳猶有不盡知者太沖猶言太和太沖則在杜德機善者機之間莫有勝於此者故言太沖莫勝衡平也衡氣機者處於地文天壤之間動靜各半得其平也衡字又對上權字示之以太沖莫勝者即衡氣機也鯢桓鯢所盤桓也審當作瀦米汁也水成淵處必有泡沫浮於水面如米汁也流水之審爲淵者上面雖水流下頭水却停畜也鯢桓之處止水處之上面而流水底下停畜之處皆謂之淵淵有九名見列子此不過處其三言尙未盡也止水之淵以况地文杜德機是全然不動鯢桓之淵以况天壤善者機雖淵水不動有鯢盤桓其中便有靜中微動意流水

之淵以况太冲莫勝衝氣機水上一半流下一半止流止各半正得其平故以爲太冲衝氣之喻未始出吾宗宗即所謂大宗師也

李士表季咸者以我之心感人之心以我之見感人之見故禍福壽夭之妄名起矣名既已妄又妄言之世之滯於相而不能冥妄者又妄受之直以是爲真故棄而走也彼至人者踐形於無形之表超數於無數之先又惡得而相哉故始示以地文而疑其死次示以天壤而疑其生殊不知形之生死心之起滅也心之起滅見之有無也壺子未始有心靜與陰同德動與陽同波冲則陰陽之中莫勝天地之平也萬法一致本無高下彼見不一謂不齊耳三者皆

莊子卷二

八十五

金陵書畫社校印

謂之機以其動之微可得而見也及其未始出吾宗則示以無所示彼以實投我而此虛彼以有受我而此無彼之起心役見有盡此之離人入天無盡所以自失而走也壺子謂見吾三機則猶立我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則我亦忘矣示之者誰邪見之者誰邪莊子論應帝王而言此者夫帝王之應世唯寂然不動故感而遂通唯退藏於密故吉凶同患一將出其宗弊弊焉以天下爲事則人得而相之矣古之帝王所以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以此王且古者帝王之治天下必有不測之用故使人不可得而相孔子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及其即之又變而爲溫然聽其言也又變而爲厲矣是豈可執一而相哉夫堯一

而已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其仁如天其知如神若此之多變然則聖人出而治天下使人不可得而相者固所以取天下而用之之道也歟

筆乘不震不正崔本作不震不止全然列子作灰然莫勝列子作莫朕審列子作播無與親列子作無親封哉列子作封戎似於文義爲優當從之

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尸主也

郭註無爲名尸因物則物各自當其名也無爲謀府使物各自謀也無爲事任付物使各自任也無爲知主無心則物

莊子卷二

八十六

金陵書畫社校印

各自主其知也體盡無窮因天下之自爲故馳萬物而無窮也遊無朕任物故無迹也盡其所受乎天足則止也無見得見得則不知止也亦虛而已不虛則不能任羣實也若鏡者鑒物而無情也不將不迎不藏來即應去即止也物來即鑒鑒不以心故雖天下之廣而無神勞之累呂註無爲名尸則我無名而天下莫能名無爲謀府則我不謀而天下爲之謀無爲事任則我無爲而任事者責無爲知主則我無慮而天下爲之慮體盡無窮則光大之至遊乎無朕則鬼神莫覩况於人乎若然者盡其所受於天而無見得所謂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所謂虛者豈虛之而後虛哉吾心本虛故也其心若鏡不將則既往無所存不

迎則未來不可見應而不藏則方今不可得盡其受於天者如此是以勝物而不傷也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曰鑿一

合和貌也

郭註為者敗之

呂註南陽喻儵然而有北陰喻忽然而無中央不有不無所以會合之也儵忽雖異乎渾沌而渾沌未嘗與之異故云待之甚善知其為善而謀報之則所以視聽食息者日鑿

甲五 莊四

八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而與物通矣欲其朴之不喪不可得已

管見總論古之應帝王者無為而萬物化無欲而天下足淵靜而百姓定故南華以齧缺問王倪為是篇之首有虞喻多慮泰氏喻無為為足以配天此帝王所應也若夫以已出經式義度欲以化天下之民無異煇弋烝掘而致鳥窺是速其高飛深穴之逃耳蓋有為則有心有心則知謀所由出姦詐所自生雖父子之天有所不能固其於君民之際求如標枝野鹿之相忘可得乎是以天根問為天下答以心澹氣漠順物無私子居問明王之治答以忌功善貸使物自喜皆所以應帝王之道以無為為之者也鄭有神巫知人生死喻知謀之士審觀時政足以料國之興衰

知謀數術不越乎人為之偽所以用之有窮而無為之主則豈知謀可度術數可窺哉結以南北二帝遇於中央言道散為物離無入有今會而一之非不善也有一則有散所以啓儵忽之鑿不若彼此無心相忘而交化也

內篇管見總論南華一經其言也濶激嶺號跌宕乎諸子之表若不可以繩墨求而內篇之奧窮神極化道貫天人隱然法度森嚴與易老相上下始於逍遙遊終以應帝王者學道之要在反求諸己無適非樂然後外觀萬物理無不齊物齊而已可忘己忘而養生之主得矣養生所以善己應世所以善物皆在德以充之充則萬物符契宗之為師大宗師之本立矣措諸治道也何難內則為聖為神外則應帝應王斯道之所以歛之一身不為有餘散之天下不為不足也夫真人之所造詣即七篇而不泥離七篇而臆合所以外混光塵內存慧照善學者於內篇求之思過半矣

甲五 莊四二

八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外篇

駢拇第五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駢拇足大指連第二指也枝指手有六指也贅息肉依附也於形故曰附贅疣也結懸係於形故曰懸疣也多方多端也此列於五藏如肝肺脾結懸係於形故曰懸疣也多方多端也

甲五 莊翼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郭註夫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此則駢贅皆出於形性非假物也駢與不駢其性各足而此獨駢枝則於厭以為多故云侈耳而惑者或云非性因欲割而棄之是道有所不存德有所不載而人有棄材物有棄用也豈至治之意哉物有小大能有少多所大即駢所多即贅駢贅之分物皆有之若莫之任是都棄萬物之性也夫與物冥者無多也故多方於仁義者雖列於五藏然自一家之正耳未能與物無方而各正性命故曰非道德之正也方之少多天下未嘗有限然少多之差各有定分毫芒之降即不可以相踐故各守其方則少多無不自得或者聞多之不足以正少因欲棄多而任少是舉天下而棄之不亦妄乎故

駢枝於手足直自性命不得不然非以有用故然也五藏直自多方耳而少者橫復尚之以至淫僻而失至當於體中也聰明之用各有本分故多方不為有餘少方不為不足然情欲之所蕩未嘗不賤少而貴多也見夫可貴而驕以尚之則自多於本用而困其自然之性若乃忘其所貴而保其素分則於性無多而異方俱全矣

呂註駢拇枝指非不出乎性而德則所無也附贅縣疣非不出乎形而性則所無也於所無而有之此所以為侈其氣為五行其德為五常其事為五事其形為五藏則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非不列於五藏也而非道德之正則亦所無而已故駢於足枝於手皆為無用而所謂道德之正者無為以反一而已

甲五 莊翼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崔譔駢枝贅疣雖非性之正亦出於形不可去也五藏之形雖非道德之正亦出於性不可治也今設仁義之教以治五藏之情猶削駢枝贅疣也既傷自然之理更益其疾矣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擻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黃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彙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駢駢者長者不為

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是故臯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

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帝時人

郭註夫有耳目者未嘗以慕聲自困也所困常在於希離

慕曠則離曠雖聰明乃亂耳目之主也曾史性長於仁耳

而性不長者橫復慕之慕之而仁仁已僞矣天下未嘗慕

桀跖而必慕曾史則曾史之簧鼓天下使失其真性甚於

甲五 莊第三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師其天性直自多駢旁枝各自是一家之正耳然以一正
萬則萬不正矣故至正者不以己正天下使天下各得其
正而已物各任性乃正正也自此以下觀之至正可見矣
以枝正合乃謂合爲駢以合正枝乃謂枝爲歧以短正長
乃謂長爲有餘以長正短乃謂短爲不足各自有正不可
以此正彼而損益之知其性分非可斷續而任之則無所
去憂而憂自去矣

呂註明者謂其自見今以所見爲明是以自見與所見合而
駢之也聰者謂其自聞而聲律絲竹皆在外者則是益而
多之也故道之所自出率性之自通則天下皆足於己不
爲有餘也擢德則長塞性則厭其所生惟其爲之大過

以收名聲則天下相鼓和之以奉不及之法此曾史所以

枝於仁也道在不言則辨非道也瓦貴鱗比而累之繩貴

條直而結之句所以通其讀而竄藏之心貴乎虛而遊於

堅白同異之間敵行跬立以喻無用之言如紫瓦結繩然

者此楊墨所以駢於辯也凡此皆非天下之至正彼至正

者不失其性命之情則無爲自然而無所加損矣

筆乘案紫瓦作紫丸竄句作竄身跬畧作毀畧正作至正

不爲跂作不爲岐斯理順文從不煩強解矣疑皆傳寫之

誤

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

之則泣枝於手者斲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

甲五 莊第三

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
命之情而鑿切富貴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
天下何其囂囂也且夫待鈞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
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响可愈仁義以慰
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
鈞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
約束不以纏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
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
連連如膠漆纏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爲哉使天下惑也夫
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耶自虞氏招而仁義以撓
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也也

助曰鑿斷謂斷也一云憂世之貌屈折肢體以爲禮樂胸命顏色以爲仁義縹素也機也

郭註仁義自是人之情性但當任之耳恐仁義非人情而憂之者真可謂多憂也駢於拇者謂之不足故泣而決之枝於手者謂之有餘故啼而齧之夫如是舉羣品萬殊無釋憂之地矣惟各安其天性不決駢而齧枝則曲成而無傷又何憂哉兼愛之迹可尙則天下之目亂矣以可尙之迹蒿令有患而遂憂之此爲陷人於難而後拯之也然今世正以此爲仁耳夫貴富所以可鑿由有蒿之者也若乃無可尙之迹則人安其分將量力受任豈有決已效彼以鑿竊非望哉故仁義自是人情也而三代以下橫共囂囂棄情逐迹如將不及不亦多憂乎夫物有常然任而不助則

四五 莊 閔三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泯然自得而不自覺也同物故與物無二而常全任道自得則抱朴獨往連連假物無爲其間也仁義連連抵足以惑物使喪其真耳東西易方以體未虧矜仁尙義失其常然以之死地乃大惑也夫與物無傷者非爲仁也而仁迹行焉令萬理皆當者非爲義也而義功見焉故當而無傷者非仁義之招也而天下奔馳棄我徇彼所以失其常然故亂心不由於醜而常在美色撓世不出於惡而常在仁義則仁義者撓天下之具也雖虞氏無易之之情而天下之性固已易矣

呂註夫仁義列於五藏奚爲而非人情乎惟其爲之太過而不由道德之正是以意其非人情彼仁人多憂則爲之太

過者也夫駢枝之於手足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至於去之而憂則一今世之仁人蒿自而憂世則有餘於數之類決性命而鑿富貴則不足於數之類然莫知其非性命之情而守之則決之而泣齧之而啼之類也夫待規繩而正膠漆而固者是削性侵德失其常然常然者不事乎規繩膠漆而自然正固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得古而不弊今而不新此所謂常然而道德之正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繩索遊於其間而使天下惑耶易方則以東爲西易性則以無爲有人生而靜招仁義以撓之是以仁義易其性也

甲五 莊 閔三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

反曰殉男而婦曰殉女而婦曰殉奴曰殉僮僕也

郭註自三代以上實有無爲之迹無爲之迹亦有爲者之所

尚也尚之則失其自然之素故雖聖人有不得已或以癡
瘖之事易垂拱之性而况悠悠者哉夫鶉居而戲食鳥行
而無章者何惜而不殉哉故與世常冥唯變所適其迹則
徇世之迹也或遇者或時有癡瘖禿脛之變其迹則傷性
之迹也然雖揮斥八極而神氣不變手足癡瘖而居形者
不擾則奚殉哉無殉也故乃不殉其所殉而迹則與世同
殉也天下之所惜者生也今殉之太甚俱殘其生則所殉
是非不足復論夫生奚爲殘性奚爲易皆由尚無爲之迹
也若知迹之由無爲而成則絕尚去甚反冥我極堯桀將
均自得君子小人奚辨哉

呂註神降而爲聖王則聖之外也自三代以下一見聖王之

甲五 莊三

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迹而之所以爲聖者隱矣如禹之胼胝湯武之征伐雖出
於不得已而其迹則不免於殉天下之弊莊子欲絕其弊
而反於神之本宗則其論聖人宜爾非小之也伯夷死名
則挾筴而亡羊之譬盜跖死利則博塞而亡羊之譬所死
不同殘生傷性均也此爲道者所以貴乎兩忘而化其道
詳道伯夷死名蓋不能弱其志盜跖死利蓋不能強其骨也
羊之爲物羣而不黨恭而有禮制字者以羊從言爲羴羊
從大爲美誠有取爾也故莊子以亡羊爲失道之喻
口義挾筴執卷也投瓊曰博不投曰塞猶今骰子也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
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

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
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
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
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
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
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
爲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
爲淫僻之行也

云時
齊人一

俞兒古善識以味人也
濳南子作申兒尸子曰
黃帝

郭註以此係彼爲屬屬性於人徇仁者耳故不善也率性通
彼乃善不付之於我而屬之於彼雖通之如彼而我已喪

甲五 莊三

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矣故各任其耳目之用而不係於離曠乃聰明也故善於
自得者忘仁而仁謂仁義爲善則損身以徇之此於性命
還自不仁也身且不仁其如人何故任其性命乃能及人
及人而不累於己彼我同於自得斯可謂善也夫絕離棄
曠自任聞見則萬方之聰明莫不皆全不自見不自得此
舍己效人者也雖效之若人而已已亡矣苟以失性爲淫
僻則雖所失之塗異其於失之一也愧道德之不爲謝冥
復之無迹故絕操行忘名利從容炊果遺我忘彼若斯而
已矣
呂註性者物之所屬非屬於物者也而曾史屬於仁俞兒屬
於味師曠離朱屬於聲色非吾所謂臧也臧於其德乃臧

之體非謂仁義能滅之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謂仁義則已有謂其所滅者特未定也任性命之情則無謂而不可名真所謂滅也聰明者亦然不聞彼而自聞不見彼而自見是謂見見聞聞者也苟其見聞在彼而不在我是得人之得適人之適而未得自得其性命而適之則盜跖伯夷豈有間哉上不爲仁義下不爲淫僻則兩忘矣

管見總論內篇命題本於漆園各有深意外雜篇則爲郭象所刪修但摘篇首字名之而大義亦存焉內篇既詳述性命道德之理放於外篇首論德性所不當有者猶駢枝贅疣之於形也本意原於道德經之餘食贅行以明自見自矜者之遠於道也而敷衍滂流浩瀚若此夫人之德行粹

曰五莊三

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然如玉在璞其所漸被木潤山輝及爲聰明所鑿仁義所分但知求善於物在己之真瀉喪矣故舉曾史離曠楊墨得性之偏沿習之僻是爲多駢旁枝之道而天下猶奔慕之舉失其性命之情離其道德之正所以亂天下也唯能忘其異而一之如鳧鶴之無容斷續而各不失其自然斯爲近道矣然天下皆惑吾將奈何遂設滅穀亡羊以喻伯夷盜跖各以所徇爲君子小人之分而其殘生傷性一也信能去迹絕尚性無所屬反本冥極遊乎物初則駢枝贅疣與形俱忘君子小人均於自得故終以順性命之情爲至而本然之聰明不廢也

馬蹄第九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浴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雜之連之以羈羸的編之以阜棧馬之死後有鞭笞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其毛則剔其甲也鑿絡通絡首曰鬕絡足曰鬕平棧積櫛也馬銜曰轡馬轡曰轡飾曰飾

郭註駑驥各適性而足馬之真性非辭鞍而惡乘但無羨於榮華耳有意治之則不治矣治之爲善斯不善矣夫善御

甲五莊三

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者將以盡其能也盡能在於自任而乃走作驟步求其過能之用故有不堪而多死焉若乃任駑驥之力適遲疾之分雖足跡接乎八荒之表而馭馬之性全矣或者聞任馬之性乃謂放而不乘聞無爲之風遂云行不如臥何其狂而不返哉斯失乎莊生之旨遠矣

呂註馬之齧草飲水而無羨義臺路寢則民耕織自給無羨於高明之譬也伯樂以燒剔刻雜治馬而死者十二三則強爲仁義而天下始疑之譬也飢渴馳驟而馬之死者過半則屈折禮樂而天下始分之譬也天下有常然因其性而爲之今陶匠之善爲方圓曲直皆失其常然者也爲天下而失其常然乃不知在宥之道而治之之過也

循本鄭司農云古者書儀但為義儀臺即郊特牲所謂臺門也築土為臺臺上架屋當中為門因為宮室之儀今俗猶稱儀門天文亦有大儀之庭路寢正寢也舉儀臺路寢總宮室之全言之伯樂姓孫名陽善馭馬石氏星經云伯樂天星名主典天馬孫陽善馭馬故以為名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墳墳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兮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鵠之巢可攀援而闕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故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

曰五莊翼三

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矣及至聖人蹙別蹙辭為仁蹙跂支為義而天下始疑矣遭世漫為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墳墳通重也
蹙蹙蹙蹙皆用心為仁義之貌人漫淫行也摘僻多節也又須深云摘如摘地之摘僻如蹙蹙之蹙
郭註以不治治之乃善治也夫民之德小異而大同性之不可去者衣食也事之不可廢者耕織也此天下之所同而為本者也守斯道者無為之至放之而自一耳非黨也故謂之天放墳墳顛顛自足而無求於外之貌不求非望之利故止於馴家而足混茫同得與一世而澹漠焉豈國異

而家殊哉足性而止無吞夷之欲故物全與物無害故物馴也知則離道以差欲則離性以飾素樸者無煩乎知欲也聖人者民得性之迹耳非所以迹也此云及至聖人猶云及至其迹也聖迹既彰則仁義不真而禮樂離性徒得形表而已矣有聖人則有斯弊吾若之何哉殘樸為器毀玉為璋以下皆變朴為華棄本崇末其於天素有殘廢矣世雖貴之非其貴也工匠則有規矩之制聖人則有可尚之迹

呂註民復常性而不離其真則所謂聖者不可得而見故無欲而素樸未始有疑也同德而不離未始有分也及雖乎其真有所謂聖人者出為仁為義不由乎自然為禮為樂不由乎至正而天下始疑始分矣殘樸為樽以況毀道德為仁義毀玉為璋以況毀情性為禮樂皆多駢旁枝之道也絕巧而反乎樸則工匠之罪除棄仁義而任道德則聖人之過免矣

甲五莊翼三

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循本墳實而不虛浮顛冥而不晶采蹙蹙跂足而勉行故以喻為仁蹙蹙企足而強行故以喻為義遭漫猶泛濫摘僻糾摘其邪僻也
筆乘犧樽之犧當音養舊從鄭司農讀如娑者非鄭答張逸以為畫鳳尾婆娑然也梁劉杳曰此言未必安古樽彝皆刻木為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魏魯郡得齊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晉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墓得二樽形

亦為牛象皆古遺器則知鄭為臆說也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踉馬知已此矣加之以衡拔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介倪謂闔因扼鷲至曼詭衡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政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踉跄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佛摩也小踉謂踉月題也馬類上當顯如月形

衡吐出衡也

郭註御其真知乘其自然則萬里之路可至而羣馬之性不失馬性不同而齊求其用故有力竭而態作者含哺鼓腹

甲五莊三

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民之真能及至聖人屈折以禮樂懸跂以仁義而民始好知其過皆由乎迹之可尙也

呂註馬之食草飲水相靡相踉知止此矣猶赫胥氏之民無知無為含哺鼓腹也加之衡扼齊以月題猶屈折禮樂縣政仁義以匡慰天下也馬知介倪詭衡竊轡而至盜者猶民踉跄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介間端倪闕曲控扼鷲則馬之狠曼則馬之諷知夫衡扼轡衡介倪闕扼之所在而施其然曼以詭衡竊轡此馬之知所以至盜也然欲馬知不至於盜人心不至於好知者無他反其真性而已矣循本再以馬喻又進一步說馬之相踉必以足向後故曰分背相踉扼與軛同所以扼馬頸者詭衡自出其衡竊轡偷

脫其轡縣跂如懸物而使人跂足及之

管見總論是篇一意語分四節首叙題意以御馬明治民與尚書馭馬喻臨民義同而此篇首尾形容馬之性情喜怒曲盡其態次借陶埴立論言有心有為於治而櫻拂天下之性情不若無為而任物之自化也又舉至德之世無知無欲後王立法天下始疑無異伯樂之從事乎燒剔刻雒以求追風之步也未引上古民淳俗厚熙熙自樂以證皇王無為之效後世求治大過而至於不可治矣

肱篋第十

將為肱法篋探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膝固局篋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匪揭篋膽囊

甲五莊三

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而趨唯恐緘膝局篋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耶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鷄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未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閭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耶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肱腋下一云環舌也十二世有齊國自田敬仲至齊威王凡

世十二

郭註爲大盜積爲大盜守言知之不足恃也如此法聖人者法其迹耳迹者已去之物非應變之具奚足尚而執之哉執成迹以御乎無方無方至而迹滯矣所以守國而爲人守之也爲大盜者不盜其聖法則無以取其國言聖法唯人所用未足爲全當之具也

呂註言世俗所謂聖知者如此真聖知者固不然也

口義此篇便見憤世之雄處世俗之知本爲鼠竊之備大盜至則併挈而去矣田氏篡齊以私量貸公量入看左傳所言便見借聖人之法以濟其盜賊之謀戰國時大抵如此故莊子以此喻之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

甲五 莊三

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耶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胞子胥靡麻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耶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培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

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耶彼竊鈎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耶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軒冕之賞非能勸斧鉞之威非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之懸江中也鼎燭

向秀聖人已死大盜不起者聖人事業日新新者爲生故者爲死乘天地之正御日新之變得實而損其名歸真而妄其途則大盜息矣不死者言守故而日新率名而不造

申五 莊三

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實也大盜不止不亦宜乎

郭註言暴主亦得據人君之威以戮賢臣而莫之敢抗者皆聖法之由也向無聖法則桀紂焉得守斯位而放其毒使天下側目哉聖勇義知仁五者所以禁盜而反爲盜資也聖人利天下少害天下多信哉斯言斯言雖信而猶不可亡聖者天下之知未能都亡故須聖道以鎮之也羣知不亡而獨亡聖知則天下之害又多於有聖矣然則有聖之害雖多猶愈於亡聖之無治也雖愈於亡聖未若都亡之無害也甚矣天下莫不求利而不能一亡其知何其迷而失致哉夫竭脣非以寒齒而齒寒魯酒薄非以圍邯鄲而邯鄲圍聖人生非以起大盜而大盜起此自然相生必至

之勢也夫聖人不立向於物而不能使物不向也故人無
貴賤事無真偽苟尚聖法則天下吞聲而開服之斯乃桀
跖所至賴而以其大盜者也若乃絕向守朴棄其禁令
而代以寡欲所以培擊聖人而我僕自全縱舍盜賊而彼
姦自息也古人有言閑邪存誠不在善察息淫去華不在
嚴刑此之謂也竭川非以虛谷而谷虛夷丘非以實淵而
淵實絕聖非以止盜而盜止故止盜在去欲不在彰聖知
將重聖人以治天下而桀跖之徒亦資其法所資者重故
所利不得輕也小盜之所因乃大盜之所資而利也軒冕
斧鉞賞罰之重者所以禁盜也然大盜又逐而竊之則反
爲彼用矣所用者重乃所以成其大盜也大盜也者必行

甲五 莊三

十七

金陵 齊氏校印

以仁義平以權衡信以符璽勸以軒冕威以斧鉞盜此公
器然後諸侯可得而揭也是故仁義賞罰適足以誅竊鈎
者耳夫跖之不可禁由所盜之利重利之所以重由聖人
之不輕也故絕盜在賤貨不在重聖也魚失淵則爲人擒
利器明則爲盜資故不可以示人夫聖人者誠能絕聖棄
知而反冥物極物極各冥則其迹利物之迹也器猶迹耳
若示利器於天下所以資盜賊也

呂註世俗所謂知所謂聖者皆以法爲之所謂至知至聖亦
不出乎聖勇義知仁之名而不知知之所以知聖之所以
聖也故四子者不能全其身而跖之徒反資以爲盜則世
俗之所謂聖知者不免爲大盜積守耳至知在於不知至

聖在於無名而世俗之聖知反以資盜則利天下少害天
下多非虛言也脣齒以况相因魯酒邯鄲以况非相因而
相因然則欲治天下莫若培擊聖人縱舍盜賊善惡兩忘
而已夫心谷不虛而賊心得以趨其間者以聖爲淵而壅
之也竭聖川而涸之則谷虛而盜不生矣心淵不實而賊
心得入於其間者以聖爲丘而傾之也夷聖丘而損之則
淵實而盜不侵矣此聖人已死大盜不起天下所以無故
也所謂死者不生其心是已賊心生而大盜起雖重聖人
以治天下是重利盜也詳見下文并竊之語故竊鈎者誅
竊國者爲諸侯而莫之能禁也諸侯之門仁義存焉則是
并聖知仁義而竊之也况其尤大而揭諸侯者乎雖軒冕

甲五 莊三

十八

金陵 齊氏校印

斧鉞有所不能禁勸凡此皆離真爲聖之過而猶以聖法
明天下是示人以利器故大盜得以奪之也

筆乘魯酒薄而邯鄲圍據許慎註淮南子楚會諸侯魯獻酒
於楚王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
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奏之楚王以趙酒薄圍邯鄲
管見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聖人當作聖知無疑傳者誤耳
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璫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
朴鄙培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
議攪亂六律鏢絕竿瑟寒替曠之耳而天下始人舍其聰矣
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舍其明矣毀絕鈎
繩而棄規矩擡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

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立
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蹀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
人含其智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
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煇亂天下者也
法之所無用也之也煇與同投棄之也擢擢

郭註去其所資則不施禁而自止賤其所貴則不加刑而自
息除矯詐之所賴則無以行其奸巧小平者乃大不平之
所用也外無所矯則內全我朴而無自失之害矣夫聲色
離曠有耳目者之所貴也受生有分而以所貴引之則性
命喪矣若乃毀其所貴棄彼任我則聰明各全人含其真
也夫以蜘蛛蜻蛚之陋而布網轉丸不求之於工匠則萬

甲五 莊三

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物各有能也所能雖不同而所習不敢異則若巧而拙矣
故善用人者使能方者爲方能圓者爲圓各任其所能人
安其性不責萬民以工倕之巧故眾技以不相能似拙而
天下自能則大巧矣用其自能是以規矩可棄而妙匠之
指可擲也去其亂羣之率則天下各復其朴而同於玄德
也彼曾史楊墨離曠工倕者所稟多方故使天下躍而效
之效之則失我我失由彼則彼爲亂主矣若夫法之所用
者視不過於所見故眾目無不明聽不過於所聞故眾耳
無不聰事不過於所能故眾技無不巧知不過於所知故
羣性無不適德不過於所得故羣德無不當安用立所不
違於性分之表使天下奔馳而不能自反耶

呂註莊子所謂絕聖棄知者非滅典籍棄政教也不以生於
心而已搃玉毀珠者非出府庫棄諸山也不以貴之心而
已焚符破璽非燒而碎之也以信信之則民朴鄙而符璽
非所恃也培斗折衡非果培折之也以平平之則民不爭
而斗衡非所恃也然後民復其性命之情而始可與論議
矣塞師曠耳欲反聽也我反聽則天下含其聰膠離朱目
欲內視也我內視則天下含其明擢工倕之指天下始有
其巧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天下之德始立同則在我
棄知絕巧不見可欲而已彼外立其德而煇亂天下者則
非含其聰明知德而反於性命之情者法之所無用也而
或者謂莊子真欲培擊聖人縱含盜賊殫殘法度者豈可

甲五 莊三

二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與之微言乎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
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
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
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
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賦糧而
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
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
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耶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
亂於上矣鉤餌罔罟罾筭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削
格羅落置罟罾浮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尖毒頰繁

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
 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
 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
 悖日月之明下燥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喘奕之蟲肖
 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
 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依釋夫恬淡無為而
 悅夫嗜嗜之意嗜嗜已亂天下矣刑格所以施羅網也鳥獸
 說曲之辭獨亦作嗜亦作嗜奕亦作奕無足翻也也肖翹不飛之屬種種
 有厚人也役

郭註民結繩而用之足以紀要而已適故常甘當故常美若
 思夫侈靡則無時謙矣不相往來無求之至也贏糧趨賢

甲五 莊三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而棄親去主至治之迹猶致斯弊也上謂好知之君知而
 好之則有斯過矣夫攻之逾密避之逾巧則雖禽獸猶不
 可圖之以知而況於人哉故治天下者惟不任知任知無
 妙也上之所多者下不能安其少也性少而以逐多則迷
 矣不求所知而求所不知此乃舍己效人不止其分也善
 其所善爭尚之所由生也吉凶悔吝生乎動也而知之所
 動誠能搖蕩天地運御羣生君人者胡可不忘其知哉嗜
 嗜以己誨人也
 呂註聖人之治常使民無知無欲無知也故結繩而用之無
 欲也故甘食美服樂俗安居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此至德
 之世也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

善已皆知非其所不善惡與不善也莫知非其所已善美
 與善也復乎無為則雖美與善亦非性命之情也民不往
 來而自為族是謂種種之民某所有賢贏糧而趨則役役
 之伎也其教我也似父其諫我也似子則嗜嗜之意此皆
 尚賢好知之過由有知而後有聖人有聖人而後有大盜
 聖人大盜皆知之所自出故是篇始終以去知為言
 詳道傳曰多事生之譽多言德之賊役役多事者也嗜嗜多
 言者也

循本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以上文例之亦當為三
 事知詐漸毒者以知相詐積漸成毒也堅白者堅執為白
 同異者合異為同皆公孫龍之書有此語頡相競為高也

甲五 莊三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滑猶走弄不定也彼堅執以為白而辯之者與之相頡使
 之走弄不定解散也垢身之塵垢也解垢同異者解散其
 同如垢之脫也上一句說知下二句說辯喘耑動蟲之小
 者肖翹植物之小者
 管見總論是篇以祛僞命題考監韻祛脅也則祛僞者從僞
 之脅旁開而取物此竊盜之行也為治者不能引道德以
 公天下之情然後姦雄得竊其權以為私利天下有被其
 害者矣南華務在絕聖棄知培斗折衡思復上古無為之
 治然其還淳反朴之要在明乎真知以正其所趨復乎真
 善以全其所受而已使任治道之君子皆如漆園之用心
 何患乎世道之不興滄風之不復哉

在有第十一

聞在有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
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
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
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痒痒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
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人大喜
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
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
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婦詰卓鷲至而後有盜跖曾
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
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何何焉終以賞

甲五

莊翼三

二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有寬也 謂也 亦非也 助也 謂也 亦非也 助也 謂也 亦非也

平行不

郭註宥使自在則治治之則亂也人之生也直莫之蕩則性
命不過欲惡不爽在上者不能無爲上之所爲而民皆赴
之故有誘募好欲而民性淫矣所貴聖王者非貴其能治
也貴其無爲而任物之自爲也無治乃不遷淫堯雖在有
天下其迹則治也治亂雖殊其於失後世之恬愉使物爭
尚畏鄙而不自得則同耳故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也恬
愉自得乃可長久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此皆堯桀之流使
物喜怒太過以致斯患也人在天地之中最能以靈知喜
怒擾亂羣生而振蕩陰陽也故得失之間喜怒哀集乎百姓

之懷則寒暑之和敗四時之節差百度昏亡萬事天落也
幕賞乃善故賞不能供畏罰乃止故罰不能勝忘賞罰而
自善性命乃大足耳夫賞罰者聖王之所以當功過非以
著勸畏也故理至則遺之然後至一可反也而三代以下
遂尋其事迹故何何然與迹競遂終以所寄爲事何暇安
其性命之情哉

呂註天下者萬物之所一其常性常德即我之性德是也在
宥天下在宥我而已在者存之而不亡任自然而不益宥
者放之而不縱如固之宥物也不淫不遷無爲而已無爲
則無我無我則治天下者誰哉故兩忘堯桀之是非也人
生而靜何有樂苦使之樂苦是淫其性淫其性未有不遷

甲五

莊翼三

二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其德者也萬物負陰抱陽沖氣爲和人莫不有沖和之氣
以與天地通而堯使民樂其性至大喜而毗於陽桀使民
苦其性至太怒而毗於陰故傷其沖氣而墮四時之施寒
暑之和不成反傷人形矣至於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
所謂兩相傷也於是天下始有喬詰卓鷲非常之行喬則
尚高詰則窮盡卓則難及鷲則不羣皆非平易中正此賞
罰所以不給性命之情所以不得而安也

須溪在者只以此身寄於天下使知有我不至於淫而已宥
者縱之自然雖其巧詐亦若與之相忘者彼將自失則其
德未嘗不存也是不遷也不分堯桀不分樂苦是其所見
真處

循本欣欣焉不恬靜者不在之之故瘁瘁焉不愉悅者不宥之之故毗助也凡喜屬陽怒屬陰人之一身陰陽調和則無疾若過於喜則助其陽勝矣過於怒則助其陰勝矣下文以四時之陰陽喻人身之陰陽也中道不成章言作事至半塗而不成條理也

副墨因言樂與苦即以喜怒作喻一喜雖足以快心不如無喜一怒雖足以紓憤不如無怒一堯一桀雖足以治天下不如無治今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者皆治之之過也至是民始失其常性於是有喬詰卓鷲盜跖曾史之行接跡於天下喬者矯己而過於高詰者責人而過於密卓者特立而至於亢鷲者鉏擊而至於猛四者盜跖曾史具有之是皆拂亂天常滅裂和氣總為失真亂性之民耳馴至善多不勝賞惡多不勝罰則是舉天下之大而不足以賞罰也為天下者猶何何焉日以賞罰為事彼方趨避之不暇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欲安其性命之情者置其賞罰在之宥之而後天下之性可得也

而且說說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亂樂卷上偷襲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

甲五

莊三

二十五

金陵書院印

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耶乃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儻之吾若是何哉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或作一作樂則卷不申舒之狀猶猶自動也

郭註當理無悅悅之則致淫悖之患矣相助也存亡無所在任其所受之分則性命安矣必存此八者則不能縱任自然故為櫛卷偷襲也不能遣之已為誤矣乃復尊之以為貴豈不甚惑哉非直由寄而過去也乃珍貴之如此無為者非拱默之謂也直各任其自為則性命安矣不得已者非迫於威刑也直抱道懷朴任乎必然之極而天下自安也若夫輕身以赴刑棄我而殉物則身且不能安其如天下何無解無擢解擢則傷也出處語默常無其心而付之自然神順物而動天隨理而行若遊塵之自然任其自然而已矣

呂註天下不安其性命之情則所謂聰明仁義禮樂聖知皆非其正不免亂德悖禮而已八者存亡皆可言無益損乎其真櫛割而不全卷束而不舒偷積而不散囊結而不解皆所以亂天下而乃尊之惜之齋戒以言鼓歌以儻以為天下之至真在是世迷日久吾若之何哉夫臨莅天下誠

甲五

莊三

二十六

金陵書院印

出於不得已而無爲則我奚爲不貴愛以身於爲天下而
以徇之哉斯則可以寄託天下者也貴則不輕其身愛則
不危其身託如託身寄如寄物則貴重於愛託重於寄也
無解五藏則不散而淫乎仁義無擢聰明則不引而屬乎
聲色尸居龍見其見出於無爲淵默雷聲其聲出於不言
神動則感而後應天隨則不召自來如此則從容無爲而
萬物炊累炊累卽萬物之以息相吹累則炊之積也萬物
歸之如塵自積又何暇治天下哉

申五 莊翼三 二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
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憤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昔
者黃帝始以仁義櫻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胼故脛無毛
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
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讎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峽流共工
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與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
桀路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
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
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斲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
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櫻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嶮巖之下
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去也行杭

楊者相推反吐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
桎梏之間意也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
知之不爲桎梏接也摺習也仁義之不爲桎梏繫也柄也
焉知曾史之不爲桎跖嚙也矢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
治也引也也謂偶也也縣而天希高也察遠也也施延也也繩繫殺也梁也也
手也俱也起也也底也嗚也矢也之也鳴者也朴云也嗚也大也呼也也

申五 莊翼三 二六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上下囚殺言無所排進乃安全矣能淖約則剛強者柔矣
焦火之熱凝冰之寒皆喜怒并積之所生者乃不彫不琢
各全其璞則何冰炭之有哉俛仰再撫四海風俗之所動
也靜之可使如淵動之則係天而踴躍人心之變靡所不
爲順而放之則靜而通治而係之則跂而憤驕憤驕者不
可禁之勢也夫黃帝非爲仁義也直與物冥則仁義之迹
自見迹自見則後世之心必自徇之是亦黃帝之迹使物
櫻也夫堯舜之名皆其迹耳我寄斯迹而迹非我也故駭
者自世世彌駭其迹愈粗粗之與妙自塗之夷險耳遊者
豈常改其足哉故聖人也而有堯舜湯武之異明斯異
者時世之名耳未足以名聖人之實也故夫堯舜者豈直
堯舜而已哉是以雖有仁義之迹矜愁之貌而所以述者
故全也自喜怒相疑至誕信相譏莫能齊於自得也大德
不同者立小異而不止於分也知無涯而好之故無以供
其求於是有斲鋸椎鑿雕琢性命遂至於此若任自然而

居常則賢愚襲情貴賤履位君臣上下莫匪爾極而天下無患矣斯述也櫻天下之心使奔馳而不可止故中知以下莫不外飾其性以眩惑眾人惡直醜正蕃徒相引任真者失其據而崇僞者竊其柄於是主憂於上民困於下矣由腐儒守迹故致斯禍不思捐迹反一而方復攘臂用迹以治迹可謂無媿而不知恥之甚也桁楊以接摺爲管桎桎以繫柄爲用聖知仁義者遠於罪之迹也迹遠罪則民思尙之尙之則矯詐生焉矯詐生而禦奸之器不具者未之有也故棄所尙則矯詐不作桁楊桎梏廢矣何繫柄桎摺之爲哉嚙矢矢之猛者言曾史爲桀跖之利用也絕聖棄知去其所以櫻也

甲五 莊三

二十九

金 說 書 卷 四 廣 氏 校 印

詳道夫人心排而下之則拘以囚進而上之則怒而殺廉而劇之使傷而不全雕而琢之使文而不質則陰陽之氣滲矣其僵也債其起也驕執而係之使閉而不舒則不肖之心應矣仁義內也故愁五藏法度外也故矜血氣然仁義行而姦僞生法度彰而暴亂作故堯之至治不免四凶之誅次三代以下乎殊者絕也戮者辱也

副墨人心一或爲人所排則失志銷魂而下矣少或進之則希高望遠而上矣上下無常因人起倒其係也如囚其恐怖也如殺將此恬淡素朴之心化爲一段假美之態以側媚乎勝己之人盡將平生之廉隅彫之琢之殆幾於盡此皆懼排希進之人用心如此故語其燥急則熱如焦火語

其戰兢則寒如凝冰語其迅疾則一俛仰之間而再臨乎四海之外方其未動也其靜如淵其既動也則懸隔如天如云天淵懸絕也此人心忿戾驕亢不可制伏之狀堯舜之勤勞湯武之征伐思以仁義櫻之也仁義之端一開故下焉者負不仁不義之名而爲桀跖上焉者得行仁行義之名而爲曾史以至儒墨各各緣此立教同於己者喜之異於己者怒之有見於此則以爲知無見於彼則以爲愚以在我爲善而非人之否以在我爲信而譏人之誕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而玄同之德衰性命之真喪矣百姓於是乎殫盡思慮接不暇所謂求竭也斲鋸繩墨椎繫皆刑戮之具仁義窮而刑罰用乃勢所必至者其究至使賢

甲五 莊三

三十

金 說 書 卷 四 廣 氏 校 印

者高蹈而遠引萬乘抱憂而孤立儒墨之徒猶欲抱其仁義聖知之談離肢攘臂而救之孰知其卽仁義聖知之所致乎接摺者桁楊之管柄圓繫方所以製桎梏者有桁楊則必有接摺製桎梏則必用柄繫其事相須以喻仁義之必招罪戾曾史之必資桀跖也徐士彭云桀跖嚙矢如言異論赤幟也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兩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

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
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間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
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
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蹙然而起曰善哉
問乎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
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
女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
形形乃長生慎女內閉女外多知為敗我為女遂於大明之
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
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職慎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
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

甲五 莊三

三十一

金陵叢書
一冊氏校印

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
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
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
反於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
參光吾與天地為常當我緇混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
獨存乎賀正也 族聚也 未聚而雨言澤少也 未黃而落言殺
氣多也 期期也 侯貌 驚起也 物將自壯不治則則
物之大任一曰陰陽之二小紀也 百昌風主物云百物也 緇混
無心之謂也
郭註問至道之精可謂質也不任其自爾而欲官之故殘也
人皆自修而不治天下則天下治矣故善之也窈冥昏默
皆了無也老莊之所以屢稱無者何哉明生物者無物而

物自生耳自生耳非為生也又何有為於已生乎忘視而
自見忘聽而自聞則神不擾而形不邪也無勞女形無搖
女精任其自動故閑靜而不天也此皆率性而動故長生
也慎女內全其真也閉女外守其分也知無涯則敗矣夫
極陰陽之原乃遂於大明之上入於窈冥之門也有官有
藏言但當任之也取於盡性命之極極長生之致耳身不
夭乃能及物也無窮無測而人以為終極徒見其一變也
皇王之稱隨世之上下耳其於得通變之道以應無窮一
也失無窮之道則自信於一偏而不得均同上下故俯仰
異心土無心者也生於無心故當反守無心而獨往也入
無窮遊無極與化俱也日月參光天地為常都任之也緇

甲五 莊三

三十一

金陵叢書
一冊氏校印

昏者物之去來皆不覺也獨存者以死生為一體則無往
而非存也
呂註空同之上無物而大通之處道為無名之樸故曰質陰
陽道之散故曰殘雲氣不待族至益以荒矣則非輔其自
然而有以虧之閒居三月齋潔之至順下風而進循木以
求之治身而可長久者唯道為然是乃問其質也窈冥則
無形言所不能論意所不能致而有所謂精者可知可言
則非其極也必至於昏昏默默乃所以為道之極此言道
之體無視無聽至乃可長生則與之入道也抱神以正則
形不期正而自正必靜必清言不可撓而濁之形不勞而
全精不搖而復乃可長生矣夫神無形而麗物不麗於物

而反乎無見無知不守其形將安之乎慎內則來其兌閉外則閉其門此養神而保之之道反是則多知而敗矣人未知道則域於陰陽而未嘗至其原無見無聞無知則遂於大明之上入於窈冥之門得是而窮之則知天地有官其官也以此陰陽有藏其藏也在此慎守女身物將自壯則奚爲而外求哉黃帝又語以向之所謂無見聞知道之體而已至其用則無見乃其所自見無聞乃其所自聞無知乃其所自知也蓋道之爲物無窮無測而遂止於無見聞知則是無窮而以爲終無測而以爲極也得道者爲皇爲王以其神明而皇王之所興起也失道者見光爲土以其形不出照臨覆載之間也百昌生土反土以其形而已

甲五 莊翼三

三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故余將去汝入無窮遊無極則以爲終極者非知我者也與日月參光則其明不息與天地爲常則其久無窮當我縉乎不知其爲當也遠我昏乎不知其爲遠也人盡死而我獨存則求之吾身不知何物而可以至於此也萬物之靈惟人爲最造化之爲人不知幾何而一遇而人之聰明恂達可以與此者又幾何而一遇也而不孳孳焉則彼以慈爲寶者固不厭數數言之也

蘇子瞻案山經廣成子治太易屯蒙二卦運行日月蓋古之真人黃帝師也物之質物之殘言其情在於欲已長生而外託於養民人遂羣生也夫長生不死豈非物之實而所謂養民人遂羣生者豈非道之餘乎雲不待族而兩草木

不待黃而落者言雖天地之精不能供此有心之耗也故荒亡之符先見於日月以身占之則耳目先病矣真人佞人猶穀之與稗也所種者穀雖瘠土不生稗所種者稗雖美田不生穀今欲學道而問己不情佞僞之種道何從生問居三月則先物後己之心無所復施故其問如此窈冥昏默此致道之方而非道也學道者患其散且僞故窈窈冥冥者所以致一也昏昏默默者所以全真也此下又畫一以教之皆真實語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則無爲也心無所知則無思也必靜必清無勞形無搖精則無欲也三者具而形神一形神一而長生矣內不愼外不閉而形神離矣至彼至陽至陰之原二者如日月水火之用所以修煉

甲五 莊翼三

三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變化堅氣而凝物者也以窈冥昏默立長生之本以無爲無思無慾去長生之害又以至陰至陽堅凝之吾事足矣天地有官自爲我治之陰陽有藏自爲我畜之爲之在我成之在彼也物本無終極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物未嘗有死故長生者物之固然非我獨能我能守一而處和故不見其分成與毀耳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言學道者能盡死其人而獨存其我者少也夫可見可言可去可取者人也非我也不可見不可言不可去取者是真我也近是則明遠是則愚得是則得道矣故人其盡死而我獨存者此之謂也

循本遂者往而竟至也官者如官司藏者如府藏物者如官

司府藏中之物生而上見日月之光死則下爲土矣縉絲之合也昏杳冥也當我謂近我而來之境即無窮之門無極之野遠我謂背我而去之世即去汝也言自此去後恐仙境之近我者如縉之合而不可離乎塵世之遠我者杳冥而不復見乎其未得道之人盡死而我獨存乎三乎字有惘然閱世之意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方將拊髀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倘然止暫然立曰叟何人耶叟何爲此鴻蒙拊髀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爲之奈何鴻蒙拊髀雀躍掉頭曰

甲五 莊覽三

三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耶天忘朕耶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殃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爲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也民之放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止一作蟲意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毒哉僂僂乎歸矣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汝徒處無爲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幸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反徒本池終身不離

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闕其情物故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雲將雲也扶搖風也一云東海神木也鴻蒙氣也

郭註不知所求而自得所求不知所往而自得所往夫內足者舉目皆自正也朕又何知以斯而已夫乘物非爲迹而迹自彰猖狂非招民而民自往故爲民所做效而不得已也若夫順物性而不治則情不逆而經不亂玄默成而自然得也解獸羣而鳥夜鳴離其所以靜也草木昆蟲坐而受害矣蓋有治之迹亂之所由生也意毒哉言治人之過深也僂僂坐起之貌嫌不能隕然通放故遣使歸夫心以用傷則養心者其唯不用心乎理與物皆不以存懷而開付自然則無爲而自化矣同乎溟溟與物無際也莫然無魂坐忘任獨也不知而復乃爲眞復渾沌無知而任其自復乃能終身不離其本也知而復之與復乖矣有問有闕則失其自生也知而不默常自失也

甲五 莊覽三

三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呂註吾弗知是眞知也人莫不有求有往我則不知所求不知所往凡以無知而已殃掌拘係貌雖遊者若有所拘係而吾觀天下之眞不過此物而已萬物並作吾觀其復復則不妄朕又何知自以爲猖狂則無爲已民之放則未能無爲天則無爲民則無知有知有爲則亂天經逆物情而玄天弗成矣歲有玄天冬至是也月有玄天晦日是也日有玄天夜半是也而人亦有玄天古之求正氣之所在而

以存其精神美其根本者未有不知此非所以彰彰言之也夫唯玄天所以弗成而災及鳥獸昆蟲者凡以不知無爲而治之之過也毒所以治疾無爲而治之猶無疾而毒之僂僂乎歸矣欲其反本以求之人莫不有成心在乎自養而已自養則無所事爲而物自化墮形體則不知有六骸吐聰明則不知有耳目倫則理之在我物在外者也滓溟氣之虛而待物者我與物忘而同乎滓溟則心解神釋而莫然無魂此所以處無爲之道也云云物之方與我則不知使物歸根亦不自知則渾沌旁礴而爲一以至終身不離無間無闕而物自生也方其無知不知其無知也而曰此名無知耶則是問其名此果無知耶則是闕其情猶

甲五 莊翼三

三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物之方生剔其根而視之未有能生者也天之所以造物亦若是而已矣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眾爲心也夫以出乎眾爲心者曷嘗出乎眾哉因眾以甯所聞不如眾技眾矣而欲爲人之國者此僂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僂倖也幾何僂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夫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天下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大人

之教若形之於影響之於嚮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下配處乎無嚮行乎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而無已無已惡乎得有有觀有者昔之君子觀無者天地之友

郭註心欲出眾則與眾無異而不能相出矣眾皆以相出爲心而我獨無往而不同乃大殊於眾而爲眾主也吾一人之所聞不如眾技多故因眾則甯若不因眾則眾之千萬皆我敵也夫欲爲人之國者不因眾之自爲而以己爲之此徒求三王主物之利而不見己爲之患也三王之所以利豈爲之哉因天下之自爲而任耳吾與天下相因而

甲五 莊翼三

三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成者也今以一己專制天下天下塞矣已豈通哉故一身既不成而萬方有餘喪矣不能用物而爲物用卽是物耳豈能物物哉不能物物則不足以有大物矣夫用物者不爲物用也不爲物用斯不物矣不物故物天下之物使各自得也用天下之自爲故馳萬物而不窮也人皆自異而已獨羣遊是乃獨往獨來者也獨有斯獨可謂獨有矣夫與眾玄同非求貴於眾而眾人不不得不貴斯至貴也若信其偏見而以獨異爲心則雖同於一致故是俗中之一物耳非獨有者也未能獨有而欲鑿竊軒冕取非分眾豈歸之也哉故非至貴也百姓之心形聲也大人之教影響也大人之於天下何心哉猶影響之隨形聲耳使物之所

懷各得自盡問者爲主應故爲配無響寂以待物也無方
隨物轉化也撓撓自動也提挈萬物使復歸自動之性卽
無爲之至也與化俱故無端玄同故無表與日新俱故無
始也形軀合大同者形容與天地無異也有己則不能大
同矣天下之難無者己也己既無矣則羣有不足復有之
覩有者能美其名者耳覩無則任其獨生也

呂註道之無爲自然非特人君體之而以道佐人主者亦當
因歛以甯無事於爲人之國也一人所聞不如眾技之眾
而欲自任以爲人之國則其不喪者僥倖而已三代君臣
相與固有以是爲利者而未世多以是爲患欲爲人之國
者撓其利而不見其患也黃帝問廣成堯之見四子皆以

甲五 莊三

三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大物爲患欲明吾所體者道道外無物是以謂之獨有夫
大人之教若形聲之於影響而不爲天下先此所以爲之
配也處乎無響則寂然不動行乎無方則未始有封故能
挈天下而往以復之撓撓而不必靜是謂萬物竝作吾以
觀其復而藏天下于天下也故能遊乎物之終始而方之
所不能闕時之所不能拘也頌論言也言則出於不言形
軀形也形則象於無形如是則大同而無己矣無己烏得
有有哉熏然慈仁謂之君子聖人所以與人同也則覩有
者特可謂之君子而已至於覩無則天地之友與人同者
不足以名之也

副墨因眾以甯所聞言因眾人之聞見以穩妥自己之聞見

則我之不如眾技抑又多矣以言尊仁義悅聖知爲同俗
之見也挈女適攜天下而適道也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復
來也之往也言其往來自如撓挑無極也出入無旁者獨
往獨來無所依傍也既無端焉有始既無始焉有終故曰
與日無始至是則形軀不足以礙之而合乎大同矣如所
謂形神俱妙與道合真也大同則求其爲己了不可得焉
得有有耶覩有者昔之君子三代君臣以仁義禮樂爲治
者皆是也覩無者天地之友則非獨有之人不能與於此
矣

甲五 莊三

四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
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故聖
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
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
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爲也而不
可不爲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不可明
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
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
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郭註因其性而任之則治反其性而凌之則亂夫民物之所
以卑而賤者不能因任故也是以任賤者貴因卑者尊此

必然之符也事藏於彼故匿彼各自爲故不可不爲但當因任耳法者妙事之迹也安可以迹粗而不陳妙事哉當乃居之所以爲遠親則苦偏故廣乃仁耳夫禮節者忠於係一故物物體之則積而周矣事之下者雖中非德事之難者雖一非道況不一哉執意不爲雖神非天況不神哉觀天不助順自爲而已成德不累自然與高會也出道不謀不謀而一所以爲易也會仁不恃特則不廣也率性居遠非積也自然應禮非由忌諱也事以理接能不自任應動而動無所辭讓也御粗以妙故不亂也恃民自爲不輕用也因物而就任之不去其本也夫爲者豈以足爲故爲哉自體此爲故不可得而止也不明自然則有爲有爲而

甲五 莊三

四十一

金陵 廣氏校印

德不純矣不能虛已以待物則事事失會此不明於道者之可悲也天道者在上而任萬物之自爲也人道者以有爲爲累不能率其自得也主者天道同乎天之任物則自然居物上也臣者人道各當所任也君任無爲而委百官百官有所司而君不與焉二者俱以不爲而自得則君道逸臣道勞勞逸之際不可同日而論之也不察則君臣之位亂矣
管見總論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爲故以存民有厭爲懷未嘗有心乎治之也是以天下之民性不淫而德不遷爲民上者喜怒平而賞罰中蓋因天下之自治而無爲治之勞故民易從而法不撓也後世君天下者失其輔

世長民之要而專以賞罰爲事上有儒墨曾史之是非下有桁楊桎梏之拘制然後爲治者不勝其勞而民無所措手足矣猶且以仁義聖知爲足以得天下之情尊之惜之家傳國效而非悟其爲撓民之具此所以願絕棄之也信如所言則天下之所寄託淵雷之所發見者有在於是國政不至於僨囊人心不至於蠹壞從容無爲又何暇治天下矣次設崔嵬之間以發老聃之旨明乎爲治者罪在撓人心此桁楊桎梏之所自來而桎跖之所以爲利者也故黃帝問道於空同告以抱神正形清靜長生之要身爲本家國次之未有身治而國亂者也今之君天下者能力行廣成之言則三代之治不難復取天地官陰陽皆在吾無

甲五 莊三

四十二

金陵 廣氏校印

爲中此所以爲在宥之道鴻蒙告雲將以墮體黜聰守根不離所以爲治身之道也其篇末歷叙君臣禮法殆無遺論及天道人道之分在有爲無爲之別相去雖若不侔發於其心見於事業一也

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眾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反其柄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

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原原本本也

作所

郭註天地均於不爲而自化萬物一以自得爲治天下異心無心者主也以德爲原無物不得得者自得故得而不謝所以成天無爲則任自然之運動自然爲君非邪也各當其分則無爲位上有爲位下官各當其所能則治矣無爲也則天下各以無爲應之通於天地者德言萬物莫不皆得則天地通行於萬物者道言道莫不塞其所由則萬物自得其行矣上治人者使人人自得其事而技者萬物之末用也夫本末相兼猶手臂之相包一身和則百節皆適

甲五 莊三

四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天道順則本末皆暢故一無爲而羣理都舉矣

呂註天地之大萬化而未始有極雖化而非其所以化均則無大小美惡長短之辨乃其所以化也道生一而至於萬何從而治哉一則各復其根而不知乃其所以治也人卒雖取其主者君原於德則其化通於天地之均成於天則其治反乎萬物之一此二者同謂之玄古之君天下者無爲也天德而已以道觀言則未嘗有言言而無言天下之君其有不正者乎以道觀分則無爲爲君有爲爲臣君臣之義其有不明者乎以道觀能則無能無不能天下之官其有不治者乎以道汎觀則物無非道萬物之應其有不備者乎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得是而已人而得是則德

與天地通而萬物莫非我道之爲物如此其大在上者用之以治人則事而已能有所藝則技而已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兼於天則所以畜天下者豈有於技能事爲之間哉故其天下足天下化百姓定者凡以通於一而所得者無心故也

管見天地至大人物至眾其治其化不知其幾而主之者君則夫君之應世豈偶然哉原於德故物莫能離成於天而人自歸往其道微妙強名曰玄是以古之君天下者無爲而德合自然以道觀言而言合乎道則君無不正以道觀分而分合乎道則義無不明以道觀能而能合乎道則官無不治以道汎觀而物合乎道則應無不備由是知天下

甲五 莊三

四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事物苟離乎道未有能自立者通於天地者德以德與天地合也行於萬物者道以道通乎物也凡以治人爲尙縱意乎刑政賞罰皆事而已況於藝能而入於技其去道德益遠矣古之善畜天下者無他無欲而天下自足無爲而天下自化心如淵水之靜撓之而不濁也民鳥得而不定哉通於一萬事畢此老君西昇告尹喜之言無心得而鬼神服即易所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列心焉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

忠本也壽夭窮通內疚也私分處顯病情病也一有係乎心則志不完矣

管見郭氏從顯則明爲句諸解多因之似與下文不貫無隱范先生連下文爲句義長今從之王天下不以爲己顯也乃若所顯則有之在明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耳萬物一府則無彼我之分死生同狀則無去來之累此爲剖心之極致歟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濇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智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探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

甲五 莊三

四十七

金陵叢書
蕪氏校印

王德者耶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聘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

郭註聲由寂影以識體道者物感而後應也萬物孰能定言應感無方也王德之人任素而往耳非好通於事也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言本立而知不逆然後任素通神其德彌廣心由物探之而出非先物而唱也忽勃皆無心而應之貌動出無心故萬物從之斯蕩蕩矣故能存形窮生立德明道而成王德也冥冥無聲而見曉聞和若夫視聽而不寄之於寂則闇昧而不和矣深之又深窮其原而後能

物物也神之又神極至順而後能盡妙也我確斯而都任彼則彼求自供恣而任之會其所極而已

呂註淵乎其居言洪而不動濇乎其清言通而不濁夫道若是而已矣以爲無耶金石不得無以鳴以爲有耶金石不考則不鳴萬物孰能定之素則無所與雜逝則無乎不在通於事則物徹疏明知通於神則周萬物而不遺奚以通於事爲哉本原者道事其末也立之本原則縉乎其事而事自通心非物探寂然而已不將不迎應而不藏也夫耳聞目見口言心思無非道也則形非道不生日用不知非得之在我不能明也則生非德不明惟能存形窮生立德明道則在我得之而執古御今矣忽然出動而萬物從之

甲五 莊三

四十八

金陵叢書
蕪氏校印

則藏不慮以生心而未嘗強謀也夫道之爲物雖不可見乃見之所自見雖不可聞乃聞之所自聞深而能物其中有物是也神而能精其中有精是也至無而供其求則天府之富無窮時聘而要其宿大小長短修遠則其分未嘗不足易所謂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是也

副墨金石不得無以鳴金石不考不鳴言鳴者是道耶考者是道耶孰能定之以爲定在金石不考何以不鳴定在考者他聲當同金石定在虛空考之何以無聲如此徵問要人深思而自得之素逝即沛乎其爲萬物逝之逝素純一也逝流通不滯也素逝者虛靜恬澹寂寞無爲未嘗沈著於有爲事相之中故曰恥通於事但立之本原得其要道

而其知自與神明通故其德廣大而足以王天下生我者道也明我者德也以德爲明則明之至矣然道與德非二也原於天則爲道即立之本原也得於己則爲德即通神之知也存其形而能窮其生則本原立其德而能明其道則王德廣故復贊之曰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蓋信沛乎其爲萬物逝也至無而供其求即虛而不屈動而愈出無爲而無不爲也時騁而要其宿即逝曰遠遠曰反動極歸乎靜也或大而忽然小或長而忽然短或短而又忽然脩且遠所謂王德之人蓋如此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旋歸遺其玄珠使知智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反口懈話豆

甲五 莊翼三

四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反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力喫話多

郭註此寄明得真之所由言用知不足以得真聰明喫話失真愈遠象罔得之明得真者非用心也象罔即真也

呂註赤水之北喻玄之極處崑崙之丘形中最高也南望則向明而觀之珠之爲物不可以知知識識言求故皆索之而不得象則非無罔則非有非無不嗽不昧此玄珠之所以得也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被衣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幾乎天下齧缺之爲人也聰明睿智給數

所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乎天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絃反公才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眾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爲眾父而不可以爲眾父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云李云危也該束也劉

郭註配天謂爲天子聰敏過人則使人跂之屢傷於人也以人受天是又用知以求復其自然夫過生於聰知而又役知以禁之其過彌甚矣故曰無過在去知不在於強禁乘人而無天言若與之天下且使後世任知而失真矣夫以萬物爲本則羣變可一而異形可同斯述也將遂使後世

甲五 莊翼三

五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由己以制物則萬物乖矣尊知而火馳者言賢者當位於前則知見尊於後奔競而火馳也緒使者將與後世事役之端也物絃將使後世拘牽而制物也四顧而物應將遂使後世指麾以動物令應工務也應眾宜者將遂使後世不能忘善而利人以應眾宜也與物化將遂使後世與物相逐而不自得於內也此皆盡當時之宜也然今日受其德而明日承其弊矣故曰未始有恒有族有祖言其事類可得而祖效眾父迹也眾父父所以迹也若與之天下非但治主乃爲亂率夫桀紂非能殺賢臣乃賴聖知之迹以禍之田恒非能殺君乃資仁義以賊之故曰北面之禍南面之賊也

呂註其性過人則非黜聰棄知而動於不得已者以人受天則非全於天也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乃在禁之之處以是爲合於無爲而與之配天其能不以人廢天乎木身而異形則不能無我尊知而火馳則不能去知是以爲天下所役物有結之而不能自解也四顧而物應非尸居而使民不知所如往方且應取宜非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者故與物化而未始有常夫何足以配天乎

管見齧缺聰明睿知其性過人是論其才而不言其道以人受天謂尙有爲而求合於無爲是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生也若與之天下彼且乘有爲之迹以臨民使天下失其自然之性矣本身而異形肝膽楚越也尊知而火馳機

甲五 莊翼三

五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謀急速也爲緒使則役於事爲物絃則礙於物四顧而物應物未能忘我也方且應取宜我未能忘物也與物化則逐物而遷未始有常則失其本然之我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謂齧缺之學亦有宗有君概嘗聞道者也可爲取父特不可爲取父父耳取父則玄之又玄之謂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噫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耶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爲聖人耶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孰居而

穀食鳥行而無影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間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守華地名封人也

郭註多男子而授之職則物皆得所而志定分富而寄之天下故無事也孰居則無意求安穀食則仰物而足率性而動非常迹也與物皆昌猖狂妄行而自蹈大方也修德就間雖湯武之事苟順天應人未爲不問也夫至人極壽命之長任窮通之變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厭世上僊乘雲帝鄉一氣之散無不之也

呂註聖人盡天道故體合變化而物莫能累君子盡人道故

甲五 莊翼三

五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吉凶與民同患壽當多男雖人所欲不得不以多事多懼多辱爲辭也堯非不盡天道所以與人同者盡人道而已孰居則不知所處穀食不知所由來鳥行而無章其迹莫覩也神僊之說有求之於服食吐納之間世儒以爲狂而不信皆非也蓋生而抱神其歿也亦必抱神而不忘生而全天其歿也亦必全天而不隕詩書皆有在天之說則去而上僊奚爲而不信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則封人之退已乃其所體也副墨何謂鷄居而穀食鳥行而無影孰無常居穀仰母哺鳥行虛空過而無迹皆無心自然之意聖人處世之心亦如是耳三患即釋典所謂三災水火風也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
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
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子吾子辭爲諸侯
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
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
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偁偁乎耕而不願子伯成
得通變伯成子高是也天地開闢以來吾身一千三百變後世
之而狀

郭註禹時三聖相承治成德備功美漸去故史籍無所載仲
尼不能問是以雖有天下而不與焉斯乃有而無之也故
考其時而禹爲最優計其人則雖三聖故一堯耳時無聖

甲四 莊三三 五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人故天下之心俄然歸啓夫至公而居當者付天下於百
性取與之非己也故失之不求得之不辭忽然而往侗然
而來是以受非毀於廉節之士而名列於三王未足怪也
莊子因斯以明堯之弊弊起於堯而釁成於禹況後世之
無聖乎寄遠迹於子高使堯而不治將以絕聖而反一遺
知而甯極耳其實則未聞也夫莊子之言不可以一塗詰
或以黃帝之迹禿堯舜之脛豈獨貴堯而賤禹哉故當遺
其所寄而錄其絕聖棄知之意焉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
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
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同

乃虛虛乃大合喙喙喙合與天地爲合其合緝緝反成巾若
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氣之初易說云

郭註無有故無所名一者有之初至妙者也至妙故未有物
理之形耳夫一之所起起於至一非起於無也然莊子所
以屢稱無於初者何哉初者未生而得生得生之難而猶
上不資於無下不待於知突然而自得此生矣又何營生
於已生以失其自生哉夫無不能生物而云物得以生所
以明物生之自得任其自得斯可謂德也德形性命因變
立名其於自爾一也性修反德恆以不爲而自得之不同
於初而中道有爲則其懷中故爲有物也有物而容養之
德小矣無心於言而自言者合於喙喙喙合與天地爲

甲五 莊三三 五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合天地亦無心而自動也其合緝緝坐忘而自合耳非照
察以合之是謂玄德德玄而所順者大矣
呂註無則一亦不可得無名則一之所起而未形天地之始
是也既已謂之一且得無名乎此物得以生而謂之德是
爲萬物之母也未成者有分且然而已謂之命命則無間
乎未形之物也至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而後謂之形形
體保神而未嘗失各有儀則而未嘗妄謂之性性則不失
乎已形之後者也凡此無他萬物均之得一以生命則有
分而無間性則保神而不失神則妙萬物而塞乎天地之
間者也故性修反德則合乎一之未形德至同於初則無
亦不可得矣同乃虛其虛至於未始有物虛乃大其大至

於不同同之若是則以無爲言之而合喙鳴喙鳴合則通於天地而與天地合矣天地之間其猶囊籥喙鳴合與天地爲合亦若是而已其合緝緝非斬合而合非有所知見而合也是謂玄德則原於德而成於天同乎大順則無所與逆之謂也

劉棻註太初氣之始故有無太始形之始故無名一之所起則有名矣一雖未形而物得以生者以有一故也一未形則渾淪而已可名渾淪固已有分矣且者非久安之意無間者始卒若環無端可指也其中有精其中有信未形有分之謂也建德若偷且然之謂也綿綿若存無間之謂也然命之降也不留則不足以生物留而不動足以生物而

甲五 莊翼三

五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不能生萬物方其留也未嘗不動方其動也不害其留故能生物也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有生則有性冥性則足以知天知天則反於德德至則合乎道矣

循本設問太初有乎無乎曰無有也亦無此名也而無之中一由此起有一矣特未形著耳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萬物得此以生者謂之德其未形之時萬理皆具已各有條理可以分別但且以其渾然無間而謂之命及其留者不能不動而生物物各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中保合元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所謂物各具一太極也性修則復於德矣德之至極則同於未形之初矣同乃虛虛則無是非彼我

2586

2585

凡天下之以喙爭鳴者皆合而爲一矣喙鳴合則同乎天地矣緝緝如綸之合也其合緝緝若愚若昏形容合之意玄德者深妙之德大順者順其自然而不以已與也相傳太極圖出於方外之士由此觀之未必不然口義合喙者不言也鳴者言也喙鳴合之合又與上合字不同言此喙之鳴既以不言而言則與自然者合矣以此自然之合則與天地合矣故曰喙鳴合緝緝猶泯泯然若愚若昏形容此合字也此乃玄妙之德與大順同大順即太初自然之理也

甲五 莊翼三

五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 傲 可不 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留之狗成思猥狙之使白山林來正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取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縣寓司馬云辨明白若

留作理一云執留之狗謂有能放
留係成一懸思也便言便捷見捕

郭註若相放傲強以不可爲可不然爲然斯矯其情性矣縣寓言其高顯易見執理之狗猿狙之便此皆失其常然者也首趾猶終始也無心無耳言其自化有形者善變不能與無形無狀者並存故善治道者不以故自持也將順日新之化而已其動止死生盛衰廢興未始有常皆自然而

呂註必服恭儉所謂忍性以視民則其自爲處危矣拔出公忠所謂尙賢也其爲臺觀多矣如是則吾不能無迹人投迹者歟夫大聖之治天下搖蕩人心使之成教易俗所謂鼓之舞之以盡神也民不窺觀以投上之迹則滅賊心而進獨志若性之自爲不知其所由然者德遺堯舜而不爲豈兄堯舜之教民而推先之溟滓然弟之而繼其後哉欲同於德而心居心居則無爲而萬物化矣

詳道必服恭儉非無爲也拔出公取是尙賢也帝王之德爲無爲則天下無疲茶之患不尙賢則天下無夸跂之爭如此則因其自搖而搖之因其自蕩而蕩之故其賊心隨滅獨知日進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今也勉以服

甲五 莊三

五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恭儉拔公取爲事則是開人之天而導其賊心闕天之天而損其獨志其於帝王之德不亦遠乎夫樂餌以可悅而過者止利於暫而不可以常濕沫以不足而不相忘利於寡而不該乎取所以神人惡取至而執大象天下往也若夫鼓螳螂之怒臂設臺觀之危形使人奔合而投迹豈非樂餌濕沫之論與昔舜以卷婁累其聖列子以餽漿驚其誠南郭子以知而繫之爲憂庚桑楚以社而稷之爲患要在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然後爲至也

方思善案溟滓乃言鴻蒙之世無爲之治卽雲將篇大同乎溟滓也其治在堯舜之上至堯舜之教則有爲矣故云豈兄堯舜之教溟滓然弟之哉文奇而意亦闡諸家註乃有

云自貴者有云低頭甘心者有云無分別者似失之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搨若音搨然用力甚寡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首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沃湯其名爲桴音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对有問爲圃者曰子奚爲者耶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子以蓋取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

甲五 莊三

六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於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頊一作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爲何者耶夫子見之何故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耶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而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汙乎瀆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譽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

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
夫明白人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
驚耶且混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佚游司馬本作
或作於吁可馬云診臨貌項項自失貌於子

郭註夫用時之所用者乃瀉備也斯人欲修瀉備而抱一守
古失其旨也不忘不墮則無庶幾之道一人謂孔子也乏
廢也聖人之道即用百姓之心耳夫神全乃聖王之道非
夫人也子貢聞其假修之說而服之未知純白者之同乎
世也此宋榮子之徒未足以爲全德子貢之迷沒於此人
若列子之心醉於季咸也孔子以其背今向古修爲世事
故知其非真渾沌徒知修古抱灌之朴而不知因時任物

甲五 莊第三 六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之易也夫真渾沌都不治也豈以外內爲異而偏有所治
哉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者真渾沌也
故與世同波而不自失則雖遊於世俗而泯然無迹豈必
使汝驚哉渾沌玄同孰能識之世俗所識者嘗識其迹耳
呂註執古以御今則凡日用無非渾沌之術豈必天地之初
哉彼以有機械者有機事機心而不知機心之所自生者
未始有物則是識其一不知其二也知忘神氣黜形骸以
漸道德之全不知行於萬物者無非道則是治其內不治
其外也明白入素至以遊世俗所謂廢心而用形者是也
彼聞子貢之言始忿然而後乃笑宜以機械爲累而不肯
爲則不識不知乃所以爲渾沌也此篇方論天德無爲恐

或者謂必無爲如漢陰丈人然者則不可與經世矣故論
真渾沌之術乃遊乎世俗之間而不爲累也矣

循本數如決湯言疾速如湯沸溢也純白者本然之質瞞然
目無精采貌於于語助如俗嘲儒之乎者也云獨弦哀歌
以賣名聲言高其調以振響於天下也卑陋卑遜自處於
險隅也假修渾沌氏之術假託也託於修渾沌之術渾沌
太極也識其一不知其二專一而無二也治其內不治其
外得乎己自忘乎物也是丈人者明白而歸諸素無爲而
還之朴體性抱神以遊於世俗者也賜之學宜不及此固
將驚之矣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皆不能識也其驚之也
不亦宜乎借孔子之言以明渾沌之當全如此

甲五 莊第三 六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
曰將之大壑曰奚爲焉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
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願聞
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
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行言自爲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
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
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謂悅共給之之謂
安恬起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
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自從此謂德
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致命盡
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

郭註行其所爲因而任之行言曰爲而天下化使物爲之則不化矣四方之民莫不俱至者言其指揮顧盼而民各至其性任其自爲故也德人則無思無慮率自然耳無是非於胸中而任之天下共利共給而無自私之懷也德者神人之迹故曰容乘光者乃無光故與形滅亡無我而任物虛空無所懷者非闕塞也情盡命至天地樂矣事不妨樂斯無事矣情復而混冥無迹也

呂註注不滿酌不竭則天府之富也苑風不知其至無而供萬物之求故以爲無意於橫目之民也官施拔舉不失其宜則非無意於尙賢使能也畢見情事行其所爲則非使人匿情而投迹者也行言自爲而天下化手攬顧指而民

卷五

六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俱至則非以賞勸罰沮也此聖人見於治而非所以爲德德人者無思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其心未嘗不虛也四海共利共給之之爲悅則天下樂推而不厭也若嬰兒失母則不知所依若行而失道則不知所往財用有餘則四海共利之而已飲食取足則四海共給之而已此德人之容而非所以爲神也泰宇發光所以照也神則乘之以照而非光與形滅亡而已所以雖照而曠也致命則去故而復常盡情則離僞而居實萬事消亡致虛之極萬物復情芸芸歸根混則合而爲一冥則照亦忘矣
副墨官施不失宜無曠職也拔舉不失能無伏賢也畢見情事而行其所爲人各紓其情實無浮行也行言自爲而天

下化所行所言自爲而已無心爲人也不藏是非美惡言是非美惡不存於胸中即所謂不思善不思惡也上神乘光所謂遂於大明之上是已與形滅亡所謂入於窈冥之門是已此則照徹空曠無復形拘故謂之照曠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耶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爲有虞氏之藥瘍羊也禿而施鬣剃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修慈父其色焦然聖人羞之至德之世不尙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質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蠢動而相使不以

甲五 莊翼三

六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爲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騷司馬云騷也標也標之枝無心在也
郭註言二聖俱以亂故治之則揖讓之與用師直時異耳未有勝負於其間也均治則願各足矣復何爲計有虞氏之德而推以爲君哉許無鬼之言是也且天下皆忠創亂故求虞氏之藥操藥修父其色焦然明治天下者非以爲榮也夫至德之世賢當其位非尙之也能者自爲非使之也上如標枝出物上而不自高下如野鹿放之而自得也其仁義忠信率性自然非由知也蠢動相使用其自動故動而不謝也主能任其自行故行無迹事各止其分故不傳教於彼也

呂註有虞氏以亂而後治之則武王亦以亂而後治之孰不以天下爲事而有不及哉故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鬣病而求醫則是亂而後治也操藥脩父其色焦然道不至於兼忘而六親不和有孝慈固聖人之所養也則有虞之治亦豈得已而謂過於武王哉自其述觀之雖伏羲燧人猶不得爲至德之世自其心觀之則虞氏武王之妙處乃所謂至德之世也以其無爲故無名無名故行無迹而事無傳孰得擬議於其間哉

碧虛丹朱不肖有重華以代之股受殘惡有神武以戡之皆非恬然均治也黔首有病重華以仁義之藥治之病而求醫亂而求治豈良醫孝子所願聞耶不尙賢故無爭不使

甲五 莊翼三

六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能故無敗上如標枝之無心下如野鹿之自得此亦感召之理有衰則義見焉有憎則仁出焉有詐則忠顯焉有誕則信彰焉無上四條則下四事亦亡矣蠢動之相役使物情自然不以爲賜也無迹無傳不以爲特異也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耶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耶謂已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佛然作色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眾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與

夫人之爲徒通是非而不自謂眾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里耳折揚皇荂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眾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耶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之字讀
皇之道李作導誤人本多作眾人司馬云凡人也折揚皇之字讀

甲五 莊翼三

六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郭註以君親所言而然所行而善此直違俗而從君親故俗謂其不肖耳未知至當正在何許俗不爲尊嚴於君親而從俗俗不謂之諂明尊嚴不足以服物則服物者更在於從俗也是以聖人未嘗獨異於世必與時消息故在皇爲皇在王爲王豈有背俗而用我哉世俗遂以多同爲正故謂之導諛則作色不受而終身導諛亦不問道理期於相善耳夫合譬飾辭應受導諛之罪而世復以此得入以此聚眾亦爲從俗者恆不見罪坐也與夫人之爲徒通是非而不自謂眾人言世皆至愚乃更不可不從也夫聖人道同而帝王殊迹者誠世俗之惑不可解故隨而任之天下都惑雖我有求嚮至道之情而終不可得故堯舜湯武隨時而已故大聲非委巷所尙俗人得嘖曲則同聲動笑此

天下所以未嘗用聖而嘗自用也以二而鍾感而所適不
得者言各自信據故不知所之莫若卽而同之也釋之而
不推不推誰其比憂言趣令得當時之適不强推之令解
則相與無憂於一世矣

循本世所謂忠臣孝子以其能有過則諫不事諂也隨和
君親者世俗必以爲諂諛而隨和世俗者却不以爲諂諛
如此則是敢諫君親而不敢諫世俗世俗反嚴於親而尊
於君耶人不肯受導諛之名而所爲乃終身導諛混合譬
喻矯飾言辭求以聚眾人之歸已非導諛而何然不自覺
也是一人之身而終始本末自不相坐罪矣此下方說歸
舜身上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以五采彰施於五色恭己正

甲五 莊三

六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南面故云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舜以此媚悅一世而不
自謂導諛與斯人之徒是非相通而不自謂同於眾人乃
愚之至也以下以行爲喻如三人同行適東有一人欲西
不過一人惑耳猶有可致東之理二人欲西則惑者勝矣
徒勞而不能至也予亦張滿稽自謂也祈嚮欲向也予雖
自有所欲趨向不可得已以下又以樂爲喻而鍾瓦鍾也
如秦王擊缶之缶古樂不入眾耳聞俗樂則喜設有二人
擊瓦鍾以爲音則人必喜其新聲而爲其所惑古樂不能
行矣况今天下皆惑予雖欲有所趨向其可得耶重譬喻
重言之意覺痛切舊解因所適二字遂連前一節讀之而
欲改而鍾爲垂踵謬矣此所適不得亦是因上文粘綴下

來上文所適者人之行也此所適者樂之行也此皆論有
虞氏而武王又不必言矣

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己也
郭註厲惡人也言天下皆不願爲惡其爲惡或迫於苛役或
迷而失性耳然迷者自思復而厲者自思善故我無爲而
天下自化

副墨厲人生子恐其似己人莫不自知也而大愚大惑之人
乃至終身不解不靈則不如厲人矣欲人深思而得之言
意之表

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
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距與曾史行義有間

甲五 莊三

六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
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悞反子公中顛四
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
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
者困可以爲得乎則鳩鴉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且夫
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鷩冠措笏紳修以約其外內支盈
於柴柵外重纏繳灼皖玩皖然在纏繳之中而自以爲得
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檻囊亦可以爲得矣
不也通也鷩鳥名取其羽毛以飾冠
院字云鷩視貌交臂反縛也

呂註犧樽青黃以譬曾史之修溝中之斷以譬盜跖之汙性
修反德德至同於初乃所以爲得惡取曾史盜跖於其間

哉夫色者非明而色色者明以五色亂之乃所以使目不明也聲者非聰而聲聲者聰以五聲亂之乃所以使耳不聰也達乎此則五臭之薰鼻五味之濁口趣舍之滑心亦若是而已心無趣舍以趣舍滑之所以使性飛揚而不止也彼楊墨者固天下之才士而不聞道所知不出於五者之間乃始離跂自以爲得則鳩鴉之在籠亦可以爲得矣夫柴其內而使道不得集約其外而使心不得解其繆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纏繳自達者觀之在纏繳之中睨睨然明矣猶自以爲得則罪人交臂歷指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爲得矣

詳道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甲五

莊子三

六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蓋人之生也性靜而莫之動德厚而莫之遷安境在前靈源日滑以至忘不貨之良貴趣無窮之穢腐者豈不惑哉此君子所以貴乎齋也

口義其斷在溝中破爲穢樽之餘者也榮辱不同同爲枯木耳此與臧穀亡羊意同聲色臭味皆足亂性以四者與趣舍並言所以抑之也困慢衝逆人也中類自鼻而通於類也濁口汗其口也厲爽乖失也趣舍是非好惡也以趣舍滑亂其心則自然之性失矣楊墨之學趣舍滑心者也彼以其說自困而乃曰自得以此爲自得則鳩鴉在籠亦可其內冠弁搢紳儒者之服以禮強自拘束故曰約其外內

則支塞充盈如柴柵然外爲禮文所拘如罪人被縛睨睨目視貌人見其自苦如在束縛之中而彼自以爲得則罪囚之人囊檻之虎亦可以爲得矣蓋極口以詆楊墨也

管見總論是篇首論天地大化人物取多在君天下者汎觀以道直行以德無爲無欲官治分明蓋以不同同之物莫得而異也大莫大於天地尊莫尊於道德聖人道兼覆載故得而并稱焉南華以天地明君德此所以統天地御萬物而君天下之道也人見其應物多方疑其聖知聰明絕人遠甚而不知剗心無爲之所致也是以有君天下之德者立本原以正其在我則天地不期合而合人物不期化而化視乎無形聽乎無聲玄感奇應有不止乎此者故黃

甲五

莊子三

七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帝遺玄珠而象罔得之帝堯要韶缺而許由危之謂道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聰明得也華封請三祝聖人使之分富授職千歲上僊則何累之有子高辭諸侯而耕於野以見德衰刑立賢人退藏法密於前患鍾於後亂自此始矣故舉泰初有無俾究物生之本性命之所自來德同於初物將自化彼可不可不然然服恭儉拔公忠者抑又外用其心矣漢陰之恥用機械武王之帥師拯民一則抱朴守真一則以權濟義出處動靜時有不同皆不離乎道而已若夫厲人之恐子似已大惑者終身不靈殘樸爲樽滑心傷性德不足以存生如天下何凡此皆以困爲得者若楊墨之苦澁難爲者也至此之鳩鴉虎豹則非惟薄之而惡

之亦甚矣

甲五
莊三

七十一

金陵
蔣氏
校印

天道第十三

天遊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
 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
 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
 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
 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
 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
 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
 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爲

則五 莊翼四

金陵叢書甲集之五 焦竑校印

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
 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
 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
 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間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
 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郭註天道地道聖道三者皆恣物之性而無所牽滯故雖六
 通四辟而無傷於靜也善之乃靜則有時而動矣萬物無
 足以撓心斯自得也水靜猶明而況聖人之心靜乎蓋有
 其具而任其自爲故所照無不洞明天地之平道德之至
 者凡不平不至生於有爲也休則未嘗動動則得者不失
 其所以動矣任事者責言夫無爲也則羣材萬品各任其

2620

2619

事而自當其責故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此之謂也俞俞
 從容自得貌尋萬物之本皆在不爲中來明此以南而北
 而以此而處上處下皆無爲之至也有其道爲天下所歸
 而無其爵者所謂素王自貴也以此退居間遊則巢許之
 流進爲撫世則伊望之倫也夫無爲之體大矣天下何所
 不爲哉故主上不爲冢宰之任則伊呂靜而司尹冢宰
 不爲百官之所執則百官靜而御事矣百官不爲萬民之
 所務則萬民靜而安其業矣萬民不易彼我之所能則天
 下之彼我靜而自得矣自天子至於庶人下及昆蟲孰能
 有爲而成哉是故彌無爲而彌尊也

則五 莊翼四

金陵叢書甲集之五 焦竑校印

也帝道一日萬幾而未始有物故天下歸非悅而求之也
 聖道無乎不在而未始有物故天下服非以力服之也明
 於天通於聖知其皆運而無所積則六通四辟於帝王之
 德也運則轉變無窮無積則介然之有不留乎胸中也雖
 吾之自爲猶將味乎無不靜者以爲而未嘗爲故也況人
 各爲其爲而有不靜者乎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
 也若以靜爲善而後靜非本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則其
 本自靜非靜之而後靜也何則萬物得我以生我則不生
 萬物孰能鏡之明乎此則於其並作也乃所以觀其復於
 其芸芸也乃所以歸其根復而歸根則其自靜也水靜猶
 明而況精神上際下蟠無所不極而藏之聖人之心則其

靜也非特水之靜燭鬚眉平中準而已蓋天地於此乎觀
則是其鑿萬物於此乎形則是其鏡也虛則無所於逆靜
則一而不變恬則安於無知淡則不與物交寂則寂然不
動淡則合氣於漠此六者聖人之所以無爲也天地之平
則無有高下道德之至則無以復加此帝王聖人之所休
也蓋應萬幾之變供萬物之求而無此焉則無所於休而
其神應於事爲之眾矣其能虛乎虛者刳其心則豁乎其
事而其富至於有萬不同故虛則實雖不同而其理未嘗
亂則虛非特以實而倫又將以靜而動動而得也孰能安
以久動之徐生則靜而動動於不得已而當則動而得者
也致虛而至於靜則萬物不足以鏡心而無爲無爲則任

甲五 莊第四

三

金陵書畫社
蔣氏校印

事者責而我不勞矣俞俞則無往而不然憂患於何而處
年壽所以長也明乎虛靜之說則恬淡寂寞亦若是而已
所從言之異耳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植乃其所以爲本也
古之聖人或南面而爲堯或北面而爲舜或以帝王之德
處乎上或以玄聖之道處乎下或退居閑遊或進爲撫世
其明乎萬物之本則一也

筆乘無所積無留滯也帝道即帝王天子之德聖道即玄聖
素王之道與未相應舊註以三皇五帝分屬者非是六通
四辟辟與闢同言六合四方皆洞達也昧然聰明盡泯也
平中準大匠取法者如周禮匠人水地以縣是也虛靜恬
淡寂寞無爲天地將準焉故曰天地之平俞俞即愉愉處

猶入也自得則悲哀不能入而形未嘗衰也故曰俞俞者
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本謂本根言天地萬物皆從虛靜
而生故曰萬物之本此又推本言之欲人知安身立命於
此也

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
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木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
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
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螿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
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雕刻眾形而不爲巧
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
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

甲五 莊第四

四

金陵書畫社
蔣氏校印

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
不崇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
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螿螿粉之義衆禍也
郭註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自然爲物所尊奉故美配天者唯
樸素也與天和者天地以無爲爲德故明其宗本則與天
地無逆也與人和者順天所以應人故天和至而人和盡
也天樂適則人樂足矣物變而相雜曰螿自螿耳非吾師
之暴戾仁者兼愛之名耳無愛故無所稱仁壽者期之遠
耳無期故無所稱壽巧者爲之妙耳皆自爾故無所稱巧
此之謂天樂忘樂而樂足也故靜與陰同德動與陽同波
動靜雖殊無心一也常無心故王天下而不疲病我心靜

而萬物之心通通則服不通則叛聖人之心所以畜天下者奚為哉天樂而已

呂註靜而聖言內動而王言外無為也而尊則臣天下者無事於才知樸素而莫與爭美則服天下者無事於文采凡以明白於天地之德而已故處上處下進為閑居雖不同而其大本大宗未始異也通乎此則無為而與天和均調天下則與人和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與人和者謂之人樂不過師乎此而已整物不為戾澤世不為仁以至彫琢取形而不為巧此莊子之所師也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無師則其樂非外全故曰天樂也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而我未嘗生其死也物化而我未嘗死靜與陰同德不知其

甲五 莊子四

五

金陵書畫社印

為靜動與陽同波不知其為動無天怨無人非以其未嘗在彼也無物累無鬼責以其未嘗在我也其動也天其靜也地所以然者一心定而已故其王天下也外則其鬼不崇內則其魂不疲萬物安有不服者哉夫心所以定以其未嘗不虛未嘗不靜也吾能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所以為天樂聖人之心以畜天下者也

嘗見道之在人靜則為聖動則為王皆以無為而尊樸素而美猶天地之德何嘗有為何嘗文采而陰陽四時無不為日月山川無非文明乎此理則天下之大本大宗立矣所謂本宗即內聖外王之道與天和者用以均調天下則與人和人樂天樂皆出於和其名雖殊所以為樂則一整

物不為戾澤世不為仁忘善惡也至於忘壽忘巧則非時所攝非能所係南華之所師師此而已生為天行自然運動死為物化動必有極如是則動靜合乎天道無天怨人非無物累鬼責又明其所以樂也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即同德同波之意一心定而無為天下之所歸往無鬼責則鬼不崇無物累則魂不疲行無愧乎幽顯物何為而不服此無他以虛極靜篤之理推於天地通於萬物而已聖人之心所以養天下者亦豈外此哉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

甲五 莊子四

六

金陵書畫社印

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離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

郭註用天下而有餘閑暇之謂也若汲汲然求為物用故可得而臣也及其為臣亦有餘也夫工人無為於刻木而有為於用斧主上無為於親事而有為於用臣臣能親事主能用臣斧能刻木工能用斧各當其能則天理自然非有

爲也若乃主代臣事則非主矣臣秉主用則非臣矣故各司其任則上下咸得而無爲之理至矣夫用天下者亦有爲耳然自得此爲率性而動故謂之無爲也爲天下者亦自得耳但居下者親事故雖舜禹爲臣猶稱有爲故對上下則君靜而臣動比古今則堯舜無爲而湯武有事然各用其性而天機立發則古今上下無爲誰有爲也夫在上者忠於不能無爲而代臣人之所司使咎繇不得行其明斷后稷不得施其播殖則羣才失其任而主上困於役矣故冕旒垂目而付之天下天下皆得其自爲斯乃無爲而無不爲者也故上下皆無爲矣夫主之無爲則用下下之無爲則自用也天地萬物之化育所謂自爾帝王無爲而

莊子四

七

金陵叢書
顧氏校印

天下功功自彼成同乎天地之無爲也

呂註無爲也則以一人用天下而天下爲之用故有餘有爲也則以天下用一人而一人爲之用故不足不明乎天者不純乎德德則無爲而已故上無爲下亦無爲而與上同則稱德道則有天有人無爲而尊者天道有爲而累者人道也故下有爲上亦有爲而與下同則言道上也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不自虛而天下爲之虛辯不自說而天下爲之說能不自爲而天下爲之爲天不產而萬物化非我產之地不長而萬物育非我育之也帝王無爲而天下功非我爲之也此天之所以神地之所以富帝王之所以大也無

爲也者是乃道之所以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者也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絰降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未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尙親朝廷尙尊鄉黨尙齒行尙賢大道之序也語道

申子 莊子四

八

金陵叢書
顧氏校印

而非其序者非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郭註精神心術者五末之本任其自然運動則五事之末不振而自舉所以先者本也君臣父子之先後雖是人事皆在至理中來非聖人之所作也明夫尊卑先後之序固有物之所不能無也大道之序言非但人倫所尙也所以取道爲其有序也

呂註知五末者須精神心術之運而後從之則向所謂虛無恬淡寂寞無爲者又所以保精神明心術而養其本之道也養其本則未從之矣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至夫先而婦從此人道尊卑之序也至於天以神而位乎上地以明而處乎下春夏以生而先秋冬以

成而後以至萬物始化而萌既作而區從微至著莫不有
 狀則盛衰變化皆有成理而不可易天地至神不測而有
 尊卑先後之序則凡人道之本末上下豈可易乎非特君
 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先後為出於天地之理也即宗廟朝
 廷鄉黨行事一時之所在猶各有尚而不可亂皆大道之
 序而已則語道而非其序者安取道哉

口義自此以下又說有為蓋以無為為本以有為為末要在
 主君無為也詳在臣臣有為也威武文德之補助故曰三
 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五兵弓矢矛戟也明刑以弼教
 故曰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度數等差也刑名名
 物也比類例也詳纖悉也禮法度數鐘鼓羽旄皆非禮樂

甲五 莊第四

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之本猶曰玉帛鐘鼓云乎哉意衰之末也即與其易也甯
 戚意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蓋言皆由內心以生
 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所以先者虛靜恬淡寂寞
 無為而已以此觀之莊子何嘗欲全不用兵刑禮樂當先
 者先當後者後皆天地自然之理也故曰尊卑先後天地
 之行也聖人取象焉天地四時亦喻也化作化生也詩言
 薇亦作止是也萌芽也區區別也言物生而其狀不同
 也隨時變化先盛後衰亦是譬喻先後之序殺等也盛者
 非一時而盛衰者非一時而衰皆有次第故曰盛衰之殺
 因先後而及尊卑尊卑亦先後也行事尚賢言任職事以
 賢為先也齒爵尊賢亦天下自然之理故曰大道之序安

取道者言既不知其序又安得有道也宗廟尚親昭穆世
 次也

新傳前言明此以北而舜之為臣也則臣道當無為矣此又
 言末在於下詳在於臣者前言其心此言其分也夫有本
 必有末末亦豈能離本哉本則無為之理耳知其理而順
 之則五末自行而已矣故曰此五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
 動然後從之者也夫莊子此篇深明自然之理所謂知於
 天而已至此而言君臣父子兄弟少長男女夫婦尊卑先
 後之序亦所謂知於人而已荀子譏莊子蔽於天而不知
 人周豈為不知於人歟

甲五 莊第四

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
 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
 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非次
 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
 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
 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大平治之至
 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
 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
 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逆道
 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
 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
 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

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注同馬云橫也

郭註天者自然也自然既明則物得其道物得其道而和理自適理適而不失其分得分而物物之名各當其形形名已明而無所復改故因任次之物各自任則罪責除故原省次之各以得性爲是失性爲非故是非次之至於賞罰者失得之報也夫至治之道本在於天而未極於斯履位者言各當其才也襲情者言各行其所能之情也必分其能者無相易業也必由其名者名當其實故由名而實不濫也自明天至形名而五至賞罰而九皆自然先後之序治人者必順序先明天不爲棄賞罰也但當不失先後之序耳夫用天下者必大通順序之道寄此事於羣才斯乃

甲五 莊翼四

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上之所以畜下也

呂註天者性命之極欲明道而不明乎天則所謂道者非道所謂德者非德唯真道真德則仁義之所自出也仁左義右則有分有守而形可見名可言有形名而不亂則因任而不失其才能內原其心外省其迹則是非得其真賞罰當於理愚知處宜而不敢違貴賤履位而不敢易仁賢不肖襲情而不敢僞也必分其能則官能其事必由其名則名當其實凡事上畜下治物脩身莫不以此而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文王所以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周之多士亦皆秉文之德對越在天所以爲太平而比隆於唐虞也驟語形名賞罰不知其本始也則天與道德其爲本始歟

倒則不正以末爲本逆則不順當後而先言道而無本末先後之序則是自亂自亂則人之所治也

新傳萬物待是而後存者天也由是而之焉者道也道之在我者德也以德愛者仁也愛而宜者義也仁有先後義有上下謂之分先不擅後下不侵上謂之守形者物此者也名者命此者也所謂物此者何也貴賤親疏所以表飾之其物不同者是也所謂命此者何也貴賤親疏所以稱號之其命不同者是也物此者貴賤各有容矣命此者親疏各有號矣因親疏貴賤而任之以其所宜爲此之謂因任因任之以其所宜爲矣放而不察可乎必原其情必省其事此之謂原省原省明而後可以辨是非是非明而後可以

甲五 莊翼四

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以施賞罰

補註因任即在宥篇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愚不肖襲情疏云襲用也賢愚咸用本情終不舍已效人矜誇炫物也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即教

傲

郭註無告者所謂窮民不廢者恒加恩也與天合德則雖出而靜故日出甯日月雲雨四時晝夜皆不為而自然也膠擾擾則自嫌有事

呂註天德則雖出而未嘗不甯日月照而四時行往來屈伸莫有為之者也晝夜有經則相代乎前而莫知所萌雲行雨施而天下均平矣則其視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者豈不膠擾乎舜之所言乃天之合堯之所言人之合也而世儒之所以知堯者止此而已故寓之二聖以明所大而共美者為在於此與黃帝不異也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

甲五 莊翼四

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 泰 謾 願 聞 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勿一 作 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 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反 謂 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馬微 司 十二也十二經者上下經並十翼為十二又加春秋十二為平公 經也 意不 收養也

郭註此常人所謂仁義也故寄孔老以正之夫至仁者無愛而直前世所謂無私者釋己而愛人夫愛人者欲人之愛己此乃甚私非忘公而公也自天地固有常至樹木固有立皆已自足不待於兼愛也事至而愛當義而止斯忘仁義者也常念之則亂真矣

呂註孔子不用於時欲藏其言以待後之君子十二經謂春秋孔子所以經世者在於此孔子以人道教天下藏其妙用而未之嘗言則十二經之所以經世者不過仁義而已老氏絕學反樸而示之以真則仁義在所壞棄宜其以為非人之性也自人道觀之仁非特成己又所以成物義非特立物又所以立我君子之生成在於仁義故以為真人

曰五 莊翼四

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之性也自道之真觀之中心物愷非外鑠我也無物而不樂上仁為之而無以為者也夫兼愛則非天德而出甯雲行而雨施者故以為迂也凡名生於不足則無私焉乃私也欲使天下無失其牧輔萬物之自然而已天地有常至樹木有立此謂物之自然也德則無為道法自然又何必偈偈乎若擊鼓而求亡子焉言人之失性非仁義所可復也 詳道老聃之教以道德為宗孔子之經以仁義為本放德循道則天下無為而得性居仁由義則天下有為而倍情此莊子所以託孔子之迹以明之也中心物愷物物而悅之兼愛仁也無私義也兼愛則有不愛非所為至仁至仁則

無親無私乃成其私非所謂至義至義則不物君子所以
貴忘仁義而求其至也孔子嘗語老聃丘治詩書禮樂易
春秋自以爲久矣此言十二經者緇六經爲十二也

方思善中其說者語方及半而老子遽止之也幾乎後言言
近似落後的說話兼愛者有心於愛去道已遠故謂之迂
也擊鼓而求亡子者亡子逃亡之人擊鼓而求之是速其
亡也猶之揭仁義而治天下是速其亂也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
來願見百舍重趺反古顯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
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歛無崖老子漠
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

曰五 莊第四

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智神聖之人吾自以爲脫焉昔日
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
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士成綺
雁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脩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
衝然而顙頰反去軌然而口闕反討覽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
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於泰凡以爲不信邊竟
境有人焉其名爲竊百舍詞馬云百日止宿也郭註鼠壤有餘蔬言其不惜物棄妹不仁言其無近恩生熟
不盡於前至足故常有餘也積斂無崖萬物歸懷來者受
之不小立界畔也士成綺復見自怪譏刺之心所以壞也
脫過去也呼牛呼馬隨物所名有實故不以毀譽經心也

若受之於心則名實俱累斯所以再受其殃也服者容行

之謂不以毀譽自殃故能不變其容以有爲爲之則不能
恒服矣崖然進趨不安之貌衝出也顙頰反火交然高露發美之貌
闕然反火交豁之貌義然踉跄自持之貌似繫馬而止者
志在奔馳也動而持者不自舒放也發也機趨舍速也察
而審明是非也泰者多於本性之謂巧於見泰則拙於抱
朴凡此十事以爲不信性命而蕩夫毀譽皆非脩身之道
也邊境有人亦知汝所行非正人也

呂註鼠壤有餘蔬則可以賑季女之飢而棄妹則不仁生熟
不盡於前則與者可以無取而積斂無崖則不義老子絕
學反朴示人以真而士成綺求之於仁義則漠然不應乃

甲五 莊第四

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所以使其意消而心却也知巧神聖自以爲脫焉則絕學
反朴未始有物也而子以某事爲不仁某事爲不義則是
呼我牛而謂之牛呼我馬而謂之馬也苟有其實人與之
名而不受吾所以漠然也開兌濟事而受之終身不救自
遺其殃者也吾服也常服則其心未始不在道吾非以服
有服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士成綺知而不足以得至人
之心者以其在己者不足故也容崖然則若不與物交曰
衝然則逐物於外顙頰然則若太朴口闕然則其言欲出
諸口也狀義然則若不明而其心則若繫馬而止也動而
持非能不動發也機不可以制也審而察則非襲明知巧
而覩於泰非素樸守約者也凡此所爲皆以爲不信而已

邊境非遊於道之中竊則非其有而取之也

筆乘棄妹奮解為末學甚鑿意者妹氏棄蔬於鼠壤老氏主於儉齋故責其暴殄而疏棄之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歛無崖即儉齋之驗也夫巧知神聖尚存於胸中則必有不合者矣今解而脫之則呼以仁也可呼以不仁也可即呼以馬牛亦無不可何者知仁不仁皆非其實也苟見其實而

甲五

莊翼四

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者其狀如此動而持發也言馬雖繫而意常奔馳如彼之動而將發而強持之也機察而審其機括能伺察而詳審也知巧而覩於秦自恃其知巧而驕泰可覩也夫機警之人竅鑿日深而渾沌已死故曰不信言非安於性命之情也如邊境之間各有封守好詐者每伺隙乘便以自為功故敵國以盜竊目之不信之人厚自矜飾欲以揚已掩物是亦盜竊而已如孟子所謂穿窬之類

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夫

郭註夫至人用世故不忠其大不與之偕者靜而順之不與利遷者任真而直往也退仁義者進道德也賓禮樂者以情性為主也至人之心定矣定於無為也

呂註於大不終則天地未離乎內於小不遺則秋毫待之成體天下之物其有不備者乎廣無不容淵不可測此道之所以為神也則流而為形失而為德廢而為仁義乃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有世不足為之累能棄世也天下奮棟不與之偕忘天下者也忘天下故不與利遷能棄世故守其本凡神之所以困以不知此而已矣於道不塞於德不離退仁義而不留賓禮樂而不主若此而後其心有所定也

甲五

莊翼四

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詳道大者必有終小者常見遺道則於大不終於小不遺大小不離乎有體而無體者不期於大小以大小而論道亦筌蹄而已矣夫神之所應者外忘外則神全心之所存者內忘內則心靜天地萬物外也故外之遺之而後神無所困仁義禮樂內也故退之賓之而後心有所定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為去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

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
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
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爲何言邪公
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
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
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
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
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
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
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斲輪一作斲也苦也

甲五 莊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郭註貴非其貴者言其貴恒在言意之表也得彼之情唯忘
言遺言者耳此絕學去尙之意也輪扁之不能喻子言物
各有性教學之無益也當古之事已滅於古矣雖或傳之
豈能使古在今哉古不在今今事已變故絕學任性與時
變化而後至焉

呂註莊子言此欲學者遺言忘書而不求於形色名聲之間
也夫斲輪事之粗者然疾徐甘苦得於手而應於心者雖
父子猶不能喻而受之則夫道之爲物其傳之難於斲輪
甚矣誠不能求之於心而唯書之讀則糟魄之喻非虛言
也

詳道書言之於意猶形色名聲之於情情不可得之於形色

名聲意不可傳之於書言必矣故善易者得意而忘象得
象而忘言善詩者得志而忘辭得辭而忘文豈非所謂祠
祀畢芻狗捐醅精流糟粕棄者哉桓公所以因輪扁而悟
讀書之非王壽所以因徐馮而起焚書之舞也

管見總論是篇以天道命名特標其首次以帝道聖道玄聖
素王之事業以道德爲主無爲之常此乘天地馳萬物而
用人羣之道也中叙德教禮樂仁義分守形名賞罰治世
之具無不畢備然皆不離乎人道之常何也蓋善論天道
者必本乎人能盡人道者可配乎天天人交通本末一致
廣無不容淵不可測又安知天之非人人之非天乎至論
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此萬世不易之理所

甲五 莊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以立人極贊天道者也若夫天德而出甯日月照而四時
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則天自己出炳靈獨化
地道人道其有不從者乎夫脩治具以明治道古今之道
論然有用之而治或用之而亂者以不知本末先後之序
君臣詳要之宜故也世謂南華立言多尙無爲而略治具
觀是篇所陳禮樂政教究極精微有非諸子所可及者要
皆出於天理之自然假人以行之耳信明乎自然之理則
可以由治具而通治道使君臣父子鳥獸草木皆得其宜
天下擊壤謳歌不知帝力謂之無爲可也至若孔子欲藏
書而繙經以說成綺問脩身而其容崖然是皆狗人而忘
天所以老聃弗許也唯至人知仁義爲道之末禮樂爲道

之資能天能人極真守本而神未嘗有所困故雖有世而不足爲之累也終以遺書得意糟魄陳言而寓之於輪扁蓋恐學者狗跡遺心舍本趨末則去道愈遠但當究夫聖人有不亡者存則學者當自絕學而入傳者當得無傳之傳而天地聖人之心見矣何以古人之糟魄爲哉

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嘘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詔曰來吾語女天有

甲五 莊翼四

二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後有司馬本作在上皇也也殷相昭名六極司馬云四方上也也五帝五行也九洛九州聚落也

郭註天不運而自行地不處而自止日月不爭所而自代謝孰主張綱維是皆自爾也無則無所能推有則各自有事然則無事而推行是者誰乎哉各自行耳自爾故不可知也雲雨二者俱不能相爲亦各自爾敢問何故設問所以自爾之故也夫事物之近或知其故然尋其原以至乎極則無故而自爾也自爾則但當順之順則治逆則凶者假學者變而天性不可逆也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載之順其自爾故也

2660

2659

呂註天運地處吾不知其真運真處也日月爭所吾不知其真爭所也求其主張綱維與推而行是者皆不可得水之升而爲雲雲之解而爲雨求其隆施與淫樂而勸是者不可得風起西東彷徨無定求其嘘吸披拂者不可得此乃道之不測而爲神者也知神之所爲則主張綱維隆施披拂是者皆以此而已五常卽五福嚮用五福威用六極順之而吉也反之則逆而凶九洛卽洛書九疇九疇之用至於福極則治成德備監照下土而天下戴之此所以爲上皇上皇則挈天地馳日月隆施雲雨嘘吸風氣而常居無事之地者是也豈必求之於鴻荒之世哉

甲五 莊翼四

二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天而本乎地風直乎東而起於北其覆載也其照臨也其散潤也豈或使之皆載於道之自然而已夫野馬飄蕩而不動旋風假嶽而常靜江河競注而不流日月歷天而不周然則天地之運處以其不運不處也日月之往來以其不往不來也果莫詰其主張綱維孰知所謂者有真宰者耶
循本日月同黃道故云爭於所有機緘者如有以係屬之不能自止者無以係屬之風起北方從而西東又上而彷徨言起於北則自北而南故不必言南言上則自下而上故不必言下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

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太宰曰
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
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
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於郢北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
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
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
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
知也豈直大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弟仁義忠信貞廉此皆
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
財并焉至顯名譽并焉是以遺不渝太宰官名滿字也一本
滿作盈郢楚都也冥司

馬云北海山名并郭也
屏呂如字言聲并也

甲五 莊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郭註無親者非薄惡之謂也夫人之一體非有親也而首自
在上足自在上厥臟居內皮毛處外內上下尊卑貴賤
於其體中各任其極而未有親愛於其間也然至仁足矣
故五親六族賢愚遠近不失分於天下者理自然也又奚
取於有親哉孝不足言必言之於忘仁忘孝之地然後至
矣凡名生於不及者故過仁孝之名而涉於無名之境然
後至焉夫冥山在乎北極而南行以觀之至仁在乎無親
而仁愛以言之故郢雖見而愈遠冥山仁孝雖彰而愈非
至理也夫至仁者百飾皆適則終日不自識也聖人在上
非有為也恣之使各自得而已耳自得其為則眾務自適
羣生自足天下安得不各自忘我哉各自忘矣主其安在

乎斯所謂兼忘也夫德遺堯舜然後堯舜之德全耳若係
之在心則非自得也天下莫知泯然常適也太息而言仁
孝者失於江湖乃思濡沫也并者除棄之謂夫貴在於身
身猶忘之况國爵乎斯貴之至也至富者自足而已故除
天下之財也至願者適也得適而仁孝之名都去矣是以
道不渝去華而取質故也

呂註世俗皆以愛為仁則虎狼之父子相親何為而不可言
仁哉若夫至仁則天地聖人之仁是也與道合體而無為
豈容心於其間哉此至仁所以無親也謂無親則不愛不
愛則不孝此不及孝之言也至仁無親則過孝之言也南
行者不及冥山去之遠也至仁則孝不足言亦去之遠也

甲五 莊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敬者禮也愛者情也忘親道也忘親忘之在己者也使親
忘我忘之在人者也兼忘天下我能外天下而已天下兼
忘我則天下往而相忘也為仁而至於此則德遺堯舜而
不為利澤萬世而莫知是謂與道合體而無為也豈直太
息而言仁孝乎哉自至仁觀之則孝弟仁義忠信貞廉皆
自勉以役其德豈足貴哉故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
焉則操天下之貴富而制其爵與財者也至顯名譽并焉
修其可願而至於至仁則孝弟入者雖遺之而其名譽固
已并於其間矣道不渝言其道無所往而不在也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
懼復聞之忘卒聞之而感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女殆其

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債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女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阮滿阮塗郤守神以物爲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曰窮乎所欲見力屈乎

甲五 莊四四

二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故忘吾又奏之以無忘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故有焱標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 吾又次之以忘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雅云靜也 頌云禮也 司馬云什也 阮爾雅云禮也

郭註不自得坐忘之謂也夫至樂者非音樂之謂也必先順

乎天應乎人得於心而適於性然後發之以聲奏之以曲耳故咸池之樂必待黃帝之化而後成焉自然律呂滿天地間但順而不奪則至樂全矣故因其自作而用其所以動無首無尾運轉無極以變化爲常則所常者無窮也初聞無窮之變不能待之以一故懼然悚聽奏以陰陽燭以日月所謂用天之道也齊一於變化而不主故常滿谷滿阮至樂周也塗郤守神塞其兌也以物爲量夫制不割也其聲揮綽所謂闡諧也名當其實則高明也故鬼神不離其所日星不失其度止於有窮常在極上住也流於無止隨變而往也慮之不知逐之不及故閑然恣使化去儻然立於四虛者弘敞無邊之謂吟於槁梧無所復爲也物之

甲五 莊四四

二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知力各有所齊限形充空虛無身也無身故能委蛇委蛇任性而悚懼之情忘也意既忘矣乃復無忘此其至也命之所有者非爲也皆自然耳混然無係隨叢而生至樂者適而已適在體中故無別形布揮不曳自布耳幽昏無聲所謂至樂也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所謂甯極也死生實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隨物變也世疑之稽於聖人明聖人應世非唱也達情遂命言有情有命者莫不資焉忘樂而樂足非張而後備心悅在適不在言也有焱標氏之頌乃無樂之樂樂之至也懼然悚聽故崇耳未大和也次怠故遁迹稍滅矣惑故愚愚故道道以無知爲愚愚乃至也

呂註樂卽道也洞庭之野廣漠之處奏之雖人以天理而美

樂出虛也。行以禮義，由太清而建樂居太始也。四時萬物莫非樂也。盛衰文武經綸之不可亂，清濁陰陽調和之未嘗戾其聲，流光於天地之間，然不感則不發也。求之木末，無首無尾，死生儼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故懼此無生。我以人示之，彼以人入之而已。以人入天，則萬變不同，所謂一者豈可待宜其懼也。又奏以陰陽燭以日月，則天而已矣。其短長不常，滿谷滿院，塗卻守神以物爲量，乃其所以爲聲也。揮綽則不制於宇宙高明，則所以爲天鬼神守。幽日星行紀止之有窮，流之無止，唯所示而已。欲慮之而不知，遂之不及，目窮力屈，委蛇故怠，此無他，我以天示之，彼以天受之而已。吾又奏以無意調以自然，混逐聚生萬

甲五 莊四

二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物芸芸也。林樂無形，各歸其根也。布揮不曳，動無方也。幽昏無聲，居窈冥也。死生實榮，散徒無常，則不制於一矣。此舉世之所疑，而聖人體之於起居造次之間，未嘗離也。所謂聖者，無他，達於情，遂於命，耳聽目視，莫非是也。則其天機而已。此所以爲天樂，無言而心悅也。故舉有焱氏之頌，咸池之妙，若此，汝欲聽之，宜其無接而吾之聰不用，故惑也。此無他，忘乎人，忘乎天而已。始懼故崇，次怠故遁，卒惑故愚，身之所以不能載道者，以其智識昭昭也，唯其去知而愚，所以載道而與之俱也。

循本滄蕩，神不定，默默口不能言，不自得心，不自安也。四時萬物言合造化之自然，盛衰文武清濁陰陽，言其間節奏

流光其聲者，言其聲流順而光榮也。添此一句，協上韻。此卽從之，純如也。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言忽然而起，忽然而終，如雷霆不測也。一死一生，一儼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當連作一串讀。一死一生，一儼一起，相爲循環，常無窮盡，而所謂一者，不可以等待。一死則一生繼之一，儼則一起繼之，更無停留，何可遲疑。等待北門成，聞樂如此，故生恐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雖和而有分，辨卽所謂傲如也。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皆傲如之意。在谷滿谷，在院滿院，聲之充滿也。塗卻猶言塗耳，塞目，吾之奏樂不作聰明，惟守其神而自隨，物分量所受以爲聲之

甲五

莊四

二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大小其樂之聲，則發揮寬綽，其樂之名，則高大明顯，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各不紊亂，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或止或流，無常也。子雖欲思之而不能，知望之而不能見，追之而不能及，儼然自失，立於四面，空虛之路，倚於楹梧而吟，但覺目窮力屈，所謂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既不可及，則惟見其形象，充滿虛空，此心遂放弛而自怠矣。吾又奏之以無意之聲，所謂無意者，調之以自然之天命，出於自然，如天命流行也。故其聲若混然相逐，叢然並生，林然共樂，而無有形，象卽所謂釋如也。其布散發作則罄盡，而不留曳，其幽深昏默，則又寂然而無聲，其動則無有方，所其居則又窈窈冥冥，不可得而測度，或謂之死，或謂

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但見其行流散徒不主常聲於是疑之而稽考其說遂參考之於聖人以爲聖人能達人情以至天命此樂非聖人不能爲也此命字與前調之以自然之命相應天機不張不將機籟張設也五官皆備五聲之所司皆備具也天樂者卽自然之命也無言而心悅者不可以言語形容而心自悟悅也引有姦氏之頌以見其聲外之妙也汝欲聽之妙處不可接故疑惑也夫懼則精神爲之森爽若有鬼崇然故曰崇忘則心力疲竭欲棄去之故曰遁惑則知識昏迷故曰愚既愚則可以入道可以入道則可與並載矣因論樂而及道也此一段文字便似張樂洞庭之野無首無尾難以卒看而細抽之自有

甲五 莊四四

二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條理乃自孔子語太師樂來莊子非沿襲陳言者論樂之一成其妙處自然如此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成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齊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糞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昧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耶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昧邪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

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轎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相查梨橘柚耶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猿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齧其鬣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猿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顰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顰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顰而不知顰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師名金魯之太師

甲五 莊四四

三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郭註廢棄之物於時無用則更致他妖也夢昧云者皆絕聖去智之意耳無所稍嫌也先王典禮所以適時用也時過而不棄卽爲民妖所以興矯效之端也故時移世異禮亦宜變故因物而無所係焉斯不勞而有功也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期於合時宜應治體而已彼以爲美者此或以爲惡故當應時而變然後皆適也然則禮義當其時而用之則西施也過時而不棄則醜人也

詳道齊楚燕魏之歌異轉而皆樂九夷八蠻之哭殊聲而皆悲是以聖人之治天下乘時以制宜因民以立法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故伏羲神農

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夏質而不文周文而不質古之法其可行於今今之法其可膠於古乎孔子推古以御今非膠之也欲緣迹以復於所以迹而已師金恐天下之人溺於緣迹之弊所以始况以芻狗舟車况以桔槔橘柚終况以獫狁好醜猶古今周魯之不可一也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

印五 莊子四

三十一

金陵叢書
新氏校印

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

郭註此皆寄孔老以明絕學之義也中無主而不止者中心無受道之質則雖聞道而過去也外無正而不行者中無主則外物亦無正己者故未嘗通也由中出者聖人之道也外有能受之者乃出耳由外入者假學以成性者也雖由假學成要當內有其質若無主於中則無以藏聖道也名者天下之所共用矯飾過實多取者也多取而天下亂矣蓬廬猶傳舍也仁義人之性也人性有變古今不同故遊寄而過去則冥若無滯而係於一方則見見則偽生偽生而責多矣假道託宿隨時而變無常迹也逍遙無爲有爲則非仁義矣從其簡故易養不貸者不損己以爲物也遊而任之則真采也采真則色不偽矣天下未有以所非自累者而各沒命於所是所是而以沒其命者非立乎不貸之圃也舍之悲者操之不能不慄也無所鑿以闢其所不休者言其知進而不知止則性命喪矣所以爲戮天門弗開言守故不變則失正矣

甲五 莊子四

三十一

金陵叢書
新氏校印

呂註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而道非一二三也求之於度數則不出乎數之中故五年而未得道分而爲陰陽而道非陰陽也求之於陰陽不出乎天宇之大故十有二年而未得道之所以不可獻之親告之兄弟子孫者以中無主外無正也中無主則我欲授之而彼不止外無主則彼欲受而我不行物之有主固有之也道之在己有其固有而已莫之有而有之是中無主而不止射之有正所以受之也

道之於人與其所受而已莫之受而強之是外無正而不
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以其無正也由外入者
無主於中聖人不隱以其不止也不隱則不能推而納之
之謂也然則道非可求之度數陰陽求諸已而已名者不
可多取多取則德之蕩也仁義不可久處久處則觀而多
責道遙則無所不適苟簡則其求易贖不貸則不與物交
如是則凡所采者莫非真也不能讓祿知有富而已不能
讓名知有顯而已不能與人柄知有勢而已而親權者操
舍之累害性尤甚一無所鑒觀濁水而迷清淵不休則天
刑之不可解怨恩至生殺八者正之器非正之道唯循大
變而無所溼乃所以用其器之道也以其道用其器此正

甲五 莊翼四

三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之所以爲正也天門者循大變而無所溼者所由出入也
以爲不然則天門弗開可知矣
新傳夫道集於虛而虛者足容於道也虛則一而行無不通
也故不虛則不集故曰內無主而不止不一則不通故曰
外無正而不行夫集於內者必行於外所謂由中而出也
由中出者豈爲自外而受歟此聖人之所以固守也故曰
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夫行於外者因集於內所
謂由外而入也由外入者豈爲不虛而集歟此聖人之所
以必行也故曰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此老聃言
入道致用之終始也
須谿親而多責言凡親乎此者皆將望而責於我一不至則

前者失矣一無所鑒以闕其所不休言於真理一無所見
但闕其情欲之所不休者此戮民耳
副墨恩怨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所用以正人之器大變謂死
生大故無所溼者當機了然一刀兩段更無溼滯也以此
人而用是器然後不隨境轉而得遊於道遙之墟若其心
以爲不然是外有見而內無主天門不開矣天門猶言靈
府也亦自老子天門開闔語來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
位矣蚊虻虻嗜而膚則通昔夕不寐矣夫仁義憊然乃憤吾心
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
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耶夫鵠不日浴而白

甲五 莊翼四

三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辨名譽之觀去不足以
爲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可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
於江湖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
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
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嚼予又何規老
子哉嗜也放風而動也
郭註外物加之雖小而傷性己大仁義憊然是尙之以加其
性故亂也無失其朴質全而仁義著矣風自動而依之德
自立而乘之斯易持易行之道也若揭仁義以趨道德之
鄉其猶擊鼓而求逃者無由得也夫鵠白烏黑俱自然耳
無所偏尙故至足者忘名譽忘名譽乃廣耳泉涸而魚相

响濡言仁義之舉皆生於不足若相忘於江湖斯乃忘仁而仁者也見龍言老聃能變化乘雲氣登陰陽言其因御無方自然已足也

呂註至人之心若鏡而仁義憮然亂之豈非播糠眯目蚊虻嗜膚之比哉天下莫不有無名之朴而能使之無失則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言其自動自立又奚傑傑然若建鼓而求亡子邪天下已失其朴而救以仁義無異建鼓求亡言以名譽求之也且鵠白烏黑朴之自然何所加飾則名譽之觀無所加廣於人之性亦若是而已魚處陸而相响以濕不若相忘於江湖則天下失其朴而相响以仁義之濕沫不若相忘於道術之江湖也龍之合而成體散而成章未始累於其身也老聃以仁義爲播糠蚊虻則不累於其身可知矣

甲五 莊翼四

三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子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反所戒其殺而民不非也

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天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爲種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智憮憮於塵塵也反勅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蹙蹙然立不安李云解規明

甲五 莊翼四

三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郭註親死不哭而民不非者非之則強哭也殺降也殺其殺言親服有降服也子生五月而能言謂教之速也誰者別人之意也未孩已擇人謂其競教速成也不能同彼我則心競於親疏故不終其天年也兵有順言天下已有不順故也盜自應死殺之順也故非殺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別斯人自爲種也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其弊至於斯者非禹也故曰天下耳言聖知之迹非亂天下而天下必有斯亂也儒墨皆起此乃百代之弊今之婦女而上下悖逆者非作始之無理但至理之弊遂至於此復何言哉雖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亦不免乎弊也子貢本謂老子獨絕三王故欲同三王於五帝今又見老子通毀五帝上及三皇則失其所以爲談矣

呂註老子以仁義憤心比播糠眯目蚊虻嗜膚則以五帝三

王爲非聖宜矣子貢又求之於讓爭順逆之間則其迹之尤粗者自述言之則使民心變固不若親親不若一然均不免於治天下而使民有心而已名曰治之而亂天下者自此始苟爲用知豈特五帝三王而已雖三皇之知亦將上悖日月下睽山川其知惜於屢蠶之尾矣獸之伏於山林夜行晝居雖饑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則鮮規之甚也子貢聞其非三皇五帝而不得所以非故蹙蹙然不安

副墨黃帝之治使民心一一純一也堯使民親即親睦九族之親民有爲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者情禮獨隆於親而餘皆降殺民亦不以爲薄也舜使民心競競爭競也虞帝

甲五 莊翼四

三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尙賢故使民爭爭則和氣決裂機竅早開故使孕婦十月而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未至於孩而辨誰何宜其天也禹使民心變變謂變於古也人有心各有機心兵有順以用兵爲順事也殺人者死殺盜者無罪故曰殺盜非殺人各私其私互相警備天下皆然故曰自爲種而天下耳夫婦人之大始古人作始自有倫序三十而娶二十而嫁幼穉之女本不可責以人道而今也不然機警之心偷薄之俗不言可知矣故曰又何言哉大率與禮記人道爲公章甚相似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干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

述一君無所鈎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耶老子曰幸也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述也豈其所以述哉今子之所言猶述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鴟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化類自爲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墮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傅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已得之矣氣鈎而化生也三蒼云鵲也風化司馬云相傳風子焉其狀如鵲而有魁其名曰鵲自爲化不交郭璞注其即引吐者之沃也屬也

甲五 莊翼四

三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郭註所以述者真性也夫任物之真性者其迹則六經也况今之人事則以自然爲履六經爲迹鴟以眸子相視蟲以鳴聲相應俱不待合而生子故曰風化夫同類之雌雄各自有以相感相感之異不可勝極苟得其類其化不難故乃有遙感而風化也性命時道至人皆順而通之得道無不可言化者無方而皆可也失者無可言所在皆不可也烏孺魚沫細要者化言物之自然各有性也有弟而兄啼言人之性舍長而視幼故啼也夫與化爲人者任其自化者也若繇六經以說則疏矣

呂註六經者先王之法明在度數而見於書非其所以化也其所以化者神明而已述者履之所出而述豈履哉以是

而化天下宜其不用也白鴟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相感者神而不以聲蟲雄鳴上風雌應下風相感以聲而不以形類白爲雄雌故風化若是者凡以性殊而不可易命定而不可變時行而不可止道通而不可壅故也豈可以言議意測則知所以化天下者不在陳迹之間求其道而已矣孔子不出三月而得之於齊心服形之際悟夫鳥鵲魚蜂莫不皆生而之所以生者未嘗同則知之所不能知也化而已矣有弟而兄啼情使之然化則均可以生情則雖兄弟不能均得欲人之化也難矣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則爲道而不至於與造物者爲人也又安能化人哉世之學孔子而不得其所以迹者其患常在此

甲五 莊四

三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管見鳥鵲乳至有弟而兄啼四句乍讀難通熟究其義化理甚博蓋胎卵濕化備見其中而人弗察耳夫天地盈虛之理造化消長之機雖默運於無形悉由四生發見四生之中人爲之主億兆之中聖人爲主聖人者與化爲人知化則知天矣故是篇終於論化自非官天地府萬物而獨運乎亭毒之表安能化人哉太上云我無爲而民自化觀夫鴟蟲之風化鳥鵲之孚乳魚之傅沫蜂之視子皆出乎自然之性成以專定之功此感彼應不可致詰故爲之化人爲最靈其化又有妙於此者亦不越乎自然之理專定之功耳

管見總論本篇以天運地度啓論端設問日月風雲流行之

故容以六極五常三皇之治體天運而行德教故無爲而化民樂自然次論至仁無親至貴屏得行其無事亦法天運之義也至於論洞庭之張樂明大道之淵微奏以陰陽行以禮義天人相因立極之本也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寒暑協序生化之原也動無方而居窈冥天機停而五官備則隨物潛藏觸處發見不可以形拘聲盡而天遊所到無非至和希聲所存無非至樂也若夫治道比已陳之芻狗法度猶相反之粗梨猿狙裂周公之衣醜婦效西施之美此明夫政治貴乎適宜烹鮮在於不撓爲人上者信能體道法天與化同運節以鼓舞時其需澤長養而熟成之惡有不化者哉仲尼見老子歎其猶龍則以人合天未至於

甲五 莊四

四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俱化洎開淵雷之妙遂棄六經陳迹而究其所以迹不出三月與化爲人則迹同乎人而體合乎天矣易曰天行健此其所以爲運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此其所以爲化也歟

刻意第十五

刻意尙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蔽澤處間曠釣魚間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間暇者之所好也吹响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

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開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厭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憒淡寂漠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也刻意引馬云刻則其意也怨謂

非世無道怨己不通也無若熊之舉樹而引氣

郭註此數子者所好不同恣其所好各之其方亦所以爲道遙也然此僅各自得焉能靡所不樹哉若夫使萬物各得其分而不自失者故當付之無所執爲也不刻意云者所謂自然也無不忘無不有者忘故能有若有之則不能救其忘矣故有者非有之而有也忘而有之也若厲己以爲之則不能無極而厭惡生矣不爲萬物而萬物自生者天

甲五 莊翼四

四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地也不爲百行而百行自成者聖人也此天地之平道德之質非夫寂寞無爲也則危其平而喪其質矣

新傳夫山谷平世之士強國避世養形之人皆爲有我而已夫有我則有心有心則未免於所惑是以各蔽於一曲也故樂山蔽者往而不能返仕朝廷者入而不能出恬於教誨者屈而不能伸耽於養形者存而不能忘是非眞性之然也是矯削其意而使然也豈與聖人同乎哉聖人則無我而已矣夫無我則無心無心則無所惑是以忘形而通達於萬事也故登假於至道而乃入於寥天一豈爲刻意而高歟整物澤世而非由於外鍊豈爲行仁義而脩歟巍巍蕩蕩而在宥天下豈爲立功名而治歟淵靜晦默而道

遙於自得之場豈爲處江湖而間歟氣柔貞全而形未嘗衰豈爲務導引而壽歟存而不存無而不無莫知其終而至道自集皆無爲之至妙而惟聖人得之矣

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憒矣平易恬憒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繹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皮虛無恬憒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哀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悟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

曰五 莊翼四

四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郭註休乎恬憒寂寞息乎虛無無爲則雖歷乎險阻之變常平夷而無難患難生於有爲有爲亦生於患難故平易恬憒交相成也憂患不能入邪氣不易襲者泯然與正理俱往也故其德全而神不虧若夫不平不淡者豈惟傷其形哉神德並喪於內也天行任自然而運動也物化蛻然無所係也動靜無心而付之陰陽感而後應無所唱也迫而後動會至乃動也不得已而起任理而起吾不得已也天理自然知故無爲乎其間故災生於遠天累生於逆物與人同者眾必是焉故無人非同於自得故無鬼責生浮死

休汎然無所惜也不思慮付之天理也不豫謀理至而應也光而不耀用天下之自光非吾耀也信而不期用天下之自信非吾期也一無所欲故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疲乃與天地合恬憺之德也至德常適故情無所概靜而一者不可變也其心豁然確盡乃無纖芥之違虛之至也夫物自來耳至淡者無交物之情若雜乎濁欲則有所不順矣

呂註聖人休焉不役心於取舍之間平則不陂易則不艱恬然無知憺不交物所謂寂寞無爲者亦若是而已夫憂患邪氣所以得入而襲之者以知知物物交而隙生其間故也生也天行則未嘗生故出不折死也物化則未嘗死

甲五 莊子四

四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故入不拒靜與陰同德不知其爲靜也動與陽同波不知其爲動也不爲福先則福亦不至不爲禍始則禍亦不喪蓋爲福先禍始非感而應迫而動不得已而起則是用知與故人之所爲也循天理之自然天不能災物不能累則無人非鬼責也宜矣故生浮死休無感而寂物至而應發乎天光而非傲其中有信而非約不夢無憂寤寐同也純粹者不雜不疲無所爲天德者聖人所以君天下也悲樂之情難去故爲德之邪喜怒哀懣起滅故爲道之過四者皆起於好惡好惡則悲樂喜怒哀懣之未形於外者也夫人之心終日萬慮而未嘗止則惡能頃刻而靜哉聖人不憂不樂至於一而不變是爲靜之至也無所干忤若虛船之觸物

而不怒是爲虛之至不與物交則無味是爲憺之至若然則雖入水蹈火無往而非我庸有逆乎是爲粹之至也方子及忤與逆二字何所分別而兩言之玩虛與粹二字可見蓋順事應物無所乖拂自非虛豁之至何以能之中心至粹無雜則自然包含萬象容畜萬物無所逆矣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

甲五 莊子四

四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之精通合於天倫野語有之曰眾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司馬遷曰吳有巨龜名于餘郭註不休則弊不已則勞勞則竭者物皆有當不可失也水之性象天德者無心而偕會也純粹而不雜無非至當之事也靜一而不變常在當上住淡而無爲與會俱而已矣動而天行若夫逐物而動是人行也愛劍者猶柙而藏之况敢輕用其神乎精神四達上際下蟠夫體天地之極應萬物之數以爲精神者故若是矣若是而有落天地之功者任天行耳非輕用也化育萬物其名爲同帝言所育無方同天帝之不爲也純素勿失與神爲一常以純素守乎

至寂而不蕩於外則冥也精神物之真也與神爲一非守神也不遠其精非貴精也然其述則貴守之也苟以不虧爲純則雖百行同舉萬變參備乃至純也苟以不雜爲素則雖龍章鳳姿情乎有非常之觀乃至素也若不能保其自然之質而雜乎外飾則雖犬羊之羶庸得謂之純素哉呂註觀聖人之心虛無恬憺如向所言則雖終日從事而精神不勞古之人所謂廢心而用形視聽不以耳目者以此今也屬耳目乎聲色而役心乎取舍形勞而不休精用而不已以至於弊且竭宜矣水性清平固自然也直不雜莫動之而已知其如此而以鬱閉不流爲莫動則不能清所謂天德者其象亦猶是也故純粹不雜水清之象靜一不變水平之象動而以天行水之不以鬱閉不流爲莫動之象也而天下之方術有制於虛靜而不知觀復於並作之間歸根於芸芸之際者不知此養神之道故也而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又不足以與此劍之柙藏以其用之利也精神際天蟠地其用之利豈止於越之劍哉其名爲同帝則其貴豈直劍之可寶哉乃不知矚之以純粹柙之以靜一藏之以無爲將之以天行是不明乎貴賤之分也惟神是守守之以純素而已方其守也則有所謂守之者守而勿失斯守之與所守者合而爲一矣倫卽理也人而合乎天理則亦天而已矣此聖人所以貴精也素者無雜精者不虧惟真人能之

甲五 莊翼四

四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管見總論是篇以刻意命題謂刻矚其意違世矯俗苦節獨任爲天下所不能爲而觀人之從己無異乎穿牛絡馬失其自然知長德消民始難治矣故南華歷叙古人立志各異若夷齊之爲亢孔孟之爲脩伊傅之爲治巢許之爲閒老彭之爲壽以述觀之似亦不能無偏然而不失爲聖爲賢者以其有爲而不累於有無爲而不溺於無因時之可否爲身之利用而已是以貴夫虛無無爲平易恬憺天行物化同德同波知故不留動合天理則災累非責何從而至死生謀慮何由而滑哉夫如是故靜虛恬粹與物無忤卒歸於養神之功而申以柙藏干越之喻劍之於身輕重爲何如而世人猶昏迷若此故其立論始於非刻意尙行之習而終於能體純素謂之真人則知刻尙者之爲假也明矣蓋養生以純素爲本純素以守神爲先至於與神爲一則道之大本既立又何必區區於其末而以刻意尙行爲哉

甲五 莊翼四

四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繕性第十六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骨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

俗學上
字今
張兩

郭註已治性於俗矣而欲以俗學復性命之本所以求者愈非其道也已亂其心於俗而方復役思以求明思之愈精失之愈遠若夫發蒙者必離俗去欲而後幾焉恬靜而後知不蕩知不蕩而性不失也夫無以知爲而任其自知則雖知周萬物而恬然自得也知而非爲則無害於恬恬而自爲則無傷於知二者交相養則和理之分豈出他哉和故無不得道故無不理無不容者非爲仁也而仁迹行焉無不理者非爲義也而義功著焉若夫義明而不由忠則物愈疏仁義發中而還任本懷則志得矣志得矣其迹則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自然之節文者其迹則禮也以一

甲五 莊子四

四十七

金陵書局 蔣氏校印

體之所復一志之所樂行之天下則一方得而萬方失矣各正性命而自蒙己德則不以此冒彼也若以此冒彼安得不失其性哉

呂註繕性於俗其患常在益生而失其初而又俗學以求復之則滋遠矣滑欲於俗其患常在趣舍以雜其明而又思以求致之則滋昏矣恬者安之而不知其然以是而養知非思以求致其明也生而無以知爲而不用則異乎安之而不知其然以是而養恬非俗學以求復其初也易之神明老氏之恍惚莊子之恬知其實一也古之治道者未有不以是交相養而能至者也恬之失在昧則無以發其照曠知之失在嫩則無以復乎混冥二者交相養而和理出

其性非自外至也通於天及者德德則和也行於萬物者道道則理也德之體和而其用無不容則爲仁道之體理而其用無不理則爲義義明而物不得不親忠也中純實而非僞樂之所由生信則有諸中形諸外而爲文禮也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夫萬物各正性命則自蒙己德矣所謂德奚以冒彼爲哉禮樂偏行則道德滋遠而不能無冒冒則物必失其性天下所以亂也

甲五 莊子四

四十八

金陵書局 蔣氏校印

筆乘繕性於俗學滑欲於俗思爲句舊解失之性非學不復而俗學不可以復性明非思不致而俗思不可以求明謂之俗者對真而言蓋動念即乖况於繕擬心即差况於思非惟無以徹其覆而祇益之蔽耳以恬養知乃復性致明之要知即人之覺性是性也可以恬養之而不可以學繕之思亂之者也恬者無爲自然之謂夫謂之養知若有心於知矣不知知體虛玄泯絕無寄蓋有知而實無以知爲者也故又謂之以知養恬恬即禪家所謂無知者也知即禪家所謂知無者也即恬之時知在恬即知之時恬在知故曰知與恬交相養也如此則道德仁義忠禮樂無不一貫之如木之有根而華實並茂所必至者不得謂之偏行也若不出於性而第求之禮樂則逐末忘本支離於俗學而天下亂矣何也知恬交相養則仁義禮樂混而爲道德知恬交相失則道德枝而爲仁義禮樂此學術真俗之辨也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與治化之流漚澆醕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與心

句心識知非爲

郭註有知無所用之任其自然而已物皆自然故至一也夫德所以下衰者由聖人不繼世在上者不能無爲而羨無

甲五 莊翼四

四十九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爲之迹故致斯弊也順而不一言世已失一惑不可解故釋而不推順之而已安而不順安之於其所安而已聖人無心任世之自成成之滄薄皆非聖也聖能任世之自得耳豈能使世得聖哉故皇王之迹與世俱遷而聖人之道未始不全也善者過於適之釋故有善而道不全行者違性而行之故行立而德不夷去性而從心言以心自役則性去也心與心識言彼我之心競爲先識則無復任性也知而不足以定天下言忘知任性斯乃定也文博者心質之飾初謂性命之本也

呂註所謂處混芒而得澹漠者即燧人羲黃至一之妙處而諸聖人者混芒澹漠之粗迹也自其妙處觀之以道蒞天

下而使民無知無欲謂之至一亦其宜也自其粗迹觀之均於爲天下而其德不免於下衰而不出於至一也故爲道者常絕聖棄知復歸於無物而世之學聖人之言與其迹者不知吾身有所謂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之處則聞此言而驚疑笑訝不足怪也自燧人至唐虞則治化之流漚瀆散朴時有厚薄其應不同所謂大道廢有仁義知慧出有大僞也夫道無不善有所謂善則不合矣德無所行有所謂行則不夷矣仁則善之長義所以行之也道德性而已仁義則性之發乎心也離道險德是去性而從心矣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今以心定天下之心則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故附以文而滅質益以

甲五 莊翼四

五十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博而溺心文則禮樂博則學質則性也禮樂行而天下亂求所以復初致明何可得哉

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古之所謂隱七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窟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郭註道以不貴故能存世然世存則貴之貴之道斯喪矣道不能使世不貴而世亦不能不貴於道故交相喪也若不貴乃交相興也今所以不隱由其有情以興也何由而興

由無貴也隱故不自隱者若自隱而用物則世道交相興
矣何隱之有哉莫知反一以息迹而逐迹以求一愈得迹
愈失一斯大謬矣雖復起身以明之開言以出之顯知以
發之何由而交興哉祇所以交喪也時命大行此澹漠之
時也反一無迹謂反任物性而物性自一故無迹時命大
窮此不能澹漠之時也雖有事之世而聖人未始不澹漠
故深根甯極而待其自爲耳斯道之所以不喪也未有身
存而世不興者也

呂註世與道交相興則聖人作而萬物觀世與道交相喪則
聖人遊乎世俗而莫之知固已隱矣奚以自隱於山林間
爲哉反一無迹華胥之夢姑射之遊是也深根甯極確乎

甲五 莊翼四

五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其不可拔者是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亦若此而已矣觀莊
子之言似亦慨然於時命之不遭蓋世道交喪宜在所哀
也

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去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
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爲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
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己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
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
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
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
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
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

置之民行身非一作

郭註不以辯飾知任其真知而已不以知窮天下此澹泊之
情也不以知窮德守其自得而已危然獨正之貌道不小
行遊於坦途德不小識塊然大通自得其志獨夷其心而
無哀樂之情斯樂之全者也無以益其樂者全其內而足
也來不可圉去不可止在外物耳得失之非我也淡然自
若不覺寄之在身曠然自得不知窮之在己彼此謂軒冕
與窮約也無憂而已言亦無忻歡之喜也寄去則不樂者
寄來則荒矣斯以外易內也盈外而虧內其置倒矣

呂註存身則靜而已行身非徒靜必應變而不害乎靜可也
忘言而知無不知去知而德無不備危然處其所則不待

甲五 莊翼四

五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避世離物而世物無足以累之此行身之道也道不小行
德不小識則不少損以趨世不少損以趨世正己之謂也
樂全者無以盜其樂志於道而求得之此所謂得志也道
則性命軒冕物之寄耳今以其寄去而易其無以益之之
樂則喪已失性是爲倒置者也

管見總論是篇主意謂人無超逸絕塵之見而苟徇世緣漸
失其本皆繕性滑欲於俗者也雖未爲顯惡而妨道爲甚
夫益之以外學亂之以妄思而欲復初致明是猶適郢而
北其轅也真人又慮學者憚其空無渺莽無所致力設爲
恬知交養之論使人易入焉夫人處世間酬幾應變不能
忘知知用則害恬要在審酌其宜處之以道事來則知見

事去則恬存久久調熟二者俱化精神魂魄融爲至和符性命於希夷歸道德之根本由是而充之與一世之人處混茫而得澹漠雖有知而無所用則其爲化也博矣奈何政失瀆和俗趨浮薄離道險德滅質溺心至於世道交喪而不可復也然後有山林之聖人深根甯極以期旦暮之遇存身所以存道也寄之去來無容休戚於其間尙何以知辨爲而其樂全志得有超乎軒冕之榮者人患不知求耳此聖賢處晦以自全之道也

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

甲五 莊真四

五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甕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

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碧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郭註不辨牛馬言其廣也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知其小而

不能自大則理分有素歧尙之情無爲乎其間也物之所生而安者趣各有極以其知分故可與言理也窮百川之量而懸於河河懸於海海懸於天地則各有量也此發辭氣者有似乎觀大可以明小尋其意則不然夫世之所患

甲五 莊真四

五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者不夷也故體大者快然謂小者爲無餘質小者塊然謂大者爲至足是以上下夸歧俯仰自失此乃生民之所惑也惑者求正正之者莫若先極其差而因其所謂所謂大者至足也故秋毫無以累乎天地矣所謂小者無餘也故天地無以過乎秋毫矣然後惑者有由而反各知其極物安其分逍遙者用其本步而遊乎自得之場矣此莊子所以發德音也若夫覩大而不安其小視少而自以爲多將奔馳於勝負之境而助天民之矜夸豈達乎莊生之旨哉小大之辨各有階級不可相跋故五帝三王仁人任士之所爲不出乎一域物有定域雖至知不能出焉故起小大之差將以申明至理之無辨也

呂註秋水時至百川灌河則學自外至而未達乎大道之譬
 涇流兩淡不辨牛馬則爲道而不出乎兩旁中央而未至
 乎無所不見也順流至於北海言循理而求則必得其所
 歸旋面望洋向若回趨大道從無窮之遊也拘於墟則小
 大之所限篤於時則久近之所專束於教則方術之所制
 天下所以不得逍遙者以此出涇淡而觀大海則脫其拘
 限而與於無方之觀故可以語大理也萬川歸之不盈則
 益之不加益尾閭泄之不虛則損之不加損非久近所專
 非大小所限此水之幾於道也計四海在天地間中國在
 海內人卒在萬物若亡若存如此其微而五帝三王仁人
 任士之所憂勞不過於此而或辭之以爲名語之以爲博
 自大道無方觀之輕其義而少其聞豈虛語哉
 口義涇濁也非涇渭之涇洋洋海中也若海神名拘墟篤時蟻
 蛄不知春秋之類尾閭沃焦也見山海經曩空小穴也人
 處萬物之中只爲一物之數此合大虛之間凡可名者論
 之也其在九州之內人只是一件此合草木鳥獸論之也
 極言世界之小如此連以揖讓相連續也任士任事之人
 也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
 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
 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彘今故故遙而不悶撥而不跋
 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

甲五 莊子四

五十五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明乎坦途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
 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
 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
 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
 大之域
 郭註物量無窮言物物各有量也時無止言死與生皆時行
 也分無常言得與失皆分也終始無故日新也不寡不多
 言各自 而無餘也知量無窮者攬而觀之知遠近大小
 之物各有量也彘明也今故猶古今也遙長也撥猶短也
 知時無止者證明古今知變化之不止於死生故不以長
 而把閏短故爲跋也察其一盈一虛則知分之不常於得
 也故能忘其憂喜矣明乎坦途言死生者日新之正道明
 終始之日新則知故之不可執而留矣是以涉新而不愕
 舍故而不驚死生之化若一也所知各有有限生時各有年
 莫若安於所受之分而已以小求大理終不得各安其分
 則小大俱足矣若秋毫不求天地之功則周身之餘皆爲
 棄物天地不見大於秋毫則顧其形象纔自足耳將何以
 知細之定細大之定大也
 呂註道非小大豈有定體今夫天地吾以爲至大極吾知之
 所知而莫得其盡則吾所謂大者豈真大所謂小者豈真
 小耶小不爲寡大不爲多以知量之無窮也我以彘爲彘
 今爲今未及言而今已爲彘則所謂彘與今者豈有止哉

甲五 莊子四

五十六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證夫鼎今之皆故則進而不可撓而不跂以知時之無止也吾安能鬱鬱待百年之王則遙而罔者也彭祖以久特聞眾人匹之則擗而跂者也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察乎盈虛則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有始必有終有終必有始原始要終而明乎坦途故生而不悅死而不禍以知終死之不可故也則物之所謂時分終始豈真知也哉知而非真知則所知固不若其所不知也生而有知未生則無知則其生之時固不若其未生之時也知至小也無窮至大也以至小而求窮至大之域是以迷亂而不自得也

甲五 莊第四

五十七

金陵 葉書 蔣氏校印

管見人能知物量時分之無常又何終始小大多寡之有考明今故之不停則此理可見遙謂歷時之久擗謂推移之速不罔無厭其所生也不跂無求益其生也脩短定分安之而已人固不能無生不能無知而經云不若無知不若未生者蓋謂世人不務真知而求妄知不務全生而求益生以有限而追無窮忘素分而希分外在己之利害不能自明何以定物理細大之倪域哉不若無知王倪對齧缺之問是也不若未生憫體不顧人間之勞是也然既生既知矣將何以自免曰能以無生爲生不知爲知則於生何累於知何有哉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罔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

也浮乎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罔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爲利不賤門隸貨財非爭不多辭讓事焉不惜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污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爲在從厭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紀約分之至也

甲五 莊第四

五十八

金陵 葉書 蔣氏校印

郭註目之所見有常極不能無窮也故於大有所不盡於細有所不明直是目之所不逮耳精與大皆非無也庸詎知無形而不可罔者哉大小異故所便不得同若無形而不可罔則無此異便之勢也有精粗矣故不得無形惟無而已則何精粗之有夫言意者有也而所言所意者無也故求之言意之表而入於無言無意之域而後至焉大人者無意而任天行也舉足而投吉地豈出害人之塗哉無害而不自多其恩也動不爲利者應理而動而理自無害不賤門隸者任其所能而位當於斯耳非由賤之故措之斯職也貨財非爭各使分定也不多辭讓適中而已事不借人各使自任也不多食力足而已不賤貪污理自無欲也行殊乎俗已獨無可而不可所以與俗殊也不多辟異任理而自殊也爲在從厭不賤佞諂言從厭之所爲而自然

正直也爵祿不足勸戮恥不足辱外事不棲於心也知是非細大之不可分故玄同也任物而物性自通是則功名歸物矣故道人不聞得者生於失者也物各無失則得名去故至德不得大人任物而已故無已約分之至者約之以至其分故冥也夫惟極乎無形而不可圍者爲然

呂註自細視大者目力所不及直不盡耳非不可圍也自大視細者蠅螟棲蚊睫視之而不見直不明耳非無形也夫精粗者形於有形無形者數不能分不可圍者數不能窮可以言論者物之粗可以意致者物之精道則超乎言意不期精粗焉故大人之行不出害乎人性自然也不多仁恩非有爲也門隸則以利爲事辭讓則不爭食乎力則不

甲五 莊第四

五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借人貪汙則反是辟異則以殊俗爲事佞諂則從君親而非從眾也凡此皆出於自然世之爵祿刑罰不足以爲勸懲矣夫豈知是非之爲分細大之爲倪哉人能約分之至至於無所分此道人所以不聞至德所以不得而大人所以無已也

詳道大人之於天下忘物以心忘心以道不出乎害人疑多仁恩也而不多仁恩貨財不爭疑多辭讓也而不多辭讓事不借人食不浮力疑賤貪污也而不賤貪污行殊乎俗疑多辟異也而不多辟異不賤門隸以自貴不賤貪污以自潔不賤佞諂以自直如是則爵祿戮恥無所攖其內是非大細無足辨乎外則凡精粗之在夫言論意致者亦奚

容心哉故聞非聞彼得無所得至於無已則吾喪我矣尙安有物哉非約之以分而至其至者不足以與此

管見自細視大至於不盡而止非大止於此也自大視細至於不明而止非細而無形也精者細之極厚者大之盛小大雖殊皆有形有數故有成壞精至於無形大至於不可圍則非形可定非數可分故無成壞也夫物之粗者可以言論精者可以意致超乎精粗則言意所不能及也言意不能及形數不能分者其唯道乎故大人以利物爲先而不以仁恩自多不爲利動而不賤趨利之人皆述大人之行異乎世俗以至佞諂亦不賤之則君子小人聽其兩行是非小大不足爲辨又何爵位戮恥之足爲勸懲哉

甲五 莊第四

六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毫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觀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

平王公堯
孫堯

郭註物無貴賤各自足也自貴而相賤此區區者乃道之所錯綜而齊之者也貴賤不在己斯所謂倒置也所大者足也所小者無餘也故因其性足以名大則毫末丘山不得異其名因其無餘以稱小則天地稊米無所殊其稱若夫觀差而不由斯道則差數相加幾微相傾不可勝察也天下莫不相與爲彼我而我皆欲自爲斯東西之相反也然彼我相與爲脣齒脣齒者未嘗相爲而脣亡則齒寒故彼之口爲濟我之功弘矣斯相反而不可以相無者也故因其自爲而無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無矣因其不可相無而有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有矣若乃忘其自爲之功而思夫相爲之惠惠之愈勤而僞薄滋甚天下失業而情性瀾漫矣故其功分無時可定也物皆自然故無不然物皆相非故無不非無不非則無然矣無不然則無非矣無然無非者堯也有然有非者桀也然此二君各受天素不能相爲故因堯桀以觀天下之趣操其不能相爲也可見矣應天順人而受天下者其迹則爭讓之迹也尋其迹者失其所以迹矣故絕滅也

呂註以道觀物安有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而道非物也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而道非俗也道非物與俗則非貴賤也因其所大而大之因其所小而小之知天地差於太虛而至於爲稊米毫末差於無形而至於爲丘山則所謂差者其數觀矣而道非差則非小大也固其所有而有

甲五 莊四四

六十一

金陵叢書 韓氏校印

有東必有西因其所無而無無東則無西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相無則所謂功者其分定矣而道非功則非有無也因其所然而然所非而非知堯桀之出於自是而交相非則所謂趣者其操觀矣而道非趣則非是非也若然則爲道者兩忘而休乎天均惡用而倪貴賤小大哉以堯舜之讓爲是則之噲以絕以湯武之爭爲是則白公以滅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

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望穴言殊器也騏驥驂騑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狴言殊技也鷓鴣夜撮蚤察毫末畫出曠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郭註就其殊而任之則萬物莫不當也夫天地之理萬物之情以得我爲是失我爲非適性爲治失和爲亂殊性異便是非無主若以我之所是則彼不得非此知我而不見彼者耳故以道觀者於是非無當也付之天均恣之兩行則殊方異類同焉皆得也天地陰陽對生也是非治亂互有也將奚去哉俗之所貴有時而賤物之所大世或小之故順物之迹不得不殊斯五帝三王之所以不同也

甲五 莊四四

六十一

金陵叢書 韓氏校印

呂註梁麗不可窺穴騏驥不能捕鼠鳴鶴不能畫視三者不同而欲齊之是未明乎天理物情也纂夫言其獨義徒言其眾

管見殊器之異用殊技之異能殊性之異便不可以概論也若師治而無亂師陰而無陽非明乎天地萬物之理者也禪繼順逆各因其時而已不必多言也縱使言之僅論其迹耳又惡知貴賤小大之所從出哉欲知貴賤小大之所從出者當於未始有物求之

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

曰五莊賢四

六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司馬云謝代也施用也崔云不

代其德是為謝施是

郭註反衍者貴賤之道反覆相尋也自拘執則不爽於道隨其分故所施無常與道參差者不能隨變則不齊於道無私德者公當而已無私福者天下之所同求也無畛域者汎汎然無所在也兼懷萬物其就承翼言奄御羣生及之

分內而平往者也豈扶疏而承翼哉唯其無方故能以萬物為方面長短皆足生死者無窮之變耳非終始也不恃其成或無常處也不位乎形者不以形為位而守之不變也年不可舉者欲舉之令去而不能也時不可止者欲止之使停又不可也盈虛終始者變化日新未嘗守故也若驟若馳但當就用無不變移不可執而守也若有為不為於其間則敗其自化矣

呂註學者平日係於有物一聞道無貴賤則於為不為辭受趣舍之際莫知所從固其宜也所謂貴賤者是物之反衍而已非道也反則有往反為貴往為賤衍則有耗衍為貴耗為賤則當放志而無拘拘而志則與道大蹇而不通矣

印五莊賢四

六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所謂少多者物之謝施而已非道也謝則有榮謝為少榮為多施則有歛施為多歛為少當兩行而無一一而行則與道參差而不當矣無私德則於所祭之人無所獨賴無拘而志之謂也無私福則於所祭之人無所獨與無一而行之謂也無所畛域與道通而不大蹇之謂也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與道當而不參差也恃其成則不知終始之不可故位乎形則不察乎盈虛而不知分之無常也年不可舉故遙而不問時不可止故撥而不跲消息盈虛終則有始則天行而已是所以語大道之方論萬物之理也奈何係心於辭受趣舍之際哉若驟若馳言變化密移則何係心於為不為之間固將自化安排而去化之謂

也

詳道衍者廣平之地反之則平復為跛平跛之分未始有常
貴賤往反豈異是哉施者仁之用謝之則賜予而不以為
仁多少之數豈足計哉反衍則忘貴賤而不累於名謝施
則忘少多而不累於利若是而不反其真者未之有也

碧虛貴賤無主而反復流行常也大道甚夷而放心自得通
也稟分有數而少謝多施宜也世道參差而行止適變理
也德私則不履穀福私則不久長有畛域則不溥汎有方
所則有承接扶翼之而兼懷之德喪矣忘我則無短長忘
心則無生死忘位則無盈虛忘年則任化忘時則任遷忘
消息盈虛則孰為之終始夫物無時不生無時不化其變
如驟其移如馳陰陽爾四時爾固將自化何容心於為不
為之間哉

甲五 莊真四

六十五

金陵叢書
唐氏校印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耶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理
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
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
甯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
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躊躇而屈伸反要而語極
白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
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狗名謹守
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郭註何貴於道以其自化也知道者知其無能也無能也則

何能生我我自生耳而四支百體五藏精神已不為而自

成矣又何有意乎生成之後哉達斯理者必能遺過分之
知道益生之情而乘變應權故不以外傷內不以物害己
而常全也故心之所安則危不能危意無不適則苦不能
苦也非謂其薄之者雖心所安亦不使犯之也察安危知
其不可逃也甯禍福安乎命之所遇也謹去就審去就之
非己也不以害為害故莫之能害矣天在內人在外者天
然在內而天然之所順者在外故大宗師曰知天人之所
為者至矣明內外之分皆非為也德在乎天恣人任知則
流蕩失素也天然之知自行而不出乎分者也故雖行於
外而常本乎天位乎得矣躊躇而屈伸言與機會相應有
斯變也反要而語極者知雖落天地事雖接萬物而常不
失其要極故天人之道全也人之生也可不服牛乘馬乎
服牛乘馬可不穿絡之乎牛馬不辭穿絡者天命之固當
也苟當乎天命則雖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若乃走作
過分驅步失節則天理滅矣不因其自為而故為之者命
其安在乎所得有常分殉名則過也反其真者真在性分
之內也

甲五 莊真四

六十六

金陵叢書
唐氏校印

呂註任物自化即道也河伯不悟乃謂何貴乎道海若告以
達理明權不以物害己皆知道者之事而非體道極致至
於水火不害寒暑不侵則體道者固如此也非謂其薄之
言察乎安危謹乎去就莫之能害則知道達理明權而已

甯於禍福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則天在內矣察於去就則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人在外矣以是而人德雖未能天而不人而德在乎天矣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則出天而之人躡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則由人而之天也自無以人滅天至是謂反其真則其於道也豈特知之而已哉

管見自篇首至此凡六問答如風驅遠浪漸近漸激至是而雪浪噴薄使人應接不暇須臾澄靜則波光萬頃一碧涵天人之息僞還真中扁虛滿者有類於此夫至德之士由人以明天因權以達理察安危謹去就物孰能害之然亦未嘗恃此而傲物也天在內所以立體人在外所以應用

莊子 莊子四

六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德在乎天則合乎神而無方不測者也體天居德則屈伸從世反要語極則勿失其真若然則處已處人之道盡矣故河伯心冥體會而無所復問

夔憐虺 立虺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虺曰吾以一足踰踔上初與反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虺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虺謂蛇曰吾以眾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耶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脇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

鱣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畫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眾小不勝為大勝勝也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司馬云鱣一足無則形目形類於此明流於彼心則實幽為神遊外鱣一作鱣

郭註物之生也非知生而生也則生之符也豈知行而行哉故足不知所以行目不知所以見心不知所以知俛然而自得矣遲速之節聰明之鑒或能或否皆非我也而或者因欲有其身而矜其能所以逆其天機而傷其神器也至人知天機之不可易也故捐聰明棄知慮魄然忘其為而任其自動故無動而不逍遙也恣其天機無所與爭斯小不勝者也然乘萬物御羣才使羣才各自得萬物各自為則天下莫不逍遙矣此乃聖人所以為大勝也

莊子 莊子四

六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呂註夔以一足憐虺之多足虺以多足憐蛇之無足蛇以動其脊脇而憐風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則目之繫此見彼而憐心之無所見而無往不至可知也夔以一足為易憐虺多足之難虺以多足為易憐蛇無足之難天機所動莫知其然則其難易豈在於多少有無之間哉由是知風目與心莫非出於自然若河伯之區區計夫貴賤少多何足以與此夫風以小不勝為大勝而人之目與心之用其神於風也遠矣乃不能得所謂無見無知而能見見知知者以制萬物之大豈真知也哉詳道以足為用則一足不如萬足之多故夔憐虺以足為累則萬足不如無足之愈故虺憐蛇蛇有矣觀無有為不

足故憐風風蓬蓬矣以有方爲不適故憐目目司視而已
心則無所不司故曰憐心也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市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
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
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
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
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
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
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
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可馬云宋當作
衛匡術邑也

論五 莊第四

六十九

金波書
蔣氏校印

勞心於窮通之間也漁父獵夫烈士之勇情各有所安聖
人則無所不安矣知命非已制故無所用其心也夫安於
命者無往而非逍遙矣故雖匡陳美里無異於紫極間堂
也

碧盧孔子遊匡宋人圍之所謂指蹈皆勝我也及其知非請
辭而退所謂大勝者也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
同異離堅白然不可困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吾自
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世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
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大
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埴井之龜乎謂東海之鱉曰吾

樂與吾跳梁乎非幹之上入休乎缺斃之崖赴水則接掖持
頤蹶泥則沒足滅附快還 鱉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

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埴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
入觀乎東海之鱉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卻
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
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
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
之大樂也於是埴井之龜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
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蜚負山
商鉅乘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
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埴井之龜與且彼方趾此黃泉而登大

甲五 莊第四

七十

金波書
蔣氏校印

皇無南無北夷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
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真用管闕天用
雖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
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
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喙而不合舌舉而不
下乃逸而走詩亦龜名也

郭註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埴井之樂猶小鳥之自足於蓬蒿
也左足未入右膝已繫明大之不遊於小非樂然也以小
羨大故自失物各有分不可強相希效也始於玄冥反於
大通言其無不至也夫遊無窮者非辯察所得非其任者
去之可也以此效彼兩失之矣

呂註是非之竟言其所自起得於是非之所自起是以視堯
桀爲一而知不知此觀之茫然無所容其喙也黃泉六極
之下太皇太極之上無南無北夷然四解淪於不測忘乎
幽明無方而入於神也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乎大通則
會乎冲和出神而遂於明也要而言之所謂六通四闢形
充空虛是己此意之所不能盡言之所不能論也而規規
然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用管闕天錐畫地之類也

口義公孫龍當時之辯者蚘井中赤蟲也坎井之地蚘蟹科
斗皆周旋其中故曰還蚘蟹與科斗九年之水七年之旱
信然人類盡矣莊子添作十年九潦八年七旱便自別適
適猶翩翩也商蚘小蟲也跳蹈也大皇天也下陷黃泉上

甲五 莊四四

七十一

金波靈書
馬氏校印

登於天言其見趣高遠也夷然釋然也四解四達也淪於
不測所入者深也始於玄冥言在無極之先也反於大通
歸於至道也國能邯鄲國中所能之步也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東矣
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
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甯其死爲留骨而貴乎甯其生而曳
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甯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
曳尾於塗中謂濮水也先焉

郭註神龜之喻言性各有所安也

呂註莊子不知有死者也而云此者以救時之趨利而忘生
唯二大夫之知足以與此

管見莊子辭召以神龜爲喻昔陶隱居畫二健牛以答詔一
拘窘於鞭繩一優游於水草亦此意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
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
鷦鷯子知之乎夫鷦鷯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
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鷦鷯得腐鼠鷦鷯過之仰而視
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

郭註搜於國中揚兵整旅也鷦鷯之喻言所好不同願各有
極也

副墨鷦鷯鷦鷯也練實竹實也嚇怒其聲恐其奪已食也世
道交情觀此可發一笑莊生直爲千古寫出鄙夫患失之

甲五 莊四四

七十二

金波靈書
馬氏校印

態只以一字形之妙哉管見搜成疏謂搜索國中郭註則
以搜爲撲矣夫鷦鷯得腐鼠而嚇又何足以語練實醴泉之
味碧梧高潔之棲哉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儻然魚出遊從容是魚
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
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
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
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郭註莊子謂子非我尙可以知我之非魚則我非魚亦可以
知魚之樂也惠子舍其本言而給辯以難莊子尋惠子之
本言云非魚則無緣相知耳今子非我也而云汝安知魚

樂者是知我之非魚也苟知我之非魚則凡相知者果可
以此知彼不待是魚然後知魚也故循汝安知之云已知
吾之所知矣而方復問我我正知之於濠上耳豈待入水
哉夫物之所生而安者天地不能易其處陰陽不能回其
業故以陸生之所安知水生之所樂未足稱妙耳

副墨惠子言子與魚水陸異處何所從而知魚之樂耶莊子
即借其言而復之曰子非我也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
又借其言而轉之曰我非子我不知子固矣然我與子猶
同類也尙以爾我之隔而不相知何況魚爲非類乎如是
則子之與魚全無相知之理矣莊子到此卻以正對曰請
循其本言我今與子反覆辯論皆枝葉之談非本論也且

印五 莊四四

七十三

金陵叢書 謝氏校印

循本來話柄已知子知我之知魚矣而猶問我者正欲得
所以知魚之故不知物理人情自是可推我居濠上而道
遙則濠之下者不言可知蓋古言莊子善通物情者以此
李士表物莫不具乎道則於我也何擇性莫不足乎天則於
我也何有雖契物我之如此蓋有不期知而知妙理默會
神者受之有不能逃於其先者此莊子所以知魚樂於濠
上也夫出而揚遊而泳無罣罣之患無濡沫之思從容乎
一水之間也將以是爲魚樂乎以是爲魚樂又奚待南華
而後知蓋魚之所樂在道而不在水南華所知在樂而不
在魚魚忘於水故其樂全人忘於魚故其知一莊子於此
蓋將無言惠子亦將無問而復有是論者非問則至言無

所託非言則道妙無以見道將祛天下後世離物我爲兩
者之蔽耳物將自有其物則莊固非魚安知魚樂我將自
有其我則子固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知與不知皆道
之末此所以請循其本本末未皆不知者昔人嘗言之矣眼
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在我者蓋如是也視生如死視己如
魚視豕如人視人如豕在物者蓋如是也若然則在在皆
至遊而無非妙處物物皆真樂而無非天和奚獨濠梁之
上鱸魚之樂哉吾知莊之與魚未始有分也唯明至樂無
樂真知無知者可以語此

印五 莊四四

七十四

金陵叢書 謝氏校印

適然耳翻覆辯難卒歸於無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則
求之性分之內而足是謂反其真有非言論意察所可及
也次論變蛇蛇風之相憐喻人以才知短長爲愧銜而非
悟天機之不可易小不勝之爲大勝也信明此理則物各
足其分何所憐哉無所憐則無所慕故企羨之情息分別
之意消斯爲要極也歟孔子遊匡而臨難不懼知命由造
物非匡人所得制也若爲橫逆沮屈何以見聖人之勇非
龍海鯨即前河伯海若之義而歸於達理明權物莫能害
唯世俗沈濁所見隘陋雖知有聖賢在前強欲企羨猶餘
子學行反失故步蓋以所短而希所長越分而求非徒無
益也至論神龜甯曳尾於塗中鷓鴣豈留情於腐鼠皆歎

時之淥薄傷道之不行也終以莊惠濠梁之論言物我之性本同以形間而不相知耳會之以性則其樂彼與此同卽人之所安而知魚之樂固無足怪而競言辯之未忘性命之本者斯爲可怪矣此語非獨鍼惠子之膏肓亦所以警世之學一先生之言而暖昧自悅者無異河伯之自多於水也故以結當篇之旨云

甲五 莊子四

七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色也而美善不可常有所下所苦者貧賤天惡所求不得也苟遊乎物初則已猶可忘何外累之能及今觀夫富者之苦身疾作貴者之思慮善否壽者之久憂不死皆疏外其形去道遠矣烈士之不足活身亦猶是也故忠諫勿爭徐有以開悟之則君無過舉臣盡其職君臣之盛也若夫子胥因爭以殘形亦因以成名誠有善邪無有邪觀俗之所樂果樂邪不樂耶吾以無爲誠樂矣而世俗以爲大苦則其向背可知故必知至樂無樂則世俗之所樂非真樂也至譽無譽則烈士之所爭非真名也然後安於無爲而可以定天下之是非矣故欲求至樂活身者惟無爲近之天地無爲而清甯故萬物皆化人而能無爲物惡得不化

甲五 莊翼五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哉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閒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

郭註未明而槩既達而止斯所以誨有情者將令推至理以遺累也

呂註莊子之所貴則孔子孟孫才顏氏而其制行則若子桑

子反子琴張之徒何也蓋人道之弊天下沈於哀樂之邪而滅其天理故救之之道爲若此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崐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蹶蹶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郭註斯皆先示有情然後尋至理以遣之若云我本無情故能無憂則夫有情者遂自絕於遠曠之域而迷困於憂樂之境矣

呂註黃帝之所休則心死形廢如土壤而不覺柳之生其肘也柳者易生之物以滑介爲事則其初不免驚而惡之終

甲五 莊翼五

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知其生之爲假借塵垢又何惡焉古之所謂觀化者其道蓋如此

循本冥伯死者之稱猶文選所稱冥漠君冥伯之丘死人墓也其墓在崑崙之墟黃帝所曾休息處因感此人不能如黃帝之昇仙而死也柳者障柩之柳檀弓周人牆置罌注牆柳衣也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墟墓之間意思所致倏有障柩之柳出於左手所肘處不祥之徵殆將死矣故其意蹶蹶然驚動而惡之支離叔既惡之又問滑介叔曰汝惡之乎介叔曰子無惡生者假借而已所謂四大假合是也既假之而生則不過如塵垢之集耳何足控搏故死生常理有如晝夜何足驚懼化死也孟子且比化者無使土

親膚之化言吾與子適墓觀人之死而觀此不祥死將及
我人有死則我必有死又何惡焉或以柳爲楊柳之柳恐
於文義不相貫也

莊子之楚見空髑髑體體體然有形撒反以馬捶因而

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

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

乎將子有凍綬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

語卒援髑體枕而臥夜半髑體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

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

曰然髑體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

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

五莊五

五

金鏡書
齊氏校印

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間里知識子欲

之乎髑體深噴蹙頰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

勞乎

郭註舊說云莊子樂死惡生斯說謬矣若然何謂齊乎所謂

齊者生時安生時安死時安死時安死之情既齊則無爲當生而

憂死耳此莊子之旨也

呂註原始要終故知生死之說以其一體而已則世之貪生

惡死者固非是樂死而惡生者亦豈所以爲一體邪而莊

子言此者以世人所病尤在於貪生惡死則南面王樂之

說豈無爲而言之乎

碧虛好生者以世事爲樂趣死者以人間爲勞唯超死生者

可以論其大概矣

新傳夫生者一氣之暫聚死者一氣之暫散生未必無爲而

死未必有爲未必無爲者至樂所以缺未必有爲者至樂

所以全此莊子所以有髑體不棄南面之樂之言也夫六

骸者寓之於身也生則隨氣而暫聚死則隨氣而暫散聚

散皆非我之所有我又何自有而有我乎自有而有我則

未能忘形也不能忘形則有爲也有爲而與物相靡刃則

至樂安能內全與此髑體之不欲復爲於人也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

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答者管子有言丘

甚善之曰楮小者不可以懷大綆梗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

五莊五

六

金鏡書
齊氏校印

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

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

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久惑則死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

於魯郊魯侯御延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

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爵反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

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

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鱸秋鮒由隨行列而止委

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譏譏爲乎咸池九韶之樂

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

卒辨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

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

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禮司馬本作禮水沙禮也音但

郭註不可損益故常任之而已內求不得將求於外舍內求外非惑如何不一其能不同其事者言各隨其情也實而適故條達性常得故福持

呂註海鳥之說欲學者深思而慎出也衝城窻穴之殊器千里捕鼠之殊技夜明晝暗之殊性此先聖之所以不一其能不同其事也名止於實則無過實之名義設於適則無過施之義條達則隨其條之短長而不求通求通則不達矣福持則因其分之小大而不通與過與則不持矣

碧虛受命自然不可勸成其猶小囊詎能容大稟質定分不可遷適其猶短繩詎能引深海鳥之驚九韶加齊侯之驚

甲五 莊異五

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皇道也人有賢愚故莫能一事有古今故莫能同名實不越則有條而不塞義理適用則福去而不危矣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蓬蓬而指之曰唯予與女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子果歡乎種有幾得水則為

髓難得水土之際則為龜難蟻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鳥昔陵鳥得鬱棲則為鳥足鳥足之根為蜻蜻其葉為胡蝶胡蝶

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鳩撥反括括鳩撥千日為鳥其名為乾干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

醴頤頤頤格生乎食醴黃軛生乎九猷猷芥芥芮芮生乎腐蠶歎羊奚比乎不筭筭久竹生青甯青甯生程程生馬馬生人

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郭註未嘗死未嘗生者各以所遇為樂果養乎果歡乎歡養之實未有定在也種有幾言變化種數不可勝計自得水則為陸至皆入於機言一氣而萬形有變化而無死生也

呂註遊魂為變無所不之則百歲髑髏何知也刳心而至於無知則知其未嘗生未嘗死與之均矣汝果養而畏於死乎予果歡而悅於生乎夫唯知遊魂之無所不之而精氣

之為物則其種果有幾邪故陸與蟻衣陵鳥一種也或得水土之際或得陵屯而其生各不同鳥足蜻蜻胡蝶與陵屯亦一種也或得鬱棲或以根以葉而其變各不同鳩撥

乾餘骨斯彌食醴頤格與胥亦一種也或以竈下或以日久或以其沫而其生各不同黃軛之於九猷芥芮之於腐

甲五 莊異五

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蠶羊奚之於不筭久竹則不知其種之所自生也青甯也程也亦一種也而馬與人有自而生也則物或以無情相生或以有情相生或以無情生有情或以有情生無情皆遊魂精氣之所為也凡列子所言則嘗聞見而知之其所未嘗聞見者可勝道哉

碧虛予未嘗死也其生果歡樂乎汝未嘗生也其死果頤養乎此欲極其不死不生之理也時列子適逢道邊有蛙因指以論化機蛙感火氣則為鶉得水則相繼而生說文反

蠶為陸遺類水涯著苔如衣乃科斗所出遺類山阜之上變而為草名曰陵鳥藥名車前草此有情入無情如山蚓

化為百合也鬱棲糞壤也鳥足草生水邊俗呼墨草鳥髡

方用之一草而根葉異由氣有陰陽也蓋物有相胥生者不可概論胡蝶就熟化為鷓撥初出形潔若脫干日能飛其沫爲斯彌之蟲此言小大之化相因無窮斯彌至食醴以下明有情之物觸類而變齊芮爛草腐蠶螢也此乃無情化有情如朽麥之爲胡蝶也腐蠶生羊奚即羊蹄菜有情復歸無情也羊奚與不孳之老竹比合兩無情相交而生青甯形似刺蝟俗云敗竹園多刺蝟是也尸子云越人呼豹曰程或謂程爲獾搜神記秦孝公時有馬生人蓋五運六氣觸物成變難以致詰也

江遜觸體至於百歲其遊魂之所之更而爲人亦已百歲而死矣若化爲物則其更死更生其化抑不可勝計矣而爲

甲五 莊翼五

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空觸體者方且醜然有形存焉列子獨悟一身之妙而觸體又更百歲之變故列子指之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列子於是即其所嘗見聞而知其種者託問於觸體以明萬物之變夫萬物之生或以情而生或以想而有因濕而生者以合而感由化而成者以離而應情想合離更相變易或大或小皆出入於機而均含至理無以相異也所謂機者果何物哉萬物若之何而出入哉素問曰出入廢則神機化滅蓋萬物之成敗倚伏生乎動動而不已則變化作矣故非出入則無以爲生長壯老矣然出入雖異其機則一出入雖微其機則妙機由出入而顯出入得機而運不可謂出入爲機也亦不可離出入而求機也

一出入而神機運矣陰符曰天性人也人心機也而此言萬物之出機入機亦特言人反入於機豈不以人爲萬物之靈而獨舉以該之歟

副墨觸體在蓬蒿之下列子撻其蓬而指之曰惟予與汝知而未嘗死也察其本始亦未嘗生也未嘗生則不當以養爲期未嘗死又何以滅爲樂乎如此悅生悅死皆屬妄見予與若同在大造鑪冶中鼠肝蟲臂唯其所化耳舉其化生凡有幾種自濕化而言大地塵埃爲息所吹浮游水上塵塵相牽如絲如縷其名爲塵蓋水苦欲生河中先有此朕其在水土相交之際水得土氣凝爲體質名曰蠶之衣即水鳥也生於水爲水鳥詩所謂言采其蠶是也蠶與蚌

白三 莊翼

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依其下以爲衣焉生於陵屯則爲陵鳥即詩所謂芣苢一物而有水陸之異也陵鳥而得鬱棲化爲鳥足鬱棲糞壤也鳥足亦草名其根化蟬蛻而葉化胡葉胥相也蝶類又相化而爲蟲也蓋草化爲蟲質多蠕弱又生田夫野窳之下者得火之氣化而爲蟲無皮無殼其狀若脫名曰鵝撥鷓撥伏土于日化而爲鳥名乾餘骨乾餘骨之沫化爲斯彌化爲食醴食醴蟻蠅也喜酸而聚醴故曰食醴食醴生願酪願酪生九猷九猷生黃輓黃輓生腐蠶腐蠶生齊芮遞遞相生皆蟲類也羊奚比乎不孳久竹青甯爲一句羊奚草名根如蕪菁比合也其根連於久不生筍之竹則生青甯青甯竹根蟲也循本言萬載有老人曾見一蟲長五寸

後尚有寸許是竹根未變得非所謂青甯者乎程豹之別名筆談言延州人至今呼虎豹爲程是也青甯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世間自有此事如史言長沙武陵蠻生於畜狗元始祖胎於狼鹿之類不可以耳目所限而斷之機者氣之動處出於機者生也入於機者死也盈天地間只是陰陽二氣循環不息養乎歎乎何容心哉順其自化可耳

管見總論是篇名以至樂而首論有生爲累憂苦多端以至避處去就固知所擇而莫得其所所以活身之計何邪意謂人能於憂苦中心生厭離勇猛思復則其樂將至矣故凡俗之所謂樂者未知其誠樂否邪蓋天下之事盛則有衰極則必變孤臣孽子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故達由是知貧賤憂戚玉女於成則禍福之機常相倚伏所以舉世陷於哀樂之域而不能自出其能安於性命之情乎故卒之於無樂無畏是爲至樂至樂也已次載鼓盆而歌體之答皆以人所不樂爲己之樂則其樂也豈世俗所可共語哉中叙觀化而化及者則變而無惡求己而不得者聞樂而驚憂此言順化則其樂皆同拂情則雖養非樂也終論人青蟲獸生化之不常而斷之曰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大哉機乎孰弛張是凡涉形器罔不由斯生死變化循環無極若悅生而惡死或樂死而厭生皆滯於一偏而非樂之至必也無樂無不樂無生無不生然後不爲化所役不爲機所運造夫大衍虛一不用之妙泯然無際滿兮若存斯爲

甲五

莊翼五

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至樂也歟

達生第十九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

甲五

莊翼五

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相天

郭註生之所無以爲者分外物也知之所無奈何者命表事也知止其分物稱其生斯足矣有餘則傷也守形太甚故生亡知非我所制則無爲有懷於其間故彌養之而彌失之養之彌厚死地彌至莫若放而任之性分各自爲者皆在至理中來故不可免也是以善養生者從而任之更生者日新之謂也付之日新則性命盡矣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所以遺棄之形全精復與天爲一俱不爲也天地萬物之父母以其無所偏爲故能子萬物也合成體散成始所在皆成無常處也能移者與化俱也反以相天者還輔其自然也

呂註生之所無以爲非所待而生也知之無所奈何知所不能知也凡形不養者以其生生之厚不皆在物之不足凡生亡者以其動之死地不皆在形之離生由是知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然不可不爲者人安能免於爲形邪欲免爲形者有世而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不以爲形爲事而與彼更生得所謂更生者則幾存矣事本不足棄不棄則累於事而形勞生本不足遺不遺則役於生而精虧形全精復則德同於初矣萬物者稟精於天成形於地其合則吾之所以成體天地氤氳萬物化醕是也其散則物之所以成始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是也合則不虧散則能移不虧固精矣能移則又精以其所稟於天者反

甲五 莊翼五

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以相天則所謂存生者豈不妙哉

劉概生者我之有命者天所制達生之至者足以知天達命之至者未嘗忘人生之所無以爲而已之則凡可已者皆不爲也知之所無奈何而安之則凡可安者無求於外也不求不爲與道合矣然人之形於世世之有夫累常相纏而不相離也且形非道也世非我也而累在乎物耳以理觀之於斯三者累易遣也累可去則世於我也何有世可棄則我於形也何羨不有於世不羨於形則達生達命也至矣

循本反以相天天叶韻汀移即上文更字言能與之更移也
有生本具此精役役世事幾失之今能更生則又具此精

矣與我此生者天也我又能與天存此生是相天也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鄰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還物而不懼折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

甲五 莊翼五

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讐者不折鍊于雖有伎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

郭註其心虛故能御羣實至適故無不可耳非物往可之物與物何以相遠唯無心者獨遠耳同是形色之物未足以相先常遊於極非物所制也處乎不淫之度止於所受之分也藏乎無端之紀冥然與變化日新也遊乎萬物之所終始者物之極一其性飾則二矣養其氣不以心使之合其德不以物離之萬物皆造於自爾若醉者之墜車失其所知非自然無心也聖人藏於天則不闕性分之外故曰

藏于將鏃鄒與讐爲用然報讐者不事折之以其無心也
飄落之瓦雖復中人人莫之怨者由其無情也是以天下
平均凡不平者由有情也無情之道大矣不虛而知開天
也知而後感開人也然則開天者性之動也開人者知之
用也性動者遇物而當足則忘餘斯德生也知用者從感
而求勸而不已斯賊生也任天性而動則人理自全民之
所患僞之所生常在於知用不在於性動也

呂註天地之運萬物之變孰非氣邪誠能守乎純氣則不窒
不熱不危無足異也凡以至虛而已豈知巧果敢可得與
哉譬龍之爲物合而成體則上極下蟠而無不至散而成
章則入於無有而不可見亦以氣而已凡有貌象聲色皆

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則奚足至乎先均是色而已先則
未有物之初色則物之已有奚足以語純氣之守至虛之
遊乎物之造乎不形則非象貌聲色故止乎無所化而不
去矣夫得是而窮之者將處乎不淫之度則不傲不昧適
與之當而不過也藏乎無端之紀則始終相反乎此不可
得而窮也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則所謂造乎不形而止乎
無所化也壹性則不二養氣則不耗合其德以通乎物之
所造則性情反德而與造物者同之乎不形若是者守全
而無卻物奚自入焉夫全於酒者死生驚懼不入其胸中
則藏於天而全之者宜其物莫能傷也常有司殺者殺則
人之遇之如干將飄瓦而已此天下所以均平雖伐國而

甲五 莊翼五

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無攻戰之亂也開天者德生以其併忘其無知無爲也開
人者賊生以其德有心而心有眼也不厭其天則開之而
己不忽於人畏人之所畏也民而知此幾乎以其真矣
江通至人不離於真者也真在內則萬物孰足以易之此所
以入水不濡入火不熱登高不慄者也關尹以謂至於此
爲純氣之守蓋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不虧其神是所
以爲真也彼智巧果敢有心於勝物也內藏猜慮外恃盛
氣雖一節片體將不容於天地之間水火豈復可近哉唯
純氣內守則知見旋復觀聽內藏莫知其爲水火與之爲
一體矣此其所以無入而不自得也貌象聲色皆謂之色
者凡物自無而生有必始於流動而生色太素具而形質

始著太素猶不及於太始又安能至乎先哉唯物化而非
物者然後足以至乎先老子所謂有物混成者是也有形
者皆屬造化造乎不形則止乎無所化矣得是道而窮盡
之者離形超化至乎物先泯絕是非雖獨正不足以命矣
夫甚易知甚易行不違萬物自然之數者不深之度也迎
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尾者無端之紀也行乎萬物而
萬物得之以消息滿虛其際不可終者遊乎萬物之終始
也壹其性則不貳養其氣則不耗合其德則不散若是則
能上與造物者遊是通乎物之所造也通乎物之所造則
能天矣天則神矣其天守全是乃其神之無卻也其神無
卻則純氣之守固矣物奚從而入之夫神生形形成神形

甲五 莊翼五

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不得神不能自生神不得形不能自成神欲不虧其全其
或虧者以有知也形欲不傷其完其傷之者以注物也然
神生形者也愛其形者神未必守舍其神則物莫之能注
矣醉者之於車乘墜皆莫之知神之所以全也神全則死
生驚懼不足以動其中雖墜車也祇能傷其形而不能傷
其神也此所謂犯害與人異故雖疾不死也夫其得全於
酒徒以沈湎而迷其知爾非知而忘情者也至於不醉則
其知歷然不復須臾之忘矣故雖不死而猶有疾也若真
知之無知則水火猶不能焦溺况於墜車邪此全於天者
斯物之莫能傷也聖人藏乎是所以為長生久視之道
義造乎不形無始也止乎無所化無終也物焉得而止言

甲五 莊翼五

十七

金陵書畫
蔣氏校印

過化存神者外物不滯太虛之體也

方子及德生謂天德出甯賊生謂六賊相攘故天可常也不
可厭也人可慎也不可忽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居僂屢者承蜩猶撥之也仲尼曰

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上丸二而不墜則失

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撥之也吾

處身也若厥一作株拘一作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

大萬物之多而唯蠅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蠅之

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其痾

僂丈人之謂乎拘厥斷樹也李乃云登也株拘樹也以下文照之當株

東坡疑今從

2801

郭註累二丸而不墜是用手之停審也故承蜩所失者不過
錙銖之間耳累三而不墜所失愈少累五而不墜停審之
至乃無所復失處身若厥株拘執臂若槁木之枝不動之
至也何為而不得者言遺彼故得此也

呂註知承蜩之道則所謂純氣之守者其用志不分亦是
而已

江遜學承蜩於累丸者丸之為物可轉而反莫適為反能累
之而不墜則其處身之定勢臂之審用志之不分可知矣
以是而承蜩所以猶撥之也夫以蟬翼輕迅而取之猶撥
則進乎道矣豈智巧之列故曰我有道也蓋方其處身若
槁株拘執臂若槁木之枝則內忘我矣不以萬物易蠅之

甲五 莊翼五

十八

金陵書畫
蔣氏校印

翼則外忘物矣物我兩忘奚止可以承蜩故孔子歎其用
志不分乃疑於神也志分則神耗志一則神全所謂純氣
之守如是而已蠅之為物舍卑穢趣高潔其鳴以時不食
而無求得形禪之道者是所以託之承蜩也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滄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
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遊者數初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
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遊
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
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
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鈎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殫
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2802

401

郭註物雖有性亦須教習而後能習以成性遂若自然耳視淵若陵故視舟之覆於淵猶車之却退於坂覆即雖多而不以經懷以其性便故所遇皆閑暇也以注觀之所要愈重則其心愈矜夫欲養生全內者其唯無所矜重乎呂註觀操舟金注之說則形全精復者非棄世遺生至於其神無卻不足以與此

江遜水負舟者也學津人之操舟而不能學其為津人不能盡其巧也有習於水湧於洄者雖不學操舟而津人之妙可侔矣蓋不習於水方惕然震悸唯沈溺之是虞尙何舟之能操邪是以輕水者可教忘水者數能若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未嘗見舟則非特忘水抑亦忘舟矣

甲五 莊翼五

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是以無往而不暇也涉水猶涉難取世者猶操舟以濟人於無難之地也唯有道者斯能輕忘世故出沒萬變之中而未嘗有所困則其於濟世也暇矣所要愈重則其心愈矜心矜則智慥而巧喪夫巧在我物在外既已巧矣以有所矜而拙爾曷亦定其內外之分等黃金為瓦甃則無往而不巧所要者亦不能舍我矣然此終不可強為也惟有道者其為出於自然爾且其始也巧其終也拙是以巧而拙如俾其智巧不存則莫見其所要之輕重而遇事未必不巧也則世俗之所謂巧者不乃為大拙者乎故曰大巧若拙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

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筆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開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善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故難危無懼云故讀如佛高門大家也

甲五 莊翼五

二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郭註學生者務中適守一方之事至於過理者皆不及於會之適也鞭後者去其不及也藏既內矣而又入之過於入也陽既外矣而又出之過於出也若槁木之無心而中適是立也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名極而實當者也夫塗中一殺一人便大畏之至於色欲之害動之死地而莫不冒之斯過之甚也呂註單豹則所謂形不離而生亡者也張毅則所謂物有餘而形不養者也豹則入而藏毅則出而陽皆有心而為之柴立則無心中央則非其後者也循本羊已前行者不須鞭唯其在後者鞭之以諭既養其內者不必更用工於內但當養其外既養其外者不必更用

工於外但當養其內柴立者如槁木之立也柴立其中央者不出不入也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祝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禴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爲之乎爲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爲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反楮之上聚僕之中則爲之爲彘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詩彘羅云豈所畫也

郭註欲贖則身亡理常俱耳不問人獸也

呂註爲彘謀去之自爲謀則取之豈愛身不若彘哉以世爲之累也故唯棄世遺生可以無累

莊子五

二十一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疑獨爲彘謀則願曳尾於塗中不願留骨而貴爲彘謀則願食糠糟而措牢筴不願加肩尻乎彫俎之上意謂逆性命之理以居富貴不若順性命之理而樂貧賤莊子自喻以龜而喻世人以彘其意可知

口義玄端冠也據芻養之也楮机也曲而可以聚物曰聚僕

存筴之類也左氏宰夫脯熊蹯不熟殺之實存即此義

方思若豚楮陸氏音義云字當作篆輔畫輔車所以載柩聚爲作葦才官反假當作葦力九反謂殯於葦塗嬰蓑之中也而舊傳經文用字若此緒考禮記楨弓篇天子之殯葦

爲龍輅以梓又云設蓑髮蓑同柳敢聚也聚木蓋棺而塗之龍輅則篆畫龍文也經意蓋謂取富貴者之死以易彘

之生彘猶不爲之豈有人而不如彘乎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諛無詒怡爲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滯者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龜有髻結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妻阿鮭鮭鮭山有夔野有方皇彷彿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駭然

莊子五

二十一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豈羅云音雙亦以世解也

郭註此章言憂來而累生者不明也患去而性得者達理也

呂註此言憂疑則鬼雖無能傷而自傷疑釋則病雖在己而自去然則全於天而物無自入者宜其莫之傷也

管見桓公因疑而致疾告敖以妄而止妄則知鬼之有無由心之起滅而心有好惡又人之妄情也明矣妄情去則好惡得其真本心明則起滅不由彼今人之逐妄喪真皆見

鬼而成疾者也告敖之言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斯爲治病之良劑歟蓋戲瓦出而心痛除弓影去而疑病愈之類也據所載鬼名似涉怪誕然孔子家語亦有夔罔象之

說左傳新鬼大故鬼小史記瀉池君獻璧之事則鬼不爲無有也但陰陽各得其所兩不相傷足矣經云天下有道其鬼不神

紀渚子爲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憊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鬪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郭註此章言養之以至於全者猶無敵於外况自全乎

張洪此以養雞喻養生虛憊恃氣無實而自矜猶應鬪景接悟之速也疾視而盛氣求敵而必已之勝也雞雖鳴而已無變則彼命敵而我不應忘勝負矣至於望之似木雞異

甲五 莊五

二十三

金陵叢書 顧氏校印

雞無敢應則知德全者非但己無心乃能使物不生心此養之至也

江通雞木畜也木與木相摩則然故雞爲善鬪之畜虛憊則傲恃氣則凌雖未見雞而求敵無所不至若是則能無懼而已豈能必勝哉故問其可鬪曰未也猶應鬪則能不恃其氣顧影之所鬪則應之爾疾視而盛氣則弗逐於影之妄見鬪而應之也有敵之者至致其雄毅以待之而已然而疾視則其神不甯盛氣則其心不平雖弗與之鬪而心動於內神沮於外但忍而不發爾故曰未也故其幾矣之後雞雖鳴而無變望之似木雞其德全矣蓋內忘其氣外忘其形他雞雖竦而鳴我不聞其聲矣與槁木奚以異

哉則不爭之德莫盛於此故曰全也天下之雞皆莫之敵但反走而服若老聃之降胡俗孔子之服門人也心爲絳宮於禽爲朱雀聖人善養於內使之足而不貪飽而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眾人但養於外使朱雀常飢翱翔八表唯利是求不貪則不足以滿其懷不爭則不足以充其欲至於死而後止悲夫

管見雞已乎當從列子作雞可鬪已乎莊文脫略耳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鼉鼉魚鼉之所不能遊也見一丈夫遊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竝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遊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

甲五 莊五

二十三

金陵叢書 顧氏校印

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皆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

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齊與精同左氏齊亦作齊水遊入處也汨水溪出處也

郭註磨翁而旋入者齊也回伏而涌出者汨也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任水而不任己也此章言人有偏能得其所能而任之則天下無難矣用夫無難以涉乎生之道何往而不通哉

張洪呂梁在今彭城郡爾雅曰石絕水曰梁始乎故者故猶素也任其真素則所遇而安也長乎性者順性之理則物莫之逆也成乎命者自然之理不可以知知知其不可知

謂之命也

呂註由乎性命之理與齊俱入與汨皆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猶可蹈也至於鼃龜之所不能游則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宜其無所蹈而不適也生於陵而安於陵為故則非出於性而人之所為也長於水而安於水為性則其所偏能也苟無其性而習之則雖能之不至人所不能及也

江適水生之蟲不疾易水性也若人則生於陵而安於陵爾呂梁之丈人乃能游於鼃龜魚鼈之所不能游蓋其性之所偏能也唯有其性故能長於水而安於水雖安於水矣不至於不知吾所以然而然是未能從水之道而不為私

也則亦不若是之妙矣故其言終至於命若夫人者所謂得之以游大川者也

管見呂梁丈人之蹈水行歌其妙在乎從水之道而不為私所以水不能害也人之處世能從人之道而不為私人亦無害之者矣推是理以交物安往而不全哉始乎故則因習而成長乎性習久成自然也成乎命則與水相忘不知所以然而然是謂得全於天者也案此章即與物無往者處物而不傷之意斯言也其為涉世之標準歟

梓慶削木為鐻 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為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齋以靜心齋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

曰五莊第五

二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綠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歟說之謂云 鐻郭註視公朝若無則跋慕之心絕矣巧專而外滑消性外之事去也必取材中者然後加手焉以天合天不離其自然也此則蓋因物之妙故疑是鬼神所作耳

呂註器之所以疑神者猶如此則外滑未消而欲遊乎物之所造者不可得至矣

疑獨梓人名慶鐻止樂之器一名敵象伏虎形背有二十七齶齶未嘗耗氣虛一而靜也不懷慶賞爵祿忘利也不懷

非譽巧拙忘名也忘吾有四肢形體則神全而與天為一故能視公朝若無而外事之滑心者消然後入山林觀木形與鐻合者然後加手而不強求之推己之天以合物之

天此器之所以疑於神也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弗過也使之鈎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郭註馬力竭而猶求焉故敗明至當之不可過也呂註稷之御至善矣而不能無敗於馬力既竭之後則為道而務乎生之所無以為知之所無奈何者亦無自而成矣

曰五莊第五

二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碧虛御中規繩如組織文繡使之回還如鈞百往百反皆復
故迹也韓嬰曰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不窮其民故
無逸民不窮其馬故無逸馬馬之蹶敗由策御之過分民
之知竭由政教之苛察故達命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也
管見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可以證文弗過之義組織者總紐
於此而成文於彼喻善御者執轡於上而馬調於下也鈞
百謂圓驅而不止故知其必敗力竭而猶求則非唯馬敗
而人亦勞只矣

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
枉蓋猶過也但以手旋而
過於規矩精之至也

郭註雖工倕之巧猶任規矩此言因物之易也

二十五 莊子五

二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呂註工倕旋而蓋規矩言任指之旋而蓋乎規矩蓋則其畫
與之合而不露也指物之相得若化之自然不得心之稽
考而後合乎方圓也夫唯如此則其靈臺一而不枉至於
忘足忘要心忘是非未嘗不適者此其不以心稽之證與
忘足屢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
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郭註百體皆適則都忘其身也是非生於不適耳所遇而安
故無所變從是知識適者猶未適也
碧虛忘足忘要末也心忘是非則本亦忘矣况於末乎內外
在我所遇皆然自適而常適乃無適之適工倕之妙亦猶
是也

有孫休者踵門而諂子扁慶子曰休君鄉不見謂不修臨難
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逐
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焉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
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茫然彷彿乎塵垢之
外道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
驚愚修身以明汚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
具而九竅無中道人於譬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
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問仰天而歎弟
子問曰先生何爲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以至人之德
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
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

二十五 莊子五

二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
郊魯君說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
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
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款
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驪以車馬樂鳩
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款駭同小駭也啓開
也款啓言小見也
郭註忘肝膽遺耳目開付自然也凡非真性皆塵垢也凡自
爲者皆無事之業也率性自爲非恃而爲之任其自長非
宰而長之以鳥養鳥各有所便也此章言善養生者各任
性分之適而至矣
呂註此篇之旨在乎存生以至神全精復與天爲一若孫休

之所爲則反之者也其聞斯言也不能無憂驚眩視而不能飲食故終之海鳥之說云

管見樂天知命故不憂窮理盡性夫何疑若孫休之所云其於天命理性之說大有徑庭矣故扁子告以至人之行忘肝膽則內虛遺耳目則外靜然後徜徉乎塵垢之外凡人世有爲事迹皆塵垢也能離乎此則行住坐臥莫非無事之業所謂出世世間矣何爲可恃何長可幸邪今汝飾知修身昭若日月以攬世間之禍患得全形無天亦幸矣何暇乎天之怨哉此所以深警其迷而使之知復也

新傳全生之道非至人莫能知之非至人而與語全生之道是養鳥以太牢九韶耳安能無驚此扁子所以慮孫休之

甲五 莊翼五

二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惑也夫莊子之作此以覺世俗未悟全生之理也而世俗者未可卒告之以全生之道故終於扁子之所歎而寓其意也若莊子者可謂能盡其意者乎

管見總論是篇首論生者人之所重或過養而傷生命在天而莫違或以故而滅命儻達於斯二者則能保其生而安乎命是爲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也故凡生之所無以爲者己之命之所無奈何者遠之知其非所當務而吾有純全之天不可須臾離也請觀醉者之視車轡者之於鑿干則亦何所容心哉承蜩操舟以明積習而造妙牧羊畏塗在乎鞭後而戒危說彘喻貪爵者不如見鬼顯不能冥妄者多惑此後設喻不一皆所以申達生之旨可謂諳且

切矣夫人生所養自有定分不爲求之而得弗求而失也人之患難有出非虞不爲幸而可逃智而可免也在乎修人事以順天理求其無愧而已壽夭禍福非所汲汲也至若巖谷清修廟堂事業內而養生外而治人亦不過美人倫與教化同歸乎道德之理而已然的知生爲可重而能警乎衽席飲食之間者幾何人哉必也望之而似木難御而不竭其力斯達乎生理而庶幾乎至人之行矣結以魯郊之鳥聞鐘鼓而憂悲蓋外失其養則內傷其性苟知所以養之則知所以全之要在達己之生推以利物之生與物同適忘適而無不適矣

山木第二十

甲五 莊翼五

三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豐子殺鴈而烹之豐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營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

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可傳司馬云事

郭註設將處此耳以免乎累竟不處若夫乘道德而浮遊者莊子亦處焉胡可得而必乎哉言不可必故待之不可以一方也唯與時俱化者能設變而常通耳

呂註聖賢之不容於世其累常在材故莊子數數言之深戒乎材之爲累也若夫愚不肖以不能鳴見殺亦多矣豈以不材必可免邪則山中之木主人之厲其失均耳故將擇

夫材與不材之間而處之然猶似道而非道也以道之爲體不涉兩端亦非中央則材不材之間猶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無譽無訾不可得而貴賤一龍一蛇不

甲五 莊第五

三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可得而聖凡消息盈虛與時俱化或升或潛和而不乖豈係乎材不材之間凡以浮遊乎萬物之祖而已萬物之祖猶云厥父也若是則物物而不物於物胡可得而累邪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有合必離有成必毀廉則見挫尊則見議然則材不材之間欲免乎累何可必得欲無累者其唯道德之鄉乎

須溪離之毀之挫之議之虧之皆人情不相樂也賈則爲人所忌而謀之不肖則人且欺之極浮世薄惡之滋味矣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神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

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復行晝居或也雖饑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

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列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

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

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骸無留居以爲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

甲五 莊第五

三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觸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左傳云市南有難宜僚也

郭註有其身而矜其國雖憂懷萬端尊賢尚行而患慮愈深矣故令無其身忘其國而任其自化寄之南越取其去魯

之遠也若各逐其本步而人人自蹈其方則萬方得矣不

亦大乎去國捐俗謂蕩除其胸中也君乃謂真欲使之南越也形僂躑躅之謂留居滯守之謂形與物夷心與物化斯寄物以自載也君能少費寡欲則無所不足涉江浮海不見其崖喻絕情欲之遠君欲絕則民各反守其分自此遠矣超然獨立於萬物之上也有人者有之以爲己私也見有於人者爲人所役者也故堯雖有天下皆寄之百官委之萬物而不與焉斯非有人也因民任物而不役已斯非見有於人也遊於大莫之國者欲令蕩然無有國之懷則世雖變其於虛己以免害一也

呂註以魯國爲皮者患之所生出乎不能忘其國也蓋形不遺則國得爲之累剝形所以去皮心不白則欲得爲之染

甲五 莊 第五

三十三

金陵書局 蔣氏校印

洒心所以去欲離人入天此爲遊於無人之野建德之國所以立道也其民愚朴寡欲則非屬於文之不足作不知藏物至而供其求與不求報仁而不以爲恩也不知義之所適則不尙往來不知禮之所將妄行而蹈大方可樂可葬則終始所不去也建德之爲國如此而所以不能遊者以國與俗靡之而已棄德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則不勞而至矣大道邇甚夷而人視之若遠且險者以形僂而不遜留居而不進耳以無形僂無留居而爲車以少費寡欲而爲糧其患不能達哉不見其崖與乎無窮之遊途君者自崖而返則拘於虛而畏其深遠者莫之敢前君自此獨立無匹而人莫之能從也儻遊乎此非有於人非見有於人

也堯之爲堯如是而已矣大莫建德卽前章所謂萬物之祖道德之鄉是也次論虛船觸舟而不怒向之乘道德而浮游者其於世也亦若此而已矣

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歛以爲鍾爲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閒無敢設也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儻乎其忘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彊梁隨其曲傳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歛而毫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北宮奢者衛大夫也成上下之縣猶云設祭懸鐘上下各六所謂編鐘也彊梁多力也曲傳司馬云附曲附

之己者隨

郭註泊然抱一非敢假設以益事復歸於朴還用其本性也

甲五 莊 第五

三十四

金陵書局 蔣氏校印

侗乎無識任其純朴也儻乎忘疑無所趣也送往迎來無所忻悅也勿禁勿止任彼也從其彊梁順乎厭也隨其曲傳無所係也因其自窮用其不得不爾也賦歛無挫當故無損也泰然無執用天下之自爲斯大通之塗也故曰經之營之不日成之

呂註有術設其間則非所謂一也彫琢復朴去華務實也侗乎無識不知誰何儻乎忘疑不敢欲速也送往迎來勿禁勿止彊梁無所抑曲傳無所遏而出於彼之不得已故朝夕賦歛而毫毛不挫以其無所設於一之間而已况天下之理有大塗者乎庖丁所以遊刃於其間而有餘地也循本道一而已若有作爲便貳之以二矣故曰一之間無敢

設也侗乎無識之貌儻乎無心之貌萃乎芒乎如物之叢
生而無心也彊梁不順之人委曲依傅之人一聽其自然
因其自窮者因其自至則受之不挫者不損也大塗若大
道也賦歛之事且然况以大道治天下者乎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
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
其名曰意怠其爲鳥也翮粉翮粉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脇
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故其
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
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
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賤

甲五 莊第五

三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眾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
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爲功名是故無
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
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序粟入獸不亂羣入
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况人乎翮粉翮粉而棲李云迫脇在獸鳥中

得容身而宿

郭註聖人無好惡既弘大舒緩又心無常係不敢爲前爲後
者常從容處中也食必取其緒期於隨物而已行列不斥
與羣俱也患害生於役知以奔競木伐井竭才之害也夫
察焉小異則與眾爲注矣混然大同則無獨異於世矣故
夫昭昭乃冥冥之迹也將寄言以遺迹故因陳蔡以託意

特功名以爲已成者未之嘗全功自厭成故還之道昧然
而自行彼皆居然自得此行耳非由名而後處之純純常
常乃比於狂無心而動故也功自彼成故勢不在我而名
迹皆去恣情任彼故彼各自當其責也寂泊無懷乃至人
也故曰至人不聞辭交遊去弟子取甚棄人間之好也不
亂羣不亂行若草木之無心故爲鳥獸所不畏蓋寄言以
極推至誠之信任乎物而無受害之地也

呂註翮粉翮粉則雖紛而不亂似無能而非無能引援而飛
迫脇而棲則躊躇不得已於動止之間也進不敢先退不
敢後無出而陽無入而藏也食不先嘗必取其緒處乎不
爭之地也行列不斥人不得害則羣於人之道也知功名

甲五 莊第五

三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之成必有虧而去之以還與眾人此大成之人所爲也道
流而不明居則人莫見其功得行而不名處則人莫聞其
名得則德也純常比狂猖狂妄行也不爲功名還與眾人
也此所謂有道者能以有餘奉天下也陳蔡之厄所以處
之非不足於此亦知之所無奈何耳學仲尼者苟不知有
所謂行列不斥與鳥獸之可入則不至揭日月而行而爲
功名之所累者幾希

管見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二句停勻分讀義自顯
然郭氏乃於明字下著註故後來解者因之唯呂氏從居
從處爲句甚當蓋得應是德名應是明庶與上文義協
孔子問子桑雎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

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
桑季子曰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
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
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
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
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
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
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
挹於前其愛益加進異日桑季又曰舜之將死真泠禹曰汝
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
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甲五 莊五五

三十七

金陵書局
蔣氏校印

名林回司馬云般之通民之姓名布則
貨則也其治疑是其命二字通書耳

郭註君子之交去利故淡道合故親小人之交飾利故甘利
不可常故有時而絕也無故而自合者天屬也合不由故
則故不足以離之有故而合必有故而離矣其愛益加進
者去飾任素故也因形率情故不矯之以利形不假故常
全情不矯故常逸不求文以待形任朴而直前也固不待
物朴素而足也

呂註學孔子而不知所謂天屬唯學與書之爲務則所以交
於天下者皆人合而已形莫若緣緣則不離而合矣情莫
若率率則不勞而逸矣不離不勞則任其質之自然而性
分已足奚用求文以待形哉不求文以待形則不待物宜

矣此絕學捐書之尤至者也

管見待字無二義形緣而不離則已常存情率而不勞則性
常逸所爲我者得矣又何待乎禮文何資乎外物哉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廩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
之德邪莊子曰貧也非德也士有道德不能行德也衣弊履
穿貧也非德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臆猿乎其得
相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睥睨也
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
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
之間而欲無德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

甲五 莊五五

三十六

金陵書局
蔣氏校印

便而強爲之則受戮矣

呂註雖放言若此而不見害者虛己以遊世之證也
疑獨莊子以臆猿自喻得柘梓豫章猶君子之得時處柘棘
枳枸之間謂遭昏主亂相雖欲不德不可得也如欲強以
直言行道比干之見剖心徵驗昭然也
口義大布粗布也廩帶也係履履弊而以索穿之也德病也
攬把也蔓纏繞也王長言其志盛意得也不柔上著加急
字其狀猿尤精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
竅然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
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

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
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
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寒暑窮極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
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
猶若是而况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
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
也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
鵠鷓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
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
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
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

附說 莊第五 三十九 金 廣 叢 書 一 冊 氏 校 印

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郭註天損之來唯安之故易而物之儻來不可禁禦於今爲
始者於昨爲卒則所謂始者卽是卒矣言變化之無窮也
人與天一皆自然也任其自爾則歌者非我也天地之行
不可逃偕逝則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所在皆安不以損
爲損斯待天而不受其損也感應旁通爲四達旁通故可
以禦高大物之利已非求而取之吾命有在外者言夫人
之生必外有接物之命非如瓦石止於形質而已盜竊者
私取之謂賢人君子之致爵祿非私取也受之而已若鷓
鷓之畏人而入於人間此所以稱知况之至人則玄同天
下故天下樂推而不厭相與社而稷之此無受人益所以

爲難也日夜相代未始有極故正以待之無所爲懷也凡
所謂天者皆明不爲而自然言自然則自然矣人安能故
有此自然哉自然耳故曰性是以聖人晏然無矜而體與
變俱也

呂註焱氏之風猶焱氏之頌己自無已而廣之則是造大愛
之則是造哀也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今則天損而已
安用廣己以造大邪無始非卒正以待之人與天一晏然
體逝而已安用愛己以造哀邪知今之歌者則知所以爲
始卒爲天人者莫不在此矣天地之行非人所得止運物
之泄非人所能閉無受天損則與之偕逝不敢以爲損而
去之也執臣之道猶不敢去而况所以待天乎此無受天

附說 莊第五 三十九 金 廣 叢 書 一 冊 氏 校 印

損所以易也爵祿竝至命之在外者苟受物所利以爲益
與盜竊何異哉君子於四達竝至之際以爲物之所利非
己也吾命有在外者以是不敢受而取之如鷓鷓之畏人
而襲人間則天下相與社稷之不可去此無受人益所以
難也化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卽不化者也又惡知其終
始哉有人有天皆天而已人之不能有天性也此有人之
所以爲天知其爲天則晏然體逝而終矣
口義槁木几也槁枝策也齊物篇所謂策枝是也無其數無
節奏也無宮角不合五音也廣已尊我也以尊我之意而
求之則所造無畔岸以愛我之意而思之則必至於哀傷
人與天一言在我者皆天理也無受天損貧而樂也無受

人益富不淫也謂天損之時不容不安故易人益之來欲辭不能故難窮極窮寒也不行推之不去也運物之泄氣數之往來皆天也吾亦與之俱行亦與之俱泄故曰借逝即所謂與時偕行與時偕極也君命且不得違天命其可違乎此無受天損易也始用謂此意纔萌四達則事隨以集而無窒礙矣爵祿外至亦時命使然故曰吾命有在外者也無功而祿君子恥之視如盜竊然吾雖欲不取而有推之不去者如公孫賀拜相而哭之類此無受人益難也無始而非卒言不知其始終但居造化之中待之而已人者天所生故曰有人天也天亦造化爲之故曰有天亦天也性者天命之性此性與生字同人性生而有者皆得之

甲五 莊 第五

四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於天豈人所得而與哉故聖人處之安然盡吾身而已副墨推已而或至於大則推已者過矣愛已而或至於哀則愛已者過矣於是爲發天人損益始終一貫之理急爲定筒歌者之誰誰卽齊物論怒者其誰之誰能知此誰則知誰受者誰不受者徵求到底將見無有受者亦無不受者而在我之天定矣然非顏子不足以語此

筆乘犁然如犁田者其上釋然也飢渴寒暑窮困不通皆天地之氣之流行所以運動萬物發泄而不可遏者人惡能逃之但當與之偕往可也鷓鴣燕也不給不暇也實如易自求口實之實社稷春秋祭社稷時也君子視無功之爵祿如盜竊然豈有心於取之而命之所制亦有不得自由

者故曰非己也命有在外者也如燕於己之不宜處目不及視雖棄其口實亦所不顧其畏人甚矣而不能不翼處於人問則以社稷之時有若或驅之而不得自主者耳燕以春社來秋社去故云然數語本非難解而舊註多謬聊爲疏之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觀一異鵠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類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觀蹇裳蹀步執彈而謂之觀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蟬鄙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鵠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諍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藺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爲

甲五 莊 第五

四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頭門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吾且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鵠感吾類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鵠可馬云離陵名也樊山樊也運寸可回一寸也不庭也鵠大也曲折曰遊李云翼山樊也運寸可回一寸也不庭也

郭註執木葉以自翳於蟬而忘其形之見乎異鵠也目能觀翼能逝此鳥之真性也今見利故忘之夫相爲利者恆相爲累有欲於物者物亦有欲之所謂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許問之也身在人間世有夷險若推夷易之形於此世而不度此世之所宜斯守形而忘身者也觀於濁水迷於清淵者言見彼而不明卽因彼以自見幾忘反鑒之道也

入俗從俗不違其禁令也以吾爲戮以見問爲戮也夫莊
子推平於天下故每寄言以出意乃毀仲尼賤老聃上指
擊乎三皇下痛病其一身也

呂註觀異鵠之利而從耳目之好是守形也不知有虞人之
諍足以爲辱是忘身也動與物交即濁水靜而玄覽即清
淵夫至人之於清淵未嘗頃刻迷也而莊子言此者明虛
以遊世如與魏王言者雖足以無害而畏人之所畏又不
可不然也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美其一入惡
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
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

莊子

卷五

金陵

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陽子司馬
郭註言自賢之道無時而可也

張馮夫願習於人神之所不與虛己循理天下之所樂推
以此而往孰能距之

新傳夫欲全其性命終其天年者莫若外忘其形也形忘則
所以自得而所適安有不得歟此陽子所以取逆旅小子
之言也夫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
此外忘其形而惡美從而兩忘也豈爲不全性命之情歟
故莊子於篇終言之

江適或美或惡生於妄見貴之賤之亦非眞理所惡於逆旅
之妾者非謂其美也以恃其美故賤之所貴於逆旅之人

者不以能賤其美也以不知其美故取之如俾逆旅之妾
亦不恃其美而去自賢之行則無往而不愛矣老子曰天
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非惡美也惡知其美爾

管見總論是篇以山木命題即大樗櫟社之義皆以不材得
終天年又以雁不能鳴而見殺相對立論則南華之於世
諦觀之亦熟矣夫木以擁腫全生理固然也而物之壽夭
窮通各係乎命分所遇不可謂例以不材而幸免也材與
不材俱爲著迹中間一路猶涉殺謫以其似之而非故未
免乎累必欲離三者而獨立秉道德以浮遊與物同波與
時俱化超物祖而無累去文皮而無災則建德大莫之國
不在遠求而自至矣若虛船之觸舟不怒賦斂而毫毛不

莊子

卷五

金陵

挫皆以無心待物物亦以無心應之至論陳蔡之厄不若
鷓鴣之知蟬螳螂不知挾彈乘之此皆處材而未盡善
故不免乎累也林回棄璧甘負赤子而趨帝舜令禹貴形
緣而情率則知尊天屬而不待外物矣衣大布而過魏王
擊槁枝而歌蒺氏明處貧而非憊知天損之易安則人益
之來處之必有道矣結以行賢而去自賢之行是超乎材
與不材之間而眞似者也故眞人不憚諱復斯學者更進
竿頭一步云

田子方第二十一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耶
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

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日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
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眞人貌
而天虛緣而葆眞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
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
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
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
所學者眞土梗耳夫魏眞爲我累耳土梗然失志貌
土梗土人也
郭註言東郭順子貌與人同而獨任自然虛而順物故眞不
失夫清者患於大潔今清而容物則與天同也清虛正己
而物邪自消形不欲動口不欲言者目覺其近也土梗者
非眞物也魏眞爲我累耳知至貴者以人爵爲累也

甲五 莊五

四十五

金陵書
蔣氏校印

呂註其爲人也眞則固人貌而天矣凡人之心未始須臾不
緣物眞人則虛緣而葆眞凡人之清則患於太察眞人則
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則所告者不在詰諍之間
使人意消則所改者不在事爲之際聖知仁義則言與行
而已如子方之師則所謂道德也求諸行而不得故形解
而不欲動求諸言而不得故口鉗而不欲言此非學之所
及故知其所學爲土梗耳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
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
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漸見我今
也又漸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

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
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
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成也
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
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
亦不可以容聲矣

郭註進退成規矩從容若龍虎盤辟其步委蛇其迹也諫我
似子道我似父禮義之弊有斯飾也見之而不言已知其
心矣不可以容聲者目裁往意已達無所容其德音也
呂註進退成規成矩則威儀詳於折旋之間從容若龍若虎
則機變出於燕閑之際諫我似子道我似父則非得我於

甲五 莊五

四十六

金陵書
蔣氏校印

眉睫之間此所謂明於禮義而陋於知人心者也禮學之
弊如是魯人則尤甚者夫東郭順子正容以悟物溫伯雪
子目擊而道存則古之聖賢所以相與者如是其微邪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
子奔逸絕塵而回瞻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
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
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瞻若
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
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
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
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

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効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正以是日徂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女也其忘女服吾也亦甚忘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禮林云直視無器而民蹈乎郭註心以死爲死乃更速其死其死之速由哀以自喪也無

哀則已有哀則心死者乃哀之大也萬物莫不比方皆可見也目成見功足成行功直以不見爲亡耳竟不亡也待隱謂之死待顯謂之生竟無死生也夫有不得變而爲無故一受成形則化盡無期也効物而動自無心也日夜無

申五 莊翼五

四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隙化恒新也不知其所終不以死爲死也薰然其成形謂薰然自成又奚爲哉知命不係於前而與變俱往故曰徂夫變化不可執而留也雖執臂相守而不能令停若哀死者則此亦可哀也今人未嘗以此爲哀奚獨哀死邪唐肆非停馬處言求向者之有不可復得也人之生若馬之過肆耳恒無駐須臾新故之相續不舍晝夜也著見也言女始見吾所以見者耳吾所以見者日新也故已盡矣汝安得有之服者思存之謂甚忘謂過去之速也言汝去忽然思之恒欲不及女服吾也亦甚忘俱爾耳不問賢之與聖未有得停者不忘者存謂繼之以日新也雖忘故吾而新吾已至未始非吾吾何患焉故能離俗絕塵而與物無不

冥也

呂註步也趨也馳也可追而及也至於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則不知所以然而已故以臂奔逸絕塵而回瞻若乎後矣心未嘗死者不知有死也則心死而後人死次之此哀莫大者也日之出東入西物莫不比方而獨有目有趾者待是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而日未嘗有存亡也物有待而死生而所待者未嘗有死生也則吾之所以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者終以是而已使吾一受其成形不化以待盡効物而動日夜無隙則與萬物皆有待而生其能體所待以至於不知其然邪以是日徂則非不化以待盡可不哀與則哀莫大也汝

甲五 莊翼五

四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求吾所以奔逸絕塵之處而莫得是殆著乎吾所以著而不見乎吾所以不著也人心操存舍亡孰有所以著而可著乎是彼已盡矣而汝求之以爲有與求馬於唐肆何異唐肆馬之所閱而非馬之所居也吾服汝也甚忘則所謂吾者無有汝服吾者亦甚忘則所謂汝者何有然汝奚以甚忘爲患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則所謂奔逸絕塵者可見矣

循本吾與女交一臂而失之與即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之與吾終身以此道示汝今以爲不可及是猶不曾兩臂相交只交得一臂而相失豈不可哀也哉汝所言者時見吾之可見者耳著見也彼夫子自彼也彼以淨盡空虛矣而汝

求之以爲有如求馬於唐肆唐肆固繫馬之處而豈常有馬哉詩云中唐有雙注中唐爲庭中路蓋賣馬之肆庭中有路以便馬之出入也漢書建章宮西有唐中數十里揚雄羽獵賦序云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班固西都賦前唐中而後大液皆此唐字服佩服也吾佩服汝之言與汝佩服吾之言皆當大忘之又恐顏淵患其終不及雖然汝何患焉忘之中乃有不忘者存所忘者執著也不忘者至真也汝把吾之舊說盡忘之則無得之得卽爲真得而所謂不忘者在此矣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于熱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

甲五莊五

四十九

金樓子卷四
附氏校印

掘若稿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爲女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以窮非是也且孰爲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

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爲道者解乎此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一作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能執說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灼也無爲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醜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云云

郭註熱然似非人寂泊之至也遺物離人而立於獨無其心身而後外物去也初者未有而歛有遊於物初然後明有物之不爲而自有也心困口辟欲令仲尼求之於言意之

四十五莊五

金樓子卷四
附氏校印

表也議乎其將者試議陰陽以擬向之無形耳未之敢必也出天發地言其交也莫見爲紀之形明其自爾也日改月化者未嘗守故也莫見其功者自爾故無功也生萌於未聚死歸於散所謂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也得至美而遊至樂無美樂也死生亦小變耳知其小變而不失其大常故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知身貴於隸故棄之若遺土耳苟知死生之變所在皆我則所貴者我而我與變俱故無失也已爲道者解乎此所謂縣解也老聃謂天地日月皆不修不爲而自得也醜雞者堯中之醜蠖孔子謂此吾全於老聃猶堯中之與天地矣

呂註未始有物則起居詎默孰非遊於物之初心困焉則非

知所能知口辟焉則非言所能言議乎其將非其至也夫陰陽交通成和而物生焉遠之爲歲近之爲日外而萬物內而一身莫不有是也或爲之紀莫見其形消息改化以是而已生萌死歸始終無端亦以是而已則向所謂物之初者始是也天下之所美所樂非美樂之至得此而後爲至美至樂也獸之易蔽魚之易水此其小變而不失藪水之大常得是而遊之者天下莫不一而同焉則死生莫之能滑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知身貴於隸則貴在我雖有小變豈以所賤而失吾所貴哉萬物無極亦奚足以累吾心已爲道者解乎此故也

新傳能全於道者所以能全於命命全則樂莫大焉夫道者

甲五 莊翼五

五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天下之至美也命者萬物之至樂也至美出於道而視之不見也至樂出於命而搏之不得也能入道則可以全命能有美則可以有樂二者非至人不能備之故曰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

碧虛稿木遺物謂其藏精蘊神遺人立獨謂其喪耦入寥遊於物初未始出其宗也擬知而心已困欲言而口又辟離心忘言斯近之矣夫肅陰之氣降乎下赫陽之氣昇乎上二儀通和萬物妙化謂其有綱紀也而不覩其形兆消息有數晦明有常謂其有造爲也而不覩其功用生則萌於恍惚死則歸於窅冥無端則莫知其始無窮則莫知其終若非此道何物爲之宗主邪孔子又問所以遊是者夫學

道詎有所得其至美至樂而已其於死生如獸易蔽魚易水暫爾小變又何疾焉夫天下者旁礴萬物而爲一自其同者視之則己之百體猶臭腐也此之生死猶寤寐也況其他乎故視執御與軒冕猶易水易藪耳所謂外化而內不化者也貴在於我未始非吾其樂無涯詎復有忠賢水之沟挹而善利豈有所造爲至人德業廣被豈有所修治猶天高地厚日月之明何暇修焉是以夫子自喻以甌蠓去覆而誠天地之大全也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圓冠者知天時履句履者知地形緩珮玦者事至而斷君

甲五 莊翼五

五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卽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令號也

郭註德充於內者不修飾於外

呂註莊子數假孔子問學於老聃之徒以明所謂聖知者非至道之盡也此言不發則學者無以知尊孔子之賢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

郭註內自得者外事全也

呂註小則百里奚之得政大則有虞氏之動人以外物入其
心而能至是者未之有也

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受指而立紙筆和墨在外者半有
一史後至者價但價然不趨受指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
則解衣般礴贏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價值約價漫也舒遲
自得之意般礴寤寐

郭註內足者神間而意定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人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
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
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且而屬之大夫曰昔者

曰五莊第五

五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顛髮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
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文王
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
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
列士壞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缺厥斛不敢入於四竟列士
壞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缺斛不敢入
於四竟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為太師北面而問
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味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
夜遁終身無聞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
為乎仲尼曰默女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
以循斯須也偏朱蹄李云一蹄偏赤也植利功名也散羣言不
徒蹴也不成德可馬云不利功名也六斛言不

郭註曰

郭註非持其釣有釣者竟無所求也不以得失經其於假
釣而已尙同者所謂和其光同其塵也不成德則同務者
言潔然自成則與眾務異也缺斛不入者言天下相信故
能同律度權衡也為功者非已故功成而身不得不退事
遂而名不得不去名去身退乃可以及天下矣文王盡之
言任諸大夫而不自任斯盡之也斯須者百姓之情當悟
未悟之頃故文王循而發之以合其大情也

甲五莊第五

五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之道也偏令無出則可以公之諸侯而後出此所以可及
於天下也壞植則壞其所樹之黨缺斛則非先王之嘉量
也
若虛其釣莫釣謂直釣也託釣待時隱於釣以為常耳列士
壞植散羣謂國治則忠臣隱諫垣廢也長官不成德謂民
酒政簡缺斛不入竟時和歲豐也尙同則君臣一心同務
則四民著業
偏本釣有釣者釣其有可釣者謂魚也常釣者不釣而尋常
垂釣也非是持其釣以釣有可釣之魚乃無意於釣但常
常垂此釣而已偏令無出未嘗出一令也壞植自壞其所
植立不求異於人也此依仿呂望之事但不明言其人耳

劉楨三代直道而行知臧丈人之有道則授之政可也奚必
謂夢以信諸大夫哉蓋知道者必達於理明於權道天也
自信可也權人也豈可廢哉仲尼與文王盡之而顏子有
所未及也然則高宗之夢有類是矣高宗則所謂直道而
行者也精神四達與天地同流至誠之驗天人之際猶景
善非其夢賚良弼者不足疑矣莊子之寓言以爲文王欲
明權必考古以驗今故假夢以信於人學者或因臧丈人
之論以推傳說則失之

管見屬之夫夫上夫字讀同大太山始皇石刻文曰御史夫
夫蓋象文夫與大相似耳植者范無隱云邊疆植木以爲
界如榆關柳塞之類桂城散擊則撤戍罷兵鄰封混一此

甲五

五十五

金陵書
蔣氏校印

尙同之俗也考樂毅上燕王書云薊丘之植植於汶篁徐
廣註謂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篁植以爲界之物也
列御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適的
矢復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
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女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
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逸巡足二
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
夫至人者上闕青天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女怵
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實司馬云編也恂爾雅云
恂也謂眩也何承天纂
目與恂目呼
郭註盈貫謂溢鎗也左手如柎右手如附枝右手放發而左

手不知故可措之杯水也適矢復沓者矢適去復歇沓也
方矢復寓者言前矢去未至的已復寄杯水於肘上言其
敏捷之妙也象人謂不動之至揮斥猶縱放也夫德充於
內則神滿於外無遠近幽深所在皆明故審安危之機而
泊然自得也不能明至分故有懼有懼而所喪多矣豈惟
射乎

呂註引之盈貫持滿之至肘措杯水平直之至前矢適發而
復沓方矢復寓而在弦復沓則矢往而沓還方矢則與前
矢並言其前後相續而不絕象人謂其用志不分此射之
射也不射之射則所謂純氣之守非知巧果敢之列故登
山臨淵而不動其心發無不中推是以往則揮斥八極神

甲五

莊翼五

五十六

金陵書
蔣氏校印

氣不變固其宜也
江通射之射所要者在彼不射之射所守者在我射之射方
可方不可不射之射無可無不可方其猶象人以其無所
懼也及其伏地而汗流者以心有矜也夫山之高石之危
淵之深無心於害人也登履之者未必皆蹈其患也唯其
貪生外殉矜吝無所不至卒之物不能爲害而吾心自爲
之害以至於喪生而終不悟也若夫至人之不離於真其
於登履與人無異也特純氣內守不知有高深之可畏無
往而不猶象人耳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以已此而
筆乘羅勉道云適矢復沓者矢去而復沓前矢也方矢復寓
者矢方發而後矢復寓於弦上也范無隱則謂方矢猶方

舟之方並也言並執之矢已寓於茲非寓杯水於肘上也
郭論爲非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
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
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也
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
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
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
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
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況得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
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慊充滿天地既

曰五莊第五

五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以與人已愈有

郭註曠然無係玄同彼我則在彼非獨亡在我非獨存也躊
躇四顧謂無可無不可伏戲黃帝者功號耳非所以功者
也故況功號於所以功相去遠矣故其名不足以友於人
也夫割肌膚以爲天下者彼我俱失也使人人自得而已
使人人自得者與人而不損於己也其神明充滿天地故
所在皆可所在皆可故不損己爲物而放於自得之地也
呂註鼻間栩栩然則其息以踵而深深之意以其得失之非
我知命而安之也不知其在彼在我以道而忘之也躊躇
四顧則自省之不給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古之真人所
以不得說不得濫不得劫不得友者審乎無假而不與物

遷故也若然者其神可以經山入淵充滿天地與人愈有
言道之無窮也

口義令尹之貴若在令尹則與我無預我之可貴若在於我
則與令尹無預故曰其在彼邪亡乎我其在我邪亡乎彼
躊躇四顧謂高視遐想於天地之間安知人之所謂貴與
賤哉知者不得說非言可窮美人不得濫非色可淫盜人
不得劫非威可屈義黃不得友遁世而輕天下也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
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
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凡國名案左傳凡國公之

甲五莊第五

五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郭註言凡有三亡徵也不足以喪吾存遺凡故也遺之者不
以亡爲亡則存亦不足以爲存矣曠然無矜乃常存也夫
存亡更在於心之所措耳天下竟無存亡

呂註天下有長存不死不生者是也得其常存而存之則存
其存矣凡楚曷足以當存亡哉
言見總論是篇立論始於子方之師人貌而天隱德潛耀有
不容稱者遂足以使文侯悟所學之非知魏國之累可謂
善揚師德一言悟主者矣何患乎已之不立道之不行乎
仲尼見溫伯雪子曰擊道存則啓迪之機不在乎諳諳訓
詰之間顏子歎超逸絕塵瞠若乎後則大化密移盡求諸
交臂易失之際老聃游乎物初而孔子識其離人獨立具

眼相逢造妙若此而猶有問不幾於贅乎然非因機關理則無以惠後學故詳及於陰陽成和生物之奧由其所以究其歸使人人知天地之大全而忘形骸之小變是亦聖人弘道濟物之盛心也哀公謂魯多儒士則以衣冠取人莊子稽其行實故得以少之及其號於國而獨存仲尼有以見真道之不磨偽學之易泯衡鑒昭昭其可欺邪文王舉臧丈人政成而夜遁則知有心爲治者任賢惟急應物無心者功成弗居君臣之道至是極矣所以示萬世之標準也至若伯昏以射觀列御寇叔敖三已而無憂色此又論至命之士離人入天與化爲一揮斥八極死生無變者也學道必至此地方爲極則不然皆外殉而中殆者耳終

曰五

五十九

新氏校印

以楚王凡君身國存亡之喻明物我內外之分可謂知輕重矣

知北遊第二十二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舂之丘而適遭無爲謂焉知謂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罔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知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爲謂真

是也狂屈似之我與女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今已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

曰三

六

新氏校印

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

郭註任其自行斯不言之教也道在自然非可言教不失德故稱德稱德而不至矣禮有常則矯效之所由生日損損華僞也華去而朴全則雖僞而非爲矣物失其所故有爲物歸根之易惟大人耳大人體合變化故化物無難也知變化之道者不以生死爲異更相爲始則未知孰死孰生俱是聚也俱是散也吾何患焉忠生於異也各以所美爲神奇所惡爲臭腐耳然彼之所美我之所惡也我之所美彼或惡之故通其神奇通其臭腐耳死生彼我豈殊哉以

不知爲真是知之爲不近明夫自然者非言知之所得故
當味乎無言之地先舉不言之標而後奇明於黃帝則夫
自然之冥物概乎可得而見也

呂註道無方故不可致致則招之使來德在我故不可至至
則自此至彼德則無爲而仁可爲也仁則所厚而義可虧
也禮則爲而莫之應壞臂而仍之是相僞而已所以爲亂
之首也故爲道者日損以至於無爲則仁義禮樂不得不
絕滅之及無爲而無不爲則仁義禮樂孰非道邪今已爲
物則已有知欲歸其根而不知不亦難乎大人則光輝而
物不能蔽歸根於芸芸之際亦易事耳生死始終無端無
紀氣聚則生氣散則死知其氣之聚散爲徒又何患乎故

甲五 莊第五

六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萬物一也特其所美者爲神奇所惡者爲臭腐二者交相
化而已以是知通天下一氣聖人所以貴一

碧虛收視反聽諸有皆空以知爲是不知爲非者重增過耳
且真是與真知皆爲道障尤難除者也當先損其知後損
不知以至於無知無損而後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無爲
則無我其唯大人乎唯忘生故死莫能係唯忘死故復生
之原以死生爲一條惡往而不暇哉

筆乘無爲謂之真是也以其不言也黃帝之不近也以其言
之也此特相與激揚此一大事耳黃帝之於道實非減於
無爲謂也淨名經諸菩薩共論不二法門淨名獨默然無
言意以無言爲至矣乃舍利弗默然天女不之許也曰解

脫者不內不外不在兩間言語文字亦不內不外不在兩
間是故無離言語文字說解脫相也知此則言默一如知
不知一體有思有慮亦可以知道有慮有服亦可以安道
有從有道亦可以得道何以故思慮盡空處服無所從亦
無從道實非道故耳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
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大聖
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
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爲巨未離
其內秋毫爲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陰陽四
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

甲五 莊第五

六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今本缺割得一

郭註無爲者任其自爲不作者唯因任也觀於天地者觀其
形容象其物宜與天地不異也與彼百化者百化自化而
神明不奪也死者已自死生者已自生圓者已自圓方者
已自方未有爲其根者故莫知也自古以固存言不待爲
之而後存也六合未離其內者計六合在無極之中則陋
矣秋毫待之成體者秋毫雖小非無亦無以容其質也不
故日新也運行各得其序不待爲之也昭然若存則亡矣
故惛然凜然有形則不神矣故油然畜之而不得其本性
之根故不知其所以畜也可以觀於天者與天同觀也
呂註天地無爲而無不備者有大美也四時變通始終不惑

有明法也萬物雖多而道無不在有成理也美則充乎其
中法則可效理者無所往而不通皆歸乎道而已聖人原
美達理知其不爲而自然者觀於天地而已矣今神明至
精與彼百化則以物觀之物已死生方圓矣何自而知其
根哉雖然扁然而萬物物莫非彼也自古以固存彼未嘗
去也陰陽四時各得其序非彼而誰爲哉若亡而存不形
而神則不可求之於有無之間也萬物以是相蘊而不知
其然此之謂本根

管見聖人體天地而育萬物豈直塊然無爲如木偶哉蓋爲
而無爲作而不作若天時之運行地利之發育不越乎自
然而已合天地之神明至精與物百化榮枯形狀昭昭可

甲五

六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觀而莫知其爲之者此所謂根也扁然而萬物卽物芸芸
之義自古固存道不渝也故大彌六合細入秋毫與物同
波而日新陰陽俱運而有序若亡而存恍惚有物也不形
而神冥冥見曉也萬物莫不生育於斯而不知此爲本根
所謂本根者亦豈他求哉反諸吾身得其所以生我者是
已知其根而守之不離是謂歸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命
卽天也故曰可以觀於天矣

認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
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汝曠焉如新
生之憤而無求其故言未卒認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
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

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李云觀末

郭註不以故自持與變俱也無心不可其謀獨化者也

呂註正形則坐而鑑一視則無妄窺故邪氣却而沖和歸也
攝知則歸根一度則不淫神來舍則守形而不離也德美
則充而同於初道歸則止而集乎虛新生之憤則不知其
所之言未卒而假寐則聞其言而墮也被衣行歌而去之
說其安之易也形槁心灰則寂之至真其實知以其無知
也不以故自持則其生之遺也後三句謂其所自出吾不
知其誰也

新傳正汝形無勞爾形也一汝視不見可欲也無勞爾形則
形全不見可欲則精復形全精復則與天爲一矣故曰天

甲五

六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和將至攝汝知無思無爲也一汝度不益不損也無思無
爲則反朴不益不損則全純反朴全純則其神不虧矣故
曰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者遊於自得之場也道將爲汝
居者處於至虛之域也曠焉如新生之憤而無求其故者
復歸於初也此皆入道之要故認缺遺悟而心得之也
方思善無求其故與不以故自持二故字同對新字言與物
俱化日新又新今昔相推便爲陳迹安可求而持之邪
舜問乎承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
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
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
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

知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古帝王有四輔云

左輔右列前疑後
丞則丞者官名也

郭註夫身者非汝所能有也塊然而自有耳身非汝有而況無哉若身是汝有者則美惡死生當制之由汝今氣聚而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也明其委結而自成耳非汝有也至於子孫亦氣自委結而蟬蛻也行處飲食皆在自爾中來故不知也彊陽猶運動耳明斯道者庶可以遺身而忘生也

呂註天下之物得擅者莫若汝身而天地之委形汝不得有而親身之所有者莫若乎生而天地之委和汝不得持其成生之所本莫若乎性命而天地之委順汝不能違其正

甲五 莊翼五

六十五

金陵書局
蔣氏校印

觀女之身知本無知則行安知所往處安知所持食安知所味是皆天地彊陽之氣所為則所謂道者汝安得而有之哉

江遁道之與我異名同實即道即我無有差殊如可得而有亦可得而無矣道不離我安得復有非道道可得而有是道與我為二也舜問乎丞蓋將以道擅而有之於身也吾之一身天地彊陽氣之積爾倏聚倏散曾非我有安可以有道哉究觀此身天命而為性有性斯有生有生斯有身性命出於天地之委順生出於天地之委和身出於天地之委形至於孫子抑又遠矣是天地之委蛻耳故或行或處或味常因於彼而我曾不知夫欲知其形顧若影則知

之矣身之於我猶影之於形也彼彊陽則我與之彊陽彊陽者又胡可得而有邪老子曰吾有大患為吾有身蓋將反於無生無身之先而同乎道也舜古之大聖人也而問於丞者蓋舜不得已而臨蒞天下繼堯之後明德所自而始既已離於道矣故其託言如此丞即以道佐人主者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齊戒疏淪而心澡雪而精神掙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彊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

甲五 莊翼五

六十六

金陵書局
蔣氏校印

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危魏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為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暗陰醜意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為堯桀之是非果反力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卻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溲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

類悲之解其天毀墮其天袞秩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眾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曰羅說也
也袞衣蓋也

郭註曰冥冥曰無形曰道皆明其獨生而無所資借形本生於精者由精以至粗也萬物雖以形相生亦皆自然耳故胎卵不能易種而生明神氣之不可爲也夫率自然之性遊無跡之塗者放形骸於天地之間寄精神於八方之表是以無門無房四達皇皇逍遙六合與化偕行也人生而遇此道則天性全而精神定天地萬物皆不得不然而自

甲五 莊翼五

六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然耳非道能使然也是以聖人斷棄知慧付之自然使各保正分而已無用知慧爲也若海者容悉無量也終則復始者與化俱也用物而不役已故不匱此明道之贖物在於不贖不贖而物自得故曰此其道與言至道之無功無功乃足稱道也非陰非陽無所偏名直且爲人者敖然自放所遇而安了無功名也反於宗者不逐末也嗜醜物者直聚氣也死生猶未足殊况壽夭之間哉果蘇有理言物無不理但當順之人倫有知慧之變故難也然其知慧自相齒耳但當從而任之遭而不違順所遇也過而不守宜過而過也調偶和合之謂也帝王之所興起如斯而已際駒忽然乃不足惜出入者變化之謂耳言天下未有不變

也已化而生又化而死俱是化也生物哀之死物不哀矣人類悲之死類不悲矣解強墮袞袞言獨脫也紛宛者變化氤氳也大歸者無爲用心於其間也不形形乃成若形之則敗其形矣務則不至俛然不覺乃至也明見無值聞至乃值默而塞之則無所奔逐故大得也

呂註精神於道猶爲昭昭至道之極則冥冥物成生理則有倫其精甚真則無形也而萬物以形相生來往無迹四達皇皇也入而邀於此則休乎萬物之奧體彊思達其用無方天地萬物之生成莫非是也夫博非知而辯非慧聖人已斷之益非益而損非損聖人之所保也淵乎魏魏莫知其紀有運有量非道之內萬物之所資非資於外也由是

甲五 莊翼五

六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而求道得其所矣非陰非陽唯道是從直且爲人與人同耳反宗與天同也嗜醜言非所美壽夭等觀堯桀奚足分哉果蘇有理萬物所同人倫相齒大道之序不違不守不去不取之謂調而應之德之所以曲成偶而應之道亦不考不鳴也帝王之所興起不過由此道耳人生如駒過隙莫可畱止物哀人悲不明其未嘗生未嘗死故也解強則弛張莫拘墮袞則卷舒無礙魂魄往而身從之言不出乎大治不形之形形之不形眾人之所同知非務其所將至也至則體之不至則論之而已明見於道則無值故辯不若默真聞於道則無聞故聞不若塞言者無言聽者無聞此之謂大得也

循本言人不必博之辯之聖人已有一定之說矣聖人之說不可損益也淵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終則復始所以贊聖人之道運量萬物不匱則君子之道耳以其猶有心於外也彼其外所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也與言不足為道也中國有人超出陰陽之外其處於天地之間聊且為人耳將反於其宗宗者太虛也自太虛觀之人生者如暗醞之物耳禮記注醞梅漿也暗久醞之也漿雖久暗能得幾時故凡人所辯博者皆須臾之說也果蔬雖微物而枝條花實亦有倫理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倫雖若煩難亦所以相齒序聖人處人倫之間遇之而不違未嘗廢之過之而不守未嘗留戀焉與之調和而應之所以為

甲五 莊五五

六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德與之並偶而應之所以為道帝王興起皆不外是也紛亂宛轉形容解毀墮喪之貌不形之形無而生也形之无形化而無也值遇也大道之要明見者不能值之故辯不如默

補註物以兩相值道一而已見道明則入於一矣故無值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乃東郭子曰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絺也每下愈況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

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為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間乎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彿乎馮閔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兩彼為盈虛非盈虛彼為衰殺非衰殺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非積散也

監市市

郭註期而後可欲令指名所在也質標質也言無所不在而方復怪此斯不及質也稀大豕也夫監市之履豕以知其肥瘦者愈履其難肥之處愈知豕肥之要今問道之所在而每况之於下賤則明道之不逃於物也必矣若必謂無

甲五 莊五五

七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之逃物則道不周矣道而不周則未足以為道大言亦然明道不逃物也若遊乎有則不能周徧咸也故同合而論之然後知道之無不在知道之無不在斯能曠然無懷而遊彼無窮也澹靜漠清調間此皆無為故也寥已吾志謂寥然空虛志苟寥然則無所往矣無往焉故往而不知其所至有往焉則理未動而志已驚矣去來不知所止斯順之也往來不知所終言但往來不由於知耳不為不往來也往來者自然之常理也其有終乎馮閔者虛廓之謂也大知遊乎寥廓恣變化之所如故不知也物物者無物而物自物耳物自物耳故冥也物有際故每相與不能冥然真所謂際者也不際者雖有物物之名直明物之自物耳

物物者竟無物也際其安在乎既明物物者無物又明物之不明自物則爲之者誰乎哉皆忽然而自爾也

呂註螻蟻有知而至微穉無知而有生瓦甃無生而有形尿溺有形而臭腐者也若是而爲道則道無不在可知期道在乎四者乃其質也以爲愈下而復問是不及質矣履穉者每下愈况則期道愈下豈不愈非其質邪而乃必欲迷物以爲無非所以爲無不在也故前四者雖不同而無不具道之體猶言之有周徧咸其指一也遊乎無何有之宮而得其同合者則焉有四者而非道邪萬物雖並作而嘗相與於無爲則澹漠調問者莫不復歸其根寥然而已吾志不逐物則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亦不知其

甲五 莊翼五

七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所止往來而又不知其所終此則道之未嘗有物而物之無非道也故彷徨馮閔大知入焉而不知所窮由是知物物者與物無際小大不得而倪之物有際者所謂物際則非物物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猶不形之形形之不形盈虛物也爲盈虛者道也彼爲衰殺本末積散亦猶是也然則爲穉螻蟻爲瓦甃尿溺者誰歟

循本期指定言之也質本也所問泛然不及於本故吾對之如此正獲者儀禮飲射之禮有司正司獲監市履穉者市監買賣以足履豕而知其斤兩者司正司獲之與監市履穉雖異職而同爲飲射之事故問之也履穉者從豕之上體而履及下體每下愈比况而肥瘠見矣俗以兩髀齊爲

豕肥者是也所言愈下愈甚比况觀之而道可見矣

副墨穉大豕也履以足蹴之也豕之肥瘠蹴其髀則可知髀物之底也故以爲下必期必也因有期而後可之問故曰汝惟莫必謂不必指定道在何處天下豈有逃乎物而得謂之道者畢竟道器一物耳故至道若是至言亦然周徧咸三字雖異其指一也終日說玄說妙却與糟魄煨燼不異雖然我以言言道子以問問道皆非道也將與子更進一步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之學乎同合則我既無說子乃無聞無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問乎寥遠哉吾之志也遠則似有所往而實無所往無所往也故不知其所至無往則泯然常住矣其有去來則適

甲五 莊翼五

七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來時也適去順也安時處順而不知其所止蓋一有所止則知去而不知來或知來而不知去皆爲貪著而非自然故吾已往來焉而不知究竟之何似則彷徨馮於問曠之野入於大知之中而不知其所窮矣大知猶言大道也所謂與子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者如此物物者道也道無在而無不在故與物無際際謂邊際有際則謂之物故曰物有際者斯謂物際道則不際之際然非離此物而別謂之道也特際之不際者耳所謂際者謂盈虛也衰殺也皆有兩邊道則謂彼爲盈虛也而非盈虛謂彼爲衰殺也而非衰殺謂彼爲本末也而非本末謂彼爲積散也而非積散張子所謂兩在故不測蓋如此

方思善周徧咸是言異理一之喻寥已當讀言能無爲而淡
漠調乎則至矣寥已者贊其至寂之詞也有際則知其所
窮無際則不知其所窮不知其所窮者物物者也物物者
彼也惟彼爲能盈盈虛虛衰衰殺殺而非盈虛衰殺也所
謂不際之際也

芻阿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芻荷
甘日中參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曝剝然
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
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余爛弔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
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
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

甲五 莊第五

七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
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
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
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
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
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
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
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
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曰有問道而應
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
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

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大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大虛
郭註起而悟夫死之不足驚故還放杖而笑也自肩吾以下
皆以至言爲狂而不信也故非老龍連叔之徒莫足與言
矣君子所繫言體道者人之宗主也秋毫之端細矣又未
得其萬分之一藏其狂言以死明夫至道非言之所得也
唯在乎自得耳冥冥而猶復非道明道之無名也凡得之
不由於知乃冥故默成乎不見不聞之域而後至焉知形
形之不形言形自形耳形形者竟無物也有道名而竟無
物故名之不能當也不知故問問之而應則非道也不應
則非問者所得故雖問之亦終不聞也無問無應是絕學
去教歸於自然之意問窮所謂責空也實無而假有以應

甲五 莊第五

七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者外矣若夫婆落天地遊虛涉遠以入乎冥冥者不應而
已矣
呂註夫體道者天下君子之所繫則聖生王成莫不繫於此
今於道秋毫萬分未得一則其精至於不可分所謂致一
也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體道而萬化未始有極者
乎夫老龍之藏其狂言而死凡以道之爲物非視聽所及
人之論者謂之冥冥而非言可論所以論道而非道也泰
清聞論道而非道以爲足以求之於無窮而無窮不知也
無爲非本無爲知其無足爲而無爲是以知之也不然則
玄同矣知道之可貴可賤可約可散則不免乎數也無始
則極乎始之所自是以知不知爲深知之爲淺不知爲內

知之爲外也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無窮是也知乃不知無爲是也孰知不知之知則無始而已夫道不可聞見言則聞聞見見言言者誰邪有形而後有名知形形者不形此道所以不當名也則聞聞者不聞見見者不見言言者不言可知有問而應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以問者不可得也問無應以應者不可得也凡以其未始有物而已無問問之是問窮則不知其無窮而無以問爲也無應應之是無內則未得其未始有物於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不觀乎宇宙不知乎大初則非時與方之所攝也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大虛則不知形之高而天地萬物畜乎其中矣

甲五 莊子五

七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循本參戶推開戶曝然放杖聲天指老龍吉予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者言我所發言多是狂妄無知老龍吉在則我發問可以質正今老龍吉死則我無所發我之狂言而亦終於泯沒以死矣今於道秋毫之末萬分未得處一焉指神農也藏其狂言即無所發也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人之論道者以其無形無聲而但謂之冥冥也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執視其狀貌皆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爲無有矣何從至此哉無及焉無有矣當是無傳焉之說耳
郭註此皆絕學之意也於道絕之則夫學者乃在根本中來

矣故學之善者其惟不學乎

呂註光曜者泰字發光而能照無有則無照矣此光曜所以不知其爲有爲無問之而不得問也皆然空然視聽搏之所不及此所以爲無有也唯其有無所以爲光曜不能無無是以未能無有也及其無有則無所至何從至此哉
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大馬大司馬也江東三魏之問謂鉤爲捶鉤名
郭註玷捶鉤之輕重而無毫芒之差也都無懷則物來皆應呂註無用無不用惟道爲然

甲五 莊子五

七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
郭註仲尼言天地常存乃無未有之時虛心以待命斯神受也思求則更致不了非惟無不得化而爲有也有亦不得

化而爲無矣是以有之爲物雖千變萬化而不得一爲無也故自古無未有之時而常存也子孫言世世無極也言其要有由不得無故而有傳世故有子孫不得無子而有孫也如是天地不得先無而今有也夫死者獨化而死耳非生者生此死也生者亦獨化而生死生無待獨化而足各自成體誰得先物者乎哉吾以陰陽爲先物而陰陽卽所謂物耳誰又先陰陽者乎吾以自然爲先之而自然卽物之自爾耳吾以至道爲先之矣而至道者乃至無也既以無矣又奚爲先然則先物者誰乎哉而猶有物無已明物之自然非有使然也聖人愛人無己者亦取於自爾故恩流百代而不廢也

甲五 莊五

七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呂註天地孰名之知所以名天地者則知所以生天地者知所以生天地者則未有天地猶今而已神者先受之不思而得也又且爲不神者求所以爲不神也古今終始相待而有無待則皆無矣儻明此則知所謂未有天地矣未有天地而可知則未有子孫而有子孫也使之勿應欲其不以有心求之蓋心有所謂生而後能生其死心有所謂死而後能死其生此以有心求之之過也死生有待邪體本無待也有待無待皆有所一體知死生爲一體則安有先天地生者物邪先天地生則物物者也物物者非物則物出不得先物也所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者猶其有物而已猶其有物無而已矣言其未始有物也聖人之愛人終

無己者亦乃取於是也此乾元所以統天君子體之以長人者也

疑獨未有天地之前果可知乎以有天地之後推之則可知矣荀子云百王之道後王是也千載之前今日是也冉求始則虛心以問虛則神生故昭然終則聞言未悟中心有物以礙之而不神者來舍故昧然無古無今無始無終以神言也本無死也因生生死本無生也因死生生死生各有一體皆不相待也大易者未見氣也非形非氣所以能物物能物物則非物以其爲物雖出物先而不能先物猶其有物所以不能先也猶其有物則無窮已聖人之於物也以不仁愛之而其愛終無已者蓋取諸此

甲五 莊五

七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管見冉求此問有疾雷破山之勢夫子等閑一答使之失問而退聖賢之分量可知夫人之一身法天象地未有天地之先吾身之本來是也知吾身之本來則知天地之先知天地之先亦以有天地之後推之耳聖人者執古以御今則必能推今以明古豈直百世可知哉夫天地乃空中之細物物中之至大者有形生於無形終亦必歸於壞但人居短景目不及見猶夏蟲之不知冰耳神者先受之知其神而神也又且爲不神者求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昔昭然者汝用知識而求其所謂神是神者先受今昧然者聞道而忘其知識是不神之中有神存焉汝又何必更求邪蓋使之返照心源得無所得不昭不昧無古無今則死生

不得以係之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謂其獨化非有所待也猶向息非今息前焰非後焰之義復提起問端云有先天地生者物邪言獨有道居天地之先物無先天地生者物者非物道生天地萬物不可以物名之一有物出涉乎形器便不得爲先物由其有物故也由其有物則從一生萬物林林總總日接乎前能卓然獨立不爲所惑者鮮矣是知人物無窮由於造化之無窮故聖人仁愛之心及物亦無窮然均不免散溘朴爲澆漓太古無爲之治不可得而復也夫欲還太古無爲之治其唯善求己之先天者歟

甲五 莊五

七十九

金陵書局
蔣氏校印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豨韋氏之圃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整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阜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爲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爲去爲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郭註以心順形而形自化以心使形故外不化常無心故一

不化一不化乃能與物化化與不化皆任彼耳斯無心也無心而恣其自化非將迎而靡順之必與之莫多言不將不迎則足而止也固固宮室言夫無心而任化乃羣聖之所遊處也整和也儒墨之師天下之難和者而無心者猶能之和而況其凡乎處物不傷至順也物不能傷在我而已無心故至順至順故能無所將迎而義冠於將迎也山林阜壤未善於我而我便樂之此爲無故而樂也無故而樂亦無故而哀則所樂不足樂所哀不足哀也世人不能坐忘自得而爲哀樂所寄如逆旅耳知之所遇者即知之知之所不遇者即不知也所不能者不能強能也由此觀之知與不知能與不能制不由我也當付之自然耳無知

甲五 莊五

八十

金陵書局
蔣氏校印

無能人所不免言受生各有分也至言至爲皆自得也由知而後得者假學者耳故淺也

呂註古之人外化則與之偕逝內不化則有不忘者存今之人內化則其心與之然外不化則規乎前而不日徂也與物化者一不化則安有化不化有化有不化則非所以爲不化安可與物相靡其行如馳而莫之能止哉與之莫多則不將不迎應而不藏而已曰固曰圃曰宮曰室言世益衰而遊之者益少其居益狹矣君子若儒墨者師猶以是非相整整則傷之甚況今之人不與之相靡也難矣聖人處物不傷物則是非兩行而休乎天均物其能傷乎故雖與人相將迎而獨遊於無所將迎也世人爲外物所役哀

樂得以入其舍山林阜壤使我欣欣樂未畢也哀又繼之
二者相爲往來而未嘗息也其來莫禦其去莫止則其身
直爲物所寄如逆旅耳蓋知所遇而不知所不遇遇則偶
物不遇則離物也能能而不知所不能能則爲物役不能
則役物也無知無能人所不免言其固有皆可求之而反
務免乎人之所不免則失性甚矣豈不悲哉至言去言至
爲去爲而齊其知之所知以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雖知
之亦淺矣

循本外化而內不化者應物而心不與之俱內化而外不化
者心無定而爲事物所撐觸也與物化者外化也一不化
者內不化也安者何也何所謂化何所謂不化何能與之

申五 莊翼五

八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相磨必爲其所銷鑠而所存無幾矣自稀韋黃帝有虞湯
武至於儒墨家元以是非辯論相齟粉何況今之人乎相
齟則甚於相磨矣固則狹於囿室則深於堂愈趨愈甚也
傷字正與磨字齟字相照

補註人之知慮所及謂之遇然所遇有限也力量所及謂之
能然所能有限也故不免有不知不能者矣人苟不安性
命之情而妄意於分受之外求以無不知無不能則雖敵
精殫力而其不知不能者益眾矣故可悲也不以天人言
管見總論是篇以知立題知者有爲有言之所自也北遊則
趨其本方有還源之意玄水至妙而存澤物之功有心於
爲道之譬無爲無謂則冥於道矣故三問而不知答不知

乃真知也黃帝答之愈明其如道愈不近何是故聖人離
形去知墮體黜聰無爲而萬物成不言而天下化知道不
可得而有身不可得而私物之有生於無通天下一氣耳
神奇臭腐之交化陰陽暗醜而自生勃然出溘然入眾人
所同也與物化一不化聖人之所獨也死生任化強盜自
墮則居化而任化無化無不化忘化而化化安化安不化
哉每下愈况故道在瓦甃用假不用故工乎捶鉤以今日
而天地之先不居則不去也無將迎而通內外之化處物
而不傷也由是知不因境而靜者無所不靜不因物而樂
者無所不樂非化所能運非累所能侵可以一日爲百年
可以百年爲一日則安知今日之所遇非靈中之天地哉

申五 莊翼五

八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靜觀世人之爲物逆旅往往以所遇所能而殘生傷性無
異沈疇就爐騰馥須臾而形已燼矣莫若不遇不能之全
其真也太上云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故南華
以至言去言至爲去爲終外篇之旨云

雜篇

庚桑楚第二十三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
 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
 掌之爲使居三年畏壘大穰一作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
 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
 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
 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
 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

甲五 莊翼六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哉大一作天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

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於賢人
 之間我其杓二音標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庚桑太

史公作元桑一作元倉畏壘西貢之羽山
見洞淵經鞅掌皆謂說杓廣雅云樹末也

郭註畫然飾知挈然矜仁擁腫朴也鞅掌自得也異之異其

棄知而任愚也夫與四時俱者無近功春秋生成皆得自

然之道故不爲也至人尸居而百姓自往非由知也故不

欲爲物標杓老子云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爾今畏壘

反此故不釋然

呂註老聃之道絕仁棄知而不尚賢非以明民而愚之故其

臣妾之仁知者皆去而遠之唯擁腫鞅掌是與畫然挈然

仁知之小者擁腫遲鈍鞅掌拘執則非任知與仁者也畏

壘之民化楚之道無所事知而致力於衣食之間所以大

穰楚之所爲足以新人耳目故灑然異之其道無爲而成

故日計不足歲計有餘也尸祝社稷皆爲君宗者所從事

言民欲推尊之意夫春秋皆天之所爲萬物莫知也聖人

所以尸居而百姓不知所如往今畏壘細民欲俎豆予於

賢人之間所謂不能使人無保也我其可以不辭而爲人

之標乎

循本至人尸室環堵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言至人隱處

而人不知其姓名故猖狂莫知所歸杓與標同揭木爲標

則人皆見之

甲五 莊翼六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劉概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而畏壘之民仍欲尸祝庚

桑則楚之於道其猶未耶又聞苟有其質人與之名而弗

受反受其殃今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則楚之於順物其猶

未耶又聞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存乎千世之後特其迹

耳然則庚桑之道造乎無爲而未能無不爲也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旋其體而鮪鱈爲之

制步仞之邱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鼯狐爲之祥且夫尊賢

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汎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

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網罟

之患吞舟之魚碣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

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

相求而不能相得有物問之而已越雖云未聞道其所知已異乎常人但未能以楚之言契之於心也

碧虛膚受者達耳神悟則徹心牛溲安有鷓鴣之化蜂房安有鷓鴣之難理固然也庚桑所以謝越之問者欲藏其狂言以自全而推至理於老聃耳

口義人之心與耳目皆開也而狂者不能自得猶盲聾者之無所見聞我形與人形本開闢而無蔽今乃為物欲所問以心求心不能相得夫子教我勿使思慮營營若於此勉更欲點化之而未故曰辭盡矣

甲五 莊六

五

金陵 蕭氏校印

乎南榮越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眾也南榮越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越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越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編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越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

也齊楚陳宋之閒謂之眾

郭註與人偕來之眾挾三言而來故也

呂註越欲為道其心不能致一而挾三言則謂與人偕來之

眾亦宜矣以道與世亢其心莫得而藏此老子所以得之於眉睫之間也道者物之所生唯致一能得之今越規規然以趣舍不一之心索之於無窮之間若喪父母而揭竿求之於海固固然哉欲反其性情而無由入此至人之所憐也

通義道遠日久此意漸覺故老子一勸忘答失問也忘答失問者多者死而一者生有知者死而無知者生欲答欲問者死而覺失覺忘者生

甲五 莊六

六

金陵 蕭氏校印

南榮越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灑濯執說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護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捷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捷外內護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於道而行者乎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越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能脩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嗶而嗑益不嗔反於遇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規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眩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

經已 執與熟同 嗶失聲也 規以手拊也 劉云手筋急也 共

郭註捷關捷也耳目外也心術內也全形抱生莫若忘其心術遺其耳目若乃聲色獲於外則心術乘於內欲惡獲於

內則耳目喪於外故必無得無失而後爲通也偏獲猶不可况外內俱獲乎耳目眩惑於外而心術流蕩於內雖繁手以執之網繆以持之弗能止也抱一不離其性也勿失還自得也常則吉過則凶無所止也止謂止於分也已謂無追故迹也舍人求己全我而不效彼也儻然無停迹也侗然無節礙也噓不噉任聲之自出不由喜怒哀也握不規任手之自握非獨得也視不暎任目之自見非係於色也行不知所之信足自行無所趣也居不知所爲縱體自任也與物委蛇斯順之也同其波物波亦波也

呂註知趣舍滑心而惡之欲洗濯而復於虛靜是爲召好去惡也然猶未之能行所以自愁鬱鬱之氣充津津有所漏

甲五 莊六

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獲則物之粘著而難去者今惡耳目之獲於聲色而欲物物以持之是繁而捉也則莫若內捷內捷則心不出而外不獲矣老子云塞其兌閉其門是也心術獲於事爲而欲事事以止之是繆而捉也則莫若外捷外捷則物不入而內不獲矣老子云開其門解其紛是也故寂然不動萬物不足以撓其心不然則雖有道德者猶不能持况做效而行者乎所謂開道者知其未始有物而無所事爲也越自知其病未足以勝大道之藥但願聞衛生之經而已衛生以無爲爲經一者道之所自生吉祥所止何事卜筮哉此皆能止其思爲而求諸已故也儻然無係侗然無礙則如兒子矣使其嗶出於哀怒而不知其能不嗶乎以至握而

不知其爲握視而不知其爲視其行止一出於無心與物宛轉同其波流此衛生之經也

循本獲者以皮束物制縛之意捷者門牡關閉之意制其外者繁多而不可把捉則將拒閉之於內制其內者謬亂而不可把捉則將拒閉之於外內外獲者其病若此

筆乘能抱一能勿失卽道德經所謂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也無卜筮而知吉凶卽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也能止卽知止也能已卽知足也舍諸人而求諸己卽自知者明自勝者強也儻然卽記兮其可左右也侗然卽渾兮其若濁也兒子卽專氣致柔能嬰兒也和之至共其德偏不在外蓋所謂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者如此

甲五 莊六

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南榮越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擾不相與爲怪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儻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

郭註越謂若能自改而用此言便可謂至人之德耶冰解凍釋者能乎明非自爾也交食交樂自無其心皆與物共也然則是至者越謂已便可得此言而至耶答云非謂此言爲不至但能聞而學者非自至耳苟不自至則雖聞至言

適可以爲經胡可得至哉故學者不至至者不學也禍福生於失得人災由於愛惡今槁木死灰無情之至則愛惡失得無自而來

呂註人心湛然如水知色識結核而不能虛猶水凍而爲冰知衛生之經冰解而凍釋矣至人心常如水故德不修而物不能離交食交樂而不以利害相搜也不與爲怪故世俗所不能異不與爲謀故世俗所不能同無係無破又何能抱一能勿失條然何然之足間乎此至人所以爲衛生之常而非其至所謂至者亦止於所不知耳兒子之不知所爲而若槁木死灰者是也禍福生於有身有心天地鬼神之所司也人能身槁心灰安得而累之哉

甲五 莊翼六

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管見夫真性如水虛明澄湛非有非無及爲物欲蔽結如水凍而成冰水至清而結冰不清神至靈而結形不靈聞道悟理則冰解凍釋清靈何損焉人忠弗反求耳交食乎地耕鑿其結也交樂乎天均陶大和也若然則人物利害何由及怪行謀爲何所用往來安得而不適生經安得而不衛學道造此固已至矣而猶曰未也逮詰其至又引前兒子之詞以告此師家作畧轉換人耳目處欲其無住著也

字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修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

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

郭註德字泰然而定則其所發者天光非人耀也天光自發則人見其人物見其物物各自見而不見彼所以泰然而定也人而修人則自得矣所以常泰常泰故能反居我宅而自然獲助也出則天子處則天民二者俱以泰然而自得之非爲而得之也故凡所能者雖行非爲雖習非學雖言非辯所不能知不可強知故止斯至也意雖欲爲爲者必敗理終不能

甲五 莊翼六

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呂註身者人之字不否不亂則發天光天光者不識不知明白洞達人見其人而莫知其天是人貌而天者也有人修者乃今有恒爲道必至於天而後可久也人舍謂羣於人天助獨成其天也天民非人所得而民天子以其繼天而生也天下之物可以知知則學之所能學行之所能行辯之所能辯唯道不可以知知故學所不能學經云學不學是也行所不能行不道之道是也辯所不能辯不言之辯是也或反此而不免有爲則敗而已矣

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見其誠己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爲失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間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

然後能獨行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惟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古人也人見其跛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兵莫憐於志鎮鄒爲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開作

郭註因其自備順其成形心自生耳非虞度而出之理自達彼耳非慢中而敬外若是而萬惡至者天理自有窮通也有爲而致惡者乃是人耳安之若命故其成不滑靈臺者心也清暢故憂患不能入有持者謂不動於物耳其實非持若知其所持而持之持則失也發不由己誠何出而當

甲五 莊翼六

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事不居分內所以爲失幽顯無愧於心則獨行而不懼券分也遊分內者行不由於名遊分外者有益無益期損已以爲物也行無名者本有斯光因而用之志期費者雖已所無猶借彼而販賣也夫期費者人已見其跛矣而猶自以謂安窮謂終始也且爲券外而跛者跛者不立焉能自容不能自容焉能容人而不獲容况能有親乎故盡是他人志之所攬焦火凝冰故其爲兵甚於劍戟蓋心使氣則陰陽徵結於五藏所在皆陰陽故不可逃也

呂註萬物與我爲一備物也將形謂無往而物不從物來而心出非生於虞心於是而敬生因之以達彼非有持於外敬以直內也若是而萬惡至者天也以其非爲而敗之故

不足以滑成靈臺不動則有持而持之者莫知其鄉蓋以不持持之耳知此則所謂誠已發而必中節矣否則妄作凶又惡能當哉業自外入而無主於中亦將不舍不謂去之之速每更爲失者俗學以求復其初不免爲蒙蔽之民券所以主物而有之有諸已而行之爲券內誠已而獨行也無諸已而行之爲券外不見其誠已而幽顯不能一也無名者道故信矣而不期與焉而不費券外者期而後能信費而後能與唯庸有光不用則復歸其明唯賈人也

可以市而已人見其不足而跋幕猶魁然自大也人能見其未始有物則與物窮而無我無我則物入而不礙是謂知常容否則與物且而已其身不能容所謂汝之片體將

甲五 莊翼六

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爲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爲地所不載又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則盡人可知矣志之爲兵傷人之心鎮鄒則傷人之形而已盜之爲寇可逃而免陰陽之寇莫逃於天地之間唯至人弱其志而不必故無兵藏於非陰非陽而無心故萬物不得而盜也

須溪券者合也合於內者無名合於外者常有所期望及耗費也跛而立者人見其魁然本不魁然魁然者不跛也言期費而勉強者猶此逐物而往物亦入焉化於物也與物且者姑與之爲雷同而志不在焉者也志不在則自身且無所容於其間安能與人同如此則身外無親無親則皆眾人之人耳

補註期費是博取廣求之意猶所謂貪多務得細大不捐也故以賈人斥之言猶貨殖也

洪邁郭子玄云有持者不動於物耳其實非持若知其所持而持之持則失也陳碧虛云真宰存焉隨其成心而師之是皆置論於言意之表玄之又玄復采莊子之語以爲說而於本旨殆不然也嘗記洪慶善云此一章謂持心有道苟爲不知其所以持之則不復可持矣蓋前二人解者爲兩而字所惑故從而爲之辭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出無本入無

甲五 莊翼六

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剝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字也有長而無本剝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出入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

郭註成毀無常分而道皆通不守其分而求備焉所以惡分也本分不備而有以求備所以惡備也若其本分素備豈惡之哉不反守其分內則其死不久不出而無得乃得生也已滅其性矣雖有斯生何異於鬼雖有斯形苟能曠然無懷則生全而形定也歟然自生非有本歟然自死非有根言出者自有實耳其所出者無根歟以出之字者有四

方上下而四方上下無窮宙者有古今之長而古今之長無極死生出入皆歟然自爾而無所由故無所見其形也天門者萬物之都名謂之天門猶云馭妙之門也死生出入歟然自爾未有爲之者也然則聚散隱顯故有出入之名徒有名耳竟無出入門其安在乎故以無爲門以無爲門則無門也夫有之未生以何爲生必自有耳豈有之所能有乎明有之不能爲有而自有耳非謂爲無能爲有也若無能爲有何謂無乎一無有則遂無矣無者遂無則有自歟生明矣是以聖人任其自生而不生生也

呂註物皆具道故無成毀則其分也乃所以爲通其成也乃所以爲毀而惡乎分者以其有備而分之也惡乎備者以

甲五 莊翼六

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其分也以備其分也以備則對備而有分分有異乎通矣其有以備非無爲而自備則成有以異乎毀矣此道之所以散也夫唯分而不知有備備而不知有以備則何適而不通哉道無死生而有生必反乎所未嘗生則生全矣出而不知反雖生而見其鬼出而有得生有爲故也其得死宜矣滅而有實不能反乎無物也出而不反與出而得奚以異乎故其爲鬼一也唯能以有形象無形者而定矣定則不爲死生所亂也夫物之出必有本出於道者則未始有本也物之入必有竅入於道者則未始有竅也物之有實者必有處而出無本者有實而無處物之有長者必有本剝而入無竅者有長而無本剝然則經文宜曰有所出

而無本者有長有所入而無斂者有實文義方全字有四
方上下則有實矣我以上爲上居我上之上者則以我上
爲下以至下與四方亦是豈有乎處哉宙者古往今來
固有長矣今以古爲古後以今爲古亦豈有剽木哉悟此
則宇宙所不能制六通四辟無乎不在也雖有死生出入
而莫見其形是謂之天門天門者無有也有不能爲有必
出於無有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是也有所謂無有
則非無有而無有一皆無之乃所謂無有也聖人藏乎是
遊於物之所不得遜而皆存者也

甲五 莊六

十五

金波錄
齊氏校印

當其分也道在於分不必求備於其合也當其成毀亦復
如是隨其本分而各安於其所當得斯無惡矣所以惡於
分者凡以求備之心累之也所以惡於求備者其有以備
之謂也有以備則有見於備而無見於分故分之則憂有
見於成而無見於毀故毀之則悲是不知道無不通故不
能無入而不自得在知道者則不然雖其毀與分也無不
安之如當其死則安於死而不必更求其備於生故出而
不反見其鬼鬼者出而不反之喻出而不反者一意在死
而不更向於彼也夫人出而得是不反之道也人謂是死
耳豈知有死而不亡者存故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一即實
際理地故滅而不滅空而不空蓋以鬼喻而造化之實理

不外乎是故以有形者象之無形者而人事定矣定則無
求備之心而成毀分合皆安之也其生也來無根故曰出
無本其死也去無門故曰入無斂無本無斂是無方所也
故曰有實而無乎處無首尾也故曰有長而無本標此實
理也夫有實而無處是上下四方一如也有長而無本標
是往古來今一如也出入死生無不由之而欲求其形則
了不可得故曰天門然謂無有爲天門者非有無有也乃
并其無有而無之人法雙忘能所俱遺聖人之欲藏其神
也則舍此無歸矣

甲五 莊六

十六

金波錄
齊氏校印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
矣非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喪也以死爲反
也是以分矣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爲
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反苦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
之爲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
非一也有生賦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
不可知者也臘者之有臘反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
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爲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以生爲
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己爲質使人以爲
己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爲知以不用爲愚以徹爲名
以窮爲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蚘與鸞鳩同於同也
郭註生爲喪喪其散而之乎聚也死爲反還融液也雖欲均
之然已分矣故或有而無之或有而一之或分而齊之三

者雖有盡與不盡然俱能無是非於胸中故謂之公族昭景著戴甲氏著封四者雖公族然已非一則向之三者已復差之黷直聚氣也既披然而有分則各是其所是也是無常在故曰移所是之移已著於言前矣不言其移則其移不可知故試言也臘者之臙臘喻物各有用偃謂屏廟也寢廟則以饗燕屏廟則以偃溲當其偃溲則寢廟之是移於屏廟矣故是非之移一彼一此誰能常之故至人因而乘之則均耳物之變化無時非生則所在皆本也以知爲師所知雖異而各師其知也乘是非者無是非也果有名實者物之名實果各自有也質主也物各謂己是足以爲是非之主人皆謂己是故莫通當其所守非眞脫也

甲五 莊六

一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知愚名辱者不能隨所遇而安之也玄古之人無是無非何移之有故曰移是今之人也同共是其所同是蜩與鸞鳩無異矣

呂註三者雖異皆歸於道猶同爲公族而昭景著戴甲氏著封其親疏非一也夫於未始有物之間而有生焉猶膚之有黷非其體也而二家之談披然分辯一以爲有物矣而以生爲喪一以爲始無有俄而有生是以未始有物之全體移而爲有生之黷亦不可知者也譬臘祭具百物而有臙臘非不可謂之百物而不可散不可散者以其體之下而已觀室周寢廟又適其偃焉偃非不可謂之室而不可以言大觀者以其處之賤而已二家之說爲是之故而曰

舉移是所以爲未至未盡也夫移是之說始於有生是以生爲本生出於有知是以知爲師因以相乘而是非滋多是非移則果有名實而因以己爲正至其弊也以己所是爲己節而守之至於以死償節不知所謂己者亦未始有物用舍窮通皆非我也而妄有知愚名辱之分此今人移是之弊猶鸞鳩之同於同又安知有天池之大耶碧虛昭景屈異姓系楚公之一族著戴謂衣冠偉盛甲氏謂第族崇高著封謂郡縣豐阜事雖非一要之不離乎楚都如死生雖異皆出於沖氣也

甲五 莊六

一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循本戴職任也封封邑也三者雖異譬如昭景甲皆楚之公族特或以職著或以封著而有不同耳黷釜底黑披然散也移是所謂是者轉移不定也臘冬至後三戌祭名臙牛百葉臘足指毛肉偃偃息之室也人之所以自是者如釜底之星披然而開轉移不定故曰移是如臘祭者分臙臘臘於俎上是可散也而總一牲之體則不可散又如觀室者必周市寢廟方謂之全室然必適其偃息之所觀之一則須分之而合一則須合之而分是不可知者也如此看來安有眞的是處蜩與鸞鳩二蟲同矣而人又與之同故云同於同也

管見稟質爲人既形而下欲復乎未始有物不亦難乎夫有物皆幻也心存則存心亡則亡我心不萌寂寥獨立謂之未始有物可也儻造乎此則雖有生死亦寄焉耳古之得

道者能之次則有物而有死生之分然能以生爲喪以死爲反則與常人處生死流者異矣又次曰無有生死之分首體尻焉三者雖異而同出乎道猶楚之公族則一而有昭屈景三姓之別黠者釜底結墨似形非形而生於形者也人寄形而有生亦猶賊耳俄而披散則所謂我者又移而之他不可定言其有無故試言之喻夫臘祭之有脆胘備牲體以薦神則不可散祭畢分胘則爲可散觀寢廟則肅然起敬適便廁則不無褻慢此皆可移之是也請嘗言移是五字合在上五句前不可知者也之下觀郭註可見人之自是以其有生則有知知爲之師二者相乘而不已果孰以爲名實因以爲己實則不可變矣謂不能照破

四江莊賢六

一七

金陵叢書
蘇氏校印

幻塵而認虛爲實至於以名實爲己節而以死償之皆由自是其是以致此弊舉世循習莫悟其非無異蝴蝶之同於榆枋之適而不知有鵬程九萬里也

踈反女展市人之足則辭以放熬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屏金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累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爲爲之偽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

己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郭註踈市人則稱己脫誤以謝之兄則言嫗謂之無所辭謝大親則已矣明恕素足也不人者視人若己視人若己則不相辭謝斯乃禮之至也不物謂各得其宜則物皆我也謀而後知非自然也故至知不謀譬之五藏未曾相親而仁已至故至仁無親金玉者小信之質耳大信則除矣故至信辟金盪動也以性自動故稱爲耳此乃真爲非有爲也夫目之能視非知視而視也不知視而視不知知而知耳所以爲自然若知而後爲則知僞也得己而動則爲強動故失也動而效彼則亂有彼我之名故反名得其實則順也

四江莊賢六

二十

金陵叢書
蘇氏校印

呂註他人關弓而射我則談笑而道之以其無恩於我不以恩望之則踈足不得不辭以放熬兄弟關弓而射我則涕泣而道之以其恩於我則以恩望之故雖踈足不嫌於不愛以嫗而已無所事辭大親則恩之至勿嫗可也由是言之禮義仁知之至者皆無所待於外知禮意而不爲俗禮以觀眾人不人之禮也行之而宜不求宜物不物之義也事至而應無所預謀不謀之知也以百姓爲芻狗而使天下兼忘無親之仁也信矣而不期辟金之信也苟至於道則五者無不至矣志者心所之心者德之和德則道之在我者是以徹志而後解心去累而後達塞養志貴弱以富貴等爲志非弱也悖而已矣故不可不徹養心貴虛以容

動等爲心非虛也謬而已矣故不可不解德以同於初爲至則欲惡等爲德之累不可不去也道以通於一爲達則去與等爲道之塞不可不達也凡此諸累不蕩於胸中則道集矣不尊無以爲道故道者德之欽不生無以見德故生者德之光性者生之質性動而有爲爲僞而失矣生而無以知爲則知者接也非與生俱生者也謀而後用知則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則知之所自知猶睨者之所不睨乃其所以睨也故動以不得已則性之爲非爲之僞是以謂之道也動無非我則物與我一何得以動亂之誠能如是則天下彼我是非雖名或相反而實未嘗不相順者以道無非我故也

甲五 莊第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假良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况吾天乎人乎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胞應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搆修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夫復謂不不愧作而忘人忘人因以爲天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爲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爲無爲則爲出於無爲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郭註善中則善取譽理常俱也任其自然天也有心爲之人

也工於天即假於人矣謂之全人全人則聖人也蟲能守蟲即是能天都不知而任之斯謂工乎天能以取物物必逃之天下之物各有所好所好各得逃將安在畫所以飾容貌也別者之貌既已虧殘則不復以好醜存懷故侈而棄之胥靡無賴於生故不畏死復謂不愧而忘人言不識人之所惜也無人之情則自然爲天人彼形殘胥靡而猶同乎天和况天和之自然乎出怒不怒出爲不爲此故是無不能生有不能爲生之意平氣則靜理足順心則神功至緣於不得已則所爲皆當故聖人以斯爲道豈求無爲於恍惚之外哉

呂註經中有天人神人至人聖人此又有全人焉聖人者逃

甲五 莊第六

二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變化雖工乎天而拙乎人全人則又出其上故工乎天又假乎人也彼跂行喙息羣分類聚者蟲能蟲也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蟲能天也全人之所惡惡人之天也人之天則知其不知所以然天之天則忘其不知所以然夫知其所以然猶且惡之况天乎人乎而擬議之耶雀適羿必得之威也彼不適者則非威所得以天下爲籠則萬物畢羅而無所逃況於雀乎唯深之又深而能通天下之志者斯能以天下爲籠是故有若伊尹百里奚者皆莫逃焉以其所好籠之也介者以外非譽猶能搆畫而弗循胥靡以遺死生猶能登高而不懼况夫能忘人者宜其復謂而不不愧也玩習至於再三而不能忘人之所不能不愧忘人因以爲

天人明所謂天人者不止於忘人忘人爲之因而已此則同乎天知者宜其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也夫怒常出於不怒爲常出於無爲不怒無爲則未始有物而物所自出也氣者虛而待物人不能平而暴之故不靜誠能平其氣未有不靜者心於人則神也人不能順而滑之故不神誠能順其心未有不神者有爲欲當誠已者也躊躇以與事豫若冬涉川皆不得已之義

方子及全人惡天非惡天也惡人之天也人之天開而賊生矣人之天猶惡之而況吾之天乎人乎有相勝而不定者乎惟盡能天所謂天之天者也忘人則與蟲同天矣全人天人與聖人同文勢有鼓舞耳故結之曰不得已之類聖

人之道

管見總論庚桑之於老子具體而微然其未至者猶有所立卓爾居畏堂而民稱其德乃聖賢利物之常至於厥心欣感欲推而尊之則愛利之迹著物交而情生是以南榮所見亦猶畏壘也庚桑恐己德不足以化遂使往見其師將有以轉移其心而警發之是爲換手接人使之的信無疑然後至言可入故其入門一勸捧喝不施問答俱喪是爲撒手懸崖命根斷處幾何而一遇耶惜乎南榮不能直下承當而曼衍支離鋪陳長語老子揣其病源而痛鍼之乃退舍自愁澗澗復見亦可謂善受教而能自新矣故其再接也乘機直指盡去其津津之惡徐有以藥之越自揆受

甲五

莊翼六

二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道器淺但願聞衛生之經卽道之方充廣在人耳老子誨以抱一求己還嬰順物衛生之經概見乎此問詰至極又復歸結於能兒子乎言有宗事有君也次論秦宇發乎天光靈臺不知所持謂室虛而白生不必以有心有爲汲汲求也券外券內之說志憎矍矍之喻又使學者知輕重而加決擇焉無有生死先後一體寢廟偃則貴賤有宜蓋欲悟有生之本無破移是之妄見至敘貴富欲惡之勃志繆心則知志欲一而心欲虛凡涉物累而障虛明者不可不棄而遠之臘具臙臙而可散不常弊工中微而拙乎藏畧此皆解執滯之凡見廓虛玄之化權混天人工拙而超乎物我是非忘毀譽敬侮而造乎不爲不怒靜則平氣神則順心如是則澹然獨與神明居定於一而應無方矣

甲五

莊翼六

二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鈎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

先生獨何以說我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爻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日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柱乎黽黽之逕跟良位其空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又況乎昆弟親戚之聲欬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馨欬吾君之側乎無鬼釋文編山人魏之恨然也擊爾雅回也一身也背神不頭動若亡其身如言望之似木雞也直謂馬也曲謂方謂動若亡其身如言望

口五莊翼六

二五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郭註嗜欲好惡內外無可故云病矣不對不悅其言也夫真人之言何遜哉唯物所好之可也從橫說之而君未嘗啓齒是直樂鳩以鍾鼓耳故愁也聞相狗馬而喜猶人去國而見其所知各思其本性之所好也得其所好則無思無思則忘其所以喜真人之言所以得吾君性也始得之而喜久得之則忘

呂註無鬼忘武侯之勢而箴其病武侯以其不下已故超然不對無鬼託相狗馬以喻己無求之意狗之下質執飽而止猶人饑則爲用而有求者中質若視日猶人所視高遠未能忘己者一猶忘之則忘己可知馬之中規矩鉤繩是

中欵喉

甲五莊翼六

二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國馬也以況國士之遊乎方內者天下馬有成材不習而自然若郵則無與樂若失則無與匹若喪其一則喪我之至非特亡之而已超軼絕塵不知其所以況天下之士遊乎方外而不可知者也意謂狗之上質與天下之馬猶若此則吾安知君之勢而下之君安得不相之乎武侯悟其意所以大悅夫言以道接者也言不當道雖詩書禮樂不足以動言而當道雖相狗馬猶足以悅夫人失其性命之情而耽於人偽猶去其鄉黨親戚而流於遠方與逃虛空以羣黽黽之間者也所謂真者則其性之固有猶其鄉黨親戚之舊也非至狂惑其有聞真人之馨欬而不悅者乎吳儔無鬼蓋神人也因時乘勢而不容心於其間所以言者亦默寓其意是以循道之歸而不逆其理順彼之好而不忤其情故雖武侯之剛暴亦悅而笑喻之有道故也

新傳武侯之性中材也不可卒告以至道而當於所好通之此無鬼所以有相狗馬之言也然無鬼非能相於狗馬也寓入道之意於狗馬耳以狗之上質則若亡其一以天下之馬則有成材所謂若亡其一者以形全神王而能忘其身也所謂有成材者以德宇泰定而不虧其本也能忘其身則無爲不虧其本則無用無爲無用所以能入於道也管見天下馬有成材一語超軼絕塵之姿可想像而得矣視日忘一猶可形容至於郵失喪一又善述其難寫之狀非若國馬之可以規矩鉤繩喻也一者物始萌兆若亡若喪

猶云恍惚有無之間不可指定其形質唯其啓之有道所以得武侯之心其效速於詩書毀畧也

方思善案多欲則神傷絕欲則神妨惟至人爲能行於欲而不流乃所以爲善養神也行於欲而不流者惟外生者能之若亡其一若喪其一此外生之喻也而呂氏以爲喻人臣之忘勢淺矣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厭葱韭以資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

甲五 莊第六

二二七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爲短君獨爲禹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爲之則始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爲仁義幾且僞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之問無徒驥於鎡壇之宮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櫻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郭註天地均養不以爲君而恣之無極若苦民以養其耳目

鼻口是違天地之平也神者不自許物與之耳與物共者和也私自許者姦也愛民之迹爲民所尙尙之爲愛愛己僞矣爲義則名彰名彰則競興競興則喪其真矣父子君臣懷情相欺欲偃兵可得乎從無爲爲之乃成耳美成於前則僞生於後故成美者乃惡器也君爲仁義民將以僞繼之未肯爲真也仁義有形故僞形必作成則顯也故有伐變謂失其常然鶴列陳兵也麗譙高樓也步兵曰徒但不當爲義愛民耳亦無爲盛兵走馬得中有逆則失矣無以巧勝人謂守其朴而朴各有所能則平也無以謀勝人謂率其真知而知各有所長則均也無以戰勝人謂以道

甲五 莊第六

二二八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應物物服而無勝名也不知以何爲善則雖尅非已勝若未能已則莫若修己之誠使甲兵無所陳而非偃也呂註以知治國國之賊不以知治國國之福則愛民固害民之始偃兵者固造兵之本以知而不以道故也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則成美固惡器也器則已遠乎道雖有愛民之仁偃兵之義亦僞而已愛民之形成固有伐則害之始偃兵之形變固外戰則造兵之本惟無形則無所造矣鶴列于麗譙則佳而觀之徒驥於鎡壇則玩而說之非不得已而用之也凡得而不順天理則是藏逆於其間以巧謀勝人則恃知而不以道以戰勝人則以兵強而不以德殺人兼地以養吾私與吾神私則自許神者則惡而病

之謂之善戰而勝人不知孰善而勝惡乎在君若不得已而欲爲之修誠以應天地之情而物無不應矣忠民死不脫哉

口義賓與賓同棄也養生也天地生物本同無高下貴賤之別和謂同物姦自私也我神本與萬物爲一情欲自私以昏之是所惡也君病此而不自知我故勞君也有意愛民乃害之有意假兵乃造之以有爲之心爲有迹之事曰形造形成定也心執定而不化則傷其內爲外物所變亂曰外戰鶴列兵陣名麗譙樓名緇壇祭祀之地蓋謂人心若與物鬪則一室之內皆若兵騎陳列於前無非爭奪之境也人情以得爲順失爲逆無得則無失故曰無藏逆於得

甲五 莊第六

二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巧謂機心智謀自機巧出戰爭又自知謀出以此求勝以快耳目之私是若勝矣然而胸中爲物所戰撓外惟勝而神者勞矣故曰勝之惡乎在但修吾本然之誠以應天地自然之實與物無所注不爭而戰勝則民死已脫矣何假兵之求哉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謂朋前馬昆闢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途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在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瞽病有長者教

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瘥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郭註聖者名也名生而物迷矣雖欲之乎大隗其可得乎爲天下者若此言各自若則無事矣無事乃可以爲天下也乘日之車出作入息也爲天下莫過自放任自放任矣物亦奚攫焉故我無爲而民自化也夫事由民作令民自得必有道也馬以過分爲害師夫天然而去其過分則大隗至矣

甲五 莊第六

三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呂註欲見大隗而七聖與偕所以皆迷亦猶七竅鑿而渾沌死夫欲見大道而聖知不絕宜其至於上達迷而不悟也人心具神神則無方而遊不出乎六合之內非有昏病不若是欲已之則莫若以明而上達乘日車而遊襄城是也雖然少瘥而已以其猶乘日之車也弗乘而遊乎六合之外其猶有患乎爲天下者猶養心去其爲害者而已碧虛童子以牧馬喻治國有旨哉馬之真性齧草飲水自足民之真性耕食織衣自足更無他事再問不容示以不言之教也今之牧馬者不知鞭策之爲害字民者昧乎法令之生姦乃謂馬難調而民難治兩失之矣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

凌許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之士與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欲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郭註不能自得於內而樂物於外故各以所樂囿之則萬物不召而自來非強之也與朝榮官以下言士之不同若此故當之者不可易其方也能同則事同所以相比業得其

甲五 莊第六

三十一

金陵叢書
廣氏校印

志故勸事非其巧則情物得所嗜而樂權勢生於事變凡此諸士用用各有時時用則不能自己也苟不遭時雖欲自用其可得乎故貴賤無常士之所能各有其極若四時之不可易耳當其時物順其倫次則各有用矣是以順歲則時序易性則不物物而不物非毀而何不守一家之能而之夫萬方以要時利故有旬旬而歸者所以悲也
呂註人莫不有至樂之處得是而遊之其爲固也大矣而諸士者獨樂其性之所偏則囿於物而不能囿物者也自招世之士至勢物之徒雖趨向不同而遭時有用不能無爲則一以不知真君所在也夫時有所用而爲之非性命也時有今昔猶歲有寒暑今一遭之遂守而不合不能無爲

此皆順比於歲寒而不知有暑暑而不知有寒以所遭爲常而不物於易者也人莫不有真君存焉而乃馳其形性逐物而不知反此至入之所悲也

循本凌許凌轢也許問也每事歷過許問之也招世以天下爲己事如招攬之也與朝立於朝也宿名留名也貴際以交際爲重也比合也不比失業流散也勸者勉於力壯者勇於爲

通義囿於物者二身居事外用智者也順比於時者十又五身居事內用力者也不物於易不爲物之能變者也物而能易則形雖物而能神矣前之諸藝情狀皆如物之有方有所不爲能變易之物也

甲五 莊第六

三十一

金陵叢書
廣氏校印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乘四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與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己且若是者邪惠子曰今夫儒墨楊乘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躡血子於宋者其命關也不以完其求鉞利鍾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

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躡關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鬪未始離

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

郭註不期而誤中非善射也若謂謬中爲善射則天下皆謂之弊可乎言不可也若謂謬中者弊也則私自是者亦可謂堯矣莊子以此明妄中者非弊而自是者非堯若皆堯也則五子何爲復相非乎猶魯遽之自言鼓瑟俱亦以陽召陽而橫自以爲是或改調一弦五音隨改無聲則無以相動有聲則非不應今改此一弦而二十五弦皆改其以急緩爲調也遽以此夸其弟子然亦以同應同耳未獨能爲其事也五子各私所見而是其所是無異於魯遽之夸其弟子而未能相出也未始吾非者各自是也惠子便

甲五 莊翼六

三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欲以此爲至莊子遂舉齊人躡子於異國使開者守之不保其全此齊人之不慈也然亦自以爲是故爲之而反以愛鍾器爲是束縛恐其破傷唐失也失亡其子而不能遠索遺其氣類而亦未始自非也又引楚人寄而躡關者言俱寄止而不能自投於高地岑岸也夜半獨上人船未離岸已共人鬪齊楚二人所行若此而未嘗自以爲非今五子自是豈異斯哉

呂註天下皆弊固不可言子知莊子言爲已發故以爲可言中則爲弊不必前則是則爲堯不必公是此所謂以反人爲實以勝人爲名者也雖然五子不皆是則皆堯之說不立矣不然則若魯遽之調瑟不免以聲律相召而已施自

謂賢於四子而實無以異施以爲我固無異於四子然與我以辯未始吾非則奚若言此者欲以成皆堯之說莊子以微言感動之父子之道天性也而齊人躡子於宋其命關也不以完以喻施輕其性命之情而不知愛其求鉅鍾以束縛其求唐子未始出域譬施於辭辯名聲之外物則愛之而恐其傷至於受之天者則失之而不知求爲可惜也楚人寄而躡關者譬施亡其真宅之歸而於是非芒味之際與人爭勝不足以有濟使與物不適而已非所謂知也

循本射者必前期志的而中謂之善射今非前期志的偶爾

幸中便謂之善射是天下皆弊也可乎以喻天下非有公

甲五 莊翼六

三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是而各是其所是以爲天下皆堯也可乎楊楊朱也秉公孫龍也冬寒之時能以火而爨夏熱之時能以水而爲冰二事雖奇然不過因冬至陽生以陽召陽而爲火因夏至陰生以陰召陰而爲冰未爲奇也置一瑟於堂置一瑟於室鼓此瑟之宮聲則彼瑟之宮聲自動鼓此瑟之角聲則彼瑟之角聲自動似爲奇矣然以律相同故聲相應亦未奇也如唐曹紹夔知樂律洛陽有僧房中磬日夜自鳴僧以爲怪因成疾紹夔素與僧善來問疾僧告之故俄擊齋鐘磬復作聲紹夔笑曰明日可設盛饌當爲除之僧如其言食畢紹夔出懷中錯鈿擊數下而去聲遂絕僧苦問其所以云此磬與鍾律合故擊彼此應僧大喜疾隨愈又

李嗣真得車鐸振之地中有應者掘之得鍾蓋有此事當主也學記鼓無當於五聲之當又或別改調一弦於五音無所主而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此一弦者初無或異而能然者乃是爲眾士之主故鼓之而眾弦莫不聽命耳六十四調皆起於黃鍾之宮宮爲君故能役他律此亦常理不足爲奇且若是邪言惠子所自是者亦若魯遽邪惠子答云莊子謂我與儒墨楊乘爲五不知孰是而四子之辯終不能折我則我是而四子非矣躡者躡躡行不進貌禮記躡躡焉躡躡焉鉞鍾鉞鼎與鐘也唐堂塗也乃庭中之路詩云中唐有壁唐子者堂塗給使令之人猶周禮云門子今俗云廳子耳齊人有躡行其子於宋而使爲闒人者以

莊子卷六

三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其形之不完故棄之外國然形雖不完畢竟是親子何忍棄之試推其類其求鉞鍾也束縛維系之惟恐損壞比之棄其子者爲何如其求唐子也但使之給堂塗使令未始出疆域之外比之棄其子於外國爲何如是於推類之道有遺矣人於親疏貴賤遠近之類蔽而不自覺以喻惠子知四子之辯爲非而不知己之非也離羅同至也岑山岸也楚人寄寓船土而躡躡行爲他國之闒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爭鬪不思未到岸時何可與人鬪徒足以造怨而已此又進一步說與人爭論不惟有自蔽之患亦且有禍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願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

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隨而斲之盡聖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郭註運斤成風眼目恣手也非夫不動之質忘言之對則雖至言妙斲而無所用之

呂註唯其如此莊子所以每與之反覆而深惜其不至也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絮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於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鈞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

莊子卷六

三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上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不可不謂上忘而下畔也
告言也
鮑列子也
不開列子

郭註上忘而下畔謂高而不亢哀不已若故無棄人若皆聞見則事鍾於已而羣下無所措手足故遺之可也未能盡遺故僅可也

呂註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五者皆其所體者也公故可以爲公王故可以爲王王公之名蓋由於此若隰朋之德可謂容乃公者乎

江適上忘者其政悶悶也下不畔者其民漙漙也愧不若黃
帝不自滿假也哀不已若以善教爲心也以德分人使斯
民各得以復命反常聖人之道也以財分人使斯民不乏
於仰事俯育賢人之德也以賢臨人猶山之殺瘦也以賢
下人猶澤之增肥也所謂於國有不聞於家有不見者非
真不見不聞也其道足以容之耳隰朋之可與夫鮑叔之
不可在此而已詩於葛屨之序言魏君之儉嗇褊急而其
詩曰惟是褊心是以爲刺褊心之害治如此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獸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秦
有一狙焉委蛇攬捩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
相者趨促射之狙執死主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

甲五 莊四四

三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
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助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
稱之採曲折而樂也執死

郭註敏疾也給續括也捷速也矢往雖速狙猶能搏也國人
稱之稱其忘巧遺色而任夫素朴也

呂註以色驕人者心驕人而見於色黜色者去其心而已所
謂容動色理辭厭六者繆心是也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嘯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
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
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觀我而齊國之眾三賀之我必先之
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罵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

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罵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
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郭註齊國三賀以得見子綦爲榮子綦知夫爲之不足以救
彼而適足以傷我故以不悲悲之則其悲稍去而泊然無
心枯槁其形所以爲日遠矣

呂註田禾一觀齊國三賀爲我先而賣之彼故知而罵之心
未盡於內而有迹於外故爲人所知也夫天道未始有物
也有介然之知存於心則爲自喪喪謂失其本心子綦以
人之自喪者在此而悲之欲其復也然知其喪而悲之猶
爲喪而未復吾又悲夫悲人之悲則其爲喪與夫悲之者
皆莫知其所矣此所以日遠而不爲物所累則形其有不

甲五 莊四六

三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稿心其有不灰者乎

仲尼之楚楚人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
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
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乘
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
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
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
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
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諡實不聚名不立此
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况爲大乎
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况爲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矣

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也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

郭註古之言者心於會同聖人無言其所言者百姓之言耳故曰不言之言苟以言為不言則雖言出於口固為未之嘗言於此言之言於無言也宜僚叔敖息訟以默澹泊自若而兵難自解苟所言非己則雖終身言固為未嘗言耳是以有喙三尺未足稱長凡人閉口未是不言彼謂二子此謂仲尼也道之所容者雖無方然總其大歸莫過於自得故一也言止其分非至而何各自得耳非相同也而道一也知非其分故辯不能舉儒墨欲同所不能同舉所不能舉故凶也海受物無所辭所以成大故聖人汎然都任

甲五

莊六

三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之生無得而有無之也死無諡諡所以名功功不在己雖諡而非己有也實不聚令萬物各知足也名不立功非己為故名歸於物也此之謂大人若為而有之則小矣賢出於性非言所為况大愈不可為而得惟自然乃得耳天地大備非求之也知其自備者不舍己而求物故無求無失無棄也反守我理我理自通順常性而自至非摩拭也不為而自得故曰誠

呂註三人不同時亦是寓言所謂不言之言非無喙也誠如二子所為則雖有喙三尺猶為不言彼二子所為是謂不道之道此仲尼之不言是謂不言之辯世豈知之哉德所不能同辯所不能舉者固無名也止乎無名則吉祥之所

止否則名雖若儒墨不免妄作凶矣道之在天下猶百川之於海受之而不辭聖人并包澤物亦如之不知誰氏無爵無諡此聖人無名所以為大也夫以善言為實且不可而况為大豈在於言乎則知之所不能知者辯故不能舉而有不言之辯也聖人不為大為則不足以為大而况為德乎道之所一德不能同而有不道之道也天地所以大備者固無求而大備也人亦莫不有所謂大備者誠而已矣誠則無求無求故無失無棄以其足於己不以物易之也大人者知在我之萬物無不備故反之而不窮長於上古而不弊故循之而不摩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不為而成者也

甲五

莊六

四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循本古之人乎於此言已贊仲尼非今人之比而為之乞言也孫叔敖為賈之子名艾獵為楚莊王令尹在仲尼前市南宜僚善弄丸鈴常八箇在空中一箇在手楚與宋戰宜僚披胸受刃於軍前弄丸鈴一軍停戰遂勝之在仲尼卒後寓言而已言二人皆以無為而解難息兵則吾亦何以言為若言可用則吾願有喙三尺矣言無所用則無用如此喙也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歎曰為我相吾子孰為祥九方歎曰柎也為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柎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是極也九方歎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况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

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禁曰致汝何足以識之而相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爲牧而祥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鵝生於突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撓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價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相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刑之則易於是刑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詳爾雅云牧羊也九方默善相

口五 莊翼六

四十一

金陵叢書

郭註夫所以怪出於不意故也吾所遊者不有所爲隨所遇於天地耳邀遇也怪異也循常任性脫然自爾斯不爲也順而無擇有功於物物乃報之吾不爲功而償之何也無怪行而有怪徵故知其天命也夫爲而然者勿爲則已矣不爲而自至則不可奈何也故泣之後使相於燕爲盜所得全恐其逃刑之則易售也

呂註言此者明九方以相知之不若子禁以道揆之子禁與其子遊於天地者皆至人衛生之經而有怪徵焉知其天與非有以取之也

循木奧室西南隅突室東南隅未嘗牧羊未嘗田獵而祥與鵝乃得於室中卽詩言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但

下得生字差異

韶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眾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規切補結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有暖昧者有濡需者有卷權妻者所謂暖昧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昧者而私自說悅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昧者也濡需者豕豨是也擇疏蟹自以廣宮大罔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爲安宰利處不知

甲五 莊翼六

四十二

金陵叢書

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妻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羴也舜有羴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虛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妻者也是以神人惡眾至眾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疏抱德場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須與柔觀視妹妖妖狗狗擊擊也六字倫安

音成文重土無草木地也
也爲和氣所夾一云融也

郭註仁者爭尙之原故禍後世仁義既行將僞以爲之其跡

可見則夫貪者將假斯器以獲其志若仁義各出其情則其斷制不止乎一人媿割也萬物萬形而以一劑割之則有傷也唯外賢則賢不偽矣暖昧者意盡形數豈知我之獨化於玄冥之境哉非有通變藐世之才而偷安乎一時之利者皆豕蝨也聖人之形不異凡人故耳目之用衰而精神常全若少而未成及長而衰則聖人之聖曾不崇朝可乎眾自至耳非好而致之明舜之所以有天下蓋出於不得已豈比而利之於民則蒙澤於舜則形勞蟻魚羊三者未能無其耳目心意故能去繩而自平絕迹而玄會也呂註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則是假夫禽貪者器也謂之仁義不免於有知有知則隔於形器非天下所同是以一人之

甲五 莊翼六

四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斷制利天下猶一規而已非輔物之自然曲成而不遺者也所謂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而其末存乎千世之後是已以暖為是不知天下有至足以姝為是不知天下有至美故學一先生之言自以為足而不知未始有物者名之也濡則不去需則有待安於卑汚而不知禍故以豕蝨名之收卷斐攬不藏其辨使天下慕而歸已故以舜名之由夫學一先生之言而不知未始有物故為利則濡需為害則卷斐以舜之述言之天下於我何加適足勞形而已故以卷斐言之眾至而歸之雖如堯舜乃神人之所惡故不與之比則彼不利而至矣此真之所以無甚親疏抱德場和以順天下而已天下悅而歸之舜亦悅而順之

舜視天下猶敝屣而其所以為舜者視舜猶塵垢秕糠耳非神與真而何蟻以知而多事魚以深而全生羊以意而多很以目視目則見見者得矣以耳聽耳則聞聞者得矣以心復心則知知者得矣去知與意則藏身於深渺之間而得所謂見見聞聞知知者則無所往而不平輔物自然而無為矣此所以復其真之道也

甲五 莊翼六

四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管見凡治天下當無為而自化儻孜孜焉欲有以愛利之力有不及不免繼之以偽偽出而患害橫生矣為人上者信能以百姓之心為心雖不行仁義而與之暗合不然則譬夫禽貪之人而假之罾弋網羅之器其害物也滋甚是以一人之斷制欲以利天下猶於瞥見之頃求盡天下萬物之情徒知尚賢之為利不知其為後世害也唯外乎賢者知之必超出一頭地然後能識破也蟻魚羊三語為舜有擅行而發立言甚奇當先蟻次羊後魚不為擅之所化蟻棄知也不著擅行以動人羊棄意也如是則上下各安其分無慕聖尚賢之迹猶魚不厭深而相忘於江湖豈非得計哉然後以目視目不眩於色以耳聽耳不惑於聲以心復心不役於知故其平如繩為天下法其應事變一循理之自然何憂乎天下之不自化而有為治以治之耶通義蟻至微羊至柔而未能無知無意真人取其微且柔者以自居而棄其知與意一如魚之忘水而已筆乘以目視目不以我視也以耳聽耳不以我聽也以心復

心不我以復也人惟有我則不能循物而失其平者多矣耳目心皆任之而一無所與列子所謂廢心而用形者也有不如繩之平惟變之循者乎變言物之萬變也心與耳目並言即釋典以意與眼耳鼻舌身為六根同意其平也繩其變也循王元澤本作其平也水其直也繩其變也循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藥也其實莖也桔梗也雞雁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可何可勝言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鷓目有所適鶴脛有所節解之也悲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

甲五 莊第六

四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爲未始其攫也恃源而往者也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日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萃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爲己寶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董司馬云鳥頭也難離矣也郭註居無事以待事事斯得以有事求無事事愈荒死生得失各隨其所居耳於生爲得於死或復爲失故當所需則無賤非其時則無貴貴賤有時誰能常也各適一時之用不能廢所不可則有時而失有時而失故有時而悲矣解去也夫有形者自然相與爲累唯外夫形者磨之而不磷猶風日過河實已損矣而不自覺所以不覺非不損也恃

源往也無意則止於分所以爲審有意則無涯故殆所以貴其無能而任其天然也萃衆也苟不能忘知則禍之長也多端矣反守其性則其功不作而成矣欲速則不果故曰其果也待久已寶謂有其知能也故亡戮之禍皆有其身之過不知問禍之所由山由乎有心而修心以救禍也

呂註以天待之則無爲而應感不以人入天雖爲而未嘗爲真人不知有生有死有時曰得之也生失之也死萬物不得無以生是也此爲輕生者而言有時曰得之也死失之也生以生爲喪以死爲反是也此爲惡死者而言如藥之或甘或毒時爲帝而不常其餘臣佐而已以生爲得死爲失則輕生者之藥也以生爲喪死爲反則惡死者之藥也視

甲五 莊第六

四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彼病而投之其變何可勝言大夫種知亡越之可以存而不知身之所以愁猶鷓目能夜不能晝所適不可遺鶴脛能長不能短有節不可解解之也係於有形而不知其源也風日過河非不損而河以爲未始攫恃源而不竭也通道者與物無不適亦有源而已水之於土蟲穴蟻隙無不至影之於人坐起行止無不從則無情而守之審者耳之於聽目之於視心之於思未嘗須臾不在則物守物而審者其聰明心志非若水與影之無情故不能不殆凡能其於府也殆府五藏殆謂安其所不安不給改則禍滋萃夫唯迷非一日故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上士所以損之又損者以殆之不可成也而世人以爲己寶不亦悲乎

循本自鷗目以下連以五箇故字申言其義鷗目夜則明晝則昏自有所適鶴脛長則宜短則不宜自有所節若以刀解之傷其生矣言但當因其自然也風日一節又說向親切處來不是教人事物之來弘排遺將去直是自家有箇主本如水之有源頭方能如此守土守人守物言此箇道理元相斯守未嘗相離如水之守土影之守人物之守物審定而不移也又以三殆字反前三審字心與耳目若徇外則不能審定而危殆矣又推廣言之凡有所能皆為害舉府則藏在其中矣殆之成不及可改而禍之長滋積言不好則甚速也欲其反殆為安轉禍為福必須循循漸進之功其剛果自克者亦必待久而後能言好則甚難也而世之人玩溺耳目聰明心思之欲如實然近而喪身大而亡國戮民其禍未已蓋不知問此未有曉之者耳

甲五 莊六六 四十七 金陵書局 蔣氏校印

新傳水生於土而不離於土也影生於形而不離於形也物出造物而不離造物也故曰守之也審然而土無意於水而水所以親也形無意於影而影所以生也造物者無意於物而物所以成也三者皆無意於相須也世俗豈能似之歟故目則必期於明也耳則必期於聰也心則必期於

於聰也必期於明則是有有意於明也必期於聰則是有有意於聰也必期於明則是有有意於明也夫有意於聰明與禍本也雖智而未嘗不喪智故禍不能為之累世俗不能

而矜其智禍之所以滋蔓也然禍之始生也伏於福以順其功如大夫種始之能存越也故曰其反也緣功及其為累則固非朝夕之立至如大夫種終之不免亡軀也故曰其果也待久凡此智之招也世俗不知而反以智為身之珍也所謂蔽蒙之民乎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蹶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蟹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其間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頤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不可謂有大揚摧乎閭不亦問是已矣感然為以不惑解感復於不惑是尙大不惑頤滑向云銷亂也揚摧引也舉而引之陳其題也

甲五 莊六六 四十八 金陵書局 蔣氏校印

郭註忘天地遺萬物然後綢翼可得而知也况欲知天之所謂而可以不無其心哉大一道也大陰解之用其分內則萬事無滯也用萬物之自見亦大目也因其本性令各自得則大均也體之使各得其分則萬方俱得所以為大方也命之所期無令越逸斯大信也真不撓則自定故持之以大定斯不持也物未有無自然者循之則明無所作也至理有極但當冥之則得其樞要也始有之者彼也故我述而不作解任彼則彼自解解之無功故似不解用彼之

知故似不知我不知則彼知自用彼知自用則天下莫不皆知也不可有崖應物宜而無方也不可無崖各以其分也萬物雖韻滑不同而物物各自有實也各自有故不可相代不可以虧宜各盡分也推而揚之有大限也若問其大推則物有至分故忘己任物之理可得而知奚爲而惑若此也夫惑不可解故尙大不惑愚之至也聖人從而任之所以皇王殊迹隨世爲名也

呂註足所踐者少恃其所不踐而後善博所謂知無用而後可以言用人之知也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則大一大陰以至大定從可知矣爲道者主之以大一則無所不通入窈冥之門至至陰之原則亦至於至陽之原矣

甲五 莊翼六

四十九

金鵬靈書 蔣氏校印

物負陰而抱陽所以係而不能解不知有至陰之原故也目視有限不視以目則無不見緣其一未有能均和以是非任其兩行緣以大均也無南無北無東無西體以大方也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稽以大信也澤焚不熱河沍不寒雷破山風震海而不驚持以大定也盡有天則止乎知之所不知循有照則雖不知而無所不知冥有樞則彼是莫得其偶始有彼則所以應彼是者固無窮也其解似不解言本無係故不解而後解其知似不知以其本無知故不知而後知此至人所以遊乎世俗之間若愚若拙也問以有崖無崖皆爲有係崖謂自邊微而求之然亦不可求之於有無之間也韻不可係滑不可持若無物而有實也往

古來今若不相代而不可虧也能以是問之可不謂大揚推乎揚謂發其幽推謂核其實彼不問是則我不能以是告之唯能見其未始有物則不惑以是解其有物之惑而猶存未始有物者亦惑而已唯解之而復於不惑庶幾大不惑也

循本足之所踐無幾而要所不踐者方可行立知之所知無幾而要所不知者方爲大知大一大陰大目大均大方大信皆是不拘於小處吾以爲盡於此矣而又有不盡之天吾以爲自循其所當行而已而又有照臨之者吾以爲杳冥矣而又有執其樞者吾以爲自此始矣而又有彼焉則彼又自爲始因上文大陰解之言如此究竟則解之也似

甲五 莊翼六

五十

金鵬靈書 蔣氏校印

不曾解之知之也似不曾知之然惟不知而後知之耳上言不知問是也故卒提出問字結之若問此道本無崖際而實亦未嘗無崖際說著來只似前所言韻滑堅白之辯而此却有其實凡物皆有更代而此無更代不可虧損揚推揚者舉揚也推者反覆手也當厥舉揚對答以手反覆指陳之也言此道說來似差異卻又真實豈不是箇大舉揚話柄人何不問此而自迷惑爲有能以己之不迷解人之迷使之亦復於不迷則庶幾都不迷矣雖無問者猶冀有能開悟之神仙中人用心往往如此

管見總論武侯雖強悍難入而無鬼說之有道首言良駿以啓其心兼明君之於臣下可不具眼乎遂能始忤終合蓋

人之良心善性無蔑盡之理猶去國者見似人而喜也及其再見然後納忠逆耳以警其失好和而惡姦盡修身之要修誠應天地盡爲國之道何在乎爲義以宜民偃兵而求治哉黃帝見大隗而七聖皆迷喻人之六識既昏則心君不能獨朗明君欲見大道當絕聖棄知求諸守心之神而去其爲吾害者則大隗不求而自至矣唯其後世諸士趨向之不同潛形性而之萬物無復望其歸根則與道日遠矣若儒墨楊乘惠者各執一偏自以爲道盡於是然其言論機鋒所觸亦有賴以發明道妙者猶郢人聽斲足以成匠石之功也又喻有隔朋之才然後足以致管仲之舉狙以傲人而速斃人以鋤色而致稱此所以警世俗之驕

甲五 莊第六

五十一

金波靈書
蔣氏校印

慢也又豈若灰心槁形者之累日遠弄丸秉羽者難可解乎九方歎知柎祥而不言其刑許由畏堯仁欲逃而去之此皆觀微而知影外賢而獲利者也董梗靡零時爲帝以喻人之移是風日河水之相攪以喻化之移人物之守物固審矣終不免於移移則殆矣唯知足恃不踐心恃不知者則盡已天以燭物之天己不惑而解天下之惑矣

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邪曰冬則揭調角鼈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

夫夷節之爲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暘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肥乎歸居而一間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魯人王果楚大夫公閱節者也

者休也

甲五 莊第六

五十二

金波靈書
蔣氏校印

郭註王果言公閱休之爲人以抑彭陽之進趨也言己不若夷節之好富貴能交結意盡形名任知以干上也相助消者言苟進故德薄而名消也凍暘之喻言己順四時之施不能赴彭陽之意也聖人淡然無欲樂足於所遇不以侈靡爲貴而以道德爲榮故其家人不識貧之可苦輕爵祿而重道德超然坐忘不覺榮之在身故使王公失其所以爲高與之爲娛不以爲物自苦也樂物保己通彼而不喪我也人各自得斯飲和矣豈待言哉並立而化望風而靡使彼父子各歸其所是施同天地之德故問靜而不二也曰待公閱休欲其釋楚王而從閱休將以靜泰之風鎮其動心也

呂註公閱休無求如此宜其爲王所信神者人心之同可以窮而入之夷節自謂其不能入而其所與交固已顛冥於

富貴之地相助以消言其德不長而日消凍在冬而假衣於春喝在夏而反風乎冬言求之無得也楚王嚴暴非佞人正德莫之能撓欲我言之非所能也唯佞人能撓君之正唯正德能撓君之邪佞人夷節正德閱休也我樂而忘貧則家人亦忘貧道尊德貴爵祿不足以爲高則王公化卑矣飲人以和其德足以沃人心無所事於言矣並立使人化無所事於勢矣父子歸居不廢人倫也一間所施無嗃嗃之悔人心若是其遠則解其繆矣閱休之爲人如此可以言之於王而必信故曰待公閱休

循本不自許以之神其交者屈己隨人而人莫測其所以也凍者遇春卽爲衣喝者遇冷風卽反而爲多喻楚王雖沈

莊襄六

五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酣於利欲之中得人誘掖之亦易從也撓屈服之佞人則以佞詞屈服之正人則以正道屈服之也化卑化爲卑屈也與人並立而化父子之宜與他人並立而化爲父子之親也彼其乎贊歎而言彼其人乎或藏或用皆不動念外去常人利欲之心如此其遠也此予宅也以上說公閱休夫夷節已不能至相助消也說夷節夫凍者至其孰能撓焉說楚王故聖人以下又說從公閱休上方子及凍者必假衣衣雖厚不若春和而凍解也喝者必願風風雖冷不若冬至而喝消也慕用者必假資於權門權門雖利不若恬退者之自貴也以楚王之勢奚啻凍之寒喝之熱而顛冥者彼且厭之豈能得志哉故曰待公閱休

蓋規之也

聖人達綱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己人之好之亦無己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己人之安之亦無己性也

綱繆也 體天也 猶猶名也 一也

郭註達綱繆所謂玄通也周盡一體無內外而皆洞照也不知其然而然非性而何搖者自搖作者自作莫不復命而師其天然也此非赴名而高其迹率性而動其迹自高故

莊襄六

五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人不能下其名也任知而行則憂患相繼鑑鏡也鑑物無私故人美之夫鑑者豈知鑑而鑑耶生而可鑑則人謂之鑑耳若人不相告則莫知其美於人譬之聖人人與之名也鑑之可喜由於無情不問知與不知聞與不聞來卽鑑之故終無己若鑑由聞知則有時而廢也性所不好豈能久照聖人無愛若鏡耳然而事濟於物故人與之名若人不相告則莫知其愛人也蕩然以百姓爲芻狗而道合於愛人故能無己若愛人由乎聞知則有時而衰非性之所安胡能久也

呂註人心綱繆於事物不知有一體者唯聖人能達之故內不見我外不見物物我爲一其所體固周盡矣而不知其

然者止於性而非外得也復命則歸根搖作芸芸也雖靜而復命不害乎搖作是以終日言未嘗言終日爲未嘗爲凡以天爲師而已天則知之所不知也我何以自知爲聖哉人從而命之耳無知則無憂眾人憂乎知而所行如馳無幾時而有止也若之何而可以至於此乎生而美者人與之鑑而告之而後知其美於人若知若不知若聞若不聞其可喜終無己人好之亦無己以其出於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告之而後知其爲愛人也若知與不知聞與不聞其愛人終無己人安之亦無己其出於性也不以知不知聞不聞而有所加損焉

甲五 莊第六

五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循本綢繆事理繆轉處唯聖人爲能達之周徧一身無非此理而不知其所以然所謂性之也其靜也歸根復命其動也撼搖與作皆合乎天人則從而名之爲聖人憂乎知而所行恆無幾即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之意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繙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况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立眾間者也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閻嘗舍之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爲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流况其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恆爲之傅之從師而不固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之名贏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虛爲之傅之容

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然說問元嘉本作

郭註得舊猶暢然况得性乎緝合也見所嘗見聞所嘗聞而猶暢然况體其體用其性也眾之所習雖危猶閑况聖人無危乎冉相氏古之聖王也居空以隨物而物自成與物無終無始忽然俱往日與物化故常無我常無我故常不化也夫爲者何不試舍其所爲乎唯無所師乃得師天師天猶未免於殉奚足事哉師天猶不足稱事况又下斯耶必至於天人始物都無乃冥合也故湯委之百官而不與焉任其自聚非固之也縱其自散非解之也司御之屬亦能隨物之自成而湯得之所以名寄於物而功不在己名法者已過之迹非適足也故曰贏然無心者寄治於羣司

甲五 莊第六

五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則其名迹並見於彼仲尼曰天下何思何慮慮已盡矣若有纖芥之慮豈得寂然不動應感無窮以輔萬物之自然邪容成子曰除日無歲今所以有歲而存日者爲有死生故也若無死無生則歲日之計除矣無彼我則無內外也呂註望舊而暢然人之情也雖陵木緝合猶之暢然亦不忘其本而已况吾之所以見聞者與天地並則爲吾之國都又久矣而見之聞之猶以十仞之臺縣眾間則無所不觀其暢然可勝道哉眾間謂無人之處環中運轉無已而未始有物隨成而無所爲是以無終始無幾時也幾謂計數與物化者一不化則胡爲而不舍之其行恆無幾時而有止也夫欲師天而不得則與物皆殉其以爲事而已聖人

者未始有天人始物也借行不替備而不瀟所謂復命搖
作是真師天者所以合之也湯得司御主調御門尹正所
入登恆成有恆之修主調御者心正所入者道恆則道之
久此皆以天爲師也唯師之從而而不固於物又得隨成爲
之司其名則之名羸法得其兩見隨成則司御等名皆隨
吾之成心非有爲之者之名也其精爲道其羸爲法見其
名之所由生則知法之所由成是爲兩見雖有所見而不
知天下未始有思慮猶爲未盡也故仲尼盡慮爲之傳仲
尼非傳湯也隨成則冉相氏之所得者以是知司御等名
爲寓言除日無歲則不知有宙無內無外則不知有宇唯
盡慮者足以與此

甲五 莊翼六

五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疑獨言見性之樂猶見舊國都之樂也夫高臺懸危習而登
之亦如閑暇况得真性者乎冉相氏三皇以上聖君得真
空之理運轉無窮隨順萬物以成其道無終始幾時與物
化也與物化者一不化一不化者能化也世之有爲者
何不舍其有爲而復於自然真性可得矣然有心於師天
則不得况與物殉而不反者乎未始有天有人而天人自
存未始有始有物而始物自我行世則屈伸而不替備行
則守謙而不溢與理冥合若之何而如此也司御門尹官
號登恆製名言登恆道者可爲人師也聖人從師不爲師
所而但任其自然彼且爲嬰兒與之爲嬰兒是也湯得此
三人爲傳從之而不固隨順而成其道湯反爲司其名彼

三人者其跡不見於世矣此名羸法兩見於湯湯雖爲盡
人道之聖人其時法未備至仲尼之時天下之變備故盡
慮以制成法是又爲湯之傳也

循本天者自然若要法師法他便不是自然世有不安其自
然者以身殉物其以之爲事也若之何言其爲事不能合
道也聖人則併天無之又何有所謂人所謂始所謂物雖
與世並行而不足以妨廢雖應事接物所行周備不至陷
溺其合於道也若之何言自然合道也兩若之何是兩意
門尹登恆或謂伊尹湯得門尹登恆爲師不局於規矩
隨寓而成功其所成者不過爲湯司其名使湯得見稱於
天下然名乃身外剩法於本分上何益但得人見得君相

甲五 莊翼六

五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兩箇好看耳而仲尼之徒方且罄其思慮以爲時君之傳
過矣末引容成氏之言曰歲之所以得名爲歲者以三百
六十日積而名之若除去日則無歲矣人能自其一念微
處除之則無外名之累矣無內則無外

徐士彰湯得其司御以下三得其三爲之自相呼應如此看
庶乎可通黃帝命容成造麻故其言曰除日無歲解者以
容成爲古聖人非也

魏榮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榮怒將使人刺之犀首
聞而耻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衍請受甲二
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
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扶尺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耻之

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
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
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與
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
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
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
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
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
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
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
氏有辨乎君曰無辨客出而君憫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

甲五 莊翼六

五七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君曰客大人也聖人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筦也猶有嗚也
吹劔首者喙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
前譬猶一喙也即首官名公孫衍爲此官扶擊也捕網也嗚
郭註蝸至微而有兩角誠知所爭者若此之細也則天下無
爭矣人迹所及爲通達謂四海之內也今自以四海爲大
然計在無窮之中若有若無也王與蠻氏俱有限之物耳
有限則不問大小俱不得與無窮者計也雖天地共在無
窮之中皆蔑如也況魏中之梁梁中之王而足爭哉倘然
若亡自悼所爭者細也辟猶一喙言曾不足聞也
呂註罪莫大於可欲善言伐齊則見利之可欲固亂人也善
言勿伐則見善之可欲亦亂人也謂伐與不伐亂人也者

不免於有見又亂人也唯求其道則不滯於一偏之見亂
之所由息也人能遊心於無窮則四方上下相通達之國
若魏若梁皆我心之所自起非唯王與觸蠻無辨通達之
國魏梁觸蠻亦無辨也知此說則莫大於秋毫太山爲小
矣王悟夫爭之所自起者本無有也是以倘然若亡神人
聖人大人本無優劣所從言之異耳吹管者嗚有所受也
吹劔者喙無所受也

甲五 莊翼六

六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乎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
是稷稷據何爲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
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
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
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
爲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爲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
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子路往視
之其室虛矣蟻丘山名漿漿家也極屋棟也稷稷如無粉水而
也沈
郭註理於民與民同也藏於畔進不榮華退不枯槁也其聲

消損其名也其志無窮規長生也所言者皆世言而心與世異人中隱者譬無水而沈也著明也何以爲存謂不如舍之以從其志其室虛果逃去也

呂註見孔子來而登極者亦不與之接將徙而之高也聖人僕聖德而僕者埋於民則不爲可見之行藏於畔則不居中正之德聲消志無窮退藏於密而遊方之外口雖言而未嘗言欲無言而不能無言與世違而不屑與俱將欲遁世而去也以聖德遊人間而人莫知猶處陸而沈者以孔子之跡言之栖栖然以天下爲事則似佞也然而人皆爲宜僚則橫目之民誰與救聖人之道將墜地而不傳也昔微生畝嘗以孔子爲佞孔子答以非敢今於宜僚則自謂

甲五 莊六

六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爲佞人以明所貴者在此而栖栖者非得已也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爾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爲禾耕而爾莽之則其實亦爾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去聲深其耕而熟擾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殫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通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取爲故爾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九葦蕞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齊與分郭註爾莽滅裂輕脫未略不盡其分也變齊功盡其分無所不至也夫遁離滅亡以取爲之所致也若各致其極則何

氣散也蒸散也上潰下漏不擇所出也

齊與分

患葦蕞害禾稷欲惡傷正性形扶疏則神氣傷以欲惡引性不止於當並潰以下此爾莽之報也故治性者安可以不齊其至分

呂註爲道日損以至無爲是所以治形理心者也而乃遁天離性滅神亡情以取爲而不知止則爾莽之甚矣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內之欲惡爲葦蕞外之葦葭扶吾形尋擢吾性天理滅矣於是時而欲治之可得乎並潰漏發以下皆欲惡爲孽奪其真之所爲也

甲五 莊六

六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其草莽是曰爾莽之耕芸以去草古有烏耘之說如烏俯而啄食乃善芸也呂覽善芸者長其兄而去其弟兄嘉禾也弟荼蓼也不善芸者長其弟而去其兄是滅也裂者并其土而扣之又云欲惡始萌之時謂可以扶吾形隨仰擢亂吾性始字與尋字相呼喚俗讀葦葭始萌爲句者誤柏矩學於老聃曰詩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暮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畜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人榮辱立然後觀所病貨財聚然後觀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衆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己以

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途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郭註郭氏云當是一物傳寓之一形

郭註殺人大當謂自此以下事大當既有則雖戒以莫爲其可得乎各自得則無柔辱得失紛紜故榮辱立榮辱立則夸其所謂辱而跋其所謂榮矣奔馳乎夸跋之間非病而何若以知足爲富將何爭乎上有所好則下不能安其本分君莫之失則民自得君莫之枉則民自正夫物之形性何爲而失哉皆由人君撓之以至斯患耳故自責也反其

附五 莊第六

六十三

金陵書
蔣氏校印

性匿也用其性顯也故爲物所顯則皆識爲物所易則皆敢輕其所任則皆勝適其足力則皆至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將以避誅罰也主曰與僞士於何許得其真乎誰責言當責上也

呂註矩蓋嘗有位者解朝服而暮之致其哀矜之意明至此者已固嘗有罪焉故不嫌於誅在上者不能忘榮辱則民觀所病不能輕貨財則民觀所爭今立人所病而使之病衆人所爭而使之爭欲其不爲盜殺不抵於死豈可得也湯武以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以得爲在民失爲在己也伊尹以一夫不獲日時予之辜一形有失其形退而自責也今則愚不識罪不敢罰不勝誅不至異乎先王之宥不識

量人力而矜不能者矣民知力竭不得不以僞繼之上出多僞而欲下不僞不可得也

蓮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訓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特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則所謂然與然乎

郭註化謂順世而不係於彼我順物而暢物情之變然也物之情之變未始有極無根無門忽爾自然故莫見唯無其生無其出者爲能觀其門而測其根也我所不知物有知之者矣故用物之知則無所不知獨任我知知其寡矣今不

附五 莊第六

六十四

金陵書
蔣氏校印

特物以知而自尊其知則物不告我非大疑而何不能用彼則寄身無地自謂然者天下未之然也

呂註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是而卒誦之以非與孔子同然知或未止乎其所不知則所謂是者固未定又安知今之所是是非五十九年非也夫物生而莫見其根出而莫見其門則知之所不知者乃萬物之所由生出也而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至其知之所不知則常恐其虛而莫之恃每至望崖而反其爲疑也豈不大哉已乎已乎且無所逃言若此者終不可與有至而其身之不能容也雖今所言爲然未知其果然耶使人忘言以契之

管見人閱人而成世事更事而成化若蚊虻野馬之過前不

知其幾而吾之真常固未嘗變也人而知此死生不足以動其心矣物之生死出入有根有門信能知其所不知則萬物之根門可觀矣其生死出入理之常然則亦何惑之有蓋人生所知所能特其不知不能中萬分之一耳聖人亦不能盡夫知能又豈能逃乎物化哉雖然吾今所言以為是者亦未知其信然否也

仲尼問於太史大殺伯常賽豨章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大殺曰是因是也伯嘗驚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豳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豨章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

印五 莊賢六

六十五

金靈陵書 周氏校印

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憑其子靈公奪而里一作埋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濫浴器也史豳史魚也里居處也馮其子言子孫不足託故使公

得此處

郭註靈無道之諛男女同浴此無禮也以齷為賢而奉御之勞故搏幣而扶翼之使不得終禮此所以為肅賢也幣者奉御之物欲以肅賢補其私慢靈有二義亦可謂善故仲尼問焉子謂蒯聩言不憑其子靈公將奪汝處也夫物皆先有其命故來事可知是以凡所為者不得不為凡所不為者不可得為而愚者以為為之在己不亦妄乎徒識已然之見事耳未知已然之出於自然也

呂註大殺伯常賽則以人論之豨章則以天論之以天論則雖名諡固非人之所能為也

方思善諡法亂而不損曰靈又德之精明曰靈言衛君所為如此諡之為靈何耶意未足以當其惡也奉御猶今言召對公使人扶翼之言有禮也同浴是一事奉御又是一事不必同時大意從人事而歸天意去使然而宗自然特如此設喻耳里一作埋詳銘語皆有韻子里韻正相叶古稱窀穸為蒿里則作埋者恐非

少知問於大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大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

印五 莊賢六

六十六

金靈陵書 周氏校印

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人合井而為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滄滄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而有所正者有所差比於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壤此之謂丘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周禮四井為邑四邑為五家為都五都為里

亦與也拂戾也度居也離別謂心各不同是非殊致故有所正
石異端而則以大山為居
此可以當丘里之言也

郭註大人無私於天下則天下之風一也自外入者大人之
化由中出者民物之性性各得正故民無違心化必至公
故主無所執所以能合丘里而并天下一萬物而夷羣異
也殊氣自有故能常有若本無之而山天賜則有時而廢
殊職自有其才故任之耳非私而與之文者自文武者自
武非大人所賜也若由賜而能則有時而闕矣豈惟文武
凡性皆然名止於實故無為實各自為故無不為時世有
變無心者斯順禍福滔滔流行反覆也於此為戾於彼或
宜各自信其所是不能離也正於此者或差於彼比於大
澤無棄材也觀乎大山合異以為同也言於丘里則天下
可知有數之物不止於萬况無數之數謂道而足耶物得
以通通物無私而強字之曰道所謂道可道也名已有矣
故乃將無可得而比耶今名之辯無不及遠矣故謂道猶
未足也必在乎無名無言之域而後至焉雖有名故莫之
比也

甲五 莊六

六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萬而無不容也自我觀之汎乎其為萬物逝則由中出者
有正而不距周行而無不徧也天之於四時不因其固有
而賜與之則功有所不備而歲不成矣君之於五官不付
之賦為而我之則知有所不周而國不治矣文武殊才
萬物殊理其為不賜不私亦若是而已無私故無我無我
則莫有名之者無名故無為無為則無不為矣時變無停
禍福無常有拂有宜善或為妖也物情各殉殊面不一有
正有差正或為奇也物理不齊如此道者所以公之道本
強名則謂之道不可以為足也本無名而以名稱之則已
有矣乃將得與無名者比哉

甲五 莊六

六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循本大人合并而為公是以自外入者中有公道為主而不
執滯由中出者外有公道相是正而不距絕不賜者不以
為恩時有終始世有變化不可執一也滔滔實也福善禍
淫皆實理有所拂逆者或有所宜即塞翁失馬未必非福
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言人各以私意自殉如面不
同而欲有所正之反有所差矣

管見凡一丘一里之間必有年德之尊者考厥情而立論如
所謂月旦評及各有流傳里諺以記其風土事物是謂丘
里之言合異為同也共出丘里而有少長賢愚得失之不
齊同而異也天下之大起於丘里道之大貫於事物散同
而為異猶指馬之百體合異以為同立百體而謂之馬也
言之則有合散冥之則歸混同理有至極不可容聲矣丘

山積卑江河合水大人合公亦不外乎此理蓋能合巨里而得宜則合天下之物情亦猶是也在乎公之一字而已老子曰公乃王則天下之所歸往安得而辭哉故自外入者學也君子之學主乎道主乎道則物無不通由中出者思也君子之思正乎理正乎理則物無所距猶四時殊氣而成歲五官殊職而成治總歸乎大人之德備以闡大道之無私又惡可得而名焉無名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此理之必至然而時有變遷機有倚伏有以所拂而宜者有以所正而差者皆由自殉已情故不免於殊向譬大澤之百川合而為匠石之用異而同也大山之木石散而為天下之用同而異也若冥理而歸於道復何同異之辯哉

六十九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夫道之為名不足以盡道物數稱萬不足以盡物各以其大者言之耳夫形之大者天地統之氣之大者陰陽統之道又以統天地陰陽其大距可量耶然既有道之名則不可與無名者比所以至人之道行乎無名故天下莫得而名也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大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雖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少知曰季真

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大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為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或使則實莫為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徂一作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觀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為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

甲五 莊六

心十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非默議其有極隨起言所起之動也隨序變化也相隨有次序也橋運謂相隨也郭註問物之所起或謂道能生之也陰陽四時皆其自爾非無所生凡此事故云為趣舍近起於陰陽之相照四時之相代過此以往至於自然自然之故誰知所以其相理相使皆物之所有自然而耳非無能有之也物表無所復有故言知不過極物也廢起皆自爾無所原隨也此議之所止謂極於自爾故無議也季真曰道莫為接子曰道或使或使物有使物之功也夫物有自然非為之所能也由斯而觀季真之言當也至精至大皆不為而自爾物有相使亦自爾也故莫之為者未為非物凡物云云皆由莫為而過去或使則實實自使之莫為則虛無使之也居指名

實之所在物之所在其實至虛意言愈疏故求之於言意之表而後至焉突然自生吾不能禁忽然自死吾不能違近在身中猶莫見其自爾而欲憂之此或使莫爲二者世所至疑也物理無窮故其言無窮然後與物同理也與物終始者常不爲而自然也道不能使有而有者常自然也故曰道不可有有不可無物所由而行放假名曰道胡爲大方者舉一隅便可知也求道於言意之表則足不能忘言而存意則不足道物之極常莫爲而自爾不在言與不言極於自爾非言默所議也

呂註少知聞謂之道則已有而不得與道比故疑於無物問萬物所生惡起所謂制乎虛者也日月往來升降消長相

甲五 莊六

七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照相蓋相治也寒暑屈伸王相生克相代相生相殺也物生天地間隨陰陽四時而運是以欲惡去就乘之以行雄雌片合動靜有常故有安危禍福聚散等事此名實之可紀而精之可志非不可致詰者也先後相隨之謂序相理而未嘗亂也橋則乘之以行運則因之以濟相使而未嘗定也窮則反終則始陰陽爾四時爾是物之所有非道之無也言知之所止極此而已此則萬物之所生起非所以生而起有名萬物之母是也若夫觀道之人未嘗無物故不隨所廢未嘗有物故不原所起泊然無名出乎六合之外豈言知之所及哉李真莫爲隨所廢也接子或使原所起也雞狗之鳴吠其所化所已爲也其所以鳴吠所自化

所將爲也精至無倫則無內大不可圍則無外或使莫爲果安在耶此所以未免於物以其不麗於實則麗於虛故也以有名實爲物之居不知其未嘗有以無名實爲物之虛不知其未嘗無所以言而愈疏也生死之不可却止則超乎言意雖近在身而不可觀也或使莫爲皆疑之所假而非理之真往無窮則迎不見首來無止則隨不見後是物之理非物之形也或使莫爲則可言可意不免於物終始而已惡觀所謂無止無窮哉道不可有以其無有也有不可無以其自無非我無之也然則道者假名安可以名爲道莫爲或使皆在物一曲何足以合乎大道言而盡道希言自然也言而盡物多言數窮也自物觀之則道非物

甲五 莊六

七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自道觀之無物非道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終身言未嘗言則非言也終身不言未嘗不言則非默也議至於此然後爲極
循本橋起橋然高起片合分合也精之可志精微之記志也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言到盡處知到至處不過止於物而已惟見道之人不隨物之終不原物之始歸之無有此辯論之所以息也莫爲莫有爲之者孟子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或使或有使之然者孟子曰行或使之二子之說其不同如此斯劈碎也詩曰斧以斯之斯而析之則微而至於無倫大而至於不可圍中庸言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所謂莫爲或使未免猶有物而終

有差失

荆川莫為是佛家自然性也或使是佛家因緣性也居言著物也或使莫為則有言之所自起故曰言之本

管見總論是篇自則陽王果起論稱山樊隱德以鎮市朝奔競之風至人達物之綱繆使之歸乎恬暢是謂飲人以和而使人化者也裨益治道多矣世人往往殉物失己日遠舊都望之暢然則未至蔑盡猶思所以求復而能見所自見聞所自聞其忻悅當何如人之治身猶治國也心君正而五官理國君正而羣輔賢非獨利於一時猶足以與日後之化如湯得三臣傳於前而有夫子繼其後若四時之成歲功又何內天外人之辨哉次因齊魏敗盟而舉兵遂

甲五 莊翼六

七三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引觸樹為喻以眇當時好戰之君明所習之隘陋所爭之不足爭也孔子舍蟻丘議有述之可嫌封人論為禾忌欲惡之為尊此皆示應世理身之要至於柏矩歎辜人以失為在己正己以正物也蓮環隨年化恃知所不知用物之知也此又論治民化物之方靈公之為靈定葬於未然則凡所為者不得不為造物有定算託之於人耳若夫丘里之言合散同異馬非百體立體得名大人合并為公萬物殊而道備猶大澤之百材太山之木石或同出而異用或異產而同歸不越乎形氣之分化而至理盡矣結以季真接子虛實皆為執滯未免與物循環而已故必超乎言默之表心融而意得之道物之極議存焉則知可道可名之

非真常而非言非默之可載道也明矣

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云流於江蓀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憂而曾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絪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暨陳惇惇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慰譬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眾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償王云忘懷於我者固無對於天然而道盡下然後外物無所用必為靈安讀也神融雷沛既之氣冲融兩液不安讀也慰譬沈屯深電難也儂順也

甲五 莊翼六

七三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郭註善惡所致俱不可必藏血化碧精誠之至也忠未必信孝未必愛是以至人無心而應物唯變所適雷霆水火焚槐所謂錯行也苟不能忘形則隨形所遭而陷於憂樂左右無宜也矜之愈重則所在為難莫知所守故不得成縣於天地之間所希跂者高而潤也慰譬沈屯則非清夷平暢也生火內熱也遺利則和若利害存懷其和焚矣月不勝火者大而黯則多累小而明則知分也唯儂然無矜遺形自得道乃盡也

呂註凡非性命之情皆外物也故不可必龍逢比干以仁為可恃而必之惡來桀紂以不仁為可恃而必之皆至於不免為善惡而不近刑名則何必之有夫外物非獨不可必

三十一 4 版

於人亦不可必於己君親莫不欲臣子之忠孝而忠未必信孝未必愛欲臣子之忠孝在己者也蓋道未至儼然而盡雖在己所欲猶爲外物而不可必况在人者乎伍員莫弘諸人必其在人者是以至於死亡憂悲血化爲碧忠誠之至而猶不能必於欲忠之人豈不哀哉木相摩則然同類不能無相害金守火則流異類不能無相害陰陽錯行以下言大寇莫所逃於天地之間則震而爲霆發而爲光或出於所異或害於所同以至生火焚和而月不足以勝之也蓋大患有身安能無憂或係於所同或係於所異是爲兩陷璧縣不得成其所欲爲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慰啓沈屯而不得解猶陰陽錯行天地大絪利害相摩生火甚

莊五 莊六

七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多猶有雷有霆水火焚槐之時雖清明之性如月不足以勝焚和之火此皆出於有心儼然則縱心而至於無心道盡於此矣

疑獨璧譬疑惑不能成事遂意則慰乖意則譬遇境則沈觸物則屯利害交於胸中則生火焚和而信不全矣

碧虛道安乎內事涉於外在我猶不可必况外物乎以仁義爲可必則夷齊不餓死以知爲可必則比干不剖心以忠爲可必則伍員莫弘不遭戮矣此忠賢仗倖兩陷而不可逃也伍員莫弘知事君盡忠而不知逆君之致禍孝已曾參知事親盡孝而不知親嫌而致憂皆未明外物不可必之理也惡來順紂同孽相濟而不免猶木之相摩龍逢逆

紂善惡異性而遭誅猶金火相守也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絪忠孝被刑則國家傾覆忠孝臣子所當盡也不幸而遇開君頑父逆理暴虐猶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淮南子老槐生火是也忠而諫諍則憂及其臣佞而諂諛則憂及其君皆陷有爲之禍是以憂怵而志不得成其心欲高顯於天地之間而世道交喪鬱閉屯溺之使無所施用忠佞相摩悲怨日熾人和焚棄矣忠孝如月暴虐如火月固不足以勝火唯儼然無心而至順者乃盡道也

甲五 莊六

七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斛律光其血在地去之不滅亦此類孝已殷高宗子見逐於後母曾參芸瓜大杖則走皆以孝而害身是外物不可必也木本無火相摩而生金本至堅見火而流皆言其不可必大雷雨之時或焚樹木故曰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此皆陰陽錯行而爲災之事

循水兩而霆雷乃水中有火雷火又能焚木獨言槐者以槐爲取火之木也此下言人心之火亦有人甚憂其兩陷如前言木與木相摩金與火相守者而卒不能逃以其心之不能忘利害也璧蜂蟻起蟄而未甦貌事之不得成如此也事不得成則心若懸繫於天地之間鬱抑強躁沈溺屯結有此數者之病利害相摩則心之生火愈多不止如水

中之火暫時然也眾人皆以此而焚其性之和如月本屬陰而亦變爲火不勝其多矣天理之微不足以當人欲之熾於是斯道儼然而喪

洪適註云大而闇則多累小而明則知分子暗所引乃曰郭象以爲大而闇不若小而明爾哉斯言也爲更之曰月固不勝燭言明於大者必晦於小月能燭天地而不能燭毫釐此其所以不勝火也然卒之火勝月耶月勝火耶予記朱元成萍洲可談所載王介甫在修撰經義局因見舉燭言佛典有日月燈光明佛燈光豈足以配日月乎呂吉甫曰日煜乎晝月煜乎夜燈煜乎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介甫大然之予妄意莊子之旨謂人心如月滿然虛靜而

甲五 莊翼六

七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爲利害所薄生火熾然以焚其和則月不能勝之矣非論其明闇也

副墨五行之氣唯火最烈參同契云木火同侶火陰根陽寄位於木因動而發反傷其母故木與木相摩則然陰符云火生於木禍發必克是也卽金性至堅與火相守亦爲所燦若使陰陽錯雜鬱而不紓則雷擊霆奮水中起火乃焚大槐槐者東方之木老而生火在人身則所謂五志之火難以直折是也所以體道之人虛靜恬淡寂寞無爲五志之火一時俱伏故利害不干於心而死生無變於己眾人不然則不知外物不可必而相刃相摩於利害之場於是生火益多而天和焚矣月固不勝火月者水也水不勝火

卽醫家一水不能勝五火之意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會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監河侯說苑作魏文侯邑金粟也枯魚常與常相與者謂水也然活耳若然則可活也郭註言當理無小苟其不當雖大何益

呂註莊子貨粟明養生者止於活身而不務有餘

甲五 莊翼六

七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任公子爲大鈎巨緇五十犗界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且且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鈎鎔陷沒而下鰲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昔之自制浙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楚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力迫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巨緇大黑輪也縣令鯢鮒才諷說謂說已成也郭註言志趣不同故經世之宜小大各有所適也呂註任氏釣魚明經世者志於大成而不期近效疑獨犗犗牛也大魚食之至憚赫千里言存心遠大者所得

雖遲而驚動天下天下均被其澤也後世驚而相告言得志於天下傳名於後世古伊尹太公之徒是也

須溪兩段皆從外物上反覆上言志士之命或僅寄於少許此言志士之志將有待乎無涯而皆是也時有適然不當擇於小大也常鮒魚之時則斗升為大任公為小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其髮歷其顯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自上傳語於下曰顯下毛也

郭註詩禮者先王之陳迹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夫儒者乃有用之為姦則迹不足恃也

口五 莊六

七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呂註小人之儒資先王之言以濟其不義何以異此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

促下末僕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彙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

不忍一世之傷而熬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亡其畧弗及邪惠以歡為熬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畧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畧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老萊子楚容與事雖有人未謂頭或曰背也隱病患也躊躇從容也從乎不已

郭註長上促下耳却近後而上僕視之儼然似替他人事者謂仲尼能遺形去知故以為君子揖而退受其教也彙可得進者設問之令老萊明其不可進也一世為之則其迹

萬世為患故不可輕也抑固窶邪亡其畧弗及邪言直任之則民性不窶而皆自有畧無不及之事也惠之而歎者無患則醜矣然惠不可長故一惠終身醜也中民之行進

者言其易進則不可安惠之也隱括進之謂也閉者閉塞也反傷動邪者順之則全靜之則正也事不遠本故其功每成矜不可載故遺而弗有也

呂註世之學孔子者泥迹而不得其心故莊子有是論自修上促下至誰氏之子以貌求聖人者也躬矜躬行而矜之

口五 莊六

八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容知則非盛德若愚者夫大亂生於堯舜之間今不忍一世之傷而有為以救之是驚萬世之患也豈富有之業固

窶耶將無其謀有不及耶言皆不在是也夫惠非大知然以歡樂為熬終身之醜猶且有所不為至有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者此中民之行進焉耳體道君子其可若是乎蓋

不能絕棄聖知兩忘善惡皆驚萬世之患者也道無為而反焉則無非傷道無為而動焉則無非邪安有可貴而譽之哉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躊躇之謂也奈何載而有之以為非矜不可得也

循本修上上身長也趨下下狹也所謂腰以下不及禹三寸未微也未僕背微曲也後耳面前視之不見耳也躬矜身

自矜持容知飾外貌以求知驚放驚不顧也驚萬世之患
驚然自以爲得不顧其貽患萬世也抑轉語抑汝固貧窶
而爲此耶失其智畧而不及慮此耶惠順也順從人意以
成歡愛而不知其驚萬世之患故曰惠以歡爲驚汝雖以
此爲驚乃終身之醜不過尋常人之行進於此耳相引導
以名聲相結約以昏蔽而已隱昏蔽也仲尼每稱堯非桀
故教之曰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毀譽之兩忘也若反背
此理無非傷害也若妄動無非邪僻也聖人舉事躊躇若
不得已而應是以每有成功載猶行也奈何哉其所行終
矜爾戒其勿終如此也

補註抑固窶耶亡其畧弗及耶言夫子所爲足以致困乃安

陽五莊買六 八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之而不改豈命固當窶耶母乃其智畧不及慮此耶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爲清
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
也君曰漁者有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
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
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下
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筭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
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筭不能避刳腸
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
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
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且阿史門插門也幸路謂一名余

淘河水鳥也蘇子瞻云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其

郭註神知之不足恃也如是夫唯靜然居其所能而不營於
外者爲全不用其知而用取謀納網無情故得魚也小知
自私大知任物去善則善無所慕善無所慕則善者不矯
而自善也如嬰兒之言汎然無習而自能者非歧而學彼
也

呂註龜有知而不得免患有神而不能避網是爲有所困有
所不及爲道者所以絕聖棄知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寡
不勝取其情得矣魚不畏網而畏鵜鶘鵜鶘有知網無知
也故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則治國者何以知爲
哉嬰兒無石師而能言苟以知而與天下之民處其能使

甲五莊買六 八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之不知乎

循本雖有至知不如與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此魚
之不知也蓋魚知鵜鶘之能害己而網出於其所不覺殊
不知鵜鶘之害小網之害大人能去小知而大知明矣不
矜其善而自善矣如嬰兒無碩師以教之而自能言蓋與
能言者處也人雖有知亦當與眾謀之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
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之致
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
亦明矣

也致至也本義作至

郭註聖應其內當事而發已言其外以暢事情情暢則事通

外明則內用相須之理然也

呂註世情以有知有能者為有用無知無能者為無用而不知無用者乃有用之所自出也自道觀之則世所謂知能有用者其小易雷容足之於地耶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穉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已被教不學承意不彼下彼高

郭註性之所能不得不為也性所不能不得強為聖人唯莫

第五 莊子六

八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之制則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德非至厚則莫能任其志行而信其殊能也覆墜火馳言人之所好不避是非死生以之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所以為人齊同至人無留行唯所遇而因之故能與化俱也古無所尊今無所卑而學者尊古而卑今失其原矣隨時因物乃平泯也至人當時應務所在為正故曰遊於世而不僻本無我我何失焉故曰順人而不失已教因彼性非學也故曰彼教不學彼意自然承而用之則萬物各至其我故曰承意不彼
呂註列子曰至遊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視物物皆遊物物皆觀此我之所謂遊我之所謂觀也莊子之遊亦若是而已得道者物無非道則物物皆遊物物皆觀雖欲不

遊不可得也人而不得道雖欲遊之不可得也流通之志因俗而為卑決絕之行離世而為高皆非至知厚德之任蓋蔽於一曲以至覆墜火馳而不顧則雖相與為君臣亦時而已易世無以相賤其不當於道則一也有至知厚德者卑不為流通高不為決絕唯道之從而已故至人不留行無轍迹也若尊古而卑今則以穉韋氏之流觀今世浪薄其心孰能平而不波乎唯至人乃能遊世而不為僻異順人而內不失已因於彼而教之非學也達其意而承之不彼也所教者彼之所有非教以所無也不能通天下之意則彼是生矣達其意而承之何彼之有此至人之所遊也

第五 莊子六

八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荆川名分莫嚴於君臣易世則變況其他道理豈可拘耶只是借此為至人不留行引起耳不留行即無住著浮屠不三宿桑下蓋此意
副墨彼教不學承意不彼言彼所謂世教者雖不屑屑焉學之然亦承其意而不彼彼者外詞不彼言不外之也何者世出世法原非兩件有所揀擇去取則非遊於世而不僻順於人而不失者矣即是而觀蒙莊之所謂遊者定非絕物忘世之學有隨順而不自失者在焉此所以為至知厚德也
方思善能游者溺而不止不能游者往而不反此游字是游世之游非逍遙之游也故一則為流通一則為決絕覆墜

而不反此決絕之弊火馳而不顧此流通之弊也二人相與爲君臣言各貴己而賤人也易世而論定則均之非至知厚德之任矣故至人善游不易乎世不失乎己而無古今彼我之分何也古未必可尊今未必可卑也以皇視帝則帝爲卑矣以帝視王則王又爲卑矣一古一今遞高遞下孰能不波乎此至人所以遊於世而不僻也

目微爲明耳微爲聰鼻微爲顫口微爲甘心微爲知知微爲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跲跲則取害生

甲五 莊第六

八十五

金波 蕭氏校印

乎取宜春兩日時草木怒生銚鐻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之股或作也顯展也人自不得中非天之

郭註當通而寒則理有不泄而相騰踐也生起也凡根生者無知亦作恃息也股當也息不由知由知然後失當失當而後不通故知恃息息不恃知也然知欲之用制之由人非不得已之符也天穿無降者道理有常運也人寒其寶者無情任天寶乃開也固空曠也天遊遊不係也勃谿爭處也攘逆也大林丘山之善者自然之理有寄物而通也德溢乎名者名高則利深故修德者過其當也名溢乎暴

者禁暴則名美於德也謹急也謀稽乎駁者急而後考其謀也知出乎爭者平往則無用知也柴寒也官事果乎眾宜者眾之所宜者不一故官事立也草木生而銚鐻修者事物之生皆有由也到植不知其然者事由理發故不覺也

呂註人之耳目鼻口不爲聲色臭味所壅則爲聰明爲顫甘爲知德壅則哽而不通不通之甚則相躐踐得失交戰於胸中幾何而不至於跲此陰陽之患所以作取害之所以生也凡物之有知者息存則生息去則死息之出入隨子午以消長循陰陽而左右與元氣交通無日不然則是天之穿而通之日夜均平未始有降人願以聲色臭味寒其

甲五 莊第六

八十六

金波 蕭氏校印

寶而不使之通所以降而不股也人能恬淡虛無則真氣從之正形一視天和將至是以胞有重閭邪穢不能侵心有天遊事物不能撓室必有空虛以異乎尊卑否則婦姑瀆而勃谿矣心必有天遊以出乎塵垢否則六鑿陟而相攘矣六鑿即耳目口鼻心知也人誠知所謂天遊則雖遊乎人間世萬物無足撓心其神足以勝之也奚以大林丘山爲善哉上德不德故無名有名則德之溢暴之而不藏又名之溢也則謀不得不稽乎證知不得不出乎爭柴不得不生乎守此所以成實乎眾宜聲色臭味柴其外思慮知謀柴其內而不能相通也夫爲道者之治心治之於未亂無若草木怒生而銚鐻始修也

循本哽咽也踈踐也足不良於行者如被人踈踐也足三陰之脉皆起於足指而循喉嚨邪氣循經絡而行故哽而不止則變爲足病也足病則取害皆生不特哽與踈矣以喻道不欲塞塞則其病如是也股盛也又言物之有知者恃其息之流通此身故也其息之不勝者非天使然天之生人穿其孔竅氣日夜運行無有止息顧人自塞其竅耳降下也人身中之息皆自下而升若降而不升則死矣此借息以爲心之喻閩音限重閩重門限也胸中空虛其通竅處如室之重閩也胞則有重閩心則有天遊若室無空虛則姑婦拍塞在眼前矣蓋室有空虛之處則婦姑可以寬處心無天遊則六府相攘奪矣蓋心有天然遊行之處則

甲五 莊六六

八十七

金鏡章句 蕭氏校印

情欲不相鬪爭又如人觀大林丘山而善之者緣平日胸次窄隘精神不能勝之故也若吾精神足以勝之何爲善之哉德本在內因名聲而溢名本不彰因表暴而溢溢者如水之汎溢而出也謀本無甚計較因欲誘人而稽留愈深柴即天地篇柴柵之義官司屯守之處堅柴柵以爲衛柴柵木不立生於官司之所守事本無固必因取人之所宜遂果決行之皆失其自然者也如春雨之時草木自然怒生而銚鋤之器始修之反傷其生而逆其性矣倒者逆也

管見耳目鼻口心能通而無係者皆由知徹爲德所致苟無德以貫之則五者俱壅爲害多矣夫生物之有息所以通

一身之氣交天地之和作爲以壅闕之則非與天地元氣流通之道元氣貫穿萬物無時休歇其有衰殺者人自以六物反寒其竅耳動物恃乎息植物恃乎根皆其所倚以爲命者也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以平日所見隘陋忽觀虛曠高明之境心必善之此乃神不勝物反爲所勝山林泉壤使我欣欣樂未畢也哀又繼之然則物之善人也豈真善人之樂物也豈真樂哉蓋外有慕則內虧重於彼則輕此矣夫名公器不可多取故名之出爲德之失有名而暴之又名之失也二者俱失急思所以爲謀則知出而爭與此取害生之驗及有能守者又病在柴塞而無變矣後言草木雖拔得兩再生時使之然人莫知也人之命在息而使之降而不股則所以扶衛而補續之者豈無其道哉要在知其時而已

甲五 莊六六

八十一

金鏡章句 蕭氏校印

副墨目蔽於色則不明耳亂於聲則不聰鼻奪於臭則不顛口噤於味則不甘心起於識則不知知有分別非德知也此六根之六塵必徹而淨之然後復其本然之靈覺然六根門頭頭是障雖下幾箇徹字實則一了百當一處徹處處皆徹矣所以道不欲墜不徹則自爲外物所壅如人之哽者哽而不已則踈踈則取害生之取足陷泥淖之迹也人之虛靈爲物壅塞則將陷於物欲之中不能自拔其有存焉者寡矣夫物之有生特此生息之理而今之存焉者寡生息微眇而不盛其不盛者非天罪之也天之樂之

者日夜無降人顧自塞其竅耳蓋此段靈光時時透露有耳自聽有目自明乃天所穿日夜無止譬室之有竅日光自穿惟人自塞其竅乃光明若虧蔽而不見耳

方思善人恃息而生息恃虛而王虛者道之所集也故虛則六根爲我用不虛則六根爲我賊用則神藏賊則神亡凡亡於中者未有不取足於外者也故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生乎躁知生乎爭榮生乎守官事生乎眾宜此皆以物勝其神以賊襲其虛者也春兩日時猶言兩陽時若也物之恃息者時至則生銚鏄不能退何者其天遂也天遂則倒者可植以比天游則穿者無降故善養物者守根善養生者守息此至人所以貴天游也

甲五 莊第六

八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靜然可以補病背賊可以休老甯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所以賦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賦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賦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靜然一作獨作靜賦
郭註補病非不病也休老非不老也止遽非不遽也若是猶有勞故佚者超然不顧神人即聖人也聖言其外神言其內趨舍各有分高下各有等故不相問也
呂註靜然至止遽古之道術有在於是雖然動而後有靜繁而後有摘熾而後有滅擾而後有甯爲勞者言之所以息其勞佚者則未嘗動安用靜未嘗繁安用摘未嘗熾安用

滅未嘗擾安用甯此所以不問也唯有德而後佚佚者神聖之所兼也神人聖人不同者迹賢人君子不同者才子小人則有義利之分矣

筆乘背賊舊解目病也須溪云靜非樂也然可以補病目無所見雖病也而可以休老不知背賊蓋養生家之術耳案真誥云時以手按目四背令見光分明是檢眼神之道久爲之見百靈老形之兆碎於目披賊皺紋可以沐浴老容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爲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勃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踐於款水諸侯弔之三年山徒狄因以陪赴河城門名

甲五 莊第六

九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郭註慕賞而孝去真遠矣斯尚賢之過也其波蕩傷性遂至於陪河
於陪河
呂註官師之勸其黨至於毀死許由之逃其徒至於陪河殉迹之弊至此
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也荃者草可以餌魚一云魚筍也蹄兔胃也據其脚故云蹄
郭註至於兩聖無意乃都無所言也
呂註莊子恐後世得其言而昧其所以言故卒之以荃蹄之喻俾學者忘言以究其意也
管見總論是篇首論內外之輕重以明物我之親疏在外者

係乎物故不可必在內者由乎我求則得之而世人多務外求求而不得怨尤至矣故建言以破其惑夫忠孝立身之善行猶不能必君親之知以在內求其外故也况以外求外者乎由是知性命之內無非道悟之則全性命之外無非物必之者失唯儂然無爲開與道合斯可逃乎兩陷也莊子貨粟而申轍魚之喻則惠物在及時任公垂釣而鄙小說之非則明道當存大儒者徵詩習禮乃或發冢取珠其初學未必不正及爲物欲所遷則冒禁傷化有所不恤反不若下愚不學者之猶有忌憚而安乎定分也是皆原乎上之人以聖知治民之過久則姦民之雄者併聖知而竊之矣復寓言於老萊仲尼以兩忘非譽世患自息卽

甲五 莊六

九十一

金陵叢書
附氏校印

我無爲而民自化之意白龜能見夢而不能逃網則神不自神而不知有不神之神蓋喻特知以脫患不若忘知之無患也次以知無用而始可以言用其意互相發明至謂人有能遊謂遊心於淡遊在內也前皆寓言此稱莊子曰正當篇本旨使學者超外物之累進虛通之域神融意適無所不之則道幾矣世習愈下往往遊所不當遊至於火馳覆墜而不顧雖聖人復出未如之何間有樂於遊者不過以江海爲閑山林爲善而放蕩終身焉此遊世而僻者不免務外而已繼又誨以身貴六徹則道不欲墮有知恃息則人當貴虛室虛白生無往而非天遊故勞者之務佚者不問猶君子賢聖之有差等也至於演門因毀而致爵

申徒逃湯而踣河皆由上貴卓絕之行是以下立潔修之名本欲矚世興教而不知傷生害俗也故舉以爲後世鑑夫以行觀言亦外物也然而非指無以見月故立言君子不憚於諠諠在學者善求其要而已矣

甲五 莊六

九十二

金陵叢書
附氏校印

江甯焦 竑

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己爲是之異於己爲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爲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有可自也

田 莊翼七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已言者止人之平辯也 卮言者止人之平辯也郭註寄之他人則十言而九見信世之所重則十言而七見信卮滿則傾空則仰非持故也况之於言因物隨變唯彼之從故曰日出日出謂日新也日新則盡其自然之分自然之分盡則和也言出於己俗多不受故借外耳耳吾連叔之類皆所借也父之譽子人多不信時有信者輒以常嫌見疑故借外論之已雖信而懷常疑者猶不受寄之他

人則信之人之聽有斯累也同則應不同則反互相兼也

三異同處而二異訟其所取是必於不訟者但異耳而獨信其是非借外而何重言以其耆艾故俗其重之雖使言不借外猶十信其七夫耆艾者年在物先耳其餘本末無以待人則非所以先也期待也此直陳久之人耳而俗便共信之此俗之所以安故習常也夫自然有分而是非無主無主則曼衍矣誰能定之哉故曠然無懷因而任之所以各終其天年也付之與物而就用其言則彼此是非居自齊若不能因彼而立言以齊之則我與物復不齊矣言彼所言故雖有言而我竟不言也自由也由彼我之情偏故有不可而物各自然各自可統而言之則無可無不

田 莊翼七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可無可無不可而至也唯言隨物制而任其天然之分者能無天落雖變化相代其氣則一於今爲始於昨爲卒皆理自爾故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夫均齊者豈安哉皆天然之分也

呂註寓言十九則非寓而言者十一重言十七則非重而言者十三而已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則寓與不寓重與不重皆卮言也何謂寓言十九夫道近在吾心以吾心論之彼而疑則不信猶父不爲子媒必藉外論之非吾不欲直言人不可與直言故也何謂重言十七同已則應而爲是異已則反而爲非吾所以言於人者欲其應不欲其反也故因其心之所重耆艾之人而言之凡書中稱引古昔皆以

善艾爲重者所聞先於我非以年也有經緯本末足以先
人則人從之人而無以先人是謂陳久之人曷足重哉言
出未始有言則其日出猶扈而已扈之爲物酌於罇鼎而
時出之中虛而無積也天倪則無爲之至聖人所休和以
是非休乎天均則出處語默無非天均因以曼衍即是理
而推之所以窮年也唯無我而不言則齊有言則有我有
物安得而齊故齊與言言與齊未始齊也不言雖齊猶與
言不齊未足爲大齊惟言無言而後大齊扈言是也故終
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所謂可與不可然與不
言皆有自也固有所然所可則無不然無不可可知矣萬
物之種其出未始不同知其同則知始卒若環是謂天均

甲五 莊 庚 七

三

金 陵 叢 書
蔣 氏 校 印

天均者是非於此而和萬物所齊無爲之至故曰天倪也
劉概水之在扈猶言之在德不滿則不發也自外來者益之
而不可增由中出者雖多而未嘗虧故曰扈言日出物之
有際必有端倪自然之倪始卒若環故曰和以天倪如草
蔓水衍以譬自然之緒道全而物不傷故可以盡年也終
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則六經不爲支離老子
不爲簡約矣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
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
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
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

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盡反五各立定
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郭註隨年隨化與時俱也時變則俗情亦變乘物以游心者
豈異於俗哉變者不停是不可常謂孔子勤志服膺而後
知非能任其自化也此明惠子不及聖人之韻遠矣孔子
謝變化之自爾非知力之所爲故隨時任物而不造言也
若役其材知而不復其本靈則生亡矣鳴者律之所生言
者法之所出而法律者眾之所爲聖人就用之耳故無不
當而未之嘗言未之嘗爲也服用也我無言也我之所言
直用人之口耳好惡是非義利之陳未始出吾口也口所
以宣心故用眾人之口則眾人之心用矣我順眾心則眾

甲五 莊 庚 七

四

金 陵 叢 書
蔣 氏 校 印

心信矣誰敢逆立哉因天下之自定而定之又何爲乎因
而乘之故無不及也
呂註傳稱孔子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則橫
心所念更無是非橫口所言更無利害是也道未至於從
心則不免於化化則必始是而卒非六十之所謂是安知
非五十九非也惠子不知此乃孔子之與人同者至其與
天同者則自古及今未始有化而真以爲勤志而行服知
而知也謝謂絕去之物得以生之謂德所謂受才乎大本
復靈以生也未生則無氣無形安有所謂靈生而有氣有
形而復其靈也鳴而當律無事於聲音之調言而當法無
事於義理之釋及夫義利陳乎前我則從而好惡是非之

直服人之口而已以其所待未定非無爲而自化者若夫
使人心服而不敢蘊立然後定天下之定是乃使之自化
非直服人之口而已吾且不得及彼者是其謝之而未之
嘗言也

循本服之從事乎知也才猶孟子天之降才大本猶大初也
復靈人心虛靈昏於物欲復之使如初也蘊逆也定天下
之定天下自有定理不過定其所定也惠子聞莊子言孔
子六十而化以爲孔子不過勤勞心志而從事乎多知未
得爲化莊子曰不然孔子之言曰夫受性於初而能返其
虛靈以生鳴則合於條律言則合於法度利義陳乎前而
知好惡是非此儒者之事但能服人之口而已至於使人

五 莊 七

五

金陵書畫社印

心服不敢違逆此方是至人之道又贊之曰道止於此乎
止於此乎吾且不得及彼至人乎已乎以下皆孔子之言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任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
不泊既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
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被視三釜三千鍾
如觀一作雀蚊虻相過乎前也也再化謂悲樂之變縣縣云揭
三千鍾之多
郭註消及也縣係也謂參仕以爲親無係祿之罪既以縣矣
謂係於祿以養也夫養親以適不問其具若能無係則不
以貴賤經懷而平和恬暢盡色養之宜矣彼謂無係也夫
無係者視榮祿若蚊虻鳥雀之在前而過去耳豈有哀樂

於其間哉

呂註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古者謂是帝之縣解則無所縣
者固不可以有哀也死生亦大矣而哀樂不能入則視三
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過乎前其小大多少不足較也明
矣

口義弟子問曾子此言有係累之罪否疑其前後兩變有悲
喜也既已縣矣言只此悲喜便是有係若無係則外物過
前猶蚊虻而已豈足悲喜乎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
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
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生有爲死也勸公以其

五 莊 七

六

金陵書畫社印

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
其所不適天有麻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
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
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論天者有
人據地者有人據地不通也
郭註野外權利也從不自專也通通彼我也物與物同也來
自得也鬼入外形骸也天成無所復爲也不知死生所遇
皆適而安也妙善也善惡同故無往而不冥此言久聞道
知天籟之自然將忽然自忘則穢累日去以至於盡耳生
而有爲則喪其生自由也由有爲故死由私其生故有爲
今所以勸公者以其死之由私耳夫生之陽遂以其絕迹

無爲而忽然獨爾非由有也然而果然故無適無不適而後皆適皆適而至也天地皆已自足理必自終不由於知非命如何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謂之命似若有意也故又遺命之名以明其自爾而後命理全也理必有應若有神靈以致也理自相應不由於故則雖相應而無靈也

呂註道未始有物也既已爲物而欲復於無物則其致虛守靜非一朝之積也野謂忘仁義賓禮樂從言心之莫逆通言心之微物即物物皆游物物皆觀矣來則道集之謂鬼入即鬼神來舍天成則與天合德不知死不知生則知止乎其所不知大妙則神矣妙萬物而爲言然後能體神也生而無爲則不知有生不知有死生而有爲而後有死勸

印五莊真七

七

金鼓靈書
蕭氏校印

之以公而無私則不知有死矣生而有爲死之所自故聖人外其身而身存以其無私能成其私所以勸公也原始要終故知生死之說始卒若環則生陽而已安有所自以有爲爲自亦以物情言之其果然乎故體道窮神者不知有死生惡有所適所不適欲求之屢數人據未始同也又惡乎求之禍福人事之間哉以爲無命耶終若有所制也以爲有命耶求其始不可得也以爲無鬼邪而有以相應以爲有鬼邪而無以相應是以止於所不知而無所容心斯得之矣

眾罔兩問於景影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叟叟也奚

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罔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大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耶而况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罔甲一轉蛻皮也屯聚也郭註運動自爾無所稍問自爾故不知所以影似形而非形推而極之則今之所謂有待者卒至於無待而獨化之理影矣直自強陽運動相隨往來耳無竟不可問也

呂註罔兩生於影影外微陰非一故曰叟叟影之俯仰行止隨人而已豈知所以哉形之有影猶罔之甲蛇之蛻而非罔甲蛇蛻也影得日火則屯而顯遇陰夜則代而隱此乃影之所待而爲影然而無情豈知有待耶影之所待者日

印五莊真七

八

金鼓靈書
蕭氏校印

火陰夜而不可謂之有待况以有待者乎以有待者影之所自出即形是也以罔兩無待知影之無待以影無待知影之所出者亦無待則不爲形所累矣彼來往則我與之來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皆非我也又何以有問乎循本括髮叟老人之稱稍畧也彼指形也况乎以之以訓用強陽陽氣之不正者罔兩與影如叟之與叟也二叟相逢住世能幾相問之時不過稍稍而已汝何必稍問也予影自謂也予雖有此影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故若曰影生於形如罔之甲如蛇之蛻此說似矣而非甲猶是生於蛻蛻猶是生於蛇若影遇火與日照之則屯聚遇天陰與夜則代去無火日則雖有形不能爲我影如此看來則彼之

形雖能為吾影而必有所待况罔兩又用影之有待者乎彼形來往吾固與之來往彼形強陽吾亦與之強陽強陽者本非血氣之正而影亦隨之以見形影皆非真實又何

以問為此段重出而語意尤超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過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閉是以不敢今問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唯唯

於肝肝吁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楚切子六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楊漆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印五 莊子七 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也居列子作楊朱唯仰目也吁張目也皆視上於面而近傲者楊欬也

郭註唯唯肝肝跋扈之貌人將畏難而疏遠也尊形自異故憚而避之去其矜夸故與之爭席

呂註唯唯自異則舍者迎將之召也老子所以歎子居形謀成光則戶外履滿之召也伯昏所以去禦寇其趣一也

江適孔子曰下人不精不得其真進盥漱巾櫛脫履膝行凡以欲得其真而已存乎人者莫良於隘子蓋神之所託也得道者之相遇目擊而道存知人者每得於眉睫故陽子之唯唯肝肝老子以為不可教也明白四達是謂大白每下愈况是謂若辱冲而不盈故盛德若不足若然者其視顯顯奚有於唯唯哉避席非止於不爭而已爭席非止於

不避而已聞命而反則昔之避者更且爭夫秦梁之地不遠也今之舍者猶昔之舍者也亦非有二楊朱也其相遇遠若此異者乃知至道密庸變形易慮人常有由之而莫知也蓋南之沛則趨於物之所會其反也則復於命之所本或避或爭在往反之間耳

管見總論是篇以寓言標題南華老仙渡水不濕脚之意自揆立言既多恐後人殉迹成弊故隨步隨掃其迹其寓言重言皆不得已而藉外論之危言如水在厄有防而不失則其出也由中故日出而不厭同異是非各當其分言出於無言亦猶不言也其然其可則物情之去取耳惡知其為固然固可耶是以必至於不言則齊也吁世衰道微人

印五 莊子七 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莫已信不得行志當世猶觀垂訓方來又慮無以必後人之知故寓於所重以取信焉使人由寓以完其真從微而躋乎妙其成功一也至論夫子之迹隨年化始是卒非當身之是不可常也如此况欲必信於後世乎曾子之再仕再化心不免乎有係而哀樂形焉無問乎為親為祿也若夫聞言而悟有若子游一年而野至於大妙則心日虛而道日集矣次論命鬼之有無形影之因待皆明造化不可致詰之妙人能充其造化所與而莫之天關則吾身之天地不可測之靈物亦猶是也結以唯唯矜傲人誰與居聞命而反舍者爭席則耳聆心悟在片言之頃孰謂載道而示後世無得魚忘筌者哉

讓王第二十八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
 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堯平之
 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
 唯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
 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
 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
 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今日衣皮毛夏日衣
 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
 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
 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
 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平后之為人葆
 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
 海終身不反也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
 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
 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
 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
 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
 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
 者雖貧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
 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越人三世弑
 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

甲五 莊 庚 七
 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蒸之以艾乘以王與王子搜援
 綬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
 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
 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幽憂是也捲捲用力貌所用養
不地也所養人也不以養傷身不以利累形也搜王子名
云淮南子作魯爾雅

呂註三代之季父子兄弟爭有天下更相殘害所謂士者危
 身輕生以干澤此讓王之篇所以作也許由支父之徒皆
 不以天下易其生者揚雄以為先哲堯禪舜之重則不輕
 於由也所謂重者得不以其歷試而後授之以天下乎殊
 不知堯之所以得舜者不在於歷試歷試者與人同而已

甲五 莊 庚 七
 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所謂暴之於人是也使由無避堯之意安知其試之不如
 舜乎
 疑獨有身不能無養有生不能無累富貴者樂於養養過則
 傷身貧賤者迫於利利失則累形能免二患乃為尊生也
 然此聖人之緒耳非其真也聖人之真者忘生而生無不
 全忘養而養無不至雖為天下國家之所寄託時適然耳
 又何傷乎
 循本今常德府武陵縣南蒼山有善卷壇宋政和中賜號通
 世高蹈先生郡守李震為壇記壇之近仍有其墳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
 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搜俱之則右

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昭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眾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子華子魏人擢取也廢斷而去之也

呂註昭僖侯能用子華之言而輕其所爭則於不以天下易生者又其次也

碧虛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疆場廢地何苦爭為鴻烈解曰殺戎馬而求狐狸援兩髓而失靈龜斷右臂而爭一毫折鏃鄒而競刀雖可謂不知輕重者也

甲五 莊實七

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闔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曰恐聽者謬而遣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上直反側邪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生養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為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

隨一作魯侯也上自魯侯下自魯君

管見難進易退君子之常養愈久而植愈深固不容議矣且天下功業莫大於帝王此猶以為餘事則所謂聖人之真者豈常流可測邪所以之所以為即語云所由所安也恐聽者謬多者字真以治身治當是持凡聖人之動作聖字為冗隨侯之重重當作珠全見呂氏春秋可證不韋去莊子未遠必得其真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遣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

甲五 莊實七

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遣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子陽鄭相為子陽相碧虛士甘陸沈無聞豈肯誦志而受無名之祿苟徇妻子之情而躑躅於禍網哉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強強上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

郭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三旌司馬本作三旌

碧虛誦詩書而發冢居屠肆而守義者何代無之夫竊勢以爲己功市權而要重賞者聞此亦當知愧矣

口義大王反國說反屠羊各得其本分三旌三公也車服各有旌別故曰三旌

甲五 莊翼七

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愚與馬之飾憲不忍爲也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支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絀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

同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飭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脩於內者無位而不忤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也一云魯也

門正也

新傳夫富與貴是人之所好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所好所惡忘則處富貴不知其富貴居貧賤不知其貧賤汎然自得於胸中所以逍遙於天地之間也若原憲曾子顏回者可謂無心矣憲居環堵之室蓬戶而甕牖曾子顏色頤喻而衣冠決壞顏回家貧處卑而飭粥絲麻之僅給三人

甲五 莊翼七

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未嘗惡貧而忘道故或歌或弦而忘形自得矣豈務殉物而傷生歟此所以異於世俗矣故曰致道者忘心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疑獨魏公子牟封於中山瞻子魏之賢人夫人心最爲難勝故雖身在江海心居魏闕自言其未能無心於富貴也重生則利輕利輕則不思魏闕矣牟雖知生可重物可輕然

其心不能自勝夫未自能勝不如且順之而勿強抑強抑則內傷其神神惡之矣不能自勝一傷也強而抑之是二傷也故曰重傷此非自養之道也故曰無壽類矣瞻子所言固不可爲學道者之法譬名醫療疾必審人而處方期於瘳疾而已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糝糝音切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遂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困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吐音切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

曰五 莊賢七

十七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亂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厄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挖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穎陽而共音伯伯得乎丘首孔子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桓魋欲殺孔子伐其樹孔子遂行不與弟子習禮大樹下桓魋欲殺孔子伐其樹孔子遂行不共伯首孔子宋呂註自顏闔禦寇至孔子皆不安受入之爵祿施予以至貧賤凍餒而不改其樂者也其次公子牟雖未至乎道而有

其意者也世俗之人湛於人偽者聞許由善卷之風狂而不信故歷叙聖賢莫不樂道以忘生忘生爲難猶且爲之則不以天下國家傷其生爲易可知矣

司馬彪共伯名和脩其行好賢人周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諸侯皆請以爲天子即位十四年大旱屋焚卜於大陽兆曰厲王爲崇召公乃立宣王共伯復歸於宗道遙得意共山之首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浸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湯將伐桀因卜隨而謀卜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替音光而謀替

曰五 莊賢七

十八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剋之以讓卜隨卜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不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湯又讓替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替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一作水水水一須忍垢桐水郭註孔子曰士志于仁者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夫

志尙清遐高風邈世與夫貪利沒命者故有天地之降也
舊說曰如卞隨務光者其視天下也若六合外人所不能
察也斯則謬矣夫輕天下者不得有所重也苟無所重則
無死地矣以天下爲六合之外故當付之堯舜湯武耳淡
然無係故汎然從取得失無槩於懷何自投之爲哉若二
子者可以爲殉名慕高矣未可謂外天下也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
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
且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
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
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洽

申五 莊第七

十九

金匱要略 蔣氏校印

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
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
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爲信揚行以說悅厭殺伐以
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
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開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
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
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
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孤竹國在遼西合支縣
界血性一本作殺性

郭註論語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不言其死也此云死
者亦欲明其守餓以終未必餓死也
呂註若無擇隨光夷齊者非特不受人之天下與其爵祿又

以聞其言處其世爲汙辱至於弱餓而死此其於樂道以
忘生者益爲難世俗之情所不信也數子皆聖賢則於死
生之義固達矣夫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而舜禹之
讓其流爲之噲殷武之事其末爲贖輒聞無擇隨光夷齊
之風者於天下後世豈小補哉則死非所愛也而韓非乃
云湯恐天下以己爲貪乃讓務光恐光受之乃使說光湯
欲傳惡聲於子光遂投河司馬遷亦不信有所謂隨光者
韓非以知殺身則其量湯與光宜若此蓋許由支父支伯
不以天下易其生使後世尊生而輕利也無擇隨光夷齊
之徒則棄生以利天下使後世忘生而重義也其爲仁則
一而已矣莊子方論至道以遺名利則夷齊隨光皆在所

申五 莊第七

二十

金匱要略 蔣氏校印

斥及論讓王以悟危身狗物之俗則皆在所貴觀者知此
則言忘而意得矣

郭氏總註此篇大意以起高讓遠退之風故被其風者雖貪
冒之人乘天衢入紫庭猶時慨然中路而歎况其凡乎故
夷許之徒足以當稷契對伊呂矣夫居山谷而弘天下者
雖不俱爲聖佐不猶高於蒙埃塵者乎其事雖難爲然其
風少弊故可遺也曰夷許之弊安在曰許內之弊使人節
讓以求進遂至乎之噲也伯夷之風使暴虐之君得恣其
毒而莫之敢亢也伊呂之弊使天下貪冒之雄敢行篡逆
唯聖人無迹故無弊也若以伊呂爲聖人之迹則伯夷叔
齊亦聖人之迹也若以伯夷叔齊非聖人之迹耶則伊呂

之事亦非聖矣夫聖人因物之自行故無迹然則所謂聖者我本無迹故物得其迹迹得而強名聖則聖者乃無迹之名也

陸德明或謂讓王之篇其章多重生而啓光二三子自投於水何也答曰莊書之興存乎反本反本之由先於去榮是以明讓王之一篇標傲世之逸志旨在不降以厲俗無厚身以全生所以時有重生之辭者亦歸棄榮之意耳所以深祛塵務之弊也其次者被褐啜菽保身而已其全身尚高而超俗自逸甯投身於清冷終不屈於世累也

劉棻於不得已而已者無所不拒於得已而不得已者無所不取無所不拒近狷無所不取近狂聖人得中道而與之則

甲五 莊翼七

二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二者皆在所廢其不得中道而與之則二者皆在裁之之域矣夫狂狷者固中道之弊而後世狂者非特進取也至於貪生愛利顛冥於嗜慾之地狷者非獨有所不爲至於洗耳投淵以惡堯舜之名此又狂狷之弊也莊子謂讓之爲名處夫授受之間而宜不失者也土者域中之大於王而能讓事物何有哉故聖人不得已而臨蒞天下如王子搜者蓋可見矣聖人至於外無物則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至於內無我則爲天下所歸亦安得而辭如此則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伊尹之相湯伯夷之避紂或足履堯門與夫身居畎畝者無殊致矣

管見總論本篇載讓王高節自堯舜許由善卷至於王子搜

皆重道尊生不以富貴累其心視天下如敝屣者也子華顏闔曾顏公子牟之徒葆真守約不以利祿易其操視富貴如浮雲者也其間魏牟校諸聖賢若不足然以國之公子能舍王位之尊就巖穴之隱亦良難矣故其長風餘波之所被啓有國者重道尊生之心清淨無爲之教所以立玄聖素王之業所以著也世之忘己徇物者小臨利害一毫必爭在王位而能讓可謂天下之盛舉矣夫懷道抱德而爲人之所寄託者或不顧有國去而入山海有之何無擇隨光之徒遽至自沈而喪不貲之軀耶蓋士不得中道而狷介特立者不能無弊是以貪甚者求之無厭必至於篡逆讓甚者避之無所必至自沈而後已此亦幕名之過

甲五 莊翼七

二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唯聖人中庸無弊讓受合宜隱顯隨時從容中道堯舜之事是也伯夷叔齊讓國而逃於首陽食薇蕨而終則非故爲矯元要名後世者若夫爲君而讓則其迹顯未爲君而避則其迹隱退讓之志本同惟其時而已矣

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之石盜跖從卒

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

天下害而非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視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饋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耶？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

甲五 莊七

二十五

金 廉氏校印

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徵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畫餚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曠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辨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耻，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

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耶？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告我以大城眾民，是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錘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耶？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

甲五 莊七

二十四

金 廉氏校印

農之世，臥則起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眾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蒞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遂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

天下子教子路道此忠上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姜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上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鱉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

甲五 莊翼七

二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驎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茫然無見色若死

灰燼賦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禽展十餘公時人至孔子生八十餘年若至子路之死百五六衣冠不得為友是寄語也權戶破人戶樞而取物也枝木衣冠多華衣飾大袂禱衣也帶牛負戶曰犛流烹也

甲五 莊翼七

二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郭註此篇寄明因跖之所欲亡而亡之雖王紂可去也不因跖而獨用己雖盜跖不可御也呂註夫子與盜跖善惡相對吉凶貞勝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唯其對而不一則不足以相勝也觀跖之所以拒夫子者則天下之不仁而為利者其說皆如是又惡可與言哉凡治其心者苟不能絕棄聖知仁義則亦不免為巧利之對而已是以至人知善之與惡相去何若故不譽堯非桀兩忘而化其道以復乎未始有物此人心之盡而道之體也今不直言寓之孔跖者直言則人所難喻故反覆辯難以見其情實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滿苟得曰無耻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耻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

紂則有忤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執惡執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子不爲行卽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嫡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

申五莊翼七

二十七

金陵書局印

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狗財君子狗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故曰無爲小人反殉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無赴而富無狗而成將棄而天比于剖心子胥抉決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干勝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忠也

之疏而餽死申子或周未人汗抱變之河成子賈申生也

郭註此章言尙行則行矯貴士則士僞故獲行賤士以全其內然後行高而士貴耳

呂註善與惡對故孔子不能化盜跖名與利對故子張不能服苟得苟得所以訟於無約也子張以干祿爲學則知有名苟得則知有利無約體道而信者也夫爲惡與利世謂之小人爲善與名世謂之君子此以人道言也以天道言則人之君子天之小人若狗天而從其理則君子小人不

申五莊翼七

二十八

金陵書局印

可得而分矣枉直視乎天之中則無枉直而觀四方與時消息則雖中而不執以爲中此道所以六通四辟無乎不在也是非皆一無窮執圓機而無不應獨成而意與道徘徊則躊躇與事以每成功凡若此者所以之天無轉而行至將棄而天此則己之天不以人廢天之謂也忠信廉義世所謂名與善也而皆不免乎患世人但知利惡之爲累而不悟名與善亦非道也是以無約之論重及之管見二子之論不決故苟得曾與訟於無約小人狗財至章末並無約之辭謂二子皆狗一偏未爲合道莫若心忘善惡一無所狗聽其自然無君子小人之分各得其性情之正亦何有枉直中外是非之辯哉獨成而不資於物所以與道徘徊而不失也若轉移自然之行求成爲義之名及趨於富利以望有成皆棄滅其天理而陷溺於物欲者也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

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耶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
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己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
為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
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
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
於體怵惕之恐欣歡之喜不監於心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
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於
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
俠協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強乘人之知謀以為明察因人之
德以為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
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

甲五 莊第七

二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為故
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為故不求不足故
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
為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為天子而不以貴
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忠慮其反以為害於性
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
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
害己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
以與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
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為福有餘為害者物莫不
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鼓筦籥之聲口曠於芻豢

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彼
溺於馮氣若
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
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
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含滿心戚醜
無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
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
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忠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
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而不得繚丁意絕
體而爭此不亦惑乎知不足云者言為知力不足故不用耶
抑但推尋正道不忘故不用耶馮氣丁耶
價值不通之氣也內周樓疏守備也
取樓內而疏之軒外通謂設守備也
郭註此章言知足者常足

甲五 莊第七

三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呂註無足以富為見下貴是為安體樂意之道知和以為富
者同生同鄉而世輒下貴之則其中無主可知是與俗化
於世棄其至重至尊者以為世俗之所為失其性命之情
謂之安體樂意亦疏矣慘怛恬愉不監於體怵惕欣歡不
監於心則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向所謂以隋侯之珠彈
千仞之雀是也雖至富至貴者猶不免於患况足於財者
乎無足以富為是謂人性皆然孰能辭之知和以為不知
足者不能讓畔故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知足以無以天下
為故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廉貪之實反監之度而已度謂
器之小大不同謂人性皆然不可也彼溺於馮氣言馮恃
多資其氣驕滿體澤則馮謂形體潤澤則恃而不知衛生

極言富之爲害如此其終也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人乃縲意絕體而爭之此則向所謂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也孔子不能化盜跖子張不能服荀得荀得取直於無約無足見屈於知和則知善惡名利不足以相勝唯道德足以勝之也

碧虛物莫重乎身身莫重乎生今乃同俗化世去重棄尊以爲其所爲而論安體樂意之道何緣近之處貧賤則惕怵居富貴則忻愉是昧本而矜迹也爲爲者爲與名就利之爲而不知富貴之自爲也舍其自爲而欲與就者知其不免矣夫曷空之蟻唯聚臚臭蒙袂之士耻近嗟來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又何藉乎因挾哉縱肆者過聲色

甲五 莊第七

三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則心樂驕侈者處權勢則體安此人之性也孰不願之動以百姓非爲己也不違其度少私寡欲爭四處者謂征伐四方志在安民非利寶貨故不爲貪及其功成名遂禪位有道亦不自以爲廉也王子搜逃乎丹穴顏闔飯牛辭聘此豈要名譽哉舜以天下讓善卷善耕而不顧此豈與名譽哉貪饕之人以恬淡爲病寂寞爲阨而不知平易爲福有餘爲害唯財速禍慘於他物而世俗非悟也以恬淡寂寞之士觀鍾鼓醪醴則喪亂道業觀膏粱充溢則動多艱苦權勢取慰者溺爲身疾搜金不顧者甚於戮辱而委積無厭憂畏不釋一旦禍至身傾唯求所積之早盡耳當此之時真情已竭貨財已單思放鷹犬於上蔡聞鶴唳於

華亭詎可復得耶

楊川修後溺於馮氣舊注飲食至咽爲後馮音憤憤滿也案馮當音如馮河之馮言富人積資如負重然既已難矣又行而上尤其難也故曰可謂苦矣下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又自解後溺於馮一句靜居則溺宴安煖毒聲色所迷無水自沈也故曰溺體澤則馮言營營然如馮河徒涉陷身九淵故曰馮言必作憤音

劉槩總論天下無是非非生於人之情天下有是非是非混於人之性是非之德爲吉非之德爲凶易曰吉凶者正勝者也夫不能會於正以均忘而紛紛於有爲之域物物自貴而相賤孰能定之故雖孔跖之分而相謂爲盜矣莊子

甲五 莊第七

三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非不知尊孔子而賤盜跖也以世人不悟均忘之理相勝以知相誇以能若復徇情而尊之則是非愈彰性命之情愈爛漫矣故借天下之所共非者而述其自是之情則雖聖人亦不能以辯勝故末篇以子張之言爲未當而以知和之論終焉

丹鉛錄邵堯夫云莊子盜跖篇言事之無可奈何者雖聖人無如之何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言君子思不出其位楊中立云逍遙遊一篇子思所謂君子無入而不自得養生主一篇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能以此意讀莊子所謂圓機之士可與之論九流矣世之病莊子者皆不善讀莊子者也

說劍第三十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悝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數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悝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

甲五 莊第七

三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突鬢垂冠曼反莫干胡之纓短後之衣曠目而語難王乃說悅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

三十三 34 版

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鏑晉魏爲脊周宋爲鏃韓魏爲夾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爲峯以清廉士爲鏑以賢良士爲脊以忠聖士爲鏃以豪傑士爲夾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

甲五 莊第七

三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曠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從初胡纓無文也劍也三環開義而慎劍也三周不能呂註莊子之制行願曳尾於塗中而不爲大廟犧牲以悟危身殉物之俗則說劍實所未聞蓋借此以明道之所用無往而不可耳能止其君之喜好而安其國之危則其澤之

及亦豈小哉夫天子之劍以天下爲之所以言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此所以用神器之道以其不可爲而爲之者也能知其本末輕重之所在與其所以論制之法持行之時則用之而天下服矣自燕谿齊岱至渤海恒山喻天子之劍以天下爲之自五行刑德至下絕地紀喻神之無時無方也唯神人可以御神器故匡諸侯而天下服莊子之所以爲劍者如此文王聞之茫然自失乃知己所好者非真劍也諸侯以一國爲劍故以士言士者民之望也知勇居先故以爲鋒清廉居次故以爲鏑賢良倚以爲幹者故爲脊忠聖植以爲本者故爲鐔豪傑則吾所持而行者故以爲鈇爲國者觀其所以爲鋒鏑鏑者合與否則器之利不利國之安危可知也天下一國大小雖殊其所以用之者在精神之運則一而已及問庶人之劍則正指王之所好以救其失劉槃天下事物之情莫不毀異而尊同捐小而慕大以至違害就利往往皆然若不與己同雖利不從不見所利雖大不慕也莊子論道是篇及於辭人說客之言者蓋寓至理於微眇必假言而後獲也物情自貴而相賤自是而相非而欲以不同斬人之合則雖夫子之聖亦屈於盜跖之暴矣以所同而勝人則莊子一言而絕趙王終身之好者固其理也夫突鬢垂冠曼胡短後瞋目而語難者趙王之所好非莊子之情今且變其常情易其常服者彼將奪其

甲五 莊子七

三十五

金 嚴 叢 書
蔣氏校印

所說也上論天子次及諸侯下鄙庶人者彼將慕其所大也大則服天下次則賓四封下則斬頸領者彼將就其所利也事物之情不過於此聖人調而應之物而畜之則馭狙之服於朝四暮三之術豈無其道哉夫枉己未有能直人則莊子之說劍似求合矣蓋自盜跖漁父皆非已事也其言之大意皆所以相攻而理固微矣若按迹而求豈知言者哉

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

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反吐雷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學而引其船願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切以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

甲五 莊子七

三十六

金 嚴 叢 書
蔣氏校印

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固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

甲五 莊五七

三十七

金陵書局
蕭氏校印

職事之官而擅飭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僞以敗惡人謂之惡不擇善否兩容頰頰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離此四誘者何也客悽然

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尙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通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

甲五 莊五七

三十八

金陵書局
蕭氏校印

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涉於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綬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擘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

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
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屨逆立
而夫子曲要磬折言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
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洪於
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
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仁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
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
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
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
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通說

漁父 挾 挾也 齊民 猶言平民 春秋 技 倫 觀 不及 等 也 兩 容 類 適 者 善 惡 皆 容

甲五 莊 七

三十九

金陵 叢 書 蔣 氏 校 印

郭註此篇言無江海而問者能下江海之士也夫孔子之所
放任豈直漁父而已哉將周流六虛旁通無外蠕動之類
咸得盡其所懷而窮理至命固所以爲至人之道也
呂註孔子體性抱神以遊世俗則豈有漁父之譏哉所以言
此者蓋世之學孔子者不過其迹故寓言於漁父以明孔
子之所貴者非世俗所知子貢之告漁父者乃世儒所知
孔子者也夫天下雖大亦物而已孔子之所以爲孔子者
孰肯以物爲事故道之真以治身緒餘土苴以治國家天
下誠如子貢所言非其任而爲其事則其分於道也豈不
遠哉八疵四病宜其不免也觀後世得孔子之迹者而考
其所爲則莊子之言千載之下猶親見之得不謂之神人

乎

甲五

四十

金陵 叢 書 蔣 氏 校 印

江甯焦 竑

列御寇第三十二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荅人伯昏荅人曰奚方而反
 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餐而五餐先饋伯昏荅
 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
 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忠夫鑿人特為食羹之貨
 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
 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
 吾是以驚伯昏荅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
 何而往則戶外之履滿矣伯昏荅人北面而立敦杖燧之

甲五 莊翼八

金陵叢書 顧氏校印

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 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屣跣而走
 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
 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
 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才性一作又無謂也
 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
 孰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食而遊遊汎若不繫
 之舟虛而遊遊者也方李云道也吾驚者見人或已即達道
之過於老人也體也亂也多通客之麻列子出異猶多餘之麻當從
而遊遊本非道也飽食而遊遊
 郭註兼謂賣漿之家先饋言其敬己內誠不解則外自矜飾
 形謀成光舉動便辟而成光儀也外鎮人心內實不足以

服物也使人輕乎貴老言鎮物由乎內實則使人貴老之
 情篤也整患言以美形動物則所患亂生也兼人權輕利

薄可無求於人也保汝者苟不遺形則所在見保保者聚

守之謂也任平而化則無感無求無感無求乃不相保先

物施惠惠不因彼豫出則異也必將有感則與本性動也

細巧入人為小言夫無其能者唯聖人耳過此以下至於

昆蟲未有自忘其能而任眾人者也

呂註聖人被褐懷玉全其形生其藏身也不厭深渺內誠不

解則未能忘心形光可謀而知非藏身之道也食於十漿

其半先饋是有以外鎮人心使之輕貴老而重己則整其

患而自貽也整同齋唯感而後應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乃

能使人無保也出異則藏用不密感豫則搖而本性養心

存神之大患故以莫告而小言者為毒而莫覺莫悟者不

可謂之相孰也孰言其熏蒸而至於成為學者日益故勞

且憂為道者日損去知巧而復無能故泛若不繫之舟虛

而遊遊者也

江遜性猶水也凝之而為冰釋之而為水凝則其體不易釋

則其用無窮至人之心渙若冰將釋而復歸於明曾何光

耀之外鎮哉若夫內矜實智不能自解物有結之便辟成

光人皆得以密察之有若兼人之權輕利薄者亦輕乎貴

老而整其所患矣整亂也言所患眾至也以五漿先饋為

驚是善於內觀者也處已謂不遺形也北面而立辨於物

形謀成光舉動便辟而成光儀也外鎮人心內實不足以

甲五 莊翼八

金陵叢書 顧氏校印

也敦杖瘞之乎願忘我也不言而出忘言也列子提履跣走則未能默悟不言之教矣夫能不失德而未至於上德之不德知可道有跡而未造常道之無心斯不能使人無汝保也且以不能使人無保爲患者與夫使人保者有間矣感豫者先施也列子固未嘗出異以感物也所以人得而保之者必有以感之而不自知也既已有感矣勞汝神搖汝精日與戶外之屨者相與辯其果有謂乎故曰播而本才又無謂也與汝遊者俱淪於人道之患故莫知所告其小言之詹詹安能爲至言之發藥哉若是者同之乎迷塗物與我無成也故曰莫覺莫悟何相孰也

甲五 莊八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循本內誠不解者不能中虛也外謀成光不能泥於無迹外可間謀而成光采爲人所窺也整猶醜醜也所患謂舍其自然而從事外敬故以爲忠也保汝者人歸之藉以保護也與漢紀蕭曹恐險城保高祖義同敦音頓豎也暨之乎願以杖挂頤而皮肉皴也豫未然才或作性感於未然所以出異眾之驗必且有所感則搖動爾之本性無謂無人言之者雖與汝遊者亦莫以相告也小言者細巧入人之言及有小言者又爲人之害者也孰誰何也相問之詞言莫有能覺悟者何取其爲相問也

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己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非飲者相梓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通天之刑言何不試觀緩也或作填音險氣也郭註呻吟詠之謂祇適也翟緩弟名緩怨其父之助弟故感激自殺死而見夢謂已既能自化爲儒又化弟令墨弟由已化而不能順已己以良師而便怨死精誠之至故爲秋柏之實夫造物以下莊子辭也積習之功爲報報其性不報其爲也然則習學之功成性而已豈爲之哉彼有彼性故使習彼緩自美其儒謂已有積學之功不知其性之自然也夫有功以賤物者不避其親也無其身以平性者貴賤不失其倫也穿井所以通泉吟詠所以通性無泉則無所穿無性則無所詠世皆忘其泉性之自然徒識穿詠之末功因欲矜而有之不亦妄乎觀緩之謬以爲學父故能任其自爾而知故無爲乎其間也仍自然之能以爲己功者逃天者也故刑戮及之

甲五 莊八

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呂註緩自爲儒而使弟爲墨以至相與辯其父助翟而緩自殺皆其人而已若緩之所以爲儒翟之所以爲墨則其人之天也論其人則父子兄弟不一其身儒墨不同其業論其人之天則一而已其父之所夢者乃緩之天緩之天即其弟之天而緩不自緩矣言彼之爲墨天寬使之良者受

之於性非學所能亦天而已謂其弟爲而子自謂己之天爲良則忘其父子兄弟之詞學儒而儒學墨而墨與緩之爲柏實乃其所以報皆天使之也而人不知所以使己助人者未嘗異也乃以己爲有以異於人至於賤其親如緩之所爲可不悲哉此與齊人以非爲已有而至於相粹者無異世之不知其天而賤彼貴我者皆緩也原其所以失性如彼者以其有知而已有德者以不知所以全其天也況有道者乎有知則遁天遁天倍情則不免於復是以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循本呻吟誦讀也祇三年只三年而儒業成也河潤九里喻澤及三族言爲儒食祿而澤及宗族也闔蓋也蓋胡皆何

田五 莊翼八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也諱聶之詞夢中與其父言資而子學墨者我也而父何嘗以善視之我死已爲墓上楸梧之實矣莊子引此却斷之曰夫造物之報人也不屑屑於報其人之所爲往往報其所不能爲者緩乃責報於所爲之事誤矣彼造物者實使彼能墨而緩恃己以賤其親譬齊人之飲水於井爭而相粹也非無分於予奪而飲者自相粹是不知天也今世人皆緩之徒也由此言之有德之人且以造物之報爲不可知而況有道之人乎有道之人一切付之自然矣古者謂緩之徒爲遁逃天理之刑

通義闔胡二句諸解無意味謂父何不見其成弟之善如時之秋如柏之實成其材開其生意而乃黨弟以致我死乎

十年宿怨其爲儒可知矣

陸德明穿井者謂己有造泉之功而粹飲者不知泉之出乃天也緩以使弟墨爲功而怨其父不知翟之能墨亦其天也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眾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郭註聖人無安無不安順百姓之心也所安相與異所以爲眾人也

呂註所安者天也所不安者人也

循本此數語足上意緩蓋不安者也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

田五 莊翼八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郭註知雖落天地未嘗開言以引物也應其至分而已

呂註之天之人之分此無爲謂所以云狂屈似之知與黃帝終不近也

朱泮平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郭註事在於適無貴遠功

呂註龍之爲物其變化有似乎聖知屠則絕棄之謂單千金之家空其所有也無所用其巧則亦無所事於絕棄矣此

之天之全者也

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眾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

行有求兵恃之則亡

郭註理雖必然猶不必之斯至順矣兵其安有理雖未必抑而必之各必所見則乖逆生物各順性則足足則無求矣不得已而用兵以恬淡為上者未之亡也

呂註兵莫憚乎志鎮鄒為下聖人之才立之斯立道之斯行則可必也然而未嘗必歸之天而已是以必不必則不為不得志之所傷故無兵取人反此故多兵順於兵而行有求有恃之而亡者矣

新傳道者無為之樸也兵者有為之器也聖人體道無為而順物情所以無兵而已矣故曰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取人亡道有為而忤物情所以多兵而已矣故曰取人以不

申五 莊八

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必必之故多兵多兵則順兵而外求也故曰順於兵故行有求然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也豈務樂用而恃之與恃之則固難以存也故曰兵也恃之則亡

筆乘兵非戈矛之謂喜怒之戰於胸中者是也庚桑子曰懷悲未發兵也豈止鋒鏑之慘而已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敵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導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為知在毫毛而不知大甯竿牘竹簡也

郭註苞苴以遺竿牘以問遺問之具小知所徇也昏於小務所得者淺而欲兼濟道物經虛涉遠志大神散形為之累

則迷惑而失致矣是以至人泊然無為而任其天行也為知所得者細任性大甯而至也

呂註小夫之知不離問遺之間則是敵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導物太一形虛非其任也此所以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則不能太一形虛矣唯聖人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至其動也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乃所以兼濟導物太一形虛者也夫心之為物莫知其鄉亦大矣而其知不離乎苞苴竿牘之間此其知在毫毛而不知大甯為可悲也

甲五 莊八

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循本太一形虛與尋常言太一太初者不同其句法是兼濟對太一道物對形虛兼濟乎道與物太一乎形與虛猶言極均平之耳形累不知太初者為形所累不知有太初也甘冥即酣眠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言至人如水之無心知在毫毛小知也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隘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面者商之所短也一寤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痊反者得車一乘才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郭註夫事下然後功高功高然後祿重故高遠恬淡者遺榮也

循本稿項者項枯槁無肉黃馘者耳黃悴消削如被馘然淫亦癩類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
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為旨忍性以視民
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可足以上民彼宜汝與余予
願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
不若休之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
事一作齒之神者弗齒為外刑者金與木也為內刑者動與
過也宵人之離濯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
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之真慎通詩云維周棟梁也
郭註坂危也夫至人以民靜為安今一為貞幹則遺高迹於

甲五 莊襄八

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萬世令飾競於仁義而雕畫其毛彩百姓既危至人亦無
以為安也凡言方且皆謂後世從事飾畫非任真也從事
華詞以支為旨言將令後世之從事者無實而意趣橫出
也後世人君將慕仲尼之遺軌而遂忍性自矯偽以臨民
上下相習遂不自知也今以上民則後世百姓非直外形
從之而已乃以心神受而用之不復自得於體中也彼百
姓也女哀公也彼與女各自有所宜相效則失真此即今
之見驗也予願言效彼非所以養已誤而可言正不可也
為後世慮明不謂當時也治之則偽故聖人不治布而識
之非芻狗萬物也商賈不齒况士君子乎要能施惠故於
事不得不齒以其不忘故心神忽之此百姓之大情也金

謂刀鋸斧鉞木謂捶楚桎梏靜而當則內外無刑不由明
坦之塗者謂之宵人動而過分則性氣傷於內金木訊於
外自非真人未有能止其分者也

呂註易以貞為事之幹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唯忘心可以
致一致一所以為貞幹為天下國家者倘不知此而徒欲
任聖知以為治其弊必至於如所言也夫道法自然如鵠
之不日浴而白有聖知為之累則是飾羽而畫也羽者天
質自然畫者人為之巧猶從事華詞以大為小名實殺亂
事不出乎自然則皆強為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若然
者不能忘心而受乎心不能體神而宰乎神此所以為民
也何足以上民哉道之所以不可與人者以其中無主而

甲五 莊襄八

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不正也則彼仲尼能宜汝與抑予自願養與唯絕學而心
養者乃所以致一也徒欲以聖人為貞幹誤而可矣非所
以為正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若雲行雨施則何不忘之
有商賈不與士齒古禮也以事齒之禮之變也神者不齒
人之性也貴義而賤利禮實出於人之性至於好利而忘
義者失其本心故也金與木刑人之體動與過刑人之心
寂然不動者心之正動無非邪也有為而欲當則緣於不
得已否則皆過而已楊子云畫人之過少夜人之過多宵
即夜之謂為道未至乎光大而不免內外刑者猶為宵人
耳唯真人寂然而為緣於不得已內外之刑安能累哉
循本彼指民女指哀公予顏闔自謂願猶願指誤錯誤彼民

宜與之相忘汝與我但願指示之自可何必政令雖或差
誤亦不妨以其相與以實也商賈不得與士大夫齒雖或
偶以事故相齒而人之神終不樂言意不欲與之齒也顏
闔不樂仲尼意蓋如此宵人即小人古字通用漢書毋通
宵人是也此闔言真人之道與仲尼覓別也

新傳聖人者與天地合德與陰陽同功不暴其神而使人相
跋不顯其迹而付物自化竊兮無爲而復歸於朴豈爲輔
於時與夫奧妙虛靜者聖人之道也竊冥晦默者聖人之
迹也道不可以知而迹不可以見今用於魯而爲輔則是
道可知而迹可見天下必飾外尙詞而擬之矣如此則聖
人不得不有爲而天下不得不喪真非爲理之道也故曰

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詞以支爲旨又曰難治也此顏闔
能知聖人無用之用矣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
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一作
獲初而達有堅而綬有緩而鈇早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
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
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
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側雜之
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郭註險於山川至去義若熱言人情貌之反有如此者夫君
子易觀不肖難明然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搜之

甲五 莊八

十一

金 蔣氏校印

有塗亦可知也

呂註愿者少立故與益反長與不肖反順獲與達反達者質
直而好義則非順獲也堅與纒緩與鈇皆相反者故察之
不可以一塗也

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
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僂三命而名諸父孰
協唐許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
視而敗矣凶德有五中德爲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
好也而毗反其所不爲者也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
府美幹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俠
難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智慧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責

甲五 莊八

十一

金 蔣氏校印

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

郭註孰敢不軌言不敢以不軌之事侮之也而夫謂凡夫唐
謂堯許謂由言而夫與考父誰同於唐許之事也有心爲
德非真德也真德者忽然自得而不知所以得也率心爲
德猶之可耳役心於眉睫之間則僞已甚矣乃欲探射幽
隱以深爲事則心與事俱敗矣毗嘗也夫自是而非彼則
攻之者非一故爲凶首若中無自好之情則恣萬物之所
是所是各不自失則天下皆思奉之矣窮謂窮於受役天
下未嘗窮於所短而常以所長自困緣循仗物而行者也
偃俠不能俯執者也困畏怯弱者也此三者既不以事見
任乃將接佐之故必達也智慧外通言通外則以無涯傷

其內也勇動多怨言怯而靜乃厚其身也仁義者天下皆望其愛愛則有不周矣故多責儼然大悟解之貌肖釋散也隨者泯然與化俱也遭者每在箭上住乃悟也

呂註正考父至執協唐許言器度大小有如此者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毀則爲賊矣德有心而心有眼知識具而敗其則賊莫大於是內視則所謂賊也五官之動迷而不反莫非凶也中德爲首謂德有心有心則有我自是非彼故有以自好而叱其所不爲也八者俱過人則自裕故以是窮三者不若人則自強故通達知慧外通則物至勇動多怨仁義多責此明世俗之所美者非美所惡者非惡要在強行者有志以遺其形而已人能於生而達之則所謂天

甲五 莊第八

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而生者無以知爲也儼然而已於知而達之者知吾之所知出於無知而未能無知肖之而已命者造物所爲吾與造物爲人故達大命者隨之而不去知窮達在天而不在我故達小命者遭之而不辭也

循本正考父孔子十世祖也事見春秋傳而夫指世俗之人車上儼乘車而軒儼也名諸父呼諸父之名也唐許陶唐時許由也許由讓天下而弗受豈以爵命自驕孰協誰能如之也耳目鼻口心五者之欲皆凶德而心主其中心之欲尤爲凶德之首凡自好而嘗人之不爲我所爲者即是凶德美髯長大爲一壯麗勇敢爲一知襄子美髯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亦是二事并六府爲八以八者之所能

爲過人因以是窮此申言窮有八極也緣循者順其自然便俠者偃仰自在困畏不若人者困抑畏怯自處於不如人三者不求通而自通此申言達有三必也下又綴上通達字論之知慧外通者勇動則多招怨仁義則多招貴唯達有生自然之情者能儼偉自任達於知者雖未及此亦克肖似即踐形惟肖之肖達天命之大者動與天隨達天命之小者雖不及此亦能安其所遭言所謂通達者非事乎其外也

方思善窮有八極言八者窮之極也達有三必言三者達之必也形有六府形者表暴於外之名府者蓄藏於中之義言有六者蓄藏於中不免表暴於外也知慧勇動仁義所

甲五 莊第八

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謂六府也故惟達者免乎此矣達生者無心達知者無睫達命者吉凶好惡無思無營而與天遊也

筆乘文子曰道有知則亂德有心則險心有眼則眩何者有眼必有見學道者每患於無見而不知見爲德之賊也釋氏所說五種眼唯天眼肉眼而在而慧法佛眼皆在心彼心眼者德之成此心眼者德之敗知其所以敗則知其所以成無二理也然則達於知者非眼乎而何以言肖曰老子不云乎夫道大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驪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

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唾也使驪龍而寤子尙奚微之有
說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
能得車者必遭其唾也使宋王而寤子爲齏粉夫

驪龍也
齏粉也

郭註夫取富貴者必順乎民望也若挾奇說乘天衢以嬰人
主之心者明君之所不受也故如有所譽必有所試於斯
民不違僉曰舉之以合萬夫之望者此三代之所以直道
而行之也

呂註世之冒險探嘗以微寵名幸而不寤者皆探珠之類也
此乃至人之所危而哀之彼用以驕穉人不亦謬乎

口義驪穉者驕矜而孩視人也緯蕭織蘆爲箔也得珠遇龍

甲五 莊第八

十五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睡喻人之取富貴皆危道也奚微之有言殘食無餘也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

芻叔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憤其可得乎

郭註樂生者畏犧而辭聘鬻體聞生而噴噎此死生之情異

而各自當也

呂註莊子入於不死不生霄以死爲南面王樂則太廟犧牲

非所畏也而俗方危身傷生以蹈利故其制行如此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日月爲

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齏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

此弟子曰吾恐烏鷄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鷄食在

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

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爲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
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郭註以一家之平平萬物未若任萬物之自平也徵應也不

因萬物之自應而欲以其所見應之則必有不合矣夫執

其所見受使多矣安能使物哉惟任神然後能至順故無

往不應也明之所及不過於形骸至順則無遠近幽深皆

各自得故用發於彼而功藏於物若恃其所見執其自是

雖欲入人其功外也

呂註得天地萬物之所一而同焉以爲體則其生也備物以

將形其死也以及之爲齏送非虛言也彼愚烏鷄螻蟻之食

則不免予奪之偏唯無心則無所予奪於以平之則不之

甲五 莊第八

十六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至於以徵之則徵之至苟有心則不無取舍失其常心是

爲至不徵至不平也欲以平之則其平也不平欲以徵之

則其徵也不徵猶之水也莫動則平太匠取法唯其平也

故以平之則平唯其徵也故以徵之則徵凡今之所以予

奪者明而已其不知者乃所以爲神也明者唯爲之使而

神則徵之此明之所以不勝神也而愚者莫知所謂神獨

恃其所見以入於人則用功於外安能反其性命之情哉

管見總論首以饋糶之事戒其出異感人未幾而戶外履滿

不能使人無保也次以緩翟交爭憤死化爲秋柏遁自然

而之刑戮造物者報其人之天也知道不言如天之運知

而言之其機淺矣是以屠龍技成無所用巧用巧不足以

效於屠龍甘舐痔者得車愈多不多不足以旌其舐痔皆所以警學徒而鍼時病也至於賴貞幹以扶國不若休之悟動過之刑心常知謹只九徵用而不肖得三命至而恭慢分八極三必之不常一珠九殞而僅得又以喻處世應物之多端貪名逐利之召患也倘能因其有形反究夫未始有物則人間世之累可免矣舍犧牛而爲孤犢亦在人篤信而力行之篇末結以莊子死示幻形不足戀凡物必有終也門人慮烏薦之食猶以世眼觀唯至人忘形任化無子奪之一偏體神用明顯平徵之不謬此其所以離人入天而登假乎道也歟

天下第三十三

申五 莊翼八

十七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一作機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醱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四大小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尙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

魯之士結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備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

申五 莊翼八

十八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郭註爲其所有爲則眞爲也爲其眞爲則無僞矣又何加焉神明由事感而後降出使物各歸其根抱一而已無飾於外斯聖王所以生成也天神至聖凡此四名一人耳所自言之異也仁義禮樂又四名之粗迹而賢人君子之所服膺也其名法參稽以下民之理也民理既然故聖賢不逆古之人即向之四名也本數明故未不離無乎不在所以爲備也其在數度而可明者雖多有之已疏外也鄒魯紹紳能明其迹耳豈所以迹哉六經既散百家之學皆道古人之陳迹耳尙復不能常稱天下大亂用其迹而無統故也聖賢不明其迹又未易明也道德不一百家穿鑿也天下多得一各信偏見而不能都舉也夫聖人統百姓之大情而因爲之制故百姓寄情於所統而自忘其好惡故與

一世而得淡漠焉亂則反之人恣其近好家用典法故國異政家殊俗也所長不同不得常用不該不偏故未足備任也各用其一曲故析判天地萬物之理全人難遇故開鬱聖王之道大體者各歸根抱一則天地之純也裂分離也道術流弊遂各奮其方或以主物則物離性以從其上而性命喪矣

呂註天下百家之學莫不自以所治方術施之有爲爲不可加方術各不同則古之道術果何在曰無乎不在但不得其全耳既不得其全則神明何由降出神降則聖之所生明出則王之所成一者神明之主所謂天人神人至人聖人君子其體大同所從言之異耳語道先明天天者所宗

印五 莊賢八

十九

金鐘 嚴書 蔣氏校印

也故不離於宗謂之天人精所以入神不真則不至聖人則全天體神之至者故統道德而兆變化此即神降而爲聖也及其見於仁義禮樂蒸然慈仁謂之君子則明出而爲王也由聖人而上與天同由聖人而下與人同者也以法爲分而不可犯以名爲表而不可亂以操爲驗而不可欺以稽爲決而不可惑此皆有數存焉數多者位高而用大數少者居下而治小百官相齒以此而已上則聖之所生下則王之所成無不備者故能配神明醑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明本數而不疑係末度而不失其道不爲六合所拘其運無乎不在古之道術其大體如此而所謂神者數不能計度不能度不可以書言傳也明在數度者有司出

法國史記其述其在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多能明之自詩以道志至春秋以道名分皆古之道術明而在數度者先王以其數施於有政散於天下故百家時稱道之亦不出於古道術之外天下有道聖賢明而道德一學者得見其全不爲奇方異術所蔽及其亂也天下多得其一端察焉以自好雖各有所長而不該不偏一曲之士而已天地有大美而判之萬物有成理而析之以古人之全而察之彼百家者寡能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聖王之道間而不明人各爲其所欲爲道術裂矣

循本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總說天人神人至人也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說聖人也其數

印五 莊賢八

二十

金鐘 嚴書 蔣氏校印

一二三四逐一逐二討分曉也相齒相列也以事爲常者各治其職事也以衣食爲主者務農桑也蕃息者雞豚狗彘之畜蓄藏者倉廩府庫之積老弱孤寡爲意者以老弱孤寡爲念也民之理者治民之道也以上說君子自天人至君子總括古之道術盡矣下文却歎古今之異稱而道之以上說古之道術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包括在中天下大亂以下說後世之方術一察者只見得一偏天下之人多是執一偏之見以自喜如耳目鼻口皆由所知而不能相通百家賦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而拘於一偏者正如此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者觀古人全處則一偏之士少能備天地之美稱

神明之容容頌古通用卽美也白爲方白爲方術也悲夫
以下皆傷歎之詞以後各述諸家之異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
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音滑齋聞其風而說悅
之爲之大過己之大循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
服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鬪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
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
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
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
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
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
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
也薄其道大嚴格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
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
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
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
親自操耒耜而九屬雜天下之川腴無馘拔脛無毛沐甚雨
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臺
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跣躡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日不
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爲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
方之墨者苦獲已爾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誦不同相
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臆偶不作之辭相應以巨

甲五 莊 卷八

二十一

金陵 叢書
蔣氏校印

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
齋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
股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
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作大節一
非樂節用墨子籍名樂招一作樂招九聚也所治非一節
曰樂節用同本曰政麻口語一柱下業精也巨子墨道成者約
儒云節

郭註勤儉則瘁故不暉也矯厲也勤儉則財有餘而急有備
大過大順不復度眾所能也物不足則鬪令百姓勤儉有
餘故以鬪爲非不怒言但自刻也既自以爲是則欲令萬
物皆同乎己故博而不異不與先王同者先王則恣其萃
異然後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毀古禮樂嫌其侈靡

甲五 莊 卷八

二十一

金陵 叢書
蔣氏校印

物皆以任力稱情爲愛今以勤儉爲法而爲之太過雖欲
饒天下更非所以爲愛也未敗墨道但非道德雖獨成墨
而不類萬物之情故曰是果類乎穀無潤也不可爲聖人
之道者言聖道悅以使民民得性之所樂則悅悅則天下
無難矣夫王者必合天下之歡心而與物俱往故離於天
下者去王遠也墨子徒見禹之形勞耳未觀其性之適也
以自苦爲極謂自苦爲盡理之法也非其時而守其道所
以爲墨各守所見則所在無通故於墨之中又相與別也
巨子者能辯其所是以成其行者也尸主也爲其後世欲
係巨子之業也意在不侈靡而備世急所以爲是爲之太
過故非也亂莫大於逆物而傷性故爲亂之上任眾適性

上也今墨反之故爲治之下爲其真好故聖賢不逆也但
不可以教人求之不得謂無輩也枯槁不舍所以爲真好
也才士也夫非有德者也

呂註先王之治至於聲名文物之大備則不侈於後世不靡
於萬物不暉於度數非其常然也以繩墨自矯所以備世
急古之道也術有在於是夫道所以體常而盡變墨子特
見其備世之急遂以爲常所謂得一察焉以自好非可與
人同也自作爲非樂至博不異皆爲之大過己之大循者
也先聖禮樂有節喪葬有儀今乃生不歌死不哭不同先
王毀古禮樂儉薄如此非特不愛人亦不愛己矣墨子本
以汎愛兼利爲心而不察人之不堪甘其苦而爲之以約

甲五 莊八

二十三

金陵叢書
顧氏校印

失之者鮮則未敗墨子道也哀樂人所不免先聖爲之節
文墨子使之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是果人情乎生勤死薄
使人憂悲古之道術雖有在於是而墨子爲之太過不可
謂聖人之道已雖能任奈天下不堪何其去王道遠矣禹
遭洪水其勞至於如此所謂備世之急者墨子以爲常然
則非也夫勤勞備世之意則是爲之太過天下不堪其行
則非將使後世學者自苦以相進而已夫勤儉固難爲而
墨子優爲之眞天下之好求之不可得可謂才士也夫
循本不侈於後世不開後世以奢侈也不靡于萬物不以外
物爲靡麗也不暉於數度不以禮樂度數爲暉耀也以繩
墨自矯守繩墨以自矯拂也備世之急備其急務而不爲

不切之事也古之道術固有如此者而墨翟之徒乃獨喜
其說爲之太過所以繩墨自矯者極其過甚也已之大順
所以不侈不靡不暉者極其隨順也作爲非樂言所作爲
皆非可樂之事也不異不與先王同不異於眾人而亦與
先王之道不同也教人以薄恐非所以愛人然他却自行
以薄固未嘗愛己是以人無非之者不至敗墨道雖然以
下是莊子評品之詞當歌而不歌當哭而不哭當樂而不
樂豈近人情乎穀朴也去王也遠此不與先王同也橐栢
以盛衣食之器九如桓公九合諸侯之九讀如糾糾雜者
糾合錯雜天下之川使之脉絡貫穿而注於海也跂蹻爲
服服事也相里里名勤人名五侯之徒五等諸侯左傳所

甲五 莊八

二十四

金陵叢書
顧氏校印

諸五侯九伯也不忤不違也不違則相應巨子猶言大人
釋其黨之巨者爲聖人尸主也皆願以之爲主冀得爲後
世傳道之派然而人或信或否至今其論不能定亂之上
治之下亂多而治少也眞天下之好好爲治者也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忤於眾願天下之安甯以
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
者宋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
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膈合矐以調海
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
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悅下教雖天下不取強上聒而不舍
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

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
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固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
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
也以禁攻寢兵爲外情欲寡淺爲內其大小精粗其行適至
是而止

郭註忤逆也畢足而止不敢望有餘也華山上下均平別有
萬物不欲令相犯錯也強以其道膈令合調令和二子請
得若此者立以爲物主也見侮不辱以活民爲急也救鬪
寢兵所謂膈調也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膈調之理然
也見厭強見所謂不辱也不因其自化而強慰之則其功
太重也固置五升之飯斯明白爲太少也我必得活哉謂

甲五 莊賢八

二十五

金陵叢書
薛氏校印

民亦當報己也圖傲揮斥高大之貌不爲苛察務寬恕也
不以身假物必自出其力也無益於天下者己之所以爲
救世之士也其行適至是而止未能經虛涉曠也

呂註不爲俗所累不求飾於物推誠以及人在醜而不爭願
人安養而不求餘其心有不然則以爲垢而洗之是以此
白心也夫物之紛爭由於交侵而苛急別而宥之乃所以
息紛爭而願安甯之道心之爲物無所不容則宜無所爭
也二子語其容而行之以膈合歡以調海內是謂心之行
欲置之爲主推而宗之自見侮不辱自強聒不合此所謂
調膈之道也古之道術雖有在於是然爲人太多爲己太
少此二子所以不合於是言我日夜不休以救世人人必

不至於固傲乎救世之士而不我顧則我必得活不以飢
死爲憂其行適至是而止過此則非二子所知謂其不聞
道也

循本白心暴白其心也華山上下均平作冠象之故曰華山
之冠別有別善惡有不及也語心之容者說心之形容也
命之猶名之心之行心之用也膈煮熟也舊本作日傍者
誤言心之用如以烹飪與人合驢使之飲樂以此調和海
內而已請欲斯人立此心以爲之主也自言日得五升之
飯足矣然先生恐不得飽弟子亦饑而隨之日夜行不休
曰我必求得活民命哉固以傲夫救世之士不盡心者哉
其學有大小精粗不同而其行適至此足矣言亦無小大

甲五 莊賢八

二十六

金陵叢書
薛氏校印

高深之義也

公而不黨易異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
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
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
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
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
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冷零汰於物以爲道
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謾髀無任而笑天下
之尙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惟道拍髀斷與物宛
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危然而已矣
推反也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

隨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
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
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
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
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
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箴而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聚觀而不
免於齟齬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謬不免於非彭蒙曰
駢憤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作人不聚觀一
郭註決然無主各自任也物得所趣故一而不兩選則不偏
都用乃周也教則不至任其性乃至也洽汰猶聽放也其
知力淺不知任其自然故薄之而又鄰傷焉謾無任言

甲五 莊翼八

二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不當其任而任夫眾人眾人各自能則無為橫復尙賢也
非大聖者欲壞其迹使物不殉也法家雖妙猶有權拍故
未混合不能知是之與非前之與後矚目恣性苟免當時
之患耳魏然任性獨立也推曳而行緣於不得已也忠生
於譽譽生於有建唯聖人然後能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
愚知處宜貴賤當位賢不肖襲情而云無用賢聖所
不知道也塊不失道欲令去知如土塊也夫去知任性然
後神明洞照所以為賢聖而云塊不失道人若土塊非死
而何豪傑所以笑也未嘗至道故為詭怪得不教謂得自
任之道也莫之是非所謂齊萬物以為首也竅然逆風所
動之聲反人不見觀不順民望也齟齬無圭角也趨是也

道無不在而云塊不失道所以為不知概嘗有聞言不至
也

呂註不黨無私則中虛而無主故於物為一不顧不謀與物
俱往古之道術其寂然不動者三子所悅也感而遂通天
下之故則三子者之所不知也天大地大道大而有所有不
能則知萬物有所可有所不可選則不偏教則不至唯齊
之以道則無遺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已而緣於不得已洽
者清其濁汰者去其擾古之人由是以入道非以是為道
二子以道為止於此蓋不知智與已未始有物也夫萬物
並作乃所以復而其芸芸乃所以歸根不足以撓吾心也
慎到之所以為道理以為知不知而已將薄之而後鄰傷

甲五 莊翼八

二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之唯無知乃所以全也慎到徒知夫知之不知而不知夫
不知之乃知也謾無不定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賢聖所
以棄知去已也推拍齟齬連下三句則洽汰於物之謂權
拍鍊治之齟齬破絕之宛轉則與之俱往故忘智慮前後
魏然而已推曳而後動若風羽之旋磨石之隨則其動非
我也若無知之物而已故無建已用知之患動靜不離於
理是以無譽無過慎到以是為道理夫唯塊不失道蓋知
絕聖棄知之說而絕棄之者乃所以為聖知也則奚以異
於死人之理豪傑所以笑之而得怪於天下田駢學於彭
蒙得不教焉以其教則不至也言古人至於莫之是非而
已其風箴然惡可而言亦幾乎未始有是非而知者不

之說至於所爲與人反而欲以不聚人觀則不免於斷斷而已夫道未始有物也故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寔奚以常反人而以椎拍斷斷爲哉其所謂道非道而所是未免於非以其滯於無知之域耳三子雖非知道槩嘗有聞者若墨翟滑釐宋鈞尹文非唯不知道又未嘗有聞也道本出於性命之情而其真以治身今墨翟滑釐制行舉離於天下至於人已不愛則喪本失真爲甚故論道術爲天下裂而先及之次以宋尹則爲知道田慎則知而近之由粗以及精也

循本易平坦也決然無主者遇事決然行之而不先立主意也趨物而不兩者隨事而趨不生兩意如作一事又別生

甲正莊第八

二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一意便是有心矣有所選擇則不周徧以之爲教則有不
至惟歸之道則無有遺失矣冷者清冷之意汰者洗滌之
意洽汰於物猶言過事脫灑也知不知者雖知只作不知
薄與鄰皆畧也若畧知則必有略傷彭蒙田駢慎到惠施
鄧析皆齊宣王時人居稷下其學本黃老見尹文子及荀
子譏忍耻也蹀獨行也無任無所事任也縱脫無行縱肆
脫略不事行檢也椎以拍之輓以斷之皆與之無競也風
還羽旋有宛轉之意磨隄亦宛轉而出也彼以塊然無知
則不失道矣豪桀却相與笑憤到所爲以爲此非生人之
行乃死人之理徒怪訝而已田駢亦然亦如憤到也彭蒙
者田駢之師田駢學於彭蒙而得不可言之教蓋彭蒙之師

固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其風圓然不可得而窺又何可得而言是以彭蒙亦無言但見田駢常自彭蒙之家而反久之人不復聚觀而不免三兩人如魚隊之斷續而來言雖不驚悚人終不免有人識之也

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忽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嘗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甲正莊第八

三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郭註有積爲不足寄之天下乃有餘也無有何所能建建之以常無有明有物之自建也自天地以及羣物皆各自得而不兼他飾斯非主之以太一邪在己無居者物來則應應而不藏故功隨物去也形物自著者不自是而委萬物故物形各自彰著也其應若響者常無情也得焉者失言常全者不知所得也物各自守其分則靜默而已無雄白也夫雄白者非尚勝自顯邪尚勝自顯豈非逐知過分以

殆其生邪故古人不隨無涯之知守其分內而已故其性全其性全然後能及天下能及天下然後歸之如谿谷也不與萬物爭鋒然後天下樂推而不厭故後其身也雖辱後下之類皆物之所謂垢也取實者唯知有之以爲利未知無之以爲用取虛者守沖泊以待羣實也無藏有餘者付萬物使各自守故不患其少也歸然獨立自足之謂徐而不費者因民所利而行之隨四時而成之常與道理俱故無疾無費也巧者有爲以傷神器之自成故無爲者因其自生任其自成萬物各得自爲蜘蛛猶能結網則人人自有所能矣無貴於工僮也委順至理則常全故無求而福自足隨物故物不得咎理根爲太初之極不可謂之淺

甲五 莊八

三十一

金陵書局
蔣氏校印

也以約爲紀去泰甚也夫至順則雖金石無堅也迂逆則雖水氣無爽也順全逆毀斯正理也進躁無涯爲銳各守其分則自容有餘不削於人全其性也

呂註以道爲精則以物爲粗以物爲粗則以無物爲精矣道未始有物故以有積爲不足致虛極則必至於無積而後止澹然獨與神明居而已古之道術本末精粗無乎不在此云以本爲精趣時而已道本無物而時有焉則獨有未樹也建之以常無有則物莫能拔矣一與言爲二有所謂一則非太一太一則一亦不可得故萬物歸焉而不知主道無形則不爭故以濡弱謙下爲表觀其表則中之所體可知物各歸根體自空虛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異乎惟

拍腕斷以爲道者也關尹子十一句皆在己無居形物自著之功老子曰知雄守雌知白守辱離靜而不唱辱謝而歸根谿輪而不積谷應而不藏而江海之源所自出則建以常無有主以太一之謂也處後而受垢以濡弱謙下爲表也處虛而無藏故不毀萬物而物爲之用此其所以有餘不先人而隨人所以徐而不費異乎勞形苦己以爲道者矣因物之自虛而不毀之則異乎若無知之物矣曲全免咎是所謂福以深爲根則無事於堅以約爲紀則無事於銳至虛至大故常容物不削於人蓋以本爲精而澹然獨與神明居則所體者道之真可謂至極故歎曰古之博大真人哉

甲五 莊八

三十一

金陵書局
蔣氏校印

循本辱卽黑也谿谷皆虛而有容之處故以比喻卽所謂玄牝也笑巧笑人之巧也不削於人不侵削於人也

坊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觴見之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璋而連牝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諛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閱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稠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

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味乎未之盡者

皆忘於情實者荒唐無賦時也莊端正也稟
珍奇特也連抹宛轉貌與物相從不遠也

郭註無形無常隨物也死與生與任化也何之何適無意趣也物莫足歸都任置也時恣縱而不償不急欲使物見其意也沈濁者累於形名以莊語為狂而不信故不語也卮言重言寓言俱通至理正當萬物之性命也不謹是非已無是非故恣物而行也形羣於物故與俗處還與物合故無傷也不唯應當世之務故參差充實不可已多所有也莊子通以平意說己與說他人無異也案其辭明其注注然禹拜昌言亦何嫌乎此也

呂註無形故不可見無常故不可測以為死與則未嘗有生

甲五 莊八

三十三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以為生與則未嘗有死以為天地並與未嘗有古今以為神明往與未嘗有彼是然則芒芴無為寂然不動而已萬物畢羅無不在也莫足以歸其唯神之所為乎以謬悠荒唐不可窮之詞時恣縱而不苟蓋皆有對不以簡見之則雖無實不經不害其為信言也莊語猶法言卮言喻道之日用無窮重言寓言所以趣時也人不吾言之信故稱古昔以為重重言不能喻而後有寓言夫莊子之所體者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於萬物故其言亦然敖倪猶疏親也不謹是非所以羣於世俗著書雖瓌璋而連玆無傷也連謂無間隙玆則有定體然不可得而求非世俗所可貴也諛詭言之異非世俗所可賤也唯其有諸中而充

實不可以已故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友

則入於神矣其本宏夫以天為宗可謂調適上遂不離於宗者也故應化也其理不竭解物也其來不蛻謂形不待蛻而後解芒昧無盡此神之不可知者也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外駁其言也不中厥無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謂之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

甲五 莊八

三十四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蹶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絜不圍柄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園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困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抵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虛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

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厭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墮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蚤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尙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甯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黠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呂註老子曰多言數窮又曰希言自然則有言者不得已也而施之口談自以爲賢不知天地之虛曠而有我之甚不能不能守雌者也宜其以天地爲壯存雄而無術也夫聖人以無言爲言所以爲德今施恃其辯以反人爲實以勝人爲名則不知無言者也爲言所役不能自勝則弱於德

甲五

莊子八

三十五

金鏡叢書
蔣氏校印

以勝人爲名則強於物其塗墮謂非六通四闢之道也天地之道所以大者以其無爲今施之能不免於有我由天地之道觀之雖博且辯猶一蚤一蚤之勞而已於物何庸哉一與多皆道也一爲本多爲末則一雖不足爲本末之備然比之忘本逐末者尙可曰愈貴於道亦幾矣施不知反本以自甯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逐末而不反也夫無聲則響絕處陰則影滅已無我則天下莫與之爭施雖有才而不知出此徒事言詞之末以與物競奚異於窮響以聲而形與影競走也其失性甚矣所以深惜而悲之

疑獨施之辯能反人之心或與天下辯其數難三足是也或

與天下辯其名狗非犬是也或與天下辯其形矩不方是也或與天下辯其色白狗黑是也或辯其上下天與地卑是也或辯其長短龜長於蛇是也其論大率以謂萬物無高下長短之殊無形名方圓之異無青黃黑白之別以齊萬物爲首謂大道散而有形名皆出於人之私以爲差別而已施持此以與天下辯卒以善辯爲名此古人所不爲故不曰古之道術惜其有才而終於逐物喪其本真也

循本前歷言道術此獨言多方則所謂方術也其言不中於理逐一忤度事物之意而言之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者無有不可積之厚自微而積之其大可致千里方睨者日昃可睨而視之也天地山澤日之中昃物之生死皆合

甲五

莊子八

三十六

金鏡叢書
蔣氏校印

之爲同若大者同而小者異則謂之小同異若盡同盡異則謂之大同異居北方者不知南方地理以爲無窮然畢竟有窮處雖今日方適越然到越則知越矣謂之昔日已來可也天下之中央不知在何處然燕越之人各以其所處爲中則燕之北越之南亦可以爲中矣汎愛萬物則天地與吾一體矣此下所論是當時辯者有此數般話柄羽毛生於卵中是卵有毛雞本兩足而足之行者意也是爲三足郢本侯國而稱爲王是有天下之號犬羊之名皆人所命若先名犬爲羊則人必呼爲羊矣馬固胎生然馬生下有毛則與卵生何異豈特鳥獸之生有尾觀製字丁字子字卽有尾之狀荀子亦曰鈞有鬚卵有毛此說之難持

也而鄧析惠施能之彼註云鈎有鬚卽丁子有尾也丁之曲者爲鈎鬚與尼類火熱也至冬則不熱山靜也空谷傳聲則能出口車輪之極圓者不蹠地考工記輪人云進而既其輪欲其微不至無所取之取諸圓也日有所蔽則不見指有所遺則不至雖至有所不能盡蛇長而龜短龜能知吉凶則長於蛇矣矩者爲方之器然矩之體本不方規者爲圓之器然規之體本不可以爲圓擊非罔柄而柄自入之飛鳥之影雖動然影只附於形與形不相離是未嘗動也鏃矢雖疾然不發之則不行發之則不可止是其疾在人而不在鏃矢狗犬一也而有懸蹄則謂之犬無懸蹄則止謂之狗而不得謂之犬矣馬一也而又有所謂黃者

甲五 莊翼八

三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二也彼自黃耳而黃之者人也非三歟驪牛亦然狗之黑者不可以變白而白者可以變黑則白狗可以名之爲黑而孤駒則謂未嘗有母可也一尺之捶不爲長也今日用其半明日又用其半展轉用之則萬世不竭當時辯者以此與惠施相與應和終身不知窮止天地其壯乎吾之強其猶天地乎人安能勝天地其妄誕如此惠施雖存雄勝之心而無勝人之術始言多方終言無術則併方術無矣弱於德不足於德也強於物有飾於辯也塗路也隕迂曲也言施所由之路迂曲不正也不能以此自富散於萬物而不厭惠施不能安其爲一偏而欲牢籠萬物以爲能也莊子極詆惠施所以厭戰國之縱橫者可見矣編末叙

道術先天入神人至人次及聖人君子後世道術裂而後有諸家之異最末及惠施方術下矣莊子自列於老聃之後固未嘗敢以上掩六經也讀至此豈復更有餘篇哉洪適莊子載惠子之言曰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雖爲寓言然此理固具蓋但取其半正碎爲微塵餘半猶存雖至於無窮可也

筆乘自惠施多方以下與列子載公孫龍誑魏王之語絕相類解者多屬臆說范無隱與其門人嘗論此云恢掩橘怪道通爲一存而勿論可也何者此本非南華語是其所闢舛駁不中之言惡用解爲雖然凡莊生之所述豈特墨翟禽滑釐以來爲近於道卽惠施之言亦有似焉者也劉辰

甲五 莊翼八

三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翁所謂唯愛之故病之而不知者以爲疾也毀人以自全也非莊子也陸德明子玄之註論其大體真可謂得莊子之旨矣郭生前歎膏粱之途說余亦晚觀貴遊之妄談斯所謂異代同風何可復言也或曰莊惠標濠梁之契發郢匠之模而言其道舛駁其言不中何也豈契若郢匠喪同寢斤而相非之言如此之甚邪曰夫欲極有教之肆神明其言者豈得不善其辭而盡其喻乎莊子振徽音於七篇列斯文於後世重言盡涉玄之路從事展有辭之叙雖談無貴辯而教無虛唱然其文易覽其趣難窺恐造懷而未達者有過理之嫌祛斯文之弊故大舉惠子之宏辯也

劉榮總論道體廣大包覆無遺形數肇一奇偶相生自此以往巧麻不能算堯古之人循大道之序順神明之理於是
有內聖外王之道其在數度者雜而難徧然本末先後之
出於一而散於萬者未嘗不通也故時出時處或動或靜
能短能長以矯天下之枉而曲當不齊之變且伏羲非無
法也而成於堯二帝非無政也而備於周不先時而好新
不後時而玩故此聖人之在上者有所不能盡備也伊尹
任也伯夷矯之以清清近隘也柳下惠濟之以和不逆世
以蹈節不循俗以造名此聖人之在下者有所不能盡全
也道至於孔子而後集大成蓋幾千百年而一出孔子之
上聖人之因時者有不得已也孔子之下諸子之立家者

印五 卷八

三十九

金陵叢書
馬氏校印

各是其是也莊子之時去聖已遠道德仁義裂於楊墨無
爲清靜墜於田彭於是宋鉞尹文之徒聞風而肆莊子思
欲復仲尼之道而非仲尼之時遂高言至道以矯天下之
卑無爲復朴以絕天下之華清虛寂寞以拯天下之濁謂
約言不足以解弊故變術而無家謂莊語不足以喻俗故
荒唐而無崖其言若尊老聃而仲尼至論百家之學則
仲尼不與焉蓋謂道非集大成之時則雖博大真人猶在
一曲老聃一書得吾之不故論道而上遂惠子之書得吾
之未未免一語而已嗚呼莊子之書焉嘗不尊仲尼哉知
其所以尊者莫如莊子學者致知於言外可也

莊子闕誤

陳碧虛南華章句附闕誤一卷其載古今本同異今乘之卷末庶幾孔子闕文之意云

遺龜遊計十三字

亦若是而已矣見文如海槍榆枋而止見文本及江腹猶顛

然見文彼之二蟲又何知也見文本八千歲為秋此大年

也見文豈唯形骸有聾瞽哉見文本請買其

方以百金見文安所困苦哉見文本

齊物論計十二字

老洳見文雖我亦成也見文仁常而不

周見文飄風振海見文聖人愚芘見文則

是之異乎不是也其無辯矣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

也亦無辯矣見文

養生主計七字

牛不知其死也如土委地見文始也吾以為至人也

人間世計二十字

思其所行則庶幾見文曰讓若往而殆刑耳見文

耳而刑街暴人之前者見文有心而為之其易邪見文

寡不道以懂成見文其大蔽數千牛見文

將隱苾其所賴見文卻曲卻曲見文

德充符計十四字

刻意計一字

守其宗者也見文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正在冬夏青

青受命於天唯堯舜獨也正在萬物之首見文計子之德

口足以自反邪見文孔丘之於至人口未邪見文

吾之自寤邪見文大宗師計七字

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厲乎其似世乎見文

應帝王計五字

庶民孰敢不聽而化諸見文吾與汝無其文見文

既不震不止見文紛然而封哉見文

駢拇計二字

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見文而枝者不為岐見文

馬蹄計一字

絡之見文

肱篋計十一字

曷嘗不法聖智哉善人不得聖智之道不立而不得聖智之

道不行則聖智之利天下也少聖智生而大盜起掎擊聖智

聖智已死聖智不死雖重聖智是乃聖智之過也彼聖智者

天下之利器也見文

刻意計一字

刻

甲五 莊闕誤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甲五 莊闕誤

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故曰聖人休焉休則平易矣休見張本則平易矣

繕性計九字

繕性於俗口學以求復其初俗見張本以復其初性於滑欲於欲

思以求致其明見張本古之治道者以恬養智智生而無以

智為也謂之以智養恬見張本義明而物親忠也見張本

禮樂徧行江本古四時應節見張本又何為乎哉見張本

軒冕在身非性命之有也見張本

說劍計一字

惺當何敢言見張本

漁父計三字

皎白見張本侍於下風見張本以敗德人見張本

甲五 莊關張

三

金 蔣氏校印

禪王計五十五字

恐聽口謬見張本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桓公得之莒見張本

利神無惡也見張本越王得之會稽見張本

白出奔莒見張本公孫觀見張本越王得之會稽見張本

會稽山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見張本

故許由處於潁陽而共伯得志乎丘首見張本

殷德衰見張本

盜跖計十一字

穴室樞戶見張本口休卒徒於太山之陽見張本凡天

下人有三德見張本此七子者世之所高也見張本此

六子者無異於獐犬流豕見張本操瓢而乞者皆利名

輕死見張本汝行如桀紂則口作色有不服之心者見張本

色有作

吾昔與子訟於無約曰見張本則亦猶夕病長阨見張本

若負重行而上坂也見張本貪財而取辱見張本

在有計二字

空同之山見張本以此因人之國僥倖也見張本

天地計十三字

故通於天者道也順於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義也見張本

此其名桔槔見張本聖人所羞也見張本不相

罪坐見張本

天道計九字

甲五 莊關張

四

金 蔣氏校印

其自然為也見張本而道德之至也見張本實者倫矣見張本

者見張本刑名比詳見張本夫天地至神矣見張本安取道

哉見張本非知治之道者也見張本淵淵乎其不可測也

天運計十七字

孰隆施是見張本在上彷徨見張本名者公器也見張本又奚

傑傑然見張本予口張而不能發動如天地者哉見張本三皇五帝之

然則至人見張本發動如天地者哉見張本三皇五帝之

治天下也昔黃帝之治天下見張本辟子不運而感風化

雖應於下風而感風化故曰風化見張本

秋水計十四字

五帝之所運見江西南古藏故異便耳見張本是故大人之行

不出害人之塗也見張本謂之篡之夫見張本知乎人之行

本江西南古藏而不遇時也本江西南古藏當堯舜之時常榮紉

之時本江西南古藏出跳乎非幹之上本江西南古藏且子曰見張本

至樂計三十八字

吾未知之樂也亦未知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

而誠者為樂矣並見江西南古藏萬物皆化生見江西南古藏今有變

之而死見江西南古藏而復為生人之勞乎見江西南古藏

泛然以天地為春秋見張本而復為生人之勞乎見江西南古藏

乎勞彼必相與異其好惡好惡異故先聖不一其能見江西南古藏

也故異種有幾若肅為鵠見劉得一斯彌為食醴食醴生乎頤

輅頤格生乎黃輓生乎九猷九猷生乎荇荇生乎腐蠅

腐蠅生乎羊奚羊奚比乎不筭久竹生青甯並見張本

達生計十四字

是形色而已見江西南古藏物焉得而正焉見張本不開人之入

本江西南古藏以瓦投鈞投金投見呂注有張毅者見高門縣簿

本江西南古藏一人之所最畏者本江西南古藏吾將三月豢汝見張本

本江西南古藏自為謀則取之其所異謀者何也本江西南古藏異雞無

敢應見者反走矣一文如海劉得一其山是與見江西南古藏口忘是

非張文本同非則安平陸而已本江西南古藏

山木計七字

運化之泄也見江西南古藏褰裳躡步見張本莊子反入宮三

月不庭見江西南古藏從其令本江西南古藏俗虞人以吾為戮張本同文

田子方計一字

其導我也似父本江西南古藏

知北遊計十二字

知如字不取故曰通天地之一氣耳見劉得一一本氣合彼神

明至精本江西南古藏汝唯莫必謂無乎逃物張成山林與阜壤與

我無親使我欣欣然而樂與見江西南古藏

庚桑楚計十二字

辭盡矣口奔蜂不能化蒼蠅江西南古藏十日息

愁江西南古藏人見其人物見其物見張本每妄更為失

宗者見文守本又適其偃溲焉本江西南古藏移是非今之人也

徐無鬼計十二字

藜藿柱宇鼯鼯之逕文張察士無陵許之辭則不樂見張本

毛自以為廣宮大囿見張本古之真人以天待人見張本

則陽計二字

同檻而浴見張本氣之廣者也本江西南古藏

甲五 莊闕誤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甲五 莊闕誤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外物 計五字

我且南游說吳越之王見張本出拾薪見張本中民之行易

進焉耳同張本大林丘山之誓張大本沐老見張本

寓言 計四字

如觀鳥雀蚤虻見張本勸公以其私死也見張本向也括撮

而今也被髮見張本而况乎以無有待者乎見張本

列御寇 計十二字

無多餘之贏江南李氏張汝處己晉紀江南李闔口嘗視其

良文成李同其善其善古之至人天而不人見張本有慎懷而達

見江南古仁義多責六者所以相刑也達生之情者傀見

舊得一本

印五 莊闕誤

七

金 蔣氏校印

天下 計三字

而九滌天下之川江南李氏雖未至極江南李氏至極本同

右三十三篇闕誤或兩義共三百四十九字

覽過南華經名氏

景德四年國子監本江南古藏本徐鉉葛湍校天台山方瀛

宮藏本徐靈府校成元英解疏中太一宮本張君房校文如

海正義中太一宮本張君房校郭象注中太一宮本張君房

校散人劉得一注大中詳江南李氏書庫本張潛夫補注

右九家闕誤同異各有義旨

莊子翼附錄

莊子列傳

司馬遷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剝削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洗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

申五 莊附錄

金陵叢書 解氏校印

汚我我甯遊戲汚漬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編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莊論

阮籍

伊單闕之辰執徐之歲萬物權輿之時季秋遙夜之月先生徘徊翱翔迎風而遊往遵乎赤水之上來登乎隱空之巨臨乎曲轅之道顧乎泱泱之州恍然而止忽然而休不識曩之所以行今之所以留悵然而無樂愀然而歸白素焉平晝間居隱几而彈琴於是緝紳好事之徒相與聞之共議撰辭合句啓所常疑乃闢鑿整飭嚼齒先引推年躡踵相隨俱進奕奕然步臆臆然視投跡蹈階趨而翔至差肩而坐恭袖而檢猶豫相林或作莫肯先占有一人是其中雄桀也乃怒目擊

勢而大言曰吾生乎唐虞之後長乎文武之裔遊乎成康之

隆盛乎今者之世誦乎六經之教習乎吾儒之迹被沙衣冠飛翮垂曲裙揚雙鷗有日矣而未聞乎至道之要有以異之於斯乎且大人稱之細人承之願聞至教以發其疑先生曰何哉子之所疑者客曰天道貴生地道貴貞聖人修之以建其名吉凶有分是非有經務利高勢惡死重生故天下安而大功成也今莊周乃齊禍福而一死生以天地爲一物以萬類爲一指無乃激感以失貞而自以爲誠是也於是先生乃撫琴容與慨然而歎俛而微笑仰而流盼噓喻精神言其所見曰魯人有欲觀於闔峰之上者資端冕服驂騮至乎崑崙之下沒而不反端冕者常服之飾驂騮者凡乘之耳非所以

申五 莊附錄

金陵叢書 解氏校印

矯騰增城之上遊玄圃之中也且燭龍之光不照一堂之上鐘山之口不談曲室之內今吾將墮崔嵬之高杜衍謾之流言子之所由幾其寤而獲反乎天地生於自然萬物生於天地自然者無外故天地名爲天地者有內故萬物生焉當其無外誰謂異乎當其有內誰謂殊乎地流其燥天抗其濕月東出日西入隨以相從解而後合升謂之陽降謂之陰在地謂之理在天謂之文蒸謂之雨散謂之風炎謂之火凝謂之冰形謂之石象謂之星朔謂之朝晦謂之冥通謂之川回謂之淵平謂之土積謂之山男女同位山澤通氣雷風不相射水火不相薄天地合其德日月順其光自然一體則萬物經其常入謂之幽出謂之章一氣盛衰變化而不傷是以重陰

雷電非異出也天地日月非殊物也故曰自其異者視之則
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則萬物一體也人生天地之中
體自然之形身者陰陽之精氣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
遊魂之變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馭者也以生言之則物無
不壽推之以死則物無不夭自小視之則萬物莫不小由大
觀之則萬物莫不大殤子爲壽彭祖爲夭秋毫爲大泰山爲
小故以死生爲一貫是非爲一條也別而言之則鬚眉異名
合而說之則體之一毛也彼六經之言分處之教也莊周之
云致意之辭也大而臨之則至極無外小而理之則物有其
制夫守什五之數審左右之名一曲之說也循自然性一作佳
天地者寥廓之談也凡耳目之者名分之施處官不易司舉

印五 莊附錄

王

金陵叢書
附氏校印

奉其身非以絕手足裂肢體也然後世之好異者不顧其本
各言我而已矣何待於彼殘生害性還爲讐敵斷割肢體不
以爲痛目視色而不顧耳之所聞耳聽聲而不待心之所思
心奔欲而不過性之所安故疾疹萌則生不盡禍亂作則萬
物殘矣至人者恬於生而靜於死生恬則情不惑死靜則神
不離故能與陰陽化而不易從天地變而不移生究其壽死
循其宜心氣平治不消不虧是以廣成子處空同之山以入
無窮之門軒轅登崑崙之阜而遺玄珠之根此則潛身者易
以爲活而離本者難與永存也馮夷不遇海若則不以己爲
小雲將不失問於鴻濛則無以知其少由斯言之自是者不
章自建者不立守其有者有據持其無者無執月弦則滿日

朝則曩咸池不留陽谷之上而懸之後將入也故期得者喪
爭明者失無欲者自足空虛者受實夫山靜而谷深者自然
之道也得之道而正者君子之實也是以作智造巧者害於
物明者是非者危於身修飾以顯潔者惑於生畏死而榮生
者失一作亂其貞故自然之理不得作天地不泰而日月爭隨
朝夕失期而晝夜無分競逐趨利外倚橫馳父子不合君臣
乖離故復言以求信者謂此亡家之子也剝腹割肌者亂國之臣
仁也竊其雉經者謂此亡家之子也履霜露蒙塵埃者貪冒之
也囉善華被沆瀣者昏世之士也履霜露蒙塵埃者貪冒之
民也潔己以尤世修身以明洵者誹謗之屬也繁稱是非背
質追文者迷罔之倫也誠或作成非媚悅以容求乎故被珠玉

印五 莊附錄

四

金陵叢書
附氏校印

以赴水火者桀紂之終也含菽采薇交餓而死顏夷之窮也
是以名利之塗開則忠信之誠薄是非之辭著則醇厚之情
灑也故至道之極混一不分同爲一體乃失無聞伏羲氏結
繩神農教耕逆之者死順之者生又安知貪洵之爲罰而貞
白之爲名乎使至德之要無外而已大均溷固不貳其紀清
靜寂寞空豁以俟善惡莫之分是非無所爭故萬物反其所
而得其情也儒墨之後堅白並起吉凶連物得失在心結徒
聚黨辯說相侵昔大齊之雄三晉之士嘗相與明目張膽分
別此矣咸之爲百年之生難致而日月之蹉無常皆盛僕馬
修衣裳美珠玉飭帷幃出媚君上入欺父兄矯厲才智競逐
縱橫家以慧子殘國以才臣亡故不終其天年而大自割繁

子之言不得不為邪說比者蓋其矯之過矣夫矯枉欲其直也矯之過則歸於枉矣莊子亦曰墨子之心則是也墨子之行則非也推莊子之心以求其行則獨何異於墨子哉後之讀莊子者善其為書之心非其為書之說則可謂善讀矣此亦莊子之所願於後世之讀其書者也今之讀者挾莊以謾吾儒曰莊子之道大哉非儒之所能及知也不知求其意而以異於儒者為貴悲夫

莊子論下

學者詆周非堯舜孔子余觀其書特有所寓而言耳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讀其文而不以意原之此為周者之所以訟也周曰上必無為而

甲五 莊附錄

七

金陵書局 蔣氏校印

用天下下必有為而為天下用又自以為處昏上亂相之間故窮而無所見其材孰為周之言皆不可措乎君臣父子之間而遭世遇主終不可使有為也及其引太廟犧以辭楚之聘使彼蓋危言以懼衰世之常人耳夫以周之才豈迷出處之方而專畏犧者哉蓋孔子所為隱居放言者周殆其人也然周之說其於道既仄之宜其得罪於聖人之徒也夫中人之所及者聖人詳說而謹行之說之不詳行之不謹則天下弊中人之所不及者聖人藏乎其心而言之略不略而詳則天下惑且夫諛諛而後喻曉曉而後服者豈所謂可以語上者哉惜乎周之能言而不通乎此也

莊子祠堂記

蘇 軾

莊子蒙人也嘗為蒙漆園吏沒千餘歲而蒙未有祀之者縣令秘書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為記謹案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皆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箠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為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為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揉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為不愛公子則不可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闢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為一家而

莊附錄

八

金陵書局 蔣氏校印

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跖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而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唯唯而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蹇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場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元豐元年十一月十九日記

贈別

潘 佑

莊子有言曰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佑常佩服於斯言夫得者謂如人之生也自一歲二歲至千百歲自少而得壯自壯而得老歲數之來不可却也此豈非得之者時也失之者亦如一歲二歲至千百歲若暮之失早今之失昔從壯而失少從老而失壯行年之去不可留也此豈非失者順也天下之事皆然也來不可避去不可留故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達人知我無奈何物亦無可奈何我何兩不相干故泛然之也故浩然之也乃自然之也非知其然而然故其視天下之事如奔車之歷蟻垤也值之非得也去之非失也安能分得失於其間結哀樂於其會邪如人一歲二歲至千百歲其間得失哀樂雖然繁苛當其時哀

甲五 莊附錄

九

金陵叢書
兩氏校印

則戚戚而不可解樂則熙熙而不可易及其過而思之乃覺亦夢也則向之熙熙戚戚亦何妄哉則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今之失何足介董邪燕之南越之北日月所生是為中國日月東西出沒者是為晝夜其間含齒戴髮粒食衣罽者是為人一性之動是為太易言性移易不足也或為人或為異類在性之所好而已剛柔動植云云而無窮者是為物以聲相喚是為名倍物相聚是為利彙首而云云是為事而往而記之於心或為喜或為悲或為恨其名雖眾然皆一心之變也始則無物終復何有哉於是分彼我彼謂我為彼我謂彼為彼彼自謂我我亦自謂我使其交相指皆彼也自指射皆我也然終不知誰為彼誰為我也雖聖人不能定之

且強為之治焉於是或有或名禮周或名秦漢治焉殺之膚舒而裁之謂之簡賤束毫末而染丹墨而縱橫之謂之文聚云云之事而錄之謂之典籍後人視之謂之稽古世世相倣而不知休息或至於道或溺於心謂之曰學或曰自古及今營營於其間者惟共一晝爾一晝之間而營萬世之務何異乎覺而憂夢夢而憂覺也日月星辰丘陵山澤如故也含齒戴髮剛柔動植者云云而不可已也往所謂商周秦漢或爭而得之者或爭而失之者今何有焉今予視之真覺之視夢也豈若體道安性而清虛為任哉天下之事其未至也無狀也方今無住也已往無物也予今營營復何求邪然而貪慾而好利繫心於得失者跼促若轅下駒安得懸解如列子能言如

甲五 莊附錄

十

金陵叢書
兩氏校印

莊周者發言如雷注耳如風焚天下之轅釋天下之駒浩浩然復歸無物至於無言歟僕舊之所言如此足下之行也錄以贈行足下踟促之甚者其心已病矣聞吾此言病其瘳乎

雜說

望人有論議無辯諸子有辯無論議論者論說而止議者議評而止辯者辯其事之是非如何耳六合之外聖人存而勿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聖人有論也春秋議而不辯春秋經世之迹第議而已聖人有議也聖人之有議非得已也豈若眾人務辯以相示歟

莊子之書兩言罔兩之間影以影之為影似待乎形而實不相待也而不知者以起坐俯仰為在形豈知影實不待於形

王 雱

歟夫以影必待形形必待造物者是不能冥於獨化耳能冥於獨化則知影之不待形形之不待造物極於無有而已故曰惡識其所以然不然

莊子以其自適則言夢爲蝴蝶以其自樂則言如魚之樂以蝴蝶微小飛揚而無所不至矣以魚處深渺而能活其身矣所以寓其自適自活之意於二物在於齊諧萬物也

扈言不一之言也言之不一則動而愈出故日日出言不一而出之必有本故曰和以天倪天倪自然之妙本也言有其本則應變而無極故曰因以曼衍言應變無極則古今之年年有時而窮盡而吾之所言無時而極也故曰所以窮年此周之爲言雖放縱不一而未嘗離於道本也故郭象以周爲知

申五 莊子

十一

金波書 周氏校印

本者所謂知莊子之深也

萬物之所道者道也道者物之所道而有不在故在大則未嘗有所過而在細則未嘗有所遺是以萬物之才性分中亦各有所取而此莊周之爲書而言及鯤鵬蜩鷲斥鷃鷦鷯羊魚蝶馬牛山水之類也道之本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未有天地也先天地生而不爲久自古以固存也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萬有不同謂之富不同同之謂大富有之謂大業此聖人也

有形然後有名有名然後有分有分然後有守莊子曰形名已明分守次之

莊子所謂不折鑿鄒不怨飄瓦與夫不怒虛舟之意同也天

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是以孔子欲無言也則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非體道者孰能與此

率性者自然也修道者使然也自然者天也使然者人也在自然之中者有也在使然之外者無也人安能奪其所有益其所無哉故所有者性也所無者莊子之所謂侈也德者己之所有也於己之所有人益之是侈也故曰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懸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

君子之迹有窮通聖人之道無鈍利民之所見者然也君子之迹有窮通其心則無窮通之異也故曰窮亦樂通亦樂以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也

甲五 莊子

十一

金波書 周氏校印

莊子曰無以故滅命人道之謂故天道之謂命

道譬則歲也聖譬則時也莊周所以作秋水而言時至者當其時而已奈曲士指此而非之宜其憤夏蟲之不可以語於冰井蛙之不可以語於海也

莊子曰顏回忘仁義矣未能忘禮樂仁義先忘而禮樂後忘是仁義不如禮樂也此莊子先言忘內而後忘外仁義內也未能忘外禮樂外也內外忘然後能坐忘此其言之所以不同也

聖人以必不必眾人以不必必何謂也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必不必也言必信行必果以不必必也莊子之言有與聖賢相似者不可全非而已矣

聖人不自立意而意常存不自有我而我常在迫之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非有意而動也非有我而起也亦曰應之而已莊子曰物物者不物於物與荀子精於道者物物之言相合也靜者本也動者末也靜與物爲常動與物爲應者聖人也靜與物爲離動與物爲構者取人也聖人物物取人於物於物如斯而已矣

孔子曰君子學以致其道莊周曰道不可致孔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莊子曰德不可至河也曰孔子言其在人莊周言其在天以其在天則自然之道奚由致而自得之德奚由至以其在人則深造之道不致何由得道日新之德不至何由得德惟夫能致然後可以不致惟夫能至然後可以

不至
莊周之書究性命之幽合道德之散將以去其昏昏而易之以昭昭此歸根復命之說剖斗折衡之言所以由是起矣雖然道於心而會於意則道問而無應又奚俟於言者歟蓋無言者雖足以盡道之妙而不言者無以明故不得已而後起感而後動迫而後應則駕其所說而載之於後而使夫學者得意則忘象得象則忘言此亦莊周之意有繫於世也

莊子言澤雉之處樊中以其失於真性也古之至人則能忘其機心息其外慮心與太虛齊道以陰陽會以天地爲一朝以曠代爲一府無人非爲異故物不得而親不得而疏此其迭出於範圍之外而又非澤雉之在乎樊中也

甲五 莊附錄 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莊子曰古之真人過而弗悔當而不得則是聖人未嘗無過也過而不自以爲悔與天地同也若其與人同者則有改過不吝其更也人皆謂之若矣冬而煖夏而寒天地之過也天地且有過況聖人乎大恐之謂懼小恐之謂懼莊子曰大恐漫漫小恐備備

莊子之書其通性命之分而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其近聖人也自非明智不能及此明智矣讀聖人之說亦足以及此不足以及此而陷溺於周之說則其爲亂大矣
夜氣存者萬慮息也不定以存者謂不能朝徹也能朝徹則所謂復德之本也

神有甚於聖而鼓舞萬物者神也與萬物同憂者聖也神不聖則不行聖不神則不藏莊周之言尙神而賤聖矯枉之過也莊子曰自本自根本者一在於木下根者木止於良莠本出於根而根附於木相須而生也蓋本者命也根者性也老子曰歸根曰靜以言性也曰復命以言本也
莊子之書有言真人至人者以真者言乎其性也至者人道之至也

明者神之散神者明之藏是明由神之所致也故曰明不勝神
老子曰天門開闔莊子曰天門無有以其萬物由之而出故曰開闔以其萬物由之而藏故曰無有
莊子之言悻悻者所謂無盡之際復無盡也萬物芸芸而生

甲五 莊附錄 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成於中所謂不見其極也

萬物備之於天地之中而天地非有意於萬物也故曰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萬物亦備於我身而我非外更役物也故曰知大備者無求如此則自得而不遺於道也安能舍己而逐物歟故曰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也

莊子有曰有名有實是物之居者所謂在體為體在用為用而萬物之所由是也無名無實存於物之虛者所謂不聞不見而必集於虛是也可言可意言而愈疏者無言無意而道所以親也

莊周之書載道之妙也蓋其言救性命未散之初而所以覺天下之世俗也豈非不本於道乎夫道海也聖人百川也道

歲也聖人時也百川雖不同而所同者海四時雖不同而所同者歲孔孟老莊之道雖適時不同而要其歸則豈離乎此哉讀莊子之書求其意而忘其言可謂善讀者矣

李士袁 元卓

夢蝶

萬物同根是非一氣奚物而為周奚物而為蝶認周以為非蝶是未能忘我也執蝶以為非周是未能忘物也物我對待萬態紛紜謂彼不齊皆妄情爾不知物自無物雖蝶亦非我自無我雖周亦幻況容有分也栩栩然而夢為蝶即蝶為周遽遽然而覺為周即周無蝶此見之所獨而物之所齊也夫覽一身而私膠萬物而執以形開之覺而為事之實以魂交

甲三 莊附錄

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之寐而為夢之虛不知一夕之覺夢一形之開闔是也一形

之開闔一性之往來是也一化為物戚然而惡一復為人忻然而樂物固奚足惡人固奚足樂此特萬化而未始有極者耳一犯其形竊竊然而私之妄也必有大覺而後知大夢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夢不知覺故不以夢為妄覺不知夢故不以覺為真周不知蝶故不以蝶為非蝶不知周故不以周

為是靈源洪寂觸處皆知變化代興隨遇無擇而吾心未始有知焉故是篇立喪我之子綦以開齊物之端寓夢蝶之莊周以卒齊物之意噫舉世皆寐天下一夢也櫟社之木以夢告人元君之龜以夢求免尹氏之役夫以夢而樂鄭人之得鹿以夢而訟華胥以夢游帝所以夢至隨其所遇而安之者

知其幻而非真也何獨於此不然彼致道者疏以通其凝靜以集其虛誠以生其神寂以反其照將視世間得失是非貴賤成敗生死真夢幻爾奚獨於周與蝶而疑之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吾嘗因是說而知周非特為寓言

甲五 莊附錄

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解牛

即無物之自虛者履萬化而常通執有物之為實者應一塗而亦泥然物本無物其體自離道無不通安所用解而謂之解牛者離心冥物而未嘗見牛乘虛順理而未嘗游刃解牛於無解乎且以刀則十九年歷陰陽之數不為不久以解則數千牛應世變之故不為不多疑若斲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礪者蓋執跡則瞬息已遷操本則亘古不去妙洪之體在動

而非搖虛明之用入磨而非垢意者一身已幻孰爲能奏之
刀萬物皆妄孰爲可解之牛有刀則能以存有牛則所以立
物我既融能所斯泯浮游乎萬物之祖其虛莫之礙也故能
未嘗批而大却自離未嘗導而大統自釋未嘗爭而同然者
自固未嘗有而技經肯綮之自宜况大瓠乎以是奏刀肆然
而無應物之勞動刀甚微而無競物之心釋刀而對而無留
物之累提刀而立而無逐物之逝其用之終又將善刀而藏
之復歸於無用矣此刀之所以未嘗傷也雖然至道無在而
在妙用非應而應在手應觸而觸不知手在肩應倚而倚不
知肩在足應履而履不知足在膝應跨而跨不知膝在天機
自張而各不自知大用無擇而感其自爾此其刀所以恆恆
乎有餘地矣一將有見牛之心則有解牛之累而衛生之經
亦已傷矣此良庖以其割故歲更刀族庖以其折故月更刀
也是刀也非古非今時不能攝非長非短數不能固非新非
故化不能移非厚非薄質不能定本然之剛不煨而堅湛然
之用不泮而明處庖丁用之如土委地而族庖每見其難爲
也以道冥之在解無解非礙則解亦不知在礙無礙非解則
礙亦不立以庖丁而視族庖者解其礙也以族庖而視庖丁
者礙其解也解礙俱遺虛而已矣竊原莊周之意託庖丁以
寓養生之主大養生於齊物逍遙之後夫何故物物皆適固
於形體之累者不能逍遙物物皆一列於大小之見者不能
齊物以是賓賓然與物靡刃於膠擾之地其生鮮不傷矣惟

甲五 莊附錄

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內無我者故能逍遙於自得之場惟外無物者故能齊物於
至一之域夫然體是道而游於萬物之間彼且烏乎礙哉故
莊周以是起解牛之喻而文惠以是達養生焉

藏舟

自物之無而觀之真常湛寂亘古而不去自物之有而觀之
大化密移交臂而已失達此者即其流動之境了乎不遷之
宗夫然游塵可以合太虛秋毫可以約天地寄萬化於不化
之有宜使負之而走將安之乎昧此者覽其有涯之生託乎
必遷之地夫然而停燈者前焰非後焰比形者今吾非故吾
雖使執之而留皆自冥冥中去矣此莊周所以有藏舟山於
壑澤之喻夫壑與澤虛明之用所以況造物之無心舟與山

甲五 莊附錄

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動止之物所以況有形之有體道一而已一固無方壑之與
澤爲有方矣一固無體舟之與山爲有體矣夫一隨於動止
而游於有方一昧於虛明而固於有體則一者自此而對矣
有盛而衰爲之對有新而故爲之對有生而死爲之對一則
無二故獨往獨來而無古今對則有耦故相形相傾而隨
起隨滅是故以火藏火一也藏之水則滅以水藏水一也藏
之士則溼又況以舟山且有體矣壑澤且有方矣挈而藏之
且有心矣彼造物者之未始有物所以夜半得以負之而走
也雖然不物者乃能物物不化者乃能化化若驟若馳日徂
於一息不留之間化故無常也我知之矣此特造物者愚羣
動而有心者所以妄存亡也是心存則物存是心亡則物亡

方其藏之壑澤心之所見自以爲固矣不知此纖毫未嘗立俄而失之夜半心之所見自以爲去矣不知此纖毫未嘗動惟知夫大定持之者故能遊於物之所不得遊而皆存夫物之所不得遊而皆存之處乃萬物之所繫一化之所待古之人藏天下於天下者以此夫天下者萬物之所一也而人者又萬物之一耳誠其得一之全故知萬化之未始有極者動無非我則天老終始皆所欲之而無所惡也與夫一犯人形而喜之者其樂可勝計邪古之人嘗言之矣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是樂也味者終日用之而不知且宅爾陳人爾與物周游於造化之逆旅爾安得莊周藏天下於天下而論之

甲五 莊附錄

十九

金陵叢書
齊氏校印

坐忘

心非汝有孰有之哉是諸緣積習而假名耳身非汝有孰有之哉是百骸和合而幻生耳知心無心而萬物皆吾心則聰明烏用黜知身無身而萬象皆吾身則支體烏用墮况於仁義乎况於禮樂乎若然動靜語默無非妙處縱橫逆順無非天游孰知其爲忘也邪不然厭擾而趣寂懼有以樂無以是爲忘則聚塊積塵皆可謂之忘矣夫回幾於聖人而未盡過於眾人而有餘順一化之自虛了乎無物者聖人也隨眾境而俱逆繫乎有物者眾人也了乎無物則無往而非忘繫乎有物則無時而能忘此顏回所以坐忘乎反萬物流轉之境冥一性不遷之宗靜觀世間則仁義禮樂舉皆妄名寂照靈

源則支體聰明舉皆幻識忘物無物則妄名自離忘我無我則幻識自盡然仁義禮樂名不自名妄者執以爲名支體聰明識不自識幻者認以爲識知身本於無有則支體將自墮必期於墮之者未離於身見也知心本於不生則聰明將自離必期於離之者未離於心見也且支體聰明之尙無則仁義禮樂之安有向也作德於肝膈之上而物物皆知今也無知向也役心於眉睫之間而物物皆見今也無見茲乃坐忘乎然既已謂之忘仲尼不容於有問顏回不容於有應亦安知一毫之益亦安知一毫之損亦安知仁義禮樂之忘爲未亦安知支體聰明之墮離爲至已乎夫即妙而觀墜者之忘車沒者之忘水人之忘道術魚之忘江湖亦忘也即離而觀

甲五 莊附錄

二十

金陵叢書
齊氏校印

得者之忘形利者之忘真怒臂者之忘車徹攫金者之忘市人亦忘也將以彼是而非乎道無是非將以彼真而此僞乎道無真僞顏氏之子背塵而反妙捐質而集虛者爾吾知其忘猶未忘也僕進此道不忘亦忘孔子所以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也又奚貴忘

壺子

神之妙物者未嘗顯妙物之受妙者未嘗知妙是之謂神彼巫則誣神之言以死生存亡禍福壽夭而告於人者其驗雖歲月旬日之可期似妙而非妙特若神矣既已謂之神巫而又曰季咸者以寓物之妙而有感者也且咸則有感而感則有心方且以我之有心而感入之心以我之有見而見人之

見故死生存亡禍福壽夭者妄名起矣名既已妄又妄見之見既愈妄又妄言之世之滯於相而不能冥妄者又妄受之直以是爲真故棄而走也雖列子猶見之而心醉以其未能刳心也以其道之至於靈子以其未能絕學也故使人得而相汝夫靈者以空虛不毀爲體以淵明不測爲用子則有出母之道以應世者故能託無相於有相之間季咸則有心而感者故每入則皆曰見靈子則無心而應者故每至則皆曰示彼無心者踐形於無形之表彼安得而相之超數於無數之先彼安得而知之季咸方且累於形數而未離見見之處直以爲死生若是而莫之逃也故始也示之以地文則歎之以其死次也示之以天壤則幸之以其生不知死本無死心滅則死生本無生心生則生形之死生心之起滅心之起滅見之有無也至人未始有心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與陰同德彼亦不得而見也必示之以地文而文者物之所自雜也與陽同波彼亦不得而見也必示之以天壤而壤者物之所自生也示之以天沖遂以爲不齊焉地文則陰勝陽天壤則陽勝陰太沖則陰陽之中莫勝則天地之平也萬法一致本無高下彼見不齊焉然三者皆謂之機意其動之微而見之先故得而見之也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則示出於無所示矣彼以實投我而此以虛彼以有受我而此以無彼之起心役見爲有盡此之離人藏天爲無盡以有盡相無盡殆已此季咸所以望之而走追之而滅也雖然靈子之告列子

甲五 莊附錄

二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且曰是見吾杜德機又曰殆見吾善者機又曰是見吾衡氣機皆曰吾者猶且立我至於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雖吾亦喪之示之者其誰邪相之者其誰邪故逃也靈子之心太虛矣太虛之體空明妙湛總特萬有飾之以榮華而不留揮之以兵刃而不傷沃之以水而不濡燎之以火而不焚一以是故爾靈子之心弔之以死受之而不惡慶之以生受之而不悅名之不齊受之而不爭彼卒自失而滅亦不以爲騰而得亦以是虛爾莊周方論應帝王而言此者大帝王應世惟寂然不動故能感而遂通惟退藏於密故能吉凶與民同患一將出其宗敝敝然以天下爲吾忠役於萬物而非所以役萬物使人得而相汝可乎此古之應帝王者所以蕩蕩乎無能名也

甲五 莊附錄

二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玄珠

赤水之北源含陽而不流崑崙之邱體安靜而不撓以況性之自本者南望則交物而起見還歸則涉動而旋復以況性之反本者性天一開塵境並起既湛人僞遂遠大道玄珠其遺乎然性不可因人而知使之者又其誰邪性不可有心而知索之者又其誰邪夫使之而非集虛也索之而非默契也是三子者智窮乎所欲知目竭乎所欲見口費乎所欲言而道終弗得夫何故游塵聚塊妙道皆存瓦礫糠粃至真咸在近不問於眉睫遠不離於象先流出乎方寸之境縱橫乎日用之際追之則冥山在前而愈遠問之則大塊非遙而盡迷

以其索之不得故也且性本無知而知非知也性本無見而
而見非見也性本無言而言非言也卽知是性以知索知反
爲知迷卽見是性以見索見反爲見礙卽言是性以言索言
反爲言縛謂之象似有而非有也謂之罔似無而非無也去
智而迷者靈去見而礙者徹去言而縛者解此象罔所以獨
得之也方其深入道之本則聖如黃帝有望乃遺愚如象罔
無心乃得及其冥大道之原則一性無性在得非聖一真無
真在失非凡向也遺之黃帝亦無一毫之虧今也得之象罔
亦無一毫之得互古互今而獨露真常大感大靈而咸爲覺
性庸詎知三子之弗得爲非而象罔之得爲是也故雖黃帝
特異之

甲五 莊附錄

二二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濠梁

物之所同者同乎一一之所同者同乎道道之所致無所從
來生者自生而生本無生形者自形而形本無形凡森布於
貌象聲色之間者無不具此道我於物奚擇焉一性之分充
足無餘一天之遊逍遙無累物與我咸有焉惟契物我之知
者於此蓋有不期知而知其妙冥契其理默會神者先受之
有不能逃遊其先者此莊子所以知魚樂於濠梁之上也夫
出而揚游而泳無濡沫之涸無網罟之患從容乎一水之中
者將以是爲魚之樂乎以是爲樂齊諧且知之矣又奚待周
而後知蓋魚之所樂在道而不在水周之所知在樂而不在
魚惟魚忘於水故其樂全惟周忘於魚故其知一至樂無樂

魚不知樂其樂真知無知周不期知而知然莊周以是契之
於無物之表蓋將無言惠子嘗交於莫逆之際蓋將無問莊
子於此非不能默惠子於此非不能悟以謂非言則周之言
無所託非言則道之妙無所見直將祛天下後世離我與物
爲兩者之蔽爾將物自有其物則周固非魚矣是安知我而
知魚之爲樂也邪將我自有其我則魚固非周矣是安知我
不知魚之樂也邪知與不知皆道之末此周所以請循其本
也其本未嘗不知昔人嘗言之矣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
不同也在我者蓋如也視死如生視富如貧視周如魚視人
如豕視我如人在物者蓋如也如則物物皆真樂無非天和奚獨
奚獨濠梁之上也哉如則物物皆真樂無非天和奚獨魚

甲五 莊附錄

二三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之樂也哉吾知夫周與魚未始有分也然作秋水之篇始之
以河伯北海者相矜於小大之域次之以蟲虺蛇風相憐於
有無之地又安知物之所以一則樂之所以全故周託儻魚
之樂以卒其意而至樂之說因此而作也古之明乎至樂無
有者常見於其言矣曰奚樂奚惡

墜車

執物以爲有所見者誠車矣認我以爲實所知者誠墜矣知
見立而乘墜分庸詎無傷邪彼醉者之全酒知以之泯見以
之冥乘不知有車墜不知有地身不知有觸觸不知有傷凝
然無所分焉且暫寄其全於酒者猶足以外死生而忘驚懼
況性天之全未始離者乎天下一車爾託而乘其上者內開

知見之營營外逐幻化之擾擾一將傾覆於諸妄之地非直
骨節之傷驚懼之入也一開其受萬態俱入猶醒者之觀車
覆且得無傷乎雖然探形之始則天地與我並生原數之先
則萬物與我爲一奚物而謂車奚物而謂人奚物而謂墜奚
物而謂傷且心與物對則開天而人心與物冥則離人而天
機械去而所循者天理也適莫融而所體者天均也行而無
跡是謂天遊動而無吟是謂天機舉不足以憂之者天樂也
舉不足以美之者天和也以是相天無所助也以是事天無
所役也夫是之謂全於天彼其視得失哀樂死生窮通猶醉
者之墜車矣嘗原周之意以是說於達生之篇者以謂有生
者必盡有盡者必生知天生本無生故曰內觀無心外觀無
身泛觀無物乃能一其性而不二養其氣而不耗合其德而
不離通乎物之所造而不爲奚往而非天哉形全於天而形
形者未嘗有耳全於天而聲聲者未嘗發目全於天而色色
者未嘗顯口全於天而味味者未嘗呈夫是之謂全於天是
篇既託之以醉者之墜車矣又次之以復讐者不折鏤鄒又
次之以忤心者不怨飄瓦此其何故也物自無物何心於有
我自無我何心於物物我未始有分也故墜者不傷讐者不
折飄者不怨一天之自虛矣然則以其對人故謂之天一性
無性況有天乎以其對開故謂之藏一天無天況有藏乎悟
此然後契達生之妙趣也

道術

甲五 莊附錄

二十五

金陵叢書
新氏校印

昔之語道者以謂道烏乎在曰無乎不在期以之在有邪古
之人嘗言之矣在古無古在今無今在陰非陰在陽非陽在
遠不離肩睫在近獨高象先在聚而流出萬有在散而收斂
一毫道果在有哉期之以在無邪古之人嘗言之矣在天而
天在地而地在谷滿谷在坑滿坑有在於螻蟻有在於瓦礫
道果在無哉無不在無名謂之無而真無不無也有不在有
名謂之有而真有不有也而在在者有無不可得而名焉昔
之明在在之妙於天下者不敢以形數擬不敢以吟域睨即
其亘古今而自成入散殊而皆一者強名之曰古人之大體
是猶萬水著見一月之所播也萬竅怒號一風之所鼓也萬
象森羅一氣之所積也萬物紛錯一道之所原也神明得之
而降出帝王得之而生成天人得之不離於宗神人得之不
離於精至人得之不離於真聖人以是而變化君子以是而
慈仁以是爲法名操稽之數以是爲詩書禮樂之文古之人
卽之以爲道術者非累於心也故不可謂之心術非繫於智
也故不可謂之智術非機也故不可謂之機術非技也故不
可謂之技術此術者而謂之道其該徧者也惜夫大全裂於
道德之一散百家諸子隨所見而自滯以謂道術有在於是
也其生不歌其死不哭而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爲人
太多爲己太寡而宋鉏尹文子聞其風而悅之謾無任而
笑上賢縱脫無行而非大聖蒙駢憤到聞其風而悅之以謙
下爲表以虛空無已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此數子者或

甲五 莊附錄

二十六

金陵叢書
新氏校印

以獨任不堪而滯道或以強聒不捨而滯道或以死生之說而滯道或以博大之域而滯道計其術之在道中猶魯空之在大澤也猶糶米之在太倉也猶小石之在太山毫末之在馬體也自其所見言之則殊而自其所造之道觀之則不知其殊也此何故一石之微與太山均於成體一米之細與太倉均於成數一暑與大澤共虛一毫與馬體皆備此百家雖裂道於多方而大體未始有離也嗚呼沒百家無大全離大全無百家非百家則不見大全非大全則百家不立其原一也終日大全而不知大全者百姓也欲至大全而未及大全者賢人也已極大全而泯迹大全者聖人也堯舜之相授授此者也禹湯之相傳傳此者也周公之仰思思此者也仲尼

甲五 莊附錄

二下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之潛心潛此者也孟子之養浩養此者也伊尹之先覺覺此者也莊周之書卒於是篇深包大道之本力排百家之敵而終以謬悠之說無津涯之辭自列於數子之末深抵其著書之跡以聖人天下後世孰謂周蔽於天而爲一曲之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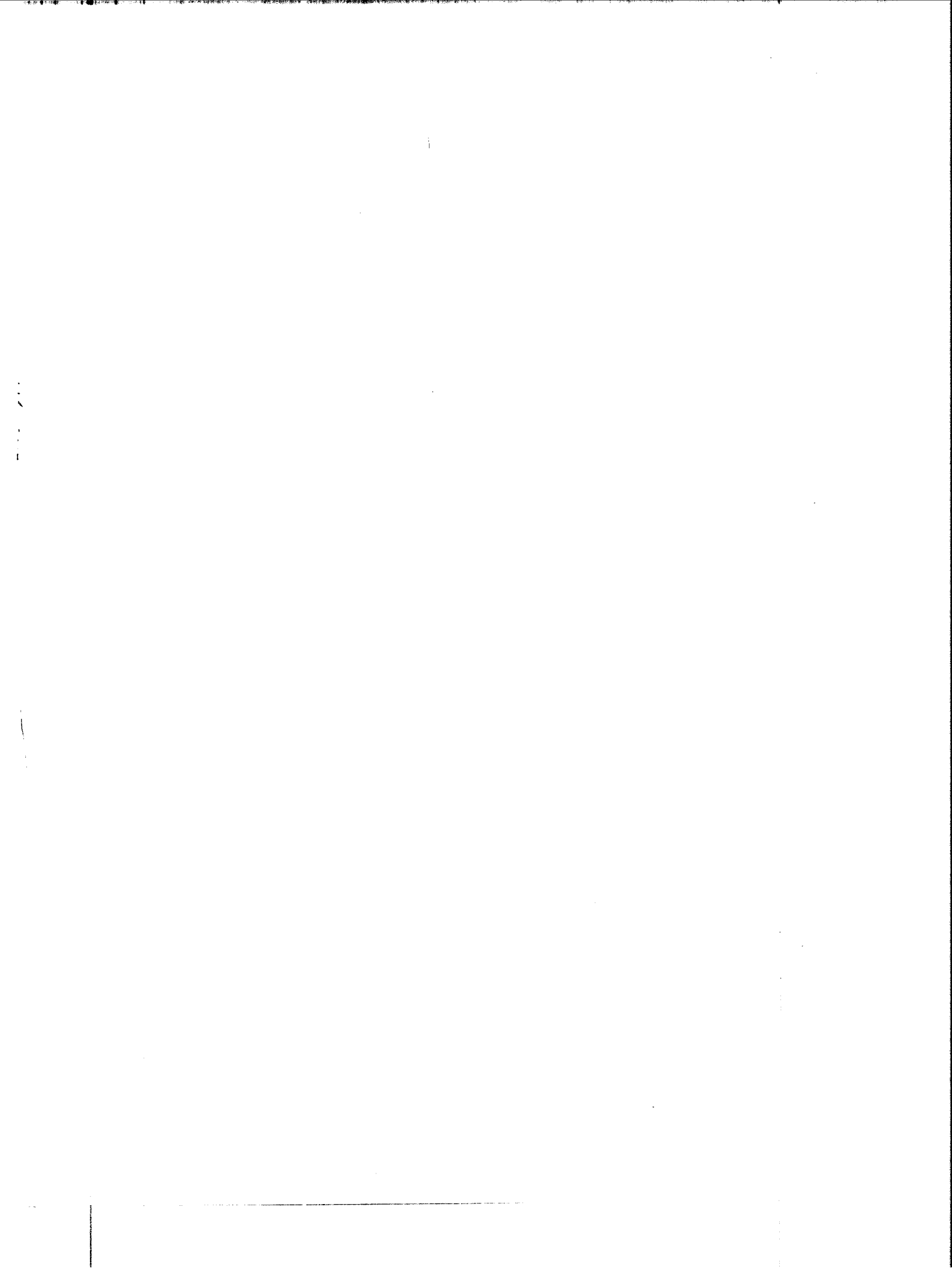
跋

右莊子翼八卷亦焦弱侯先生著明萬曆王元貞祖本也其甄采之博研索之精與老子翼畧同洵足以截眾流顯真其閒呂吉甫王元澤二家注非無見道之言而曾無以溯其回喬講張之質蓋塵障既深雖解玄言難回拗性猶之夷甫諸人以清談禍晉今呂王亦以清談禍宋其趨一也世之讀是編者當憬然於識解如呂王曾不足續其誤人家國之咎則後之弋高名負清望者可以知所自警而觀人者亦無震於學術從而尸祝之爲漆園之罪人也鄉後學蔣國榜跋

甲五 跋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讀莊子法



讀莊子法小引

往昔有人名曰莊周周之奇不知其所以然也化而為書名曰莊子書之妙不知其所以然也是書也出于意想之外而遊于溟滓之初吾烏乎讀之句與為句乎字與為字乎庸詎知吾之所謂句即莊之所謂句吾之所謂字即莊之所謂字耶文與為文乎義與為義乎庸詎知吾之所謂文即莊之所謂文吾之所謂義即莊之所謂義耶吾烏乎讀之無已則仍以莊讀之彼且為鯤鵬亦與之為鯤鵬彼且為蝴蝶亦與之為蝴蝶而後乃今將讀莊僉父笑之曰彼且奚讀也副墨之子洛誦之孫伊吾以取富貴亦若是則已矣而奚以洗洋自恣之文為悲夫之僉則何知夫餐沆瀣者不慕腥羶御風而行不愛車馬吾將如庖丁之解牛不以目視而以神行如輪扁之斲輪得之于心而應之于手如痾僂者之承蜩猶掇之也浸假而化予之身以為大宗師浸假而化予之心以為養生主浸假而化予之言以為齊物論予之行以為逍遙遊與莊豈有二哉心齋張潮撰

昭代叢書

甲集

讀莊子法小引

一

世楷堂藏板

昭代叢書甲集卷十九

歙縣 張 潮 山來 輯

吳江 沈林惠 翠嶺 校

讀莊子法

晉江林雲銘西仲著

總論

三十三篇之中反覆數十萬言大旨不外明道德輕仁義一死生齊是非虛靜恬澹寂寞無為而已矣篇之有內有外有疎皆出於世俗非當日著書本意內昭代叢書甲集讀莊子法卷十九一世楷堂藏板七篇是有題目之文為莊子所手定者外篇雜篇各取篇首兩字名篇是無題目之文乃後人取莊子雜著而編次之者逍遙遊言人心多狃於小成而貴於大齊物論言人心多泥於已見而貴於虛養生主言人心多役於外應而貴於順人間世則入世之法德充符則出世之法大宗師則內而可聖應帝王則外而可王此內七篇分著之義也然人心惟大故能虛惟虛故能順入世而後出世內聖而後外王此又內七篇相因之理也若是而大旨已盡矣外篇雜篇義

各分屬而理亦互寄如駢拇馬蹄肢體在宥天地天道皆因應帝王而及之天運則因德充符而及之秋水則因齊物論而及之至樂田子方知北遊則因大宗師而及之惟逍遙遊之旨則散見于諸篇之中外篇之義如此庚桑楚則德充符之旨而大宗師應帝王之理寄焉徐無鬼則逍遙遊之旨而人間世應帝王大宗師之理寄焉則陽亦德充符之旨而齊物論大宗師之理寄焉外物則養生主之旨而逍遙遊之理寄焉寓言列禦寇總屬一篇為全書收束而內七

昭代叢書

甲集 讀莊子法 卷十九

世楷堂 藏板

稊說

一莊子另是一種學問與老子同而異與孔子異而同今人把莊子與老子看做一樣與孔子看做二樣此大過也
一莊子全部以內七篇為主外篇稊篇旨各分屬而總不離其宗今人誦其文止在字法句法上著意全不問其旨之所在此大過也
一莊子末篇應敘道術不與關老並稱而自為一家其日上與造物者游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此種學問誠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者世人乃以老莊作一樣看過何也
一莊子另是一種學問當在了生死之原處見之其曰遊于物之所不得遜一句即薪盡火傳之說為全部關鑰老子所謂長生久視則同而異也孔子所謂未知生焉知死則異而同也
一莊子言逍遙言重闐心期乎大老子言儉言慈言齋心期乎小是其工夫不同處老子言無名天地之始莊子却言泰初有無無有無名則無名之上尚有所自始矣是其立論不同處若云子夏之後流為田

昭代叢書

甲集 讀莊子法 卷十九

世楷堂 藏板

子方子方之後流爲莊周卽謂莊子與孔子同而與老子異亦無不可也

一莊子宗老而黜孔人莫不以爲然但其言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何等推尊孔子若言其宗老也則老聃死一段何又有遁天倍情之譏乎要知著書之意是非固別有在難與尋章摘句者道也

一莊子只有三樣說話寓言者本無此人此事從空騫換出來重言者本非古人之事與言而以其事與

昭代叢書 甲集 讀莊子法 卷十九 世楷堂藏板

言屬之厄言者隨口而出不論是非也作者本如鏡花水月種種幻相若認爲典實加以褒譏何啻癡人說夢

一莊子五十三篇載在漢書藝文志嚴君平作老子指歸所引用者多書中不載如闕爽意修危言遊鳧子胥等篇世存其目則此書爲郭子元刪定無疑但外禱兩集尙有膺手未經擯斥世無明眼以爲相沿已久不敢復道然亦不可不辯也

一莊子生於戰國兵刑法術之家徒亂人國其所云

絕聖弃知培斗折衡等語皆本於憤世嫉邪之太甚讀者不以詞害意可也

一莊子詆訾孔子世以爲離經畔道不知拘儒剽竊乃離經畔道之尤者也攷書中所載孔子不過言其問業于老氏子貢稱夫子無常師是不足爲詆訾者也若盜跖漁父乃其徒爲之所謂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亦已甚矣

一莊子篇中有一語而包數義者有反覆千餘言而止發一意者有正意少而傍意多者有因一言而連

昭代叢書 甲集 讀莊子法 卷十九 世楷堂藏板

類他及者此俱可置勿論惟先求其本旨次觀其段落又次尋其眼目照應之所在亦不難曉

一莊子有易解處有艱澀難解處有可作此解彼解處俱無足疑止玩上下文來路去路再味其立言之意便迎刃自解矣

一莊子學問是和盤打算法其議論亦用和盤打算法讀者須知有和盤打算法

一莊子學問有進一步法其議論亦每用進一步法讀者須知有進一步法

一莊子旨近老氏人皆知之然其中或有類於儒書或有類於禪教合三氏之長者方許讀此書

一莊子為解不一或以老解或以儒解或以禪解究牽強無當不如還以莊子解之

一莊子大旨說外死生輕仁義黜聰明詞若不殊而其每篇立意却又不當于同處而求其異當於分處而求其合自有得於語言文字之外若草草讀過便是不曾讀

一莊子用字有與他書不同如怒而飛非喜怒之怒

昭代叢書

甲集 讀莊子法 卷十九

六

世楷堂藏板

冷然善非善惡之善游心乎德之和非和順之和此類甚多當具別解

一莊子命意之深處須以淺讀之為文之曲處須以直解之若一味說元說妙只管附會入心性裏面去便成一部野狐禪矣今人蹈此病者什之八九須痛絕之

一莊子或取其文不求其理或詮其理不論其文其失一也須知有天地來止有此一段至理有天地來止有此一段至文絕不許前人開發一字後人摹倣

一字至其文中之理理中之文知其解者且暮遇之也

一莊子似個絕不近情的人任他賢聖帝王矢口便罵眼大如許又似個最近情的人世間里巷家室之常工技屠宰之末離合悲歡之態筆筆寫出心細如許

一莊子當隨字隨句讀之不隨字隨句讀之則無以見全書之變化又當將全書一氣讀之不將全書一氣讀之則不知隨字隨句之融洽

昭代叢書

甲集 讀莊子法 卷十九

七

世楷堂藏板

一莊子當以看地理之法讀之欲得正龍正穴於草蛇灰線蛛絲馬跡處尋求徒較量其山勢之大小無有是處

一莊子當以觀貝之法讀之正視之似白側視之似紫睨視之似綠究竟俱非本色纔有所見便以為得其真無有是處

一莊子當以五經之法讀之使其理為布帛菽粟日用常行之道不起疑異於心則與我相親矣
一莊子當以傳奇之法讀之使其論一人寫一事有

原有委鬚眉畢張無不躍躍欲出千載而下可想見也

昭代叢書

甲集 讀莊子法
卷十九

八

世楷堂
藏板

跋

三山林西仲先生司李吾郡僕時尚幼不獲一聞聲
歎稍長讀莊子因覺微言妙義襟出不窮運斤成風
悉中肯綮棄糟粕而得神奇不獨為讀莊子之法且
可為讀一切書之法也心齋居士題

昭代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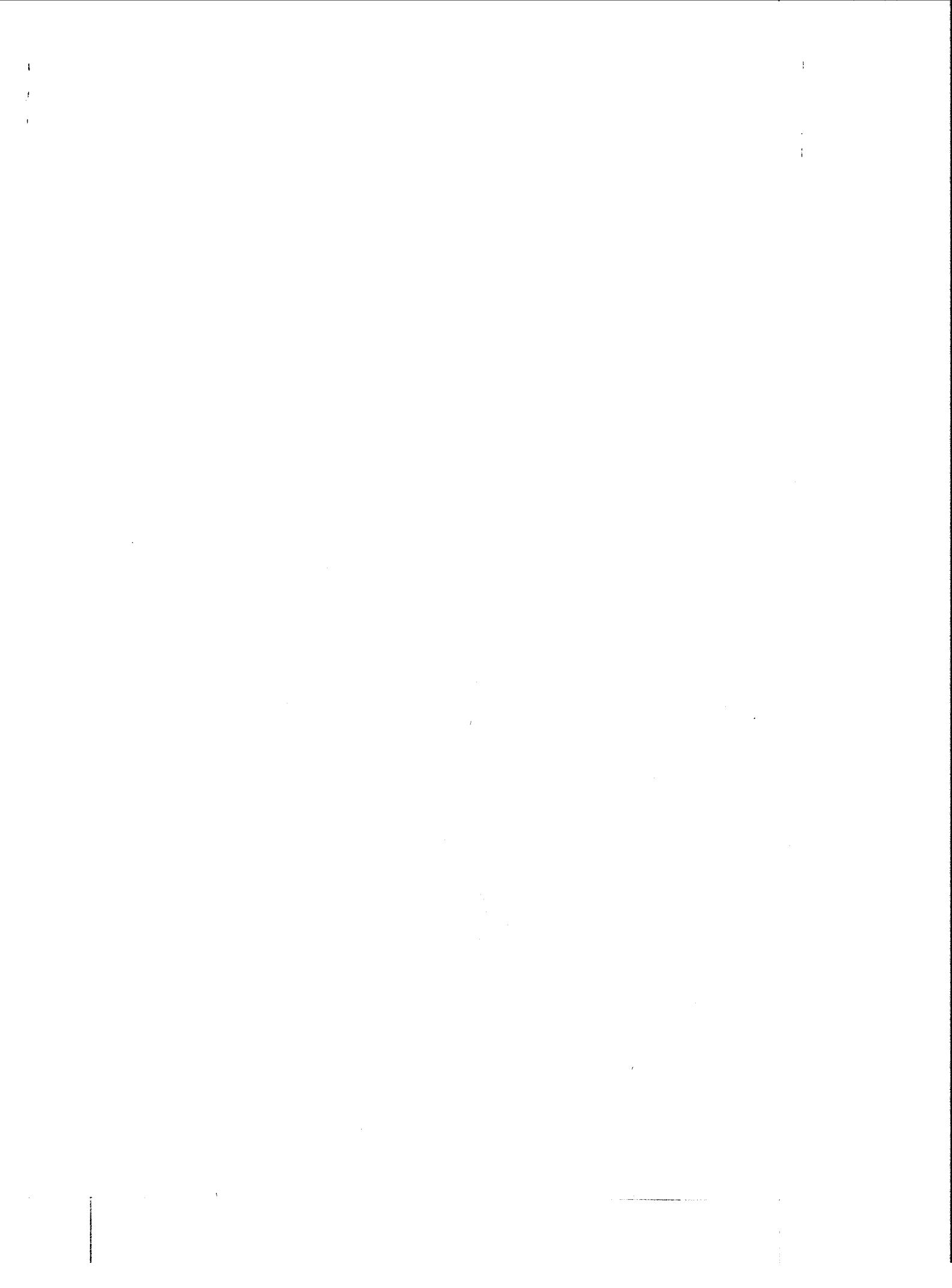
甲集 讀莊子法跋
卷十九

九

世楷堂
藏板



莊
子
解



金匱吳 峻齋仙著

逍遙遊解

莊子齊小大而篇中獨貴大以是知其釋易也作易者有憂患惟有憂患而後求占筮故曰人之生也與憂俱生然思有以矯之以為文章之變化故作逍遙遊

北冥有魚至不知其幾千里也

鯀坤也歸藏之易首坤故先言坤即老陰也北冥

昭代叢書

王集

莊子解 卷第四十三

一

世楷堂藏板

險位易所言大不專指陽故曰鯀之大不知其幾千里喻揲著時所得數

化而為鳥至其翼若垂天之雲

魚陰而鳥陽化變也鵬乾也昆朋皆眾意象兄弟

為昆喻三陰為坤三人為朋喻三陽為乾背艮也

艮得乾之上爻故曰鵬之背先言艮者連山之易

首艮明連山歸藏與周易相通也怒飛變動也雲

陰也艮下二陰垂于乾陽之下艮上一陽為背故

下二陰為翼也艮以上爻為主

是鳥也至天池也

海運卦變也徙者之卦也南冥陽位南冥北冥皆

天池池者義之最深處

齊諧者至去以六月息者也

齊諧志怪喻羣然附和者繇辭不必真有此由象

辭不必真有此像水屬坎在北鵬屬乾徙南擊動

也三千里三爻三層也乾用九坤用六九萬里陽

數之極也搏扶搖者象揲時之狀初以兩手合弁

為搏次以兩手輔助為扶復以兩手進退為搖上

昭代叢書

王集

莊子解 卷第四十三

二

世楷堂藏板

者進也去者變以用六而有所之也息者爻數亦

以六而止也言月者上半歲為陽下半歲為陰以

寅起筭則夏時之連山以丑起筭則殷時之歸藏

以子起筭則周時之周易也

野馬也至亦若是則已矣

野馬指世閒之人塵埃指所占之事以息相吹言

天人以氣相感正色元黃也至極太極也天之視

下乾包坤也帝出乎震得乾初爻從震下爻仰觀

與從艮上爻視下相同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至水淺而舟大也

積者爻數以明水擊三千里之故水淺者少陰少

陽不能變故不名大以坎陷為喻

風之積也不厚至而後乃今將圖南

陽九之極則一陰生于下巽陰所以在下也培風

猶擊水巽陰上進中爻變而為艮上爻仍與艮同

故曰背負青天南離位由巽而離也艮巽震離為

後天卦之陽方故曰莫之天閟

蜩與鸞鳩笑之曰至而南為

駉代叢書莊子解 三 世楷堂 藏板

二蟲屬少陽決起飛捨指擊之對榆枋風水之對

控于地徙而上之反一則老陽之性情一則少陽

之性情也時則不至言不必乘六時蜩不必鳴秋

鳩不必呼雨亦欲變為陽何必用九邪

適莽蒼者至小年不及大年

三殽以一時分陰陽春糧以一日分陰陽三月以

四時分陰陽少陽何能變化惟乾坤并包六子乃

能變化少不如老陰不如陽惟用九而後數盡

奚以知其然也至湯之問棘也是已

朔望以一月分陰陽春秋以一年分陰陽朝菌蟪

蛄各自有年故曰小年冥靈龜也小用五行故以

千歲分陰陽大椿喻著筮用八索故以萬六千歲

分陰陽此大年也老彭述歸藏易聞于世眾人求

其占而泥其絲辭湯問棘見列子

窮髮之北至其名為鯤

髮屬思窮髮喻無思坎水起于北廣橫看修豎看

八卦平看乃有方位先天之卦則上下左右而已

不屬東西南北也若六十四卦本豎看安得豫期

駉代叢書莊子解 四 世楷堂 藏板

此爻之動是何方惟占畢乃斷之

有鳥焉至且適南冥也

羊角屬兌上爻變則為乾坎之居上卦者為雲雲

氣陰爻也絕者陰盡變為陽負青天艮卦即上背

若泰山

斥鴳笑之曰至此小大之辨也

鷦少陽奚適言不必變化榆枋蓬蒿皆以喻細聖

人言其大凡占者當悟其理勿以瑣屑為中不中

故夫知效一官至猶然笑之

知效一官有應無比行比一鄉有比無應德合一
君言承徵一國言乘自視斷本爻宋榮見管子
且舉世而譽之至猶有未樹也

舉世以全卦言不加不能變也內卦外卦有定位
吉凶分別有界限未數數然謂卦有卦德爻有爻
情未樹謂學易者但知爻象而未得易之大道
夫列子御風而行至猶有所待者也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
莊子所重在冥以行權故尊言風旬有五日而後

昭代叢書

王集

莊子解

卷第四十三

五

世楷堂
藏板

反巽下一陰歷三爻而復變為巽以一卦主一月
以一爻主五日所謂六位時乘也致福趨吉也未
數數趨世之所謂吉也猶有待冥陰不自行待陽
而行

若夫乘天地之正至聖人無名

正卦得其正辨六爻之辨無窮即無極此句點明
遊字惡乎待哉所謂時乘六龍以御天也無已以
物為己無功不居其功無名莫可名狀

堯讓天下于許由至而代之矣

此段伸說聖人無名所謂乾天無形也天下統乾

坤言日月時雨云云有坎離以治乾坤則必有他

卦若震電之光兌澤之浸灌是也立當位尸空位

致天下者欲讓冬陰于坤夏陽于乾不知乾坤不

因此名也已治者雖非正卦亦各自為乾坤為名

各有稱名不可易為賓又非時序一枝少陽之卦

但有一陽滿腹少陰之卦但有一陰歸休即歸藏

易無所用即乾初爻之勿用不越尊俎而代八卦

各有其方各有其德不相更代莊子文以用字作

昭代叢書

王集

莊子解

卷第四十三

六

世楷堂
藏板

主易初起便是用九用六後人不知此謂莊子尚
無用不知若尚無用則并不必有此言莊子曰無
用而後可以有肩

肩吾問于連叔至窅然喪其天下焉

此段伸說神人無功蓋乾坤變化而無為也言指

占辭大而無當不得其本末往而不返不得其始

終河海其言者易所言皆比興而欲以賦求之徑

者中有阻折不易透庭者中有空虛不相接故與

人閉吉凶之情不近也陰陽不測之謂神冰雪陰

在外兌也處子陰在內巽也不食五穀不用五行也吸風翼也飲露兌也乘雲氣由陰而陽御飛龍由少陰而老陽四海即四方此句又點遊字神疑言其所得物不疵癘有元有亨也年穀熟有利有貞也故不倍其占知謂知易無聰明不可為知無坎離則不成乾坤也時女待時之女得時而行之人指卦之德指爻亂治也謂導人于善孰以為事不必徧天下皆喜之所謂無功也大浸極陰大旱極陽不濕不熱即不傷謂陰陽有變化塵垢秕糠

耶代叢書

王集 莊子解 卷第四十三

七

世楷堂 藏板

即所謂野馬塵埃與造物相感使人皆可以為堯舜易所稱大人是也以物為主則物傷之矣要在乘時未用章甫而越不用使八卦而不安其方則無所謂卦矣每卦每爻各有本用占者宜知之四子即四象藐姑射之山陽之陰汾水之陽陰之陽堯以無有為功所謂神人無功也

惠子謂莊子曰 至 猶有蓬之心也夫

此段伸說聖人無已瓠圓以喻天天外無物故曰無已已即物也五天地之數實良上爻五石者每

爻主五日也天之內先盛水故先言此瓠之盛以伸明之不能自舉喻不明易者剖而兩之左四卦是陽天右四卦是陰天瓢者欲卦之專屬水拙于用大不善斷也上爻之陽固有所用乾之元即其用也均拆也手艮象上爻與兌毀對故曰不龜統白絲艮下二陰象絲泝泝者浣于水艮手與冬坎水相連為卦位買其方謂學易者封地屬震下爻言坎艮相連中陽進而為上陽也艮進而震以艮上爻與震下爻相聯使將謂乘時所用之異戒占者同一卦而所用之爻異同一爻而所用之事異惟不拙者知之擴放也謂欲以瓠盛水而不知能為水所盛也蓬心即翱翔蓬蒿之心

昭代叢書

王集 莊子解 卷第四十三

八

世楷堂 藏板

惠子謂莊子曰 至 眾所同去也

大本象辭小枝爻辭易辭皆空言眾人不能學則易為無用矣

莊子曰 至 安所困苦哉

狸狎譏遊說之士雲垂或有牛象故以相比牛屬坤垂天之雲屬艮坤之下二陰與艮之下二陰相

同坤上交無陽不能為艮手初陽為子屬鼠故以
為喻逍遙乎寢臥其下此句點明逍遙易無思也
無為也寢臥其下則學易也不天斧斤云云所謂
保合太和乃利貞也安所困苦是通篇主意孔子
曰樂天知命故不憂莊子生平之志如此

齊物論解

篇中細詳風感之聲以是知其釋詩也其曰

遞相為君臣非樂律無以釋之矣人聲為言

曰論即言也篇中先詳齊物後詳齊論齊者

昭代叢書

王集莊子解
卷第四十三

九

世楷堂
藏板

和之以是非也樂以導和以天倪而賦比

興之理盡于此矣

南郭子綦臣而未聞天籟夫

人籟者所據之為賦地籟者所對之為比天籟者

所觸之為興

子游曰至而獨見之調調之刁刁乎

方方向便可生出國風大塊不論十五國之往也

寥寥風聲竅穴不同則生聲各異鼻兩孔口一孔

耳斜孔枅孔方圈孔圓曰孔上大下小所聞寥寥

欲以聲考形也所見調刁欲以形考聲也注聲下

而清污聲下而濁激聲高而清謫聲高而濁叱吸

一出入聲疾而抑叫謔一呼一應聲遲而揚突

咬一斷一續聲重而急于喁一前一後聲輕而緩

小和樂中節目大和樂中綱領濟過也喻樂之成

衆竅為虛者八音齊奏合為一聲下言樂出虛此

言樂歸于虛

子游曰至莫使復陽也

衆竅定其律比竹正其調怒即上怒号自己出皆

昭代叢書

王集莊子解
卷第四十三

十

世楷堂
藏板

由自取故聞聲可知其人武王便不能作韶樂也

知者人心之所之言者人聲之所之閑閑安順閒

閒罅隙炎炎大明詹詹小得魂交形開謂詩人與

接指習樂者日習一器心關自審其君臣之音也

欲審此音緩者緩之密者藏之密者連之小恐大

恐言樂之發咸池之樂始聞而恐故先言恐先審

音之是非而後作樂機枯不窒碍然後得發此言

樂之始兩反之聲曰詛兩合之聲曰盟雷者停于

此勝對殺言必相勝而後由此歷彼此言樂之中

自秋而冬陽日以消聲之退也此言樂之終溺者此音中于彼音相弁而不復分壓者截然而止老漁者中無水而與外不通本音雖長爲他音截之而短近死莫復本音既短他音不能引之而長喜怒哀樂至其所由以生乎

喜怒以下十二名皆言情樂從此出竝無實在處淮南子曰人莫不因其所有而用其所無以爲不信視籟與竽所謂樂出虛也樂出虛之聲如蒸成茵之化所謂化聲之相待也喜樂屬黃大怒哀屬

昭代叢書

王集

莊子解

卷第四十三

十一

世楷堂藏板

蕤林慮歎變熱屬東南無應姚佚啟態屬太夾姑仲得此十二律乃知十二情之所由生矣日夜指在彼言且莫指在我言

非彼無我至可不謂大哀乎

非彼物則無我之情非自己出則無所取于彼不知所使卽上怒者其誰真宰屬天天無朕朕者有始也但取己之相信感之而彼自應然所行者可分十二情而不可分十二形也骸竅藏皆賅備此情骸喻琴瑟之絲竅喻簫管之孔藏喻金石之質

親者感應也若皆應則無分位矣私者獨應也臣妾謂陽與陰之應于我者皆我之所生臣之相治

謂陽又有所生之陰妾之相治謂陰又有所生之陽遞相君臣宮生徵則宮爲君徵爲臣徵生商則徵爲君商爲臣真君者某調必以某音爲主如求以一情則其爲有與無與真君無涉偏得一情之形則不和不亡待盡不能發若機括也與物剝磨不能守勝也其行如馳不能殺如秋冬也悲謂不能和不見成功無真宰也不知所歸無真君也不

昭代叢書

王集

莊子解

卷第四十三

十一

世楷堂藏板

死謂有聲形化心然無與爲搆則無以鬪也人之生也至吾獨且奈何哉

芒微也情生于微我獨芒言感人不芒言應師成心則不學詩無以言心自取則不知相代于前者而自守其所謂是昔至謂問道必于已經無有爲有則不可齊

夫言非吹也至故曰莫若以明

言者聲由乎中吹者聲來自外未定待所比也果有言邪云云是興而賦不在內轂音者音之初出

卯所謂方生也道何以不明而有真有僞言何以不明而有是有非道何以不可之于言言何以不可謂之道隱于小成榮華謂不知大成與悅耳之言儒墨是非指戰國時說詩者多分途明者知所歸所歸即言之所之也物各彼其彼各是其是求言于吹則無有自己出者則知之有是而彼之非出因彼之非而是定彼是即齧音也方生方死云云所比無定因是因非云云所與無定天即天籟各國皆有風所謂因是因是則用之無窮矣莫得

昭代叢書

王集

莊子解

卷第四十三

至

世楷堂藏板

無窮而所應亦無窮矣

以指喻指之非指至是之謂兩行
此以喻明詩中所比公孫龍子云物莫非指而指非指又云白馬非馬莊子駁之謂其不能齊物又作堅白異同之辨下云彼以堅白之味終即指公孫龍子其子又以文之綸終其事無考總謂不能齊論也可乎可云云方生之說道行之而成隱于小成物謂之而然隱于榮華道通為一得比之道

而物已齊各行之乃成小成則隱矣惟達者知通為一此句點題不用未施教化寓諸庸待用也庸也者用也此句莊子傳其師子思之道不知其同謂不知所歸狙公見列子鈞平也陽以陰為非陰以陽為非莫若安于兩平樞在中閒鈞在兩頭不兩則無所謂齊矣

古之人至此之謂以明

封畛也即上齧義道不虧安得有私愛昭氏鼓琴云云皆惠子五車書中事滑稽冰凍之碎光聖人

昭代叢書

王集

莊子解

卷第四十三

至

世楷堂藏板

圖之欲齊為一故曰葆光光以喻聲耀以喻音

今且有言于此至因是已

詩之文曰言相為類比與之理下又推原聲音子母相生之理有始是子初生未始有始是子未生有未始有夫未始是無此音之母始以音言有以聲音孰兼彼我言今我則已有謂矣即上物謂之而然巧秣能算者凡凡人自無適有所謂天籟夫道未始有封至此之謂葆光
畛封界也有封而後有是非論六合之外則無據

議六合之內則費辭辨先王之志則無位有不見
也不能齊物圓規畫也若能知詩本以所知之
物比所知而其至者可以所知比所不知葆和也
和之而休乎天鈞卽下和之以天倪
故昔者堯問于舜曰至故寓諸無竟

德進乎日知其所不知而物齊也薦草也帶蛇也
獼狽獼也束皙發蒙記獼以猿爲婦此數句以正
處正味正色喻正聲也和以天倪大謝山居賦自
注倪者厓也

昭代叢書莊子解卷第四十三
瞿鵠子問乎長梧子曰至此之謂物化

陸佃謂譚性多懼就利達害所謂瞿鵠子者蓋取
諸此故曰聖人不就利不違害也悅生非惑云云
仲說疲役不知所歸患者自以爲覺云云仲說以
不知爲知君乎牧乎引列子爲證知其解者收知
之有待而然收待彼有分八德中之一化者齊也

莊子解跋

南華經逍遙遊從無一言及于易而鶴仙先生以爲
釋易者以魚名爲坤鳥名爲鵬而頭悟也鯤與坤同
音則悟莊子之鯤卽周易之坤矣鵬與鯤對文既悟
鯤之爲坤則又悟莊子之鵬卽周易之乾矣于是因
鵬背而悟其爲良因羊角而悟其爲兌因積水而悟
其爲坎因培風而悟其爲巽因擔水而悟其爲離因
封地而悟其爲震無一字一句非釋易也而且因三
千里而悟其爲釋三爻因九萬里而悟其爲釋用九

昭代叢書莊子解卷第四十三
夫世楷堂藏板

因六月息而悟其爲釋用六因無所至極而悟其爲
釋太極因往見四子而悟其爲釋四象先王之于易
真所謂四通八達矣至于齊物論固明言樂出虛也
則以爲釋樂之文可也乃先生又以爲釋詩蓋以子
游問天籟之方而莊子答以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方
向便可生出國風故爾夫風可以樂律言之亦可以
詩篇言之既稱齊物論爲釋詩則所謂注者汚者當
是釋抑風靡風其聲下也激者謫者當是釋衛風王
風其聲高也叱者吸者當是釋鄭風齊風其聲疾也

叫者諫者當是釋秦風魏風其聲遲也笑者咬者當是釋唐風陳風其聲重也于者明者當是釋檜風曹風其聲輕也周南之聲小和是爲冷風召南之聲大和是爲飄風幽風之聲兼乎雅頌象竅爲虛是爲厲風濟厲者大也濟者過也莊子所謂大塊噫氣其名爲風蓋統十五國風言之也而先生謂不論十五國風仍以樂律解之似不及解逍遙遊之精辛丑冬日吳江沈懋謙識

昭代叢書

三集 莊子解讀 卷第四十三

七

世楷堂 藏板

三ノ四版

四



南
華
通

三ノ四候

五ノ

屈註莊子引

屈徵君莊子註以孔孟程朱之理通之向郭外特識
也可以傳矣原本得之莊浪門人崔生家修家修得
之三原王君袞聞王君好古籍見遺編輒購之此則
其手鈔云時齋

青照堂叢書
屈註莊子序

青照堂叢書
屈復南華通 劉際清 聖 彙梓 男文翰 藝 校錄
朝邑 李元春 又 評閱 莊 門人 崔 敬 修 泰 景

逍遙遊

逍遙遊者莊子之志也其求道也高其闕世也熟
闕世熟則思遠善求道高則入虛無以為天地並
生萬物為一而徒以有我之故遂有功名是生利
害故必無已然後心大而能自得矣齊物論之喪
我養生主之緣督人間世之無用德充符之忘形
大宗師之入於天一應帝王之遊於無有皆本諸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 一

此實全書之綱領故首發之所謂部如一篇顛之
倒之而不可者也

北溟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

人皆奇其忽然而來我則以為何奇之有不過題
既命為逍遙文即從此入想以為凡人之心小則
困苦大乃逍遙必心胸開廓海濶天空如鯢鯢之
九萬高飛無所天闕然後雖無可用亦無困苦則
鯢之大句即從安所困苦哉一句而來所謂來即
注其去處者也

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
飛其翼若垂天之雲

極言其大也

是鳥也海運海風動也則將徙於南溟

一句總挈下文乃層層承解

南溟者天池也

解南溟

齊諧周 齊諧人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溟也水

擊張翼拍 水也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 二

解徙

去以六月息者也息風也以相吹即解此也以用也

升降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正純陽之天風之候也舊解多作半年而止非是

解海運

野馬遊 絲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呼吸之氣謂

之氣也

解息六月

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

亦若是則已矣

解九萬里

舊註於此總不融浹此層層承解之辭言六月息者何風也九萬里者何風之積之厚也故下文即以風積不厚反起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處也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

此本承上文以為乘時野馬塵埃之息上而至於天之蒼蒼之高者蓋以其翼既大必須風厚乃無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一

五

天闊而忽舍風翼先說水舟此正筆端挑脫乃實是其見解高超我讀鳶飛魚躍之什及孔子川上之嘆而知之也今夫太極初兆混沌未分一氣之鼓盪蒼蒼然而已也俄而日月星辰俄而山河土木俄而人物鳥獸蟲魚此皆蒼蒼之中偶然凝聚其實空之與色原是一片無罅隙也故人之在天地之間也猶魚之在水也人則以為上者是天下者是地於其中間虛空無碍而不知周身之外乃通是氣魚亦以為浮者是天沉者是地於其中間

註莊文即似
莊駁向郭為
明賜

空虛無碍而不知周身之外乃通是水也魚以水

為空虛墳羊以土為空虛蠹以木為空虛穿山之

甲乃至以石為空虛何則彼皆生長於中而覺其

遊行自如呼吸無碍也吾烏乎知此空虛者不且

如水之深如土之實如木石之堅人特生長於中

而不自知耶人墮水而死以為其中至實呼吸不

通也吾烏乎知魚在陸而死不亦以為其中至實

呼吸不通者耶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

夜斯非以此喻彼之辭也天逝於上水逝於下川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一

四

流之與造化本是一物合體並運故直指以示之

也然則天之蒼蒼與水之洋洋無辨也日月星辰

水上之舟楫萍藻也山林國都水底之塵石泥沙

也人物鳥獸水中之魚鼈蝦蟹也鳶飛戾天不啻

以天為水而躍之魚躍于淵不啻以水為天而飛

之也故曰言其上下察也由是觀之風之負翼水

之負舟道通為一其信然矣古人妙文既有奇情

必有至理豈徒牛鬼蛇神以眩後人哉

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

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培當作培以翼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閼者天閼阻隔也此句着眼乃道造之意與後物無害者相呼應而後乃今將圖南

自起至此真如奇峯亂峙怒濤飛舞合來只得一句再合來只得一字一句者鵬徙南溟也一字者大也

朝小與小鷦鷯小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投也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

決起言竭盡心力不復留餘也時則言屢屢如此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一 五

不止一遍也而已矣言一跌不起更無別法也見小者不能逍遙之意

適莽蒼者近郊草木之色三殮而返腹猶果然飽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二蟲指蜩鳩也

言翼需風而飛如人需糧而行適遠則聚糧必多翼大則積風必厚而二蟲以小故初不知也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寒蟬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存木名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

喻中喻深于支者乃可明

名以八百歲為春八百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問眾人匹之欲與齊壽不亦悲乎

此喻中設喻之法言天地之間風息吹噓其境無窮而大者知之小者不知等級相懸有如朝菌蟪蛄之與冥靈大椿真非倍徙什百千萬之可計也世人止知彭祖猶拘墟耳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不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為鯨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風名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一 六

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溟也

看其與前段參差詳畧處離奇錯落極似無心又如有意若朝暮之雲氣原同而態致各別也

斥鷃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

前後兩笑一則曰我決起而飛再則曰我騰躍而上無邊障得皆以我字為根此至人所以無已也此小大之辨也

總東一句前支如羣山萬壑赴荆門矣

晉人好談老莊而其實不解如此文明說大者無所天闕小者不亦可悲明說小知不及大知明說小大之辨而晉人紛紛必謂小大原無異致鵬鴞總歸自然向郭支許同聲附和我不知其是何故也

故夫知劾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著聞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此字指斥鷓鴣鳩也

此有名者也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一 七

而宋榮子猶然貌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知勸舉世而非之而不知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不徇毀譽是忘乎名也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樹立也言其德猶有未至也數數猶言瑣瑣也

此有功者也

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輕妙善利

彼於致福猶圖功也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待者對待之言以我御風以風載我

此有已者也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以遊無窮者彼且烏乎待哉故曰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此則無而大之至矣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應前以六月息培九萬之風也以遊無窮應前無所天闕也法脉謹嚴精神融洽

其見解亦甚高孟子云其為氣也塞乎天地之間西銘云天地之塞吾其體蓋身與太空原是一體去此一膜之隔則天地萬物乃無非我既無非我則無我矣乘天地之正有似天地合德之體御六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一 八

氣之辨有似時乘六龍之用無已無待有似大公無我之心特其知性不真止見其氣之合而不能細察乎理一分殊之大全是以為二氏之鼻祖而非聖門之嫡派也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猶尸之虛主其位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即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實也吾將為實乎偽鴞巢

接與堯人
姓陸名通

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
予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
代之矣

此講聖人無名也

有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與大而無當往而不
返吾驚怖其言猶河洋而無極也大有逕庭懸隔不
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
人居焉肌若冰雪綽約德性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
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凝然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一

九

也乃無功使物不疵厲而年穀熟吾是以狂而不信
之實義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
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
言也猶時女也猶是之人也之德也將磅礴萬物以
為一世斲乎亂也治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世自求治
也治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
流土山焦而不熱極言其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
堯舜者也出其餘緒即可治世孰肯以物為事
此講神人無功也

四子王倪語缺
被衣許由也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
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
水之陽管然喪其天下焉言爽然自失其

此段文古今人被作者瞞過遂令一篇文字再不

得清蓋人止着眼喪天下句遂謂是言堯之無已

又疑喪天下當不得無已遂謂此段不講無已夫

其通篇無數筆墨止謂欲講無已何故正當講時

忽然脫漏且既惜墨如金并其正意尙不欲講則

又何苦作此一段閒文晉人謂逍遙遊難處信不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一

十

誣也既而深思得之乃知文自明白寫出人自粗
心放過蓋此是言四子之無已與堯無涉也堯之
治天下也猶宋人之資章甫也堯之往姑射也猶
宋人之適諸越也堯之喪天下也猶章甫之無所
用也止餘斷髮文身四字為墮體黜聰之對影使
人於堯之喪天下上想見四子之喪我物化令人
對之冰炭俱消斯為鏤空刻影水月鏡花之奇文
斯為烘雲托月寫烽畫香之妙法也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

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

落大貌無所容非不鳴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措擊破之

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音均藥

拆手之藥者世世以泔泔統統洗之也爲事客問

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泔泔統不

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

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

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泔泔統

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

而浮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

之心也夫蓬草心亂生故以喻人心之茅塞也

忽將大字振筆一翻說得無用深得抑揚頓挫之

妙理既韓補完全文亦波瀾不盡

惠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木臃腫而不中繩

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短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

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棄也莊子曰子獨不見夫

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

於機辟死於網罟此言爲人所用今夫豨牛其大若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一 七

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此言大者不能爲人小用也

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

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卧其下不天斤

斧物無害者此二句乃正講逍遙實義與前莫之天闕句相照應無所可用安

所困苦哉猶得警醒

此與前段有淺深前疑其無用故言自有大用此

是疑無人用去故言正以不爲人用乃得逍遙雖

似兩山並峙却已峯迴路轉既不單弱又不合掌

也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一 七

此道逍遊之忽然而去也天下不乏好學深思之

士幸將此文反覆熟讀當自知鯁之大句卽從安

所困苦而來安所困苦句實應鯁之大句而去前

旣行乎不得不行今亦止乎不得不止首尾融洽

只如一句一句者何只言大者不困苦耳莊生復

起不易斯言矣

夫旣已見其來去又無奈其中問思之似若可通

言之終覺不順我則不惜饞舌重與衍說此不過

言人生世間大都因已生功因功生名眼界既小

心胸自隘種種糾纏困苦不息故欲逍遙必須心
大試觀鯢鵬以背翼既大之故遂至九萬高翔無
所天闕何等曠蕩蝴蝶以形骸既小之故遂至飛
搶榆枋猶時控地何等踟躕其小大相懸之數如
朝菌蟪蛄之與靈椿不啻倍蓰什百千萬也此非
予之私言也湯之問棘已先我而言之也其言鯢
鵬與吾所言鯢鵬無異致也其言斥鴳與吾所言
蝴蝶相彷彿也然則援古証今因物察理小者困
苦大者逍遙小大之辨昭昭然矣物既有之人亦
如此一切砥節礪行得君行道名一時而傳後世
者皆是以已圖功以功得名局於小而不見其大
如斥鴳之翔於蓬蒿遂自詡爲飛躍之至也宋榮
忘名而猶有功列子忘功而猶有已是必形體盡
化與天同體御六氣而遊無窮如鵬之飛九萬而
無天闕乃爲大之至而逍遙之至焉此至人所以
無已神人所以無功聖人所以無名也許山之辭
名是無名之一証也姑射之神凝是無功之一証
也四子之化竟是無已之一証也無之至斯大之

至矣而或者疑之謂大則無用不知有善用其大
者則自有大用不困苦也而或又疑之謂大則人
不去用不知正以不爲人用乃得全身遠害愈見
其不困苦也通篇反覆只以明大而後能逍遙之
意所謂一篇如一句也南華之通不信然哉

一篇只一句
一部只一篇
不惟莊子凡
女皆然莊子
善行耳

自爲文亦是
善行

青照堂叢書

朝邑

劉際清

衡彙梓
男文翰

屈復南華通

李元春

評閱
浪門

齊物論

物者彼我論者是非喪我
物化道通爲一則皆齊矣

此暢發前篇至人無己之義故次逍遙也通篇以

喪我爲主以天字爲骨喪我則物論齊天則所以

喪之故也

南郭子綦隱几而卧仰天而嘘嗒焉體解似喪其耦

耦對也喪耦者不見物之與
我相對所謂彼是莫得其耦

開口仰擒天宇即出喪耦與鯤之大句是一副機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二

一

杼也家住山中暮春種穀細思穀粒其小莫破根

幹枝葉藏於何處因而諦視凡一粒之周徑圓積

皆屬糟魄生意所聚獨其粒臍之中細若毫末微

若纖塵而已此毫末纖塵之中而遂有其天天之

枝藜藜之葉垂垂之穗爲天下之至奇也夫穀猶

其小焉者也合抱之木蔽日凌雲本可爲舟枝可

爲櫂原其初生不過一粒非直一粒亦其粒臍之

中毫末纖塵而已我不知毫末纖塵之時爲已有

是凌雲蔽日者乎爲何不有是凌雲蔽日者乎夫

使毫末纖塵之時而並未有其凌雲蔽日則異時

之凌雲蔽日何因而生也苟異時之凌雲蔽日皆

因此生然則毫末纖塵之時爲已有是凌雲蔽日

爲不誣也我直不得與造物者爲人也設與造物

者爲人而親親雕刻衆形之巧必能於此毫末纖

塵之時已如觀其凌雲蔽日之勢夫以凌雲蔽日

之勢而悉聚於毫末纖塵之中則其鬱葱盤曲之

致必更妙於凌雲蔽日之時而我懵然不見爲大

恨也既而得齊物論則遂不復念此夫以齊物論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二

二

之烟波風濤恢恠恠怪則何止合抱之木凌雲蔽

日之奇而已然而我嘗觀其始末見此無數筆墨

皆從仰天而嘘嗒焉喪耦二句而生不寧惟是凡

此二語十字猶是穀粒之周徑圓積盡屬糟魄外

義所生則在二語中間無字之處言他仰天何故

忽有喪耦之事嗒焉喪耦何故必於仰天之時因

其仰天而得喪耦則是喪耦之故定由仰天凡通

篇之間天籟而喪我休天鈞而不知和天倪而忘

言無數雲蒸霞蔚之觀皆在此二語中間無字之

處莫不觀形然則一刻之景真可如年一塵之空

真可立國彼粒臍中之凌雲蔽日則更不足奇也

顏成子游立侍乎側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

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

言此一刻之子綦忽不同於前一刻之子綦可知

其仰天喪耦是一瞬眼時補底忽脫也

子綦曰偃子游之名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無

也汝知之乎

喪我喪耦互相發明易云良其背不獲其身是喪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二

三

我也行其庭不見其人是喪耦也理雖不同語可

互証

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

有聲曰籟

此直與後物化句相呼應言汝不知喪我只是未

聞天籟汝若得聞天籟能知天君自然休乎天鈞

止於天府和以天倪與物偕化而我喪矣通篇數

千言一氣呵成

子游曰敢問其方也類子綦曰夫大块噫氣其名爲風

首篇以風爲是惟無作不特文勢頓挫正見其自無

息即此意也而之有也即後來未始有物

未始有意則萬竅怒號而獨不聞之寥寥乎長風山

林之畏佳即崔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兩孔似口一

也似耳孔斜似似斫力似似圈圓而似似白深也似似洼者而

也似汚者廣而後也激者沸也謫者疾也叱者怒

也吸者入而叫者高而濠者滯而突者深而咬者而

續也以上前者唱于輕聲而隨者唱重聲冷風小則小

和飄風大風則大和厲風猛風濟此如濟河之則衆竅爲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二

四

之刁刁乎樹木推動貌以調調刁刁寫其

人之評此文者僉曰風不可畫此乃畫風聲不可

繪此乃繪聲我則又有進焉夫丹青之畫風與聲

也意在風與聲也意在於此而畫之畫之而果如

觀其東披西拂果如聞其唱于唱唱則人皆稱妙

而吾亦妙之何則意在於此而此已畢斯稱絕妙

不必更有餘妙也若行文之人之心則奚畫風繪

聲之與有意不在此而畫之繪之此有至理鬱於

其骨固有妙交發於其手不可以不察也今夫大

千世界原其初生虛空一氣而已俄而一氣所化
萬物流形俄而一氣所吹萬竅發聲山呼谷應水
鶴林鳴鳥噪獸嘯人語鬼哭出于唱和一時并起
人則自謂言非吹也我鳥乎知吹非言耶既已言
猶吹而吹猶言則鳥乎知山聲之颺颺不是樂至
而歌水聲之游潏不是哀至而泣鶯啼燕語不是
各寫其胸中之懷抱驢鳴犬吠不是互怪其語言
之不通耶夫以山川鳥獸之各寫懷抱互相譏彈
而自人聽之則以為唱于唱唱而已則鳥乎知此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二

五

交交而詹詹者自山川鳥獸聽之不亦以為是冷
風小和飄風大和者耶載籍所記有通鳥語而識
獸音者矣是凡有聲者莫不有言胡越之人對而
爭辨眉紅面赤而各不知其所謂然則言之無異
於鼓音雖善辨者不能自解免也此誠無以易夫
籟之一言也籟者孔在而以氣吹之有聲者也一
任大千世界于萬之音各寫懷抱互相譏彈而皆
造物者一氣所吹如秦笙竽以及簫管非不五音
迭用六律遞殊而皆奏樂者一氣所吹不得於此

一氣之中復為差別也然則耳目口鼻是亦一竅
也語言歌哭是亦一號也俄而竅在而能號是氣
聚而生風作則竅怒也俄而竅雖在而已不能號
是氣散而死風濟則竅虛也然則彼我又何別也
然則是非又何辨也人不幸當局自迷猶望其旁
觀起悟於是欲齊物且先齊竅欲齊論且先齊號
欲齊號與竅且先極狀其竅之異異號之殊聲一
時萬有不齊而却以風作則怒風濟則虛首尾指
點令人爽然自失恍然有悟則是通篇精神皆於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二

六

此處傳神不然而謂風定是風聲定是聲縱極繪
畫之工只如泥塑神像不過印板衣褶會不得復
有別樣丰韻也
子游曰地籟則眾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
籟
補人籟句是其周到處實其跳脫處馬跡班密莊
子兼之
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已也感其自取怒者
句其誰耶

大知開闢以下無數情態非彼無我言非彼種種情識則非我無所取言非有我亦無處取此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使即前使者其誰之意

此與前吹萬不同數句相呼應

吾有真宰也而特不得其朕作可行已信言真宰之

行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

自此以下乃言其皆原於天也情信皆實有之意

分明實有只不見形朱子云無極而大極只是無

形而有理語意相似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二

九

百骸九竅六藏賅也全而存焉吾誰與為親汝皆說之

乎其有私焉問之辭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

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為君臣乎

此即人身親切指點言一身所具我無尺寸之膚

不愛亦無尺寸之膚偏愛是皆不能自主而受使

令為臣妾者爾臣妾不能相治而又非遞相為君

然則必有真君存矣

其有真君存焉一句點出與小大之辨如求得其情

與不得無益損乎真情即前有情而無形之情言天

無不齊也

自起至此為一節言物論之本齊也聲萬不同皆

天風所推情萬不同皆天君所宰任你聖賢仙佛

百般保全愚頑不肖日夜梏亡而殺生者不死生

生者不生一氣吹噓振於無竟大千世界總無分

別即後一與不一兩行然與不然無辨之意將通

篇大勢盡數籠起而下乃反覆發揮之也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亡喪也言守其軀殼皮囊

以待與物相及相逆相靡相順其行盡如馳悲抵多少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二

十

老悲秋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

成功齠然疲蔽罷役而不知所歸可不哀耶人謂之

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言心與形俱化也外

而人死次之此之謂也養可不謂大哀乎

此段言人之域於形也

人之生也固若是茫乎昧其獨我茫而人亦有不茫

者乎夫隨其成心所以成吾心者而師之誰獨且無

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知代

總括大知開闢至日夜相代一段言何必種種知識

彼是之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因由也言以物所由生也由以爲是自以爲是者由于以物爲彼也

此言彼我之所從出也

彼是方生之說也此與今日適越謂之朝三等同法皆勢空提起而下徐解之言存是

之見者皆是據得自家一邊見識忘却那人一邊見識如物之方生者止知生而不知死也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此四因字亦作由字解與下因是之因不同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二

三

此言是非之所由生也

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因依也隨也往之也

天字因字一篇實際此其總點出題處也言聖人

知是非彼我皆是妄念故不由其途而以天君之

明兼照並觀則知一切物論皆可因其自然而我

無與矣蓋天者齊之理因者齊之道照於天者知

之明行之力也

是亦彼也我亦爲彼亦自彼亦是也以爲我彼亦一是非此

亦一是非各自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

哉凡是字與彼字對彼是莫得其偶偶對也彼我分則莫得謂之道樞戶樞也道樞言居則相對合爲一其偶矣謂之道樞中守要圓轉不窮樞始得其環中

明

此段言其下手入道之要可知齊物論亦是隨處

體驗真積力久而後一以貫之不止如禪家機鋒

只作一場話說也是亦彼彼亦是互觀而皆相同

也各一是各一非相反而特未定也此其隨處體

驗之實也體驗久而后知彼是不可相耦何謂不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二

四

偶物以我爲彼我不復自以爲我則物無非彼更

無有是而彼莫得其耦矣物自以爲是我不復以

物爲彼則物無非是更無有彼而是不得其耦矣

不自以爲是乃所謂喪我不以物爲彼乃所謂喪

耦物我大同推而皆準故曰道樞樞者居中以制

外守靜以馭動執簡以馭煩故可以應無窮何謂

無窮物各自是我復因是則是無窮物各相非我

復因非則非亦無窮矣可見隱於小成則生無邊

障得照之於天則斬多少葛藤故曰莫若以明也

惟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不執一已而寓諸庸庸者庸也者用也惟庸乃可用也者通也易曰行之謂道也者得也通則得之適得而幾矣適至也因是已結到四字萬水歸源

自欲是其所非至此爲一節言彼我是非皆通爲一也彼我物也是非論也一者齊也爲一篇之正面

已而不知其然之謂道已字總頂上文言已通爲一若不知其然者斯爲兩忘而入于道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然也謂之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二

七

朝三言若勞神明爲一則是其然矣一而知其然未知真衆狙朝戶立意見亦與不一者同失而尚不自何謂朝三曰狙公養狙人賦芋賦與也曰

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

喜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言衆狙止惑于朝暮之顛

嘗加是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也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然也亦因是也言必欲與之較正是非仍是一水濟水故當是以

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均是之謂兩行

一而不知乃謂之道勞神爲一等于朝三必以一爲是以不一爲非則又生是非矣蓋求得其情與

不得無益損乎其真是知與不知其天本鈞是以聖人和是非而止于天之鈞一與不一任其兩行而已大宗師其云一也一其不一也一此之謂也

天字因字頻頻提點法脉謹嚴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知字着眼不知其然非不知也知之至而知其無所用知也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封界也彼我之界也其

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成愛所好也成自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二

六

成與虧故則故而已矣即此故字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

之枝策也策擊樂之器枝執持之也惠子之據梧也梧几也據梧

三子之知幾乎知字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終身惟其好之也以爲異於彼句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

何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

之綸終書之終身無成此段頗紆曲言道虧則愛成而究之道亦無虧愛

亦無成人謂有成虧之迹者。昭文鼓琴之類是也。而其實昭文鼓琴亦無成虧。何則？昭文師曠，惠子之徒，皆知之極盛而事之終身，以異于人而並欲使人知之究之，非所當知而強知，故當身昧于堅白，而其子惑于綸緒，然則惡乎知知者之非不知而不知者之非知耶？故曰古之人知有所至也。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我子慕自謂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

此方歸到正意，言昭文惠師之徒而可謂之成，則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二

九

我之聞不知之道者亦成也。若不可謂成，則知與無知總歸無成也。奚必不知之是而知者之遂為非乎？

是故滑疑之耀。滑提不定也。疑見不殺也。滑疑之中而天光獨照則不自用其明乃正所以為明之至也。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結得周到

自己而不知其然至此為一節總言其不當知也。今且有言於此。言字着眼此段又進一步言不惟不當知亦且不當言也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只此八字

擬空法真學

已定齊物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

此皆空中作勢，謂我今欲有所言，不知與自以為是者類乎？不類乎？類與不類自是一類，則與彼斷相類矣。蓋本欲闡不言之教，而又嫌此不言之言是亦一言，自用無數語言文字，而乃謂闡不言之教，則是與走馬應不求聞達科何異？不幾自相矛盾乎？故先憑空作此周旋。孔子曰：予欲無言，夫此一言獨非言乎？而必且言此者，凡以為世也。聖人之不得已也。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二

十

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

有始太極也，未始有始無極也，未始有夫未始有始，則無極而亦無矣。

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

有無無也，未始有無無無也，未始有夫未始有無，則無無亦無矣。凡佛老之精意微言，俱不出此。此所以不經而為百家之冠也。

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

此句精妙。言當初無有，亦并無無。俄而說無，便是空中落影。已不是無，再說個有，是乃幻上生幻。果真無哉，則無未始非有，而有未始非無也。故曰未知孰有孰無也。色空空色，此之謂也。

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

此即當下親切指點。言我今說此是謂有言，然既已有無不分，則未知言之果有果無也。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二

三

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莫壽于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

舊註皆云大小壽夭一致，天地萬物一體，與前道

通為一。復通為一等語，遂至重複。不知文章各有

部位，前正言彼我是非之皆一，此承上文極言有

無之不分，以起下大道不言也。無有無無道體難

言，孰有孰無，幻體難定。有從無生，無因有見，有之

與無，本一非二。秋毫之末，其有者小，其無轉大。至

于泰山其有者大，其無反小。殤子有促，故其無長。

彭祖有長，其無反促。生天地之時，即無我之時。不

與我之有并生，實與我之無并生。凡無我之處，即

有物之處。既與我之無為一，斯與我之有亦為一。

說至此，真着不得語言文字。然既已說至此矣，尚

得謂之無語言文字乎？故不若因而不言之為愈

也。

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

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其理微妙，伏羲畫卦即用此法。自此以

往，巧歷精算之人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二

三

於三，而况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言謂之一者，本是自無說起，已適於有。已至於三，

况自有適有者，其數尚可計乎？今欲斬盡葛藤，絕

無流弊，則惟有因之而已。頻點因字，廻龍顧祖。

夫道未始有對。道本至一，故未有對。言未始有常。道本無定，故未有常。為

是而有吟。眼界也。請言其吟，有左有右。相背曰左，相助曰右。有倫

有義。庠物曰倫，處事曰義。有分有辨。粗別曰分，細剖曰辨。有競有爭。并逐曰競，

互角曰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在其理而不言，不必甚詳。春秋經世先王

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言及之而不必甚詳。春秋經世先王

之志聖人議而不辨詳言之而不辨別爭論也

世傳莊子爲子夏之徒觀此等語似亦有所授受

孟子曰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

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所謂春秋

經世先王之志也朱子曰春秋不過直書其事而

義自見又曰當時大亂聖人據實書之其是非得

失付諸後世公論有言外之意所謂聖人議而不

辨也尊經仰聖其言粹然凡其肆無忌憚詆訾孔

子者皆外篇雜篇所載乃後人質作內篇初無是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二

三

也

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辨也者有不辨也分辨而是于道有未明也

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

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猶無名也大辯不言微言中大仁不

仁不姑息也大廉不謙未詳大勇不怯猶怒道昭而不道言辯

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常不變通也則一味仁愛姑息則事有難行而不可成矣廉

清而不信勇怯而不成太清則不返情盛怒則易債事五者圓而幾

向方矣道辯仁勇廉本是好字偏執不化則露圭角而不可行故知止其不知

至矣止不言也止所不知言弁其不知亦不言也不言是此段正面而又勾入不知一句將前段一

爲莊生辨
于古卓識

妙警屢東是
長篇要訣

齊總收以便于下文
腰峽雙鎖其法甚精

自今且有言於此至此爲一節總言其不當言也

孰知不言之言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則天聚于內

故曰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此二句就言

之言而不滿向而不知其所由來雖言而實出無心

人言之而不竭不用其知明藏于中故語曰葆光

此之謂葆光不用其知明藏于中故語曰葆光

通篇文勢皆散至此以整語腰間一束如江下三

峽河出禹門兩岸之山壁立對峙江河之水一線

中流烟波蛟龍隱伏于中而不動行文至此能事

畢矣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二

三

雖並束不言不知而却於不言之辯下着若有能

知不知由來上着酌焉不竭彼此鈎連融成一片

可謂才大心細

前總提照之于天此雙結天府葆光脈絡分明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國南面而不

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

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况德之進

乎日者乎

此照之於天之証也。以下數段皆引証之辭。水落瞿塘爭關奪隘，奇險皆在前半，後半則自在中流矣。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女：民濕寢則腰疾偏死，鱸然乎哉？木處則備慄，恟懼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名草螂蛆名蛇甘帶名蛇，鳴鴉嗜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獼狙似猿而小以爲雌，麋與鹿交，鱸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猶紛然也殽亂，吾惡能知其辨？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利害猶言好反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極言其不知也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自生自死已初而况不知故無變也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二

美

利害之端乎。

此段不知之証也。

瞿鵠子問於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好而不求不緣道，行道也無謂有謂，有謂無謂，從無言而有言，雖有言而不異，無言也。外篇云：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名也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二句太早計之喻也吾嘗爲汝妄言之，汝亦以妄聽之矣。旁日月，挾宇宙，奚何也？傍日月，智之明也；挾宇宙，力之勇也。言何必爲此昭著卓絕之行乎？外篇曰：汝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卽爲其脗合，所謂道通爲一也。置其滑滑，紛亂也，置之謂此也。爲其脗合，爲一也。置其滑滑，所謂不由而照于以隸也。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菴，言其以等天也。參萬歲而一成純，所謂通復人自謂此役役而聖人參萬歲而一成純，所謂通復則渾忘若愚菴者也。是相蘊，所謂無物不然也，以者一之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是相繼謂以此包括萬物無或子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子惡乎知惡死有遁情也。子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子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自勿出亡之人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二

美

王同住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子惡乎知夫死者

不悔其始之蘄也求也生平夢飲酒者且而哭泣夢哭泣

者且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

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覺而後知此其大夢

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乎收也臣乎固哉

不通丘也與汝皆夢也子謂汝夢亦夢也是其言也

名為弔音猶至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

是且暮遇之也萬世一遇而猶如且暮既使我與若

辨矣陡接此句可知前文皆為此而發言死生無別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二

七

當誰証之也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

勝若若不我勝我果是也而爾果非也邪其或是也

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

知也則人固受其黜也黑也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

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

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

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

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

而待彼也邪待對也言既不相知則是非無辨矣化

聲也言猶吹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倪

也化聲亦天因之以曼衍曼衍漫汗無窮也再所以

窮年也猶終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是我也不

然不然然非也是若果是也則是之所謂異乎不

是也亦無辨忘年忘生忘義忘死振於無竟故寓諸

無竟振動也竟盡也非之生無窮吾亦

此段不言之証也

罔兩即罔影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

何其無特操猶常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二

美

又有待而然者邪影待形形吾待蛇蚺蜩翼邪蛇蚺

蜩翼蜩也影之所待如蛇蚺蜩翼皆在外之空殼

彼軀殼之所以行止坐起者尚別有物主宰鼓動于

其中心且不知之惡識其所以然惡識其所以不然

此真宰真君之証也

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自得蝴蝶也自喻適志

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舒徐不知周之

夢為蝴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每誦此語數日自疑

何物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掉轉上文語言周與

五夢是我此之謂物化與喪我句與物化也一氣呼吸

此喪耦喪我之証也。

須看其通篇大勢。前半順提中間總鎖。後半倒應。千變萬化。一線穿來。如常山之蛇。擊首尾應。擊尾首應。擊中則首尾皆應也。

凡讀長篇必分其段落。此篇乃是七節文字。自起至無益損乎其真為一節。言萬籟皆天而天本一也。自一受其成形至儒墨之是非為一節。言物不師其天而遂不一也。自欲是其所非至適得因是為一節。言聖人照於天而皆通為一也。自己而不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二

无

知其然至此之謂以明為一節。言并此一之一字亦不當知也。自今且有言於此。至此其所不知為一節。言并此一之一字亦不當言也。天府葆光為一節。總鎖不言不知照之於天也。自此以下為一節。皆引以証上文也。

凡讀長篇必得其主腦。此篇乃是一句文字。只言照於天而喪我也。

文章既長。讀之不熟。則難融貫。故將大義重為衍說。天地之間。萬竅殊聲。萬物異情。皆出於天真。君

有主腦千變萬化自不亂

之存。聖不加益。愚不加損。物之與我。其天本一。故必喪我。乃能齊物。無如世人一受成形。便執為我。

成心者。天不解師之小言紛起。無異鰕音。小知相誇。大道隱蔽。是生物我。乃起是非。如此種種皆是妄念。彼我之見。由于自私。是非之說。起於一偏。是以聖人一概不由。照之於天。明通互觀。彼我不偶。是非無窮。天地指馬。萬物然可。恢恠矯怪。道通為一。分合成毀。復通為一。既無不一。斯無不齊。又必并此一之意見。渾忘不知。是何以故。太始之初本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二

三

無有物。其次有物。已是幻形。又于其中妄生知識。是乃名為幻。上生幻也。白謂知幾。到底淪惑。是以聖人藏其光耀。寓諸滑疑。不用其明。乃為至明。又必并此一之一語相忘不言。是何以故。太始之初本無有物。豈惟無有。亦且無無。并此無無以歸于無。但一言一便。適于有。便有流弊。是以聖人知于不知。概置不言。孰能如此。道通為一。而又不。知。而又不。言。是為真能照之於天。故曰天府。故曰葆光。德進乎日。天照之証。王倪之語。不知之証。長稽之

論不言之証。所以然者。人生在世。形骸假借。天乃
眞宰。蛇蚺蝮翼。中有天君。夫此天君。本一無二。又
何以知物不爲我。又何以知我不爲物。莊周蝴蝶
物我雖分。實可混一。斯與物化而我自喪。我且喪
矣。又安有物。又安有論。焉知其齊。焉知不齊。抑又
何必言其齊哉。分明一篇。只如一句。然而此言亦
名弔詭。茫茫天壤。誰使正之。

青照堂叢書 劉際清 彙梓 明文翰 校錄

屈復南華通 朝邑 李元春 又評閱 莊門人 崔家 敬修 叢訂

養生主 生不徒生有其所以主此 生者能養其主則長生矣

此發前篇真宰真君之意生者假借其中有天君

主宰善養者不養生而養生之主則薪雖盡而

火傳所以死生無變于已也

吾生也有涯 涯猶 盡也

生雖有涯火傳無盡首尾呼應甚緊七篇起結皆

奇絕皆仔細却是一色手法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三

而知也無涯

知者吾心之思慮也思慮之起千頭萬緒無有休

息故曰無涯古詩云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此

之謂也

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

以有涯之生而役役于無涯之知則生殆矣已殆

而尚不覺悟益從事於知焉殆而不可救矣知意

也人識意而不識心故謂心有生死此即佛氏所

謂認賊作子者也夫意誠而後心正是心與意有

別也但意之所發誠之而心自正絕而去之則偏
枯矣此莊生所以為二氏之鼻祖而非吾儒之嫡
派也

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

此二語亦從無人會得不詳讀其通篇而止就本

句作解遂云為善而第無求名為惡而第無犯刑

夫南華不經而實為百家之冠斷無公然教人為

惡之理若謂不妨為惡而第無近刑然則盜不受

捕淫不犯奸殺人而不抵償者皆漆園之高徒也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三

哉夫此篇文勢原以善無近名惡無近刑緣督為

經三句平提而下分應之庖丁一段講緣督為經

也右師一段講惡無近刑也澤雉一段講善無近

名也但玩右師澤雉之文則知善惡二字當就境

遇上說人生之境順逆不一窮通異致順而且通

所謂善境也窮而且逆者所謂惡境也吾之境而

為善歟此時易于有名而吾無求名之心不惟不

求而已即德輝所著自然有名而吾亦沒然忘之

不以動于中如澤雉之神王而不自知其善也吾

此解可以荷

之境而為惡歟。此時難于免刑而吾無致刑之道。不惟無以致之而已。即數奇命厄卒不免刑。而吾亦恬然安之。不以神吾神。如右師之則足。而以為天所生也。死生存亡窮達貧富毀譽飢渴寒暑。不以滑和。不以入于靈府。而惟緣督以為經。則外累不攬。內守不蕩。乃所以為衛生之經也。作者不惜自為解說。而注者必欲橫生意見。何哉。

緣督以為經。緣循也。督者人之脊脈。骨節空虛處也。緣督者神遊于虛也。經常也。

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理者何也。問而已矣。肌肉之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三 三

問謂之賡。理字句之間謂之支。理事之間為事。理物之間為物理。形而下者必有問。形而上者即寓于問之中。所謂彼節有間而刀又無厚也。木石至堅。順文可破。大道渾淪。條理可尋。得其間而入之。神不勞而事解。所謂恢恢乎遊。又有餘也。督者背脊之脉。由尾間而至泥丸。骨節之間而精神之所遊也。推而廣之。物莫不有養生者知之。內則緣吾身之督。使神于虛而不滯于形氣之粗。外則緣事物之督。使神亦遊于虛而不攬于盤錯之累。以此

為經。蓋庶幾乎聖人良背時行之要道。而不止仙家尸解羽化之祕訣也。

可以保身。可以全家。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保身全家。養親皆是。可以生。盡年則是。可以死。不可死。不足以為養生之極功。可以死者。雖死而有不死者存也。後秦失一段。即是此意。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

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

桑林。舞之。乃中經首。咸池之會也。文惠君曰。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用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三 四

之至。參前倚衡。凡天下之物。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皆作牛觀。思所以解之也。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川功既熟。過牛即見其理。問可解之處也。比學道也。者莫不如此。顏子高堅而後。即見無非牛時也。如先立卓。即見無全牛時也。邵子學易。凡坐卧處皆貼先。天圖此見。無非牛時也。曉而有得。凡見天下之物。即作四段看。此目無全牛時也。惟實用功。方今之時。人乃有此。若亦惟實用功。人乃有此。樂。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各付物行所無。技經肯綮。之未嘗。而况大軛乎。事之意。

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族庖折也，用以折骨

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又若新發

也。於刃也，彼節者有間，而刀又者無厚，以無厚入有

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此數句絲督是以前

十九年而刀又若新發於刃，雖然，每至于族，骨節盤旋之處

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謙

然，開已解如土委地。言無用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

之躊躇滿意，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

之言，得養生焉。一語點睛，前文無數筆墨俱化為煙雲矣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三 五

此講緣督以為經也，因閒遊刃可以養刀，緣督遊

神可以養生其致一也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一足天

與其人也。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

有與也。一足為獨，兩足為有，與言人皆兩足相與，而我獨一足是天生之使異于眾也以是

知其天也，非人也。

此講惡無近刑也，夫人不幸罹罪而刑，一足境亦

可謂惡矣，乃恬然自安，謂是天生而非人致之，則

所謂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乃無近刑之真詮也。

澤雉十步一啄，五步一飲，不斲也。畜于樊籠中，神雖

王也，不善也。不自知其善也

此講善無近名也，飲食自足，不撓樊籠，精神健旺

境亦可謂善矣，乃渾然忘之初，不知其善，則不惟

逃名而并不見吾之有可名，斯善無近名之極致

也。

老聃死，只此三字，千古談黃老仙佛人便當一齊痛

死而後，自收悔道，經佛皆與燒却，幾千年來言不

死而後，莊子明言老聃死，是老聃果死無疑也。老聃且

死而後，死而後，亦愚矣哉。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三 六

非夫子之友邪？曰：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

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

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猶言

感必有不斷言而言，不斷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背情

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言死生天道天之情也，本無哀樂，今老聃

至使人哭之極哀，必其生平不能超然于生死，有所

道而忘其所受之本然也。本無適來，夫子時也，適去

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適然而來，生

死也，事之偶然，故曰時也。理之必然，故曰順也。雖生

青照堂叢書 劉際清聖彙梓 男文翰藝副校錄

屈復南華通 李元春又評閱莊門人崔家修泰訂

人間世 言人間處世之道也

此承前篇無近名無近刑之意而欲以無名免刑

也故以始往而刑作起僅免刑焉作結前半極言

刑之難免後半則其免刑之方也養生主者自修

之實人間世者處世之道養生主所以祛其內憂

人間世所以遠其外患也

願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四

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獨謂執已見不聽人言也獨

不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

澤若蕉量比也言國之死者其多比于澤中之蕉也民其無如矣回嘗問

諸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即天下有道丘醫門

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法也謂法所聞而行之也庶幾其國有瘳

乎仲尼曰謫嘆若殆往而刑耳

一唱山谷皆震直至篇末僅免刑焉一句其勢方

住首尾呼應甚緊故曰七篇起結皆是一色手法

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雜非但私

欲纏擾之謂即治已治人之念紛然并起亦謂之雜

所存於已者未定謂有雜多何暇至於暴人謂衛之

所行所處也行即前

欲治人必先自治今吾之心不度時勢冒昧請行

則是不免雜多擾憂之患方自救不暇而何暇救

人乎為第一層

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蕩流而知名名為之所為出出生

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二句語氣不同德之所出流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四

則是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句串講名

爭也後成故求人知者乃爭之二者凶器內蕩德而非所

以盡行也言未盡處

此承上文更進一步言即存于已者定矣然欲行

于世則名聞而知起必相軋而相爭所存于已之

德蕩矣德蕩於內爭出於外恐不可行也為第二

層

且德厚信信實也在在堅也言積德未達人氣達通

感皆以氣通字微妙人之相名聞也知不爭未達人心而強以仁義

繩墨之言術同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名

之曰苗人言害人也苗人者人必反苗之若殆為人苗夫

此承上文又進一步言德信而不蕩矣名人知

而不爭矣然亦必相人之氣質而曉人之心事相

信而後諫未能如此而以美言述於惡人之前則

是彰人之惡以形已之美乃害人也未有不反而

為人害者也為第三層

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平用而汝求有以異言衛

能好賢則彼自有人何用汝去表異今若汝唯諸無

煩汝請行則其賢不肖之辨可知也若也唯諸無

青照堂叢書次編南華通四三

詔教也言唯唯諾王公必將乘人猶陵而鬪其捷誇

敏捷所謂禦而汝目將焚之眩而色將平之躊口將

營之嚙容將形之屈心且成之隨是以火救火以水

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始初心也順吾之初心

也若殆以不信厚言猶云交淺必死於暴人之前矣

此承上文又進一步言我即善伺心氣言不妄發

然彼固不知賢愚之辨若唯唯諾諾不敢力諫則

是適成其惡若順吾初心交淺言深則必逢彼之

怒矣為第四層

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

下偃拊偃也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

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上不仁而下仁是拂上而

之好名者擠之龍逢比干之所以死也昔明皇貶宋

璟而謂其賣直沽名揚帝殺薛道衡而妬其空梁燕

泥之句是皆好名而擠其臣下者也獨桀紂也與故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

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

叢胥有扈不受其民而民歸堯禹則彼喪其實矣乃

欲求之至于用兵相攻身辱國亡而求實之心未已

也求實不就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

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以龍逢比干之聖不能勝桀

青照堂叢書次編南華通四四

勝胥有而況若乎扈之求實

承上文又進一步言暴人豈特不悅賢且深惡賢

何則已不賢而人賢則人擅其名而已喪其實故

往往以賢為仇而必欲殺之雖以聖人之過化存

神而不能勝也為第五層

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

上文層層翻撥幾於無可轉身乃只輕輕一語遂

生下無數妙文如深山幽谷人徑胥絕忽然峯頭

一轉又別開洞天福地也

文莫奇于善
轉亦莫盡于
善也

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

此從前雜多擾憂生來道不欲雜則貴於虛虛不

可強必端莊嚴肅以去神明之累所謂制外以養

中也道不欲多則貴于一難驟期必勉強克治

以融物我之間所謂強恕以求仁也此實顏子工

夫他人見不及此不可槩以為異說而忽之也

心齊之義不出虛一其未化處則在端與勉爾

曰惡嘆聲惡可夫以陽為充孔揚外為充滿揚揚之狀也孔甚也采色

不定喜怒無常常人之所不違人不敢違其意因案人之所感以

書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四 五

求容與其心言養成驕悍之性人偶以言感名之曰

曰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端而未求虛

而不化也外合而內不勉而未一則是訾訾議其過也其庸詎

可乎

言彼方拒諫飾非我乃不化不合而欲訾議之必

不可也

曰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述成語而上比于古人也內直

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

子而獨以已言漸乎而人善之漸乎而人不善之邪

言人君與已並生于天何為以已之言求其喜好耶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

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擊踞曲拳人臣

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

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

言雖教謫之句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雖有教謫

古人所有非吾之私言也若然者雖直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徒

若是則可乎

此從執而不化三句生來言我不能化我第內直

我不能合我第外曲不能不訾第述古之成語內

書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四 六

不計利害外不立異同旁証遠引而不顯言其過

亦可謂曲盡處世之方矣

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謀政法猶言方法謀安也言方法太多

而終不妥當也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爾矣止于無罪而已天胡可

以化言不能化人也猶師心者也

師心句乃推所以不化之故而起下心齋之義也

我不能無心則人亦不能無心兩心相鬪嫌隙自

生任你百計調停終有畛域故不及化夫人雖善

校不怨飄瓦人雖善怒不詈虛舟學語之兒詈人

而人喜之為其無心也夫苟無心雖詈不怒而況于將順而匡救之乎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

有而為之其易邪言有心為之則功夫容易與後易無行地難為天使難語意相對

之者暉天不宜有心則與天不相合顏回曰回之家貧惟不飲

酒不茹暈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

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心志純一

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

克已之目視聽言動兼之此獨言聽者舉一以例其餘也聽止于耳心止于符也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四 七

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聽以耳者狗見聞之粗迹與心全不相關故曰止

于耳南榮妹曰妹勉聞道達耳矣此之謂也聽以

心者聲入心通內外符合初無間隔孔子曰於吾

言無所不說是也然猶有心在故曰止于符氣則

思慮不起知識不萌止此一腔生氣與太空同體

乃為虛之至惟虛能受惟虛能感惟虛能靈惟虛

能應故曰道集虛也周子通書曰聖可學乎曰可

有要乎曰有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

直與此可相發明凡內篇中所引孔顏之言類皆精粹似有所本

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使教也言未實自回也為同教之時也

是有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既聞教則不可謂虛乎知有已也

未始有同一語即喪我物化至人無已之真詮七

篇道理一以貫之

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人

最是名字害事其難忘更入則鳴不入則止合則言甚于利能忘名則庶幾矣

也無門無毒毒猶藥也此從前文醫門多一宅宅心疾句生來言無門亦無藥也一宅于一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四 九

所謂若而寓于不得已凡有所為皆不得已而後起所謂因時順應也則幾

矣絕迹易無行地難此二句身分甚高言果欲屏棄一切絕迹不行此則容易惟是

又欲內不傷已外能化人如雖行而地上無迹斯之

為難耳不然而如隱士之果於忘世釋氏之背絕君親則末之難矣為人使易以偽為

天使難以偽偽為也言用力也此解無行地之所以難也無行地則非人為而動以天如為

天所使也動以人者猶可加人功所謂大可為聞

也動以天者則著不得人力所謂化不可為也聞

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

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為天使則是以無為為以無知如鳥無翼而自飛也孔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知如鳥無翼而自飛也孔如也我即其兩端而竭焉則所謂以無知知也瞻彼

闕者虛室生白闕隔也室中惟虛故隔生光明也此

只是為天使何謂為天使只是以無知知何謂以吉

無知知只是人心虛則生明如虛室之生白光也吉

祥止止止于止所謂惟道集虛也夫且不止是之謂

坐馳若吉祥不止則虛有未至如夫狗耳目內通

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於人乎狗使也耳目

聽也外于心知屏除意見也虛是萬物之化也物所

化禹舜之所紐也以此為德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請

之極而況散焉者乎極贊虛一之妙

此段正言處世之道所謂入世法也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四 九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葉公也

甚重事重其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此甚字是

人之難最使人哭笑不得也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

諸侯乎吾甚慄懼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

大寡不道以權成道言也權願也事無事若不成則

必有人道之患刑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致病也若

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惟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

而不臧言食粗厲無欲清之人厨傳蕭然司火之

自奉之今吾朝受命而夕飲水我其內執與言平日

薄也

淡初無內熱之病今甫受命而吾未至乎事之情而

既有陰陽之患矣若事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

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

下有大戒二大戒猶言大閑共一命也性分之所共

一義也職分之所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親親

仁者性也性本于命而具于心故愛親之臣之事君

念與生俱來固結于心而不可解者也君臣之分

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原是我性

之義義無往而不存故君無適是之謂大戒此數句

而非是在國在野猶在朝也于性命

仁義忠孝之理體認真切此孔孟之心傳不惟不同

于揚墨佛老無父無君之教而非沮溺荷蕢之流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四 十

所得望其頂背也誰謂莊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

生可樂以異端目之哉

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

盛也白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

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

人皆以不得已為不可奈何非也事親與事君行

不可解而無容逃忠孝之心有所不容已也

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悅生而惡死其性情篤摯

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過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

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倒句法言莫則傳言者殃故

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庶幾可保

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明擊常卒乎陰暗算泰至則

也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

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誠常卒乎鄙詐其作始也

簡其將畢也必巨自以巧鬪力至此皆譬喻之辭凡

不溢難保其言者風波也言易動而行者行行即前夫

終不溢也難則也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四 士

行言往而實喪也傳言易于無夫風波易以動實喪

易以危故念設無由巧言偏辭言忿怒之佳別無他

也書曰惟口興獸死不擇音氣息弗然於是並生

心厲言若粗心豪氣不擇言而談則我之氣不平而

言者理勝則辭明氣寇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

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言

機深機密也寇滅太甚人將疑為奸險不測以不肖

之心相待而已不知也斯愈危矣世情之難真是太

淺露不得太機故法言曰無遷令遷改其無勸成勸

好和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分外求好美成在久

惡成不及吹此殆事之實遷而勸之幸而成美亦不

意外之隙則其惡一時討好未必能久設因此而反生

下儘有弄巧成拙之事不可不慮也可不慎與此

此不得已而至于出世亦此一字基之也且夫乘物

以遊心所謂物來託不得已以養中一宅而寓于不

也至矣何作為報也報傳命也作為如莫若為致命

也傳命此其難者

此段及下段皆極言入世之難以趨後無用之意

勢皆側注如河流禹門江下三峽迅流直赴初無

停波直至後言無用處乃是平原廣澤始作滌迴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四 士

停蓄之致也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

其德天殺等殺也言天限之與之為無方法也謂不

也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去適足以

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忠則必誨誨而至于犯

過之由則忠也人君能因過而原其所以過則忠臣

之心明而逆耳之言入今太子之智足以知諫我

者之忤我而不知忤我者乃愛我也若然者吾奈之

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正身乃

本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就將順也和調停也外為恭

救之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

入則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則為聲為名為

妖為孽就止在形若入于心則依附逢迎必有顛滅

必有聲名彼且為嬰兒無知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

無叮咛無防閑節制亦與之為無叮咛彼且為無崖

無止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達之導之也因

之使歸於無過所謂和之也事無大害且與曲從機

有可乘從容開導納約自屬此之謂也郭侯之于蕭

代宣公之于德宗初無犯顏強爭之迹而汝不知夫

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

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矜其

犯君則殆矣此不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

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

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

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此能就也夫愛馬者以筐

盛矢以振盛弱適有蚊蚋僕緣而拊之不時則決衝

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一段正意在此數

蚊蚋可謂用意之至矣而馬或決毀是其意所至而

愛反有所亡也然則雖就之利之終無萬全之道也

比千非不受殷子胥非不愛吳而卒有剖心浮江可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四

七

不慎邪兩段皆以慎字作結

前段見立言之難此見制行之難也一入世網觸

處危機窮思極慮總無萬全之道惟有歸于無用

而後可也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以手度之

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

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

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

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四

七

也散猶以為舟則沈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

毀以為門戶則液滿津液流也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

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

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榘槩槁杓果

蔬之屬實熟則剝且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

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培擊於世俗

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

得之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

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相物色也而幾死

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也其夢弟子曰趨

取無用則為社何邪疑為社即是有用也曰密若無言彼亦直

寄焉以為不知已者詎厲也言人立為社亦是不知已者相詬累耳彼亦直

已矣不為社者且幾有剪乎言即不為社寧復且也

彼其所保與眾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言彼其所保不同於眾以為社不為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

社之義論之失之遠矣隱影花鹿藉陰也大約是謂影

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苙其所翫皆鹿蔭之也何法難解疑有脫誤

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

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啞其葉則口爛而

傷嗅之間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

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神人

以不材之故耳宋有荆氏地名者宜楸栢桑皆有用其

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橋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

名門之麗楸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樨

也樨旁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則材

之患也故解祭祀之名漢郊祀志云之以牛之白類

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適河

祭河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四 五

也為人祭河疑如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

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言巫祝止知此等為

而全生乃神人支離疏者疏支離之名也頤隱於齊肩高於

頂會撮鬚指天五管在上五臟之管皆繫於背脊兩

髀勝骨為脊掖挫鉞縫補治解足以餬口鼓篋

類播精播精以取精也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

於其間攘有似于武勇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

不受功彼之苦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

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况支離其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四 六

德者乎支離其德言其不材而無用也

此四段皆言無用之可以全生所謂出世法也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

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來者未來往者已過我生不辰獨丁

斯時陳子昂詩云前不及見古人後不及天下有道

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漭然而淚下

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

免刑二字是一篇主意天下有道則聖人裁成天下

天下無道則聖人獨善其身至于周末則無道之極

成固無望生亦難保相和望觸處危機僅求免此

惟有無用而已人謂其傲然肆志而不知其上下干

古揆度身世窮思極慮而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

平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歸人以德已乎禁止之辭

也殆乎殆乎畫地而趨殆乎警戒之辭言止當畫地而趨不可妄走一步也也

陽迷陽陽迷陽無傷吾行以喻世途之荆棘也吾行卻曲

路卻曲而又有迷戒謹畏懼與前山木自

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

皆知有用之用此句結前半篇將命傳君是有用之用也而不知無用之

用也此句結後半篇不材全生是無用之用也

此段總結通篇也通篇皆言其當無用此推原其

所以無用之故也天下有道六句乃一篇之精意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四

七

以往而刑起以僅免刑終所謂來去分明只如一

句也

吾讀此而悲莊子之志也孔子曰君子懷刑曾子

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

免夫刑之難免也久矣一入世網觸處危機心生

機生心死機死機生身死機死身生方舟而濟於

河有虛船來觸舟雖福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

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

呼耶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

莊子所慮之世正如此

虛而今也實心齋虛也虛則機忘吉祥止焉雖然

此亦道其常而已矣居亂世事暴君禍患之來匪

情匪理立言之難雖不尅不溢而猶有惡成不改

之患制行之難雖能就能和而終有意至愛忘之

憂此材入世必為世伐與為世用寧與世忘慎之

慎之而卒歸于無用豈得已哉非此不能免乎今

之世也君子讀其書論其世諒其遇悲其心可也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四

八

青照堂叢書 劉際清聖彙梓 男文翰藝校錄

屈復南華通 朝邑 李元春時齋評閱莊門雀家修叅訂

德充符 德充于中而符于外也

此總承前二篇也養生主去其內憂人間世遠其外患皆為吾德未成故須內外交養及工夫既到心有所得則德充于內不養生而死亡不變且德符于外不違害而利害不攖人事盡而合于天矣即前二篇之義而更進之以啟下大宗師之旨乃一部書之過脉也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五 一

魯有兀者 別是 王駢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

於仲尼曰王駢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

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 言其弟子往時空空無知歸則實有所得也

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

無形而心成謂忘形骸而以心化成也通篇以心

字形字作關鍵故於此處總提一句使通身皆振

也

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

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 何止 魯國 丘將引天下而

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人稱為其與庸

亦遠矣 言去庸人遠矣 若然者其用心也 著眼獨若之何仲

尼曰死生亦大矣 一切仙佛衆生皆被此 五字壓縛定不得出顯而不得與

之變 既已死矣是甚不變須要 雖天地覆墜亦將不

與之遺 此是實語道生天地有 審乎無假 假借

也 未生以前真精妙合所謂人生而 而不與物遷 物

靜以上也 審者知明而守固之意 而守其宗 形

萬變此 命物之化 謂造化之根抵樞紐也 而守其宗

理不移 宗主也 守萬化之宗 主即大宗師之義也

也 三藏大乘中無慮億萬言誰能道得如此清徹莊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五 二

子親炙孔子之門人得聖道之一端而偏至焉遂

能冠百家而祖二氏內典丹經皆南華之牙後慧

也而世遂神奇其說太陽不耀燭火詡光悲夫

吾儒之與仙釋其死生不變同其覆墜不遺同其

不與物遷同其命物之化同若是則皆同乎曰相

似而實絕不同也蓋吾儒能知性之理 仙佛止識

心之靈 心之靈則虛性之理則實 虛則有待而後

存實則無為而常在 此身雖死此理不變 天地有

-11 516 33 877" data-label="Text">

壞此理不移 未生之前此理已具 品物流行此理

不遷。千變萬化皆由此出。守化之宗。乃與天通。子思云。至誠無息。朱子云。這箇何嘗動是也。二氏不知天命之性。而止據心之虛靈。知覺以為宗。欲於死生之際。常留此不昧之精魂。則是私意而非理之自然也。莊子之學。亦偏於氣。其言死生不變命。化守宗亦指氣之靈。故曰無形而心成。曰遊心乎德之和。曰心未嘗死。曰生時于心似亦未免乎知。心而不知性之病。特其識高意遠。欲將此氣還之天地。而通於萬物。不屑屑焉私為己有。而封而藏之。此則非二氏之所及也。故曰莊生高於仙佛也。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五 三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言無不異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言無不同也。之殊無不同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聽目宜者。理之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聽目宜于視外之形也。所以視聽之神則一點。而遊心乎德聽明而疑其神。故不知耳目之所宜也。而遊心乎德之和。通篇以此句為主。後使之和。豫不失于兌與物。為春成和之修。皆是德之和。聖人有所遊。則是遊心乎德。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物皆與我為之和也。所喪益德充之。德充于中。則忘至無少缺也。視喪其足。猶遺土也。乎外矣。所謂內重而見外之輕也。

前命化守宗是言其德。此不見所喪是言其充。下保始之徵是其符也。

常季曰彼為己。言彼自為己耳。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以常心知得恒心也。返觀內照。識其心體是心得常。物何為最之哉。最之尊之也。言彼自為己。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惟止能止眾止。得常能止也。世能止故能止天下之人。使受命於地。惟松栢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惟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眾生。自正其生。即所以正人。夫保始之徵。保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五 四

即前所謂守宗徵即符也。不懼之實。德充而符則心德充于中。而符于外也。廣體胖泰然自得而常。仲尼曰。勇士一人。推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此是譬喻之辭。言其氣勇而不懼者。高于一世哉。求名而能自要。真是俠。而況官天地。府烈人精。續被他看得破。又道得出。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此極言不懼之實也。官天地以天地為肢體也。府象耳目以萬物為臟腑也。寓形骸以形骸為旅舍也。死生無變也。此勝于勇士之自要。遠矣。寧不足以雄視一世而為彼且擇日而登假。登假猶升遐也。此物之所最哉。彼且擇日而登假。後人尸解羽化之。所從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

此段乃德充符之實理精義也。前後六篇其正意多在中間。或在末段發揮。此獨開頭先發正意。而下游衍而証足之。其機杼又別也。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不迴也子齊執政乎。申屠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五

五

者也。

先生之門不當論爵何為自誇執政而使人處其後也

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

取大

取法

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堯字未詳計子之德不足以自

反邪。申屠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

以不當存者寡。

狀猶告狀之狀。自狀猶自訟也。言不幸罹刑而則足便自訟其過以爲吾

足不當亡此等之人甚多不自悔怨以爲吾本無過但吾原自不當存耳。如此之人甚少也。此即右師介而以爲天也。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非人也之意。

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言羿之善射中物之中央若中

地耳。蓋決無不中之理也。然而不中者命也。言遊于今之世必被不中之理也。然不被中者是其命好非果有以勝于人。也者衆矣。我佛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令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形之內者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蹴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稱言也。

此段言泥于形者之淺也。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無趾則以踵行。故曰踵見。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惟不知務事也。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尊于足者乃形內之心也。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不叙講以所聞之語。直接無趾出而于夫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五

六

虛也。孟子見梁襄王。一章即用此法也。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此即夫子所以教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

邪彼何賓賓猶諄也以學子為此即前講以所聞中彼語于此補點之也

且斬以詛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已枉

枯邪言務學求名以補之惡則是不老聃曰胡不使

彼以死生為一條以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

可乎無趾曰天刑之自取桎梏則是天安可解

此段言補其形者之拘也

內篇七篇中初未嘗貶孔子其不滿于孔子者止

有此條蓋彼天資高曠見孔子之務學守禮以為

拘謹而不知內外一原顯微無間動容周旋即是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五 七

天命流行聖人之所以立極千古而無流弊者正

在此也古人質直心有未安即發于言故載此條

如子見南子子路不說是也此條而外若心齊之

說義命之論命化守宗之言才全德不形之對稱

引孔子不一而足大宗師乃其極詣而以孔顏之

坐忘終之則其所歸可知矣世人見此遂謂黜孔

子而尊老聃不知養生主篇固嘗言老聃之非人

也莊子之意以為孔子事事好只大拘謹老聃雖

非至人而死生一條可否一貫二語則實獲我心

乃其平心權衡之論而初非右此而左彼也若外

篇雜篇中猖狂詆訾之言皆後人之贗作所謂小

人而無忌憚者莊生寧有此哉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惡貌曰哀駘它丈

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

與為人妻寧為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

其唱者也常和而已矣言彼不唱而人自和之也無君人之位以

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也人之腹又以惡駘天下

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不字疑訛此言其且而雖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五 八

雄合乎前即上所云婦人願為其妾也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

召而觀之果以惡駘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

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

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汜而若辭悶然若

若辭不經心也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

寡人邇焉若有亡也所謂忽忽如有所失也若無與樂是國也

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狔子食

於其死母者少焉响若鷩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

不得類焉爾為其前曠而不見已也所愛其母者非愛

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使其形者心也形字心戰而

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髮資髮形似弱所以障首戰

別者之履無為愛之皆無其本矣此非愛其形之証也

之諸御不爪剪不穿耳取妻者止于外不得復使此

未形全猶足以為爾而況全德之人乎此愛使其今

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已國惟恐其不

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才自其賦于天者而

而言渾朴不斷日全言德自其成于己者

深藏不露曰不形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

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

命之行也天人一體凡事之日夜相代乎前而知去

不能規乎其始者也言不知其故不足以滑和也滑亂

疑于一則無彼此是非而常和同不可入於靈府者心

凡外物之變遷俱不足以亂之也此句就靜時說靜中不可

虛靈之府不可使之和豫使枯寂寂則間斷故必

使其太和使常有欣欣豫悅之意此句就動時說動中不可

致其太和使常有欣欣豫悅之意此句就動時說動中不可

通而和說之致常在也使日夜無卻而於物為春

也無卻猶無間也此句兼內外說和兌之意日夜初

無間斷積中形外與物為春春者和也明道接人渾

是一團和氣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此句統始終說

而生來時字自上春字生來言四時之氣轉相承接

保身之實也看其言功夫處深潛縝密知其是之謂

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

也內保之而不蕩也可見不形亦非容易必保于

德者成和之修也上豫兌春時皆和之意德不形者

物不能離也惟和已成而又成而又不形斯不言而物

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

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

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

德友而已矣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五 十

此段言德盛則形雖惡而不為累也

闡歧支離無厭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

也細長肩肩之親之甕之大瘦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

人其脰肩肩言心悅其人反支離大瘦之醜視形

之極美惡易位真有如此昔之人有悅之醜媼者以天

下之人皆多一目千古喧傳以為之醜媼者以天

胎也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言德盛則人忘其形

去也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通篇皆是此意此二

句其點睛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

人悅德而忘形是形者人之所忘而德者人之所不

忘也今若不修德而屑屑于形骸之末則是不忘人

之所忘而反忘人之所不忘此之謂真忘也

此段承前啟後是一篇之關鍵蓋王駢一段是德有所長申屠嘉無耻段是形有所忘哀駢它一段總言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下聖人有所遊一段則是忘其所忘而不忘其所不忘惠子一段則是忘其所不忘而不忘其所忘也其來處迤邐去處飄忽却于中間着此數語結上起下總挈首尾使其通篇振宕流轉而無鬆散拖沓之病七篇花樣愈出愈新真文中之雄也

故聖人有所遊直接篇首遊心乎德之和一句來波瀾大而知為孽約為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五 七

膠德為接工為商言聖人遊心乎德之和其所謂德非世俗之所謂德也世俗之所謂德德明智約束新得才能而已矣聖人則以知為積生是膠固也德則今之得補前之失是接續其故也工則以我之才求售于人商賈之行也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聖人自誠而明何慮惡用察察之小知質任自然不離不斲惡用膠固而約束其天常全本無有失惡用復得進于無有本無有貨惡用四者即指上天警用求售總言忘形而無人之情也四者即指上天警也需養也以天天警也者天食也能以天自養則天可以樂飢有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而樂顏子簞食以于食之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而樂顏子簞食求飲而亦樂是肯受食于天而無有人之形無人之

如此方成一家言

情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是非二字總括前生死窮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等項也不得于身所謂不以滑和不可得與此語意相似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警乎大哉獨成其天此總括上文而脈款之言人也心則警乎大哉獨遊于天矣通篇以形字心字作眼故于此雙拈而却不明點譬之書家有時出鋒有時藏鋒也

此段言聖人之忘形而全其德足以為法也

結處頻點天字便與大宗師篇一脈相通古人作

書凡其全部無不血脉融貫有如一篇而後之解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五 七

者并其一篇而割裂之可勝嘆哉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此頂上無人之情一句來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

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惠子誤情為心也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言所謂無情不是斷滅正以人生來皆是天生道自然無所作為今若多情識橫生好惡則是其不順自然而多添益于所生之外反足以傷其身故欲無好惡而不添益于性生之外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惠子誤解益生也莊子曰道與之貌

不益生何以有其身惠子誤解益生也莊子曰道與之貌

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不生好惡順其自然乃是其不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外神勞精也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槁梧几也瞑也盡其心選子之形選擇而子以堅白鳴當面指點言你不知蓋生之傷身只你便是樣子天當初授子以人形是選擇而生之子乃不順其自然疲精勞神期以堅白之說鳴世豈不是有人之情而多所添蓋于本分之外反足以傷其身哉堅白者當時惠施公孫龍之徒有堅白石三之論鳴者即前所謂新以詠說幻怪之名聞也

此段言惠子之忘德而疲其形足以為戒也

通篇以形字心字天字作眼人之明德本于天而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五 三

具于心形其寄也此德與生俱來不與死去與時俱接不與物遷乃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所謂人心之天也心遊於此則塞乎天地貫乎萬物隨處圓滿無得無喪所謂充也積中發外保始有徵浩然常伸萬物信從所謂符也是以形雖渺然中處德實參乎兩大修德之士但當涵養其心性不必沾滯于形骸不惟恃勢位而陵人固俗而可羞即務學問以自滿猶拘而未化試觀哀駘它惡駭天下而以才全德不形之故遂令人親其德之美

而忘其形之惡闔啟齋亦復如是然則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其信然矣人不忘其形之可忘者反忘其德之不可忘者則誠忘而惑之甚也故聖人惟遊心乎德之和而一切世情淡然無有斯形忘心全而獨成其天不然而如惠施之徒勞精神以博名稱則遁天倍情而心形皆弊矣夸者務外約者務內淺者徇人深者全天心在形內天在心中無形而心成則人盡而天見此下學上達之極功內聖外王皆原于此故以大宗師應帝王繼之必忘形以全德是以性為有內外也必絕人以成天是以道為有精粗也夫性道一也何有內外費隱一也何有精粗形色天性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吾儒惟真知之故制外養內而不弛其敬慎異端妄生分別故遺下鶩上而無所忌憚矣若莊生者狂而不知所以裁之者也惜哉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五 四

青照堂叢書 劉際清 聖 彙梓 男文翰 藝 校錄

屈復南華通 朝邑 李元春 齋 評閱 浪門 龜 家 修 叅 訂

大宗師 其道甚大 故曰大宗師也

此承前篇獨成其天之義而暢發天人性命之旨

起生死而貫物我乃其盡性至命之學也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 道之大原出于天 聖之至德合于天

道出于天 天之所為德合于天 人之所為盡人合天 聖之至德合于天 始也通

篇大義開口揭出直與結處命也夫句下 知天之所 氣呼吸故曰七篇起結皆一色手法也

為者天而生也 天者自然之謂自然而生天之道也 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六

卦自然生也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萬物 自然生也 一 陰一陽生生不已 易知簡能毫無造作 故曰無心而

化也 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 也 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天者是知之盛也 知之後

所謂知能盜假于道也 知之所不知即後所謂人有 不得與也 必以所知強與之 則以心捐道 以人助天

而其命戕矣 是以所知害所不知也 聖人所以私智 張其命修其身以俟之 則天全 故曰養也 所以有心

而無 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 為也 定也 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 所謂人之非天乎

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 言知所由當必是兩物對待 然後能確指其彼此是非也

今天與人雖相待而寔未定 知天所為已屬之人知 人所為亦可合天道通焉 一而未有所分也 此天人合

一之說常人雖聞而解 必真人而後真知之

自起至此為一節乃一篇之總冒下文皆分疏知

天所為知人所為末乃歸于天人之合一也

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 逆拒也 寡少也 不以少

而不為也 秦山不讓土壤 故能成其高 河海不擇細

流 故能成其深 此是真人大矣 而不 不驀士 成而不

不雄成 不逆寡 則所成者大矣 而 不驀士 成而不

不規規以暮之也 不可 當而不自得也 聖不若然者登

高不慄 入水不濡 入火不熱 天定而不自聖 若然者登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六

假於道也若此 有信無為無形者乃天之所為也 古

之真人其寢不夢 而靜其覺無憂 隨遇 而安其食不甘 有

在而不 其息深深 涵養純密也 內典 真人之息以踵

也 眾人之息以喉 淺也 屈服者其嗑言若哇 淺之甚 其

嗜欲深者其天機淺 言眾人息淺只是天機淺 其天

立欲長則理消 理消則氣餒矣 真人忘嗜欲以全 心

性則天機深 而息亦深 此與孟子集義養氣同 功非

吐納導引家 古之真人不知說生 不知惡死 機之深

也 妙在不知不說 惡而已 出其 其出不訢 其入不拒

出入者所謂萬物皆出于機 而皆 條然而往 條然而

來而已矣養生主曰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時也其所始受于天者守而不失此存心養性工夫能如此則儻然往來皆有主宰非徒委懷任運也不求其所終天壽不貳俟之而已釋氏必欲求其所終遂言地獄輪迴則妄矣故曰莊生高於佛受而喜之不說生而又喜之何也物之生意自非樂仁也中心安仁孔子樂矣心不喜非喜生仁自樂而仁顏子樂矣必謂樂道便是蛇足忘而復之不忘而又忘之何也不忘者守之也以人合天也忘之者化之也與天爲一也復之者所謂全受而全歸之也求長生者私所受而不歸則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死亦道也惡之而求不死是以心捐道也知死生之說則是之謂真人二者之病皆去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六 三

自此以上言真人之存于內者

若然者其心忘心忘者忘其心也此繼承上文之階忘乎道術相忘以生忘仁義忘禮其容寂惟心忘故樂坐忘皆本于此俗本詐作志其容寂容寂也下文所言皆從其頽頽朴實之貌凄然似秋義之形也暖然似春仁之貌喜怒通四時應乎天而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因時制宜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其應不窮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於萬世不爲愛人所謂殺之而不怨故樂通物非聖人也聖無不通有親非仁也仁無不愛天時非賢也生時于心利害不通非君子也無入不得行名失

已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作僞心勞若狐不借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皆所謂亡身不真者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宜人而非黨也若不足而不承謙冲而非諂也與乎其觚而不堅也有廉隅而非堅解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能澗而非浮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才捷敏而滴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心曰休而厲乎其似世乎警乎其未可制也浩然常伸體自胖也屬乎其似恍乎忘其言也得意忘言而非機深也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六 四

自此以上言真人之著于外者

以刑爲體心中意念皆斬除也以禮爲翼禮以行之故爲時以知爲時以禮爲循以刑爲體者縛乎其殺也斬除乾淨無罣碍也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所謂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所謂以禮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德本人所循之則道也如人本有足所往自能行遠登高而遂謂是勤苦修行其意何勤行之有不過順其自然而已此合內外而言之也莊生立言不盡同于佛老惟

說得四通八
達存此乃
知莊子乃知
梅翁

此數語則二氏之微言也夫克己去私貴于勇決
吾儒自治有時用刑易曰利用刑人是也然其去
私也乃所以存理也刑其非吾體者不以刑為體
也異端不然欲念理念一槩刪削譬諸草木苟有
萌芽即行芟刈獨留此兀然者而已世謂黃老流
為刑名不待流也其體機深而肅殺原種刑名之
根至于釋氏斬除尤勇仁義之端一萌即薙敢于
滅五倫而棄四大縛乎其殺而已殺體不可以行
於世則其用岐焉故禮本吾性而謂行于世是以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六 五
禮為偽也知本吾情而謂不得已是以性為有內
外也惟以德為循有似率性之道然不勤行而高
語自然則亦有非所循而循者矣原其病根皆由
于以刑為體故也夫黃老高言清淨釋氏矯語慈
悲而莊生乃謂縉乎其殺者此則洞見其真而質
言之二氏雖善辨不能自解免也昔者孔子嘗言
之矣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
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儒者見性
謂之仁二氏見性謂之知但本陽知本陰陽舒則

近禮陰慘則近刑故吾儒以禮為用而二氏以刑
為體有由然也知仁合一則近道矣不然者寧偏
于仁毋偏于知偏于仁不失為君子偏于知則流
而入于忍不可以不察也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
一此總承上文如刑禮知德之類是所好也若狐不
皆一道無彼此亦無異同一與不一皆歸于一則無
不一矣齊物論曰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
異其一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天與人不相勝
也一者天所為不一者人所為然一與不一皆一則
無天之非人而無人之非天矣相待而未定故曰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六 六
不相勝也 是之謂真人

自此以上言真人自此以下言真知也
死生命也此句提綱挈領一篇骨目所在眾人貪生
至命故首言天之所為此處言命不死不生只是能
也結處言命也夫如畫龍點睛也其有夜且之常天
也死生如晝夜皆人之所有不得與皆物之情也情
也死生之際人不能為力皆實 彼特以天為父
理如是所謂知之所不知也 云以交而身猶愛之而况其卓乎
為天也而身猶愛之而况其卓乎 卓字精妙如有所
非真願謀明 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已 愈乎已言勝無
命不解道此 君也孟子曰雖
與此語相類 而身猶死之而况其真乎 命無妄皆實

理也故曰真言天命卓然其理甚真生我成我不啻
君父父生我而猶愛之况天生我而敢不愛乎人有
君而猶死之况天命我而敢不死乎可見修身俟命
之薪傳正不可以目為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
異端而遂忽之也已

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
不如兩忘而化其道此皆喻辭言養生而惡夫大塊
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

者乃所以善吾死也生死一體善則俱善夫藏舟於壑藏山於
澤謂之固矣藏字最是養生秘訣舟在水而云藏于壑山在陸而云藏于澤者天地間高下

相因通計大塊之體水之兩旁必是山山之四周必
是澤也如此藏法幾于不得運矣然而猶有運者以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前華通六 七

其猶有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請
藏也令人魂夢皆驚矣郭子元曰夫無力之力莫大于造化者也揭天地以趨新負川嶽以舍故故不暫停忽已涉新則天地萬物無時而不移者也今一變臂失之皆在真中去矣故向者之我非今我也我與今俱去豈常守故哉而世莫之覺謂藏大小有宜猶有所今之所遇可係而在豈不味哉

遊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運是恒物之大情也
不藏則特犯人之形言偶遇而猶喜之若人之形無運矣

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為樂可勝計邪程子曰將萬物中一例看小大快活與此五相發明程子橫看莊生豎看也故聖人將遊於物

之所不得運而皆存已常在所謂死生無變于已也

凡以已為有亡者皆私已者也至人無已善天則不
無已則無非已矣物非無已何亡之有善天則不
天矣故以顏子為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况萬
天者非通論也

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物不得運是萬物之所係也皆存是一化之所

待也所謂品彙之根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道者

之謂也情信即所謂真卓也自其用之不息而言之
則曰有情自其體之无妄而言之則曰有信其不
息者自然而無為所謂易簡能其无妄者不滯于
形氣所謂無聲無臭也此八字可抵一篇太極圖
說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有情有信故可傳而不可受

故不可見自本自根道生生物無物生道道自生也

體立天地神鬼神帝鬼神者造化之功用而皆誠之後是也神鬼神帝也帝者造化之主宰而皆誠之不息是道神帝也神者靈也無道則鬼與帝不靈理為氣主也觀其言真卓言情又言神則周子所謂誠神幾生天地觀太極生

先而不為高此句有語病太極無先後以有無為二體所謂言有無諸在六極猶六合也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

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狝韋氏得之以挈天地
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
得之終古不息堪坯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

大川肩吾得之以處泰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

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自古之真人至此為一節，言真人之真知所謂知天之所為者也。可謂通天人之道，知生死之說矣。道之大原出於天，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為天也。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率性之為道，道本于性，性原于命，命出于天，故天命者道之大宗。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六 九

也。命之大端見于陰陽，晝夜死生，陰陽之大者也。陰陽兩化而一神，故晝夜死生相待而成體，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言晝夜之為一也。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始終者一體之義也，無始不終，無終不始，終始合而後全，故生與死相成也。是命之著道之行也，其理甚真而不可易也。佛以性為空，仙以人為樂，故佛欲無生而仙欲不死，皆不知天命者也。莊生其知之矣，曰：死生命也，其有夜且之常，天也是通死生于晝夜也。天道變化而日

莊子知易知先諸家

卓知其靜而正也，天命於穆而曰真，知其一而實也，靜而正一而實者，所謂誠也。誠則不息，其曰情者，誠之通也。道之用所以行也，誠則不妄，其曰信者，誠之復也。道之體所以立也，道各正而無妄，自通而自復，通復不已而誠則一也。物亦各正而無妄，自生而自死，生死不已而道則一也。故天道通乎晝夜，人性通乎死生，天道齊乎小大，人性公平。物我性非有我，之所得私而公平乎物，形非一己之所能藏而隨乎化，氣推移而情信不損，人物變更而真卓不遷，故可生可死，亦不死不生，遊於物所不得避而皆存，此天地之所以悠久，日月之所以貞明，山川之所以流峙，神聖之所以參天地而配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六 十

日星河嶽者也。佛欲無生，以生為妄，也是不知真卓情信也。仙欲不死，以死為滅，也是不知晝夜始終也。通晝夜之道，知死生之說，究性命之原，一天人之理，其惟大易乎。中庸者易之疏也，莊生噩噩多與之合，此其所以冠百家而祖二氏也。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

也曰吾問道矣即所謂有情有南伯子葵曰道可得

學邪曰惡聲惡可才無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

人之才生質之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者知

之也知美也而欲得之尚有多少而無聖人之才吾欲

工夫在故知言頓悟者非也而無聖人之才吾欲

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

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守之者欲其參日而

後能外天下外天下者一切世故已外天下矣吾又

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物者吾身之物也外物者忘

也天下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所謂不

知惡死兩忘而化其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人惟

道者故進于外物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人惟

其生私已而欲藏之故不與物通今既外生則無已

而物化矣故無徹者通也朝徹者一朝而徹所謂

一旦豁然貫通者也所謂一以貫之也舊解作平旦之

下無一物非已者也是吾性之量也舊解作平旦之

氣朝徹而後能見獨不能一貫則有彼此所謂天

矣朝徹則貫通矣一以貫之更無有兩故曰獨也今既

有對推道無對惟心無對惟性無對道本于性也性具

于三心者同出而異名其實一也上天下地止此

性更無別物飛魚躍泉目便見不待問目而真索

之故曰見獨也是吾性之體也朝徹則心公見獨則

南華通六 七

保今與後已與人大無古今而後能入于不死不生

哉言乎其性知者矣無古今而後能入于不死不生

古今不異則死生無變矣本無損而何死未

嘗益而何生乎朱子有曰道箇何嘗動是也殺生者

不死生者不生此覆解不死生者自生而道不死也

不生者非不生也生者自生而道不死也試觀古

今來生生死死晝夜不息天地之道初無盈虧在人

身者猶其在天地者也雖百般戕賊終年斲喪而放

下屠刀立地成佛此性毫無虧損雖滿養充參贊

也哉胡濙曉曰百川日夜歸虛谷消息盈虛水不知

可謂通其為物無不將也往者無不迎也來者無不

毀也化之無不成也育之其名為搜寧二字精妙所

亦靜也非不動之謂也周子曰動而無靜靜而無動

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六 七

非不動不靜也此是櫻寧真解非櫻寧也櫻寧而後

不動靜者櫻也本無動靜故學道者不可厭動而求靜

成者必道體本無動靜故學道者不可厭動而求靜

養中真積力久日後一貫者其語道也不入寂滅南

其語學也不求頓悟斯孔氏之徒與進于二氏矣南

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問諸副墨之子也副墨

之子問諸洛誦之孫讀書洛誦之孫問之瞻明見而

南華通六 七

瞻明問之聶許聞而聶許問之需役漸而需役問之

於誼行而於誼問之空冥樂則空冥問之參寥學至

止矣然未嘗有天地而道已參寥問之疑始道在天下

存故必常淵諸參寥也參寥問之疑始道在天下

所以始故曰疑始

然自始故曰疑始

所以始故曰疑始

所以始故曰疑始

所以始故曰疑始

所以始故曰疑始

所以始故曰疑始

所以始故曰疑始

所以始故曰疑始

所以始故曰疑始

所以始故曰疑始

所以始故曰疑始

所以始故曰疑始

所以始故曰疑始

所以始故曰疑始

所以始故曰疑始

所以始故曰疑始

所以始故曰疑始

此段為一節言所以得道之方所謂知人之所為
者也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真
人真知言天道也真人者誠也真知者明也由誠
而明自然得道所謂從容中道者也其次必用力
以求得之所謂人之道也其語道也貫乎動靜其
語學也兼乎知行始于聞見終於性天由勉幾安
由大入化用功之先後得效之淺深源流井井本
末具在世乃有遺聞見之知而捷言頓悟憚力行
之難而高語自然者又莊生之罪人也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六

三

自此以上言大宗師之理已盡自此以下皆引証
之辭也

子祀子輿子梨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

以生為春以死為尻首脊尻是一體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

者總承上三句張子曰聚亦吾體散亦吾體此之謂也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

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

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曲僂發

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齋肩高於頂句贅指天形狀與支離疏

相陰陽之氣有珍氣珍而心自謂也其心閒而無事此是何等本領

跼蹐而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
拘也又字妙今生已過來生又來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無予何

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

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鴉炙浸假而化予

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因物付物

因時制宜目前便有此象不待六道輪迴之後也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

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縣解

見養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殺生者結病養生者結丹人謂丹成

而無病不知縣而不解則丹亦病也以物有結且夫

之也物不勝天終歸于化故不如因而順之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六 古

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

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梨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

言無以哭驚其化也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

為將奚以汝適也往也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鼠無

肝蟲無臂言將化為無物也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

南北惟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

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父猶愛之而况其卓君猶死之而况其真此之

謂也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踴躍

曰我必且為鏤鄒大治必以為不祥之金妙喻可令

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物者必以為不

祥之人仙羽化而佛再來今一以天地為大鏤以造

化為大治惡乎往而不可哉所謂若人之形者萬化

可勝而未有極也其為樂成然寐遽然覺前以生死為夜且此以生死為

計也夢覺者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

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挑

無極相忘以生所謂兩忘而化其無所終窮忘生則

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

青照堂叢書次編南華通六 五

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

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

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

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禮必有意所謂

歌則已甚矣所謂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耶

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

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

之內者也道非外內此非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

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與天為而遊

乎天地之一氣三才異體彼以生為附贅懸疣太虛

結此血肉之軀其氣一也以死為决疣潰癰形骸既化復歸太

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虛則贅疣消矣

其死一也先生後死先死後生先生後生其生

死術環不知其先後之所在也假於異物託於同

體生者假借也五官百骸忘其肝膽遺其耳目皆異

遺忘異物合體而非真我也真元遺忘遺忘遺忘

彼又惡能憤憤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

以禮為觀衆人之耳目者可謂子貢曰然則夫子何

青照堂叢書次編南華通六 六

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彼以方內為結種如天之

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求所以免孔子

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

給穿其池以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

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所謂兩忘而化其道也以池

多故池穿而養給以其相忘于江湖也方化而生定

以其相忘乎道術也程子曰與其是內而非外不若

志則澄然無事矣子貢曰敢問畸人言如是則曰畸

人者畸於人而伴於天人盡則故曰天之小人人之

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

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

者乎回一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

與前知天知人真知相照應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

于禮之中不知就後

所謂不知死生先後所在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

化已乎

生者化也人亦物也雖生為人若化為物此

所化者不知又化何物人與物皆化而又何

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

目前生者無刻不化即前藏舟藏山夜半負走之說也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六 七

而無損心

形有死生心無死生其形化其心與之然

者庸人也聖人無形而心成故形化而心

焉 有且宅而無情死

且暫也情實也心既無損則其死也不過暫宅于地下所

謂息我也而

豈真死哉 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

既無情死果可不哭然而人皆哭之必與 且也相與

人哭則又非矣所以人乃爾亦乃爾也 且也相與

吾之耳矣 吾之萬物一體原無彼我人化亦吾化也

人哭亦吾哭也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其

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即所謂相與吾之也郭子元曰

夫死生變化吾皆吾之即皆自吾吾何失哉未始失

吾吾又何憂哉無逆故人哭亦哭無憂故哭而不哀

孫月峯曰吾字與乃字

對乃作彼觀吾作我觀

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

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

其覺者乎其夢者乎

相與吾之猶有我之見存也庸能知但即汝而觀汝可夢為物則物亦可夢為汝惡

如今之言者非物之所夢也然則生非果生而死非

實死生死物我未分也物我未分故人哭亦哭生死不分則吾無哀矣

笑不及排

笑猶多事不如任其推移而與化俱去乃人于

大於寥天

郭子元曰安于推移而與化俱去乃人于致一

自子祀至此為一節言真人之得道者與前死生

命也一段互相印証所謂知天之所為者也言天

道也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

資猶益也意而子曰

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爾奚來

為軼

只同語夫堯既已驟汝以仁義而爾汝以是非

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

雖然吾願遊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借

目顏色之好替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

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

皆在鑪錘之間耳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六 七

點而補我則使我得乘成以隨先生邪此數句乃是

裁成萬物而與夫輔相天地皆是此理大道非遙欲

之即是人性不死復之即全天之所為即在人之所

為之中故仁義是非之內即可息黥補劓而底于成

蓋將陶鑄堯許為一矣此天道所以可合而人道所

以有許由曰臆未可知也意而數語寔是至言故許

功也至是我為汝言其大畧吾師乎吾師乎蓋萬物而不

耳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不為仁義則黥息矣長於上古而不

為老覆載天地刻雕眾形而不為巧能古而拙則是

此所遊已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

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六 元

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

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忘仁義禮樂前所謂外物仲

尼蹇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

知同於大通此四字括盡一篇要義天地萬物本通

我一死生合天人而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

性命之真體見矣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乎

道也

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

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

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仰則不

詩亦信口成聲其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

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

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

也此數語須善會若認作怨天尤人之辭不惟低却

子桑身分且使一篇文義不明此乃是心間無事

仔細體認之際覺得造化之故實不可解則真解出

矣何謂真解莫之為而為乃是真天莫之致而至乃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六 元

是真命也故曰知天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點出命

之所為者天而生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字作結

萬水歸源一滴不漏以見人之所為舉目信步莫非

天命之流行無為無形而有情有信卓然甚真盡性

以至于命則天人合而大宗師之理盡矣

此段為一節言天人之合一也如此闊博奧衍之

才証知天所為者意而子顏回証知人之所為子
桑知命証天人之合一而啟人以至命之極功也
段落簡明無煩衍說其中齊物我之化一生死之
體究性命之原合天人之道言多粹精類非二氏
所能及特其既知大道之元同而又言方有內外
既知天人之一致又欲舉仁義禮樂而去之則是
形上形下終判為二域下學上達終分為二候所
以舍近驚遠遠下窺高而道術為天下裂學者取
其獨至之識而辨其似是之非則亦窮理盡性之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六

三

一助也

南華通卷之六終

青照堂叢書 劉際清 彙梓 男文翰 校錄

屈復南華通 朝邑 李元春 評閱 浪門人 敬修 叢訂

應帝王 以道應物帝 王之治也

此承前篇攷寧坐忘之義言本此以應世則無爲而治矣大宗師者內聖之極功應帝王者外王之能事也

齋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此便是治天下妙理不識不知下不知也上下不知至治之極此乃未鑿之混沌與結處一氣呼吸故曰七篇起結皆是一色手法齋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七 一

乃今知之乎言其悟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猶藏

仁義以要人藏而要之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

非人者天也藏仁要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千一

以已爲馬一以已爲牛無物我其知情信其德甚

真情信即前篇所謂有情有信也道本情信知登假

于道亦與爲信信放其德真實而無妄雖知猶不

知而未始入於非人始信德真入于天矣而渾然忘

不相勝者也此言治天下者混其知識無鑿混沌去人之有爲

而同天之無爲乃爲至治虛籠一篇之大義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

告我句 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義之度禮也以已

出之則謙道自己 人孰敢不聽而化諸以爲不化矣

而爲政以德矣 狂接輿曰是欺德也禮法政刑治民

夫化者忘其 于外故曰欺德其

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蚩負山也夫聖人之

治也治外乎不欺故 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

矣使之各正其性命而後率其性而行之則萬物確

乎各有其能事而不必以已之式度繩之于外也

天下咸若其性而我 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鸞

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七 三

民本安然無事而我以式度治外是 熏鑿其民而矰弋之也民將避之矣

此言以有爲治之而不治也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

請問爲天下病根在 無名人曰去 汝鄙人也何

問之不預也嫌其發問之不切也 予方將與造物

者爲人 安能化人此之謂也 則又乘夫莽眇之

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曠垠之野

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 爲治天下所動也

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

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無欲而復其性則遊心于淡矣克己而通其命則台
氣于漠矣淡漠者物之自然也順其自然而無私則物各適其性命而不擾天下惡有不治者哉無為而天下治焉恭而天下平其理定是
如此不可樂以為荒唐而棄之也

此言以無為治之而自治也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勇物徹疏明也學道不剋也仁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

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林心者也胥者胥徒技者工技易者更番直曰係者居肆不遷是限于時而局于事勞其形以憂其心有為不化與此等耳言其不能遊于無有則傷其內也

且也虎豹之文來田致人獵狡狙之便執釐之狗來去也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七 三

藉致人羈縻也言不能立乎不測則傷于外也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

居斲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化貨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

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此段承前起後一篇關鍵言所以有為不治無為

而後治者蓋以有心為之則我不能遊于無有既

勞心而傷其內人有以窺而測之將侮我而傷其

外故必淡漠無為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乃可以

應天下而不為天下所傷也立乎不測二句有如

出題季咸以下皆發此意也前幅迤邐寫來中點出而後發輝之其謀篇與逍遙遊同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

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恐被指摘也列子見

之而心醉心服之甚也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

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言季咸勝于壺子也壺子曰吾與汝

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既盡也言汝雖盡見我之實而豈能眾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雌所以能卵者皆雄始其

知我之道哉我之文未嘗盡見我機無雄則雌奚卵焉人所以能相者皆我示而以道

以心無心則人奚相焉先喻而下乃証之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七 四

與世立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亢而求仰如有雄焉故人得而相汝

出而謂列子曰噫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句數

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言無生氣如濕灰之不復燃也列子入泣涕

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

不正萌乎二字宜善會果如濕灰則已死矣聖人之道不入斷滅寂然之內如有萌芽此誠之復而

乾之元也但未入動機而又無正相故淺人以為近死耳

是殆見吾杜德機也閉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

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

權矣言其杜者有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

之以天壤天壤猶云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

善者機也天體冲虛而生機不息故曰繼之者善也

善者人心冲虛而生意自動其善與天同故曰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

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

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是殆見

吾衝氣機也地交陰勝天壤陽勝陰冲和則莫勝矣莫勝則均則平故曰衝氣機也

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

九名此處三焉鯢大魚桓盤桓也審水之洞旋處也機發于踵鯢桓之審不震不正止水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七 五

之審太冲莫勝流水之審也文勝乎衍故于此處皆

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

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

矣吾弗及矣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地文陰也

天壤陽也太冲莫勝陰陽和也陰陽互根皆宗乎太

極凡機之發皆出乎宗而由陰陽以返太極則一元

未亨渾然寂然萬理成在而機未始出吾宗所謂喜

怒之未發者也性之體也中庸曰淵淵其淵此九淵

之首 吾與之虛而委蛇虛字是一篇要義立乎不測而遊于無有皆不外此後亦

虛而已與 不知其誰何因以為弟靡弟音類因以為

波流性似弱而不舉又似流而不息此真故逃也然

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饔食

豕如食人可謂忘機之至於事無與親雕琢復樸塊然獨以

其形立紛而封哉雖處紛紜而內者不出若封之焉

測之一以是終

此段講立乎不測也

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尸主也府

于已也主先乎物也未嘗無名而人自稱之未嘗為

之主也未嘗無謀而過不留未嘗藏而聚也未嘗無

事而與眾共之不以獨任于已未嘗無知而與物推

移不作主張而先乎物也此所謂順物自然而無容

私者而非愚昧體蓋無窮體備天下之無窮所謂而

儒弱之謂也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七 六

遊無朕萬物皆在而實無形也聲臭故體雖盡其所

受乎天踐其形也而無見得未嘗造作而增益之故

語實是聖人境界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體盡

無窮也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此遊無朕也孟

子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又曰天之所與我者先

立其大者此盡其所受乎天也孔子曰君子道者三

我無能焉又曰君子之道四亦虛而已虛字是莊子

丘未能一焉此無見得也亦虛而已虛字是莊子

德王道一以不將已往者不逆未來者應而不藏此
是應帝王正文言以一心因應乎天下如物來而鏡
物已過則虛明之體如故未嘗藏纖芥于其中也不
將不逆者意必固我之俱忘應而不藏者所謂因物
行物雖有天下而不與者也誰故能勝物而不傷此
謂莊生可樂以異端目之哉
總結通篇能勝物者無勞形怵心之
患而不傷者無來田來藉之端也

也 此段正結言能虛而無為則天下自治而我不傷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
而甚真者也儵與忽時相遇於渾沌之地中央者萬
首所謂不知也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七 七

渾沌待之甚善渾沌則無所不善矣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

報德便多事凡人之所以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

忘此獨無有所謂無服耳鼻嘗試鑿之曰鑿一竅七

日而渾沌死嗜欲既開則天真喪機智日

此段互結言不能虛而至于有為則天下未治而

我已傷矣古之治天下者渾沌而已矣渾沌者不

知之謂也上以不知御下下以不知遁上同乎無

知其德不亂同乎無欲是謂素朴素朴而民情得

矣故無知也而後無為無為也而後治有虞氏其

猶有知也秦氏進於無知矣有知而有為則法立

而奸生合下而詐起經式義度愈出而民愈避無

知而無為則我遊心于淡民合氣于漠自然無私

而天下治矣夫其所以有為不治無為而後治者

何哉天下者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物而

不物于物乃可以勝物是故以智測之而不勝以

勇劫之而不勝以術誘之而不勝一有所恃則不

可恃矣故天下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萬乘之

君憂慄乎廟堂之上此不勝天下也是胥易技係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七 八

勞心怵心者人君之心止一耳前後左右無不

窺而測也左右婦寺日偪以食其意公卿大臣日

愚以盜其權薄海億兆日媚以望其澤一有所向

而為所測則起而中之矣中之而不能不為所中

也始而逢迎之逢迎之而喜則敢侮弄之侮弄之

而不怒則敢劫制之而危亂滅亡之患至矣所謂

虎豹來田狡狙來藉者也勞形怵心者傷于內來

田來藉者傷于外欲去是二患必立乎不測而遊

於無有者也立乎不測者非愚人也遊於無有者

非愚已也。其道不外乎虛。虛而不露其機。則不測。虛而不滯于迹。則無有。所謂惟道集虛者。也能虛。則明生焉。虛而明者。帝王之所以應天下也。虛則廓然而大公。明則物來而順應。大公則意必之見。俱忘。順應則靜虛之體不撓。惟其虛而能應。故勝物而無勞形。怵心之患。惟其應而仍虛。故不測而無來。田來藉之傷。此所謂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乃無爲而治之寔也。不然而必欲用知以爲天下。則我生其機智。而人散其淳朴。上不知御下。是上鑿

下也。下以知道上。是下鑿上也。上下交相鑿。而天下亂矣。文之首尾。脉絡甚明。而其道亦未嘗無取焉。拘儒淺見。聞淺漠而天下治。則以爲誕。夫老莊固誕。孔子亦誕乎。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則堯舜孔子之所以治天下。其亦可思矣。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簡近于無爲。而曰可者。謂其亦可以治天下也。漢之文帝是也。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莊本乎道德之意。乃欲并齊機而齊之。

此則居簡行簡之過。然以視徒政刑者。不猶愈乎。是孔子之所可也。學者知其偏而救之。仲弓焉斯善矣。不可并其長而槩沒之也。此七篇者。所謂內篇者也。是莊子所手訂也。逍遙遊者。言其志也。齊物論者。知之明。養生主者。行之力。人間世則處世之方。德充符則自修之實。大宗師者。內聖之極功。應帝王者。外王之能事也。所謂部如一篇。增之損之。而不能顛之倒之。而不可者也。鯨鵬之大。卽是無所困苦之根。喪耦喪我。乃其因是物化之故。吾

生有涯。而火傳則無盡也。往而刑。不如其僮。免刑也。無形而心成。則獨成其天矣。天之所爲者。其命也夫。四問不知真。未鑿之渾池也。此所謂篇如一章。首尾呼應。一氣貫注者也。逍遙遊只是大不困苦。齊物論只是我與物化。養生主只是薪盡火傳。人間世只是無用免刑。德充符只是無形心成。大宗師只是達天知命。應帝王只是無爲而治。此卽所謂篇如一句。如龍戲珠。江湖海湧。而阿堵中物。乃止徑寸者也。不寧惟是已焉。至人無已。逍遙遊

之精義而喪我物化乃無已之至也。天君真宰齊
物論之實理而生主無盡卽真宰之體也。人間世
祛養生之外患而心齋無用猶緣督也。德充符統
處世於內修而遊心成和猶心齋也。大宗師之知
命達天則獨成其天之盡境。應帝王之無爲而治
則坐忘櫻寧之緒餘也。由此觀之一部且如一章
矣。至人無已性體之虛也。喪我物化則虛公之至
矣。緣督遊於虛也。心齋虛其內無用虛其外也。德
充近于實矣。然內保而外不蕩不以滑和。不以入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七

七

于靈府猶之虛也。坐忘櫻寧則虛之所以立體不
測無有則虛之所以致用也。七篇之意一言以蔽
之曰遊心於虛而已。由此觀之則一部且如一句
矣。若是者何也。曰凡以云通也。天下之文其離奇
變化而不可驟通。至南華而止矣。然熟讀而細玩
之則見其部如一篇。篇如一章。且如一句。如是其
通也。又見其部如一章。且如一句。如是其通之甚
也。然則天下之妙文而必無不通。其信然矣。學者
得是術也以往。將能盡通天下之文。而其所自作

亦無不通。是則吾所以註南華之意也。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七

七

南華通卷之七終

不計外篇乃
頂通也

融貫一書從
不註家未有

二
4
依

3
2

1

莊子
十二
卷解

1

三ノ
4
版

4

貴池縣志人物志文苑傳

吳尚世字六書少肆力於六經子史手目鈔覽至腕脫以左手作字名其居曰易老莊山房當路交重其博雅而剛介不阿於時食餼郡庠未貢而卒著易經註解春秋義疏老子宗指莊子解楚辭疏世所按先生並無春秋義疏之作尚有禮記章句章錫九先生序見南湖集鈔並有老子宗指序吳生手錄十三經序先生又號羣玉均見南湖各序中修志時當為改正今特揭之

傳志文苑

易老莊山房

莊子解序

戰國時諸子輩出羣言瀾滄惟子與氏得孔門之正傳同時有莊周者吏隱漆園却楚相之聘行甚高著書數十萬言結撰凌空超然尋常町畦之外工文者寵之後之衡莊子者謂其淵源老氏並荀列而駕申韓又或卑論儕俗流於神仙怪誕之說揆諸孔孟之道每抵牾不合從未聞謂為善尊孔子者吳子羣玉則曰是不知莊子者也莊子書有內篇有外篇有雜篇而內篇更醜特其行文變化不可蹤跡在善解融會而貫通之苟能解莊而至於融會貫通則千古之善於推尊孔子又孰有過於莊子者乎近因著成莊子解一書爰之釋之分之合之引伸而觸類之直令前人一片原本洙泗苦心一旦忽白於天下後世坊人購求雕版一出海內風行以余有一日之長也越數千里郵書請序邊陲少公事淪茗焚香

莊解章序

把卷玩味益歎吳子之能起余也陶靖節云好讀書不求甚解此語最誤事夫讀書而不得書之真解讀之何為今乃以從前之人所不能解者而使之豁然無所不解且使愴悵縱恣之文無不歸於平易切實之解豈非一大快事哉吳子聰明過人嗜學弗倦嘗手錄十三經又聚硯田所得購二十一史坐而誦之其學無所不窺旁及圭臬蟲篆之類靡不通曉所著書甚多是編其後出者反其先問世者也古之立言不朽者以注疏為難子朱子集諸儒之大成注解之學莫或有先之者然其於聖經賢傳而外若雜騷參同契諸書亦莫不向櫛字比務求合乎吾儒大中至正之道而後已吳子之解蒙莊意亦猶是歟吾願讀是編者勿僅視為南華之功臣直以為東魯之正脈庶不沒吳子之苦心也夫同邑章永祚撰

莊子解序一

言之不朽於天下也立言者必於道確所有見大有所發明而非徒以其文之奇而遂能與兩大同其存也開闢以來誕生我孔子固斯道之主斯文之宗矣然自孔子至於孟子二百年間立言者何多也要之思孟而外莊周一人而已何也文以載道道之顯者謂之文孔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子思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又曰造端乎夫婦察乎天地言道者盡乎此矣余觀莊子十餘萬言莫不有見乎此而特不肯作莊語而質言之蓋深合乎大易尚象之旨而時出沒乎風人比興之辭所以人不獲其端崖而祇驚怖其猶河漢也又其時時稱述孔子諸言論儒者以其不復槩見他書遂疑其皆周所託者不知孔顏終日言無所不說則當日師弟間必不僅於今問

莊解自序一

仁為邦用行舍藏諸云云可知矣則安知周所稱述之非我孔子之實言實事乎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周知之而猶不能已於言也則難焉者之難為也於乎夫孰知周不欲為其難今之人并不知不欲為其難者之果何為也無乎不在皆原於一每下愈況庶不至涉海而鑿河此莊氏之苦心不得已於世者也所謂人之罪也非吾罪也若第論其文則內外雜之三篇以乾之七德擬之雜剛健外中正內則純粹精矣以明之制義例之內如鄧外如馮雜如陶之元墨矣然要須得其立言明道之大意則萬言重言危言何嘗有異言也哉古今注莊咸失其本古今尊莊咸貴其文本之不存文將焉附蓋歧道於文而二之也非一世然矣余有慨焉故不惜大聲疾呼揭出莊生立言本領使萬世而下知漆園家叟誠知道者也非徒能文已也而作此解貴池吳世尚序

莊解序

三十八 九 九

序二

事無異理人有同情典章名物之書難以詳悉謂古制之亡形狀有所未睹耳若乃故為恢恠怪使人不可致詰知道者萬不出乎此第患耳食盲談先自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吾觀莊子之文最為入情入理高處著眼大處起議空處落筆澹處措想道來真令人解頤忘臥丰裁氣味甚與制舉義相近而內七篇則又蒙叟所手定更醇正而無疵者也蓋莊生之學始原自老子來迨其後所見益精則亦不全祖其說試觀外雜篇中時時稱述老子而激為過甚之辭如所云絕聖棄知仁義非人性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等語至內篇則絕無此樣說話矣不過曰忘仁義忘禮樂強以仁義繩墨之言銜暴人之前人必反蓄之而已此若何乎實若何細謹而概以為輕仁義賤禮法置之嗟乎冤哉莊也況其文

莊解自序二

義字句亦無難解者而乃曰莊子之文有可解有不可解人之解莊可解者解之不可解者以不解解之此即善解莊矣夫果不可解豈復成人語乎若以不解解之其誰不能而顧煩汝之云云為也或又都無甚語止圈濃點密以為贊數段落句讀一切混過而亦號之曰注莊評莊吾不知莊與讀莊者其肯受焉否邪余於莊少而習之久而不忘而覺從前諸家略者過半閒有詳者往往首尾衝決亦不自知不揣鄙陋為之疏箋務令理明氣貫文從字順俾閱之者有脈絡可循有味味可咀嚼而止而齊物論以下更加詳焉則以向之解此俱未免不得其解故也然吾亦自扞吾之所見耳敢曰萬世之後而一週知其解者其我也哉康熙甲午夏六月癸巳貴池吳世尚序

莊解序

九 九

序三

余生平解他好所沉酣者五經四書而外左老莊騷其最也而易與老與莊之內篇已裁梨問世今乃遂以莊之外雜兩篇並付雕鐫匪敢謂為莊之知己自覺較向來諸家稍平易近人有蟻絡可循有意味可咀嚼已耳蓋嘗論之易之妙妙於象詩之妙妙於情老之妙得於易莊之妙得於詩而大指歸於老子則皆原本於易也易冒天下之道義皇之圖畫之古今至聖大賢未有無得於易而能見道分明者也孔之太極老之道化莊之泰初言之不易如合符節此皆所謂親伏羲來者也世人止以輕死生齊物我虛靜恬淡稱之為知其實有見於道之大原親切分明乃若此乎夫子罕言性與天道而莊子已得聞之憤舉世沈濁不可與莊語不得已託之乎悠謔荒唐之辭是蓋變風變雅之流長言嗟歎之聲也然

莊解序三

三

而知之者已寡矣學之有木深不易窺意之所寄高不可測河漢其言大抵然耳而究未嘗遠於人情也吾願人平心讀之然後知余之註莊評莊非僅為莊也雍正丙午秋九月乙巳貴池吳世尚序

南華子目錄

- 卷之一 內篇
- 逍遙遊
- 齊物論
- 卷之二
- 養生主
- 人間世
- 德充符
- 卷之三
- 大宗師
- 應帝王
- 卷之四 外篇
- 騁拇

莊解編目

卷一

- 馬蹏
- 胠篋
- 在宥
- 卷之五
- 天地
- 天道
- 卷之六
- 天運
- 刻意
- 繕性
- 卷之七
- 秋水
- 至樂

卷之八

達生

山木

田子方

卷之九

知北遊

卷之十 雜篇

庚桑楚

卷之十一

徐無鬼

則陽

外物

卷之十二

莊子篇目

寓言

天下

右莊子內七篇今定為三卷外十五篇今定為六卷雜
 十一篇今依東坡所論除去讓王盜蹠說劍漁父而合
 列禦寇於寓言定為六篇為三卷共二十八篇一十二
 卷以為南華定本質之海內傳之百世庶幾有深知莊
 子以知余者蓋余之註莊評莊實見其言有不謬於聖
 人者故為之疎通而條析之使知聖人之旨圖之不過
 先天太極幾畫而止而層層解剝則遂有若未始有始
 泰初無無赫赫肅肅昭冥冥等章洋洋纒纒之許大
 文字也正言之不過其載其破知生知死數語而止而
 縱橫言之則遂有若昆鵬螻蟻神鬼神帝六合未離其
 內秋毫待以成體殺生者不死生者不生不以生

死不以死死生等章洋洋纒纒之許大文字也推之二
 十八篇中發揮道妙形容心體摹寫物情指述事變莫
 不句異字異而義同理同夫乃益信天下止此一道更
 無他道而莊之立言誠非後世立言之士之所能及也
 莊子之學所見極高其尊信孔子亦在千古諸儒未開
 口之前觀篇中稱孔子為聖人至人夫至人無己神人
 無功聖人無名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
 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
 此於變化謂之聖人聖人天人神人至人總一人也此
 老從不肯以此名許人獨以之稱孔子此是何等見地
 今之人止知聖之時自孟子發之可謂至聖自太史公
 贊之又寧知此老之識早有卓焉者乎

古今來記事之書與論定之書不同記敘止以時代為

莊子篇目

三

先後尚書春秋是也若論定者則不然文序六十四卦
 而彖之詩分風雅頌而列以四始此皆有其深心至教
 之所存非苟而已也左丘明采百二十國寶書以釋經
 而傳分內外內傳蓋其精焉者莊子書反覆十餘萬言
 內七篇獨有命題余細玩其文外篇雜篇時多豪氣偏
 鋒內篇獨否是必其道理融洽學問透徹之後乃有此
 等文字故善讀莊者熟讀內篇亦已盡莊也
 莊之離奇變化而實平易暢達者莫如齊物論顧從來
 解者俱墮十里霧中總是於吹萬四句見得不分明而
 以物論為莊論故也本文明云地籟則眾籟人籟則比
 竹敢問天籟若以吹萬仍指風說則三籟止得二籟且
 上曰萬數怒鳴此又何曰怒者其誰邪物論非一莊祇
 就其言而反之正是用彼矛以刺彼盾之法故彼曰今

日適越而昔至莊則曰是以無有為有也彼曰方生方死莊則曰方死方生也彼以離堅白為因是莊則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至非指非馬語尤明快人之悞者在天地一指二句及秋豪太山六句耳不知此皆物論也故一指一馬下即接可乎不可乎不可此正蒙上文之意而言而非以天地作指觀萬物作馬觀也且人方以指謂非指馬謂非馬而吾非之而吾乃以天地為指萬物為馬與彼之謬矣何殊並浴譏裸誰肯受其譏邪秋豪太山同此義而本文止承萬物為一而申駁之也苟如解者以此為莊之曠觀謂其為和盤打算吾不知既已為一四句其文義文氣當如何承接如何分析耶此等處不明便通篇葛藤不得了而莊之所齊者遂以後人而反不齊矣

莊解篇四

四

人皆謂道之大原出於天吾則謂天之大原出於道而不見義圖乎其一圈之空寂一渾淪之天也於橫置之下明其為萬有之根於圓置之中心明其為萬化之主一畫二畫以及五畫六畫皆在此一圈之內而必挑出之者正示人以形上形下之別也孔子謂之太極故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老子謂之道故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道即太極一即兩儀二即四象三即八卦除去易字懸空而言固已奇矣莊子好奇又去推上一層故曰泰初有無無無無者太極圈中之空白也伏羲畫太極着一圈若其中空白併此圈亦未有故曰無無也有無名無名者太極也不可名陰不可名陽故曰無名也雖其著兩有字似遜周子五字之渾成然據圖指點煞甚分明也太極生兩

儀兩儀者一也此將生而未生未生而即生故曰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又曰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靜互根毫無止息是則皆動也故曰留動而生物也物既生矣則物物各一太極故曰形體保神各有儀則也此皆從孔老幾箇生字中間抽出言之也但老語太簡莊語太空而從前儒者不見義皇元圖故無處捉摹耳若看余刻老子宗指以易圖為經以莊老此章為註不惟莊老之語無可疑而元圖亦倍令人得味外之味矣此蒙叟之學有本原處乃其一書中之大節目也故特揭出與海內知道者共契之

莊解篇五

五

於世之非譽未必一一較計也而西仲解為世間之人如此者不多見則於彼其於世四字及上下文反有格閱矣其列子御風一段亦同此病又如歸休乎君四句大意承上鶴鶴偃鼠來謂回去休了念也君不必以下讓了我原用天下不著也且君縱必以天下讓入余決不受君之天下也乃西仲則解休為美名以致祭喻洽天下見天下洽已有其實不肯居其名此不但文氣不順且堯在位致洽而許由有其實是洽由許由致也上文許由何曰子洽天下天下既已洽也而我猶代子乎無其實而以實自處而又外以名歸人天下豈有此情理古人言語斷不如此乖僻也此類非一不能枚列夫西仲於莊自以為不留毫髮廣義而瑕類若此甚矣解書之難也

莊文無問長短皆必有至情至理奇氣奇句驟讀之無
間可入久讀之應接不暇所以獨步千古也若鈍弱庸
謬從不肯著一筆者讓王鈍矣說劍屠矣漁父弱矣盜
跖則更謬之謬者也故不惜刪去其餘外雜篇中西仲
所摘外孫休一章亦非莊作然仍存於各篇惟稍示其
謬戾處使人知所擇云

吳世尚六書氏左書於易老莊之書屋

莊子

卷六

六

內篇大意

大道不明羣言叢雜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何處以無
主之衷涉亂世之末流其遇害何可勝道哉果其德全於
己道契乎天則以之經緯宇宙六五帝而四三王何不可
之有乎此七篇相承之大意也但其文有空寫有實寫有
順寫有反寫有淡寫有濃寫有近寫有遠寫有非寫有全
寫有加倍寫有分暫寫使筆如使利斧當之者推過之者
碎湧墨如湧海潮直者山立橫者岡連尋行逐字既無從
測其言外之指高眎闊步又未免失其句中之義耳空寫
而遠寫者逍遙游是也不言道不言心借一鷓鴣指點出
活潑潑地使人瞥地便見得箇道之全體此莊子第一喫
緊為人處也何謂順寫齊物論是也層層分疏段段銷化
止是承其意而解之毫不作對面搶白語而聞者早已不

莊子

卷七

七

覺心折而誠服蓋最是其平易近情文字焉養生主一篇
則淡寫者矣通篇只緣督以為經一句是養之之法其餘
如游刃有餘地不斲齋乎樊中火傳不知其盡皆略略數
語絕不矜張而不可不養之意自悠然於言外所謂妙道
無多要指不煩者也人閒世許多說話只是近寫只是半
寫古今同此人閒世世有治亂道有汗隆莊子惟說得處
亂世一邊道理其處治世者都未道出第於末章天下有
道聖人成焉二句微及之蓋渠特據目前以示法其云方
今之時僅免刑焉者正此篇之所由作也不然莊子豈全
求無用者哉反寫加倍寫德充符便純用此一種筆墨矣
千古德充符者孰有逾於義黃堯舜孔子者乎嫌正說之
不暢不醒故略而不道特去尋出幾箇兀者惡人來此加
倍法也說兀者惡人而謂其從遊者與仲尼相若哀公靈

公俱信之悅之此又加倍法也說兀者惡人而又借孔子之推算贊仰以極力形容之甚且謂孔子為極楷所苦而不可解此又加倍法也要知其意以為人貴有德德全而形不全尚且如此不可及而況全形全德之人其為卓絕更何如耶若夫分幫寫來而又寫得周全濃至靈有如大宗師之一篇者哉天人有無之介存亡生死之幾推而行之之先後冥而合之之深淺反而至之之次第無不盡情剖露論語之朝聞夕可孟子之不貳順受蓋皆於此篇畢宣其蘊矣此老胸中了然筆下了然戰國諸儒洵未有能及之者至於應帝王之正而後行順物無私立乎不測遊於無有用心若鏡不將不逆以及鑿鑿而渾沌死者或正說或反說總皆帝王之實理實事失之便不可以君人者也故此一篇為實寫亦為近寫而與首篇之空寫遠寫作

華文章

禮法

入

大開合大呼應乃文章家最大章法也此七篇之文各有指實實相承而文各足善讀者分之曰七篇可融之曰一篇亦可

內篇大意

莊子本傳附
史記列傳曰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長累虛元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摛辭指事類情用剝刺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洗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莊本傳

禮法

九

莊解附

無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此句反屬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此句與論語何如斯可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則矣而彼且奚適也復此句真令人不堪矣此與前文同有也此則自是而謂天下無復有此自業而謂天下不必臨崖勒馬馬雖勒住而萬壑都起荆門矣而自矜驕動不已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此皆斥鴳類耳宜其為宋榮子以甚夫知效一官者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動其心此則有進矣以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竟同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所謂內重則雖然猶有未樹也在物外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雖然猶有五日而後反外此則更進矣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

亦止自率其真未必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有所待則有所為而為之也此如東尹惠精任和之各至乎其極耳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此正我孔子之從容中道也蓋此三句只是一箇時字而已六氣之辯故曰至人無已神說時字精極六氣者陰陽風雨晦明也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至人神人聖人總一人也無已無功無名不拘拘照應前文而前文無不收羅在內神韻高簡意味悠長

堯讓天下於許由開首便舉第一箇聖人將第一等事業都何等樣大法此真無已無功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無名之至人神人聖人也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兩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並兩降矣然對起若立而天下治也致字妙致致致如雙峰之插天夫子立也聖不自聖其請致天下致字致致致在此也吾自視缺然實實如此請致天下致字致致致今來還之者然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既已治所復備於我也而我猶代子代字妙見實吾將為名字名

莊解一

者質之實也對上吾將為質乎說來真是好笑也要知許由天下天下已治竟又未老不消我代也故堯讓是實心許由由不受亦是實事後人不解此意便以為莊子寓言過矣鶴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然對峙黃龍翰首印人多少勞勞碌碌之心讀後兩翰消歸休乎君結子無所用天下為一結已庖人雖不治庖再結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再結已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此又直敘連叔曰其言何謂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以上具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即孟子所以上具其神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信也替者無以與替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兩喻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天下之不聾盲於知者寡矣小器其機變捷於風雨其城府險於山川自謂大而言之盜竊神不知其聾也盲也可謂大矣乎文人學士勞精費神於方策二程履將義理發他而亦盲於知矣餘尚何說乎此知少也所以是其言也猶時女也謂此等言語正所謂神人及耳更不提之人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為一世斷乎亂便提此解在脚孰辨辨焉以天下為事此上正答其物莫之傷大侵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秕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此正答其向也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可謂以物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其如無所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自然喪其天下焉引堯事作結正見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成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

莊解一

不鳴音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培音之此又直敘實事而起也也此大新只以盛水裝重而不能舉則割之為熟堅重落湯拈擊所容則遂碎而棄之惠子不自知其拙則句已活盡出拙字矣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只一拙字屬文宋人有善為

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泚泚統泚泚統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泚泚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

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敘事簡潔能不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泚泚統則所用之異也承上指明今予有

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何大樽何不思也而慮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蓬茅塞也即其遺於心是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之立字妙與怒而飛匠之怒字同一音異

者不顧顧在道旁取材者從不一視也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此以實事而起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教者

古而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此小而無新藥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此大而無

此先設兩喻與上先說明正意而後引事作喻者法又變也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破其法同先然上先指明所用而後

側道進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此真無用之用天天地閒凡物有盡而道無窮無窮之道不可以言語形容之也莊子有見於此而難以名言而又不肯如聖賢之質言之也故託言於鯀鵬以自達其胸中之所見原不計乎

人之信與不信也知之大者信之知之聾盲者不信之信之則謂其有用不信之則謂其無用而已今夫鯀鵬起於北海飛於南海極天下之大不足以為其大極天下之高不足以為其高自然遊行毫不費力曠然冲舉靡有終窮此豈榆枋之鳩蓬蒿之鷦之所能測哉然非鯀鵬之故為

大也其知大也其知大者其年大也坳堂覆水浮芥而不

能浮杯千里命駕宿春且不给也三餐而反腹猶果然天

下必無之事也朝菌蟪蛄之年如何能知晦朔春秋之故

果其冥靈大椿則彭祖之八百且失其久矣所以物各有其所受於天之分不可強也鯀鵬自鯀鵬也斥鷃自斥鷃也斥鷃之笑鯀鵬亦何傷於鯀鵬乎多見其不知量也故夫一官一鄉一君一國之才小而未大也不足道也即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譽世非之而不加沮亦猶小而未大也

不足道也即更進而至於御風而行旬五日而反亦尚有

所待而非無所待者也夫大乎其唯至人聖人聖人已

乎至人聖人伊何人乎古今來堯而已矣德已極而

不自知其極治已至而不自以為至而欲推天下而讓之許由此真無己無功而無名者也故雖許由亦自贊其實之不可掩而自量其己之不能以有加也此古今之一最大者也又何人乎藐姑射之神人而已矣不食五穀遊乎四海而其神功所被自然物不疵癘年穀順成蓋其德無己故其化無名旁礴萬物陶鑄堯舜實理也實事也知之聾盲者惡能識之哉此天地閒之又一最大者也然則鯀鵬所適世無庸於笑之焉可知已矣且夫物各有用大不可縮而使小猶之小不可伸而使大也五石之瓠而以盛水漿在材矣况於剖之為瓢不惟在之而竟害之而猶

謂彼之無用則亦知之聲且旨焉故爾不然即不能如客之得不龜手之藥而裂地而封亦豈不能如宋人之併解

莊子之文不惟意遠理足力厚味腴其句中中字眼亦無不

息相吹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腹猶果然

齊物論第二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嗒嗒焉似喪其耦

未始有對對字而亦通篇許多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

莊解

乎方大略也此問其吾我一句之大略也大地天地也嗚

知閑閑小知閒閒大言炎炎小言詹詹閑閑自得也閒閒較
詹詹則天類無聲則無言矣所以有言由於有以明也詹
閑閑小知則閑閑而已知大矣此物論之所由與也此四句
與道遊之南冥者天地也四句一様文法皆文字中之仙
橋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構日以心關縷者嘗者
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縷縷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
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
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厥也如絨以言其老也近死
之心其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歎變愁姚佚放態樂出虛烝
成茵日夜相代乎前而其知其所萌已乎且暮得此其
所由以生乎按事物之來交接於我者也構如交構之構嘗
備驚恐也變變不已之意縷周也若機括必求中的也如
為之也變變也如秋冬日益慘淡也消亡也弱弱於水也
荒溝也變變也如秋冬日益慘淡也消亡也弱弱於水也
文小知者而言其用心也夜則魂交而有夢日則形開而有

莊解一

九

為無時無刻不與事物相馳逐既而閑空又深藏而不
露且纖悉而無遺小則深慮一毫之失大則長懷千歲之憂
是非惟恐失機勝心不肯少變形神日就銷亡無能復
出藏堅束縛形貌空存如荒園之講毫無潤澤心至於此
有死而已矣尚安望其猶有欣喜惱怒悲哀悅樂愁慮嘆
此一刻之間其情事何所不有欣喜惱怒悲哀悅樂愁慮嘆
歎失志驚心飛揚情佚大塵作勢或毘於天上如樂之出
無則聖於九淵之下小遂意則出乎九天之上如樂之出
而莫知其始於何時肇於何念助於何事也此亦秋春沒
止焉者乎此而有能自止者矣乎而轉陽春沒
中之能無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
厚望之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
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
無形百骸九竅六藏骸音而存焉吾誰與為親故皆說之乎
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洽乎其
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彼指大造所取即上文所言近
之意也真宰即天之所以命我而後所以為此一身之主
者也朕北也行推而行之也信實也朕備也真君即真宰也
起是則小知者亦天之子之以端而非盡小知者之罪此其

說亦近似乎有理而不知天之生人其所以為者意本不
是也今夫天之生人其所以為者意本不
而為之主時時發見有感即通但其端甚微人特氣拘欲
其極充其量夫乃至在耳此理一萌即推而行之以予
以天地之幾惟惟天之所生也向使人全盡性真發揮道妙
而天地之幾惟惟天之所生也向使人全盡性真發揮道妙
形亦與有而無情者等耳未生之前既死之後果有別焉
否亦與有而無情者等耳未生之前既死之後果有別焉
所愛而必有所愛致其意者也是百體皆備我役使而
不可不備而必有所愛致其意者也是百體皆備我役使而
亦成爲之夾輔而效力而此後用之目而目非此則彼諸
不自主其不皆然此則大造生人而其所為使非此則
而在不待外求則莫不有是真是宰也與其生俱非此則
終已乎耳且暮得此此其所由以生者正以此真君之不
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
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
而不見其成功爾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

莊解一

十

之不死美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
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承上文而言其
為堯存不為桀亡豈求得之與不得者之所不能損益也
其與物或用剛以相刃或用柔以相摩過者未遠乎則來者
已隨其後如車馬之相逐耳勞勞碌碌至老且若此者彼
奴顏片刻不得休息清夜自思真堪一慟矣且若此者彼
之為無盡之圖也夫有生有死理之恆也天下豈誠有彼
之其形死其心早已死矣可不謂大哀乎天地之性人為貴
人如此而人亦不能也死矣可不謂大哀乎天地之性人為貴
之入意亦切矣又按物論不過小言小言生於小知小知
說明自若莊子欲濟其言莫若先啟其第二段提出身中真宰
死之際以使其自勵小知者原始要終而究極乎無成無歸
則得之反求矣此齊物論之大機括也夫隨其成心而師
之誰獨且無師乎美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
成心也言若此者皆未見道之大全而各隨其一偏之見以為

之主耳夫一偏之見雖人無有而可生是人皆有之也
 而必知世故而心有所為者然後有之乎雖至愚者亦有之
 焉然後與起下之是非非一解判文字真有起落之
 勢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通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為
 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成心者一
 偏見也成乎心者盡乎心之全體大用即上文之大知也今
 日通越而昔至愚子之言也夫小知者之成心成乎心
 者也未成乎心則於道猶未也而即辨之以為是非此正惠
 子今日通越而昔至之說也今與昔別至與未至雖此正惠
 者不可云有矣夫天下理不可易心不可欺既以無有為有則
 亦可以有矣夫天下理不可易心不可欺既以無有為有則
 理之理非心之心乎而吾其將奈之何哉夫言非吹也言者
 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為
 異於般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般即前文吹萬不同之吹
 般音亦當時物論者自誇之言也言出於人人人生於天而
 此成心之是非非吹萬之所為也小知者自其言於焉耳
 故雖有言而其言不可據之為定論也然則有言之與未嘗
 有言其言其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
 無異也

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
 有儒墨之是非以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
 其所是則莫若以明隱晦也小成上文成心者是也榮華枝
 者也惡有偽乎言以明道亦惟一耳至是而不易者乎惟
 非乎惟真也故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何有往而不存者乎惟
 是也故當世為則萬世為之存而不可者也物論繁興儒
 墨並起是非互攻職是故耳夫天下之言無盡是無盡非吾
 之有言亦惟是其所是其所非道顯言明言何可少今乃
 不論是非之真與否欲是非其所非道顯言明言何可少今乃
 而後為相誇計耳夫據彼端人仰己之意意亦將以明道計
 然道在天下自有至當不易炳於日月者不待人是之而後
 是亦豈人非之而即非乎辨折羣言其言甚辨其理甚順
 其所非非其所是哉按莊子辨折羣言其言甚辨其理甚順
 故特揭出以明二字見是非之在天元有明白顯實不可
 強說者此是非之所由定也此謂以明實疏之解會呼應
 大義了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
 彼出於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
 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不可因是非因非因非是以聖

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
 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
 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
 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物皆相彼故無非彼物皆自
 非之方死方生則莊子借其言而反之方死方生不可四句
 莊子之言更推互而演說之以明是非之不可執也因是二
 出惠子惠子堅白論曰於石一也堅白二也而不可執也因是
 知馬者不知馬有謂之不見馬也與不知相與離石見與不
 見相與離白乎故離也離也者因是力與知果不若因是故莊
 子亦即用其語以為樞墨之是其所非非其所是也莊子所云
 因是聖人之是非非兩忘而照之於天亦非其是也莊子所云
 耳下文莫得其偶即此是也凡篇中因是二字皆同斯義樞
 樞也樞也環中承樞之白也承上文而言物在天我非是也
 彼以我為無非彼之白也承上文而言物在天我非是也
 彼未嘗無是而亦無定也但人自不平心以觀反己未嘗盡
 是矣不自是則亦不復彼矣因是之故使不見也己未嘗盡
 然惠子方生方死之說亦宜至論哉惠子曰方生方死吾借

其言而反之曰方死方生正未可知其孰勝也況由此而推之
 可日方可方不可又不可何不可日方不可可知日因是非
 如何不可日因非因是至是是者而己蓋至是之中無有
 而照之於天亦因非因是至是是者而己蓋至是之中無有
 以彼為彼彼亦以自是矣彼亦一非此亦一非彼亦一非我
 乎無彼我乎若夫聖人所因之至是是者而己蓋至是之中無有
 也彼我且無有泥互爭而有一非哉所謂彼是莫辨如戶
 乃道之在天下原無窮者也各是其是道固無窮也互非其
 夫道之在天下原無窮者也各是其是道固無窮也互非其
 非道亦無窮也此則道之真實無妄炳以指喻指之非指不
 於日星者欲定是非莫若準諸此以指喻指之非指不
 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
 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不可乎不可
 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於然惡乎不然於
 不然指非指馬非馬皆公孫龍之說公孫龍指物篇曰物莫非
 者非指也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白馬篇曰白馬非馬不可謂指
 可馬者所以命形也白馬所以命色也故黃馬黑馬一也白馬
 向亦其論也所謂以明者何如道以真物物各有名宜當

實指不可曰非指猶之非指不可曰指也馬不可曰非馬猶
 之非馬不可曰馬也此顯白不可曰指也馬不可曰非馬猶
 曰指非指天地乃一指馬非馬萬物乃一馬其言甚辨其意
 乎聖謂然於理實不非也指謂非指何如非指而後謂之非指
 萬物也馬也吾亦唯可乎其所不可乎其所不可豈不名
 謂之實者順而事也哉且夫道行之而不可不其所以然也
 然之而彼者地蓋物之然與不然非我之私也彼然則我
 其久而何必以然也乎此段文字反其所以然也彼然則我
 的理不亦與北真小機軸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無物不然
 知大知二句亦與北真小機軸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無物不然
 無物不可故為是舉其音與極屬與西施恢悅音懦決怪道
 通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
 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
 通也通也者得也通得而幾矣哉草壘壘柱屬惡西施
 毀於也是自是也庸乎常也通由也幾近也物之生於天地
 故不但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毀也
 此其所以為是也略而舉之甚極之大小西施屬人之美惡

莊解

三

以及恍惚怪不可究詰而自道觀之皆通為一耳其分之
 然然而自無而成其者正其然而成其者正其然而成其者
 無者心一本萬殊萬殊一本終則有始始則必終分合而成
 豈載然而凡二物哉一而已矣產者知之始則必終分合而成
 乃天下有用之理然亦得之理也夫天下之通之理天下相
 通之理乃天下自得之理也夫天下之通之理天下相
 然於其然也乃如此然則其所以非其所是之不如於然
 明也昭因是已而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為壹而不知
 昭然矣因是已而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為壹而不知
 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芋序曰朝三而暮四
 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
 為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
 兩行已而之已止也不知其然言非人之所為乃當然之
 和者無非然而之意休息也天鈞天理之自和而發也兩行
 二者無執乎一而不遺乎二之謂也此節至是之理固已然其
 所謂因是已者非無可奈何而後安之也乃人之所當止之
 不如此而不可得者所謂道之本體然也若夫勞神明以仲

一己專壹之見而不知其與彼無以異此則朝三之淺術豈
 所謂四而暮三也此不過用其愚以愚視聖人之因是者原不
 後朝四而暮三也此不過用其愚以愚視聖人之因是者原不
 乎因是之所在而不執已見以乘其是也夫聖人之真而從容
 能因是之所在而不執已見以乘其是也夫聖人之真而從容
 乎因是之所在而不執已見以乘其是也夫聖人之真而從容
 由左入人共適無所不存萬善成備如彼周行男子由右女子
 而其所入然者則亦此意爾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
 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
 矣而未始有對也其次以爲有對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
 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也且有成
 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
 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
 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
 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
 之故以聖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

莊解

五

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
 也是故滑音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
 之謂以明也對人我相對也變私見也載事也末年終身也具
 我即前文彼之意言古之人亦不滯疑也我知所以不可及者遊
 厚而精明之初也其言古之人亦不滯疑也我知所以不可及者遊
 於彼我之聞也其言古之人亦不滯疑也我知所以不可及者遊
 是無非我之聞也其言古之人亦不滯疑也我知所以不可及者遊
 道無損於私亦何益哉其言古之人亦不滯疑也我知所以不可及者遊
 之鼓琴自謂不濁矣其言古之人亦不滯疑也我知所以不可及者遊
 文如師曠如惠子之不好也其言古之人亦不滯疑也我知所以不可及者遊
 不知好各有所知強其從我思以己之知精其私見者誰哉昭氏
 之如師曠如惠子之不好也其言古之人亦不滯疑也我知所以不可及者遊
 聖白析異同自強其從我思以己之知精其私見者誰哉昭氏
 昭文如師曠如惠子之不好也其言古之人亦不滯疑也我知所以不可及者遊
 成愚焉而已然彼未嘗不自以爲成也若勝於人而卒無所
 凡所成者皆成矣如未嘗不自以爲成也若勝於人而卒無所
 無所成者皆成矣如未嘗不自以爲成也若勝於人而卒無所
 融不好分辨而如愚者味而其中自謂至精至明毫無所蔽
 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

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人皆以知
 知止其所不知夫不知之知無形而無理不則泰西達五
 無事不應所謂天下之大本也千條萬緒然不泰西達五
 會傾然不露所謂天下之達道也莊子特變其文而曰天府
 葆光耳無異理也不容以有言不言之辯也非以道為樂不
 道之道也冥然不動故住焉而不滿故曰通故曰通故曰通
 鴻動無端陰陽無始故曰天府以其所由來天府即天鈞以其
 體之盛大而言故曰天府以其所由來天府即天鈞以其
 光即消疑之耀自已之翰載無迹而之故曰葆光自天鈞之側
 之耀其實一物而已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
 教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
 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
 日者乎宗一國膾一國胥教一國皆堯時諸侯也存乎蓬艾
 無所不照也德進乎日則更無所不照此指堯之必能容覆
 三子也天下之理莫非自然所謂其所不知也所貴乎知者
 貴其知止乎此而已豈問較計自以為是哉且天下安有
 可自是者也乃堯尚南面而宗膾胥教之心不自是是非不
 又謂其達艾之間而不足較計德進乎日而必不較計堯舜
 之不自是艾之也如此今之物論者既堯舜何如哉乃執一有
 不化外不合而內相嘗其與道相去誠不異天類人類一有

莊解一

七

一無不可同年而語矣十日之喻蓋言日以光照其照有形
 然十日並出尚且無所不照况德之照物其照無形進乎日
 矣彼達艾間以甚言人之不可自是艾是也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
 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
 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
 所謂不知之非知邪言而好辨所示有限故知乃不知且吾
 嘗試問乎女民濕寢則腰疾偏死齧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
 懼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蛆蛆甘
 帶鴟鴞者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獼狽以為雌麋與鹿交齧與
 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
 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偏死癩癩也萬草也帶
 色三者物之所同而各有所便所同是者安在耶三者不同而究
 各適其所隨謂物無知物何當無知邪上文三問此止一答
 而三者之問已無所不容非莊子孰能有此觀乎此世之求

安未飽而好色者亦當啜然失笑也止是醒快之極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
 然殺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
 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
 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
 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
 瞿鵠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
 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
 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
 奚若二夫子前指長梧後指孔子也不從事於務不以世故
 之初起也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榮也而丘也何足以知
 之榮感也言黃帝聽之且不能無感也此二句非譏黃帝而
 亦有所不知焉之意但子思空指莊子實指人便謂其且女
 戲侮聖人甚矣知文者之難也二句正破其孟浪句也且女
 亦太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予嘗為女妄言之

莊解一

太

女以妄聽之奚呼更也妄彷彿之意奚何也旁日月挾
 宇宙為其脂合置其滑縉旁日月在躬也挾宇宙為其
 木之流言其有源而不息也縉者絲之合言其有條而不紊
 也承上文而言道之妙也日月不足為其明宇宙不足為其
 大內外本末巨細精粗一以貫之無一毫之空缺一毫之不
 得於我之有所作為也蓋道之妙也如此因上妄言二字
 而指出道之全體大用為其脂合即所謂萬殊一本中庸
 之大德敦化也置其滑縉即一本萬殊小以隸相尊眾人役
 役聖人愚芭參萬歲而一成純若夫分形較隔隔我後耳
 其在聖人則不識不知無思無慮參萬歲而一成純何分彼
 此哉以隸相尊者因其隸我故相尊奉如大夫以士為隸士
 則必尊大夫也參萬歲而一成純只是通古今而反覆以一身
 之意此四句乃顛倒相對文法是承孟浪二句而反覆以申明
 也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盡然無異同也是自是也蘊蓄結
 也此中上起下語乃文字中過渡處也予惡乎知說生之
 非感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
 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

王同匡林食焉而後悔其泣也于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斯生乎弱者幼年出仕者斯求也世之趨結而不能化乃野矣而不知歸者耳觀於麗輝之始而泣既而悔死者何足悲而死夢飲酒者且而哭泣夢哭泣者且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夫覺而後知此大夢也而惡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者乎牧乎固哉三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且決不是

飲酒夢哭泣者且決不是與泣而飲酒為大願哭泣為不詳固可乎然方其未覺不惟飲之而已且竭盡心思作醉聖固長留痕跡傳道無窮如夢中既作夢夢中又占夢者在然矣飲酒哭泣之夢非覺不能知悅生惡死之夢非大覺不能知未嘗大覺而一知半解各是其說已者主之夢非大覺之如亡與女與子皆在夢中作夢耳究竟於斯道焉有當乎是其言也其名為申音說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且暮遇之也至也說奇也夫吾何所告故之云云者乃世之後而有知之者一心相契不殊同堂而命也而不知之者何人乎予亦准待之而已而汝必強以求勝於人而不亦象

莊解一

九

人復從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我勝我果是也若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難聞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

之見哉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我勝我果是也若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難聞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

莊解一

同乎若者乎同乎我者乎異乎我與若者乎同乎我與若者乎是非不出乎異同異同不離乎人我是皆以水濟水以火救火而於妙道無異也蓋妙道之難知如此所以不待知之聲而相待也然道不遠人人皆可與又若其不相待也則我亦惟是相待也然道不遠人人皆可與又若其不相待也則幾乎優哉游哉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是然不然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辨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辨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據於無竟物不有寓諸無竟即所謂云無時不然而言天下理有是非事有然否既矣矣則自然異乎不是何待辨之而理固然矣則今日之為何日不待辨之而然乎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不知竟無一毫之空缺寓諸無竟無一毫之閒斷而已而何必切叨致辨哉則甚矣矣女之強執以為妙道之行者其於妙道猶未也而乃以是

未也而乃以是

莊解一

十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蚴蜩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遽遽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罔兩影外微陰也特操定守也胡蝶類其形相似而歸歸在水通體滑澤蛇虺鱗入水腹下必刺取魚者每以是別之相相飛動之貌自喻適志自覺輕快也與不知周者不知有周也遠遠自在之貌景待形而動景不與自主也形待天而動形亦不能自主也地以胡行胡以翼鳴不過形耳豈能識其所以然哉蓋行住坐臥莫不各有天機存其閒所謂動乎四體其得然哉蓋行住坐臥莫不與形謂之為胡蝶胡蝶復為莊周周與胡蝶兩無所在如景然而然者也故曰物化也昔者二字奇絕莊子作文而不知其已入他人口中又儼似一古之人者然古今再無此妙也

是非之爭生於有我我見不立至是者於焉出矣惠施公孫龍等執其閒閒之知強為詹詹之言而不自知其為形所役卒於無成然亦可哀也已夫大造予我以形自有真宰所謂與道為體而立言以經世者原不俟外求也人之知苟能知止乎此是以明者也是照之於天者也是樞得

莊解一

其環中以應無窮者也是己而不知其然而休乎天均者也是遊乎未始有物之初而圖滑疑之確者也是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而天府葆光之所由名也其體莫得其偶故迴為一其用適得而幾故寓諸庸一私不存萬理普照十日並出尚且遜其光明堯舜之所以為知之至豈世之成心有吟者所得望其萬一乎而無如其一受其成形便如窾之被風無聲而有聲無形而有形既曰今適而昔至又曰方生而方死既曰指非指馬非馬天地一指萬物一馬又曰秋豪大太山小殤子壽彭祖夭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諸如此等按之於不可不然之迹物既不謂之然邈之於未始有始未始有無之原道又不得有言徒勞神明以為壹而不知其與彼無以異也亦欲以明之彼而不知非所明而明之只以堅白之昧終也則孰若為

本義

圭

是不用而寓諸庸乎甚矣我之以明之言其言不可易也而彼儒墨之是非未成乎心不向乎方雖好為分辯實與有不見者等耳古之至人豈出此數且天下之事人之知原有所不能盡也居處食色之閒其淺而易見者矣然任其各適所適可也不則存而不論可也而必欲是此非彼果孰知其為正哉長梧子所以歎瞿鵠之於道聽之妄而計之太早也以其未覺之夢而不待夫知解之人役役焉強人以信我即辯之而勝固不如無辯之為愈矣何也道之妙也為其脂合置其滑緝自然然而豈有對乎振於無意焉諸無竟無在不在而豈有吟乎是非然否無與我事行止坐起自有天機如莊周胡蝶不知周夢為蝶不知蝶夢為周夢則栩栩無周形覺則蘧蘧無蝶想渾乎忘乎其化矣乎此則無聲之天籁而吹萬之所為使者耳

莊解一

無得於此而彼是相競是非相爭徒以物論鳴絕與大道遠豈不悲哉
許多物論莊子齊之以以明之一言可謂要而不煩已而猶嫌於多此一言也故特去請出孔子之存而不論論而不議議而不辯來而斷之曰聖人懷之衆人辯之辯也者有不見也此不但以孔子折服衆論且明明見己之必於物論而齊之尚屬分辯之見必如孔子乃為知止其所不知也此等文字真與孟子同一家法
人皆謂莊生非毀孔子此盲人以耳語耳一無所見者也看他末篇敘列方術及此篇所指物論此老胸中何等涇渭至長梧子一章莫不曰譏侮孔氏自此始而不知其初非譏侮孔氏也蓋謂瞿鵠所稱我向者原是妄言妙道之大尚未和盤托出所謂什一千百聞者自不能無感觀其

本義

圭

意全是責瞿鵠非譏孔子也如讀者從來贖贖何

貴池先哲遺書第二十六

莊子解卷之一終

莊解一

與夜寐之有當安而處之哀樂不以動其中大造司生死之
正而我扼乎生死之外帝制勝我我解倒懸矣且人之死而
薪盡火窮於此盡焉耳而果盡也與哉譬之火然目前指實
氣雖散而理終無盡也故聖人安時處順不知悅生不知惡
死生不謂入不謂我不照照焉以形為我有人亦與我相忘
於生死之天於
哭泣乎何有哉

天命之謂性性者生之主也率而循之則其日用事物之
開莫不各有當行之路保身全生養親盡年胥在於此世
之人乃不依乎天理因其固然而以其無涯之知憂其智
之所不及強其力之所不能舍安就危去順即逆而不知
其歲月之閒忽已銷亡矣夫人之性如刀之刃也有此性
然後可以御天下之動如有此刃然後可以解天下之牛
也割而折之刀雖利不能久用也以無厚入有閒不惟技
經肯繁之未嘗即至於族而動刀甚微如土委地矣聖賢
行其所無事其道固如此耳是可知性以利為本天下之

莊解二

三

養生者亦惟不斲其私智則處順處逆我有以善其天為
生為死帝不能懸乎我右師之介也是澤雉之從容於飲
啄其與樊中之神王者迥不類矣秦失之號也是火傳而
不盡於為薪其眈遁天倍情忘其所受者不可相提而論
矣蓋我自主此生者存而後生不隨生而存亡而後死
不隨死而亡我不能養之天下事皆我累也庖丁始解牛
時所見無非牛也我能養之天下事咸我順也庖丁三年
之後未嘗見全牛也天下之本無事也天下之本可以任
我之恢恢乎游刃有餘地也而以飲啄故甘畜樊籠以哀
樂故自極懸解無善名而徒有惡刑耳矣天之所以與我
者安在哉

莊子之文莫簡於此然言簡意足止一起處便已攝盡全
神下文三段略作引喻而已而亦自有淺深之相承庖丁

章是言善養者之必能全此生也正言之也右師章是言
不傷此主則形之成虧不足計也反言之也老聃章是言
此主超乎生死之外無人無我無古無今乃孔子朝聞夕
可之意也盡言之也心性功夫本不容於有言而寥寥短
幅正復徹頭徹尾如此莊子豈誠諺悠而荒唐者乎

人閒世第四

論語曰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知可及愚不可及
及也而有道一謂無道則愚也後三章所謂愚不可
世涉未流故於人所難處者下危語冷語至於有道
之知古人備矣何復叨叨乎米章天下有道六句大
托出矣

顏回見仲尼請行辭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
衛君其年壯其行獨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不做事輕
用民死者以國量國量如以谷量之量平澤若蕉澤言多

莊解二

四

也生者若
之言苦也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
之醫門多疾之門所以教之也願以所聞思其則為之設救
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謔若殆往而刑耳刑禍也孟子曰
人師顏子所言未死心動於好名事求其必濟故夫
子以為如是而往不惟無益於人且有禍於己矣夫道不
欲雜救人之事試已雜則多頭緒多則擾心煩擾則憂
憂而不救濟之功矣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而
正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以上言其
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名
近名夫知出乎爭彼此相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
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言務名使知作引也且德厚
信而末達人氣不相軋也名聞不爭未達人心但交淺耳而
強聲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味幾好盡是以人惡
有其美也而心惡之命之曰苗人盡言深亦不可也二節一

以偽如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敵為天使難以偽子入井而
 情惕惻惻是也人理可循故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子入井而
 可飛故絕遠易無翼不可飛故無行地難此二句與上文聞
 作語與下文作引然此順言之下反言之也句與上句無知之
 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為也知天也人皆有知而
 乎此二句亦證易偽二向而無所為而為之也天所使瞻彼閔
 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閑空際也
 莫不有無知之知其體至虛而無理不具其用至靈而無事
 不應反觀內照此間然無物之地寂然不動之中天光煥發
 如十日之並出千古至聖大神天下盛德至善莫不統會於
 此吉祥止止此真人之所當止之處也而乃狗私欲勞精
 如四馬之不得停坐而馳也誰使之然乎夫狗耳目內通而
 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
 紐也伏羲几籙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夫耳目止紐會也
 內之所由通如虛室之闕所以生白者也夫耳目不可以廢乃
 而有知則為知所役而至於坐馳矣果其耳目所接顧其聽
 明之體視遠聽德以內通而一心之中忘思鬼神之神妙且與
 外相合內外兩忘此則無知之知冥通造物鬼神之神妙且與

莊解二

七

我為一祝同類之人而有不可階乎而賦化者乎是所謂立
 乎未始有物之始而物之所以不窮也夫所謂帝得之而
 帝王得之而王者也是三皇古聖之所事也夫所謂帝得之而
 身而若與我之尋常者奈何不知止於此也哉
 葉公子高將使齊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聳諸梁也甚重國
 事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情疏而匹夫猶未可動也
 尚不可而況諸侯乎之權其事子嘗語去者梁
 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歡成寡少道術也事無小大
 有成事若不成術也則必有人道之患夫負國之罪事若成是
 術也則必有陰陽之患不心術之傷若成術若不成術而後無患
 者不傷神唯有德者能之非恆人之可幾也吾食也執粗而不減
 食爨無欲清之人多聞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
 吾未至乎事之情事始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一事若不成夫
 事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任勝也
 免今兩處交集其何以堪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

大戒二其一命也出於天而其一義也理所當而子之愛親
 命也自然不可解於心所謂親者大也臣之事君義也至是
 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所謂君臣之義是謂大戒是以夫事其
 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唯命之從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
 事而安之唯職之盡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
 前憂喜不輕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知其心之不可
 一以順乎理德之至也此則純忠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
 已變故亦行死事之至也夫身豈有身之可變何暇至於悅
 生而惡死區區人道陰陽之患乎夫子其行可矣無庸多
 請復以所聞問也夫子高所言之患皆在己者其於國患未嘗一
 此下復以所聞問也夫子高所言之患皆在己者其於國患未嘗一
 詳言之凡交之道近則必相靡以信時事近則以信遠則必忠
 之以言非時事遠則必以誠言必或傳之使者夫傳兩喜兩怒
 之言使非喜兩怒之言故天下之難者也人之喜怒無常事
 有兩喜兩怒之言故天下之難者也人之喜怒無常事

莊解二

八

何可以一時之言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
 為據故曰難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
 言言所以據凡溢之類妄過當便妄則其信之也其非實則聞
 莫則傳言者殃疑則無如言者何而故法言曰傳其常情正
 情無傳其溢言溢美溢惡則幾乎全使亦安矣且以巧關力
 者之戲始乎陽事常卒乎陰怒泰至則多奇巧所謂戲要
 禮飲酒者始乎治威儀常卒乎亂威儀泰至則多奇樂所謂
 顛狂凡事亦然始乎諒子常卒乎鄙人其作始也簡其
 小其將畢也必巨禍勢言者風波也禍端故曰風波行者實
 喪也記好已過便大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承上故忿
 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弟然惡言不忘好事不
 必有由因忿角言以偏為正如鳥獸將死何記故忿心之起不
 眼擇鳴而惟有氣息之弟然而已弟然怒貌於是並生心厲
 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彼此各懷
 唯恐不及吹癘索弟澤所不至遂至於與兵構怨以國為苟
 殉而亦不恤矣所謂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

以結作起與湯之間棘句同
忽然空開令不材者知自慰

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
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
禪傍者推獨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材
之患也故解書名之以牛之白額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
痔病者不可以適河祭何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為不
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

支離疏人之者願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
臂為脊會撮也五管脈系也也挫鍼治解故足
以錮口鼓篋播精揚也事足以食十人右在上徵武
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已不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
受功忍人不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疾有常夫
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

莊解二

士

無知之知不材之材無用之用
所謂支離其德也意重在此句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
世不可待河清往世不可追也盛時天下有道聖人成焉顯
而不可得天下無道聖人生焉不期而偏爾相值成者成功於
必得便只寫此方今之時僅免刑焉驚心動魄在此入字此入字
二句也福輕乎羽莫之知載擇福莫若重今則福輕乎地莫之
知避擇禍莫若輕今則禍重乎人已乎已乎臨人以德言所當止
人也始乎始乎晝地而趨禮法自拘也迷陽迷陽無傷吾
行吾行御曲無傷吾足迷陽不知何物也物之好生道傍
汝慎無生路傍而傷吾足如今之羊負來之類故言迷陽迷陽
慎無傷吾足也大意謂小人當道正直難行也山木自寇
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
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世亂國危名高招忌木膏桂漆以
畏乎可不戒乎有用之用材自傷人世之難也如此可不
今既無道矣莫如善藏焉而以無用為用也

處世難矣處亂世尤難處亂世難矣處亂世而事暗君交
強鄰傅頌備則尤難之難然亦只是虛其心而化之安其
命而行之正其身以達之而已矣何則暗君不易事苟急
與之爭名而求實是自然而刑耳即外剛內柔內直外曲
亦尚聽之以心而非聽之以氣也蓋道之雜者明教之違
端而虛者陰教之違政法太多者雖不教之違而不能與
之化夫豈至當不易隲天之宜乎夫惟道集虛虛而待物
可以入游其樊而無感其名矣虛室生白則吉祥止止鬼
神來舍矣一宅而寓於不得已故未應非無無門無毒故
已應非有入則鳴不入則止為天使不為人使其知無知
其飛無翼此則所謂心齋者也此則命物之化而守其宗
者也古之聖帝明王正己而物正其道皆在於此而事暗
君夫何有焉強鄰不可交而不容不交也然以術求成孰

莊解二

士

若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乎孝子不擇地而安忠臣寧擇事
而處有悅生惡死之心便有虧於天下之大戒雖亡兩患
君子不貴也況為使所以傳君命而全邦交也時地有遠
近情意有美惡彼此得持使者之言為風彼國家之禍自
此深矣是故常情可傳溢言不可傳傳令可遷令不可美
成是勸成不是望過求奢未有不至於始諒而卒鄙者也
其於遊心養中之道失之遠矣而況乎其不成美而反以
成惡也邪此致命之所以難於報命而為使交鄰之不可
不慎焉者也傳儲而不正其身其於大本已先撥矣而又
形不就心不和彼此扞格固其宜也惟夫就中有和和中
有就用彼而不為彼用彼而彼不知為我用則忽不自
知其引入無過之域矣是故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也拊
之不時者亡愛之本也第時其飢飽達其怒心馴而順之

其名而能自信者尚且生死不以易其念而况心通太極功
有羣生百體五官備而聽命一虛靈不昧者乎三軍之衆
羣生之倫歸極於一人之首出彼時與道為一體與天為
人之從而師之自有不能外焉者而豈必如世之為師者立
要信也必也心有所偏像曰死先君有聲乎始微前信也
言曰心難靜而易動難活而易死即此死字也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
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
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
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
二語今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請出先生
人不堪與孟子對齊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
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此君子所以
焉然身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所為大處而猶出言若是不
亦過乎自矜勢位不推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

莊解二

子之德不足以自反耶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
誰不謹短謂不狀其過以不當亡者寡誰肯認非
足不當兀不狀其過以不當亡者寡誰肯認非
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知其有命而安之遊於羿之
彀中中央者中也必中之地然而不中者命也過命之幸
耳遂可自負人以其全足一足笑吾不全足者一足少衆
為堯之善乎人以其全足一足笑吾不全足者一足少衆
矣我怫然而怒笑得無謂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真是
點化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師乎吾與夫子遊十九年
而未嘗知吾兀者也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門講心
性之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廢疾者為伍不亦過乎子產變
然政容更貌曰子無乃稱矣吾過矣吾過矣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
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
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足雖亡而此吾是以務全

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
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
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
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於斯言三復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
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為彼且斲以詭詭幻怪之名
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己桎梏邪名為己累至老聃曰胡不
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
乎則桎梏其解矣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天使之然也我安
能令其舍所學而從我乎哉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馮驩曰哀駘它音丈夫與
之處者恩而不能去也其醜難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
為妻室為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此皆加倍寫法未嘗
有聞其唱也常和聲人而已矣為無君人之位以濟也乎人

莊解二

之死無無聚祿以望滿人之腹無祿又以惡駘天下無和而不
唱不為知不出乎四域不作且而雌雄合乎前不好分別是
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駘天下始而與寡
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既而不至乎期
年而寡人信之悅而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記
音然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投之國際而無幾何也去寡人而
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思而何人者也
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純子食去其死母者少焉
駒若驚視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時不見母生不得類焉爾
不類母生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此形也愛使其形者
時之形也故皆棄之而走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髮髮以飾
也故皆棄之而走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髮髮以飾
無武故資別者之履無為愛之資助也履以飾足則皆無其
本矣以飾資別者之履無為愛之資助也履以飾足則皆無其
本矣以飾資別者之履無為愛之資助也履以飾足則皆無其

窮不穿耳形也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亦恐傷其形也此
 也年不從政者形全猶足以為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
 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
 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
 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相循命之行也天命
 日夜相代乎前往過來續無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非力之
 與所得故不足以滑音和和不可入於靈府原不足以拂吾心也使之
 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其胸中恬淡落落天使日夜無卻
 而與物為春日新又新純亦不已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感
 而應無時不中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水停
 其可以為法也平可為法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外無波德者成和
 之修也成二字之義修即濟謂致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
 也所云千變萬化所自出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
 天下古今所共由是也

莊子

卷

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
 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
 臣也德友而已矣

闔城者守月其足支離其身無服其骨說衛靈公靈公悅之而
 視全人世之非支其脰肩肩見其頸反瓔養音登為大癩項
 大癩曲則肩高癩大不見項項而長也瓔養音登為大癩項
 故二君視他人反其脰肩肩也說齊桓公桓公悅之而視全
 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二人有德亦不忘
 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而不知其德此謂誠忘如此之忘
 故聖人有所遊心與而知去聲為擊擊過約信為膠膠自拘
 苦德有得為接接後起工能為商商利有聖人不謀無惡惡用
 知不斷而然惡用膠無喪所失惡用德不貨原不惡用商四
 者天驚也天之所與天驚也者天食音也天之所子既受
 食於天則無所又惡用人夫何事焉有人之形氣猶無人之

情理絕有人之形故羣於人正世無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
 身自不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以然也警首乎大哉
 獨成其天以然耳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與
 等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理以成性貌天與之形氣
 成惡得不謂之人理氣合物則具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
 情有人而情自生如火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情
 也情水濕豈得云無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情
 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所順其自然之宜而不別有惠子曰
 不益生何以有其身也所順其自然之宜而不別有惠子曰
 子曰道與之貌不備天與之形不備無以好惡內傷其身其
 形而盡其性此身何待益之而後有其身乎今子外乎子之
 神生理本自足也何待益之而後有其身乎今子外乎子之
 神馳勞乎子之精役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槁梧天選

莊子

卷

子之形道也子以堅白鳴乃以自
 人之有德所以全形人之有形所以載德德之為言得也
 得於天故謂之德凡有形者所同也德之為言得也得於
 己乃謂之德又未必凡有形者所同也充乎中而溢乎外
 脈絡分明流而不息著乎外而符乎中方圓曲直往無不
 合此豈可望之尋常之官骸徒具者哉古今至聖大神奇
 表非常盛德立極降及叔世雖以我夫子譏之者且謂其
 類類堯項類陶肩類喬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矣其他則又
 何說焉莊子有慨於此以為此橫目圓首平肩兩足之民
 能坐能立而不能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也能言能議而
 不能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耳目之所宜人以之得其常
 心者彼以之死其心而已矣然則王駘雖喪足不惟與庸
 遠而竟與堯舜之獨也正矣官天地府萬物以正眾生擇

曰登假其用心也寧復猶有死生之介其意哉今之不元者徧天下有一二焉之如王駘乎否耶抑不惟不能如王駘已也求如申徒嘉之洗我以善叔山無趾之學補前行而亦憂憂乎難之矣夫嘉之於人之笑而佛然而怒其於德似未也而適先生之所遂廢然而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此則久與賢人處而無過之明驗也無趾之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其於德亦未也而今知有尊足者存而欲務全之則不難至於以死生為一條以不可為一貫之域矣王駘性者也申徒叔山反之也其於天之所以與我皆有以充乎中而溢乎外著乎外而符乎中矣故夫有貌者不必有德取德者不可拘貌也哀駘它雖惡人也乎其才全其德不形則未言而信無功而親矣闔跂蹻養雖支離大癭乎有人之形無人之情獨成其天而是非不得

莊解二

九

於身矣故天人之有德不可不自愛也何也此道與之貌也人之有形不可不自愛也何也此天與之形也愛之則不以好惡傷其身而游心乎德之和愛之則不以日夜相代乎前者而滑和而入於靈府而自能接而生時於心也其靜而存也惟止能止眾止其動而通也不失於兌而與物為春此所以死生大矣而我不與之變也天地覆墜而我不與之遺也然則人亦務全於德而已矣外其神勞其精辯日勝德日喪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夫何益哉夫何益哉

讀此篇莊之尊孔可謂至矣蓋此老胸中原以為千古之德充符者唯我孔子耳而嫌於以己說孔子第屬造道之言不若以孔子說孔子乃為有德之言故特地撰出箇王駘哀駘它來從孔子口中寫出許大深微弘至之語此豈

說王駘哀駘它哉實莊子說我孔子也而互眼者流且謂其訕侮孔氏也彼又惡知文章家有代字訣賓中主法門乎彼又何曾念到哀公告閔子謂吾聞至人之言乎

貴池先哲遺書第二十六

莊子解卷之二終

莊解二

九

手

莊子解卷之三

貴池吳世尚注評

大宗師第六

無外謂之大廟長謂之宗人斯效法謂之師不曰道而曰大宗師者舉其聖德神功全體大用而言之也

知天之所為天理之自然知人之所為者人事之當然至矣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此一句便見不必悅生而惡死乃通篇之根

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當盡全歸此是知之不知也

雖然有患夫知知死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

也若於焉一能真知實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

之非天乎而徒以其揣測之知分天分人則且有其人而後

有真知故知非真知不足謂之知而如非真知何謂真人古之

真人不逆寡視小不雄成舉重不暮士處有事如無若然者

過而弗悔境過事往當聲而不自得也我無容心若然者登

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物莫之傷知之能登假音於道

也若此其造道深矣此一古之真人其寢不夢靜虛而明與

其覺無憂動而無事累其食不甘泝味者道其息深深

神至定真人之息以踵所謂保其息以喉神其息深深

其嗑言若哇理屈而深人者自吐其嗜欲深者其天機

儼然之勢也此一段言其內無身累古之真人不知悅生

儼然不知惡死死亦其出所不訢其入不距其儼然而往

儼然而來而已矣所與也忘其所始雖不悅生然生理固

始不求其所終不惡死然豈必以速死受而喜之受生我

莊解三

莊解三

莊解三

莊子解卷之三

莊解三

莊解三

乃得與道忘而復之忘乎其死我乃得於生理克盡而全而

以心捐不以人助天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也

真人三見若然者永上其心忘其心其容寂其形其頽頽

喜怒通四時發而皆與物有宜其宜而莫知其極定體故聖

人之用兵也亡國之亡而不失人心人反悅之所謂利澤施

乎萬世至矣不為愛人反忘之所謂樂通物以通物為

非聖人也無利害不通以親分疏非仁也無分矣失時

行名失已不顧其名非士也士則務為己亡身不真務利不

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

者也皆所謂亡古之真人其狀十二句而言義而不朋不倚

若不足而不承不謙下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勢而不張乎其虛而

不華也夫而嗒嗒乎其似喜乎無時不嗒嗒乎其似已乎

乎警乎其未可制也則行與乎止我德也則止厲乎其似世

似好閉也愧音乎其言也而其中虛也則言不能論

以知為時分刻以德為循如足以刑為體之幹以禮為翼如鳥

而己於事也時至事起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

也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日進不已自極乎高遠而不覺如

人之無所為而為之者而人見其好之也一有所好

理之其弗好之也一有所好亦出其一也一其常而理之

莊解三

莊解三

莊解三

自其不一也一變而權也亦出其與天為徒其用經以體
 然不一與人為徒其用權以治天與人不相勝也經而權之
 其不一與人為徒其用權以治天與人不相勝也經而權之
 無偏廢是之謂真人前文又再結死生命也而至於其有夜且之
 常天也而為人之有所不得與去聲生之必死夜之皆物
 之情也乃天地萬物之實理自然如是者此一節承上而
 則何如不悅不惡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乎父而有此
 而急求得乎道哉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乎父而有此
 不可解於心而況其卓乎卓指道言此真無主乃亂故臣之
 以有君為愈乎已而身猶死之事君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而況其真乎真亦指道言此真無主乃亂故臣之
 以不見人之不可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
 於死之不可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
 心亦如魚之涸而陸而响然濡沫者耳不如相忘於江湖
 忘於江湖矣與其譽堯而非桀也堯本善桀本惡何待我譽
 死本無足惡我何不如兩忘不計而化其道與道為一也此
 與新之距之乎

莊三

三

道而徒生也死如魚之泉涸而响濕濡夫大塊載我以形
 沫豈有所濟乎故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
 故曰轉無勞我以生故曰勞佚我以老故曰息我
 死則無為故曰息死生故善吾生者我之生也乃所以善
 吾死也我之死也天死之我不得與也謂之善者言其有始
 之外別求一不死的物故爾言之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
 資生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造物負之而走昧者不
 知也此喻忽然而死也此一節又設喻以明悅生而藏小大
 有宜小宜藏於大猶有所適尚有所失若夫藏天下於天
 下與道而不得所適我自無所失矣蓋言生乎道也死亦道
 求其所終即全乎死之道也受而喜之忘是恆物之大情也
 而復之大常自然之實理明明可見若此一節承上而言
 凡物之生無一不聽之自然任其生隨其死而我反得了於
 生而無一不聽之自然任其生隨其死而我反得了於
 忽然而無一不聽之自然任其生隨其死而我反得了於
 不忘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究竟如我之形者可

天為彈為雅為輪為馬十百千其為樂可勝計邪我今犯我
 焉樂雅天所化豈有窮哉其為樂可勝計邪我今犯我
 邪此即一犯非我者之形我之未嘗不喜之也其為樂可勝計
 不相似也學萬分萬一各正之意與佛氏輪此之說相似而
 者宜細分之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遊而皆存死生
 惡死常被有力者負之而走所謂遊而不存也道無存亡不
 遊而皆存也聖人則正以遊之於此而已此所謂善老
 一節又特就悅生二字發明陰陽化育之理善老善老能養
 善始善終年者猶效之而相師法之又況萬物之所係而
 一化之所待乎皆存而為品儼之根抵造化之樞紐者乎其
 為可貴而可法更不知相去幾何矣以上許大文字只是反
 覆推明生不足悅死不足惡而道不可以不聞之意以下乃
 以為道之所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自然無所可得而
 不可受也夫道有信無為無形自然無所可得而不可受也
 者之可以自本自根道即本也道更無有天地自古以固
 存固者謂此道之固而存也則自未有天地之時而無斷續
 矣如此神鬼神帝以幽言帝者民物之主以明言夫教之顯誠

莊三

四

之不司於所謂神鬼也聰明睿知能盡其性者則於命之以
 為德光之君師所謂神鬼也下文雖斗日月堪區馮夷而
 禹強西王母即神鬼精靈伏戲也生天地陰分陰分陽天地
 黃帝顓頊彭祖傅說即神帝也生天地陰分陰分陽天地
 矣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無極在太極之下而不為深無底
 先天地生而不為久無始長於上古而不為老無終此
 妙即中庸莫載其無始長於上古而不為老無終此
 破上下察也之意希韋氏得之以擊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
 母維斗維斗天之綱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
 壞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游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太山
 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立乎北
 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山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
 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
 騎箕尾而比於列星今至聖大神以見其皆有得於道而道
 究不盡於此道之所以為大
 宗師而人不可以不求聞也
 南伯子葵問於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

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
 下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
 人之才如顏子與子貢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之
 於賜也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
 之所謂迎其參日而後能外天下忘乎已外天下矣吾又守
 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忘乎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
 外生忘乎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胸中澄澈如朝徹而後能
 見獨人所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宛如一掬無古今而後
 能入於不死不生了一然然殺生者不死所謂不死者何也
 有死而此則天下之生者皆賴之以終所謂殺生者何也生
 而豈有死乎即周子誠之復而易所云藏諸用之理也生
 者不生所謂不生者何也天下之物有死則有生而此則天
 即周子誠之通而易所云顯諸仁之理也此二句承上其為
 物無不將也物終萬無不迎也物始萬無不毀也物分萬無不成也

莊解三

五

谷為其名為櫻窻動而無動櫻窻也者櫻而後成者也動靜
 而靜者常為主焉此天下之故所以紛紜交錯南伯子葵曰
 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而無不各得其所也
 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始讀書者副墨之子聞諸
 洛誦之孫落落成誦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目有所見瞻明聞
 之聶許自有所聞聶許聞之需役用之則行取之需役聞之
 於誦余欲無言不知足之於誦聞之玄冥幽深玄速不玄冥
 聞之參寥參寥聽之矣參寥聞之疑始也上章言得道之人
 此章言得道之序一
 實一虛互相發也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
 脊以死為尻謂一體也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
 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更無一言此遂相與為友俄
 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
 拘也指所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

指天即發背也陰陽之氣有沴陽之戾氣其心閒而無事若其
 所為也則無所為也而無所為也則無所為也而無所為也則無所為也
 拘拘也指所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
 子之左臂以為難子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子之右臂以為
 彈子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子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子因
 而乘之豈更駕哉此一段說理如冰雪行文如雲霞有情有
 通不窮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
 也此古之所謂縣解聲死雖造物無如我何所謂解也
 懸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物即造物無如我何所謂解也
 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勝天乎順之而已矣惡之何
 為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
 之曰叱其泣避開去無恒化使無亂將死倚其戶與之語曰
 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

莊解三

六

為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
 不啻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親切
 如冷水之澆背其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
 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彼而不在我也今大
 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為鑊鉞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
 何處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
 之人化者曠為不祥也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
 惡乎往而不可哉鼠肝蟲臂任其所為任成然寐遽然覺其
 其死如寐如覺也
 見其為一體也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語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
 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
 窮此數語即所謂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莫然
 有閒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

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秦戶乎嗟來秦戶乎而後已反
 其真而我猶為人猗餘韻之聲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
 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
 彼何人者邪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
 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方即禮而上
 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道不而丘使女在弔之丘則隨
 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猶云微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
 生為附贅懸疣言非可樂以死為決疣換膿瘻言非可惜夫
 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之二氣託於同
 體并官體忘其肝膽私智遺其耳目物引反覆終始不知端
 倪茫然彷彿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彼又惡能憤憤
 然為世俗之禮煩憤不謂以觀衆人之耳目哉觀觀子貢曰
 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天者生是使遊方之
 者也自不得與彼

莊解三

七

為徒雖然吾與汝共之乃所願則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
 矣也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彼有彼之方我有我
 之方相及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則便養給矣豈必問何川之
 水也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行所無事而生自定矣豈必以
 乎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行所無事而生自定矣豈必以
 拘乎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並行不悖也
 子貢曰敢問疇人疇異也相忘則一矣曰疇人者疇於人而
 侔於天侔也言疇人方外亦有疇人方內分而從天分也故
 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於義理遠者人指私欲天指義理
 也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孟子曰樂皆悅之自
 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即此謂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
 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
 壹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盡居喪進於知矣進於世
 禮唯簡之而不得所請自致而夫已有所簡矣簡文孟孫氏
 者唯簡之而不得所請自致而夫已有所簡矣簡文孟孫氏

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不知就生先
 若化為物順造化之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所化之生且
 方將化生而死惡知不化哉惡知其非不死乎而方將不化
 生而不死惡知已化哉惡知其非不死乎而方將不化
 指理言未始覺者耶我與汝以生為幸以死為不幸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
 形有變易有且宅而無情死朝而寄居人屋寐必歸宿已家
 而無所歸也孟孫氏特覺此孟孫之獨覺而理聚死亦氣盡
 何嘗實死乎孟孫氏特覺此孟孫之獨覺而理聚死亦氣盡
 所以乃何其哭泣也而奈世情且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
 所謂吾之乎管如今之人皆以吾為吾吾亦從而吾之耳矣
 吾之矣忽焉不在所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厲乎
 則無夢為魚而沒於淵忽矣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厲乎
 吾矣夢為魚而沒於淵忽矣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厲乎
 以爲吾思矣哉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為覺
 親切指點語造適不及笑矣造適作以爲適意者於非適意

莊解三

八

者也故獻笑不及排已豈待鋪排造作乎安排而去化自然
 不知其然也安排造適也乃入於寥天一即上天之載無
 排也去化者不用造適也乃入於寥天一即上天之載無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
 必躬服也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汝吳來為軼猶今方
 起耶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刺汝以是非矣猶云彼他
 汝將何以遊夫遙蕩無極恣睢無礙轉徙無端之塗乎言猶
 云汝如何遊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
 走得這條路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
 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
 觀意而子曰夫無莊美之失其美據梁士之失其力黃帝之
 亡其知去皆在鑪錘之閒耳教化之轉移庸詎知夫造物者
 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剝使我乘聲成以隨先生邪教化之力
 於大道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女言其大略吾師乎吾
 師乎整齊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

之可悅不聞道之可惡與死之可惡不可程計矣天下至
 親莫若父至尊莫若君故子臣於君父生死以之然較之
 於道其為可愛可貴夫孰甚焉而人乃不知此卓而真也
 者而役役焉於生死譬之魚然失江湖而陸處相响相濡
 為時幾何故譽堯非桀不如兩忘而化其道也況天之生
 我死我即天之道也故載我以形勞我以生必俟我以老
 息我以死所謂善吾生善吾死乃渠一生大正經事也此
 天之所以為妙也曩使有生而無死載之者無一隙之空
 勞之者無一息之休人類之亡也久矣然則其生而死正
 天之仁愛於我我之所當感念不忘者也而乃以死為惡
 也可乎且惡死者曷嘗不死乎藏舟藏山詎不思為無失
 之計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藏之者固負之者巧惡死
 而反得死則何如不惡死之反得盡其道而死也乎固篋

莊解三

士

扁囊不如開囊出篋示以無有則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
 所逐之說也況人之悅生者夫固以今此之形今日之生
 謂之為我故喜之而欲其長存而不亡焉耳夫庸知天之
 生人與生我一也天之生萬物與生我亦一也天生今此
 之我天生前此之我一也天生後此之我與生今此之我
 亦一也我未生之先其為我者不知凡幾我同生之際其
 為我自不知凡幾我不生之後其為我者不知凡幾既已
 為我各各有我我樂乎我各各之我皆各各樂乎各各之
 我我不敢知曰我樂而非我者不樂我又豈敢知曰我唯
 今此之我樂我化為非我非我之樂遂皆不如今此之我
 之樂邪化無盡我無盡我無盡樂無盡我不忘其所始我
 不求其所終我受而喜之我忘而復之此我之藏天下於
 天下而不得所逐者也彼古之聖人則特以遊之於此焉

耳矣夫豈別有謫怪而非我之所得與也乎甚哉道之不
 可不聞也聞道則萬物在乎手造化生乎心矣今夫道之
 妙也其為理至實其為物無形貫乎天下之無呈乎天下
 之有天地非此不立神聖非此不成推之於前而不見其
 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微乎微乎聞之者年
 雖長而色若孺子不悅生而自生不惡死而自無死也神
 乎神乎學之者必忘乎世忘乎物忘乎我乃能馴至乎動
 亦定靜亦定之境也在方策之中又在方策之外不落見
 聞之所又不遺見聞之閒感而應非有期默而成非有言
 所謂未始有始者此也所謂未始有夫未始有始者此也
 此萬化之首也生則其脊焉耳中一段事也死則其尻焉
 耳末一段事也世人悅生而惡死焉知其棄本而逐末哉
 彼且一體我斷為三彼且貴首我乃戀尾結而不解悻而

莊解三

士

不從不祥莫大焉子輿有見於此故任其所化而不以物
 求勝乎天安時處順哀樂不入造物者即欲以為拘拘而
 縣之而我自解矣子來有見於此故唯聽命於陰陽而不
 欲為躡冶之金此父母之順子天地之祥人為寐為覺自
 無往而無不可也然則子桑戶之三人者遊方之外不妨
 與我孔子遊方之內者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形欲反其真
 禮唯存其意死生先後端倪不知固亦所云無事而生定
 者故雖孔子亦以相忘於道術而存而許之則其為天之
 君子夫何疑哉且天下之生死一也己之生死不悅不惡
 親之生死又寧可悅而惡乎天善吾生天必善吾死天善
 吾親之生天必善吾親之死未生與既生無以異也將化
 與不化亦無以異也抑親之形有變易親所得於天之理
 初無虧失也生則且而寓於我之家死則暮而宿於己之

室儻然來往豈真死也哉原無可哭泣也而不奈世之與死者其來也久矣故亦相與哭之也如人之以吾為吾其來也久矣故亦相與哭之也而設也吾忽夢為鳥則鳥也而非吾矣猶吾之也乎又設也鳥忽夢為魚則又魚也而非鳥矣猶鳥之也乎吾可為鳥鳥則非吾鳥可為魚魚則非鳥化不知其化也吾詎知為吾乎世人皆夢孟孫特覺世人不及笑孟孫不及排蓋天下只有此一理耳何處容得人紛紛悅惡哉而無若世之人煦煦以為仁子子以為義黨同以相是伐異以相非舍遙蕩恣睢轉徙之塗而不由而甘以其身受黥劓之刑而不顧首誓終身雖教化無由而入也彼夫蓋萬物俾及萬世長於上古覆載天地刻雕象形者又孰有能遊其藩者哉遊之者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忘乎仁義自與不為仁不為義者相一矣忘乎禮

莊解三

主

樂自與不為老不為巧者相一矣離形去知同於大通回即道即回同無好化無常所謂有情有信無為無形者非回不能得之矣所謂無古無今不死不生者非回不能聞之矣所謂死生存亡之一體相忘以生無所終窮者非回不能與之矣所謂若化待化安排去化入於寥天一而遊乎吾師之所遊者非回不能容與於其間矣而人其曷由而優入其域乎學問之道始於貞過終於忘過始於知命終於立命貧富之區區遂以役役焉於生死而不貳能乎不能乎故尤人者大感也父母豈欲吾貧哉怨天者不祥也天地豈私貧我哉天地閒有生死即自有貧富生死命也貧富亦命也生無足悅死無足惡富又美足悅貧又美足惡乎安之而已矣聽之而已矣吾能安命吾乃得遊於自本自根之地乃得入於不死不生之鄉乃得陶鑄乎

大鑪大冶之中乃得撓挑乎無極無終之外乃得待其所不知之化乘成以隨先生遊而忽不自知其臻於坐忘之域也不則貧人富人而已矣於古之所謂真人聖人者詎可共劫而論哉
生死二字極千古之英雄豪傑文人學士以及莊老佛祖說來說去總不能若我孔子朝聞道夕死可矣未知生焉知死之二語渾透簡奧擷撲不破也程子曰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觀於此吁彼二氏者其猶不免於一膜之隔與

應帝王第七

天下之大非帝王不治是故內聖外王道之自然而以獨立則有體無用豈所謂道哉應帝王者言其體天之則不惟征誅之兵無由而起即彈議之美亦無由而襲其名也所謂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此也莊子言

莊解三

古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四不知妙天下事以為成焉為無為而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天下治矣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古帝有虞氏其猶藏仁射行以要平人固結天下亦得人矣結而不解而未始出於非人猶是於有為而治之象也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所謂一無其知情信不虛其德甚真純一無始入於非人并無為二字亦不足以稱之也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人何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自我作主經式常規不義度隨宜而設法者任施因時相救之方此即論語人孰敢不聽而化諸一教字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之事也
其自化矣
狂接輿曰是欺德也愚民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何濼海委涉海而鑿而使負負山也言其必不能也夫聖人

焉怪相難伏試齊不悛且復相之此支吾語矣列子入以告
 焉其術窮窮試齊不悛且復相之此支吾語矣列子入以告
 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沖莫勝此支吾語矣列子入以告
 無過也無是殆見吾術氣機也此支吾語矣列子入以告
 影回萬物實始微陽用事也此支吾語矣列子入以告
 初回萬物實始微陽用事也此支吾語矣列子入以告
 流形性氣暢遂物觀恒觀魚也此支吾語矣列子入以告
 為淵止水不流之審為淵流水此支吾語矣列子入以告
 喻太沖莫勝淵有九名窮盡此處此支吾語矣列子入以告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此支吾語矣列子入以告
 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此支吾語矣列子入以告
 吾弗及已矣此支吾語矣列子入以告
 出吾宗此支吾語矣列子入以告
 宗則獨而無對所謂也此支吾語矣列子入以告
 其誰何此支吾語矣列子入以告

莊解三

揣之測之因以為涕雁此支吾語矣列子入以告
 而死不死而弗是也此支吾語矣列子入以告
 惟耳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此支吾語矣列子入以告
 止於如此及先生發揚一二先生此支吾語矣列子入以告
 苦功不知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此支吾語矣列子入以告
 言其一切於事無與親此支吾語矣列子入以告
 塊然獨以其形立此支吾語矣列子入以告
 與一以是終此支吾語矣列子入以告
 無為名尸此支吾語矣列子入以告
 無為事任此支吾語矣列子入以告
 無為知主此支吾語矣列子入以告
 無為知主此支吾語矣列子入以告
 無見得此支吾語矣列子入以告

用心若鏡明鏡不將去者不逆來者應而不藏故能
 勝物而不傷故能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故能
 方儵忽者幻詭之號二句以儵忽之心惟危也故能
 至正之地渾沌者至善之稱此句以渾沌之心惟微也故能
 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亦自發見之時渾沌待之甚善故能
 天理發見則動靜云為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何不謀時時故能
 自無過不及之差矣故能
 其所以自失主半也曰人皆有七竅天地之性人為貴人故能
 七竅不止於斯人也故能
 有以鼻聞且無視無聽不以目聽不以耳食不以口息不故能
 所以為渾沌也謂其獨無所以為渾沌也嘗試鑿之乎故能
 食無不飽也何謂其獨無所以為渾沌也嘗試鑿之乎故能
 日而力而人即欲渾沌不死恐可得乎故能
 云然歲作賊算來一日止有一文錢此之謂矣故能
 渾沌死故能

莊解三

惟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臨天下非聰明故能
 睿知不可而不知能聰明睿知者足以臨天下有聰明睿故能
 知者反足以亂天下何也能者不自有自有者必非能者故能
 也鑿缺問王倪四問而四不知則聰明睿知能而不自有故能
 者矣鑿缺者鑿之而缺即末章之鑿駁者也王倪者王者故能
 中之純一無偽即末章之渾沌是也蒲衣者以蒲為衣自故能
 然而覆被乎天下即本章之非人次章之聖人三章之無故能
 名人四章之明王五章之得道六章之至人也孔子稱無故能
 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又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故能
 已矣莊子乃又去尋出箇泰氏來蓋莊子作文從不肯捨故能
 人耳慧步人跟塵故耳非果鄙夷堯舜為不足道也究之故能
 此一篇許大說話只我孔子為政以德一言足以蔽之何故能
 以知其然耶其臥徐徐之云云者所謂本身作則以德教故能

也遊心於淡之云云者所謂因時敷治以德化也功蓋天下之云云者所謂上下同流德之成也且聖人之治不治外則必正而後行確能其事矣聖人之道不既文則必彫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矣至人之心若鏡則必體無窮遊無厭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矣如斯人也如斯德也何必懷仁以要人乎而人無不得也何必以已出經式義度乎而人無不聽而化也何必為天下乎而天下治也何必如背易技係勞形而怵心乎而化貸萬物物自喜也言其體用不外乎陰陽故有時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效地文天壤靜無而動有也而其所以然者則未嘗倚於陰陽故分之而莫得其輕重之毫釐趨之而莫測其端緒之系怨太冲其勝未始出吾宗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也在我者虛而委蛇人自不知其誰何而死死生存亡

莊解三

九

禍福壽夭雖有神巫馭得而相乎應物者不將不逆而不藏所以勝物而不傷而名尸謀府事任知主一毫不介其胸中一以是終者惟此虛焉而已矣此其所以能不入於非人而成聖人之治也此其所以能與造物者為人而可比明王之功也所謂唯天下至聖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者此焉是矣不然者自以為帝南海之帝耳北海之帝耳而非中央之帝也自以為聰明睿知不過曰擊視聽食息之一竅者耳而詎知夫渾沌之已死乎譚峭有云亡國之君聰明出於人則儻與怒之鑿不如王倪之四不知也其亦彰明較著矣由斯以觀應帝王篇之若多議論果不出我孔子為政以德之一言也
北冥有魚化而為鳥徙於南冥率性而往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南海一帝北海一帝儻然變幻分門割戶水

火交爭矣首一章以明道之大原所從出末一章以明入之道心所由亡此內篇極大章法與易之首乾坤而終未濟同一機軸讀者不可以不知
立言難言簡而意盡則尤難之難莊子內七篇窮奇極變千古文人有一無二而其質我孔子只數語之道遙游不過焉飛戾天一節也齊物論則巧言亂德四字而已養生主所謂存心養性以事天人聞世豈有出於無道則愚之一語哉德充符則知德者之鮮大宗師正知生知死朝聞夕可之理也至於應帝王之為政以德我於前評評之矣學者洞胸開眼以四子作權衡天下之書亦何不可讀之有乎

莊解三

四

三五

貴池先哲遺書第千六

莊子解卷之三終

莊子解卷之四

貴池吳世尚註評

南華子外篇附入或後人偽託學者當分別觀之

駢拇第八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與生而後於德無與於其形附贅贅
 疣出乎形哉與體而後於性無與於其氣多方乎仁思變
 義子子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精神之運而後於道非道德之正也
 無事之常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
 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
 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黃黼黻
 之煌煌非乎問施五色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
 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雜比五聲而師曠是已枝
 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簞鼓以奉不及之法非

莊解四

二

乎過於忠愛而而曾史是已駢於辨者繫瓦結繩言多竄句
 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做跬譽無用之言猶云爭得非乎
 而揚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言仁
 義皆屬人為彼至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為駢而枝者
 不為政大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故鳧脰雖短續之
 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
 去憂也此上言性命意仁義其人情乎彼仁義何其多憂
 也意非妙何多妙便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斲
 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
 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饜富貴故
 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寡也唱散
 不勝且夫待鈞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
 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啣命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

失其當然也天下有當然者曲者不以鈞以人例直者
 不以繩以圓者不以規以方者不以矩以附離不以膠漆以
 約束不以纆索以筋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
 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無有不可虧也無
 則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
 天下惑矣正一段之意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
 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
 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屢喚此句莊
 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
 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
 同名擊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
 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
 遊二人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

莊解四

二

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
 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雖非至惡實是快談天下
 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
 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
 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且夫屬其
 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
 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
 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
 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言此以
 以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
 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
 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其得人之得
 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

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予愧乎
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
東路同為淫僻而復分上下可知其不得已之心矣

天下有常然性命之正是也率之之謂道得之之謂德人
無不有此性命也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
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古今不二不可虧者凡以此耳
若失其性命之情而淫僻於仁義之行多方於聰明之用
不特楊墨之繫其結繩堅白同異與不仁之人决性命而
饜富貴以及殉貨財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為附贅為
懸疣即曾史之擢德塞性以收名聲與仁人蒿目而憂世
之患以及殉天下之伯夷而死名於首陽之下者亦止為
駢拇為枝指連無用之肉樹無用之指耳何也凡此皆多
駢旁枝之道而非天下之至正也多方乎此而用之者皆

莊解四

三

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天下莫貴於己其重於身人之身內有五藏外有四體愁
其五藏以為仁義使天下簣鼓以奉不及之法何異於標
其駢枝號其贅疣欲天下之奔命以效其多餘添設之形
也而人乃知此之不可效不知彼之不足奉可謂自取其
愛而大惑不解矣夫性命者人之所自有也率之則為道
得之則為德如首圓而足方孰規之孰矩之也如髮直而
臂曲孰繩之孰鉤之邪如肌膚之會筋骸之束孰膠漆之
孰纏索之邪然則不必雜五色為文章而過於目者已有
可觀矣不必雜五聲為律呂而入於耳者已有可聞矣不
必屈折而為禮樂响俞而為仁義而但滅於其德任其性
命之情已有以慰天下之心矣夫生不可殘性不可損猶
之牧羊者不可亡其羊也羊亡而挾筴與博塞均不能逃

其責生殘而君子與小人均不得免於非世豈有謂博塞
之亡為亡而謂挾筴之亡為未亡者哉是則三代以下之
器器果非吾之所謂賊矣截長續短以身為殉而以名於
天下曰是君子也非小人也天下尊之惜之皆以為信然
道德之不明甚矣其惑也道德難言也不煦煦子子以為
仁義不肆情從欲以為淫僻亦詎難也乎哉
道德仁義老莊之所說與吾儒元自不同彼以道德為天
為內仁義為人為外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
仁而後義蒙叟此篇正是發明此意若以吾儒之指解之
便文義有所不通矣

馬蹏第九

馬蹏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斲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
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然及至伯樂影下曰我

莊解四

四

善治馬燒之烙以剔之剪其刻之削其錐之鑿以連之以羈
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概在飾項在之患而後有鞭筴
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
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此二段夫
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
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治天下者以禮
治馬治埴木者安得不以泊樂陶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
匠為善乎一句接入於若飛來
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相同一而不黨命曰天
放自然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運重而其視顛顛端直而
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與人無禽
獸成羣草木遂長故其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
而闖與物無夫至德之世國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

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此所謂民之真性也及至聖人覽覽為仁跂跂為義覽覽猶云太占景象儼然在日也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為樂摘擗為禮摘擗猶俗云鋪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摩怒則分背相踉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厄齊之以月題額上當顯而馬知介倪左右闔扼繫曼反覆詭銜竊纏總脫而馬之知而能至盜者馬之能不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舍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踉跂好知爭歸於利不

兼解四

五

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此承上篇而文法同一機軸上以出於己者言此以治於己者言出於己者失性命而用仁義而心多其憂治於己者毀道德而為仁義而民歸於利是雖曰愛之實以害之雖曰憂之實以憊之耳夫治天下猶治馬也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彼至德之世無知無欲彼此相忘民之真性與馬之真性一也無所用其義臺路寢豈有詭銜竊纏之事哉羈棧檟策而齧草飲水者昔可以踐霜雪禦風寒今之死已過半矣禮樂仁義而織衣耕食者向皆含哺而熙鼓腹而遊今皆爭歸於利不可止矣夫馬雖無知而不盡無知也民雖無能而不盡無能也故其知而馬如之何而不至於盜也導其能而民如之何而不歸於利也然則聖人之治天下也其功也乃其所以過也與

兼解四

胙篋第十

將為胙開篋探囊發匱之盜根上篇而為守備則必攝緘固為錮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絨膝局錮之不固也倒指而起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如水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鷄犬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竟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分明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

兼解四

六

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脘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田成子竊聖知而世有齊國四子有聖知而特矣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利害了然故曰辱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邱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不斬文借此痛罵一番幾不顧雷震在上矣此正小雅呼号天而號

兼解四

父母之意世之人必欲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弁與斗斛而竊
 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弁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
 則弁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弁與仁義而竊之
 與言及此無可如何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此諸侯
 如何真堪淡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此諸侯
 揭諸侯竊仁義弁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
 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陌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
 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老子
 此正其點題處 彼聖知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
 下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摘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
 而民朴鄙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
 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竿瑟塞聾曠之耳而天下始人舍其
 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舍其明矣毀

莊解四

七

絕鉤繩而棄規矩擿折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
 曰大巧若拙能補此句則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
 而天下之德始立同矣彼人舍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舍其
 聰則天下不累矣人舍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舍其德則天
 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
 矧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此法至 一 東子獨不知至德之世
 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栢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
 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
 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鷄犬之音
 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真至治然何能常有 若此之
 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其所有賢者贏糧而
 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迹接諸侯之境車軌
 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

下大亂矣精甚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綱有弋絲絲機變
 之知多則為亂於土矣鉤餌網罟罾綱有弋絲絲機變
 亂於水矣削格柵羅落罾罟罾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
 知詐漸毒頡頏滑正堅白解垢詭說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辨矣
 無往非機心無往非機事人耶物耶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
 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
 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四語說盡是以大亂
 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燥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備喪之蟲
 與如省翹之物如莫不失其性所謂非氣甚矣夫好知之
 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此句與駢拇 而悅夫役役之倏作釋夫恬淡無為而悅夫嗥嗥之意好
 嗥嗥已亂天下矣言下令
 此又承上二篇而言以仁義自用而不免乎憂以仁義慰

莊解四

九

天下而民爭於利以聖知已天下之亂而天下之大盜即
 竊吾聖知之法以大亂乎天下三代以下直是無可如何
 矣何也緘滕扇鏞之不固備盜者悔之固矣而備盜者亦
 悔悔可勝追耶太公之治齊豈以誨田成子之盜齊乎而
 不啻其誨之太公死而有知當訝然失笑已盜亦有道道
 即聖人之道道之利天下道之害天下也雖聖人亦無說
 以解免也計莫如天莫生聖人而後可我不以利器示天
 下天下亦誰得反以利器而邀我哉聖而不自聖知而不
 自知一切機心機事育乎無有渾乎相忘大巧若拙而至
 德之治今猶古矣否則好知而無道欲天下之不大亂是
 操畢弋以示鳥持網罟以求魚張罝罾以捕獸而鳥見之
 不高飛魚見之不深入麋鹿見之不決驟者天下未之有
 也然則欲已天下之亂者不必求其所不知而且求其所

已知者可耳不必非其所不善而且非其所已善者可耳
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上不悖日月之明下不燦山川之精
中不墮四時之施自然天地位萬物育疇謂三代以下不
可復見容成氏大庭氏之治哉而無如世之治天下者舍
所不當舍悅所不當悅之意萌於心亂之形已成於天
下矣攝而固之時便是負而擊之時而人猶持盜而
去之時而後悔可不哀耶

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
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
復有治天下者哉無用別言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
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
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而非德也而可以長人者

莊解四

九

天下無之也有若性中無若而不知性中亦無樂人大喜耶
毗於陽大怒耶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
其反傷人之形乎陰陽五行和而後生物物之生有陰而抱
所樂何為大喜無所苦何為大怒四時不節樂者不成生於
人之喜怒人之喜怒生於治天下者使之苦樂也使之苦樂
乃以傷人之形治天下者何必譽堯而非桀哉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
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詭章而後有桀距曾史
之行意怒四句即傷人之形也喬高詭勢章孤鷲狼狽非常
之意惡為桀距善為曾史善惡不同總淫其性而運其
矣故舉天下以賞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
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為事
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下有善惡上有賞罰賞罰之而且
不給而上下俱不得安矣而且
說明邪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
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
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死也失其性命之
情而說於

入者之用舍本逐末愈求愈遠矣說者講求之意相助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
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鬱卷
偷囊而亂天下也鬱卷不舒伸偷囊不平正此段不特文情
飛舞道理直是圓通若把八者全說壞便
不具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
去之邪乃齋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舞之吾若是何
哉迂腐不見天地之全古人之大體執其一知半解尊之信
之自謂可以治天下而不知其大亂天下也其一一段癡烘
累狀焉故君子不得已而臨泣天下莫若無為而不用之意
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已正而物正修其身而天下平故貴以身為天
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若子故君
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
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即為政以德以節一節為
顯之說吾又何暇治天下哉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
得一失相
去天淵

莊解四

十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擢人
心之正以觸之也說得人心惟危幾不可容令人莫然知畏
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下囚殺綽約柔乎剛強廉剽彫琢其熱
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
而靜其動也騫而天憤驕而不可係者其惟人心乎林氏曰
為人所排則失志銷壤而下或進之則希高望遠而上下
無常或係縛如囚或構圍如殺方其囚也若處子綽約而柔
服乎剛強及其親也若刀劍廉剽則可以彫琢若無火輪
其驟凝冰輪其望俛仰四游輪其連淵靜沉深天廣大而
此人心所以不可係也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擢人之心堯舜
於是乎股無肢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
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驩兜於崇山
投三苗於三峽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
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距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
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

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堯舜業湯武治天下也然仁義之端一開下焉者為榮為顯上焉者為貴為富史以至儒墨紛然非議起大道隱而天真喪民生其間擊習自私自不遺餘力皆於是乎斲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擷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岷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朽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政攘臂乎桎梏之間噫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新錫蠟墨推擊皆所以制器也上文所謂好知求竭也上用仁義下用機巧用仁義者日不危不但賞罰之不足和且死亡之不懼矣儒墨之徒不按其本思欲以其仁義聖人之法往而救之而豈知其即仁義聖人之所不為乎以酒醉人又以酒解愈益其甚矣吾未知聖人醉耳曾何濟哉故言其無愧而不知恥也

之不為朽楊接槽也接續木謂堅木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枘也鑿枘木謂榫也所以為桎梏者仁義之不為桎梏也所以為桎梏者仁義之不為桎梏也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老子

莊子

士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人民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為之奈何天下元無事吾人自計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指至道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指取精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使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所謂德衰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載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此則所謂廣成子燮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窕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窮盡無方所道之體段本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如是也豈有不長久者乎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

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惟其無視無聽抱神又無勞形搖精以害之自然神將守形形乃長生矣此得道之驗也慎女內疾神閉女外垂危守形形乃長生矣此得道之驗也我為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一陰一陽之謂道道至陽之原而赫赫者發乎地陽根陰也入於窈冥之門則至彼至陰之原而蕭蕭者發乎天陰根陽也分陰分陽而儀定如此在人身亦亦然人能慎內閉外而守女身則物將自壯所謂立我守其一而處其和其一者不二之名和者中節之號守身安得不長久不敝哉此實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夫矣廣成子曰來予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無所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所謂無天

莊子

士

韓地也然於道無加也見光為土所謂無損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予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當我緡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百昌百物也生土反土所謂與物同為存亡也承上言死天地同其久並我而生者皆然而生遠我而死者皆然而死生者又復然生者復生死者復死而我千二百歲焉然獨存非有得於至道其孰能與於此哉雲將也東遊過扶搖也之枝而適遭鴻蒙氣也雲有形風有聲鴻蒙方將拊脾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倘然止自失貌對雲將曰遊是氣之本等雲將曰朕願有聞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為之奈何鴻蒙拊脾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也孰知者知之知乎雲將不得問

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
 曰天指鴻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致謝禮必願聞於
 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快掌以觀
 無妄朕又何知浮遊猶在從容曠達之意快掌有所執持之
 正所謂此間有真意此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隨予
 外復何言人當自責也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隨予
 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事不足為
 不為蓋身在中誠有不得已焉者猖狂自便而民隨予
 可奈何民之放也無道以處之乎天下任事的苦心可謂
 出得鴻蒙曰亂天下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羣而
 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昆蟲意治人之過也意歎息聲言
 物不有皆好為治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毒故僂僂
 人者有以致之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毒故僂僂
 乎歸矣毒如毒天下之毒害也言此好為治之者適以害之
 自得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不達其意鴻蒙曰意心養
 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後能服天下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

莊子

主

與物忘大同乎洋溟即心解心釋神莫然無魂無思無為寂
 言處無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然
 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此下言物自化也云云猶若若
 復而不知故然身不離知之則離之無問其名無闕其情物
 矣所謂無殺無得有得則有失也無問其名無闕其情物
 故自生本無名也無可問本無情也無可闕物之生本自
 生者矣何雲將曰天降朕以德指心示朕以默指無躬身求
 以他求哉雲將曰天降朕以德指心示朕以默指無躬身求
 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
 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眾為心也夫以出乎眾為心
 者曷嘗出乎眾哉因眾以靈所聞不如眾技眾矣而欲為人
 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
 倖也幾乎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
 一其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

知也此段即孟子以善服人者兩句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
 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
 也豈獨治天下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
 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以出乎眾為心者不能出乎眾
 則人果有大本領宜獨治天下而已哉提挈陰陽主宰出平
 往來果有起然而獨存矣如此下之人是之謂至貴而宜出平
 眾為心者之
 盡其所懷為天下配處乎無響行乎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
 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大人即上獨有之人也教治
 之以小者則小鳴扣之以大者則大鳴是也盡其所懷所云
 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是也大人無為因物順應道之斯行
 各得其所為天下配處也大人無為因物順應道之斯行
 也行乎無方因人變化也挈撓適遊也言挈天下而遊之大
 道也復來之日無始無所終也此則大人之教挈天下而遊之
 所倚也適遊也無所終也此則大人之教挈天下而遊之大
 道也出入乎眾為心哉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而無已無
 已惡乎得有有觀有者昔之君子觀無者天地之友大人雖

莊子

古

獨有而頌論形軀則又合乎大同與眾無異也大同則無已
 矣無已則無有矣此所以謂有者不遇者之君子賄無者以
 為其地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
 不可不為者事也廢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
 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
 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為者天
 也此段正見天人一理道器無殊必欲以故聖人觀於天而
 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
 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亂恃於
 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聖人會而通之一以貫之在天在
 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為也而
 不可不為此固天之理也不明不通於道者無自而不可不明
 乎理又何以成乎已之德乎不通於道者無自而不可不明
 於道者悲夫道不可不明也最得提醒人意何謂道有天道
 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

山無臣者人道也輔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也道有大物者亦於此焉察之而巳矣

天下之賴有聖人安全之使不離其性範圍之使不失其德而已乃堯之治天下也無端而使人樂樂之治天下也又無端而使人苦揆之德性之本體皆未免於有所偏人只知苦不如樂便譽堯而非桀又豈知毗陽之與毗陰其為傷人之形則一哉夫天之氣和則生物人之氣和則無疾帝王之治和則天下平而無故矣否則桀跖曾史之行與賞罰有所不勝矣而況復紛紛於聰明仁義禮樂聖知之八者欲以安其性命之情願不難乎何也之八者皆有為者也非無為者也無為則貴愛其身以為天下可以託天下有為則治天下以臧人心反以擾人心天下莫危於人心而可擾也乎哉黃帝堯舜且有所不勝也而三代以

莊子

三

下尚何言乎下有桀跖上有曾史儒墨紛然機械變詐無所不至矣賢人高蹈萬乘孤立刑戮之世界即仁義之世界而不知者尚欲以仁義之說而抹之適以重其殺戮耳此皆由於不知貴愛其身而汲汲乎以仁義擷人之心故至此果其得聞乎至道而慎內閉外守一處和則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為常於以為皇為王必心養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又安有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者哉天地有官陰陽有藏又安用我官之合之也哉而必欲自我治之此不過世俗之見以出乎眾為心耳夫豈知有大物者必不物於物宰制造化育羣生自有在彼不在此者乎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物民事法固與仁義道德相為經緯者也故聖人於道德仁義不謀不累不恃不積而於事法民物必不辭之亂之輕之去

莊子解四

之者凡以言其為而不言不為此則天之道也已之德也明乎天之道乃純乎已之德天主人輔之閒察之不精妄生取舍不能為為而無為無為而有為而擾人心以治天下天下何日而治哉

莊子

三

貴池先哲遺書第三十六

莊子解卷之四終

莊子解四

莊子解卷之五

貴池吳世尚註評

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無私萬物雖多其治一也則治人卒雖
 聚其主君也君者均天地之化一萬物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
 命之以為德也其性天必故曰古之君天下者無為也天
 德而已矣當其可薄海內外莫不尊親何以有為哉
 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
 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也以道觀能則一切
 言稱謂也分所受也能所任也以道觀言則有聖人之德出也
 聖人之位而天下之君正矣以道觀分則九德為天子六德
 為諸侯三德為大夫而君臣之義明矣以道觀能則水火工
 官則因時制宜隨事作則人官有能物曲有利而天
 下之應備矣此古之君天下者所以無為而治也故通於
 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

莊子

技也通於天地申上以道觀言二句行於萬物申上以道觀
 地而為天下之君者以其有德也其所以行於萬物出於
 義治官備應者君道之自然而非以己意為之也其首出庶
 物居上而治人者固其職分當然之事聖人亦不得而辭之
 也德之而人得其所以處之而物得其宜能有所藝者乃其聖
 無不通而又多能技兼於事兼者合而為一之意事兼於義
 因時而行義兼於德非外藝德兼於道本心之誠道兼於
 天道之大原出於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原於
 乎無為而萬物化行以道淵靜而百姓定無欲無為淵靜記曰
 通於一而萬事畢欲也無心得而鬼神服無心於必得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刻
 心焉刻心即用心無為為之謂天無為言之謂德愛人利
 物之謂仁不同同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
 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
 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心之大也沛乎其

莊子

為萬物逝也明此十德則心之量盡其大無若然者藏金於
 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富貴不樂壽不哀天不榮通不
 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顯
 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言君子既備此德則內重外輕一
 顯又言顯則明妙上句見其無心於得下句見其迫而後處
 矣此老胸中直是分明未二句又總結之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濇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故
 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抽出言之萬物皆與道
 為體金石者器也所以為金石者道也故金石不得無以
 鳴也然金石雖有聲不考不鳴寂以待感不感則不鳴也
 可見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矣未句又推廣言之道無在而無
 不在萬物雖多夫王德之人素逝而取通於事立之本原而
 知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
 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耶蕩蕩乎忽然出

莊子

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王德之人備道者也
 位而行不願乎外也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清明在躬志氣
 如神即在其中之出有物採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氣以成
 道不生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知覺運動若無天君之素然百
 體何以從今哉故生非德不明存形非德不彰其體也窮生不蔽
 其性也立德立大本明道知化育也蕩蕩言其無盡也忽然
 勃然言其無心也從之化育也節言其無言也言言備
 節意自蕩蕩至從之之言王德者之效驗似中庸之戒懼兩
 意形非蕩蕩至從之之言王德者之效驗似中庸之戒懼兩
 有形蕩蕩生立德明道此正功夫喫擊處乃中庸之位有兩句
 之致中和三字也以此思之辭明而理深矣視乎冥冥聽
 乎無聲視聽以道冥冥之中獨見曉焉見謂之曉無不無聲之
 中獨聞和焉聞謂之和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無不無聲之
 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明無方所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
 其求至無也而受命時騁而要其宿時出也而本體大小長
 短修遠凡應曲當用各不同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崑崙之邱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

莊子

黃帝心君赤水喻遠崑崙高玄珠喻道窮高極遠失其
本住大學所以言格物中庸所以言誠身孟子所以言道在
必失其居故耳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
與詬索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
可以得之乎既迷失其本真而轉求之思慮聞見言語之間
後道不遠人向自生刑神耳指點親切與
論語之欲仁仁至孟子之操存舍亡可以參看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
師曰被衣被衣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許由曰天下
以要之借其師命彼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殆哉發乎天下
個其法齧缺之為人也聰明睿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
以人受天而好自用也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我
用知所以禁人之過也而不知與之配天乎與之為人而彼
人之道則由我之用知而生與之配天乎與之為人而彼
且乘人而無天扶我之有為而使方且本身而異形隔爾我
方且尊知而火馳尚深謀方且為緒使紛榮方且為物絃物

豈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
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
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
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
為聖人邪本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
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

豈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
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
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
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
為聖人邪本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
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

莊解五

殺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
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僂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
常無殃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為
乎林氏只謂詞近時趨德被其所端矣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禹授成子高辭
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
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而吾子辭為諸
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
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
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他他乎耕而不顧也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初者始之始也古人於至盡而無以復
之始則無無又更進乎此矣無無即義皇手畫圓圓中之空
無奇氣臣名其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初者始之始也古人於至盡而無以復
之始則無無又更進乎此矣無無即義皇手畫圓圓中之空

白也無名即其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無中生有雖有仍無
所畫之圓圍也物得以生謂之德此謂之德此謂之德此謂之
德未分時也物得以生謂之德此謂之德此謂之德此謂之
得之則為靜而為順而為陰之德物即奇偶也生如動之德偶
而生陽靜而生陰之生此即圍之大極生一闕一闕往來不
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窮所謂且然無間也此則天之所以
為命也即圍之兩儀生四象留動而生物命之流行無一息
而陰陽互根動靜無端者也留動而生物命之流行無一息
以留之則流動之氣遂凝聚於此而物以生焉地能留得天
許多之氣故百昌生於地母能留得父許多之氣故諸子生
於母得精極物成生理謂之形氣留於此則植乘積各一歲而
不可變所精極物成生理謂之形氣留於此則植乘積各一歲而
謂形也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形既生矣而形體之
能明聽則能聰子則知者臣則知忠所謂各有儀則無所虧
欠無所假借此則性之所以為性也即圍之四象生八卦而
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者也以上自天而之人在圍
三句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踐其形養其神不失其儀則以
而歸之是性修而反德也大而化聖而不可知德同乃虛虛
之至同於初則毫無一有而虛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為合
乃大矣虛則更無限量而大矣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為合

白也無名即其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無中生有雖有仍無
所畫之圓圍也物得以生謂之德此謂之德此謂之德此謂之
德未分時也物得以生謂之德此謂之德此謂之德此謂之
得之則為靜而為順而為陰之德物即奇偶也生如動之德偶
而生陽靜而生陰之生此即圍之大極生一闕一闕往來不
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窮所謂且然無間也此則天之所以
為命也即圍之兩儀生四象留動而生物命之流行無一息
而陰陽互根動靜無端者也留動而生物命之流行無一息
以留之則流動之氣遂凝聚於此而物以生焉地能留得天
許多之氣故百昌生於地母能留得父許多之氣故諸子生
於母得精極物成生理謂之形氣留於此則植乘積各一歲而
不可變所精極物成生理謂之形氣留於此則植乘積各一歲而
謂形也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形既生矣而形體之
能明聽則能聰子則知者臣則知忠所謂各有儀則無所虧
欠無所假借此則性之所以為性也即圍之四象生八卦而
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者也以上自天而之人在圍
三句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踐其形養其神不失其儀則以
而歸之是性修而反德也大而化聖而不可知德同乃虛虛
之至同於初則毫無一有而虛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為合
乃大矣虛則更無限量而大矣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為合

莊解五

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鍾感而所適不得矣所謂下大矣之是也二缶感一鍾鐘而今也以天下感予雖有析響自不勝矣即上二人感人意而強之又一感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更進一層就

屬之人病大夜半生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已也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所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蹠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日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悒中衡逆類

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古人於聲色臭味每甘淡泊而揚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因可以為得乎則鳩鴉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楊墨之為我兼愛元非道之自然乃生之

害也而各異其是是為得也而不知且夫趣舍聲色以其適自苦也與鳩鴉之在籠室有異乎且夫趣舍聲色以柴薪其內皮弁鷩冠摺笏紳修以約束縛也所以其外二即所謂內多欲而外施仁義也內支葉盈滿於柴棚外重多纏繳皖然視貌在纏繳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懸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滿腔子皆私欲之心而外修邊幅內坦途世詭有此理乎

天為天下而生君天下之人君天下者奉天以君天下亦唯以道治之而已矣德通乎天地道行於萬物天德王道一以貫之古之人所以無為也夫道則大矣覆載萬物無所不藏無所不納洋洋乎其大而無外也然其淵而居淺而清者又入於至小而無間也金石之聲無非道之所體也特非王德之人則不克見之而聞之焉耳窮高極遠雖言思耳目之畢殫不能得也用知自私雖聰明給數之

莊解五

過人不足配天也何也太初無無人得之以為性所謂玄珠也而奈何窮高極遠而自道之邪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可以為眾父父也而何為用知自私而反以不足邪無如今之有首有趾者皆無心而無耳徒能離堅白若懸寓而無形無狀何嘗與有形者而皆存乎縱能服恭儉拔公忠何嘗搖蕩民心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乎此所以聖治不再德人難遇而神人萬無一有也而世俗日下持論日卑觀於武王之師無怪乎以有虞氏為至治矣豈知有虞氏之藥湯治於既病而非治於未病者乎孝子操藥以修慈父何如承志先意令父無藥之可試也則有虞之治聖人羞之者以其非至德之世故耳至德之世遠矣行而無迹事而無傳後人不幸而不得見之見有虞氏遂以為善矣一人唱眾人和豈有真是非哉不過世俗諂諛之

流然莫嚴於親莫尊於君孝子忠臣且有所不盡然而善之者而世俗之論於君親何如哉無有一人敢違之此不可解也諂諛惡名也人謂之則不受而身自為之而不辭然則今之尊信有虞與彼巧言令色而不知心者皆愚也而其愚非一人矣非一世矣以天下惑余雖有祈禱可若何大聲不入於里耳高言不止於眾人之心處終身不靈之時莫若釋之而不推尚省却一段悲憂也然世俗未嘗無所知識也厲之人夜半生子遽取火而視之而曾史楊墨之失性皖然自以為得鳩鴉虎豹之飛鳴咆哮於籠檻之中也可不哀邪由斯以談治人自治總惟放道而行循德而處已足矣去天而之人以人而受天均無與於天德王道之大也

天道第十三

莊解五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
 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
 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六通四辟明之至此味
 學知止而無意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
 心者故靜也善字最妙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
 心者故靜也無足以鏡心正所謂善也不然便是厭動求靜
 偏矣於一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
 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所謂主靜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
 人休焉休止也即主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外邪不
 能入而實實則義虛則則動動則得矣
 無所失焉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
 故曰任事者責無為則俞俞者憂慮不能處年壽長
 矣無為則神和氣和而俞俞無往不樂夫虛靜恬淡寂寞無
 矣於以盡性於以立命故曰年壽長

莊解五

主

為者萬物之本也推廣言之明此以南鄉堯之為君也明
 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
 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
 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此言虛靜無為則
 靜內而聖動外而王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
 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
 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
 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蓋萬物而不為戾澤及萬世
 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壽履載天地刻雕眾形而不為
 巧此之謂天樂天地無心而成化故無為者天地之德也
 人樂相洽也其樂何如也天樂深於於外與人為從天與
 人樂知之不易故特抽出而咏嘆之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
 天行順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止所動而與陽
 同波行所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

無所往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承上同
 言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承上無言言以虛
 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育
 天下也此有以德便可謂王道言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
 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三句本一理以形體言曰天地以無
 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
 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上與上同德下與
 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
 不易之道也此又從無為中翻出有為來正與上文休則虛
 小而主僕家國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辨
 雖離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
 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

莊解五

主

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
 物而用人羣之道也如此說來帝王之無為方不是漢之黃
 作主幸不然便倒持老晉之清談乘字馳字用字妙方是我
 太阿全無把握矣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
 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
 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毛之容樂之末
 也哭泣衰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精神之運心術
 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大學
 先後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
 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
 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謂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
 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感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尊
 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
 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

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天地雖無為而其道自有尊卑先後
道而巳非其序便非其道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
非其道道又安足貴乎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已明而分
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已明而分守已明而形名已明而因任
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已明而分已明而原省考深次之原省已明而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
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已明而分罰次之考所謂三載考績三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各當貴賤
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已明而分履位各安其職考仁賢不肖考其情考必分其能考惜其力考必由其名
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已明而分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
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已明而分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此皆形名已明之效而必明乎天
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已明而分非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
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已明而分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
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已明而分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

莊子

五

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於天下此
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
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大道有序不先其本而先
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教無告不廢
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
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美也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靈本天德為
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是也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無
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歸之意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堯問舜言而自嘆子天之
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合也我人之合也堯言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
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莫為哉天地而已矣天地者
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收歸於此點滴不漏通篇理語正
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但太繁耳西仲謂非莊作余亦疑之
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孔子西藏書於周室西而觀藏書於周室蓋古者三皇五帝
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史也即此見聖人之好學而今之三代列國之史皆掌於內外
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人以以為適周而問禮於老聃耳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

藏史即柱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
藏史即柱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緡十二經以說老聃中
藏史即柱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其說半曰大謾猶言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
藏史即柱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問仁義人之性耶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
藏史即柱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仁者宜也不仁則非人故曰不成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
藏史即柱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為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
藏史即柱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嗚呼幾乎後言幾危後夫兼愛不亦
藏史即柱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彼無私焉即有私已言不醉者必醉也
藏史即柱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自慈此中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
藏史即柱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
藏史即柱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偈仁義
藏史即柱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然之理順之則長
藏史即柱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要未免於多事也

莊子

五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
來願見百舍三千重趼厚皮而不敢息求見之心切今吾觀
來願見百舍三千重趼厚皮而不敢息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親不仁也生熟不盡於
來願見百舍三千重趼厚皮而不敢息前而積歛無崖不知老子莫然不應見人而疑如士成綺
來願見百舍三千重趼厚皮而不敢息者皆以影者流也老子於此只合付之不應而巳與孟子之不應見人而疑如士成綺者同
來願見百舍三千重趼厚皮而不敢息士成綺明日復見曰
來願見百舍三千重趼厚皮而不敢息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聽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
來願見百舍三千重趼厚皮而不敢息神聖之人吾自以為為脫焉純是天真者子呼我牛也而謂
來願見百舍三千重趼厚皮而不敢息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
來願見百舍三千重趼厚皮而不敢息其殃所謂止謗莫吾服也恒服吾之服從也吾非以服有
來願見百舍三千重趼厚皮而不敢息服內不見已外不見人初非以此再受士成綺雁行避影
來願見百舍三千重趼厚皮而不敢息而行履其殃之故而服也是勸進一層法士成綺雁行避影
來願見百舍三千重趼厚皮而不敢息容崖然岸而目衝焉突而額頰然而口闕然舒而狀義然
來願見百舍三千重趼厚皮而不敢息自是氣象似擊馬而止也履行之態內外不相孚故曰似

察馬而動而持動則於持太發也機發如機括期察而審
止也於知巧而親於泰慢不可掩也凡以為不信邊竟
有人焉其名為竊若此者許大過幾多少靈變自為可以欺
無情實也如幾境之間而不知適自生事微功微國而已盜竊
日之可不為大哀乎上成綺與曹文同一無識而更識慢故
然老子語更刻毒矣

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無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備物而廣
廣乎其無不容也所以於淵乎其不可測也所以於形德仁
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形德仁義皆見於外而後有
出來說非至人不能定之即所謂聖人人倫之至也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
為之累而世界亦大矣天下奮棟而不與之偕天下皆其所操
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存誠而毫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是則
天下至誠立天下之大本而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
形德仁義皆自至人而定也所謂所困也三句言其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實禮樂至人之心

有所定矣五句言其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
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
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
也至人者善無不備一善無可名書何能傳也語何能盡
也之即書以載語語以傳意意之所隨者終不可以言傳也
得其所所以然哉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
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
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
哉至人之道非如形色之可視而見也非如名聲之可聽而
聞也是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然則至人之道識之者果
矣鮮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
敢問公之所讀為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
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桓公曰寡
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

莊解五

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寬則甘滑而不固疾緊則苦澁而不入
輪之關則合鍵稍寬則甘滑易入而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
不堅稍緊則又苦澁堅持而難入此方是口不能言亦說不出有數存焉於其間
所謂不知其然而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
然也只是恰好耳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
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真其工古之人與其不可傳
也死矣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前不見古然
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一陰一陽之謂道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所謂運而
無所積乃道之本體然也天得之故萬物成帝得之故天
下歸聖得之故海內服在天在人無二道也人能明通乎
此自然心無妄動而靜矣然非厭動而求靜乃其動亦定
靜亦定雖行乎萬物之中紛綸錯雜無足以饒其心也所
謂善固靜也夫靜則妙矣而不見夫水乎靜則燭鬚眉平

中準而況聖人之心靜乎其為天地之鑒萬物之鏡又何
疑焉故靜者天地之平道德之至帝王聖人皆於此休焉
者非徒倫於虛偏於靜落於無也虛則實靜則動無為而
無不為故也然則靜之為道誠天下之大本而君臣上下
退居進用舉無不宜矣是固內而聖外而王而所謂天地
之德也內而聖則大本大宗與天和而謂之天樂外而王
則均調天下與人和而謂之人樂而有明而知之者乎一
心定而王天下一心定而萬物服矣聖人之畜天下尚何
以有為哉然帝王以無為為常所以用天下也而必使
天下之人皆有為而為天下用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
羣之道也不然本未要詳之不辨則失乎天地自然之序
而驟而語形名賞罰止可以用於天下而不足以用天下
矣何也非古人之所先用心雖美而未大也然則王天下

莊解五

者不教無告不廢困窮固亦所稱中心物愷兼愛無私也
終不若放德而行循道而趨之為日月照而四時行矣世
之君子挾其仁義而不知其為私矜其知巧而不知其為
竊於道之大無外小無內至人之所以窮神而知化者毫
不能心領而神會而徒執冊子之陳言擬議求合豈知古
人之不可傳者在書策之中又不在書策之中哉夫知者
不言言者不知道果可以言傳也其親於父子輪扁何為
不能以喻其子乎正以不徐不疾之間得心應手之際或
目擊而存或聲入而通而手提而命及交臂而失之也今
之役役於禮樂數度形名比詳以為可以治天下者何以
異是哉宜乎古人之所先在彼不在此

莊子

齊物

幸

貴池先哲遺書第千六

莊子解卷之五終

莊解五

而盛以篋衍中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昧
 曠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狗取弟子遊居寢臥其下
 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
 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昧耶夫水行莫如用舟
 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
 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會非舟車與今斷行周於會
 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
 應物而不窮者也唯其無方故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
 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
 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也尚
 以同為尚而以治為尚此所以五帝殊時不相沿襲三王異世不相襲禮也故譬三皇五帝之禮
 義法度其猶相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
 度者應時而變者也應時而變則今取後狙而衣以周公

義矣

五

之服彼必齟齬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後狙之異
 乎周公也古法不立行於今故西施病心而顰其里其里之
 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顰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
 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顰而不知顰
 之所以美古法宜於古如西施美病而顰亦美也虞惜乎而
 夫子其窮哉以起句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
 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
 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度數
 之制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
 而未得也陰陽造化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
 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
 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

請如輕雲無雪利斧快刀透徹然而不可者無他也道不遠
 之入尚不來自得豈不哀哉然而不可者無他也道不遠
 可與而不可中無主而不止主如忠信之主中無私欲得
 傳者何也而不可中無主而不止主如忠信之主中無私欲得
 而入之雖聞道而去外無正而不行正如就正之正外無正
 之必速故曰不止外無正而不行正如就正之正外無正
 或作或輟暫明暫蔽雖聞道而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
 道而不為已任故曰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
 格物虛以受人是故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
 不隱由外入者全以聞見為功必不能反觀內照以復其初
 而主於中內外交相養優而游之履而飲之自爾渙然水理
 怡然理順道之不可傳者不在他求而得之已以上言義理
 言功夫昔與孔孟之音勝名公器也不可多取雖清濁不同
 其為私心仁義先王之遠慮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
 則一也仁義先王之遠慮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
 觀而多責有意見仁義亦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亦
 嘗輕仁義特不沾沾於此求以立其耳似道託宿即毋必毋固之意以遊逍遙之虛食於荀簡
 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為也荀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
 古者謂是采真之遊林氏曰仁義則多造作多添設多假借

義矣

六

強無待造作行所無事也食於荀簡之田以荀簡無待造設
 其求易贈也立於不貸之圃以不貸無待假借不與物交也
 愚按采真之遊即任其自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為是
 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
 無鑿以闕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以富顯親權者不休指
 道言即往過來續無一息之停也言此富顯親權者不休指
 怨失之及憂終身成威唯知富顯親權為大耳此外尚何所
 知以闕見夫道體之本然乎小人枉碌碌怨恩取與諫教生
 君子自安安天之戮民說盡自苦之狀怨恩取與諫教生
 殺八者正之器也惟循大變無所墮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
 正也正人之器固不可廢而非循大變而不墮其心者不其
 心以為不然者天門弗開矣門弗開所謂不明也中無主
 由得道乎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種昧目則天地四方易
 位矣蚊虻嗜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憺然乃憤吾心亂莫
 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效風而動德而立矣

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耶夫鶴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為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吻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

成篇餘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嚅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於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子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餘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何如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

莊子

七

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予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哭是舉世邪是一人邪舉世不哭安得非之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然則堯前民無親疏矣黃分乎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今而知十月生子子之能言皆婦則與子之爭先而然也可發一笑則人始有天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為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予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惜於厲蔓之尾解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為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覽聲然立不安傷莊之悖謬無有甚於此篇者

莊解六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干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鈎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迹非執古法以化今人猶指道上之迹以求人之履豈有當乎夫白鴟之相視眸子不運轉而風曰風化以神相交以神相交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雌鳴以類自為雌雄故風化類觀各一身自為雌化以自有一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墜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不可林氏曰若是者凡以性殊而於得道者矣得道則為感通之本何所不可哉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鶻鴝魚傅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林氏曰四句胎卵濕

莊子

八

化俱在其中烏鶻鴝鴝而化也無不交但仰其所吐之沫細要蜂也視子相類有弟而兄啼母孕弟而兄病也此皆自然而然能自然者則與化為人矣愚按不與化為人則老子未免有執着之病任天而動因時而施則無所不化矣

曰可丘得之矣

道者何自然而然之理也其用則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其體則無聲可聽無迹可窺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明萬物不得不昌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六極五常著之九洛之篇天苞地符洩其秘矣而特非上皇不足以為備之非至仁不克以體之耳彼咸池之樂正上皇之寫其至仁而與天地同其太和者原始要終廣矣大矣如天之無不壽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非順乎九洛之事而治成德備者何以幾此然而此之時何時也三皇之世五帝已有難及者況降及三代陵夷以迄於春秋雖孔子之大聖終不能行周於魯也宜乎其窮也此之道何道也道遙

莊解六

之虛荷簡之田不貸之圃臣子不能進獻其君親父兄不能告與其子弟況以度數陰陽而求之雖孔子之好學不能以五年十二年而得之也宜乎其南見老聃而請益也是何也道無在而無不在人人皆有箇箇圓成此不資之彼彼不劣於此所謂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鷦也蟲也類也鳥鵲也魚也細要者也皆與人之有弟而兄弟者並生並育於天地之間而不相害也然則古今之詩書禮樂易春秋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過履之迹耳而迹豈履哉泥而求之執而行之是不能觀天之道契天之理而拘拘於管窺蠡測者也沒世懼惑天門無有開之日矣道不可壅而壅之欲以化人難矣哉

刻意第十五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尤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

莊解六

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疆國之人致功并業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呶呼吸如孫思邈吐故納新口吐濁氣能經鳥申如華佗為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道氣令和引體令柔水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五者之所好皆屬一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引道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眾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聖人則與天地合其德而不故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為此天地之平察以一善名矣故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引此以証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淡矣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

而中不虧承上恬淡四句而暢言之眾理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承上能不為福先不為禍始福之先即禍之始不為福先便不為禍始福先不為禍始行所無事而已世人惡禍聖人一切平等不為福而亦忘之福且不為先况於禍而為之始乎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知者先事之以故去之乃所以循天之理也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懼精神信矣而不期大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疲虛無恬淡乃合天德故曰莊樂者德之耶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大學所以戒有所中庸所以重中節蓋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

莊解六

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正在此不然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雜句靜一而不變動句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開此養神之道也上文恬淡休休二段言其理天行一段言然以見其當養形勢一段言其功夫火夫有干越之劍者神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寶寶劍者不輕用精神者物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此段言精神其名為同帝精神即人之天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此段言養神為一故曰野語有之曰眾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合於天倫野語有之曰眾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於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純素即無欲也人之所好不同也有所好即有所偏聖人淡然而無極而眾美從之蓋恬淡虛無天地之平道德之質也休休於此則

全德備而仁義禮樂一以貫之則唯以恬養知以知養恬而不蔽蒙於俗學俗思之故否則已德不明而禮樂偏行則物失其性而天下亂矣且夫不恬而詎可以為知哉追邇人生之初遙想太古之世何嘗無耳目何嘗無聲色何嘗無口體何嘗無服食何嘗無男女何嘗無交合然而陰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雖有知而無所用所以陰陽和鬼神寧四時當萬物昌也逮德遞衰而世遞降淩瀆散朴滅質溺心民始惑亂世道交相喪而聖人亦遂隱矣然而聖人之隱也非世之山林之隱也不過時命大謬耳而其存乎身者固樂則行之大行而不加憂則違之大窮而不損也蓋聖人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相悖者此之謂樂全此之謂得志以視今之軒冕者何如哉明明儻來寄之物來不可圍而得之則喜去不可止而舍之

莊子

齊

三

則悲然則無論其去後而憂為真憂也即其得時之樂亦非真樂也此誠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也始迷謬於學思終顛冥乎富貴唯其蔽蒙是以倒置噫

貴池先哲遺書第二十六

莊子解卷之六終

莊子解六

三十一、十四版

外之自大視小者不明惟其不明故謂其無形是尚夫精細
 謂之精小之微極也埤外城謂之大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
 此勢之有也粗在故曰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
 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言
 數之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
 始有無者數之所不能窮耳非可云無也道則未始有夫未
 無也況於精粗乎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
 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夫
 言論意致者皆物也故雖數之所不能窮未始不可以言論
 雖數之所不能分未始不可以意致此其所以可對舉可互
 較彼曰至精此曰至大彼曰無形此曰不可圍也若夫道則
 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於大不終天下莫能載從
 何處說粗於小無首無尾故曰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
 精渾然一物無首無尾故曰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
 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行不害人則仁矣又不以仁恩自多
 文所問分精分粗者兩相此動不為利不賤門隸自不為利又
 點綴也下六項皆皆故此動不為利不賤門隸自不為利又
 之人門隸隸于門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以不貪貨財亦不事焉

莊七

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污貪心任事而食不浮亦不賤
 異彼謂不以自多此則不多取也借人成事計功多取與事
 則借人律則多受者皆貪污也上二句一串即故事後與事
 意行殊乎俗不多辟異非故為辟異而在從眾不賤佞諂
 而已亦不賤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恥不足以為辱非
 後語之人
 亦非所標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二句總承
 而結開曰道人不聞心悟而已至德不得聲名得道大
 人無己爾我皆忘約分之至也即指之為又指之以河伯曰若
 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何無分別
 有分別貴賤乎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大何無分別
 大豈無所始乎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大何無分別
 原於一元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既散為物則各自成各
 無貴賤也也物觀之自貴而相賤既散為物則各自成各
 也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不從道之元來觀之則物之本等
 忽貴忽賤皆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
 不在己也豈特大者大哉小者亦莫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
 莫不大豈特大者大哉小者亦莫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

莫不小豈特小者小哉大者亦莫知天地之為稀米也知毫
 末之為邱山也則差數觀矣差之數雖無定形而了然在目
 矣以功觀之則功之分定矣因其所有而無之則萬物莫不有
 有之則皆有東家西家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而
 東西家亦無東家西家則西家之東東家則東家又無西家
 西家無東家東家無西家則西家之東東家又無西家
 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則各各之功分相無
 矣以趣觀之則趣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而然
 所然各有然也趣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而然
 足然為不香而亦惟日不足也趣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
 莫不非自若也然亦謂諸日改以天下為柱何自若也
 知堯桀之自然而非則趣操觀矣則堯桀之自然而非則
 明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
 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
 也亦宜是白公非則湯武亦宜非爭不如讓有以處堯舜無

莊七

以處湯武讓不如爭有以處之會無以處白采麗屋可以衝
 公然則其貴賤也時焉之耳豈可以為常乎采麗屋可以衝
 城矣而不可室穴則又言殊器也器殊而駒驥驂騑一日而
 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狴言殊技也技殊而鴟鵂夜撮蚤察毫
 末畫出瞋目而不見邱山言殊性也性殊而故曰蓋師是而
 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曰殊
 器殊技殊性大有所能小有所用於此者或或於彼物但
 如此猶之天下無常是之理古今無常治之世也然則說真
 者皆為不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猶師天而無地
 則折師陰而無陽則廢其不可行明矣所以然且語而不
 舍倪貴賤非愚則無則証証其所也帝皇殊禪三代殊繼
 舍倪貴賤非愚則無則証証其所也帝皇殊禪三代殊繼
 差其時乎天不順逆其俗乎人不應者謂之篡夫亦篡也當其
 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堯舜義也湯默乎河伯女惡知
 貴賤之門小大之家從何處得其所哉河伯曰然則我
 何為乎何不為子吾辭受趣舍無所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

道觀之此與上文以道觀之不同言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
 拘而志與道大蹇其行若無拘之則平者為賤貴賤易
 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之則與不傷惠多
 少非所計也一其行則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錫租
 刻而無求則雖不讓哉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錫租
 私德也絲絲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必均皆有昨雖上下
 無私插陳平宰社肉而均此曰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
 其無所珍域皆無窮無時也兼懷萬物無所其執承翼
 扶翼私相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此則無方之德故
 無不位乎其形則無一而無終始散而為物既有死生
 滿不位乎其形則無一而無終始散而為物既有死生
 故惟見其一虛一滿而無恆守其形而長年不可舉時不
 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積日月而為年未去者不可舉四
 天地之化如環無端去日亦非苦多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
 來日又何嘗苦少也此段以時言

莊解七

萬物之理也此承上文而結之大義之方與前大物之生也
 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
 將自化萬物在天地之間日新而不一易豈獨曰西下而水東
 流哉彼如蟻蟻促如朝菌粟粒之結絲豈獨曰西下而水東
 往來升降進退元氣無異於元會運世之網維者夏秋之乘散
 環也故元亨利貞四字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而聖賢指四端四
 時以明之亦姑以為義例耳世人遂拘拘於配合誠疑人前不
 得說夢矣夫固將自化言若此者其物為之乎固將如固天
 乎夫固將有使之自然而化莫之為而為者乎固將如固天
 在物如斯之固亦然辭受極合亦於此辭也此皆所謂道也河
 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化之化物物之化而求必得於道即物
 豈別有一物處於物與化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
 之外而可以求而得之哉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
 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道呈天下之有理貫
 神而明之而善其用於無之間者也道無不在理則所有宜
 條理不即大體胥壞故知道者必達於理所謂分之有以
 極其細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也在物為理
 實物為義處置失當何能成物故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所謂
 權衡誠設則不可欺以輕重也明於權則因物而付應至德
 時而行內重外輕已大物小自然不以物而害己矣

者即上文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正
 不知道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正
 害己處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見幾而寧於禍福素行
 謹於去就擇地而莫之能害也如此然後莫之能害是多
 也莊生為放曠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
 直是免然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
 乎天位乎德踴躍而屈伸反要而語極天在內人在外相
 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也人能達於理而明於權則道自我
 全人也而天矣故曰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也本乎天合內
 於外也位乎德合外於內也踴躍而屈伸反要而語極即中
 庸故時措之宜也意要極指道而言二氏者曰行住坐臥無
 非這箇語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而然長謂
 正如此簡語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而然長謂
 天落馬首穿牛鼻而然長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而然長謂
 牛鼻可穿而牛馬亦安之固然而大有功於天地之
 間則人也而實天矣此所以天在內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
 在外而天一人一理內外相合之道也
 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必穿牛鼻
 則是其人滅天矣故者有所為而為命者莫之致而至於得者
 自適其性名者徒踐其迹謙忽鑿渾沌之竅以故滅命也竟

莊解七

人死演門之毀以得殉名也謹守勿失大有深心反其真則
 與道為一矣此篇七問七答文法則層層剝入義理則曲曲
 處皆以語語出之真是奇絕
 夔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林氏曰夔一足蛇多
 然猶有形似風則無形而自行則則不行而自至雖無形然
 猶以形用也心則以神用而古今宇宙無不周到故相義也
 夔謂蛇曰吾以一足踰蹕而行子無如矣今子之使眾足獨
 奈何蛇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
 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譬喻不難難於明切此今子動吾天
 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蛇謂蛇曰吾以眾足行而不及子之無
 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
 曰子動吾脊脊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
 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而
 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躡足我亦勝我風從指中足
 勝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惟我能也故以眾小不勝為大

勝也風從指中穿尾下過似不與人爭勝也而折大木黃大之若無所藉其力不足指之蹶不能勝者而風折之甚物散則力分而微聚則力合而大然有形者雖聚而不一故有愈多而愈不能成事者風有氣而無形水有形而無質故分少合之多而不少不傷多而不礙此所以折木其無載舟攻岸其力最大為大勝者惟聖人能之聖人無為而無不為而莫之能禦也為大勝者惟聖人能之正是此樣目心慮下不言真有味外之味從無此格可云盤古開天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悞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莊子

七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茫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培井之說乎謂東海之鼈曰吾樂與吾跳梁之井幹之上入休乎缺菽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顧軒蟹與科斗其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培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墊矣於是逡巡而卻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溢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可云極力撰寫矣而視夫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培井之鼈聞之適適然驚

莊解七

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蚊負山商鉅馬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培井之鼈與且彼方趾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夷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喏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幾於自夸然實未操著莊子序處也與前篇之平鈍同屬廣筆

莊子

八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二大夫更自開口不得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鵲鵲子知之乎夫鵲鵲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鳴得屬其鵲鵲過之仰而視之曰嚇嚇之驚嚇也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世之嗜其富貴者請一讀此言
莊子與惠子游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句似相駁實相生人止知其為異樣之機惠子曰我非子類也固不知子矣尚有其理子固非魚也類矣子之不知魚之樂豈有可和全矣莊子云一莊子曰請循其本于

莊解七

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言如是後來轉一層說話且請反省初聞我言魚樂之
 時其一刻之樂明明知我知魚之樂故欲問我之所以知
 而亦將以樂我樂元非謂我樂然不知魚之樂也則我之
 之豈有他術哉濠上非謂我樂然不知魚之樂也則我之
 我之為魚樂之為我樂然後知之哉此篇文法絕奇人皆知之
 其一時情事後然三變之映影略一轉動香非本來惠
 子悟後之迷因莊子反獲之映影略一轉動香非本來惠
 成口頭之謂而自莊子反獲之映影略一轉動香非本來惠
 復有如此境界虧他如何寫得他心來遂使惠子迷矣莊子
 消調還成中心之一語一語一語一語一語一語一語一語
 喻也千古以來此一種文心此一種神理止有論語愛人知
 莊子得之令人手舞足蹈

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求則得之舍則
 失之者何物乎道而已矣世之曲士未嘗游於大方之門
 以其一知半解自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豈知涇流清岸
 不辨牛馬至於東海不見水端乎則甚矣海之大也然海
 未嘗以此自多者蓋其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也夫海

莊子

九

如此乎其大也萬川歸之而不盈尾閭泄之而不虛春秋
 不變水旱不知而在天地之間不過大澤之壘空又況四
 海內之九州九州內之人此真稊米在太倉毫末於馬體
 而欣然自喜辭之以為名語之以為博其矣哉其無愧而
 不知恥也然天下之大如此而人於其間見其大而羨之
 務之見其小而輕之忽之則又不可道無分於小大也人
 之所見以為小大亦未足以定小大之理也豈有所受小
 無欠而大無餘時有所值古非早而今非晚一生際遇或
 塞或通萬物紛紜同生同死人以七尺之軀百年之景知
 之數幾何生之時幾何以有涯隨無涯殆已而妄生分別
 曰此其至精者也此其至大者也即推至乎其極而至精
 無形雖數之所不能分畢竟自大視小而不明至大不可
 圍雖數之所不能窮畢竟自細視大而不盡也何也此皆

莊解七

期於有形可以言論而意致者也道則無方體無窮盡無
 分別無取舍大人之於道所以無聞而無不聞無得而無
 不得也世之倪貴賤倪小大總是未嘗觀之以道而惟拘
 乎物之形習乎俗之論豈知大小有無然否時之所為未
 可以為常也耶器殊技異巧拙天淵天下是非果未可定
 也而愚且誣者語而不舍彼又惡知貴賤本是同門小大
 竟共一家哉然則人之辭受趣舍亦唯以道觀之而已矣
 拘而志一而行私德私福自生限隔何若其兼懷萬物也
 且人之體道非意之也百物生焉四時行焉天之道也天
 地無心而成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人者天地之心也
 天與道為體人與天為體有心而無為辭受趣舍之道於
 斯焉決矣苟不知乎道則理不達而權不明害己者非物
 之害之乃自賊之也無知而妄作行險以徼幸悖乎天喪

莊子

十

乎德雖有知覺運動不過蠢然塊然之形質耳天之所以
 與我者安在哉夫天在內也人在外也天人相須內外一
 理牛馬足同而穿落道別此天之所以有待於人而人之
 所以為功於天也不達於理不明於權倒道而行迕德而
 處穿馬鼻而服耒耜落牛首而事戰伐則是以人滅天矣
 其知日鑿其真日喪見笑於大方之家而尚且欣然自喜
 彼未知夫天機之動有自然而不可易者也夔之一足不
 為少竝之衆足不為多蛇之無足不為無風之有聲不為
 有彼此相羨未免懷珠行乞何如目之不行而至心之不
 疾而速忘言而相悅也哉則人全其天反其真便已合眾
 小不勝而為大勝矣楚國之竟內巾笥之朽甲耳梁國之
 相鳴鶉之腐鼠耳神龜曳尾於塗中鶉鶉翔於九千仞之
 上而宵以此易彼乎則信乎人之生於天地間自有真樂

莊解七

不待外求也忘乎物忘乎天此之謂至樂如魚之出游從容忘乎梁忘乎水真魚之至樂也然此樂無物不有而不知者自知不知者自不知也此樂無時不然介然之頃神者先受之則恍乎其昭然轉盼之際為不神者求而又官乎其昧然矣昧則離本逐末不惟自迷而不悟併疑悟者之皆迷然而此距初時未嘗遠也不深與之攻其後而請使之循其本則彼之介然有覺之頃而欲樂得其樂者仍然昭乎如在目也此莊子喫緊為惠子處活潑潑地也濠梁之問答較之河伯海若之論辨更為要言不煩

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為奚據美避美處奚就美去美樂奚惡問得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天惡

莊解七

士

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所苦不過為形起見豈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勝百吝千慳看倉忍饑竟為馬牛作馬牛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四鼓聲衣五更朝罷尚憂遲何年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徹熱時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惜惜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形貌空存動履不適求死不得列士為天下見善矣有可謂未足以活身夫善吾未知善之誠善耶誠不善耶若以為善矣不足活身殺其以為不善矣足以活人益於故曰忠諫不聽躡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此時進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耶果不樂耶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誣誣然如將不得已真是不得已

莊解七

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俗所以與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惟無為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芬乎而無從出乎芬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也繁殖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無為哉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而歌惠子曰與人居如吉貼長子生男老身數十餘年死亦足矣矣言也我獨何能無概然入情入理情理之至覺察其始而本無生知覺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五官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父母未雜乎芒芴之間真精變而有氣二氣氣變而有形

莊解七

士

形既形變而有生知矣今又所得之變而之死氣散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四時變化情一要知與貴賤苦樂更迭人且偃然安寢於巨室得其所故也寐也風興夜寐人人皆然真是平常事耳佛氏以生與也死嗷嗷然隨而哭之果是自以為不通乎命便見理故止也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如也柳多難腫故以為名之崑崙之虛黃帝之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人之生散則為死未聚以前無有我也既散以後無有我則也則此七尺之軀百年之景不過天地之委和陰陽之靈跡耳故曰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我假天地之氣以生於我之所以為生者之外害時則有虛也則無如人之氣以生於我之所以為生者之外害時則有虛也況此區區之疾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所謂思飲得飲

莊解七

入於機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也聖賢指其真實元妄虛言之也故曰誠莊列指其虛妙不測處信之故曰幾其實一也

天下明明有至樂也明明有可以活身者也而世之所為樂舉羣趣者乃僅以富貴壽善當之果有樂無有哉夫多積財而不得盡用不如無積矣夜以繼日思慮善否不如無思矣憊憊而久憂不死不如無生矣即可以活人者雖曰有益而不足活身究竟是損況夫爭與不爭之際顧此失彼誠有善無有哉然則俗之誣誣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乃天下之大苦也而且不自知其苦而反以無為為大苦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然而無為誠樂矣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無為之樂天下之至樂也且彼富貴壽善者不過為形起見而豈知形之在天地閒固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哉雜乎芒芴之閒

莊子

主

變而有氣有形而與人居長子而老身者不過春氣至而萬物生而生生者未嘗生也雖恩愛如夫妻原無可哭泣觀乎冥伯之邛而假借之生反於崑崙之虛者不過秋霜至而百草死而化者未嘗化况塵垢之外附而乃覺塵惡之哉且化之化人人之化化匪惟無可惡以吾遙想其當然應有大樂者在也何也人之死也不一途或貪生而死或受戮而死或抱愧而死或凍餓而死或天年盡而死五者人之所必不能免也而試問既死之後尚有此五者之累否乎無君民無時令蕩蕩冥冥南面王樂有以踰此哉然此猶有取舍之見在也若究而言之元未嘗死未嘗生也不肖棄南面之樂死者果養乎不復為人閒之勞生者果歎乎天下其靈於人而窮極其始乃一浮埃之所積天下其微於塵而究極其變竟成生馬而生人雖人之生

莊解七

也不必皆如此而未嘗無此則萬物之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出則生生何足棄而憚其勞入則死死何足戀而貪其樂所謂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而相與為春夏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亦任而聽之而已矣不知乎此雖觸醜見夢之言未為知道矧夫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

莊子

機

夫

貴池先哲遺書第三十六

莊子解卷之七終

莊解七

莊子解卷之八

貴池吳世尚注評

達生第十九

達生之情者明乎養生之理不務生之所無以為則形不勞
 無益也人之有形也采色以養其目聲音以養其耳氣以
 養其血脈義理以養其心智以養其目聰明手足便利血氣
 和平而心聖智若留軒聲亂色于聰明則耳目失其官矣
 深慮慮禮於心術則失其官矣深慮慮禮於心術則失其官矣
 則百體不由順正矣此皆生無益而有損也所謂達生之情
 謂生之所無以為也達生之情者豈務出此哉
 者明乎養生之道不務知之所無奈何則精不虧矣無奈何
 有明乎養生之道不務知之所無奈何則精不虧矣無奈何
 遠綽深索隱華竟茫昧不為之務知者素而不編一草一木
 不及強其力之所不能乎已而為知者始而已矣所謂知之
 情無奈何也達生之情者豈務出此哉
 而形不養者有之矣富貴而天折臥病有生必先無離形此
 有運動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身行尸走肉心死生之來不

莊子

卷八

一

能卻自然而生莫之能禦其去不能止忽然而死不復可留
 悲夫魚者也太世之人以為養生足以存生故先之而為
 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形存則世即指上文養生之事矣足為哉雖
 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形存則世即指上文養生之事矣足為哉雖
 者莫如棄世聖賢未嘗不為大也但為身起見然不免乎累
 乎世人之所務者可耳棄世即過欲棄世則無累則無累矣
 無累則正平無累則正平矣正平則與彼指道更生聞道而
 出離生死之鄉入乎不死不生之域更生則幾近也矣事莫
 足棄而生奚足遺而承上作問棄事則形不勞好為多事徒自
 勞也遺生則精不虧貪戀嗜慾自速其死耳夫形全精復與天
 為一地同其久何也聖人踐形盡性而命自我立即此理
 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本同一理本同一氣非有二也合則成體
 世界如父母兒女聚為一家眷屬散則成始分而言之則天地
 地不然而歸真孤獨不成體象矣散則成始分而言之則天地

莊子解卷之八

貴池吳世尚注評

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

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
 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術也非知巧果敢之術也
 神用也知巧果敢則術耳力居乎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皆
 物也物何以相遠夫莫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有礙於形
 物相去幾何能遠於無物之則物之造乎不形生而止
 乎無所化無死夫得是而窮之者至乎其極而物焉得而止
 焉窮神知化自然無體而一切有形之物彼將處乎不淫之
 度無過而藏乎無端之紀無首遊乎萬物之所終始無極而
 壹其性專而養其氣順而合其德無間而通乎物之所造即
 德之大始而為始也夫若是者其天守全而受之毫無虧欠
 也天指其神無卻私欲淨盡天理流行毫物奚自入焉則實
 無間可乘外物何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
 由而入其舍乎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
 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
 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運物而不懼為之動也醉者可觀矣彼
 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天即理也神氣聖人
 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前言守氣次言全神此言藏於天氣
 而無不為矣復警者不折鏡于其邪名將雖有枝心者不怨
 飄瓦無所慮是以天下均平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形者由
 此道也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也不開人之天私欲而開天

莊子

卷八

二

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
 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術也非知巧果敢之術也
 神用也知巧果敢則術耳力居乎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皆
 物也物何以相遠夫莫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有礙於形
 物相去幾何能遠於無物之則物之造乎不形生而止
 乎無所化無死夫得是而窮之者至乎其極而物焉得而止
 焉窮神知化自然無體而一切有形之物彼將處乎不淫之
 度無過而藏乎無端之紀無首遊乎萬物之所終始無極而
 壹其性專而養其氣順而合其德無間而通乎物之所造即
 德之大始而為始也夫若是者其天守全而受之毫無虧欠
 也天指其神無卻私欲淨盡天理流行毫物奚自入焉則實
 無間可乘外物何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
 由而入其舍乎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
 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
 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運物而不懼為之動也醉者可觀矣彼
 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天即理也神氣聖人
 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前言守氣次言全神此言藏於天氣
 而無不為矣復警者不折鏡于其邪名將雖有枝心者不怨
 飄瓦無所慮是以天下均平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形者由
 此道也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也不開人之天私欲而開天

之天義理開天者德生天下開人者賊生攻戰不厭其天不
自然開天者德生天下開人者賊生攻戰不厭其天不
義理為不忍於人之必謹私欲民幾乎以其真民庶乎各復其
此又推及至人及物之化以見守氣全神功用之大如此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病僂首居呂承蜩以竿猶撮之也仲
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
矢者鏘鏘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撮之也
氣靜矣此是從前練習功夫其神開其吾處身也若操株拘吾執臂
也若槁木之枝身如釘措臂如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
翮翼之知物也物也吾不反不側申擲株不以萬物易翮之翼申
三句之大何為而不得此是承蜩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
乃凝於神其拘僂丈人之謂乎世人只知熟極生巧而不知
力矣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溪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

曰操舟可學耶曰可善游者津於面數能若乃夫没人底日
沒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
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習而忘之然若乃夫没人之未
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
卻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水矣故暇也
以瓦注者巧以鈎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殫其巧一也而有所
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注射覆而賭物也凡瓦鈎皆
之意同一巧中之技以瓦注則多中者什九矣心無顧慮則神暇暇
以黃金注則中者什一不中者什九矣心無顧慮則神暇暇
則智者內懷得失則心動動則於彼亦疑於此亦疑矣故
昔者巧而今者殫也內之拙也凡以外之重焉故也結句最
足喚釋人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名學生學養生之術吾子與
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簪以待門庭亦何聞
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

莊解八

莊解八

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林氏曰羊已前行者
鞭之以喻既養其內者即當養其外也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
魯有單豹者岩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
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大縣簿
戶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
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不能勉其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
得其名必極引夫子之言以明之入而藏則有心於晦出而
不免於患柴立木偶也中央者不偏不倚隨時順應無夫畏
心於出無心於入也其名必極言養生之道盡於此矣夫畏
塗者如虎狼十殺一人也尚少則父子兄弟相戒也不由其塗
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必經其塗者不亦知乎知愛其人
之所取畏者即所謂殺人也枉席之上飲食之閒而不知為之戒者
過也食色皆足以傷生而以色與味喪其身亡其國者比比
而不知戒豈可謂之智乎言及此再疏儀狄晉文推南

之威而遠之宜其主祭祀祝宗人祭禮以臨牢筴承說疏
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儻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
尻乎雕俎之上則汝為之乎為堯謀曰不如食以糟糠而錯
置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於豚楯畫盾
者之上聚僂曲薄束之中則為之鼎而烹之為堯謀則
去之自為謀則取之可以己而所異者何也其子之文每
謂此即更以問語作歸語令人反己自
思不覺啞然失笑消焉出涕奇而又奇

相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
曰臣無所見公反談詒詒為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
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百病由心起心疑暗鬼生一夫
忿瀆怒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數然如有所失上而不下則使
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
所謂自相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水鬼有響音結
傷也

莊解八

莊解八

莊解八

狀如美女戶內之煩擾糞掃之雷霆小兒常處之東北方之
 下者陪阿赤精如小兒長尺四黑衣 鮭音其音如鮭而
 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洪陽豹頭處之水有罔象一名沐鵬狀
 赤爪大邛有莘狀如狗而有山有夔云人面猴身能言野有
 耳長竹野鬼被髮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
 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轆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
 之聲則捧其首而立此則主矣見之者殆乎霸 此語便能桓
 公反忍 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林氏曰此是英雄
 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有心無疑而聞
 愈然

莊子

五

紀渚子為王養鬪鷄十日而問鷄已乎已乎可曰未也方虛憍
 而恃氣謂其氣以求敵所 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擣景擣景而即
 起所請應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謂義兵骨勇也
 矣不見其德全矣異鷄無敢應者及走矣 所謂不戰而屈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深沫四十里鼃鼃魚鼃之所不
 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
 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
 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
 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水之漲俱入與汨出日湧借
 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
 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
 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隨遇而安自無入而
 途而行險丈夫行險途而居易謂得鮮潔
 梓慶削木為鐻鐻鼓之縣所鐻成見者驚猶鬼神 非人為侯
 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

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氣靜齊三日
 而不敢懷慶賞爵祿志乎 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志乎 齊
 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志乎 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
 專而外骨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性木之 形軀至矣然後成見
 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任其自然則以天合天 合木之天
 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弗
 過也細繩之文 使之鉤百而反旋走 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
 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
 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此則形勞而
 工倕旋折日旋 而蓋規矩矩為之者規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
 指即規矩自然而故其靈臺一而不桎心無思為故應手 忘
 然不待心思也故其靈臺一而不桎 而成毫無隔閡忘
 足履之適也恰與足宜 忘要帶之適也恰與要宜 知忘是非

莊子

六

心之適也毫無一事 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內不失己
 於當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適者存適矣而不
 自如其為適是則忘
 適之適適之至者矣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怪而 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修
 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
 逐於州部太玄中 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此中下一
 道者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
 目茫然彷彿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為而不恃
 長而不宰今汝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汗昭昭乎若揭日月
 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天於聾盲跛蹇而
 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然則聖賢可 子往矣
 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閒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為歎乎
 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

感也然則頃聞之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
言非邪非固不能感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
感而來矣又奚罪焉 尚不如此數語 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
於魯郊魯君說之為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
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
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 不謙此事有何妙
則平陸而已矣 此句與上三 今休款啟寡聞之民也吾告以
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鷄以車馬樂鷄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
驚乎哉 且通為鈔揮闕矣無一自出語焉作也
形而後有生生不能無死達性命之情者不勞其形不虧
其精則形全精復與天為一而精之又精反以相天矣至
人純氣之守也出入有無超脫生死一切不足為之礙蓋
一其性養其氣合其德其天守全其神無卻故耳形體與

莊子

七

人同而更生與人異聖人藏於天豈世之知巧果敢之列
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者等哉且其神全者非獨物莫之能
傷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天下均平民幾乎其真
而咸得安其性命之正矣向使役於世而不能棄其事
擾擾於物而不能遺其所處者非不淫之度所藏者非
無端之紀所遊者非萬物之所終始死生驚懼先入乎其
胸中則雖承蜩而蜩不可得操舟而舟不免於覆求其若
掇而若神何日之有果其處身若操株執臂若槁枝何為
而不得果其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惡往而不暇
何也志不分而神自凝外不重則內不拙也然則存生之
道亦唯内外交養而已矣無入而藏而與豹若也無出而
陽而與穀若也内外交相養而榮立其中央衽席之上飲
食之閒知其可畏戒之戒之豈有十殺一人之事哉此牧

羊鞭後之說也苟牧羊而不鞭其後則為身謀不如為
謀甚則死於豚楯之上聚僕之中不甚則忿瀆之氣為不
足為善怒為善忘而百病叢生疑神見鬼矣然究之則人
自傷也鬼惡能傷人且天下何嘗無鬼也井甯門庭之內
山陵野澤之閒戾氣怪狀在在而有要乘人之虛邪而入
疑懼而來一正能辟百邪一明能散百惑死自取之病亦
自取之也不觀之養鬪鷄者乎不恃氣不應嚮不疾視望
之如木鷄德全矣異鷄自無敢應者矣不觀之游呂梁者
乎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從水之道而不為私懸水三十
仞深沫四十里與之入與之出而被髮行歌游於塘下矣
見者始疑其為鬼後驚其猶神而不知其以天合天見錄
然後加手焉梓慶之削實本於齊以靜心否則馬力竭矣
而猶求焉雖東野稷之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有不敗而

莊子

八

反者哉是可見形太用則勞精太用則竭不自適而適彼
徒為靈臺之極耳夫心之應物神矣而一物於物則有心
以稽之而轉遠焉工倕指與物化而蓋乎規矩忘之也忘
則適矣且未嘗不適矣所謂精而又精者是邪非邪至人
反以相天而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
道亦如此嗟乎世累無窮守身為大不知自愛天地可如
何純陽子曰人生難得今已得大道難明今已明此生不
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生

山木第二十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本者止其旁而不取也
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莊子
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雁而烹之豎子請
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吳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

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
 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
 材之閒材與不材之閒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材與不材
 未免乎累通德以神用則自無累矣此自古至人所以無死
 地也不達此旨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閒便是胡中庸蘇模
 大錯不若夫乘道德而浮游者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
 與時俱化而無官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譽訾可否也龍
 潛見也與時俱化因物而應也以外言以和為量適可上下
 而止也也內言數句雖是無適無莫之與比之意浮游
 乎萬物之祖即道德也天地生萬物故天地者萬物之祖矣
 不物於物程子曰唯則胡可得而累邪物則有對故有累物
 對而無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聖人與道若夫萬物之情人
 倫之傳此皆所不然而合則離有散成則毀有壞廉則挫
 尊則議高則危有為則虧賢則謀右六句皆材之不免
 於患不肖則欺言不材之不免於患也胡可得而必乎哉

莊子

九

悲夫總上二項而結之悲
 夫二字令人深省
 為累而不知不材之亦為累也歸本道德方
 不是鄉原學問比人閉世說話又推進一步弟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材之
 鄉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
 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敬鬼神尊賢句親而行之無
 須與離親切行之
 而不懈也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
 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
 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
 也除患之術
 亦備矣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句
 甚吾願君削形去皮語實
 澠其皮為之災也
 澠心今魯國獨非君之皮耶
 澠至此句甚
 則無南越有邑焉
 取其去魯
 名為建德之國
 即上章道德
 其而遊於無人之野無
 人民愚而朴少思而寡欲赤子之心也
 知作而不知藏
 無私
 與而不求其報無
 人不知義之所適無
 分不知禮之所將無
 往

猖狂妄行而蹈乎大方非無往
 而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存根而
 歿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
 倨即即無
 意無留居即即無
 意以為君車日與道
 近矣君曰彼其道幽遠
 而無人吾誰與為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
 少君之費費
 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
 味嗜欲深則天機淺與世
 所謂開卷有益朕
 自樂此不為疲也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
 愈往而不知其所窮言所流窮源愈
 深也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
 自此遠矣向之所見都無是處一切擬議用他不着所謂送
 君力不得所謂君自此遠矣去國二句始之立志形解三句
 中之用功少費三句漸有所得涉江以下則所得之全也
 故有人者賢
 累見有於人者
 不自賢而
 憂故堯非有人
 乎非見有於人也忘乎
 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
 內外而獨
 與道遊於大莫之國
 莫則無形
 方舟而濟於河
 渡也有虛

莊子

十

船來觸舟雖有傷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敏之
 一呼而不聞於是三呼耶教耶皆
 呼聲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
 怒而今也怒者向也虛而今也實也人能虛己以遊世不
 不見有
 其孰能害之
 豈有不免
 於人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斂以為鐘為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
 上下之縣設架縣鐘上下各六
 三月而成言其速也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
 術之設奢曰一之閒無敢設也有敢設之心
 奢聞之既離既
 琢復歸於朴
 極無為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無欲
 速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疆梁背我
 者從之
 隨其曲傳
 私我而來者
 因其自窮
 其去其來
 備他性
 而勿止
 隨其曲傳
 私我而來者
 因其自窮
 其去其來
 備他性
 故朝文賦斂而毫毛不挫鐘斂欲速不達矣
 毫毛不挫如云
 一毫
 不而況有大塗者乎是者語
 又是莊語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食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

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子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
 名曰意怠音而其為鳥也盼盼然似無能飛之貌引援
 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不敢先嘗必取
 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公
 易近人民必直木先伐甘井先竭所謂有累子其意者飾知以
 親之即此意直木先伐甘井先竭所謂有累子其意者飾知以
 善思修身以明汗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
 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隨名成者虧孰能去功
 與名而還與眾人易曰謙亨道流而不明居德行而不明處
 道德在己純純無二無二無常無先後乃比於狂狂者不知所
 有而不居純純無二無常無先後乃比於狂狂者不知所
 自覺其狂不削迹相勢不為功名一切是故無貴於
 人人亦無貴焉正己而不求於人至人不聞子何喜哉至人不
 何以名孔子曰善哉解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揭
 食行粟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所謂純常鳥獸不惡而況

莊子

主

人乎自無
 孔子問子桑音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
 商周圍於陳蔡之閒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
 子桑序曰子獨不聞假音號國人之亡亡與林回姓人棄千金
 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泉與指赤子之布實矣
 赤子之璧不及為其累與指璧赤子之累多矣性命之存
 亡不可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外
 必矣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
 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自然如此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
 矣利合天屬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
 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人情如此
 所以得一知己孔子曰散開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
 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不翅天異日桑序又曰舜之將

死真令即其命禹曰汝戒之哉形莫如緣情莫若率錄者錄
 之樂即外圓而內方之意緣則不離於人不離於人率則不勞逆其
 性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只此自足何不求文以待形
 固不待物固無待於親交徒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屨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
 德邪莊子曰貧也非德也士有道德不能行德也衣弊履穿
 貧也非德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楫
 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閒雖羿逢蒙不能晒晚也及
 其得柘棘枳枸之閒也危行側視振動俾慄此筋骨非有加
 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
 閒而欲無德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不應楚勝
 持錄邪可
 勝榮然

莊子

主

孔子窮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
 焱音氏之風琴而歌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具而無其數
 五音木聲琴而歌琴而歌有其具而無其數
 還目而窺之不解其仲尼恐其廣尊己而造大也愛己而造
 哀也當厄而趨歌而不和而驚詞之即因而悲
 皆勢之所不至斯曰回無受天損易天之所損無可奈何
 尚易無受人益難人之所益欲辭不得相安故貧而無怨
 情理來備無始而非卒也今之所始元無所斷人與天一也
 天同此理同此數人之無如何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命之
 脚天亦無可如何也故曰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命之
 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極不行困厄天
 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皆天地之氣化運言與之偕逝之
 謂也從而已為人臣者不敢去之與國同休戚執臣之道猶
 若是臣不敢私其身正以而況乎所以待天乎天則尤尊於
 我者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即有貧賤憂戚何謂無
 天亦非私刻於我也我何能其不受之乎故曰易

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初便爵祿並至而不窮又有加
 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也難知物之所利元非
 運之美在外而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盜
 德聖賢所為也吾豈可取此外來之爵祿以上皆故曰鳥莫知
 其始時心口相商之辭正見其不人益也
 於鵲也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規雖落其實棄之而走鳥莫知
 最其詳也往往有半成而猶棄去者落著也實畏人也而
 口所銜即泥也落其實謂其已傅泥於梁間也
 聖諸人閉社稷存焉爾可謂有存身之知矣乃不能不處於
 入聞之堂上何也蓋燕舍此則無可安身之地猶人之社稷
 鎮於此不能他移也喻人雖知人益之不可受但不可離此
 世聞耳故曰難愚謂自古無不用世之聖賢舜禹自狀敵而
 為君伊呂自耕釣而為相彼何嘗有求於人哉天人交迫逃
 受之益豈不難乎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化而不
 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天
 變化天地無心而成化也故萬變而不窮推之於前而不見
 其始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也人於其間正而待之而已耳
 將迎固必何謂人與天一耶仲尼曰有人而對天也此天字
 夫何益與

莊子

之理數言下有天對人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對人之有性
 也天即聖人矣然安體逝而終矣逝即逝者之逝體逝而
 也言有人有天有入之不能有天分之若三途合之止一理
 何也皆天也天與道為體天豈有私哉聖與天為一體聖豈有
 私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蓋
 天即聖聖即天故曰人與天一也
 莊周游乎雕陵之樊觀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
 運寸感觸周之類類而集於栗林利令智昏莊周曰此何鳥
 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觀意其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
 能去故曰觀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臂而搏之見
 留留字鮮觀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臂而搏之見
 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俗所謂螳螂捕
 莊周恍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郭氏曰言相召則於物
 者物亦有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辭之以其反走則驚於物
 反入三月不庭蘭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為頃聞甚不庭乎莊
 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濁水不見物清

執彈而留未免動心於彼既焉捐彈而走乃知利必有且吾
 善一念之昏從前俱被所謂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也
 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習俗所移今吾遊於雕陵而忘
 吾身異鵲感吾穎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吾
 所以不庭也自愧自反無以自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美妍其一
 惡醜惡者貴愛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
 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世之
 為美者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
 哉

莊子

人之遊於世何以不免於患哉直木先伐則材之為累也
 雁以不能鳴而烹則不材之亦為累矣於是乎材與不材
 人幾無術以自處而處夫材與不材之閒者竟有似乎通
 穴之鼠而豈君子所以全身之道哉夫君子之所貴者道
 德而已矣無譽無訾與時俱化一上一下以和為量物物
 而不物於物不特無所謂材也亦無所謂不材也材與不
 材烏有為之累者乎則惟削形去皮洒心去欲獨與道俱
 而遊於大莫之國故得虛舟之用而絕豐狐文豹之災也
 苟有人而見有於人憂與累有所不免矣且私欲之為害
 詎僅為國者之害哉即賦斂為鐘者不能從其疆梁隨其
 曲傳吾知起鐘作竈有終年鑄一鐘而音不調者況於三
 月其能成上下之縣與是故人之私欲不可有也意識不
 可有也功名不可有也雖道德亦不可有也少私寡欲何
 乎其無識推功與名而還與眾人道流而不居德行而不
 處此真虛己以遊世者鳥獸不惡而況人乎則孔子之辭
 其交遊去其弟子絕學捐書其愛益加進正君子之交不
 啻其天屬者也舜之命禹形緣情率而不待形不待物意

蓋如此究之入世窮通順逆莫非天也世人喜順而惡逆以為富易而貧難孰知痛定思痛險過思險人尚有耐痛耐險之時而位不期禱祿不期侈人反無不驕不侈之日天損人益孰難孰易必有能辨之者而終始之相循天人之一致其亦可以悟矣故當厄而悲是造哀也非聖人晏然體逝之道也即當厄而驚亦造大也而非聖人晏然體逝之道也皆未免於有動於外也有動於外蟬以蔭忘身蟬不為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哉則人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天下鮮矣美之不終美美之所以為累也古之君子所以必浮游乎道德之鄉也

田子方第二十一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賂工人之善文侯曰賂工子

莊解八

莊解八

之師耶君子善者也長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道合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耶子方曰有日子之師誰耶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為人也真無偽人貌而天貌人也虛緣而葆真虛己遊世清而容物清者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保合天真清而容物清者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如泥聖接人則謂是一團和氣正此等也無擇何足以稱之數稱者止得稱道數當一語未嘗稱之者反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也真一段正始吾以為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真為我累耳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

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斷見我今也又斷見我是必有以振發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猶言之必入而歎何耶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明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明乎義也是以歎也請見者無一言不欲見無一言者與仲尼見之而不言相悅以解真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耶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目擊道存夫何言哉此章與齊章同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

子奔逸絕塵而回瞻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耶曰夫子步

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

莊解八

莊解八

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瞻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信之不比而周人自然無器而民蹈乎前人自然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大不可為也化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測無思無為寂然而不動或而遂通天下之故此其所以靜而無靜動而無動而能妙萬物也若落於方所滯於擬議則失其虛靈而不昧之心不正身何以修乎故入亦死也承上所謂言此不知所以然之妙皆心之全體大用自然如是所謂言此不知所以故味者天下無之此真天下之大可哀者也彼從正面問此從反面答若絕不相蒙者如飛來之峰劈面突起難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人之有心如天之有日也升於可睹凡有知覺運動者莫不各循其性之自然以遂其生息安養之計所謂成功也是物之存亡分於日之出入究竟日之循天而行元無出入也出入以大地而分晝夜以出入而別限於所見遂謂日亦有然耳人心之動靜其象亦如此而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萬物之生死亦有所待也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指父頑母賢象傲故足以動人即所謂委也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砥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價儼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弊襦貧賤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語無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雖效莊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且而屬之大夫

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面而頰乘駿馬而偏朱蹠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夫王之乎此時又何必待諸大夫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它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

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壤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輒斛不敢入於四境列士壤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輒斛不敢入於四境則諸侯無二心也

文王於是焉以為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後世有為逆賊作禪文而即死者其學此

也終身無聞何所聞而來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為乎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林氏曰文王用機械仲尼苟斯須雖

也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滿措杯水其肘上言平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林氏曰言前失適去而後失復搭格

言其教當是時猶象人備也可云安開伯昏無人曰是射之捷也巧非不射之射也不能以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

莊解八

切之淵若能射乎於是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難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禦寇而進之難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闢青天下潛黃泉揮斤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恟目眩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心平氣靜非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也元是儻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所謂看破不來寄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耶亡乎我在我耶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知乎人貴人賤哉上文所云猶有較計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非言美入不得濫非色盜人不得劫非威伏戲黃帝不得友非世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況爵祿乎

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億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己愈有老子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左右所見止此凡君曰凡之亡之不足以及喪吾存身再存天下而不與凡之

不加窮屈夫凡之亡不足以及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不損注胸夫凡之亡不足以及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

者未存所有所亡亡人宜自察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道不在人外也而言之所傳者淺心之所得者深觀之東郭順子温伯雪子雖文侯聞之儼然終日而不言仲尼見之以為不可以容聲則其人之於道也誠有奔逸而絕塵者矣夫人心之神明道之所宅也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萬事所謂萬物之日萬物之天地待以成功待以死生者也心之於人何如也乃不克存其所存而效物而動日夜

莊解八

無隙天理之公無以勝夫人欲之私而心其死矣可不為
大哀乎聖人之心無存亡此所以不行而至不疾而速雖
以顏子之大賢欲從之而未由也何也心與道為體者也
道也者物之初也有陰陽而無始有動靜而無端體立於
至無用呈於至有得之為至美游之為至樂如獸之走於
藪無非草也如魚之泳於淵無非水也何變何常何得何
失支體為塵垢生死為晝夜區區之得喪禍福盛足介其
胸次哉得乎未生是以不死故無患心之事立乎不死亦
復無生併無修心之名如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
明此則天地之大全而至人之德也非老子不足以見此
非孔子不足以語此世之人下焉者爵祿入其心上焉者
死生入其心縱能以巧用不能以神用如列子之射引盈
貫措杯水適矢沓方矢寓及與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

華嚴

同

至

淵背邊巡足二分垂在外則汗流至踵伏地弗能起矣且
爵祿何足以入其心也其來不可卻其去不可止得失之
非我也何暇知乎人貴人賤哉況死生亦無足以入其心
也凡之亡之不足以喪吾存楚之存不足以存存亡在我
而不在乎凡與楚死生亦猶是焉耳而奚為之介介也是
皆得其所一而同焉者故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如此人
莫不有不死之心人莫不有至一之道貴在於我而交一
臂而失之徒沾沾於世之聖知禮義之粗迹雖進退成規
矩從容若龍虎不過求馬於唐肆烏能目擊而道存

貴池先哲遺書第二十六

莊子解卷之八終

莊解八

莊子解卷之九

貴池吳世尚注評

知北游第二十二

知北游於玄水之上登隱斧之邱此父母未而適遭無
 為謂無也焉知謂無為謂曰吾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
 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為謂不答
 也無無既無湛然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
 南登孤闕之上此赤子初生時也而觀狂屈無焉知以之言也
 問乎狂屈狂屈曰嗔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亡其所欲言
 見人啼笑夫何語也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帝者
 言故欲言而亡也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帝者
 執中者若人之神明官範圍黃中色故借以說反己黃帝曰
 無思慮始知道無慮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始知此亦
 子之心更進一層故曰無即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
 所謂更進觀之未發之前也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

莊子

卷九

一

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即太極即道
 是狂屈似之赤子難發未遠我與汝終不近也以有法故曰
 不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三句老道
 可致德不可至即極其至也雖聖人仁可為也禮相偽也禮者
 所親人情義可虧也彼一此有所不必矣禮相偽也禮者
 節報往來煩文編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
 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為道者日損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出老子今已為物
 矣滿清欲復歸根還元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出老子今已為物
 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生為
 徒吾又何患然之機莫之為而為者孰有知之者乎大抵人
 無不出於陰陽之變然陽一理而各有其動靜之時有大聚

散則有大生死有小聚散則有小生大者則長則遠小者
 則短則近天地有元會四時有春秋草木有榮枯潮汐有進
 退未有生而不死之物豈有死而不生之時乎日長江後
 浪惟前浪世界新人趨舊人所謂生死為徒也徒如斯人之
 徒徒字即伴同故萬物一也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
 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
 氣耳聖人故貴一萬物元一也人只為不知其一故妄生美
 哉人心顛倒好惡無常時勢推後愛憎不定此之相喜彼之
 所惡前之所棄後之所收況兩開如棄舊大塊如洪鐘鼓
 羣生陶鑄萬有者哉臭腐化神奇神奇化臭腐此天地之所
 以為妙所以為大也故曰通天下一氣耳何處容濶以分別
 來聖人貴一此其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為謂無為謂不應我
 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
 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矣故不近
 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道無不在有所知則必此
 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然有言不出也子與若終不近也
 以其知之也數盡他家寶終非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句

莊子

卷九

二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言萬物有
 成理動植而不說三句即天何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
 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非宜為而故不大聖不作必不作乃
 無庸觀於天地之謂也天地不言天地之道也至聖之無為
 曰子欲無言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
 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無方體語可謂神明至精
 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無方體語可謂神明至精
 已而無待於言也彼夫天地四時較之萬物可謂神明至精
 長而無待於言也彼夫天地四時較之萬物可謂神明至精
 行同其氣象是故開於子者混於亥開於丑者閉於戌生於
 子中者極於午中者居於子中者極於午中者居於子中者
 移中者極於午中者居於子中者極於午中者居於子中者
 南極者極於午中者居於子中者極於午中者居於子中者
 是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所謂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
 物自古以固存焉耳蓋道中之包羅天地運行四時養育萬物
 一以貫之者如此此死生方圓在天地四時身上說見其亦
 復有窮盡有方體以裨出道之至大也扁然無多大之象亦

卷九

九

於天地之閒所謂靜而無靜動而無直且為人有人之形聖
 將反於宗體無此又申言道人自本觀之生者暗醜物也雖有
 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莫足以為堯桀之是非則於宗
 物之初而不死不生矣然自道觀之生者不過陰陽之氣交
 通推運醞釀而成形如人之香酸噴噴然不可勝數然其大
 相噴睡而天地之生萬物其有壽夭何異此真不過須臾
 焉耳而堯舜爭辨各是其所是壽夭何異此真不過須臾
 幸以天為不祥是猶噴唾之珠而已為堯舜之壽夭何異此
 類也乎不果茲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理人倫五達道齒
 亦異乎相齒者言天下之物有大小則有長短道齒口
 齒相止而相齒者言天下之物有大小則有長短道齒口
 足去各相成如草木之言天下之物有大小則有長短道齒口
 摘去此類然後能容彼類也當求其所以處之則無不處
 者人倫之不能去而達之必當求其所以處之則無不處
 界成人倫之不能去而達之必當求其所以處之則無不處
 婦成則既無人倫之不能去而達之必當求其所以處之則無不處
 臣則止於過之而不守如父則盡孝如君則盡忠如臣則盡忠
 德也則和也如舜盡事親之心則盡孝如君則盡忠如臣則盡忠
 德也則和也如舜盡事親之心則盡孝如君則盡忠如臣則盡忠

莊九

五

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雖曰天命
 定是也道以理之當然言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雖曰天命
 然不過扶天經植人紀以身立極而使斯道明於此人生天地
 之閒若白駒過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溲然
 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
 敬墮其天表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出入生
 也弓囊曰袂衣囊曰裘紛則宛轉也謂卻言至速大歸言不
 反也上文自本一節言生之理此節又言死之理也夫以爲
 移人生之甚不祥最不幸也然死於此節又言死之理也夫以爲
 猶恐失之者故雖有欲死之子猶嗚哭泣而香然不聞即
 有真死之妻引經投環而莫不願死若射者之所為卒
 呼也遊子悲故鄉舊國舊都望之惘然矣時情直令人為大
 歸也遊子悲故鄉舊國舊都望之惘然矣時情直令人為大
 笑欲絕也莊子之不信相半此也寫人然死時之情直令人為大
 學誠無所不疑不信相半此也寫人然死時之情直令人為大
 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氣
 之相際已屬於精生形生之候而非冥冥無形彼至則不論
 之初矣故衆人同知之衆人亦能同論之也

無聲無臭論則不至猶非不顯明見無值正目而視之辨不
 何處言論而存之矣耳道不可聞傾耳而聽之聞不若塞
 若默不可言此之謂大得道既入真道名所得道雖名得
 而通焉已爾何此之謂大得道既入真道名所得道雖名得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在瓦甓曰在螻
 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
 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動人於此必曰在倫紀在言
 善言而見道之所在也他卻偏如此說來非故作險語以
 為文字之波乃其見道分明而特地指出正是莊子與繁為
 人處活潑潑地也善此四者其非道之所在於上文無所不
 禮焉飛真正道同參其漫作條例也故此一節當與中庸
 亦屎溺類也道無精粗在人見之何如耳莊子曰夫子之
 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也每下愈況質正即
 其肥瘠今之屠兒估豬必以手扼其肩脊即此法承上而駢

莊九

六

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也彼問於監市而必及於履
 狶而不知市中之有百貨正以價之輕重於物之最下者可
 參伍而得其無所不在矣此正舉而見遠夫豈舍大而言小
 哉如之何汝唯其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
 其弗應也汝唯其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
 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唯大對至言周徧咸皆言大也言汝
 也如言大者有周徧咸三字然豈可謂其指一處則形而上謂之
 道形而下謂之器器即道道即器器即道道即器器即道道即器
 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舉道之為道而正
 告之見其無所不在也言也嘗相與無為乎澹而靜乎漠
 而清乎調而閒乎此太極之動靜互根陰陽變合時也無為
 調而閒以陰陽之變動言於澹言靜以陰陽之清而澹也言
 陽言清以陰陽之變動言於澹言靜以陰陽之清而澹也言
 焉薄天也禮所調而閒也意陰陽和同無所不調也皆往
 志也以上言禮所調而閒也意陰陽和同無所不調也皆往
 夫道也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所謂念茲在茲也非偏於靜矣去而
 來不知其所止其所謂止則非役於動矣吾已往來焉而不知

有既非有以為無又非無必欲知之則多此一知且知從何入必欲言之則多此一言且言又從何處說起也故惟無思慮慮無慮無服無從無道者乃可以歸根而復其初耳苟妄生分別而於至一之中見其忽焉聚者而美之為神奇見其忽焉散者而惡之為臭腐彼又烏知生死為徒神腐相化而通天下之一氣也哉聖人貴一正以其原天地之美達萬物之理而有得於本根之所在也不以故自持而矜然如新生之懷不以身我有而執夫天地疆陽之氣洞然於冥冥無形之始而遊心於不損不益之天彼其來無迹往無崖而萬物資之而不匱我亦遭之不違過之不守而調而應之以反於宗不然生者物之暗醜而以須臾為是非死者人之大歸而以卻駒為哀戚不過眾人所同知於道之至者何所與而況乎於無所不在者而求其

莊九

士

所在又於其所在者而鄙之以為非其所在是論物非論道也物有際道與物無際為盈虛非盈虛為本末非本末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豈待言而顯又豈不言而遂藏也哉視之無形聽之無聲人之論之以為可貴可賤可約可散知其數者固不如不知者也不知深矣知之淺矣不知內矣知之外矣知不知之知者誰乎且夫道不第以為知者之未為知道雖彼問者亦未聞道也問無問應無應縱善問而善應祇到彼光影之界而非無有之初也道非僅有中而實無之無故無用而無不用物孰不資焉此在人為父母未生之前在天下為未有天地之始未有天地則無古無今無始無終而以為有古今始終者妄也父母未生則未有子孫而以為有子孫者妄也天地分而道不分天地消而道不消昭然者一言以蔽之

莊解九

曰古猶今也而已矣昨日古而今日今明日今而今日古古無已今無已今無已古無已聖人以其生物之無已者還之天地以其愛人之無已者純之吾心無將無迎外化而內不化故處物而不傷物物自莫之能傷也用世避世我為主人不索隱以知所不知不行怪以能所不能去言去為此其所以得乎至美而遊乎至樂也遁首發攝道妙與中庸太極圖相表裏但字語奇奧人不能切實平易而體之反以艱深隱晦佐其幽玄遂使禿氏諸弟子竊之以為三藏大乘之祕此亦注莊者之過也

莊解九

標

三

貴池先哲遺書第三十六

莊子解卷之九終

莊解九

莊子解卷之十

貴池吳世尚注評

南華子雜篇之有正集續集更有別集也

庚桑楚第二十三

老聃之役徒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伏下才以北居畏壘之山伏下南其臣之畫然知者以經畫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以提挈遠之二句言臃腫無用之與居安於鞅掌勤勞之為使身職勤勞二句言其所取以上四句即絕居三年畏壘大穰如年豐而民和也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無小利歲計之而有餘久而與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欲尊之以為君奉伯端委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自覺有負弟子異之怪之故楚上愧於師而下見怪於弟也

莊子

庚桑子

一

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秋生而不自知也而天道至教已行於其間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狷狂不知所往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我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然欲俎豆予於賢人之間我其朽木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今民不忘我我必有以自見故也我則福弟子曰不然夫尋尺常丈六之溝巨魚無所還施其體而鮓鱗為之制如帝制自步尺六尺七尺之耶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夔孤為之祥如妖祥惑眾之祥小巫見大巫則神且夫尊賢授能有德而任之先善與利有功及人者自古堯舜以然此治下而況畏壘之民乎下不以此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行而離山則不免於罔罟之患吞舟之魚錫室而失水則蟻能苦之上言巨者之宜享其利此則

莊解十

下文藏身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方能夫全其形性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思之致孟之操周之節程朱之說皆是此理且夫二子者舜又何必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指尊賢將妄鑿垣牆適以而殖蓬蒿也適以簡髮而櫛數米而炊言其瑣細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堯舜一段舉賢則民相軌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為盜日中穴阨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閒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上言堯舜不足以濟世此又推言其知則民皆相軌而相盜如所云上舉孝則成到股墓上舉廉則成車贏馬也輒以爭名盜以奪利民不得安其性命之恒而大亂於此起矣堯舜推天下以與人後世且有弑其君父而篡之者人與人相食雖堯舜可如何此皆疾亂悲痛也穴而入之即穿窬也晝日且然言其肆行無忌也南榮

莊子

二

此言邪指藏身庚桑子曰全汝形不虧抱汝生不失無使汝思慮營營不擾若此三年又久則可以及此言也深眇之義南榮越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開矣而物或閒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形非有異而有閒之者則能若今謂越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越勉聞道達耳矣聞之不過達耳而止所庚桑子曰辭盡矣吾告汝曰奔蜂不能化蠶蠟豆上越雞小不能伏鵠卵大魯雞大固能矣雞之與鷄其德乳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映前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居前非南榮越贏囊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越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皆來之衆也有所快而

莊解十

自養無缺奉藏備不虞以生心思慮豫防事敬中敬以以達
 彼之閒交盡矣若是以而萬惡至者謂人災也所皆天也而非
 人也不足以滑流動成如成性存不可內於靈臺神明靈臺
 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其持主也其所持而
 為主也其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其持主也其所持而
 矣此節承上言禍之不可知者四段上禍福無有向來而
 反覆明之言兒乎稿木死矣禍福固無有矣然天下之禍福
 無定如中心虛靜明善以復其初而人歸天與此禍之來自
 己者也至於身心所得所養人己適其宜猶然不免於患此則天
 作之孽而非自作之孽矣如太虛之浮雲無傷於太虛而何
 必介於於中乎天下之人或有不喜福而乃以動其心哉然
 此之禍尚不以其心死於非分之福而乃以動其心哉然
 則所謂禍福無有者非果無禍福也禍福不以動其心耳
 此種境象唯赤子有然故以赤子加諸帝王之膝而彼不以
 為榮入於乞乞之懷而彼不以為辱與以珠玉而不知喜與
 之沙礫無主之怨彼其胸中何嘗無主而元自如此故曰
 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此十七字句與
 東郭子十九字者同一長句而尤難訓釋譬之魚魚之在水
 者實有水在第九字者同一長句而尤難訓釋譬之魚魚之在水
 冰之為樂無水之為不樂也以此思之過半矣不見其誠

莊子

五

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為失知止其所不能
 是而發何失之不有然其萬舉而萬不當也既矣矣如
 入於不誠又不舍其故步而屢求更變愈變而愈遠矣為不
 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然則顯明之為不善乎幽閉
 之中者鬼得而誅之不可為矣更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
 獨行世人皆營非為不善於顯明之中即為不善於幽閉之
 不特止之於已發而必絕之於未萌豈有每更券內者為己
 為失之事哉夫然後至性孤往造詣卓絕也券內者為己
 行乎無名獨致力於券外者為人志乎期費乎誇多闢靡
 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愈乎實愈高遠闊然而志乎期費者
 唯賈人也開行人見其跛不能久也猶之魁然自大貌言務
 近裏不求人之知而誇實輝光自然不可掩飾身人者則譬如
 賈人貨人之房拉客之貨新蓋舊債負滿身人者則譬如
 足不住矣猶且滿口誇滿面與物窮盡也言至者物入焉
 鋪設也焉務外者快甚毒甚與物窮盡也言至者物入焉
 與物且言其外耳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
 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果其盡己而無不忠忠自能怒而物

入焉矣若其不忠而苟且以為之不但無以及人身先無以
 自虞矣焉能容人乎人與我為一體不能容人人情際絕勢所
 必至兵其憐於志鎮錙為下殺人心也寇莫大於陰陽無
 所逃於天地之間所謂自作孽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則
 人之心豈可不券外而券內乎承上言券內者務實盡己則
 有光而物入焉券外者崇虛自欺則已敗而人盡焉分於一
 念之微判若千里之懸人之於心可不慎哉是故殺人者兵
 形盜之盜人猶有避時陰陽之盜人更無避所究之心自使
 色與陰陽何與哉是故旨酒可以亡國而無能醉我大禹美
 義而不可飲鼓我孟子一正祛百邪一人關千古亦心則使
 之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道者一而已矣一則自然有分
 成毀皆道為之也如亨利貞皆元氣之流行雖各有所惡乎分
 有節限而初非二物故曰通通即統天統字意也所惡乎分
 者其分也以備之備如齊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如防備之
 為物則本末無彼此也然聖人不貴物而貴道者以既散而
 是其是互非其非而非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
 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道之通也生死一也分物而各有
 其備故一形而不可變必至於死而

莊子

六

後已見則出而不反彼自以為生吾已見其鬼矣蓋生者死
 之徒得生是即得死矣何待死後而後為死哉若夫死滅而
 洋洋大用所云體物不可遺誠者耳必執此以為成聖一而
 漏萬矣程子以鬼神為天地之功用張子以為二氣以有形
 之良能朱子以為二氣之靈而實為一物正是此理以有形
 者象無形者而定矣與之議於此徒增其渺茫反深其疑怪
 耳然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以有形者而象無形者則明乎此
 未知生焉知死正是以出生無本也入死無數孔有實而無
 有形者象無形者也以出生無本也入死無數孔有實而無
 乎處也而有長而無本則非有根而後出如草木然也人之死
 也去於何去非有孔而後入如蠶蟻然也生也死也皆實之
 理而無注生注死之所生死相續而巳而無為本為末之
 分是則天下之無所出而無本者有長有所入而無數者
 有實然唯出無本故能有長有本則有盡矣何能久而無窮
 乎是則天下之無所出而無本者有長有所入而無數者
 仁教化而川流也下句藏諸用川流而教化也實而無乎
 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則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
 乎入出入出無見其形是謂天門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

之人而無不宜耳是故道者天理之自然得之則為德矣其
 為可貴何如也生者形氣之運動而實虛靈之發越乃德之
 性也自然感物而動而日用之間百為者焉至於為之而不
 循其性之自然而溺於私欲則去真即偽而失不謀於心以
 止非其動而不知必內外交致其功如眼者之目雖非張而視
 之亦非閉而不視不即不離勿忘勿助在己者迫而後應而
 道自我全在物己而相為體用事無不相反而實相順也
 相為表裏在物己而相為體用事無不相反而實相順也
 中微也而拙乎使人無己譽也聖人乎天內而拙乎人外
 夫工乎天而復乎人者即聖也而不可唯全人能之而工乎
 藏聖人乎天而復乎人者即聖也而不可唯全人能之而工乎
 天人之交至則唯全人能之而已夫唯蟲能蟲唯蟲能天無所
 為之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為之而況吾天乎人乎交戰於
 自定之意言蟲雖微物然其政行陳息類聚分皆各任其
 性無所為而為之此蟲之能蟲即蟲之能天也天何所為乎
 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為之而況吾天乎人乎交戰於
 己人而天不為之所謂小人之明也夫有所為而為之者彼
 惡之而況乎天乎所謂小人之明也夫有所為而為之者彼
 人而著其君子天乎所謂小人之明也夫有所為而為之者彼
 者至順也承性之動句而言偽者之可惡互相發也至一雀適
 人乎承為之偽句而言偽者之可惡互相發也至一雀適

莊解十

九

拜必得之威也似言神射相似然不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
 所逃而後得之是故湯以胞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
 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究之道
 唯全人能全之如拜工於得雀矣然不如以天下為籠者雀
 其所好而得之也故湯之於伊尹穆公之於百里奚皆籠之以
 伯佐也禮不思霸國焉得美而用之全人之全乎天亦若是
 而已矣道者無為全人惡人之天則亦無為矣所謂以天下
 而籠之不能如聖介者則足移棄也畫外非譽也胥靡刑
 人之無欲焉耳人之無欲焉耳
 築牆登高而不懼遺死也夫復謂能怒然之意不飽不餓不
 者其不務而忘人忘人因以為天矣外無所動文繡可願
 而則者棄之登高可懼而胥靡不然彼其非譽死生不入乎
 其胥靡中故耳嗜然深而天機淺繁文勝而實意衰復謂不飽
 則忘乎人矣忘乎人者入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
 乎天乎人全人其致一也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
 同乎天和者為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
 為出於無為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

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世之人役役於外故敬之
 不怒也時所當為我何事焉雖為而無為也何則怒乎天和
 也則平氣而已無暴其氣心矣日用事物之閒欲一一而無過
 而已心有理得明炳幾先矣日用事物之閒欲一一而無過
 動動之以天理則有為而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蓋不得已
 者聖人之道也天非有心非有心成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
 自然矣

聰明自用禍患日深此全其形生之人所以必藏其身於
 深眇也庚桑子得老子之傳有以化畏壘之細民而不足
 以化南榮越固楚之才小而亦越之外內俱獲故也觀其
 挾三言而來則如揭竿而求海及其自愁而復見則又飲
 藥以加病至於舍大道而求衛生豈知衛生正大道之至
 焉者乎抱一凝神專氣致柔外不以動其內則生於以長
 存矣然其中有等焉由人合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如

莊解十

十

槁枝死灰禍福無有者之尤為至也然而禍福無定不過
 太虛之浮雲本無所加損世之人既不能誠己而發而妄
 行取困又不明人鬼之理而徵求幸免不務內而務外不
 盡己而欺人究之人不可欺身已為僂矣夫道一而已矣
 分而為萬莫非一也衛生者正衛此一焉者耳故生而非
 存死而非亡道與我雖有有形無形之分而我即有形之
 道道即無形之我也若徒守此所分之分以為是我我也
 是真不可失者也此認奴作主守屍鬼者之所為而鳥足
 與論生死之理乎生死者無本無筭有實而有長者也兩
 閒之大不過生死之區萬世之久不過生死之積言其理
 則至有求其形則至無謂之天門總是無有此無有焉耳
 此則萬物之所從出而聖人之所為藏其身焉者也古之
 人有見於此故以為未始有物可謂至矣盡矣今之人無

見於此而披然曰移是豈知其非所言也邪不見所以然而心志之閒徒為虛明之累欲其無為而無不為也能乎夫道不在性外也知者內外交養有以止其所不知則天德王道一以貫之豈有名實之殊哉而工乎天而偃乎人者渺也則以有所為而為之而不克藏天下於天下故挂一漏萬祇成弄之得雀之威而未能使雀之無所逃於天下也是故人必無為也然後能無不為也外非譽者畫可捨遺死者登高而不懼忘乎人者自復謂而不餽又何疑與夫忘乎人者同乎天和之天人也敬不喜侮不怒在外者無人物利害之相撓怒不怒為無為在內者一生死出入之無有止其所不知所以動以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也藏身於此則衛生之經寧復有餘蘊哉

莊解十

卷十

十一

貴池先哲遺書第二十六

莊子解卷之十終

莊解十

莊子解卷之十一

貴池吳世尚注評

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願乃有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者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者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君欲好惡縱之不可武侯超然不對道破病根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君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得飽則止是狸德也狸能捕鼠無大志中之質若視日若目所思而未發聲也此形盈者欲段其側即木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鈞方者中矩圓者中規合法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即上之若卸憂若佚路若喪其一即上若是

莊子十一

魏石

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者欲兩路已備得武侯無可置喙矣也武侯大說而笑其病雖多著參苓病者又不喜正此類也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發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啟齒不鮮也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說然女商曰若是乎曰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似本國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柱也乎饑餓之徑言其地也其空言其又時聞人足音蚤然空中足而喜矣而況乎昆弟親戚之聲歎聲中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入之言譽歎吾君之側乎其性命之情而溺於私欲正如人之失其家鄉之樂而流於異域真人一言點醒不啻父母重逢破涕為笑何可已哉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粟厭茲非以賓不君致敬盡禮然後往有以待人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美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之味來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各得所欲也君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獨刺民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不得所養而惡姦刺民自奉曰夫姦病也夫神者好和而不得所養而惡勞之病則可唯君所病之何也養生必資之物故曰病也故勞之病則可唯君所病之何也養生必資之物何也二字問得獨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武侯聞言有悅於心而欲愛而偃之也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

莊子十一

魏石

甲伐以救民則兵亦是愛後世銷鑄以自利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義偃兵則必不能愛為凡成美惡器也固造器君雖為仁義幾且偽哉春秋戰國之仁指有仁為固造形指生事成指言言有為仁義之心結於中則必有為仁義戰指與兵構怨言言有為仁義之心結於中則必有為仁義不勝其張揚在外於是乎在己者未必果仁義而自以為是則合便至於仇怨此皆有仁義之心為仁義者之所必至也君亦無盛也鶴列名於麗譙車之閒無徒步驥馬於鎬壇處之宮下向言陣無藏逆於得假救獲之號無以巧勝人之類無以謀勝人之類無以戰勝人之類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勝人快上逆天和下拂民心外結人君若勿已矣勿者禁詞已者怨內虛己國善而勝者安在乎君若勿已矣勿者禁詞已者戰乎修胸中之誠和好惡姦會以應天地之情推亡固存天而勿擾逆四向夫民死已脫矣無敵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民之生死懸於君之心不在兵也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驂乘張若謂朋前馬昆闢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人亦惟在不失赤子之心耳大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其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新正下而言其意虛此子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物蔽于適有野病而時有長者教子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明之今予病少痊其初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止於夫為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而此證上而言其意實黃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為天下小童辭帝分而二之故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

莊解十一

三

奚以異乎牧馬者哉此又即其所事言之親切指點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去其害馬者而馬安矣欲寡心存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好發人無凌辭凌轉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以上言各有者無以招世之士興朝張儀中民之士榮官西門豹筋力之士矜難如孟賁勇敢之士奮患荆軻兵革之士樂戰如廉頗枯槁之士宿名如鮑焦法律之士廣治如韓非禮樂之士敬容如叔孫仁義之士貴際如季札國條以上言各有所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為者各有所庶人有且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壯者各有所功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附熱者樂變得者各失其常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此皆順比

於歲不物於易者也趨向不同而遭時之用皆有所為但各將來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其勢其心沈潛於道之無為而無不為也悲夫者數其雖有所用心而與道遠也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此正惠子強辨處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公孫與夫子為五果孰是耶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舍鼎不用而夏造冰不暑化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陽生已以陰召陰陰生非吾所謂道也非所難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為之調瑟廢置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律同故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音有君君律他且若是者耶一則氣相求一則聲應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

莊解十一

四

且方與我以辯相排以辭抗其辭相鎮以聲厲其聲而未始吾非也其勝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矚子於宋者其命聞也不以完其求鈞鐘也以束縛林氏曰古人以則守門欲其至求鈞鐘則必束縛之又惟恐其缺何其愛于不如愛物也此類例之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林氏曰唐失也求不出境外亦終於遺失而已此喻惠子不知他夫楚人寄而踰關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鬪未始離於夢而足以造於怨也林氏曰寄寓而踰關者其孤弱可知既無關具能脫身於岸上徒以取怨於舟人也此喻惠子道既不足於己又欲於是非芒昧之際與人爭勝不足以有濟徒使與物而已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聖飾濇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聖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

古述古而不摩不參一私大人之誠此則大人之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歎曰為我相吾子孰為祥九方
 歎曰相也為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相也將與國君同食
 以終其身此所謂祥子綦素然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此
 極也反映下遊於九方歎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况
 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擇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
 俗怪世論無怪其然子綦曰歎汝何足以識之而相祥邪盡於酒肉入
 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自來今之享福者皆然吾未嘗為牧
 養而祥羊生於奧室西未嘗好田禽而鴉鳥生於突此隅若
 勿怪何邪獲如之何勿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
 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
 謀不與之為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櫻吾
 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為事所宜此直循常任性無今也然

莊解十一

竟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微者無故必有怪行之禍殆乎非
 我與吾子之罪自作孽幾天與之也天作孽吾以是泣也無幾何
 而使相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嚮之則難其不若則之
 則易於是則而嚮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街名言為其街正
 去國所謂然身食肉而終祥乎不
 藹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耶曰夫堯畜畜
 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
 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民情元
 利出乎仁義在上者更以捐仁義者實利仁義者眾在下
 不相美耶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食者器仁者有
 人義者有心以利物便非無為自然至真至實之理為人君
 者而此以要民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愛之其實仇之
 是借從禽者以弓弩畢弋之具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
 猶一峴也成而不遺若必驅其從我我欲以一人之斷

制到天下皆猶制物者不顧其所以安夫堯知賢人居仁之利
 而與合一劑而斷之其為傷者多矣夫唯外乎賢者出乎賢者知之
 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出乎賢者知之
 矣詩山言有暖昧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六字各叶音成文
 而私自說也自以為足矣而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昧
 者也此是坐井濡需者家蠱是也擇疏輒自以為廣宮大園
 奎蹠曲隈乳閒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
 臂布草操烟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
 所謂濡需者也此是倚冰山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
 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
 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
 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
 婁者也此是為名所累者是以神人惡眾至眾至則不比不

莊解十一

比則不利也承卷婁者以遙接前文為仁義者而言也故無
 所甚親無所甚疏無心於天抱德煬和以順天下自然於
 此謂真人即神人神以不測言真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
 棄意從容相忘乎水則活潑潑地矣故真人取其微且柔而
 計得矣何至如卷婁者之不得休歸乎以目視目以耳聽
 耳各安其以心復心自得若然者其平也繩靜而存也無
 其變也循動而應人抱德煬和之學如此古之真人以天待
 之順應不以人入天此承上文而通結之古之真
 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承上以言古之真
 不以人入天者蓋以天下之事有萬變而無常形其輕重貴
 賤元不可執一隨時而變通之則得矣拘方而用豈不藥也
 其變也四句虛言其理下文以藥為例而證其事也
 其實重也枯槁也難離也豕零也是時為帝者何可勝言
 豎鳥頭有毒殺人枯槁通氣難離笑實也補脾豕零猪苓也
 利水帝主也即君臣佐使之君也承上而言得失生死之事

如藥以除疾非以害人然用之不當反以殺人其實與焉頭
 豈不得以異哉是故枯槁以通上難繼以補中承奉而用下
 又豈不得以死而失之生乎故當其時者蓋亦可以回生逆
 其時者亦足以致死是時為帝者句踐也以甲楯三千
 樓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夫也悲其文氏日
 以愁故曰鳴明有所適鶴脛有所節解也反之也悲其文氏日
 於謀國而暗於保身猶鳴目能夜視而故曰風之過河也
 不能盡見鵲限於長而不可斷去也故曰風之過河也
 有損焉耗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
 而河以為未始其擾也恃源而往者也風與日相與守河
 有源之水則雖風日守之無擾也真水與土為體故土之所在水無
 應物而不窮亦其大本者淵淵其淵爾故水之守土也審影
 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水與土為體故土之所在水無
 在影無不隨之物之相感聲應氣求如磁石吸鐵號號故目之
 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
 之往也對上守字而言殆危也對上審字而言殆私欲則聲
 狗耳目心思不守其本分而逐逐於外手聰明濁私欲則聲

莊十一

九

有昏藏豈不殆哉能者才能府者藏能之所如言神明之舍
 此句總上而更推廣言之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聖無為
 而化能其於府則時才妄作好動多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
 求勞而罔功十九坐此故曰殆也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
 長也茲萃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爲己實不亦悲
 乎給及萃聚緣循果成也成則不及改禍而禍即以其言
 能其速也反必錄其功之素積而遲久以待其成言其難也
 反而以爲己實老馬爲駒不顧其後不亦悲乎故有亡國
 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亡國戮民率禍之大者而言無已者
 之君聰明出於於正此謂也不知是代一機也譚峭云亡國
 承上而言能其於府元是危途不知不識也問講明也則亡國
 不其則戮民歷古以來無不若此豈其好禍而樂亡哉乎國
 居無學問之功不知講明此簡道理所以至死而不悟耳故
 足之於地也踐雖踐其所不踞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
 雖少待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夫天下之能其於府
 一人之才力有限以有限逐無窮焉有不危者故君子之所踐
 無幾要有所不踐者方可資以致遠況人之知乎人之所知
 無幾要有所不踐者方可資以致遠況人之知乎人之所知
 理而一切用所以殆也天之所謂即其文大者一等是也知
 大一渾淪未判知大陰寂而未成知大目分而有名知大均

命之流行而不知大方正而有常即知大信期而不過即五氣
 知大定實極萬物統體一物各具一至於此則真知天之所謂
 天所以明大極一立人通之貫之矣大陰解之神行矣大目
 順視之則明矣大均中綫之貫之矣大陰解之神行矣大目
 動視之則明矣大均中綫之貫之矣大陰解之神行矣大目
 信一切稽之則明矣大均中綫之貫之矣大陰解之神行矣大目
 也二節相表裏蓋不明其理固無以履其事不履其事則
 其所謂知者不過虛空想像名義解釋而已何以與天爲一
 哉盡有天言其體則極乎循有照言其理則依其真樞雖
 形而實始有彼雖有先而匪自今四句即虛則其解之也似
 不解之者不以言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似
 知之此段言知之之難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大揚舉推引乎此段
 不可以無崖無則頤頤而滑流而有實上下昭著古今不代而
 不可以虧古互今此止此則不可謂有大揚舉推引乎此段
 之之法言人之講明此理既不可滯於言詮又不可滯於恍
 惚蓋此理充天地塞四海互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

莊十一

十

無有乎或變者則天之所謂昭著切實如此可不謂聞不亦
 廣矣大矣揚之則遠而不禦引之則通而靜正者乎聞不亦
 問是已奚惑然爲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曰言
 此中之實理昭著如此不問是而疑惑於其間乎若以
 無有感之者矣此謂大不惑也此
 又指出不知問是之病而引達之
 人不可有所溺也一溺於私欲則性命非我之性命耳目
 非我之耳目形神交病不得休歸而民之死亡不得脫者
 不可勝計則私欲之內而害身外而害世誠害羣之馬惡
 可以不去哉去其害則天心來復民生可安不啻流人之
 還鄉而兩陣之閒休兵而罷戰也不知乎此而欲爲天下
 則瞽病無時而少痊矣縱遭時有所用不過馳其形性潛
 之萬物不能無爲也夫天下莫貴於守身莫要於聞道不
 知反吾情性之真以求大道之所在而徒與人辯以爲未
 始吾非何其愛子之不如愛鉅鐘也是故惠施多方其書

若公問休之意止此以下止將聖人聖人達綱繆私欲淨盡
 反復誦讀而微諷則陽德在言外矣天理純全固無欲元外
 故曰無欲也周盡一體矣一體周盡者成無缺也而不
 知其然不由思勉而性也生知安行所性而復命今日復出
 語也搖動作而以天為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歌語動作與
 自稱之聖人何嘗憂其知得而所行恆無幾時不能服膺
 其有止也若之何此言其盡善將若之何上言無心之妙生而
 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
 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己人之好之亦無己性也
 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
 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己人之安之亦無
 己性也承上而言聖之為聖人則名之聖人舊國舊都望之
 揚然到家有許多路雖使邱陵草木之縉紳入之者十九
 十失其九言非猶之暢然教人喜極更悲傷况見見聞聞者

莊子

卷一

也以十仞之壑懸眾閉者也然今城市之浮屠婦村之箭樓
 上安之無已句來遠出而歸家未有不見清觀而喜慰者聖
 人復其性是得其故冉相氏古聖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
 終無始無幾無時中以應無窮意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
 事有萬變闔嘗舍之指再相氏言與上達網變節相應夫
 理則不變闔嘗舍之指再相氏言與上達網變節相應夫
 師天而不得師天有心法天便不能如天之自然張子三十
 病痛正與物皆殉雖曰師天要其以爲事也若之何事此爲
 謂此也承上以天爲師竟而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
 何哉此承上以天爲師竟而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
 反言之與變其知節相應而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
 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渝其合
 之也若之何承上言若聖人之師天自然體合未始有天也
 是故時行而不廢備萬而不溺其合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恆
 天也是何若也合之亦指聖人說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恆
 爲之傳之從師而不圍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之名贏法得
 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爲之傳之疑義不可強通容成氏曰除

曰無歲無內無外林氏曰歲之所以爲歲者以三百六十日
 爲累者以內之未忘致
 之若無內則無外矣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孫
 衍聞而恥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讐行請受甲
 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民人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
 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畏忌而然後扶其背折其脊此以兵
 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
 衍亂人不可聽也此忍小恥立榮名捐近功華子聞而醜之
 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季謂伐之
 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上二層實此一層虛蓋此非華
 道一層耳三層人作四樣說高夾此一層在華子口中盡具
 了刺客一層在犀首頭上此鏡裏鏡一層在華子口中盡具
 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言伐者勝負不可必言勿伐
 者功利未忘然知二者之

莊子

卷一

爲非亦未能遊心於無窮也道則無人惠子聞之而見戴晉
 人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
 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
 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
 與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空君曰
 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四海若存若亡乎
 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
 氏有辯乎君曰無辯蝸至小而兩角爲尤小以俗觀之無小
 何可以辯哉客出而君愀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
 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嗚也吹劍
 首者吹而已矣管孔雖小猶相吸而成微促之聲若堯舜之
 是人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吹也道聖人於
 聖失其爲聖
 安得容聲乎

孔子之楚會於轅邱之疑黃泉其鄰有夫妻且妾為人登極
 者子路曰是稷稷髮亂何為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有
 如言吏隱然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左右兩傍曰畔其聲銷
 無其志無窮天下有其口雖言已其心未嘗言無言方且
 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遺世是陸沈者也沈於河是陸
 自適其是其市南宜僚邪言是此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
 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有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
 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蓋聞
 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
 矣至則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子
 為禾耕而鹵大土塊莽草根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子芸而滅
 傷禾裂地膚之其實亦滅裂而報子子來年變齊易法深其

莊解十一

耕而熟獲之其禾繁以滋子終年厭殍足食也封人蓋以莊
 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性多有似封人之所謂莊子
 封人治身之道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眾為故為
 如言百邪然與桑楚篇所云勅志後克已二字皆眾為類
 也人言百邪然與桑楚篇所云勅志後克已二字皆眾為類
 以言百邪然與桑楚篇所云勅志後克已二字皆眾為類
 要也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為性私欲萬端得之則喜失之
 出則不一而足也人之秉乎天者是非之心好善而惡惡豈
 不見性於私欲私欲以欲惡其性也崔葦兼葭皆叢生
 則賦作子認如作主故曰鹵莽其性也崔葦兼葭皆叢生
 上文尊始萌以扶吾形擢根也吾性言鹵莽其性者即輸
 字也始萌以扶吾形擢根也吾性言鹵莽其性者即輸
 認欲惡之孽以為性於是眾私百欲雜然叢生不幸而精力
 口體耳目之奉然而幸所求而遂所欲而食而飽以快其
 盲目五聲耳放利多怨好色必死扶吾形者幾何時擢吾
 性者無已而人並潰神不守舍魂遊於外皆是漏不收漏
 尚不知所戒哀哉並潰神不守舍魂遊於外皆是漏不收漏
 管是發在外者不止不擇所出漂疽疥癩發也內熱所謂
 也是也長治身者省之

柏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哉
 四方變態靡所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
 臯人焉推而強起之解朝服而暮履之號天而哭之日子乎
 子乎天下有大畜無人可子獨先離之覺得不幸耳二句十
 世許多眼淚離也五伯以後七雄並爭陵夷至到項白
 骨如麻大城名都戶口十二三真所謂天下有大畜也長平
 新安之坑迴思此等之罪人又不容天上矣病曰莫為盜莫
 死何可得而乃泣也此謂之悲痛復知之
 為殺人莫是言無乃為盜乎無乃為殺乎榮辱立然後觀所病
 貨財聚然後觀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
 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承上而言即盜與殺人亦上有
 於貧財今在上者設賞罰實府庫使百姓財窮力盡無有古
 底止微其不盜不殺其可得乎此就民未犯罪之先言
 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
 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
 識大為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

莊解十一

知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古人於民之
 情則哀矜而自責今故意以不能為之責人而責者得其
 不為之罪民無如何不得為巧偽以求免究竟皆上使
 之也上人多偽士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
 民何取而不偽乎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
 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林氏曰凡偽俱生於不足而民所
 子日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深情至理唯此後言愚按曾
 遽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訕之以
 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事無常理無盡知
 所不知無窮伯玉始以為是必實見其所以然矣而卒訕之
 化非則非即五十九年之非也此皆知萬物有乎生而莫見
 之所不知者言此以起下文之意萬物有乎生而莫見
 其根有乎出而其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其
 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生死所以然之理所謂
 形如之何其可見也此不可見之所以然處即知之所不知
 也目不見其耳不得聽心不得思不察知而人止知貴
 耳目愛心思以為視聽知慮有待於是而不知必有此無根
 無門知之所不知者然後耳有聞目有見而心有知也知之

所不知而後知而人莫知 己乎已乎且無所逃此則所謂然
與然乎又太息而言誰能逃此所不知者以為知也無所逃
然乎言未可知也

仲尼問於太史大殺伯常寒稀韋三人皆曰夫衛靈公飲酒
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為靈
公者何邪靈之論未足以蔽其惡也 大殺曰是因是也

伯常寒曰夫靈公有妻三人 同浴而浴
女之別蓋古者外 史鮑奉御對而進所搏幣則承之以幣詩
內不共浴浴也 史鮑奉御對而進所搏幣則承之以幣詩
是而扶翼且使人扶翼之漢武之於 其慢若彼之甚也

見賢人若此其庸也 尚有不 此其所以為靈公也 言靈正當
稀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邱而吉掘
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 其子靈公奪
而里 孫有靈公奪之以為窀穸之里也 夫靈公之為

葬十一

葬十一

葬十一

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靈之論實
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耶里之言 如言論 太公調曰耶
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 耶公之言也合異以為同散同

以為異 合之則同散之則異耶里之言正合之者也然則今
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 只是散同而為異 而繫馬於前者立
其百體而謂之馬也 只是合異以為同便不言而自 是故耶

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人合併而為公 則同不
顯會萬而歸之一道之大而公者在我矣有所公也 是以自
有所輕重於其間於是一曲之論而非大人之公也

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 天下以公則
不當有執距之意自外入者聽言者也聽人之言吾心雖有
所主而不可執定一己之見由中出者立言者也立言垂訓
吾心雖有取正而不可距逆他人 四時殊氣天不賜人以賜

賜也 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殊用大人不
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為無為而無

不為天也君也大人也道也皆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滔
滔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時世
禍福倚伏拂於彼者必順於此若以我見為是執而距之則
事理之不同如其面焉萬相相似之中要有不相似者有正有
差豈能使之不一盡同於己比之人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
乎此所以不可執不可距也

木石同壇此之謂耶里之言 須知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同與
不可以我見與如大澤之中百材異其焉大山之正木石焉
則愈同愈異愈異而愈成其大同矣耶里之言意正如此

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太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
於萬物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
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因其大以

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道之大也天地陰
物此其為公豈可形似哉耶里之言言之公者因其公之所
在號而讀之曰大則可也然已有言矣便不備比於道矣蓋
道則無名無形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以耶里
比道猶狗馬之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

葬十一

葬十一

起言道既無可言則此天地 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
日往月來月往日來是謂相照水陰火陽四時相代相
根陰是謂相蓋陰主翁受陽主施與是謂相治四時相代相

生相殺此二節即朱子所云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
成形而理亦 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陽變
賦焉布而四時行萬物乘此氣機以出入形生神發而陰陽
去就惡虛而起雌雄片合由是常有矣欲惡去就以知變運

動言雌雄片合以交媾生息言橋者架空 安危相易禍福相
之物兩開曰片即判字也庸用也常也 安危相易禍福相
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 欲而萬

物遂以形相生於是乎安危禍福緩急聚散紛紜交錯而萬
有不齊矣此皆有其實可稽有義理可察者也此言物理之
該備所謂 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
萬殊也 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
所有自然升降而無端窮則反終則始往來無一息之
停乃道體之本然物理之大致也 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

而已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 凡人
知之所極止能極物之所存而已若其所廢則為既死之後
所起則為未生之前無名無形何處思議觀道之人有置之

不問而已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少知曰季真之
 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季真
 皆當日之立言者其為言無不為之者即告子之無善無不
 善即或人之風吹花落佛氏自然性之說也或使言因緣性之
 說也情實也偏周備也承上而言物之廢起既不可議則此
 二家之說果太公調曰鷄鳴犬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
 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其所將為自化也其所以
 鳴吠所將為也以至易知者尚不能以斯而析之精至於無
 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
 斯道究而言之小無內大無外豈彼二人之說所能盡
 或之使莫之為僅可以論物不可以論道也未免於物言其
 只在物中較量也然以為過言即或使則實莫為則虛此正
 論物而終有過當失歸之虞也或使則實莫為則虛此正
 終以為過者也天地無心而成化言或使則明明有箇主使
 之者滯於形器而太實天地至誠而無妄言莫為則全是偏
 極朱子所謂若論正理則似樹上生出花葉來又謂若說真
 箇有箇上帝如世間所塑之像真有雲霄中有名有實者而
 擁從而來又妄誕於此二句正好參會

莊子十一

九

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形而上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
 承上言天下有名有實者皆物也道則無名無實立乎物之
 外而通乎物之中所謂體物而不遺者也而以爲可以信
 論可以意致如季真接子彼曰或使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
 此曰莫為則愈言而愈不親切矣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
 但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觀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林氏曰
 不可禁其不來已死者不可窮其所往一生一死百年之間
 相隔幾何而所以然之理究不可見或使曰莫為不過想
 當然耳非實見得是也愚按死生亦大矣其理元至實也人
 之未生者不知生未死者不知死未生而死亦不知生未死
 而死者不知死存者不知死死而死者不知死生亦不知死
 者知生佛氏之高者言虛無低者說因果季真接子之餘理
 竟哄然萬萬之觀之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
 古之愚蒙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
 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其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之
 物之一源則根本盛大而出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
 物之分明而往無窮無止則所謂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
 萬物之母也天地無窮無止則所謂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
 言之無也與物同理言之無言言之無可言也此物字兼入
 地物而言以爲論端實不見天地之全斯道或使其為此不遇
 各執偏見以爲論端實不見天地之全斯道或使其為此不遇
 極只在有物以爲論端實不見天地之全斯道或使其為此不遇
 之本謂其各據以爲根物終始對上理字以形而下者言道

不可有非物而有不可無體物而道之為名所假而行或使
 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方形器已具而其理已具
 可以有言亦不可以無言也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而道豈
 有可名哉今日或使曰莫為則在物之一處說已物不可以
 擬道况在物一曲而何足以與大方邪六面俱同曰言而足
 大方一曲則不過六面之一耳甚言其所見之小意言而足
 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
 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林氏曰足即正於其情偏
 物不論有言無言在乎言之足與不足耳若論道物之極既
 不在有言又不在無言於非言非默上自有極處非言非默
 是何意象學者當自
 林西仲曰道者物之所從生本乎天而命乎性爲人之本
 然於以保己於以化物但有無窮之意存焉至其爲道之
 極究非可易窺也公閱休一擲斃休樊之人耳其有當於
 人心非無德而有知者之比豈有殊術歟亦惟本乎性而
 以天爲師得乎人之所同然而自安於若不知若不聞之

莊子十一

十

境乃人之安之也亦遂若歸故土者見其景物欣然而樂
 趨矣則冉相氏之得其環中以隨成洵保己化物之極則
 也然非可曰此其道在於古而不在於今也觀之近世則
 有戴晉人蝸角之喻而魏瑩即服其吹劍此其化物爲何
 如聖人僕登極之舉而孔子亦取其陸沈此其保己爲何
 如無奈道本在人而知之者寡其保己也每有遁其天離
 其性滅其情亡其神如封人所謂鹵莽滅裂之說者其化
 物也每有匿爲物大爲難重爲任遠其塗如拍矩所謂巧
 偽盜竊之行者則道誠未易言矣天道之難言非道之難
 而言之難也蘧伯玉無可知之是衛靈公無可知之名
 正以道之在人合散同異有不可知者存所以大人惟合
 併而爲公不執不距無爲而無不爲而已其所謂天地陰
 陽之公極物之外無可求焉即季真接子莫為或使之言

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
 譽相引以尊各相結以厚實堯則譽之桀則非之自以為不
 兩忘而閉其所譽不惟桀不非堯亦不知其無庸也故不如
 譽而與一世萬世相安於無事之天也 反無非傷也動無
 非邪也 若別多為計較無非傷害邪僻焉故耳昔人謂眼中
 不可者稜執亦不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
 焉終矜爾聖人之於事不得已而起是以前有成功所謂無
 而費力邪是豈君子順應之道乎所宜去之者也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闐阿門曰子自宰路之淵予為清
 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子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
 也君曰漁者有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
 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筮圍五尺君曰獻
 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下
 吉乃割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筮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

莊解十一

焉

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筮不能避劊腸
 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
 窮不勝衆矣聖人所以好問好察明四目 魚不畏網而畏鵜
 鵜食魚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
 能言 從來無教與能言者處也 與之化矣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
 老子曰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朱子曰 夫地非不廣且大
 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側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有用乎
 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 無用者亦
 無用矣無用之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
 用豈不大哉 莊子曰人有大灑然無往不自得不能
 且得遊乎 遊者塵根太重即欲自適而不能也 夫流遁之志
 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
 顧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 絕自以見理之明

世用行舍欲無與於己任止久速各當其 夫尊古而卑今學
 時豈以流遁決絕之為美而留而行之哉 夫尊古而卑今學
 者之流也且以猗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今道無
 二致必古之為是而今之為非此學者之通蔽也且以猗韋
 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今道無 而兼富而自號於天下曰吾至德而至治也者居處不宮室
 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於人而不失已 然則所謂至
 耳流於世也遊於世而不僻順於人而不失已 然則所謂至
 也索隱行怪吾非為之斯人吾與亦不外 彼教不學承意不
 彼上句彼字指謂高而不中者教即其所行是也彼教之此中
 微為知知徹為德徹通也對壅而言言至人所以能遊者以
 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跖跖則衆害生 壅壅也對

莊解十一

焉

起於足指而循於喉嚨邪氣循經絡而行故哽而不止則變
 為足病足病則循於喉嚨邪氣循經絡而行故哽而不止則變
 動則為陽靜則為陰出入與天地為一體氣盈於海而通於鼻
 呼即為陽吸即為陰出入與天地為一體氣盈於海而通於鼻
 其質一呼脈行五寸一吸脈行五寸晝夜之息共一萬三千
 五百而氣脈之行適周乎一身而無微不至矣故人有一息
 息下而上自內而外固如是行也至秋之氣復自上而自
 謂而內亦如是行也既無一刻之停留亦無一刻之盈縮所
 感於六情感於五欲身之息始有寒而微焉者與天何與哉
 胞有重關心有天遊 胞人身之膜也膜如重關而氣行其中
 人心亦然蓋天下之理陽一而實陰二而虛凡有形者皆然
 也陰則未而不虛者如血氣行焉木而有理石有紋髮可破筋
 可分無處而不虛也豈必天與地相去之中間洞乎五藏縣而六府係
 行而百物生胃與心相去之中間洞乎五藏縣而六府係
 者然後謂之虛也哉心之為物一掬耳而清明之地一塵不
 虛則靈靈則自然不昧故曰心有天遊也 室無虛空則婦姑

勃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邱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
 不勝此承心無天遊而反言之室無虛空則婦姑道塞必至
 必以大林邱山為善也亦其心不奈世何耳如人之塞其賢
 而息不廢也豈天之不穿之也哉苟不以私意偏見而障其
 天遊則用世出世無往而不樂而何必尊古卑今流過而決
 絕也邪王陽明曰佛氏之教教人莫著相而不知自己棄君
 臣禮父子已自著了君臣父子的相了正神者德溢乎名名
 不勝之謂也勃谿謂六鑿耳目口也
 溢乎暴謀藉乎詭知出乎爭榮生乎守官事果乎泉宜人心
 大大則樂而自以私欲障之則六鑿相攘而不自身何凡
 皆有心之累也是故德之不崇也以聲聞過情也名之不然
 也好為標榜也計謀不已事情孔亟也機巧求勝彼此相爭
 而為故至此也上五句是事之不善者末一春兩日時草木
 何是事之善者總以喻心之不可有所為也
 怒生銚辱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此
 正言養心之道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閒莫不各
 有當行之路何待於詩書敦師友誨戒田疇未加愛遇
 兄自知敬如春兩既降百草叢生農夫方修田器未加糞治
 之功而草木不見其長日有所增雖其倒植也過半而不
 知其然矣人能無障其天遊則廣靜然可以補病皆城可以
 大之中神明不測亦何以異此乎靜然可以補病皆城可以

莊解十一

美

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
 過而問焉息其既失所養而老病已至頹延年雖有養生之
 功已屬通於既塞之後失而圖之勞者之務非養於未塞之
 先從容盛大而流行佚者之所也是故至人有所不為也靜
 然三句即修煉家所謂閉目冥心坐禪固靜思神河車搬運說
 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賦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
 君子所以賦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
 嘗過而問焉此因上段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哀毀骨立爵
 為官師舉孝其黨人毀而死者半爵未得而堯與許由天下
 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跋於窾
 水諸侯甲之所謂三年申屠狄因以蹈河之者矣豈魚者
 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躩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
 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門至此皆言人不可踐迹而貴得意也

天下有可必有不可必有可必者唯天之所以與我我之所
 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耳則所謂心
 有天遊是也餘則皆外物矣夫外物可必乎能為善惡而
 不能必善惡之不同亡思得忠孝而不能必忠孝之不被
 患然此在人者耳五行之生冠子以戕母孫以害祖矣天
 地之大也陰陽開雷霆發水火垂戾清寧失位焉五行二
 氣有對待也一心之內幾何乎有所憂患有所恐懼有所
 忿懣有所好樂皆不免乎憤然而道盡又況在外之吉凶
 禍福而謂其可必乎哉故雖以孔子之不忍一世之傷而
 驚萬世之患卒老於行曾不得躊躇滿志以興事成功則
 下此者之不可必愈可知矣否則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能
 七十二鑽而無遺筭而不能避余且之網刳腸之患何耶
 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天下事原不可必也然則無用

莊解十一

美

之為用更有用於有用之為用也明矣乃流遁決絕之人
 不知無用之用在於中不倚和不流而必尊古卑今長往
 不反甘心與世絕則其見理不徹而執著之為害也夫人
 之生於世豈有可絕者哉世不可絕而以為世不可居
 非世之能困人乃人之困世也譬之息然天之宵之日夜
 無降塞其實乃始不殷耳而以罪天而欲去其鼻可乎彼
 夫知夫吾之心自有天遊在也塞其天遊夫乃不自得以
 人世為苦以山林為樂則其神有所不勝故也苟化其流
 遁決絕者而不執順其虛空天游者而不拂則得其所養
 無物不長亦何俟修勞者靜然皆城之務哉而人之知所
 取舍者難也尊古卑今踐迹而不入於室安得夫忘言之
 人與之講無用之用以遂其心有天遊之樂而不役役於
 外物之不可必也乎

莊子解卷之十一終

許以驅驅有至死而不解者如孔明之伯魯魯人曰善哉
 於昭烈可見矣所謂解其所患者此也但處人皆來附
 觀乎此其見彼多汝處已人將保汝矣更處則人皆來附
 之而不能御無幾何而往之鬼家則戶外之屢滿矣保伯魯
 矣保附也無幾何而往之鬼家則戶外之屢滿矣保伯魯
 者人非面而立敦杖履之乎願以支順而皮肉雖也立有明
 不言而出名盛則實衰便非近真者傳以告列子列子提
 履既而走暨乎門迫之不及也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
 已矣言不可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指戶外屢
 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即非我
 而不能使人忘我便是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才又
 學未至處何所用之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才又
 無謂也耳既有所感則精神外用心性內搖真無謂也與汝
 遊者又其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其覺其悟何相孰也
 人鮮良朋誰為告戒細細之論何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
 益於人有相與同歸於迷惑而已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
 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對上內

莊子十二

五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為儒河潤九里澤及
 三族橋業有成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程十年而緩
 自殺程與程各以學相辯長其父助墨而歸歸以弟之其
 父夢之曰使而子為墨者予也閻胡嘗視其良既為秋柏之
 實矣良能也善也此原其未為墨之先實成也此指其既為
 未學墨之先何嘗見其有甚能者其父曰使汝之子學墨者我
 有成汝乃助我而殺我乎見夢之言止此閻胡嘗視其良如
 云汝何不看看他之才能不遇如此無以加於我也既為秋
 柏之實矣如云於今果是好了然誰之力乎此皆夢中致驗
 其父之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
 使彼報如報德之報謂成就也人之天如方音所云生成一
 強也彼為墨者本有為墨之根氣夫人以己為有以異於人
 故為墨而墨成耳豈盡墨之力乎夫夫以己為有以異於人
 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梓也豈有以異於他人而處視
 其親貪天功以為己力是齊人之井飲者以泉為他人而處視
 己說而至相爭習者類矣齊人之井飲者以泉為他人而處視

世皆緩也今之人大約不知性之所安而自是有德者以不
 知也而況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積善累仁者尚不
 有道之聖人而乃自聖乎有知而聖人安其所安而相志不
 自是則道天倍情忘其所受矣安其所不安而自居不安其所安
 安其所不安而自居不安其所安安其所不安而自居不安其所安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不可言之所
 以之入也古之人天而不人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元不待
 垂訓也今人好為人古入止任天故曰古之人天而不人
 朱泚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
 其巧此正所謂知而不言天而不人也學屠龍至於道也無
 所用其巧復還故物實無所有也通節皆喻言老子曰如此
 清淨漸入真道既入真道無所有得道雖名得道實無所得此
 也謂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
 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物而不化故謂之兵以兵為可順

莊子十二

木

故好為多求以兵為可恃故好戰則亡也言技成而無所用
 其巧則中無事天下平而無故矣蓋聖人天而不人於可
 執而亦化之而不必故無兵也夫兵豈可有者哉順於兵則不能相安
 於無事而講怨交爭無所不至矣恃夫兵則大喜功虛內
 事外必至天怒人怨眾叛親離而國不可保矣故曰兵恃之
 則亡人有德中之兵亦猶是也老子曰上德不伐下德不難
 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正此意小夫之知不離
 苞苴卒積傲精神乎寒淺苞苴所以相遺乎廣所以相問寒
 精神唯竭盡乎此而欲兼濟道物兩得太一形虛心通若
 此所以為小夫也而欲兼濟道物兩得太一形虛心通若
 者迷惑於宇宙不知有天形累不知太初不見道彼至人者
 歸精神乎無始靜也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所謂無欲也
 于密水流乎無形所謂感而發泄乎太清所謂應以無心也
 往同意上言小夫之知悲哉乎汝為知在毫毛而不知太虛
 毫毛微之微太虛無始之始也承上言小夫如彼至人如此
 悲哉乎汝之知而不知之者知在毫毛不過小夫者類耳而不
 知太虛與大道何與哉善易者不言易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主說之益車

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痊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耶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林氏曰太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任之為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美為飾從事華辭以枝為旨以枝葉之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以先細民欲使民由之而不知其非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過執而不民之所固也能與人彼宜汝與汝願與誤而可矣宜善順養也言彼仲尼相志也汝之為貞幹或使之得祿以為養與惟出今使民離實學於一時之誤則可矣若審為民計夫豈可哉今如仲尼之所行必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使民離實而畫從事華辭是離實而學偽也非所以厚民生正民德也一時之矯後世成風俗文華日勝大亂以生故曰為後世慮不若休

卷之十二

七

之休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夫民不難治也民之我教民強使從己而不能如天之商賈不齒雖以事齒之神者弗齒商賈君子所不齒以其校計毫忽令人有所不堪也不樂恨不得早舉事而速遠去也喻利之為外刑者金刀斧鉞與木桎梏也為內刑者動心之與過事之也宵人昏愚之離外刑者金木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承上而言君子之於天下唯順萬事而無情而一有計利之心便為有道所不齒人有心則私矣彼商賈不能免夫人止知金木之說不可受也豈知陰陽之食更無家治矣一部莊子譏誣孔子之行如天布身心安而國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猶有春秋夏且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此巧言令色所以故有貌愿而益外謹內驕溢俗有長若不肖能俗謂欲老實無有順懷而達急也達請假忠厚通也如通大泉之通性戲有堅而縵俗謂倒里刺有緩而針

汪濇而刻毒俗謂輾尖刀五旬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言惟人之難知故常有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也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騎於再命而於車上儻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唐堯許賊莫大乎德有心德有即賊也莽而心有睫心有睫即賊也弘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順乎天理自坦然由之而無疑既有所為凶德有五中德為首非凶德有五中德為首非莊生之旨也觀于中德之事則五德者以五常之相體而相非陰察也始息似仁而非仁刻忍似義而非義煩文似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叱其所不為者也此皆也非信於酒者陷於泥而

莊解十二

八

不得出其扶而起者因而勸其節飲疾目而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善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過人而窮所緣循如緣如循如偃使或覆或仰困畏不若人又愛又怯不三者俱通達三者之通亦知慧外通也此小聰明事多中勇動多怨逆物故多怨仁義多責來附故多責達生之情者傀知生者則知死故傀達於知者肖此大聰明內而全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達大命知萬事之有數者是所賦言與化俱徂遺言不逆所遇前三者是有之不好處後三者是所遇之好處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稱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織席以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吳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

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齏粉矣非莊叟子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

芻菽及其牽而人於太廟雖欲為孤償其可得乎意亦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地之中

死於天地之中天壤元是大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

為齏送吾葬其豈不備邪何以加此此乃是全備果是無加但

先生獨取之則備而無加者莫先生若矣弟子曰吾恐鳥

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鳥為食在下為蟻蟻食奪彼與

此何其偏也鳥為蟻蟻一切平等較之佛氏割肉喂鷹反以

不平乎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微也不徵微也合也天

本自合吾以有心與其間反有所不平者下本自平萬物

便是不平便是合也故曰平而明者唯為之使神者徵之夫明

之不勝神也久矣明者好執己見而為之主張神而愚者特

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而愚之夫特其所見妄

明無實際入於人達於天其功外也於乎通篇反覆以

道不可言非不可言也恐言之者非也知道易勿言難非

勿言之難也而難也夫以不可言者而欲言之則言

豈一端而已以形而下者形夫形而上者將形而上者形

在形而下者何物非道何人非我父豈必自譽其子乎妹

灼之譽之殆有甚於其父之譽之者也寓言焉可也

德之言有造道之言造道者之所見固不如德者身有

之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古之至神大聖博大真人有先我

而生者其言具在奉而揚之繹而述之便足為天地立心

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古開羣蒙而何庸乎我

之更言之也重言焉可也至於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則天

莊解十二

地萬物莫不各有所然各有可天地雖大未嘗有餘秋

毫雖細未嘗不足元會雖長不見其續秒忽雖短不見其

斷其齊也本自齊也非言之所齊也亦非可齊之以言也

不同形而相禪始卒若環均莫均於此此而知其然終身

言可也雖默不能藏也終身不言可也雖語不能顯也然

不然不可不出之者注焉不滿酌焉不竭聞之者如飲醇

醪不覺自醉則寓言重言之外道更大有賴於唇言之日

出也雖然若是言之者也非未之嘗言者也非有孔子其

孰能定天下之定乎孔子之言嗚當律言當法人自然其

心服而不敢違立者也故雖曾子之再化而以為有所懸

矣蓋必深之又深神之又神至於不知死不知生夫乃為

大妙也何也生死是常事生死有實理知之則不過如夜

且之恆未嘗有所適亦未嘗有所不適未知之而求之於

天求之於地求之於命求之於鬼皆無是處似之而非也

人之於生死猶影之於形也是一是二是二是一其有所

待者其又有所待者也影不能自主形豈能自主乎人不

能自主生死豈能自主乎道之可知而不可言不可言而

可知也如此而陽子居乃睢睢盱盱其去夫盛德者遠矣

列禦寇又形謀成光以視夫虛而遨遊者大相徑庭矣老

子以為不可伯昏瞀人以為己矣其所以警而進之有不

在區區言語間也而無若今之世皆緩也安其所不安而

自以己為有以異於人又孰識古之人天而不人技成而

無所用其巧也哉蓋小夫之知易知至人之用心難知也

至人之於天下情順萬事而無情與天之布護心普萬物

而無心者一也若以有心與之不有外刑必有內刑疇其

莊解十二

利而非關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非樂節用墨子篇名非關以關為非也不怒言但自責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此古之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先王同也不與是毀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則其道未為不可信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喜怒哀樂之情之同然即性之自然也今墨子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毅差倅而不圓潤也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此數句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此數句王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

莊解十二

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橈柁即乘也而九雜天下之川即渚映滄腓無朕脰無毛沐甚風櫛疾兩置萬國即錫土姓也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跛躄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為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誦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奇偶不侔交五謂之作之辭相應以巨子別墨中之為聖人皆願為之尸主之冀得為其後世其欲得至今不決也觀於此段可見墨之為力甚難也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半情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朕脰無毛相進勉而已矣亂之上也免不治之下也治則難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結孟子謂墨直躬流弊所謂見

血封喉也莊子論墨原情不累於俗不飾於物言其情敏而定罪所謂死裏求生也苟於人不枝於眾言其禁攻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言其勞於救世以此白心如言居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說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華山上下均平作冠象之接萬物以別宥為始則不使混雜而相犯也始言語心之容如言心之為物命之曰心之行以膈合驪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為主合驪調海內者也人當尊而奉之以為一身之主而不可失也膈者熱也事見侮不辱救民之闕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此所謂禁禁雖然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於中為人收上文曰文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

莊解十二

此所謂情欲寡淺也五升之飯原不能偏及人我在先生恐而不得飽在弟子則唯恐人之不飽而已之飯不計也雖飢而不休勞必至乎死我明知其然而所以為此者亦以愧夫天下之名為救世而實專以自私自利者也與陳讓告友之意曰君子不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為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己也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內其大小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不苛察以傷物不借人以成事不作無益是而止言亦未能進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決聽其乎道也以直教作結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決聽其無所主趣物而不兩隨事而轉而無騎牆之見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說之齊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偏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冷泠於物以為道理冷則不熱泠則不積一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味清淡減損以為是也

若必分別知與不知將所知誤解無任如方言隨風則花相
 貌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推拍而
 拍之則不乾斷矣類是隨方就圓之意與物宛轉舍是與非
 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
 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隨全而非非動靜無
 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
 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
 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塊無知之物也 豪傑相與笑之曰
 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乃為道是
 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可謂怪 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
 矣天下豈有是乎故豪傑笑之 田駢亦不然學於彭蒙得不
 教焉 倒捲珠簾法卸接 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
 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窾然惡可而言此即所謂不教也
 人不聚觀而不免於飢斷所不慮也言其所為常反於人之
 道

莊子

齊

所不聚而觀之者而不免於割裂而斷絕也蓋其所謂道非
 離人棄我取高靜之極而於情事然不順也 而所謂道非
 道者天地之自然日用之當然也無道而所言之理不
 免於非道者然於然不然而然不然而然不然而然不而
 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概乎皆嘗有聞者也而巳以密開作
 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
 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說之建之以常無
 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關
 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即佛氏心無所住 其動若水盈而
 逝而其靜若鏡至虛至明其應若響大如大鳴劫乎若亡寂
 不捨其靜若鏡不消不逆其應若響大如大鳴劫乎若亡寂
 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嘗隨人此所謂建
 有主之以太一也 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賂無用矣
 右皆關尹之言 知其雌守其雄為天下賂無用矣
 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可賤矣 人皆取實己獨取虛我
 天下之垢下為表者 人皆取實己獨取虛我以無用為用

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谷益深而山益峻可想二句相
 其行身也徐而不費易和而無為也而笑巧拙而不辯右言
 者實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若免於咎言以濡弱謙下為表
 之故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即犯而不校之意其
 謂至極言世更未有若 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於道
 以贊數作結切莫無形變化無常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上句
 也 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而
 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說之以謬悠之說荒
 唐之言空無端崖之辭無頭緒無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觴見
 之也 肆情孤往而實乎正而無乘 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
 語 讀莊子者須知此意因歎莊子可憐不得身從孔顏遊若
 使相與作莊語豈僅天兩粟鬼夜哭而已乎此真千古大

莊子

齊

根以厄言為曼衍遊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
 神往來得其而不教倪於萬物其細不謹是非以與世俗處
 處亂世俗人不得已也一壯皮不合時宜三寸舌無可掉
 已矣其書雖瓊瑋怪而連犽轉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詭詭
 幻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 實有所自得而流於 上與造物
 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 精之本也弘
 大而辟廣博而深閑而肆靜淡而 其於宗即不離於 也可謂
 稠適也即達次順沛必於是之意而上遂以擴言上遂二字
 以豎矣其充實也雖然其應於化時而解散 於物也付其理
 不竭有源其來不銳也 芒乎味乎未之盡者 能窮究以實
 請作 惠施多方應方術 其書五車多其道舛駁雜其言也不
 中應物之意 文云云是也 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
 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 薄者不 其大千里 止于千里 天

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晚射物方生方死莊子引入大
 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
此惠子堅白同異之論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
來見論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
 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二句即齊物論所引天地與惠施以
 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此言惠子所以與天下辯天下
 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鷄三足郢有天下楚非諸侯犬可
 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髮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蹶地目不
 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圓
 杓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
 犬黃馬驪牛三百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極日取其半
 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此言天下之辯
 者其理不可致詰也桓圍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

金華十二

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固也如言藝圃惠施日以
 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抵也然惠施之
 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觀其外駁自執漢怪不得
 誦施存雄而無術一陰一陽之謂道老子知雄而守雌則德
誦施之旨豈惟道所不居哉亦術之意今施獨存雄味乎羣龍
無首之旨豈惟道所不居哉亦術之意今施獨存雄味乎羣龍
 所不取也多方而無術焉有當乎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綵
 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
 而對率爾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益益之
 以怪果是何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不自是是以與
 眾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辭則其塗矣出天地
 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蠶之勞者也用功其於物也
 何庸亦奚夫充一尚可充其偏見以為曰愈貴道幾矣以
為更有勝乎古之得道者則殆矣惠施不能以此自無散於
 幾矣如方言所云氣也卒以善辨為名無有與惜乎惠施之
 萬物而不厭苟自知矣卒以善辨為名

才原是駑蕩而不得駑馬漢大浪惠子有才為才所使如
 浪而不休一起一伏而逐萬物而不反逐萬物以求勝而不
 已不謂者不得自由也反已以思乎全見之
 理是窮響以聲聲不息形與影競走也形不滅悲夫舉世此
 誠惠子聊可與言而後以微言發之往往迷而不悟
 道者一而已矣分而為天地散而為萬物道未嘗分散也
 蓋自人之所見言之耳譬之人然七尺之軀總以成其人
 耳目藏府為人髮膚手足為非人乎又豈得謂髮膚手足
 為此一人耳目藏府為彼一人乎道之無乎不在也若是
 而已矣存之為神發之為明體之為聖用之為王只此一
 理只此一事分之原無可分也開天以來有天人有神人
 有至人有聖人有君子皆道中之人兩大之內有名法有
 參稽有數度有詩書禮樂易春秋皆道中之物道之無乎

莊解十二

不在也而奈之何世之治方術者不該不徧得一察焉以
 自好而遂以其有為不可加哉則以天下大亂賢聖不明
 道德不一之故嗟乎古之人內聖外王今之百家往而不
 反微言絕而大義乖欲道術之不為天下裂不可得矣然
 道術既分則其分之各自成家者謂之天地之純古人之
 大體固有所不可然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不能相通要
 不可謂非古之道術之所在也今之闢土地充府庫以自
 封殖者誠非道術矣而克儉克勤以自苦為極如墨翟禽
 滑釐者謂非道術之所在乎而無如其為之太過已之太
 甚也毀古之禮樂反天下之心雖獨能任其行難為也墨
 子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吾則曰即能為墨才士而已語
 於道則未也今之約與國戰必克以殘民命者誠非道術
 矣而禁攻寢兵願天下之安寧如宋鉞尹文者謂非道術

之所在乎而獨惜其為人太多自為太少也雖飢而不忘天下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彼固曰此心之行也所當置之以為主者也而上下見厭則別宥之教終不能有益於天下矣表華山之冠其行適至是而止其於道亦未也然即能齊萬物以為首棄智去己動靜無過如彭蒙田駢慎到者雖道術之所在其所謂道亦非道也何也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莫之是其之非塊而已矣塊不失道人反失道乎是道之生天不如生地生萬物不如生一土塊也故其所言不免於非也然三子者不知道之大全亦彷彿乎其略有所見矣夫塊非道也動若水靜若鏡應若響者道也塊未必不失道也為天下豁為天下谷受天下垢者不失道也則關尹老聃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空虛不毀萬物為實者亦豈遠盡乎

莊解十二

九

道而謂此外竟非道之所在哉然已成其為古之博大真人矣至於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名長養萬物生有所乎萌而莫見其根死有所乎歸而莫見其門此則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造化不言之妙生死至實之理也昔者莊周得而聞之而以天下之沈濁不可與莊語不得已託之謬悠荒唐無端崖之辭以發其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教倪於萬物之旨彼其危言重言而寓言彼其充實而不可以已者也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有得於本而不離於宗能應於化而不滯於物讀其書者知其不竭不銳而未之盡者於生死之道亦庶乎其有窺矣若夫多方舛駁不中歷物之意雖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止能勝人之口而不能服人之心故惠施歷以所言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辯者亦各以其言與惠

施相應終身無窮蓋施存雄而無術反乎人而欲勝乎人理弱辭強其塗陳矣是以與眾不適也道者天下之公也惠施之言一人之私也不適乎眾無用於物而曰愈貴道殆哉圾乎然惠施不謂之才不可也惜其有才而不知所用心也向使知所反而自窒不以逐於萬物者得善辯之名而以收視返聽者壺其性養其氣全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安見道之在莊子者不在惠子哉此篇自昔皆以為莊子所自作獨林西仲斷然以為訂莊者所為余仔細反覆其通首最有波瀾最有變化埋伏照應寫插縈繞備極匠心幾於不可方物然終是有文字氣其殆漆園之南華既成其高足為之疏通義類而就正於蒙叟蒙叟亦首肯之而以附諸其後者歟外篇中有數章氣味頗似此知者自會之

莊解十二

九

手

貴池先哲遺書第三十六

莊子解卷之十二終

莊子解跋

虛靜恬澹寂寞無為此莊子宗旨也以故齊得喪忘物我因是非一死生貴賤一門大小一家而無損益乎其真樞始得環中以應無窮大抵得之老氏云其於尼山時而尊之時而誠之豈故為是齟齬哉誠有見夫後世之天下瀉瀉散樸思以不治治之做成一箇水面滾毯火裏生蓮學問出世世法佛氏之先已有佛氏而與道德之後流為申韓者又何迥別也至託老氏之言謂六經先王之陳迹豈其所以迹意中實是放六經不下善體物情形諸罕譬寫成悠謬之說荒唐之言令讀者入眼迷離莫識端倪而不知其中正言若反者已多矣余嘗謂學者不深於六經之旨驟而語莊則淺視乎莊已貴他吳子注有內篇謂外雜二篇不出內篇之旨欲合莊與孔而為一知其解者且暮過之矣宛陵湯真邦我正跋

莊解原跋

主

莊解跋

莊子解十二卷吾鄉吳六書先生撰先生所著尚有易經注解禮記章句老子宗旨楚辭疏皆不傳此書專注莊子莊子古道家者流也後之讀其書者不能探立言之意指而惟知慕悅乎文辭豈不值哉夫道家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君人南面之術此班孟堅漢書藝文志云爾昌黎所謂鈞元提要者也蓋道家為治世之學凡其言清靜無為皆就君道言之故知道家之非神仙乃可以攻習莊子矣吾又聞荀子之言曰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夫天者非他崇真黜偽之謂也嘗本此說以求之知莊子生戰國之世歎息痛恨乎人心之詐偽故欲一返之於自然之天即其剝削儒墨豈非為世所訾病不知為儒墨者末流失真往往假託仁義稱說堯舜惟其名不惟其實此莊子所以斥偽行也然則蔽於天者猶言莊子之書一言蔽之天而已矣自來注莊子者莫

莊解原

主

古於郭象陸德明經典敘錄美其特會莊子之旨由吾觀之於道家經世之志與莊子言天為全書之綱要郭氏固有所未得也先生此書牽合宋儒之性理微失本旨至於詮品文字又如諸子奇賞諸書近於明人習氣昭明文選序云老莊之作管孟之流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夫莊子豈可以文論哉雖然語有之賢者識其大者莊子之尊孔子先生蓋深知之矣吾讀天下篇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莊子非湛精經術其能言之簡要若是乎且此篇於墨翟而下辨析源流得失而於孔子則不一言及之其意蓋謂彼諸家者未能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不免為不該不徧一曲之士孔子則道無不備非可與之並列也其尊聖也至矣昔者宋之蘇子瞻氏王介甫氏皆能闡明其義乃先生於說解中亦能獨窺其大斯亦

莊解跋

善讀書者也至若每一篇後以意融貫得其會通則亦異於
後儒釋經碎義逃難博而寡要者矣綴書數語以詒世之誦
是編者宣統戊午正月二十七日縣後生劉世珩謹跋

莊解跋

三

世編跋

三十四

478

南華真經殘卷

4